普希金全集

7

浙江文艺出版社



肖马 吴笛 主编

普希金全集

传记 杂记

冯昭玙 顾惠生 等译

7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微亮　王雯雯
　　　　　舒建华　王晓乐
装帧设计：张妙夫
封面电脑制作：王海玥

肖马　吴笛　主编
普希金全集 7·传记 杂记
冯昭玙　顾蕴生等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桐庐县瑶琳镇新村路3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75　插页 4　字数 468000　印数 0001－3000
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942-9/I·862　　定价：29.00元



传 记

目　　录

传　　记

杂　　记

彼得一世史

《彼得一世史》在普希金生前未曾刊印，第一次全文发表于1938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的16卷本《普希金作品集》第10卷。

普希金在1827年就起意写彼得一世史。1832年起他得到沙皇的许可，在外交部、埃尔米塔日博物馆等处查阅有关彼得的档案资料、珍本秘笈，1834年底开始集中精力埋头研究彼得史。传至今日的《彼得一世史》主要写于1835年。

但这不是一部完成的作品，而只是他准备写的作品的详细提纲。当时关于彼得历史的主要著作是伊·伊·戈利科夫的9卷本《俄罗斯英明改革家彼得大帝行传》(1788—1797年诺维科夫出版)，普希金以此书为依据，逐年概述彼得一世在国内外的活动和他发布的诏令，援引其他史家的资料和意见，加以评注，提出自己的见解，或者标出应该注意的地方，指出应该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普希金本来准备以此为基础继续工作，可惜时隔不久就发生决斗惨剧，夙愿未偿，赍志而没。

普希金死后，他的朋友茹科夫斯基等曾试图出版他的《彼得一世史》，但尼古拉一世认为"手稿中对彼得大帝有许多不敬之词，不宜出版"。1840年以后根据书刊检查机关的要求作了许多改动和删节，但出版商不愿接受，把书稿退给诗人的妻子。嗣后几次转手，书稿中1719、1720、1721三年的笔记散失，至今未能找到。

由于这部著作尚属草稿性质，主要是给作者自己而不是给读者看的，里面大量的引文是缩略的，大量的人名地名来自不同的资料未经统一，俄国及苏联的研究者花了大功夫整理、考订、注释，才使此书在百年以后问世。读者在阅读此书时也应注意此书的特点及复杂性。

尽管此书是一部不完整、未完成的稿子，就其内容来说常常只概述事件、列举数字、罗列诏令，但我们从中可以清楚看到彼得一世的形象——一个常常显得暴躁、粗鲁甚至蛮横的专制君主，一个大仁大智大勇的改革家。

序言概要

第　一　节

长期内乱频仍外患不绝的俄国，在罗曼诺夫皇朝的统治下得以喘息和休整，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签订了……等等[①]，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兼并了……等等[②]。

费奥多尔致力于成就的巩固和内政的完善……

① 指俄国与瑞典签订和约（1617年）。——原编者注

② 指乌克兰与俄国重新合并（1654年）。——原编者注

俄国　1）对瑞典和波兰的关系……

2）对土耳其的关系……

3）对欧洲其余各国的关系……

1）倾向于已经削弱的波兰，而对日益强盛的瑞典不友好。

2）小心翼翼地对待土耳其，担心它对扎波罗热和乌克兰的影响。

3）使欧洲的其余国家开始对它刮目相看，奥地利更需要这个能与土耳其抗衡的国家作它的盟友。

第　二　节

俄国分成由大贵族掌治的军事行政区。

大贵族享乐悠闲。

他们的书记官贪得无厌。

老百姓任他们横征暴敛①。

司法机关高高在上，操纵在书记官手中。

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没有确定的章则。

收税的手续混乱。

国内的税收和关税：

1）欺压。

2）偷盗。

对外贸易：

1）初具雏形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对外贸易。

2）对波斯的贸易。

3）伏尔加河。

军事力量开始具有常规的建制。

① 原文为法文。

火枪兵、哥萨克、战争方式和武器装备。

法律，与其说是法律不如说是习俗，含糊不清。法官对法律无知。书记官是骗子。习俗野蛮残暴，等等。

从鲍里斯时期开始发展教育；政府先于平民；喜欢外国人，关心科学。神职人员。他们的批判精神。

序言摘录

施特拉伦贝格

戈利科夫。引言。菲利普·约翰·冯·施特拉伦贝格《东北欧和亚洲》。斯德哥尔摩。[1] 1730年。

施特拉伦贝格谈到存在于俄国的两个对立面——彼得一世的拥护者和反对者。反对派对以下各点感到愤慨：

1）把出身卑微的人提拔到高级职位，与贵族没有区别；

2）在自己的周围不加选择地任用年轻人；

3）允许他们嘲笑遵守旧风俗习惯的大贵族；

4）让行伍出身的军官与他同桌吃饭并亲昵地对待他们（勒福特也对此不满）；

5）派遣大贵族子弟去外国学习与他们身份不相称的艺术、技能和科学；

6）把他们编入士兵行列，让他们做各种工作；

7）给予罗莫达诺夫斯基无限的权力。

大贵族把这一切看作是消灭显贵家族、贬低贵族，是道德沦丧的表现。其余引起愤慨的原因有：

---

① 原文中施特拉伦贝格的名字、著作和出版地均为德文

1）消灭火枪兵。

2）成立秘密办公室。

3）允许奴仆告发逃避服役的主人，并查抄他们的财产，赏给告发人。

4）各种新的无法承受的赋税。

5）建造圣彼得堡，疏浚河道和开凿运河。

6）军事法庭，法官的残酷和无知。

7）在司法裁决和判决书中取消开头的程式：沙皇下令，贵族判决。施特拉伦贝格说，这种做法的结果是，谁也不敢向皇上讲真话。

8）在圣诞节期间赞美基督、皇上和最显赫的贵族，亵渎信仰，教唆酗酒。

9）强制商人把货物运到彼得堡，官方贸易商队去北京，使商界蒙受重大损失。

10）俄罗斯服装的改变，剃胡须，外国习惯，外国人——这些是多次暴动和流血事件的原因。

11）对太子的审判。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一世获悉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给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送去大炮作礼物时，责怪了她。1563年吕贝克大议会上作出决定，不放造船技师去俄国。当300名画家和能工巧匠从海上抵达吕贝克时，执行了这个决定。赫伯施泰因也持这个意见。

向戈利科夫提供主要资料的人士有：二级文官、枢密大臣和勋章获得者伊万·伊万诺维奇·涅普柳耶夫、海军上将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纳加耶夫、谢苗·伊万诺维奇·莫尔德维诺夫、

伊万·卢基亚诺维奇·塔雷津、军需官克列克申和莫斯科商人谢里科夫、叶夫列伊诺夫、波卢雅罗斯拉夫采夫和西特尼科夫以及奥洛涅茨商人巴尔苏科夫。戈利科夫并不认识但经常引用他们提供的资料的有：安德列·伊万诺维奇·乌沙科夫**伯爵**、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索伊莫诺夫、伊万·安东诺维奇·切尔卡索夫男爵和阿布拉姆·彼得罗维奇·汉尼拔等人。

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是傲慢自负的大贵族的真正灾祸。

圣诞节节期的庆祝一直延续到1月7日。彼得让最显赫的大贵族穿上古老的服装，**给他们各种名字**（?），带他们去各家作客。按照习惯，用葡萄酒和伏特加酒款待他们，强迫他们喝酒，而年轻的宠臣们在一边说："喝吧，喝吧，——老习惯不是比新习惯好嘛！"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离开你们的，因为我饱享了巴克斯[1]的礼物。为此，如果我曾经使谁不愉快，请大家原谅，特别请分别时在场的人们不要记住当时的情景以及其他的事。"**（彼得给阿普拉克辛伯爵的信）**

老年人埋怨沙皇把年轻人送往外国去学异教徒的邪道，使他们脱离正教。被派往**海外**的年轻人的妻子穿上了丧服（蓝色衣服）。**（家庭传说）**

老百姓把彼得看作基督的敌人。

[1] 巴克斯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

彼得时期的赋税：

1）各种商品税：木柴，干草，各种谷物和其他食品，在城市集市和拍卖行里、领主和寺院的村镇和村落中出售的一切货物，使用的衡器和量器，磨坊、桥梁和渡口、捕鱼，蜂箱和蜂蜜，空地、小铺和窝棚，营业的和家庭自用的澡堂，酿造啤酒和其他饮料，赶马车，雇用工人，客栈，马匹，赶到莫斯科出卖的牲口，鳕鱼（科拉县捕获的）等等，都要抽税。

2）各种契约税：遗嘱和农奴解放文契，告状和报失呈文，文契和加印，合同、协议、借据和各种契约，结婚证书，异教徒婚礼和新启用的印花纸。

3）用作军费的捐税：向本该服军役而未去的人捐的税，向赏赐的庄园捐的税，向各省收缴用于海军和陆军的税。

4）人丁税（根据国家人口普查）80 戈比，以后改为 70 戈比，独户地主和商人征收 1 卢布 20 戈比。在西伯利亚经商的外国人同俄国人一样交税金。

5）拉多加运河税。

6）种庄稼农民定期每户纳税 0.125 俄石，有一次为每丁 0.125 俄石（交付库存）。

7）凡领取薪金者——从元帅到士兵，从大臣到书吏，以及领薪金的神职人员，一律纳一年的税（按合同或无合同任职的外国人除外）。

戈利科夫的注释：

这些赋税中的大部分是原来已有的，另一些不是为皇上收的——一俄石粮食值 25 至 30 戈比。

结婚证书征税 25 戈比。

鱼胶和鱼子、紫貂、大黄、钾碱、树脂、烟草是国家专营物资。**鱼胶和鱼子**归宗教界专营。

紫貂归西伯利亚首长、官员和商人专营（在西伯利亚衙门出售）。

钾碱和树脂对森林极端有害。

卖酒、盐和海关的收入从来都属于国家。——彼得禁止出售和酿造私酒，禁止盐场偷盗、偷运等。他通过对欧洲、波斯、中国出售国家货物以增加收入。

彼得与瑞典签订了和约，没有借一个戈比的债就偿付了瑞典200万卢布；豁免欠国家的债务和税款；结束波斯战争时没有增加新的捐税项目（只向薪金收入者课税）；身后留下700万卢布积蓄。

他的宫廷年支出不超过6万卢布。

彼得大帝在枢密院召见商人迈耶尔时总是要人给他端椅让坐。

彼得计划连结黑海和里海并已开始进行该项工作。

准许国家商队去北京给俄国商人带来好处，因为过去中国人在我国边境购买货物比在北京向国家商务代表购买便宜。我国商人从那时起自己去北京经商。

彼得接到阿普拉克辛**过分恭敬的信**（戈利科夫语），回信说，他简直不相信这信是给他的，**因为信写得太拘礼节，这正好是我所不喜欢的，你知道对自己的伙伴该怎么写。**在另一封信里彼得

禁止他用**陛下**这个词。

在百项会议（1551年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在位时举行）**制订的行为准则中**有一条："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剃胡须者为上帝所厌恶。"其次，在**使徒守则**中又说："如果谁剃胡须，至死不改，那么就不值得为他唱挽歌，为他送圣饼和蜡烛去教堂，应当把他算作异教徒，"等等。（《揭露分裂派的谎言》）

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太子生于1690年2月29日。1699年皇后叶芙多基娅·费奥多罗芙娜被关入苏兹达尔修道院以前，太子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迷信的保姆和侍臣使他倔强地反对父亲。神职人员在讲授教义过程中，灌输给他对新事物新措施的厌恶。研读圣经时他们总是着重讲解某些段落，从中引申出各种政治结论，等等。彼得在此以前一直没有时间去管太子的事。消灭火枪兵和监禁皇后以后，他注意到太子的问题，派纳雷什金家族的两位大臣去照管太子，错误地把他们看作是忠于自己的人。1701年彼得任命缅希科夫为太子太傅，任命自己的大臣、国事和军事顾问冯·吉津（或古先）为太子少傅。这位吉津曾撰写《彼得一世史》，但没有写完。彼得给他一份详细的书面指示（1730年4月3日），列出他应该教授皇子的科目；然而倔强的少年只学会了装假。以后彼得擢升他为近卫军中士，带他一起远征，让他参加各种战役，在攻克诺丁堡（施吕瑟尔堡）、科波里耶、亚姆堡和纳尔瓦时，皇子一直在彼得身边，但在安全的地方。他伴随父亲游历波兰、阿尔汉格尔斯克等地。彼得还让他管理国家事务，在出征土耳其之前，赋予他监国的重任。

皇上在处决罗斯托夫大主教多西费以后去彼得堡，着手建立

各委员会，确定枢密院的总检察长和各检察长的人选，颁布有关建造房屋、炉灶、烟囱以及屋顶的诏令，免费发给居民帆船和划桨船并规定每逢节日和星期日在水上操练。涅瓦河开冻以后，他更忙于海军和战舰的建造工作，不住地往返于彼得堡和喀琅施塔得之间。人们都认为皇子的案件已经结束，业已忘却。但突然此案重新提出。截获了一些信件，还在一些人的衣服里查获信件。彼得命令重新开始侦查。

彼得宽恕许多有罪的显贵之后，宴请他们，并且鸣炮与他们一起庆祝和解（据罗蒙诺索夫）。

彼得邀请莱布尼兹和沃尔夫来俄国，赏赐给莱布尼兹荣誉爵位和养老金。

莱布尼兹说服著名的法学家和数学家克里斯蒂安·哥德巴赫到俄国来。

修士司祭谢苗·波洛茨基和修士司祭季米特里（以后为圣罗斯托夫都主教）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宫廷观察星象，预测未来。谢苗·波洛茨基在彼得出世前九个月便预言他的丰功伟绩并写成文字，断言“根据在火星附近出现的一颗极明亮的星，他清楚地看到，就像在书上读到的那样，皇后纳塔莉娅·基里洛芙娜腹中孕育的他的（沙皇的）儿子将取名彼得，他将继承他的皇位并将成为举世无双的英雄”，等等。

在科学院皇家图书馆里收藏着两位学者的书信。一位是当时驻莫斯科的荷兰使节尼科莱·海因济乌斯，他于1672年7月1日写信给乌得勒支的约翰·格奥尔吉·格列维乌斯，告诉他关于皇子出生和预言的事。格列维乌斯于1673年4月9日写了以下的回信（第1卷，序言，第135页）：彼得出生的那一天，路易十四越

过莱茵河，而土耳其苏丹越过德涅斯特河，前者占领了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4个省，而后者占领了波多利亚和卡缅涅茨。

彼得堡科学院院士、天文学家列克谢尔曾进行研究，在彼得出生时，或在他出生前9个月，星空中是否有过不平常的现象。虽然在火星附近并没有出现过极明亮的星，但是其余行星的运行呈现十分吉祥的征兆。

在女皇安娜·伊万诺芙娜时期，科学院院士克拉夫特是她的御前占星家。1730年的日历里收存了他对4月9日涅瓦河开冻的预言（果然应验）。

1672—1689

彼得于创世纪元7180年[①]（公元1672年）5月30日在莫斯科出生。

皇子的诞生，在教堂钟声和礼炮声中隆重庆祝了3天。为了表示自己的喜悦，沙皇赦免死囚，释放流放犯，厚施穷人，豁免百姓的债务和欠税，替因欠债而被监禁的囚犯偿债赎罪。

6月29日，星期六，大使徒彼得和保罗的节日，皇子在丘多夫修道院受洗礼。洗礼由大牧首约阿希姆主持。教父母是他的哥哥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皇子和他的姑母伊琳娜·米哈伊洛芙娜公主。人们传说，当他3岁时，在命名日那一天，在诸多礼物当中有商人送给他的一把玩具马刀。彼得十分喜爱这把马刀，他丢下其他的所有礼物，把马刀带在身边，日夜不离。他让那位商人把他抱起来，吻他的头，说他永远不会忘记他。沙皇对这位商人待若宾客；在神甫作祷告以后，亲手把马刀佩在彼得腰间。这一事件是**少年游戏兵团**的开端。沙皇在临终前任命大贵族基里尔·波卢耶赫托维奇·纳雷什金为皇子的监护人，其属下有御前

① 创世纪元是旧俄从古罗马引入的一种纪年法，以上帝创造世界的那一天开始纪年，按圣经推算，这一天据说在公元前5508年9月。彼得于1700年废除创世纪元，改用公元。

大臣彼得·伊万诺维奇·普罗佐罗夫斯基公爵、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温和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戈洛夫金。1676年1月30日，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留下3岁零8个月的彼得，溘然长逝。

沙皇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给皇太后保留她的全部侍臣。1677年她有102名侍膳官。游戏兵团中的少年大多是他们的孩子。1677年3月12日彼得在大牧首祝福后开始学习。他的教师是司法衙门秘书官尼基塔·莫伊谢耶维奇·佐托夫。佐托夫与大贵族索科夫宁相识，由索科夫宁把他带入宫中觐见皇太后。佐托夫每天早晨教皇子识字和学习法律，下午则向他讲授俄国历史。皇宫的居室四壁画满了图画，表现历史上的主要事件、欧洲的主要城市、房屋建筑和船舶等。指派给皇子侍读的外国人有勒福特和蒂默曼，他们教他几何和筑城术。

费奥多尔在位期间，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排挤纳雷什金家族。纳雷什金一家人中没有一人擢升高官。皇子的外祖父基里尔·波卢耶赫托维奇原被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任命为大宫衙门的大法官，也被免去官职。

大贵族伊万·马克西莫维奇·雅济科夫有一次借口宫殿狭窄，建议皇太后搬到另一座远离宫廷的宫殿中去住。皇太后不愿意，派彼得和他的老师去觐见沙皇费奥多尔。彼得吻沙皇的手，控告雅济科夫，把他自己比作皇子季米特里，把雅济科夫比作鲍里斯·戈都诺夫。沙皇向纳塔莉娅·基里洛芙娜道歉，把雅济科夫交给她处置。有一段时间雅济科夫受到冷落。

皇太后通常住在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游戏宫里，因此彼得也喜欢住在那里。

1680年8月15日，佐托夫因受人诽谤被调离彼得身边。他同火枪兵团长、侍膳官瓦西里·佳普金一起被派往克里米亚签订20

年和约。1681 年 1 月 15 日和约签成，6 月 8 日，佐托夫回到京城。他有否继续给皇子讲课，无从查证。

施特拉伦贝格和《妊娠手记》都记述道，有一年春天，皇太后在去一座修道院的途中渡过一条泛滥的小溪时受了惊，她的呼叫声惊醒了睡在怀中的彼得。因此 14 岁以前彼得一直害怕水。是他的太傅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利岑治好了他的惧水症。米勒不相信有这回事。

当臣下劝说身体孱弱的费奥多尔再次结婚时，他回答说："我父亲有意让我的弟弟彼得皇子继承皇位，我也有这个意思。"据说，费奥多尔把这话也告诉了雅济科夫。雅济科夫起初反对，后来转换了话题，说服他再次结婚。果然，1882 年 2 月 16 日，费奥多尔与玛尔华·马特韦耶芙娜·阿普拉克辛娜结了婚，但同年 4 月 27 日他就去世了。临死前指定彼得为皇位继承人。(米勒不同意这种说法。参看《自由俄罗斯丛书试刊》第 5 卷第 120 页) 当时伊万皇子 16 岁，彼得 10 岁。

关于选举继承人的事。(参看《自由俄罗斯丛书试刊》第 5 卷第 123 页)

所有国家官员齐集在王宫前。大牧首和神职人员建议他们选举。所有侍膳官、侍奉官、秘书官、居民、城市贵族、大贵族子弟、客商、外商、黎民百姓、其他各种人等，一致选举彼得为沙皇。

大牧首然后与各大贵族、御前大臣、杜马和宫廷官员谈话，他们也持同样意见。

彼得于 1682 年 5 月 8 日被选为沙皇，同一天臣民就向他宣誓效忠；皇太后娜塔莉娅·基里洛芙娜被尊为执政。但是 3 个星期后一切都完结了。大贵族米洛斯拉夫斯基和索菲娅公主发起了暴动。他们的计划是：

1）消灭彼得的拥护者。

2）拥立伊万为沙皇。

3）废黜彼得（?）。

苏马罗科夫和希尔科夫断言，米洛斯拉夫斯基阻止火枪兵宣誓效忠。——戈利科夫为了使他们的话与年鉴的记载相吻合，说：阻止许多火枪兵宣誓效忠。

米洛斯拉夫斯基的主要同党为：他的侄儿亚历山大、谢格洛维特、齐克列尔、伊万·托尔斯泰、彼得·托尔斯泰、奥泽罗夫、桑布洛夫和火枪兵中的主要长官：彼得罗夫、切尔姆诺夫、奥泽罗夫① 等人。苏马罗科夫在索菲娅的拥护者当中还提到大牧首约阿希姆。

桑布洛夫首先发难。他在一群火枪兵当中高声大叫，说大贵族们剥夺了合法沙皇的皇位，将皇位给予他年幼体弱的弟弟。亚历山大·米洛斯拉夫斯基和彼得·托尔斯泰散布谣言，说伊万已被弑，他们发给火枪兵一张虚构的凶手名单，这些凶手都是皇太后娜塔莉娅·基里洛芙娜的拥护者。

5 月 15 日。火枪兵在兹纳缅斯基修道院作了圣水式礼拜后，捧着一碗圣水，举着圣母像，在教士的前导下，在钟鼓声中侵入克里姆林宫。

他们强迫彼得的外祖父基里尔·波卢耶赫托维奇削发为僧，当着他的面把他的儿子伊万砍死。

这一天被杀的有娜塔莉娅·基里洛芙娜的兄弟伊万和阿法纳西，米哈伊尔·阿列古莫维奇·切尔卡斯基，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多尔戈鲁基和他的儿子米哈伊尔，格里戈利和安德列·格里戈利耶维奇·罗莫达诺夫斯基兄弟等几位公爵，大贵族阿尔捷

① 这一火枪兵中的官员奥泽罗夫同上面一个人员同姓。

蒙·谢尔盖耶维奇·马特韦耶夫，大贵族彼得·米哈伊洛维奇·萨尔蒂科夫和他的儿子侍膳官费奥多尔，伊万·马克西莫维奇·雅济科夫（?），侍膳官瓦西里·伊万诺夫，杜马官员伊万和阿韦尔基·基里洛夫，伊拉里翁·伊万诺夫和他的儿子；几位中校：戈留什金、尤列涅夫、多克托罗夫和亚诺夫；医生冯·加登和古特缅什。火枪兵打开奴仆衙门，捣毁柜子，撕毁契约，宣布奴仆自由。但是奴仆们没有归附他们。

5月18日。火枪兵拥护索菲娅公主执掌政事，然后拥立彼得和他的哥哥伊万共为沙皇。5月25日，执政公主为两位兄弟加冕。两年之后索菲娅已接受专制君主——公主的称号（有时也称女皇），在所有文件中在两位沙皇之后加上自己的名字。（《古俄罗斯丛书》第7卷第400页）

火枪兵得到金钱犒赏，有权选举自己的代表随时入宫觐见皇上，允许在红场上竖立纪念碑，得到盖有国玺的奖状，把火枪兵更名为大内步兵。代表们头上顶着奖状回到聚会厅，各团鸣钟击鼓欢欣鼓舞地迎接他们。只有苏哈列夫团没有参加叛乱。

公主任命大贵族伊万·安德列耶维奇·霍万斯基公爵和他的儿子费奥多尔为火枪兵衙门长官，他们喜爱火枪兵，又是隐蔽的分裂派教徒，信奉阿瓦昆和尼基塔的异端邪说。

不久以后（?）火枪兵在解除了教职的教士尼基塔的率领下发动了一次新的叛变。他们在大教堂举行礼拜时闯入教堂，逐走大牧首和僧侣；僧侣们只好躲入多棱宫。老霍万斯基向大牧首和两位沙皇转达了叛乱分子的要求——同尼基塔辩论。火枪兵端着读经台和蜡烛，怀中揣着石块，向两位皇上呈上请愿书。辩论开始。大牧首和霍尔莫戈雷大主教阿法纳西（曾为分裂派教徒）参加神学辩论。喧声四起，石块飞舞（曾经流行一种传说，似乎彼得平定了这次骚乱）。大贵族们在非分裂派火枪兵的支援下最后逐走了

狂热的神学家们。尼基塔和主要的叛乱分子被捕，于6月6日处决。据威尼斯的历史学家说，娜塔莉娅·基里洛芙娜带着两位沙皇退避到三一修道院。这以后彼得离开宫廷去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村，在那里扩大游戏兵团的人数（一定是不加选择地扩大，因此他的伙伴中有许多出身卑微的人）。老霍万斯基百般纵容火枪兵。他把被打死的大贵族的财产散发给他们，听取他们的控告和告密，诬陷别人接受贿赂、克扣捐款。霍万斯基父子进行追究，不接受被告的申辩，不听取被告的意见。

索菲娅把她的宠臣戈利岑公爵提升为首相。她与查理十一世缔结了和约，其条件与20年前的和约一样。俄国与列强和平相处，只有中国例外。中、俄两国之间由于黑龙江畔的雅克萨城而发生不大的争执。

拥护彼得的大贵族们任命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利岑公爵为他的太傅。戈利岑赢得了年轻沙皇的信任，使他逐渐占有优势。许多大贵族特别是他们的子弟都转到彼得一边。

这时公主为她的兄弟伊万娶普拉斯科薇娅·费奥多罗芙娜·萨尔蒂科娃为妻（1684年1月9日）。彼得一世当时12岁，享有充分的自由。他与外国人交友。日内瓦人勒福特（比他大23（?）岁）教会他荷兰（?）语。他让少年游戏连穿上外国军装。彼得是这个连的鼓手，以后因功升任军士。就这样开始了他后来进行的重大变革：消灭贵族和实行官员等级制。而这时在整理贵族世系编纂族谱委员会中起主要作用的瓦西里·戈利岑公爵却在考虑恢复费奥多尔沙皇于1681年废除的门阀制度。这个委员会是在大贵族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多尔戈鲁基公爵和御前大臣恰达耶夫领导下成立的。

大贵族们瞧着彼得的游戏，极为不满，他们预见到新的变革。在他们的挑唆下，皇太后本人和大牧首也劝导他不要再做与他的

地位不相称的操练。彼得十分恼怒，回答说，全欧洲的帝王子弟都是这样培养的，他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做无聊的玩乐而没有一个人阻挠他，至于操练他决不想放弃。大贵族们想培养他对别的游戏的兴趣，请他去狩猎。不知是彼得自己的主意呢还是他的宠臣们给他出的点子，他决定将大贵族们戏弄一番：他假装同意，约定了时间，一到狩猎的地点，他就宣布不想同奴仆一起玩乐，希望只有老爷们参加。管狗的奴仆退走了，把猎狗交给老爷们去支使，但是老爷们却驾驭不了猎狗。于是出现一片混乱。猎狗惊吓马匹，马匹撒腿狂奔，马背上的人摔了下来，没有经验的猎手把牵狗的绳索缠在胳臂上，被狗拉拽着。彼得十分满意。第二天，他请老爷们带鹰隼去狩猎，老爷们都谢绝了。彼得对他们说："你们要知道，帝王应当是军人，打猎是奴仆的玩意。"

在五旬中节（也在1684年），两位沙皇参加宗教游行，一行人举着十字架、圣像和神幡沿城请行走，然后在大牧首家午餐。彼得向大牧首详细询问了宗教游行的来历和其他宗教仪式。下午，他同大贵族们来到炮兵署，命令用炮弹和球形炮弹打靶。他不顾大贵族们的劝阻，亲自点燃大炮。当他得知中尉弗朗茨·蒂默曼精通炮兵科学时，吩咐让他去见他，就回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去了。

第二天，蒂默曼被带去见彼得。彼得请他做他的教师，吩咐将他安排在他房间的邻室居住，从那时起他每天几小时学习几何学和筑城术。他命令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的树林中，在亚乌扎河岸上，建造一座正规化的小型堡垒，亲自参加劳动，协助蒂默曼布置大炮，把堡垒命名为普列斯堡。他亲自攻击堡垒，用强攻占领它。然后当着大贵族的而指挥塔列别耶夫的火枪兵团演习。他指出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制订的操典中许多不对的地方（参看戈利科夫著作第1卷第179页）。作为证明，他命令一个军

曹班排好队伍，他自己按他的方式指挥。从此以后他废除旧操典，采用新操典（据克列克申）。

米勒认为，少年游戏兵团的建立是在1687年，因为从任命职官的档案中可以看到，沙皇长时间居住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村是从那一年开始的。但是征集士兵的工作从1684年就已开始。档案证明，在1687年，少年兵团的人数增加，因为沙皇已开始在宫廷和御马厩的杂役人员中选用，很快人数激增，不得不把兵团的一部分驻扎在谢苗诺夫斯科耶村。这就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和谢苗诺夫斯基团**的由来。彼得从布特尔斯基团调来15名鼓手（1687年）。勒福特（也在这一年）升任上校。成立了骑兵（参看《自由俄罗斯丛书试刊》第4卷《近卫军起源》）。彼得有一次在鹰隼院获悉猎手几乎有300人。他征得哥哥的同意，将年轻猎手调往少年兵团。

1684年5月14日。利奥波德皇帝派来使团。

使团的目的是说服俄国与土耳其作战。俄国人回答，不能破坏费奥多尔沙皇签订的20年和约，除非波兰放弃对斯摩棱斯克、基辅和乌克兰全境的领土要求并签订和约。

1684年6月1日和2日，彼得视察了大牧首的图书馆。他发现馆内杂乱无章，对大牧首极为愤怒，一言不发就走了。

大牧首请伊万沙皇说情。彼得命令整理图书馆，登记书目，加盖沙皇印玺，交佐托夫管理。

与此同时，火枪兵继续为所欲为。他们任意逮捕侍膳官阿法纳西·巴尔苏科夫和步兵团团长马特韦·克拉夫科夫，诬赖他们欠债不还，拷打逼债，无情折磨，并洗劫他们的住宅。他们的团长功业卓著，他们却因他严格而恼怒，将他从出征途中召回莫斯

科加以杀害。霍万斯基父子和米洛斯拉夫斯基之间发生了内讧。米洛斯拉夫斯基不得不躲藏在自己的几个村子里，经常变换地方，从那里他向两位沙皇和执政公主告发霍万斯基父子，控告他们纵容火枪兵，说火枪兵正准备再次叛变，矛头针对两位沙皇、大牧首和几位亲信的大贵族。他揭发，费奥多尔·霍万斯基吹嘘自己的门第显赫，出自波兰王室亚盖沃家族，炫耀与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芙娜联姻。执政公主相信了米洛斯拉夫斯基的话。两位皇上躲避到科洛缅斯科耶村。1685 年 3 月 2 日发现了一封钉在皇宫门上的信，信中说霍万斯基父子企图消灭皇室所有成员，篡夺国家。两位皇上离科洛缅斯科耶去萨文修道院，从那里传檄莫斯科和各城市，命令军队和职官（以及各式人等）尽速赶往沃兹德维任斯科耶，果然这些人都应召前往。这一切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对霍万斯基则送去特别嘉奖书，命令他和儿子立即去觐见皇上商讨要事（往何处?）。费奥凡说，霍万斯基在此以前就想脱离火枪兵，因为他怀疑皇室对他不怀好意。9 月 17 日（圣索菲娅日），大贵族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雷科夫在老霍万斯基去觐见的途中在普希金村将他逮捕，在克利亚兹马河上他的世袭领地里将他的儿子逮捕，给两人戴上镣铐，带到沃兹德维任斯科耶村，在那里向他们宣读诏令后，不加审讯，就将他们和火枪兵奥金佐夫等人砍头处决。

与此同时，两位皇上来到三一修道院。在那里集结了来自各城市的许多部队（有人说将近 3 万，有人说将近 10 万）。皇室下令大贵族彼得·谢苗诺维奇·乌鲁索夫公爵率莫斯科大区诸城贵族去佩列斯拉夫利-札列斯基；大贵族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舍因率科洛姆纳、梁赞、普季夫利和卡希拉等地贵族去科洛姆纳；大贵族弗拉季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多尔戈鲁基公爵率谢尔普霍夫、阿列克辛、塔鲁萨、奥博连斯克和卡卢加等地贵族去谢尔普

霍夫；而给诺夫哥罗德贵族送去嘉奖令。

霍万斯基的另一个儿子，沙皇彼得的近侍大臣，跑到莫斯科告诉火枪兵在沃兹德维任斯科耶村有人被处决的事，火枪兵哗变。他们占领了沙皇的大炮库、枪械库和火药库，在莫斯科修筑工事，到处设置岗哨，不放任何人入城，也不放任何人出城。他们高声威胁要进攻三一修道院。皇室得到这个消息后，加强了修道院的防御。据编年史记载，正在这时有人对彼得下毒，使彼得受害终生。公主不知如何是好。她听从戈利岑的建议，想动用屯驻在一个专门集镇的外国团队（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在位时建立），派人去叫该团军官来修道院接受沙皇的诏令。

9 月 18 日，侍膳官济诺维耶夫从三一修道院来到大牧首处，带来关于霍万斯基父子的罪行和处死的诏书。火枪兵要求向他们宣读诏书，几乎把济诺维耶夫打死。他们高呼：进攻修道院，打死所有人。但是当他们听到沙皇下令逮捕其余几个霍万斯基公爵，即两个彼得和伊万，还有寝殿侍臣费奥多尔和伊万，并将削去他们的大贵族和贵族封号，流放边远地区时——他们胆怯了。因此只有大贵族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戈洛温从三一修道院来接管莫斯科时，才能制服他们。应他们的请求，大牧首为他们求情。上峰命令他们交出叛乱为首分子。他们把为首分子抓起来，而且从所有团中每 10 人派 1 人去行刑。这些代表出发了，两个人扛着断头架，另一人举着斧头。米洛斯拉夫斯基制止了侦讯和审判。两位皇上赦免了罪犯。近侍大臣霍万斯基被带到修道院，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有 30 人被处死。

反攻开始了。戈洛温把原属上次叛乱中被害大贵族所有被火枪兵卖掉的家用物品收集起来，归还给他们的继承人。

两位皇上犒赏部队和官员，表彰他们的忠诚。

在离修道院前，命令所有人带上武器，火枪兵除外。两位皇

上在阿列克谢耶夫斯科耶村停息。火枪兵又去请求大牧首帮助，大牧首同几位代表去恳求皇上开恩。代表们请求允许他们摧毁标柱，归还颁赐的特权证书。

然后皇上启程回莫斯科。从村子到莫斯科，道路两旁伫立着火枪兵，在两位皇上通过时，跪伏在地上。伊万对这一切表现冷漠，而彼得却不住地环顾四周，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心。在快到莫斯科时，火枪兵的首领们向两位皇上献上面包和盐，交还颁赐给他们的特权证书。

彼得回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

索菲娅则命令戈利岑重新侦查。几名火枪兵被处死。四个团被调往边境服役。她给自己的亲信（非显贵出身）分封土地，委任谢格洛维特掌管火枪兵衙门；封年轻的戈利岑公爵、他的宠信的堂弟为喀山宫大法官。

中国的康熙皇帝送来议和书。决定派出外交使团，选御前大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温为团长。（《每月文辑》，1757 年第 2 卷第 206 页）

派侍膳官谢苗·阿尔马佐夫为使节去法国，秘书官德米特里耶夫同行。准许丹麦驻办公使在俄国购买 10 万俄石粮食运送出境。

1686 年，奥地利皇帝由于未能与俄国缔结同盟，转而与波兰国王萨比斯基谈判。在 1676 年萨比斯基曾被迫与奥斯曼帝国政府签订了于己不利的和约，割让了卡缅涅茨。这次谈判取得成功，而且对俄国十分有利，因为 1686 年 4 月 26 日波兰确认斯摩棱斯克、基辅、北诺夫哥罗德和德涅斯特这边的乌克兰全部领土永远归俄国所有。

据《彼得日记》说，这片土地包括：**斯摩棱斯克、基辅、北俄罗斯和小俄罗斯地区的 57 座城市，到黑林和黑海。**

俄国付给波兰150万兹罗提（合18.75万卢布），签订了有利于奥地利的攻守同盟。俄国并保证通过驻外使团建议英国、法国、西班牙、荷兰和丹麦加入这一同盟。

这一和约在**谈判大厅**（外事大厅）宣誓确认。这之后大使们和**大**贵族们来到多棱宫，两位沙皇端坐在皇位上，他们面前放着读经台和福音书，于是大使们再次宣誓。这之后两位皇上致词，保证恪守和约。签订和约的我方**大**臣为：**大**贵族瓦·瓦·戈利岑，博·彼·舍列梅捷夫，伊·伊·布图尔林；御前大臣斯库拉托夫和恰达耶夫和杜马秘书官乌克拉因采夫。戈利岑得到一只9磅重的金杯，一件价值500卢布的锦袍和下诺夫哥罗德的博戈罗季茨卡亚乡（3000农户）。

由于和约的签订，第二年（1687年），一批大使陆续出国：去英国的是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波德斯温科夫，去法国和西班牙的是近侍大臣亚科夫·费奥多罗维奇·多尔戈鲁基公爵和侍膳官梅舍茨基公爵，去荷兰的是秘书官瓦西里·波斯尼科夫，去丹麦的是秘书官柳比姆·多姆宁，去瑞典和勃兰登堡的是秘书官博里斯·普罗塔索夫（《彼得大帝日记》），这些使团都没有取得成功。罗马教皇被奥地利皇帝尊为同盟的庇护人和保护人。

与此同时，彼得继续进行他的研究和游戏。有一种游戏在普列斯涅河上进行。彼得用**各种火炮**进行射击。

彼得学习堡垒建筑和各种学科。伊万身体孱弱，精神不振，任何事情都不过问。大臣们害怕将来担负责任，避免掌权执政，因此索菲娅公主治理国家，独断专行，没有任何反对意见。

在御前会议上决定，如果威尼斯侵犯莫列亚半岛，波兰人侵

犯波多利亚和沃伦边境，匈牙利和特兰斯瓦尼亚两国国王也武装起来，则我国必须向克里米亚进军。会上当即以彼得名义任命戈利岑公爵为总司令。**主力部队**长官也是戈利岑，还有康斯坦丁·谢尔巴托夫公爵（大贵族?），御前大臣阿盖·舍佩列夫和杜马秘书官乌克拉因采夫。**诺夫哥罗德部队**长官为大贵族阿列克谢·舍因，御前大臣丹尼尔·巴里亚京斯基公爵。**梁赞分队**长官为大贵族弗拉基米尔·多尔戈鲁基公爵，御前大臣彼得·斯库拉托夫。**谢夫斯克部队**长官为御前大臣列昂季·涅普柳耶夫。**东北区部队**长官为御前大臣伊万·列昂季耶夫和瓦·德米特里耶夫-马莫诺夫（公爵?）。**别洛哥罗德部队**长官为大贵族博里斯·舍列梅捷夫和小俄罗斯盖特曼[1] 伊万·萨莫伊洛维奇。**彼得**任命戈尔东将军（在戈利岑领导下）指挥由精锐部队组成的特别支队（多少人?）。皇上亲自检阅了这支部队并向戈尔东表达了良好的祝愿。全军（据有的人的意见）有40万人，而据戈利科夫知道的两个编年史的记载，为20万人。

克里米亚进军对俄国并无好处。军队一无所获返回俄国，因为长达200俄里的草原被鞑靼人烧成焦土。萨莫伊洛维奇被控与鞑靼人暗中勾结。他被撤去盖特曼的职位，同他的儿子一起先流放到下诺夫哥罗德，以后又流放到西伯利亚。他的大儿子因谋反在谢夫斯克被处死。副将（?）伊万·马泽帕被选为小俄罗斯盖特曼（1687年）。公主厚赏戈利岑公爵和所有长官，甚至普通士兵。戈利岑得到1000农户和一只**金酒勺**；所有军官都得到金质奖章（每枚值300金币，镶满钻石）；普通士兵得奖章，老兵各得一枚金质奖章，年轻士兵各得一枚镀金奖章。

① 在彼得时代盖特曼为：(1) 乌克兰的最高统治者，哥萨克兵团首领；(2) 波兰和立陶宛的军队统帅。

这次进军给奥地利带来极大好处，因为它破坏了在亚得里亚诺波尔签订的克里米亚汗、法国大使和大名鼎鼎的特兰西尔瓦尼亚王子特克利之间的盟约。根据这个盟约，克里米亚汗在土耳其大维齐进军匈牙利时应该提供3万兵力支援他；克里米亚汗还应亲自率领同等数量的兵力与特克利一起进攻特兰西尔瓦尼亚。法国则保证向特克利提供金钱和有素养的军官帮助他。

据编年史《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及其继承人史》中记载，彼得对进军不满意，责备戈利岑公爵，说他不仅激怒了鞑靼人，而且由于撤退而使边境暴露。于是他命令3个团（3万人）驻扎在别洛哥罗德边界，由大贵族米哈伊尔·戈利岑公爵、大贵族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和杜马贵族阿夫拉姆·希特洛夫指挥。

与此同时（1688年），土耳其新军推翻了穆罕默德，拥立索利曼三世为苏丹。但是波兰没有趁土耳其内乱之际发动战争，俄国也保持平静。

此时克里米亚汗纠集军队意欲侵略俄国。1689年1月25日[①]在沙皇御前会议上决定抢先行动。戈利岑公爵再次进军，在萨马拉河流入第聂伯河处按荷兰建筑师（?）的设计修建博戈罗季茨克要塞。彼得派自己的宠臣勒福特参加进军，以便（如戈利科夫所说）了解各路长官的举动。在勒福特出发前，他收缅希科夫为仆役（不公正），并将他编入少年兵团。（参看戈利科夫著作第1卷第205页）

沙皇伊万的皇后怀孕，这促使皇太后娜塔莉娅·基里洛芙娜和亲信的大贵族劝说彼得为自己择偶。彼得于1689年1月27日（据另一编年史记载为17日）与叶芙多基娅·费奥多罗芙娜·洛普希娜结婚。第二年，1690年，不幸的阿列克谢出世。

① 当时一年从9月开始。——原编者注

这次婚姻不合索菲娅公主的意愿。彼得已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开始摆脱监护。他拒不接见出征归来的戈利岑公爵。公主好言相求，要年轻的君主开恩，彼得后来虽然让戈利岑吻他的手，但严词斥责他又一次出征失败。公主没有流露自己的不满，因为她看到已经有必要迎合年轻沙皇的心意。国内流言指摘戈利岑（有人说军官的告密证实了指摘），似乎他为克里米亚汗所收买。公主求得彼得的同意犒赏将士，她重重地奖赏她的宠臣。

大贵族们猜测到这些慷慨赏赐的原因，也看到直接罢黜戈利岑和剥夺执政公主权力的危险性，于是选择了（戈利科夫语）遥远的但却是安全的道路去达到这一目的。公主考虑杀害兄弟，她开始与戈利岑公爵（戈利科夫说他是分裂派教徒）商量，向他说出彼得想把她关入修道院的意图（?）。戈利岑已在谋图篡夺皇位，完全同意她的意见，他把自己的儿子和部分财产送往波兰，以防万一。

但是暴风雨已经临头。7月8日（1689年），在喀山圣母教堂举行宗教大游行，当两位皇上随一行十字架之后走出教堂时，执政公主也和他们走在一起。彼得怒气冲冲地对她说，她作为女人走在游行队伍里，不成体统，会引人耻笑。公主没有听他的。于是彼得还没有从乌斯宾斯基教堂走到阿尔汉格尔教堂，就离开隆重的仪式去科洛缅斯科耶村，再从那里去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村。

公主开始实现自己的阴谋。她与谢格洛维特联络，共同策划一起新的暴动。8月4日（据另一些编年史家说是8日）深夜，谢格洛维特在雷科夫大院（现为军火库）集合了将近600名火枪兵，以猖狂的语言煽动他们作乱，反对彼得，因为他引入外国的风俗习惯，要军队穿外国制服，意图消灭东正教，同时清除伊万皇帝和所有大贵族。被激怒的火枪兵要求率领他们去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但是他们当中有两个人——米哈伊尔·费奥克季斯托夫和

德米特里·梅利诺夫——比他们先跑到并通过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利岑向彼得揭发了整个阴谋。彼得与两位皇后和娜塔莉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公主，几位大贵族，戈尔东，勒福特和少数几位少年兵团的成员逃往三一修道院。戈尔东说，彼得没有穿长裤。拂晓，谢格洛维特带着一帮杀人凶手赶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当他获悉沙皇不在时，谎称他是来更换卫队的，并赶忙将一切报告公主。公主并没有惊慌失措，戈利岑公爵劝她逃往波兰，她也没有同意。

皇上的亲信大臣很快都赶到三一修道院，从这里他发出诏令去莫斯科给他的大贵族和外国人，要他们急速率团队前来修道院。10 日到来的有斯特列米扬纳团团长齐克列尔，五百人长拉里翁·乌尔诺夫，还有五十人长伊帕特·乌尔诺夫，与他们一起的还有 5 名火枪兵前来告发谢格洛维特。

公主对新的暴动故作恐惧，暗中却通过谢格洛维特竭力煽动。她以沙皇伊万的名义阻挠执行彼得的意旨，因为彼得派遣侍膳官伊万·韦利科-加金去见沙皇伊万，**请沙皇伊万允许每团派出火枪兵代表**；同时他以自己的名义**下谕**各火枪兵团选举代表前来**进行切实的侦查，各团团长应与他们同来，外商和商业百户区的居民和劳工亦应派遣代表**。（《彼得大帝日记》）沙皇伊万（据威尼斯历史学家说）下诏不许离开莫斯科，违者处死。但是暴动没有成功。公主见到拥护彼得的力量日益强大，恳求她的姑母塔姬雅娜·米哈伊洛芙娜和她的两位妹妹玛尔华和玛丽娅从中斡旋，以便与彼得和解。她们来到三一修道院，跪在皇上的脚下，重复着背熟的辩解理由。彼得听她们说完后，开始证明执政公主的罪行。塔姬雅娜公主留在修道院，另两位公主回去见索菲娅公主，告诉她调解已经失败。

索菲娅去恳求大牧首；老人去三一修道院，但是彼得不仅没

有听他说话，而且还让他明白，他自己也应被褫夺高位，修士大司祭西尔韦斯特尔已被任命为大牧首替代他。大牧首被扣留在修道院。公主惊恐万分，在一些显贵人物的陪同下，亲自前往修道院，手中捧着救世主的圣像。但是彼得得知她在沃兹德维任斯科耶村停息，派侍膳官伊万·伊万诺维奇·布尔图林去告诉她，不会让她进修道院，叫她回去。公主坚持要见自己的兄弟。彼得派伊万·博里索维奇·特罗耶库罗夫公爵去见她，断然告诉她，如果她不服从命令，将使她十分难堪。公主在绝望中返回莫斯科。

彼得再次写信给兄长，要他派来代表，同时再次下诏给代表们，要他们全体于9月5日来修道院。彼得同太后娜塔莉娅·基里洛芙娜、姑母塔姬雅娜公主和大牧首出来，站到台阶上，命令向代表们高声宣读火枪兵的告密书，揭发谢格洛维特的险恶阴谋和他的主要同谋犯谢苗·梁扎诺夫上校、火枪兵代表奥布罗辛和尼基塔·格拉德科夫兄弟，科兹马·乔尔内和其他一些人。读完后所有站在沙皇面前的人都判处受审人死刑。

彼得感谢他们的忠诚。他派遣前来勤王的人当中的一半同博·彼·舍列梅捷夫和涅恰耶夫上校部下的200名士兵（少年兵团的?）前往莫斯科，带去逮捕罪犯的命令，并诏令大贵族们来朝见他。大贵族们赶忙服从。戈利岑公爵和他的儿子，列翁季·涅普柳耶夫和8名御前大臣也在其中，但彼得没有让他们觐见，却命令他们在客栈住下，听候命令。派往莫斯科的人没有找到谢格洛维特，他被公主亲自藏在她的绣楼里。他们只带回来他的同谋犯。彼得又派谢尔盖耶夫上校带100名代表去逮捕谢格洛维特，并写信给兄长，抱怨有人包庇凶犯。公主眼看她可怜的同谋人危在旦夕，吩咐他预先领圣餐，以禳灾消难。谢尔盖耶夫来到公主府，要求她交出逆贼。公主还想救他，但谢尔盖耶夫对她说，遵照彼

得的诏令，他将不得不搜查她的内室；沙皇伊万通过彼得·伊万诺维奇·普罗佐罗夫斯基公爵派人告诉公主，他不愿为逆贼谢格洛维特、甚至不愿为她而与自己的兄弟争吵，命令她交出谢格洛维特。索菲娅眼泪汪汪地服从命令，交出了叛徒，(戈利科夫说)，也就是交出了她自己的无可辩驳的罪证。

谢格洛维特和他的同谋犯被交给大贵族审判（特罗耶库罗夫公爵、布图尔林等人）(?)。一连四天他矢口否认。于是在他几天没有进食的饥饿情况下进行严刑拷问。谢格洛维特在挨了几鞭后，承认了一切罪状，而且亲笔写了供词。在供认以前他请求先让他吃饱。他和另两名同谋犯（?）被车裂；其余人有的被割去舌头，有的被流放，其中有一个奥布罗辛·彼得罗夫被拉去行刑时，向人们高声认罪，劝大家要以他为戒。

特罗耶库罗夫公爵为人聪明而严厉，接管了火枪兵衙门，而由大贵族季洪·尼基季奇·斯特列什涅夫负责侦查。

不久僧人西利韦斯特尔·梅德韦杰夫也被处决。他曾在巡捕衙门任书吏，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比久科夫修道院被捕获。

戈利岑公爵被带到三一修道院。没有让他见到皇上。在台阶上，在大贵族斯特列什涅夫主持下向他宣读了罪状，剥夺了他和他儿子的大贵族封号和财产，流放到不远的城市去。不过后来他们还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到普斯托泽尔斯克，以后又迁到梅津，后来又到皮涅格。老公爵死在那里，他的儿子最终得到赦免。大贵族列翁季·罗曼诺维奇·涅普柳耶夫受到完全相同的刑罚。

戈利科夫增添了如下的细节和说明：

7月8日（举行宗教游行的那一天），任火枪兵衙门长官的御前大臣同几个火枪兵团长和其他官员——奥布罗西卡·彼得罗夫、库济卡·乔尔内、先卡·梁赞诺夫、伊瓦什卡·穆罗姆采夫、焦姆卡·拉夫连季耶夫、米什卡·切切特卡、米基特卡·叶夫多

基莫夫、叶戈尔卡·罗曼诺夫——聚集在一起，开始策划叛乱。

为了激怒火枪兵，他们选择了一个叫绍申的书吏，他的身材和脸容与大贵族纳雷什金十分相似。他们给他穿上大贵族的衣服(?)，给了他一班随从，强令他巡视岗哨，袭击火枪兵，殴打折磨他们。绍申折断他们的关节，斩去他们的手指，并在树林里袭击普通百姓，许多人遭到鞭子和棍棒的殴打，有的人被割掉舌头，他一面还说，他是大贵族纳雷什金，他为了替两个兄弟报仇要消灭他们，说什么我的姐姐（娜塔莉娅·基里洛芙娜）和彼得会听他的。火枪兵到衙门验伤，作了记录。

恶贼们企图纵火杀害皇上。谢格洛维特和奥布罗辛·彼得罗夫曾试图实现这个计谋。谢格洛维特来到奥布拉任斯科耶（何时?），在隐蔽处和沟谷里布置了岗哨，自己（凭他的职位和权利）去见皇上，走到寝宫门口，又回了出来。半夜时分一座房屋烧了起来，但火很快被扑灭了，同一夜再次发生火灾，又被扑灭。宫中的人和百姓产生怀疑，通宵防范，没有走散。阴谋分子看到自己的失败，撤走岗哨，在天亮以前就回莫斯科去了。

清晨把失火的事禀告皇上。彼得还没有猜疑真实的原因，认为纵火的人是窃贼，命令各处布置苏哈列夫团的火枪兵站岗。谢格洛维特禀告皇上，由各团火枪兵组成守卫更为可靠和方便。但是（注意）彼得没有同意。后来又多次试图谋害。阴谋分子想在克里姆林宫内或者从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出来的途中弑害沙皇；他们在途中窥伺，夜晚带火枪兵进入克里姆林宫，让他们在编鞋房和面包房等待。

谢格洛维特本人有时爬到多棱宫顶上，有的人在基督蒙难教堂的屋顶上度过夜晚。

当彼得获悉阴谋（8月8日）避入三一修道院之后，那些警惕的知情人把情况向索科夫宁（?）报告。阴谋分子害怕了，把火枪

兵遣散回家。

彼得下令：将前来（修道院）的大贵族名字登记下来，感谢他们的忠诚。他们在修道院四周和去莫斯科的道路上布置了警卫。

沙皇伊万（在收到彼得的信之后）召见谢格洛维特和他的同谋人，询问他们关于叛乱的事。他们矢口否认，却告发了纳雷什金的暴行。伊万相信了他们的话，于是他们和公主一起请求他单独执政。沙皇愤怒地说，他自愿把皇位让给兄弟，因为他最相称。你们犯上作乱，枉费心机……命令将他们钉上镣铐，送往修道院。

他们送到后，彼得吩咐大牧首按宗教的方式审讯他们。他们带来了认罪书，交出了以全体火枪兵的名义写给索菲娅公主的请求她独掌政权的呈文。彼得把这张呈文和由大牧首作证的审讯口供一并送往莫斯科给伊万。

戈利岑公爵父子的罪状为：未奉两位君主的谕旨，在所有案卷和外交文书里擅自把他们姐姐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公主的名字与两位君主的名字并列，写上专制女皇，而且在克里米亚进军中毫无建树（这里有讲得不恰当的地方）。

只有叛乱的主犯、两位君主的姐姐执政公主索菲娅未受惩罚。彼得送去命令，要她自动进修道院修行。公主拒不执行她兄弟的意旨，准备逃往波兰。于是彼得派特罗伊库罗夫去莫斯科，命令他逮捕公主，不加解释就关入新圣女修道院。特罗伊库罗夫严格执行命令。为了做样子，事先征询了伊万的意见。

公主擅权七年半。在钱币和奖章上（在两位君主像的另一面）有她的像，戴着皇冠，穿着皇袍，执着皇杖，题词为："上帝恩典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专制君主伟大沙皇和大公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与贤良公主（有时为女皇）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陛下"。在所有文

告、诏令和案卷中都给她这个尊称。

在她执政期间颁发了关于划定地界、关于划分人和军队的等级、关于分配宫廷的郊外杂工居住区和免税农户的指令，关于禁卖私酒的规章和近150道诏令。其中有一道命令处决一位将病人治死的医生。

9月7日，以两位沙皇的名义发布诏令，不许在任何文件案卷中提到前执政公主的名字。

彼得从修道院去莫斯科。所有莫斯科官员和无数的百姓在阿列克谢耶夫斯科耶村迎接他。从这个村到莫斯科的道路边放着两排断头架，上面插着斧头，火枪兵躺在断头架上大声哀求赦免。9月10日，彼得进入莫斯科，直接来到大教堂。从城门到大教堂，持枪的士兵肃立两旁。彼得为自己的得救作感恩祈祷。伊万在皇宫前迎接他。兄弟两人互相拥抱，兄长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把全部政权都让给弟弟，一直到逝世（1696年）过着安宁的与世隔绝的生活。

从此以后彼得开始了一统的专制统治。

1695—1698
从第一次出征亚速夫到沙皇第一次游学回国

1695年
第一次出征亚速夫

初春，10万人的大军在大贵族博·彼·舍列梅捷夫的统率下出发。就在这年春天他攻占了土耳其城市克孜克尔缅、努斯特里格克尔缅和穆达别克：第一座城市重新修筑防御工事，另两座城市被摧毁。在第聂伯河的塔万岛上新建了塔万要塞。大贵族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舍因公爵率3.1万人包围亚速夫。皇上也在这支队伍里。在第一次战斗中攻占了两座瞭望台，台中的大炮能控制三重包围线通过的顿河。其中一座瞭望台是新兵涉入齐肩深的河水中猛攻占领的。另一座瞭望台是敌人放弃的，台中原有6000人的精锐卫戍部队，21门大炮。然而这次围攻并不成功。1）彼得还没有海军（沃罗涅什的战舰尚未造好），不能阻止敌人运入弹药和食品。2）军队中没有技术高明的工程师，而指挥炮兵的近卫军大尉荷兰人亚科布·扬森夜间把大炮钉死，投奔亚速夫去了。秋天舍因撤退，在所占领的两个瞭望台里各留下3000军队，保持包围该城的态势。军队分散驻扎在附近各城市，第聂伯河沿

岸的要塞和壁垒派驻卫戍部队。

遵照沙皇的诏令大国库衙门派遣商人马连基去印度，带去多脂软革、鱼骨和呢绒等商品，并给他详细的指示。马连基到过伊斯法罕、阿格拉和德里，会见过沙赫和大莫卧儿。他游历了五年，死于回国途中。(《彼得大帝日记》第1卷第345页)

1696 年

彼得于年初返回莫斯科。

1月29日，他的兄长沙皇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逝世，终年30岁。

彼得一直到他逝世都对他关怀备至，一生都十分尊重孀居的皇后和她的几个女儿（戈利科夫说，与他的亲生骨肉没有两样）。

彼得深感缺乏技术高明的工程师和炮兵，因此他派了许多贵族子弟(其中有大贵族舍列梅捷夫的两个弟弟)到别国去学习。他还派人去向奥地利皇帝和勃兰登堡选帝侯，向荷兰联省共和国请求派遣工程师和地雷工兵来俄国。该年春初，彼得在沃罗涅什建造好两艘战舰，23艘大桡战船，两艘划桨炮舰和4艘纵火船，投入使用（关于这支舰队的建设彼得曾写信给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阿普拉克辛）(何时?)：“由于未能攻克亚速夫，将军会议上向我指出，必须在明年春天前建成战舰。”(戈利科夫)

5月9日，彼得率领这支舰队和4000军队去切尔卡斯克。当他得知海上出现土耳其战舰的消息时，就前往亚速夫城下的瞭望台。从那里他乘大桡战船来到昆尤尔米尔斯克海口。从卡纳亚尔恩岛上他看到9艘土耳其战舰和几艘大桡战船，载着援军和粮食弹药驶往亚速夫。彼得命令哥萨克隐蔽起来。第二天14艘土耳其运输船满载着炮弹开往亚速夫。哥萨克遵照沙皇的命令袭击这些船只，击沉了其中的9艘，俘虏了其余几艘，卸下炮弹后将其焚

毁，而将其中两艘带回岛上。他们赶往土耳其舰队追逐其余舰艇，掳获两艘大船，由于无法带往亚速夫，将其焚毁。但是在海战中有几艘船乘机驶入亚速夫，给被困的人带去3000枚炮弹，5000枚手榴弹，500支枪，700支梭标（?），86桶火药和3000人的食品（这一切戈利科夫说得很含糊）。虏获物都给了哥萨克人。

5月16日开始对亚速夫发起正式进攻。（戈利科夫）

军队是这样部署的：舍因率1.5万步兵和1万骑兵居于中间（?）。戈尔东率1.5万人在右边扎营，在他们之间是炮手和大炮及装备（瓦根堡?）。里赫曼少将率7000人占据左翼。他后面是马泽帕的1万步兵和6000骑兵。他的左旁是4000顿河哥萨克。

卡尔梅克人布置在瞭望台附近（在阻援线以内）。

在河的另一方，为了进攻，修建了一座桥，岸上由两座工事掩护，河上则由勒福特指挥的我军新舰队掩护。而且在亚速夫对岸的河边还修筑了一群大壁垒和两群小壁垒，里面有1800名步兵，配备12门大炮和17门臼炮。哥萨克人的小战船停泊在顿河口，由专门配备在岸上的部队掩护。

河上拉了一条横贯河道的铁索，两岸各建一座壁垒，配备大炮，以加强防御。

土耳其舰队停泊在河口外的海面上，不能有所作为，从君士坦丁堡率领40艘巡航战船前来的凯马坎对围困只能作壁上观。

克里米亚和库班的军队在卡法帕夏、努拉金苏丹和克里米亚汗的几个儿子的率领下六次袭击我军营地，六次都被逐退，一直到卡加尔尼克河。我方仅贵族就死伤失踪96人。

与此同时舍列梅捷夫顺第聂伯河而下抗击鞑靼人。扎波罗热人在黑海上俘获8艘运送粮食去奥恰科夫的土耳其大船和另外9艘运送其他各种货物的船只。

在围城期间由奥地利皇帝派来亚速夫的有：炮兵上校德·加

尔格，4 名总工程师——博尔格斯道夫男爵、拉瓦尔、施米特和乌尔班，还有 1 名地雷工兵的军士和 6 名列兵。由勃兰登堡选帝侯派来的有工程师罗津、戈尔茨曼和炮手舒斯特尔、科贝尔-加克和吉济维斯特。早于他们抵达亚速夫的有荷兰炮兵军官冯·斯塔姆·古斯科夫、戈尔德斯、施密特和施帕莱斯特尔（最后一人是围城期间的炮兵少将）。

最后亚速夫被迫按以下条件投降：

卫戍部队携带妻子儿女撤走，准许随身携带力所能及的财产，其余留在要塞内。

交出叛徒扬森。

土耳其人搭乘 18 艘平底船由我军两艘大桡战船押送至卡加尔尼克河。亚速夫司令在舍因前下跪，吻他的长袍下摆，感谢他信守条约。7 月 19 日，俄军占领亚速夫——城里有 96 门大炮。继亚速夫之后柳季克要塞亦投降（要塞中有 40 门大炮）。

在围城期间彼得一直积极参加历次战斗和各项工事建筑。战事结束后他命令修理好防御工事并与几位奥地利工程师一起开始建设港口。皇上把攻占亚速夫的消息告诉大牧首，嘱咐他举行隆重仪式感谢上帝的恩典。

与此同时，冯·门格登少将遵照皇上的命令对全国进行测量并作了详细的记述，炮兵大尉亚科夫·维利莫维奇·布留斯（后为陆军元帅）根据他的记述绘制了从莫斯科以南至小亚细亚海岸和克里米亚鞑靼汗国的地图（往参谋部去借来），另外又绘制了一幅顿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地图。彼得决定把伏尔加河和顿河连接起来，命令立即动工，这样就为连接黑海、里海和波罗的海奠定了基础。

这以后他在修建一新的亚速夫城留下 4 个火枪兵团和 4 个步兵团，由利沃夫公爵任司令，自己率部队启程回莫斯科，9 月 30

日到达。彼得举行隆重的凯旋仪式，主要人物是勒福特，其次是舍因。前者坐一辆装饰华丽的战车，由3000名海军军官和水兵簇拥着，在凯旋门边鸣炮欢迎他，唱了赞歌；另一首类似的赞歌是献给舍因的，歌中预祝他战胜土耳其人。第三首赞歌是献给军官和战士的。凯旋仪式的最后一个点缀是亚科布·扬森，他站在绞刑架下驶入城内，绞刑架上挂满了鞭子。

为了纪念这次远征的胜利，铸造了一枚纪念章，上面有彼得的像和题词：**雷霆万钧乘风破浪的胜利者**。

当朝中的文武官员前来祝贺皇上胜利时，他对他们说，他的胜利应当归功于他所建立的舰队，虽然这支舰队还很小。他当时就宣布他想扩大舰队，增加66艘战船，他详细说明这些战船的大小，自己承担建造10艘的费用，吩咐大牧首承担6艘，宗教界承担5艘，全体大贵族承担34艘，至于11艘炮船和纵火船的费用则分摊给各城市。虽然国内怨声载道，3年之后舰队还是建成了，索具齐全，装备了2506门大炮和11门臼炮。舰上的部队1.68万人（这些舰艇中有战列舰12艘，二级舰15艘，三级舰5艘，四级舰19艘，五级舰2艘）。此外还有200艘双桅纵横帆帆船，许多双桅和独桅平底船；300艘简易双桅纵横帆帆船和伏尔加河上的200艘驳船还不计在内。

除沃罗涅什造船厂外彼得又在布良斯克杰斯纳河上修建了一座造船厂，用以建造大桡战船。

克里米亚汗派遣大使来莫斯科议和，彼得没有接受媾和的建议，命令大使立即离境，去见奥地利皇帝。彼得同奥皇利奥波德订立了为期三年的新同盟，根据同盟，两国许诺未经一致同意不与土耳其进行任何谈判。威尼斯共和国也加入了这个同盟，给彼得派来许多铸造技师、造船技师、填缝工和水兵。

这时彼得选定了35名大贵族子弟和贵族子弟，送他们去外国学习工程、造船、建筑等学科。他让他们带去**介绍信**和**请托书**，请各国皇帝、国王、荷兰联省共和国政府、各选帝侯、亲王、伯爵、其他官长和国民及海上自由作业者，允许他们自由通过并给予他们照应和帮助。在自己这方面，彼得许诺，凡来俄国的他们国家的国民，他都将尽力关照。这些书信用俄文和拉丁文两种文字写成。戈利科夫有一份给予贵族科雷切夫的书信的复制品。博·彼·舍列梅捷夫迎合沙皇的思想，此时奏请允许他遍访欧洲部分国家。他率领一大批年轻贵族出发，携带着沙皇给各国君主的书信（给波兰国王、给奥地利皇帝、给罗马教皇、给威尼斯大公和给马耳他教团首领）。

彼得派送年轻贵族出国，除了国家利益之外还有一个目的。他希望在他自己离国期间能够保证他们的父兄对他忠诚，因为沙皇自己有意长期离开俄国，以便从外国学习这个极端愚昧、不开化的国家需要的一切。

皇上的意图很快为他的臣下获悉，引起了普遍的恐惧和愤懑。宗教界认为，与异教徒交往是圣经所禁止的犯罪行为。百姓贪婪地听着这些议论，痛恨外国人，认为他们引诱年轻君王堕入邪道。送往外国的年轻人的父兄，又害怕又悲伤。科学和艺术在这些贵族眼里是不体面的事。不久发现了一起阴谋案，使彼得险遭毒手。

1696年诏令（28道）

所有军人的诉讼案推延到他们回来后审理（盗窃抢劫案除外）。

所有西伯利亚的市、县、村镇和村落都应作出描述，制成地图。

发布消防制度，规定各有关人员的职责。

下令向**属于莫斯科各大教堂的**农民（注意）进莫斯科时收取税款。

给托罗佩茨商人一笔（多少?）外国银币，等等。

西伯利亚都主教请求赏赐尼岑集镇以替代薪金，予以驳回。

禁止商人**按委托代售方式**在督军[①]和其他官员处取得紫貂和其他毛皮货（国家专卖商品）。

命令西伯利亚衙门向商人和他们的掌柜了解，在加加林公爵委任的督军那里付了多少货物税和什一税以及督军的哪些货物由他们运往中国及其数量。

下诏西伯利亚关税不由督军管理，而由商人选出的首领管理，并派他们去莫斯科结算。

下诏出入西伯利亚一律**通过上图里耶**并在那里设立严密的海关。

发布诏令：未经西伯利亚衙门批准，在西伯利亚不许将任何人处以死刑，不许对任何人进行侮辱，**做上记号**。

发布对伊利姆斯克督军的训令。

对涅尔琴斯克（尼布楚）督军发布有 31 条款的同样训令。

规定税收制度（**上等软革每普特 4 卢布**）。

其余诏令都与贸易有关。

1697 年

御前大臣阿列克谢·索科夫宁、侍膳官费奥多尔·普希金和火枪兵团长齐克列尔密谋于 1697 年 1 月 22 日纵火，趁乱杀害沙皇。据**贝赫曼**说，时为 3 月 2 日（参看图曼斯基著作第 5 卷）。

---

① 督军在 17—18 世纪是俄国中央政府派往县、州的代表，管辖地方的军、政、法等各个部门。

有的著作家说，费·普希金的妻子（齐克列尔的女儿）向皇上告发自己的丈夫，但从案卷可以看到，告密人是两个火枪兵：五百人长拉里翁·叶利扎罗夫和五十人长格里高利·西林。

在《缅希科夫传》中说，有几个反对派的大臣接近他，企图把他拉到自己一边，这样他知道了他们的阴谋，禀告了皇上（难以置信）。

彼得命令近卫军大尉洛普欣在指定时间率领一个小分队去某一人家（索科夫宁家?），而他自己急不可待，带了一名勤务兵也到了那里。（这里发生了有名的事件：是时候了？——不，不是时候！于是他打了两记耳光，一记打阴谋分子，另一记打进入那里的洛普欣）。几个阴谋分子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被捕，3 月 5 日被砍头分尸。

彼得在审判期间患了寒热病；罪犯的许多朋友和亲戚想利用皇上患病的机会恳求他赦免（9 人）。但是彼得不为所动；他用虚弱的声音说：我希望以公正裁决而不是以姑息养奸来使上帝满意。

在此次事件里戈利科夫讲了一个关于御医季尔蒙德的趣闻。季尔蒙德一时冲动打死了他的仆人；沙皇宽宥了他，但有一个条件：他必须安慰和抚养死者的妻子和孩子。

彼得把管理国家的重任委托给大贵族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和季洪·尼基季奇·斯特列什涅夫，并派大贵族列夫·基里洛维奇·纳雷什金、戈利岑公爵（?）和普罗佐罗夫斯基公爵为他们的助手。授予罗莫达诺夫斯基恺撒陛下的称号，彼得对待他就像臣民对待君主一样。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谢苗诺夫斯基团和其他几个团（?）由大贵族舍因和戈尔东统率。建立了这样的执政机构之后，彼得出发去游历。

彼得任命了一个赴欧大使团。主要人物是海军元帅弗兰茨·

亚科夫列维奇·勒福特，三级文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温和五级文官（杜马秘书官）普罗科菲·博格丹诺维奇·沃兹尼岑。他们手下有四个秘书；40名门第显赫的贵族子弟（其中有缅希科夫）和70名精选的近卫军士兵和他们的军官，一共270人。彼得匿名杂在大使团的贵族中间。大使团于1697年3月9日自莫斯科出发。

他们的路程经过当时属于瑞典的里夫兰。关于沙皇出游的消息预先通知了瑞典国王（通过瑞典驻外公使克尼佩尔-克龙），要求安全通过，不举行与他身份相称的仪式。

瑞典宫廷从字面上领会这些话的意义，当大使团进入瑞典领土时，只有一位由里加总督达尔贝格派来的贵族接待他们。一路上没有任何值勤人员，大使团必须花大力使大钱才能获得所需的一切。而那位瑞典贵族监护大使团，使它处于一种恭敬的警卫之下（由此看来，有一支军队?）。大使们表示不满，他们回答说是按上级的命令办事。

到达里加后大使团没有受到总督的迎接，也没有给他们安排住处，因此不得不在郊区租赁简陋的住房。在他们的四周布置了岗哨，增加了巡逻队，还设置了骑兵侦察小分队。大使们向总督抱怨并请求按自古以来的习惯对待他们，但是总督借口患病，未能去拜访他们，对此表示歉意，他在病床上接见使者。至于购买物品，每次只允许6人进人要塞，而且要在军事人员的监视之下，不让他们走近围墙和防御工事。大使再次要求对如此粗暴无礼地怀疑一国的显贵人物作出解释。对此总督直率地回答，他有充分理由怀疑，因为他得到消息，在大使团的幌子下隐藏着秘密的企图。这以后总督的行为越来越使人难堪。俄国人在桥头被拦住，进行检查，每人由两名持枪士兵看管，不让他们在城里逗留两小时以上。有一次彼得去察看几艘荷兰船只，意欲租赁其中一艘作渡

河之用，由于道路经过工事外壕附近，布置在围墙上的哨兵向他大嚷大叫，不让他从要塞旁通过，而且想对他开枪。使团人员请他们指点另一条道路，但没有他路可走，终于放皇上通过。总督抱怨说，俄国人在经过要塞时画下要塞的地图，因此他威胁，如果再发生类似情况，他将下令向他们开枪。这时彼得得到消息，总督企图扣留他，而且已经下令禁止将任何俄国人摆渡过河。彼得离开大使团，用60枚金币租了两只小船，在危险的解冻时刻出发去库尔兰。他在米塔瓦等候大使团到来，在那里大使团受到极为体面的接待。

费奥凡写道，当信使苏罗夫佐夫从库尔兰被派回国时，他被总督扣留了3天，总督盘问他，搜去他身上的所有东西，辱骂他，勉强放他通行。

大使团打算从库尔兰走海路去荷兰；但是利巴瓦的居民绘声绘色地说海上法国私掠船猖獗，航行危险。但是彼得急不可耐，带了6名大臣坐船秘密至柯尼斯堡，在那里与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一世会面（匿名）。

大使们不知道皇上去了哪里；最后他们才得知他去了柯尼斯堡，于是也出发去该地。柯尼斯堡鸣礼炮欢迎他们，选帝侯接见他们。大使们穿着俄罗斯服装，帽上佩着钻石的国徽；他们以彼得的名义感谢选帝侯派来工程师，极言沙皇对他的崇高敬意和真诚友谊。选帝侯没有戴帽，站着听他们说，然后询问沙皇的身体状况（沙皇正站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大使们回答说，他们在莫斯科离开他时，他身体很好。然后大使们呈上国书，献上礼物，被隆重地送出门外。

5月13日举行会谈，晚上燃放礼花——有沙皇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组成的图案和俄国国徽的徽纹。透明画显示攻克亚速夫的情景。

彼得以总指挥的头衔（他当时的军阶是十人长，参看《彼得大帝日记》）常常访问选帝侯，同他作坦率的谈话；他学习炮兵学。他把一切值得记住的东西都记在自己的日记本里；他同手艺人谈话，也同教授们谈话，等等。

与此同时，大使们对里加总督的侮辱提出抗议。

5 月 22 日，大使们受到选帝侯告别接见，在腓特烈宫用晚餐后，取道勃兰登堡、吕讷堡和威斯特伐利亚国境去阿姆斯特丹。

彼得在柏林停留下来学习炮兵学，得到毕业证书。大使团到处受到隆重的接待。但在汉诺威对接待不满。彼得因此一直不喜欢先为汉诺威选帝侯后为英国国王的乔治一世。

在游历期间皇上有一次喝醉了酒，拔出佩剑指向勒福特，嗣后又请求他原谅。

彼得常常从车中出来，注意农田耕作，画下不认识的工具，详细询问并作记录。

在吕贝克和汉堡，两市市长殷勤款待大使团，竭力想在与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贸易中得到好处。但是皇上急于去荷兰。他先期送去通知书，而后自己离开大使团，同 7 名贵族乘驿车去阿姆斯特丹，比大使团早 14 天到达那里。

到阿姆斯特丹以后他同他的随从穿上水兵的服装，乘小船去萨达姆；还没有到目的地，他看到一只小船上有一个渔夫，这人曾在沃罗涅什做过造船木工；彼得叫他的名字，并告诉他想住在他家里。他提着绳索上岸，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第二天他穿上工作服，红色绒布上衣，粗麻布灯笼裤，和其他工人混杂在一起。渔夫遵照彼得的嘱咐不把他的真实姓名告诉任何人。彼得已懂荷兰语，因此谁也没有注意他或者不想表露出注意他的样子。彼得从早到晚练习造船。他买了一艘轻便木帆船，装上桅杆（这是他的发明），每天往来于阿姆斯特丹和萨达姆之间，自己掌舵而由他

的贵族们充当水手。有时他去买作午餐的食物，遇到女主人不在的时候，自己动手做吃的。他自己动手做了一张床铺，用彼得·米哈伊洛维奇的名字报名进木工车间，造船师傅们叫他 Pieter Bas（彼得师傅）。这个名字他使用了一生，因为它使他想起他的精力充沛、欢乐而不同一般的青年时代。

彼得在萨达姆住了一个半月，然后他来到阿姆斯特丹，在海军部附近租了一座小房子，以造船技师的名义住在那里。在这里他亲手开工建造一艘装备60门炮的战船，他每天步行上班，腰间插一把斧头。9月10日，他写信给大牧首说："我们遵照上帝告诉始祖亚当的话，正在劳动；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贫困，而完全是为了获得海上通道，以便在精通技艺之后，能够回国抵抗耶稣基督的敌人，成为胜利者和神遣的造福者。"

人们认识他，总是聚集在他的身边。有一次，在萨达姆，彼得把一个小男孩推开，那男孩向他掷烂苹果，彼得默默地忍住了。

9月15日，大使团进入海牙。彼得在离城两俄里外与大使团会合。大使们受到荷兰议会两名代表的欢迎。50辆纵列驾马的四轮轿式车在等待他们。彼得和年轻的戈利岑公爵登上一辆车。入城时受到礼炮的欢迎。人们一直送大使们到他们的住处。议长和7名议员乘6辆马车前来祝贺。大使们在台阶上欢迎他们。议长设宴招待他们。16日，阿姆斯特丹市市长维特森先生和两位议员又前来祝贺并宴请他们，这样一直继续到正式接见的那一天。

接见是这样进行的：大使们穿着俄罗斯服装，坐在一辆华贵的四轮马车里，12名少年侍从和25名仆役作为前导。大使团的贵族每两人乘一辆车跟在后面。彼得又和戈利岑公爵在一起，坐在最后一辆马车上。在进入宫廷（?）时，仪仗队击鼓奏乐向大使团致敬。两名议员在台阶旁迎接大使们。37名议员坐在接见厅的桌子旁，当大使们进入时一齐起立，请他们坐在桌旁，大使团的贵

族站在他们椅子后面。大使们致词，沃兹尼岑递交国书。宣读国书后，大使们向议员们献600张紫貂皮作为礼品，然后又由两名议员陪送回住处。那一天所有议员都来拜会我国大使，我国大使拜访了总督。

外国宫廷的使节当时在**里兹维克**开会。出于好奇他们来到海牙，拜访我国大使。只有法国使节没有来，因为彼得在波兰王位问题上支持奥古斯特而不支持孔蒂亲王，法国国王对他很为恼怒。

在互访之后，我国大使从剧院回来时，由总督的卫队和20支火炬护送。

第二天，彼得去莱顿，在那里参观了大学和解剖室。教授们送他一份拉丁文的说明书。回到海牙后，彼得和勒福特乘坐一辆花1800金币买来的四轮轿式马车，带着全体随从去郊外公园。无数人聚集围观。10月28日庆祝，张灯结彩，燃放礼花。

彼得然后去阿姆斯特丹，在那里参观了珍品陈列馆，数学仪器和钱币陈列室，鸟兽园（动物园），教堂，其中他最喜爱的是公谊会的教堂；在犹太教堂里观看一个婴儿的割礼；他还去了不体面的院馆（妓院）和院中的花园；看了20所孤儿院，一所疯人院；参加了科学家的集会，听他们的辩论。在最大的饭店里同他的大使团一起吃饭（一桌32人，付了207银币）。最后，阿姆斯特丹的官员们还举行了一次海战示范演习。这之后皇上又去鹿特丹，在那里他看到伊拉斯谟的塑像，去莱顿和代尔夫特，然后回到海牙，又去学习造船，同时参观制造铁锚、缆索的工厂，所到之处他都要亲自动手工作。在造纸厂他仔细观察研究了溶液之后，亲自兜出一张纸来，所有造纸师傅都认为这张纸出奇地薄和均匀。皇上学习解剖、外科、工程、地理、物理等学科。

彼得得知波兰发生了有利于孔蒂亲王的骚乱，他从木工工棚下令自己的军队去支援奥古斯特。

这时他收到舍因送来的消息。8月1日，舍因击溃了进犯亚速夫的土耳其人和鞑靼人联军。率领克里米亚、诺盖、切尔克斯克和库班群寇的卡尔加苏丹一直被驱赶到卡加尔尼克。战斗继续了11个小时，俄国人占领了库班城。鞑靼人通过舍夫卡尔和阿玉奇汗请求允许他们随便在哪一条河边游牧，答应需要时为俄国效力，提供10万兵力。由无数平底船和尖头船组成的鞑靼水师逼近亚速夫，但受创后也被逐走。

彼得的战船已经竣工。沙皇将它命名为“彼得保罗号”，送往阿尔汉格尔斯克。这艘战船是在白海上出现的第一艘俄国战船。

在萨达姆皇上爱上了一位海员，名叫穆斯（Mousse?），把他带到俄国，任命他为一艘战船的船长。在他的领导下，彼得从**“船舱小厮”**开始，担任过所有的海军低级职务（参看戈利科夫著作第1卷第313页）。

在阿姆斯特丹皇上常常同市长维特森长谈。维特森因此送给他一幅由他出版的鞑靼东北部地图。有一次维特森请彼得允许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移居俄国，在那里开展贸易。皇上回答说：“我的朋友维特森，你了解你的犹太人，我了解我的俄罗斯人；你的犹太人和我的俄罗斯人是难以相处的。俄罗斯人骗得了任何犹太人。”

门格登和布留斯的几幅地图当时在约翰·蒂辛格那里用荷兰文印成。

大使们也向共和国诉说达尔贝克的侮慢行为。在那里的瑞典公使多特男爵保证他们将从瑞典国王那里得到满意的答复。但此事没有实现。

彼得了解到，英国的造船业比荷兰的更为完善（参看戈利科夫著作第315页），因此吩咐大使团作告别觐见。大使们得到：勒福特——重10磅的金链条和荷兰国徽，戈洛温——重8磅的金链

条，沃兹尼岑——重5磅半的金链条，其余人各得价值120金币的金链条。

1697年诏令（34道）

派遣希腊人列沃季阿斯带10名伙伴去西伯利亚寻找银矿。

关于在西伯利亚建设铁工厂——附专门制订的细则。

将彼尔姆盐场（原属大国库衙门管辖）赐予斯特罗戈诺夫专营，他每年必须缴纳1.1万卢布和10万普特盐。

给督军沃尔康斯基公爵关于他在捷尔基工作的诏令44款。

诉讼程序章程。关于证人、宣誓和作伪证者处以死刑（共7款）。

命令将逃亡的火枪手处以笞刑并流放去亚速夫，已被判处流放的人登记入伍或者也送往亚速夫。

侦探归杜马贵族斯捷潘·洛夫奇诺夫管辖。

关于酒类税收给地方选任长官的谕令。

关于征收粮食蔬菜的衡器量器税。

建立烟草公卖制。烟草在酒馆的明屋中公开出售——禁止偷售，小俄罗斯除外。

12月1日以前的烟草税用于建造这种明室。

准许外国人汤马斯免税经营烟草1年。

关于在西伯利亚买卖烟草只能用钱，不能易货。

关于烟草税归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衙门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征收。

税收章程，关于葡萄酒。

关于紫貂等的几道诏令。

关于未经呈报西伯利亚衙门不许去西伯利亚的诏令。

关于在普廖斯征收森林税和农户税。

关于征兵的第一道诏令。

1698 年

年初，彼得带领大使团的部分成员乘坐快艇和英国国王派来的三艘军舰出发去英国。他把勒福特留在阿姆斯特丹，与他分别时竟哭了，大概是喝醉酒的缘故。

1 月 10 日，大使团在伦敦受到接待，在圣殿旅馆住下，彼得和缅希科夫则住在德特福，离伦敦不远，在泰晤士河上。当天威廉国王拜访了他。

彼得有一次参观了格林尼治军医院。当天在国王宴请他时，他对国王说："**我建议您把您的王宫换成医院，把医院换成王宫。**"他喜欢伦敦，"因为那里的富人衣着朴素"。他与丹麦公主安娜会见时，把椅子移近她，坐下说："这样我们说话方便一些。"

4 月 12 日，彼得访问议会，国王坐在上议院议员之间的王座上（?）。

与此同时他废寝忘食地学习造船学，像在荷兰一样利用时间。国王送给他一艘有 25 门炮的快艇和一艘战舰的模型并命令举行一次海战示范演习。彼得在赞赏之余说："如果我不是俄国沙皇，我愿做英国的海军上将。"

然后他去戈尔德维克，在那里又观看了海军队形变化。在回归途中他遇上风暴。彼得为同行的人鼓气说："你们什么时候听说过沙皇淹死的事?"

在伦敦他物色了许多造船木匠和海员，送他们去俄国，由两位技师德恩和内伊率领。

这批人当中（据卡蒂福尔说）有 23 名船长（其中有 3 名战舰舰长），30 名舵手，30 名医生，60 名医士，200 名炮手，4 名罗盘技师，两名风帆技师和两名铁锚技师，1 名雕刻师，两名铁匠，两

名填缝工，20 名造船工等。

彼得与当地商人签订合同，其中有出售烟草的合同。

国王建议他回国时不要取道瑞典。

回到阿姆斯特丹后，彼得继续招募各种能工巧匠。他竭力想探测荷兰银行的秘密，与银行家签订了通信的约定（萨瓦里）。他还开始收集鸟类、鱼类、各种畸形动物和解剖的实验标本；买了许多画；聘请了雕刻师**彼得·皮卡尔德**，这位雕刻师后来在铜版上雕刻了他的历次远征和彼得堡的风景，用各种花饰装潢俄国印刷的书籍。他还收了几名俄国学生。

彼得在德累斯顿拜访了选帝侯一家，参观了他的珍品陈列室和兵器库。6 月 5 日到达维也纳。

大使团受到最为隆重的接待。彼得会见了利奥波德，在场的还有瓦伦施泰因伯爵和迪德里施泰因伯爵。他们讨论了对土耳其的战争，并决定未经奥俄双方同意不缔结和约。彼得一直站着，没有戴帽；利奥波德也不得不这样做。

军事委员会主席施塔伦贝格宴请大使团，大使们在彼得保罗节设宴招待皇帝及其廷臣，燃放了烟火。

彼得接到亚·费·多尔戈鲁基公爵送来的佩列科普城下大捷的报告，此战中打死敌人近 4 万人，虏获马匹近 3 万（少说一点，少说一点！）[①]。

10 日，利奥波德为沙皇举行庆祝会：全体皇室成员和所有宾客都穿着不同民族和不同身份的服装。皇帝扮成一个**普通人家的**主人（小饭馆店主?）。彼得和图尔恩伯爵小姐扮成弗里斯兰的农民。宴席上主人站起来向彼得敬酒说："我知道俄国沙皇与您相识，让我们为他的健康干杯。"——"不错，"——彼得回答说，——

① 原文为法文。

"我认识他，我还知道，他是您的朋友，是您的敌人的敌人。"

在维也纳，彼得继续参观一切他感到好奇的东西。他走遍了附近的地方，普列斯堡、巴登等地——而且经皇帝同意招募了许多采矿师、画师、车工，等等。

彼得不喜欢的只有耶稣会徒。他不允许他们到俄国去。

7 月 17 日，大使们受到皇帝的告别接见。勒福特用俄语致词，高级侍从、副首相考尼茨伯爵代表皇帝用德语致词。双方交换了礼物。

与此同时舍列梅捷夫也在作阔绰的旅行，到处受到隆重盛大的接待。教皇和威尼斯元老院接待他与接待一国的君主没有什么区别；在马耳他还被接受为骑士，虽然他信奉希腊教而且已经结婚。

正当彼得准备去意大利时，突然从莫斯科兼程赶来的信使给他送来火枪兵又叛变的消息。于是皇上同勒福特和戈洛温急忙返回俄国，留下沃兹尼岑参加有皇帝和威尼斯使臣出席的卡尔洛夫齐会议。

1700年以前（从处决火枪兵起）

1698年（7月）

彼得在出游之初得到火枪兵蠢蠢欲动的消息。5月9日，他写信给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责备他没有亲自侦查罪犯。骚动越来越激烈。最后，驻扎在大鲁基和立陶宛边境一线的4个团——丘巴罗夫团、科尔扎科夫团、龚杰马尔科夫团和切尔诺夫团（**另有资料说是12个团**）——推翻了老首长，选出新首长，出发往莫斯科，企图煽起那里的火枪兵暴动。

途中彼得获知火枪兵已被舍因和戈尔东击溃。但是他仍继续赶回俄国，准备进行一场恐怖的镇压。在波兰，他会见了奥古斯特，观看了萨克森军队的演习。

火枪兵于6月18日在复活修道院附近被击溃。叛军作了祈祷和圣水式后，不听劝告，就向有2000步兵和6000骑兵的军队开过去。教士们举着圣像和十字架走在前面鼓舞叛乱者。将军们想震慑他们，命令朝他们头上的空中开枪。教士们大叫起来，说上帝也不允许异教徒的武器伤害正教徒。于是火枪兵画了十字，击着鼓，举着展开的旗帜向前冲去。他们遭到霰弹的射击，支持不住，4000人在当地和追逐中被杀死。其余人放下武器，请求宽恕。

8 月 25 日夜，彼得到达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村，无人知道他的到来。第二天，大贵族们来觐见。彼得检阅了近卫军，犒赏他们的忠诚。夜间他到克里姆林宫（注意），和他的儿子见面后，立刻就回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然后在勒福特家公开接见奥地利大使冯·克瓦里延特。

侦查开始了。火枪兵承认企图烧毁莫斯科，消灭外国人，拥立索菲娅公主执政，一直到阿列克谢太子长大成人。他们还打算把戈利岑从监狱里放出来，辅佐公主。有人告诉他们，沙皇已死在国外。叛乱主谋者原来是公主。她通过一个求乞的老妇人与火枪兵通信，信烤在面包里，由老妇人传递。他们决定在沙皇回国途中将他打死。

惩罚开始了……勒福特竭力缓和沙皇的怒气。许多火枪兵由于他的求情而免遭一死，被流放到西伯利亚、阿斯特拉罕、亚速夫等地。

皇上在这时还把自己的妻子叶芙多基娅·费奥多罗芙娜关进了修道院。

8 月 30 日设立圣安德列勋章。

1698 年诏令
（3 个章程，34 道诏令）

关于外国人在西伯利亚通信，关于按财产规定外国人的年税金。

关于出售造船木材给荷兰人丹尼尔·阿尔特曼，为期 10 年（每次从木材款中扣除 7 枚外国银币）。

关于该项木材只能通过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口外运的诏令。

关于明显的法官刁难和关于把案件从一个衙门转至另一个衙门的办法。

关于未经报告不能将法庭案卷交与呈诉人的诏令。

关于侦查案件每卢布收取10戈比税的诏令。民事案件(如诉讼双方和解)则分半负担税款。

关于由法官亲自保管诏令和案卷。

关于收归国有的无主领地(重申以前的诏令)。

关于逃亡人员——1人逃亡,拘捕4人,连同家属,没收财产;收留逃亡人员者,每年课20卢布罚金——接待逃亡人员的管家和仆人处笞刑。

关于原任督军向新任督军结算账目。

给上图里耶各督军的训示。

其余一些压制性很强的诏令,都是关于贸易的。

此外还有给莫斯科海关的训示,40条。

关于酒税管理章程。

1699年

彼得着手内政的改革。他以自身的模范行动(还有否诏令?)减少奴仆的数量。他出现在大街上,后面跟着1个或3个勤务兵,快步追随。大贵族们也不得不遣散自己的家仆。这些养肥了的寄生虫像丧家之犬,陷入了贫困,过着堕落的生活。彼得答应不加追究,要他们入伍服役。这样的人招募了很多。

新兵征集了32032人。彼得用这些新兵组建了29个步兵团和骑兵团。这些团编成3个师,由阿夫托诺姆·米哈伊洛维奇·戈洛温、韦德和列普宁公爵三位将军任师长。军官来自俄国贵族,交给外国人培训。军队穿的是德意志式的军装。步兵穿的是绿色制服,带红色翻边,上身加一件坎肩,下身穿裤子。骑兵穿的是蓝色制服,也带红色翻边,等等。

彼得审查大贵族和贵族名册,发现许多人没有服役,他命令

把所有人分配到各团，或者编人海军，送到沃罗涅什和亚速夫去学习海上作业。彼得公告全民，任何人都不要寄希望于血统，而是要靠业绩和个人品质去得到官职。

瑞典驻俄公使克尼佩尔-克龙在一份措词强烈的照会中询问建立正规军的原因。他得到的回答是：火枪兵被撤销后要建立新的步兵。

10月22日，彼得在勒福特处午饭后，同海军中将克莱茨、波兰海军上将卡尔洛维奇和准将韦德一起出发去沃罗涅什。勒福特因为劳累和他在亚速夫城下受的伤复发，留了下来。从沃罗涅什彼得去别尔哥罗德；在那里检阅军队后出发去亚速夫。

他对亚速夫修建的工事十分不满，下令把工程师拉瓦尔押解往莫斯科。

彼得经沃罗涅什返回莫斯科。在这里他获悉奥地利、威尼斯、波兰和土耳其签订了卡尔洛夫齐和约。只有沃兹尼岑反对签订和约，他和奥斯曼帝国政府只签订了停战两年的协定。彼得很不满意，但立即取消了征召新兵的工作。他接见了勃兰登堡大使后，又离莫斯科去沃罗涅什。

与此同时，他决定从外商中遴选市长，不受督军的管辖，并从外商百户区和各集镇中各选一人，每人轮流担任市政厅主席一个月，一年后更换（共15款）。

勒福特的病使皇上担忧。他几乎每天从沃罗涅什派专差去探问他的病情。最后接到他逝世的消息。彼得哭了，他说："我失去了我最要好的朋友，而且是在我更需要他的时候。"他疾驰两天赶到莫斯科，跟随在他灵柩后面，为他送殡。勒福特死于3月1日，终年43岁。继他之后彼得任命米哈伊尔·阿列吉科维奇·切尔卡斯基公爵掌管莫斯科，自己又出发去沃罗涅什。

在沃罗涅什他得知驻扎在亚速夫的7个团火枪兵叛变，而且

招来鞑靼人支援。鞑靼人乘机蹂躏四郊。曾经是索菲娅宠臣之一的利沃夫公爵受到怀疑。彼得擢升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温为海军元帅以接替勒福特，书记官乌克拉因采夫为赴土耳其特使，彼得自己去亚速夫。他亲自莅临，不用审判和惩罚就平定了叛乱。

不久，在塔甘罗格附近的水面上出现了10艘战舰和两艘大桡战船，往来游弋，船上装有360门炮，由新任海军元帅指挥。皇上乘坐这支舰队去刻赤。那里驻扎着土耳其帕夏，4艘战舰和9艘大桡战船。彼得强使他让乌克拉因采夫大使乘坐有40门大炮的巡航战船"燕子号"带着200名近卫军士兵，通过刻赤直接去君士坦丁堡；乌克拉因采夫突然到来，在港口鸣炮致礼，使整个君士坦丁堡为之震惊，都以为彼得本人在巡航战船上。乌克拉因采夫向皇上呈献他从刻赤到君士坦丁堡的航海日志，巡航战船船长帕姆堡呈献了黑海海岸和君士坦丁堡人口的地图。此图当年即出版，一起出版的还有其他17幅地图，绘的是顿河从沃罗涅什到河口的水流，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或卡梅申卡河和伊洛夫利亚河之间的运河。彼得还命令克莱茨绘制亚速夫海的地图。

彼得征服亚速夫，打开了通向黑海的道路；但他认为，对俄罗斯来说，对于他想使俄国人民接近欧洲文明国家的愿望来说，这还不够。土耳其隔在他们中间。他焦急地把目光投向西北方，投向为瑞典所占有的波罗的海。他想到芬兰湾畔的伊若尔和卡累利阿，这片土地曾经属于我国，但在不幸的战争和皇位虚悬期间被非法地割据了。彼得觉得，里加总督的侮辱行为已足以成为开战的借口；彼得要求赔礼道歉，而瑞典宫廷不予理睬，更为开战提供了新的理由。

这时查理十二派来了大使团，通知俄国他已登基为国王，并要求再次确认永久和约。

俄国的外交官回答，沙皇愿意确认以前的条约，但瑞典必须先对侮辱大使团和沃兹尼岑的行为作出补偿。沃兹尼岑在回国途中经过里加时也受到那个达尔贝格的掠夺和侮辱。彼得要求[1]大使团赔礼道歉，等等；并要求纳尔瓦或诺伊沙涅茨（坎齐）及其周围土地。同时彼得指示驻各国大使在外国宫廷中将要求补偿的事提醒瑞典大使。他向普鲁士国王和荷兰议会也提出同样的要求。

1700年收到了查理十二的答复。国王回答，里加总督完全正确，俄国宫廷的指控没有理由。在波罗的海上开辟港口的要求遭到拒绝。

与此同时彼得获悉，瑞典通过波兰大使列申斯基竭力阻挠在两年停战协议期满后与俄国签订和约，于是他开始与波兰国王和丹麦国王结成同盟，因为不久前这两位国王缔结了反对瑞典的秘密同盟。7月16日彼得通过丹麦大使保罗·海因斯与丹麦国王签订同盟，但是约定在俄国与土耳其签订和约之前，同盟条约暂不执行。

11月11日通过波兰大使二级文官冯·帕特库尔与波兰国王也签订了进攻同盟，根据盟约波兰必须在当年开始战争，而俄国应在与土耳其媾和后开始。彼得应在英格曼兰和卡累利阿作战，波兰国王率萨克森军队在里夫兰和爱沙兰作战，他还许诺说服波兰共和国参与军事行动。

彼得着手创办和整顿印刷业。他从翻译外国的工程技术、炮兵、机械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历史书籍开始。开始使用新的民用字母印刷（日历亦同（?））。创办了航海学校，建立了各门科学和各

---

① 手稿里此处的页边上注有：驻海牙的瑞典大使为利利延罗特男爵。——原编者注

种语言学校，增设了拉丁语学校。

也在那时公布实行一项诏令——所有俄国公民，除农民（?）、僧侣、教士和助祭以外，都必须剃胡须、穿外国衣服（最初是匈牙利式衣服，后来男上衣为萨克森式和法国式衣服，裤子和坎肩为德意志式（?）（穿高筒皮靴?），女人穿德意志式衣服）。不服从命令者在城门口（莫斯科各街道的进口）处以罚款，步行者 40 戈比，骑马者 2 卢布。——禁止商人出售、裁缝制作俄罗斯式服装，违者处罚（鞭笞?）。

彼得开始亲笔签发诏令。

下令自下一年开始实行耶稣诞辰纪元，废除创世纪元，一年的开始从 1700 年 1 月 1 日起计算，而不是从 9 月 1 日起计算。为了有一个吉祥的开端，下令莫斯科所有房屋都用绿色树枝（云杉?）装饰，彼此祝贺新年和新世纪（百年一纪）。新旧世纪之间从来没有过这样大的差别。

1698 年和 1699 年诏令概述

关于税务公署（24 条）、税收种类和纳税人。

关于红场上不许进行交易，拆除红场上的小铺和棚屋。交易应在指定地点进行。

关于粮食歉收年按规定（?）价格出售酒类。

关于西伯利亚酿酒业和公营酿酒业。10 条。

关于西伯利亚关税。22 条。

关于无西伯利亚衙门指令不许西伯利亚各地督军及其眷属出入西伯利亚。其信件及所带货物送往西伯利亚衙门。

关于阿尔汉格尔斯克代表的职责和税亭的税收（21 条）。

如使用伪币，外国人交保释放。不能用旧币兑换新外币；不能用伪币购买外货，违者处死。不许外国人零售各种酒类。

关于卖私酒的训令，凡14条。

关于在涅尔琴斯克设关收税。

关于将贵族和大贵族子弟送往托博尔斯克以制止越境。

注意：关于将火枪兵的土地招标出租。

注意：关于向诺夫哥罗德团军人（根据法庭裁决）用货币收税。

关于接受有关防止瘟疫（来自欧洲）的诉状。

关于授予荷兰人布兰特和柳布斯羊毛专营权12年，但不能以高价转手倒卖。

关于印花纸（注意）（后来改变）。——按卷定税。

关于按所收税款的数额向村长征税。

村长下应设书吏和士兵。

关于案卷中不许写入不相关的话。

关于遣送犯人至亚速夫（单身汉、工匠、工商民除外）。

关于判处纵火犯死刑。

关于判处殴打哨兵者笞刑。

关于拷打逼债侮辱火枪兵并使其致残者，处以两倍于其薪水的罚款。

对开枪射击和燃放爆竹者处以：1）杖笞；2）鞭笞并流放亚速夫。

关于收归国有的无主地产，关于必须向国家纳税的地产，等等。

关于征收集市税的条款。

关于将做买卖和有手艺的打钟人、驿站车夫、炮手、看门人等迁入工商区。

关于地方自治官员、海关官员和村长，如有从中贪污农民税款等行为者，处以死刑，接受贿赂亦同（行贿者与受贿者同罪）。

关于商业合资公司（谚云：**共纺不出纱，合资难经商**）。

注意：关于**将各州分别划归**各省城管辖，以及关于各小城市和各县的归属。

关于在莫斯科城内各通衢上设立旅馆。

关于把宫廷烧炉工划归各市郊集镇（即成为纳税人）。

关于不准告御状（法官和书记官有贪赃枉法行为者例外，对此类人可向皇上告状）。

注意：关于在西伯利亚不设村长，但设海关和酒馆管事。

关于征收各种证件文契税。

关于客栈税和桥梁税归火枪兵衙门管辖。

关于不准对寡妇儿童拷打逼债、收为奴隶（如债据未规定为奴隶）。

关于撤销地方法庭衙门和沃洛季米尔衙门——两衙门的事务由火枪兵衙门和莫斯科法庭衙门处理。

套具税款向村长收取。

莫斯科市政厅决定印章花纹：云中天平。

在阿斯特拉罕节日给军人发酒。

关于在莫斯科修建有石凳的亭子。

关于免除在村长家驻军。

废除各衙门不同的印章，所有衙门用统一的印章：**鹰**。外交衙门（?）和市政厅除外。

关于希腊人侮辱其他外国人者罚款 50 卢布。注意。

关于房地产买契等在领地衙门签订，而不像从前那样在伊万诺夫广场上签订。

在无**政府专任官员**的城市不签订 100 卢布以上的契约。

关于给侦探住房。

关于**通行证**。

给被告一周时间作出答复，如原告和被告双方都不出庭——将案件撤销；如被告不出庭，可将其判罪；如原告不出庭，则将案件撤销。

等等。

1700年
与瑞典人作战。纳尔瓦战役

1700年

1699年12月15日，彼得发布诏令，公告全国新年的开端，命令鸣枪放炮，举行隆重的祈祷以示庆祝，在莫斯科还命令准备云杉等植物以装饰街道和房屋，等等。

新年前夕，他让对新事物怨气满腹的莫斯科老百姓打扫街道和房屋。午夜时分在所有教堂里开始了彻夜祈祷，清晨在钟声中开始晨祷。同时军队击鼓奏乐，旗帜招展，从莫斯科的四面八方开向克里姆林宫。彼得令军队在伊万诺夫广场上排列好队伍，与全体廷臣在乌斯宾斯基大教堂祈祷。祈祷由执掌教政的梁赞都主教斯捷潘主持。祈祷结束后都主教布道，证明改变纪年法的必要性和好处，然后下跪祈祷。在恭祝沙皇和皇室长寿时，整个莫斯科钟声不绝，礼炮齐鸣，军队连放三枪。彼得向大家祝贺新年。

然后皇上设宴款待宗教界和上流社会的显贵；廷臣们带着妻女，身穿外国服装。宴会上宫廷和大牧首的唱诗班唱歌助兴。皇宫前和专门为庆祝而建造的三座凯旋门边放着一张张桌子和大桶大桶的酒，供百姓饮用。晚上全城灯火辉煌，在不绝的礼炮声中

燃放烟火，——庆祝活动最后以舞会和晚宴结束。

但是，百姓仍怨声载道。他们奇怪，皇上怎么能改变太阳的运行，他们相信上帝创造世界是在 9 月，因此他们仍用原先的纪年法。而在全国的政府机构里新的纪年法已被接受。

彼得用公费送往国外的不仅有贵族，还有商人子弟，命令他们逐个去见他，接受必要的教导。他指示小市民到荷兰去学泥水活、烧砖等。命令贵族在阿姆斯特丹、伦敦、布列斯特、土伦等地学习天文、军事建筑等。他叮嘱他的特派大使和驻外公使招聘有才学的外国人送到俄国，答应给他们各种优惠和他的庇护。他手谕俄国各部门长官接待他们，保证他们的生活。对从外国回来的年轻人，他亲自考试。学有所成的给予工作，授予他们各种职务。那些资质鲁钝或者生性疏懒而一无所成的人，他把他们交给他的小丑佩德里耶尔（Pedrillo?），由他分配他们去当马倌、伙夫，不管他们的门第如何。

顺便说说烟火。戈利科夫引用彼得对普鲁士大使马尔德费尔德男爵说的话："我燃放烟火为的是教我的人民习惯于战火。"（戈利科夫从这个玩笑中引出深刻的涵义）

彼得指示，妇女对待男子的态度要落落大方，她们可以去参加婚礼、宴会等，不必遮遮掩掩。他在宫廷中和大贵族家里举行宴会、舞会、集会等等，命令在莫斯科演出戏剧，他自己也常去看戏。

他规定未婚男女在婚前要见面，禁止强迫婚姻。（关于剧院和游戏宫的事参看戈利科夫书中一条有趣的注释，第 2 卷第 11—12 页）

封疆大吏几乎有无限的权力，他们可以任命辖区内的官员，用沙皇的名义处理一切事务。这些官员可以任意课捐收税，对他们只能向封疆大吏的办公厅控告，而封疆大吏经常住在莫斯科，因

此控告总是徒劳无益。皇上限制这种权力，把选任法官和其他官员的权力归于自己。为收税建立了专门的机构（?），收税的工作由市长担任，市长则由各界选举产生，等等。

彼得承认自己的上级，因此他写信给阿普拉克辛（1700 年 7 月 27 日）说："同信呈上《战舰论》，此文系根据您的指示在沃罗涅什写成。"签名是：造船厂长彼得师傅。

克里米亚汗竭力阻挠俄国和土耳其媾和。他写信给苏丹，说彼得破坏本民族古老的风俗和信仰，一切设施依循外国，建立了一支新的庞大的军队，建设舰队，在第聂伯河和其他河流上修建要塞，因此如果苏丹不订立和约，这个危险的革新者一定会死在他自己臣民的手里。为了证实他所说的话，他请苏丹派一个可靠的人来。果然，苏丹派来的人报告建设舰队和修建要塞的事。结果大维齐被罢黜，苏丹在瑞典的影响下已经准备宣战。但是我国大使沃兹尼岑在英国和丹麦大使的支持下仍于 1700 年 6 月 3 日签订了 30 年和平条约，根据这一条约亚速夫及所属各新旧城堡仍归俄国所有，新占领的土耳其各要塞予以摧毁，土地则归还土耳其，约定在这片土地上双方都不得建筑住房和工事。8 月 18 日，彼得隆重庆祝这一条约的签订。

8 月 17 日，彼得命令瑞典驻俄公使克尼佩尔-克龙在一月之后离开莫斯科，命令希尔科夫公爵向瑞典宣战，说明战争理由，离瑞典回国。彼得通过自己的驻外公使在欧洲各国宣布此事，但补充说，如果瑞典宫廷因侮辱大使团和沃兹尼岑而作出补偿，如果在所有被瑞典非法侵占的土地和城市中国王能归还他纳尔瓦（为此他许诺给予补偿）；如果国王能满足各联盟国的正当要求，那么，他就准备媾和。

查理怒不可遏。希尔科夫被扣押，将所有工作人员与他隔绝，银制的器皿送往铸币厂，大使馆秘书和所有俄国工作人员被逮捕。

所有俄国商人和他们的掌柜、伙计（好几百人）也相继被捕。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他们本人被剥夺了谋生的手段，被迫从事繁重的劳动。所有人几乎都死于牢房和贫困之中。在宣战书中，查理把沙皇叫做背信弃义的敌人，等等。

彼得也同样恼怒；当英国大使和荷兰大使试图劝阻他发动战争时，他在狂怒中拔出佩剑（参看卡蒂福罗斯的著作），发誓在为他自己和他的盟国向查理复仇雪耻之前，决不插剑入鞘。如果他们的国家竟想阻挠他，他发誓与他们断绝一切来往，而且要（仿效查理）查封他们在俄国的国民的财产。

然而彼得仍允许所有瑞典国民离开俄国，只扣留了驻俄公使，公使本人也要求再留住半年。但是即使是他后来也被放回，条件是瑞典方面应释放希尔科夫（我们将会看到，希尔科夫死于被俘期间）。

8月22日，彼得率领他的新编团队开出莫斯科。(率领伊万·布图尔林少将、谢苗诺夫斯基团、原勒福特团、还有新建的3个团——一共8000人)。(沙皇给阿普拉克辛的信)

也在那一天，他写信给阿普拉克辛；讲到他派往阿尔汉格尔斯克的10名木匠，以及也派往阿尔汉格尔斯克的4名英国人和1名桅杆匠，谆谆叮嘱他，不许衙门官员对他们有任何阻拦和侮慢行为。

在诺夫哥罗德，他接纳公爵（?）冯·克罗阿为他服务，派遣诺夫哥罗德省长特鲁别茨科伊公爵率6个团（其中有旧编的2个诺夫哥罗德团和2个普斯科夫团——都是火枪兵）去纳尔瓦城下。

9月23日，彼得率领自己的近卫军来到了纳尔瓦城下，并且命令部队挖掘迂回壕堑，修筑炮台。

10月14日，陆军元帅戈洛温伯爵率莫斯科和斯摩棱斯克两地贵族及其仆役组成的非正规骑兵，还有阿夫托诺姆·戈洛温将

军率领他的师的其余团队一齐来到。大贵族舍列梅捷夫率非正规骑兵去雷瓦尔大道监视敌军，在离纳尔瓦 9 俄里处袭击一支 600 人的瑞典军，将其击溃，俘虏帕特库尔少校、1 名大尉和 26 名列兵。

开始炮轰纳尔瓦。有几次城中起火。希望城中人很快会投降。但是我军炮弹和火药不足。由于道路难以通行，运输陷于停顿。出现了背叛。炮兵大尉古莫尔特投敌。他原籍瑞典，曾与皇上同在一个连，任第一大尉。彼得对此事极感痛心，他把所有瑞典军官加官晋爵，送往俄国内地，而自己于 11 月 18 日匆匆赶往诺夫哥罗德，催促粮食弹药，因为两者都已匮乏。他在纳尔瓦城下留下冯·克罗阿为主帅，军需将军亚科夫·费奥多罗维奇·多尔戈鲁基公爵作为他的辅佐。

有人说，彼得仓卒离开纳尔瓦，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谣言流传，似乎瑞典在拉普兰征集了 5 万兵力，正向阿尔汉格尔斯克进发。

彼得还打算同奥古斯特会晤，所以带戈洛温伯爵同去。

在冯·克罗阿和多尔戈鲁基之间发生了龃龉。城中被围的人通过叛徒古莫尔特对一切了如指掌，他们派信使兼程去见查理，告诉他胜利在握，请他即去纳尔瓦以加速胜利。

查理率领 1.8 万（?）精锐部队于 11 月 18 日（?）到达，立即向我军进攻，当时风雪交加，狂风向我军迎面刮来……（戈利科夫书中对纳尔瓦战役的描写都是错误的）

一方面，我军战线（因战术不精或因首长不和）是单兵线，两个士兵之间的距离有 1 俄丈多。另一方面，冯·克罗阿以及由奥古斯特派来的阿拉尔特中将、兰格少将和工程兵的一些军官，在瑞典人第一次攻击时就走出工事，向上校施泰因博克伯爵投降。费奥凡和谢尔巴托夫把他们的行为称为叛变。在他之后布柳姆贝克

上校也逃跑了……

瑞典人的第一次进攻是（大概是根据古莫尔特的指点）针对火枪兵的，毫不费力就将他们击溃。瑞典突破上面提到的战线，接着又突破特鲁别茨科伊师的防线，将在该师近旁的韦德师和戈洛温师的几个团打乱赶跑。

瑞典人兵分两路，一路向韦德师进攻，另一路向戈洛温师进攻。韦德师几乎已被击溃，可英勇的韦德止住退却，进行反击。胜利仍可能在我们一边，但骑兵逃跑了，投入纳罗瓦河，泅水过河；韦德受了伤，将近1000人淹死。

戈洛温师抵挡不到5分钟，就往桥上逃去，桥压塌了，许多人立刻丧命。

敌人追逐他们，一直到两团近卫军的防地；这时瑞典人遇到突如其来的抵抗；戈洛温师的几个团与近卫军相汇合，阻挡敌人直到夜晚，虽然敌人也得到击败韦德师的那支军队的增援。

查理发现自己处于我军的中间（近卫军和韦德师），用军号向他的军队发出后退的信号，**向我军发出停战的信号（沙非罗夫的**证词）。那天夜里布尔图林派人向瑞典人建议第二天也停火，并要求自由撤退。查理批准了下列条件：

1）所有俄国将军、军官和部队带6门野战炮自由撤退。

2）双方交换俘虏，埋葬尸体。

3）所有重炮和所有其余野战炮留给瑞典人，其余一切，团的和军官的行李，任凭随军带走。

将军们同意这些条件，因为军队极度紊乱，两支队伍之间的交通被切断，而且渡河十分困难。

我方将领希望听到国王亲口确认这些条件；查理同意了。我方当着国王的面重述了这些条件，国王向多尔戈鲁基公爵伸出自己的手表示将信守条约。

近卫军和戈洛温师全体官兵带着部队的财产和武器，击着鼓，举着旗走过桥；其余人跟随在他们后面，穿过瑞典人的队伍。这时瑞典人袭击他们，缴他们的械，夺走他们的旗帜，然后再放他们过河。辎重遭抢劫，有的士兵甚至被剥去衣服。我方官兵试图反抗。发生了骚乱。许多俄军被打死或淹死。约定带走的大炮和装备被掠夺。所有将军、许多军官和文职官员在各种借口下被扣留为俘虏。他们的东西被抢夺一空，人被关进纳尔瓦一座冰冷的房屋，一整天不给东西吃。他们被送往雷瓦尔，然后送往斯德哥尔摩，在凯旋仪式上押他们穿过街道，投入指定的监狱。

彼得提出抗议。这些被劫持的要员中除冯·克罗阿公爵之外，有亚科夫·费奥多罗维奇·多尔戈鲁基，炮兵总监伊梅列京斯基亲王，将军阿夫多诺姆·米哈伊洛维奇·戈洛温、亚当·韦德（在纳尔瓦治伤），伊万·尤里耶维奇·特鲁别茨科伊公爵，伊万·伊万诺维奇·布图尔林，7 名上校、4 名中校、6 名少校、25 名尉官和 2 名波兰将军（阿拉尔特和兰格），1 名总工程师、1 名大尉工程师和 1 名上校（所有上校除梅谢尔斯基公爵之外，都是外国人）。

俄军在纳尔瓦城下被打死、淹死和至诺夫哥罗德途中因饥寒而失踪的凡 6000 人。非正规军无一人死亡。瑞典人被打死 3000 人。被瑞典人虏获的大炮 63 门，野战炮 50 门，臼炮 25 门，榴弹炮 7 门。据亚历山大·戈尔东说，我军参战的共有 3.4 万人。

查理在俄国边境上留下一部分军队，率领其余军队转向里加与波兰国王作战。他在多尔帕特待到春天。他从纳尔瓦散发檄文（1700 年 12 月 3 日），渲染沙皇的残暴，鼓动俄国人起来反对他；查理许诺将使所有人蒙受他的国王的恩典，但如果不听从他，他威胁将用火和剑消灭一切。然而俄罗斯人仍忠于自己的沙皇。

彼得得到失败的消息时正率领一支1.2万人的军队带着装备和炮弹赶往纳尔瓦城下。他没有垂头丧气，只是说："瑞典人最终会教会我们怎样去战胜他们。"（参看他在《彼得大帝日记》中对此事的有趣议论，还有马泽帕的信）12月5日，他已在写一封严厉的信给舍列梅捷夫，命令他率领诺夫哥罗德和切尔卡斯克的骑兵和敌人作战。彼得写道："沼泽地已结冰，兵员很多，没有可推托的理由，除非你们患了逃兵中的流行病……××上校就是因为患了这种病被判处死刑的。"

在诺夫哥罗德，当所有军队到达那里时，他犒赏了近卫军，因为他们甚至在失去首长的情况下仍没有放下武器。军官们得到纪念章，上面刻着战役发生的年月日。擢升舍列梅捷夫为上将，派他去普斯科夫近郊。将列普宁将军留在诺夫哥罗德过冬，命令他不间断地训练新的团队。舍列梅捷夫彻底破坏了利沃尼亚。列普宁把军队整顿得井井有条。

彼得率近卫军去莫斯科，由于那里没有铜，他命令没收所有修道院和城市的一部分钟，在当年冬天就铸造了100门大炮，143门野战炮，12门臼炮和13门榴弹炮。所有炮都送往诺夫哥罗德。

他命令喀山和阿斯特拉罕总督大贵族博里斯·亚历山大罗维奇·戈利岑公爵在下游各城市招募10个团的龙骑兵，加以训练后在春天前送往普斯科夫近郊舍列梅捷夫处。

所有团长都已重新任命，除两个诺夫哥罗德团以外，其余各团团长已经都是俄罗斯人。

1700年诏令

关于从沿海城市和其余城市收回记事册（作为税务的参考）。

关于报案收税两戈比。

关于印花纸。

关于把剩下的火枪兵遣送出莫斯科，任何人都不许收留他们。

知名人物格里戈利·斯特罗加诺夫恩准在父名后加“维奇”，以示尊敬。

关于西伯利亚的关税。

关于将特维尔门外原属火枪兵的土地给予红村纳税农民建造房舍。

关于酿酒用的粮食税。

关于获得自由的农奴。将获得自由的、有用的人送往普列奥布拉任斯克衙门去当士兵。

只有有关国家大事的诉状（告密？）和有关不公正判决的诉状（感到缺乏上诉法庭[①]），才能直接呈递给皇上。

关于交易税。

关于西伯利亚公文的传递。

关于诉讼代理人。

关于钝刀。

关于审查地主的免役奴仆（免服兵役？）。罚款，没收不动产。

关于向顿河哥萨克和小俄罗斯人收税（与俄罗斯人相同）。

关于由市政厅审查督军受贿案。

关于啤酒税。

关于已成交的契约税，每1卢布收1个半戈比，根据协议得到的奴仆按人纳税9戈比，得到的土地按章纳税。

关于征收过桥费。

骑警队长管理商人。

关于各城市不向督军提供大车。

关于不准士兵告发商人谩骂侮辱。

① 原文为法文。

给阿斯特拉罕各督军的训示，38 条。

关于在评价局评定紫貂价格。

关于阿尔汉格尔斯克税务 70 条。

关于因侮辱他人罚款。如无钱偿付，则处以刑罚（肉刑）。

关于登记波克罗夫斯克村和巴斯曼集镇中的宫廷职位。

关于 8207 年[①] 4 月 10 日废除恩赐特权书（关于火枪兵的）。

关于向货郎征税（过去免予征税）。

关于西伯利亚的紫貂。

关于对马卡里耶夫斯克集市货物征税。

关于印花纸（废除裱糊成卷的办法）。

关于借债人和担保人。

关于逃亡者（有利于逃亡者）。

关于盐场工商业者必须服役和纳税。

关于不受理无理诉状。例如：侍膳官阿雷莫夫要求巴图林赔偿名誉损失，因为巴图林说他像野兽一样瞧着他。

关于诉讼中对现役军人延期审理。

关于为驿站征用马匹和凭市政厅的驿马使用证提供大车（为了商务?）。

关于向运往中国的货物征税。

关于证人必须书面作证而不是口头作证。

注意：取消大牧首衙门及其职官——公文分送至有关衙门，宗教事务由梁赞都主教管理。

关于拷打逼债，凡伪造借据者，处笞刑并流放服苦役。

地产诉讼案件中的税收：每半俄亩收 1 个半戈比。注意。

关于对被俘归来的军人发薪金，因为他们受了伤，在被俘期

① 创世纪元 8207 年，即公元 1699 年。

间受尽艰辛。

关于金银的成色。

1701年和1702年

1701年

新年又在欢庆中过去。

1月12日，我国大使在哥本哈根同丹麦签订了同盟条约；如果法国同英国发生战争，丹麦应当采取行动反对瑞典。国王许诺给彼得步兵和龙骑兵各3个团。但是，虽然英国、荷兰和法国之间的战争已经开始，丹麦仍没有履行条约。

同我国大使一起派往丹麦的有近50名贵族子弟。

1月20日，给舍列梅捷夫派去军事法官斯特列什涅夫作为顾问，也在那时给阿普拉克辛派去造船技师尼古拉斯和扬。皇上命令阿普拉克辛造一艘船以便他到来时乘坐，同时准备150顶狗皮帽和鞋子。

1月，彼得去比尔恰与奥古斯特会晤。彼得答应给他贷款20万银币和1.5万或2万军队。彼得很高兴，他的军队同萨克森军队一起服役。

两位君王一起去米塔瓦和第纳明德[①]（战争开始时为查理占

① 第纳明德后称乌斯季—德温斯基，离里加15公里，1700年此要塞为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所占领。——原编者注

领)。

彼得从莫斯科(他于3月8日回到那里)派出19个团在列普宁指挥下去里夫兰。他们在哥本豪森与萨克森的施泰瑙元帅会合。彼得派特使去波兰议会,提出有利于波兰共和国的建议,即支援2万军队和200万银币。

但是孔蒂亲王的党派胜利了(党内有大主教拉吉耶夫斯基)。议会决定,在奥古斯特撤出萨克森军队之前不采取任何举措。

查理在多尔帕特过冬之后,增加军队2.5万人,把施利平巴赫少将留在多尔帕特,自己率领其余(?)军队去进攻施泰瑙。萨克森元帅驻军德维纳河岸,查理渡河击溃他,虏获了他的辎重。同时,瑞典军8个团(在米塔瓦?)袭击波兰人的仓库,占领国王办公厅,把波兰伤病军官尽皆杀死(在米塔瓦)。

查理率领3万军队占领了库尔兰,阻挡溃逃的施泰瑙同前来支援他的列普宁公爵会合。施泰瑙退入波兰,列普宁则于8月15日在普斯科夫与舍列梅捷夫会合。查理攻占了比尔恰,那里有许多大炮和弹药,第纳明德也随后投降。

当时波兰分为两个党:一个党忠实于瑞典的大主教和萨佩吉家族,另一个党是奥金斯基家族。前者在斗争中力量耗尽,于是求助于查理。查理进入立陶宛,索取大量赔款,焚毁了许多村庄,又向波兰进军。

彼得预见到波兰事务将长期使他费神,因此他着手审查自己的新措施,并消灭残留在里夫兰的瑞典势力。沃罗涅什造船厂迁至另一个地方——在沃罗涅什河流入顿河处,并在那里建立塔夫罗夫市。圣米特罗凡[1]把节约的4000卢布给在沃罗涅什的水兵作饷银(1700年),次年又给了3000卢布。沙皇颁发给他两张奖状。

---

[1] 18世纪初圣米特罗凡为沃罗涅什主教。——原编者注

后来又命令把许多农户划归他家族。

彼得派遣伊兹梅洛夫去普鲁士祝贺选帝侯腓特烈荣膺国王称号。巩固了本国的普斯科夫和诺夫哥罗德。命令舍列梅捷夫在一昼夜内自诺夫哥罗德到普斯科夫去见他，把4个团留在诺夫哥罗德。这时他获悉瑞典海军（5艘巡航战船和2艘快艇）袭击正在小德维纳河上兴建中的要塞和俄国人的胜利：军官日沃托夫斯基率领几艘小船，俘虏了1艘巡航战船和1艘快艇。其余舰艇逃走了。关于海军袭击的事彼得通过我国驻哥本哈根大使伊兹梅洛夫已有所知，彼得给阿尔汉格尔斯克督军普罗佐罗夫斯基公爵和大主教阿法纳西的信中谈及此事。（参见《皇帝陛下三巡阿尔汉格尔斯克记》）

秋天，回到莫斯科以后，他在扎伊科诺斯帕斯基修道院把沙皇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创办的希腊文学校委托给梁赞都主教斯捷潘·亚沃尔斯基。命令再办一所拉丁文学院，规定修士大司祭和院长薪金各200卢布，教员100卢布（后来在1709年由于大主教兼院长费奥弗拉克特·洛帕京斯基为波尔塔瓦胜利专门举行拉丁文礼拜仪式，规定前者薪金为300卢布，其余人为150卢布）。

9月26日，彼得重申1694年授予基辅各学校的权利：不受民政部门管辖，而归基辅都主教管理。（《旧闻与新事》杂志）

在里夫兰舍列梅捷夫战胜瑞典人。两团龙骑兵在列夫斯卡亚、佩钦斯卡亚和波列茨卡亚庄园击溃敌军4000人，焚毁庄园，摧毁炮台。舍列海捷夫的儿子米哈伊尔·博里索维奇在里亚宾纳亚庄园附近冲击佩切尔斯基修道院的敌军，然后在维博夫卡河彼岸，在列兹瓦亚和奥泽列茨卡亚庄园附近袭击由罗津少校率领的600敌军。敌军除1名准尉、1名少校和80名士兵以外被全部歼灭，辎重、2门大炮、3面军旗为胜利者所虏获。

1702 年

最后，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舍列梅捷夫本人于1702年1月1日在叶列斯费拉村庄附近与施利平巴赫指挥的7000瑞典军对垒，大获全胜。击毙敌人3000，缴获全部辎重和大炮，俘虏校级、尉级军官和士官14名，列兵356名。我方阵亡近1000人。

沙皇在莫斯科庆祝胜利，封舍列梅捷夫为元帅并派遣缅希科夫给他送去安德列勋章。

2月9日，皇上写信给舍列梅捷夫并送去33点决议。

御前大臣彼得·阿普拉克辛派去的特尔托夫上校在拉多加湖上击溃海军中将努姆贝尔斯的分舰队，焚毁2艘**平底船**，击沉1艘平底船，并俘获2艘平底船及6门大炮。阿普拉克辛本人在英格里亚伊若拉河上击溃了克罗尼奥尔特将军。

1701年，建立了**修道院衙门**，委任大贵族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穆辛-普希金为长官，所有教堂和修道院的领地等归此衙门管辖，并决定每一修道院的薪俸总额，将修道院的仆役减至**最少量**（彼得语），嘱令以粮食作薪俸时发放至**集体**，而不分发给个人。制止将村庄买入并赠与修道院。嘱令将修道院产业由志愿者以代役租（租赁?）办法经营，该项收入收归国库。

谕令书写中不得缩写名字。

为了学习锯木，嘱令十分之一木柴不得用斧头砍，而必须用锯子锯（这一方法还保护了小树林）。

彼得从波兰、萨克森和西利西亚订购绵羊和牧羊犬——为他所建立的呢绒工厂提供原料。他通过告示从德意志招聘各种技师和艺术家，外国人成群结队而来，都得到使用。

1701年11月16日，最后一位大牧首亚得里安逝世。彼得把选举大牧首一事推延到最合宜的时候，任命梁赞都主教斯捷潘·

亚沃尔斯基掌管教会；嘱咐他一切重大事宜必须禀报皇上方能决定。

建立修道院衙门（1701年）获批准，各修道院款项用于安置退伍军人。

彼得着手改革宗教：禁止50岁以前削发为修士。嘱令女修士作手工活，照料伤员。各修道院附设养老院，等等。

民怨沸腾。出现了许多暗投信和预言（说明?），把皇上称作基督的敌人，号召人民起来造反。彼得禁止修士在居室中有纸张和墨水——允许有纸张和墨水的修士，应由修道院长对其负责。印刷商塔利茨基被揭露印刷暗投信，与其同谋犯（?）一起处死。

1702年3月10日，诏令在城市中由贵族从本阶层中选出3至4人协助督军工作。未与他们商议督军不得作出任何决定。

在给皇上的奏折中废除"奴才"一词，代之以"奴仆"(serviteur)。伏尔泰完全正确；参看《圣经》："奴仆"一词到处都用作（serviteur〔仆人〕）解。

决斗和拔剑出鞘者处死刑。

航海和数学学校迁至苏哈列夫塔楼，改称**海军学校**。

在前火枪兵集合地（雷科夫大院）建立大**军火库**，加倍储存各种军械和弹药。

沙皇的侍从小丑尚斯基举行婚礼。对旧习俗的种种揶揄。罗莫达诺夫斯基穿着古装扮演沙皇，佐托夫扮演大牧首；伊万·布图尔林的妻子扮演皇后（在专设的宫室里）。彼得扮演一个海军军官。

瑞典海军准备再次袭击阿尔汉格尔斯克；彼得同太子阿列克谢和5个近卫军营前往该地。他加强了德维纳河口的防御，在海边建造了一座新要塞——**新德文卡要塞**。

他考虑夺取诺丁堡（施吕瑟尔堡），下诏（往何处?）列普宁

公爵率领他的师和2个近卫军营去拉多加（**自何处**?），并命令将炮兵也调往该地。

在三一节，由英国技师建造的两艘巡航战船下水。几艘巡航战船开工。彼得以他惯常的好奇心细细观察一切，甚至到普通的霍尔莫戈雷木驳船上去，同农夫们谈话（**罗曼诺索夫讲的关于破罐的趣闻**）。

彼得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写信给阿普拉克辛，告诉他巡航战船下水和建造战舰“圣伊里亚号”的消息，送去他亲手画的塔甘罗格造船厂的设计图，告诉他阿夫托诺姆·戈洛温已招募了2330名**雇佣人员**，他们的妻子、儿女和老人（4390人）已送往沃罗涅什。（彼得嘱咐阿普拉克辛安抚他们）。他命令把战舰开入顿河，开拓塔甘罗格的商业，建议收买土耳其官员，因为**金钱在欧洲也是常用的武器**。根据纳伊对海军中将（?）的控诉，命令让纳伊不再在中将手下工作，等等（**7月5日、27日及8月5日的信，一封信没有日期**）。

指示舍列梅捷夫利用查理十二无暇兼顾的机会。

施利平巴赫又集结了一支强大的队伍，千方百计避免战斗。但是舍列梅捷夫在阿莫夫扎河彼岸追上他，在古莫格瓦庄园近旁击溃他。施利平巴赫向佩尔诺夫方向逃跑，舍列梅捷夫追上他，再次将他击溃，打死瑞典人（在森林和沼泽地死亡者未计入内）5490人，虏获大炮15门，军旗16面，俘虏校级和尉级军官13名，军士和列兵302人。我方损失411人。

此后相继攻克马里延堡（堡内有卫戍部队2500人）、瓦尔梅尔、特里卡特、克里格德尔本、格梅尔特莱等城市、要塞和设防庄园，夷为平地。在马里延堡俘获卡捷琳娜，即后来的皇后。

在通往里加的大路两旁，非正规军焚毁了600多个庄园和村庄。我军直抵里加城门，击溃由总督儿子指挥的一支瑞典部队。

古利茨少将在楚德湖上击沉了4艘平底船，在拉多加湖上俘获2艘，在阿莫夫扎河口摧毁了1座工事。

彼得获悉，进攻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远征推迟到5日（8月?），他率领近卫军乘坐4艘自己的舰艇，6艘租来的荷兰舰艇，出发去索洛韦茨基修道院，从那里又到了纽赫契村。8月17日以书面形式感谢舍列梅捷夫，重申以前的命令。然后他让舰队自行回去，他走新路通过苔原和沼泽地走向奥涅加河（160俄里），又从那里经奥涅加湖和斯维里河到拉多加湖（彼得命令把2艘快艇拖过这120俄里，再乘快艇向拉多加湖进发）。这里他又写信给舍列梅捷夫和海军上将阿普拉克辛，对扬之死表示惋惜，告诉他舍列梅捷夫的几次胜利。

由于暴风雨彼得乘车走陆路从拉多加湖到**拉多加城**。9月5日到达，列普宁及其所率师已在那里等待。

从这里彼得来到御前大臣彼得·阿普拉克辛在纳济亚河畔的营地。舍列梅捷夫也来到那里。皇上检阅了阿普拉克辛的部队，留给他一团火枪兵和骑兵，其余部队并入大兵团，9月25日出发去诺丁堡。由于缺乏马匹，大炮用人力牵引。

9月26日，皇上来到诺丁堡城下，命令挖掘临时野战工事，等待大军到来。

27日，其余部队乘50条船经拉多加湖来到。在途中部队将瑞典船只赶往维堡。彼得准备好的营地被占领。命令将船只拖曳半英里放入涅瓦河（27日执行）。

10月1日，彼得带领1000名近卫军乘船渡到岛上。瑞典人开炮轰击，继而放弃临时野战工事，我军不损一兵一卒占领工事。要塞四面被围。在炮轰前彼得建议卫戍司令光荣投降。卫戍司令要求给他4天期限，并允许向纳尔瓦卫戍总司令报告此事。——我军以开炮轰击替代答复，炮弹飞向市区。被围的瑞典人派来一名

鼓手（何时?）求见舍列梅捷夫，带来**卫戍司令夫人**和所有军官妻子的信，要求允许他们离开要塞。

鼓手被带到要塞和我军迂回壕堑之间的炮兵阵地去见炮兵大尉。彼得叫他带一封复信回去，信中说："不能让他去见元帅，因为他一定不会让夫妻分离而使丈夫们伤心。如果她们赏脸出来，叫她们带着丈夫一起出来。"

那天整整一天要塞里的大炮不断向彼得的炮兵阵地射击。

最后，经过顽强抵抗，要塞陷于绝境（城墙打开了3个豁口，我军几乎已在城墙上），于10月11日投降。彼得允许卫戍部队按军队仪式出城，携带全部财产，为此他给了3天时间，并准许瑞典军岗哨留在城内。——根据签订的条约，夜间我军占领豁口，城墙上和要塞内仍由瑞典军站岗。

第二天接到消息，克罗尼奥尔特将军正率军赶来救援诺丁堡。彼得来到豁口，向昌贝尔斯少将宣布这条消息，命令城内的瑞典岗哨立刻撤除，特别是火药库的岗哨。卫戍司令起初不愿同意，彼得使用了武力（?）。昌贝尔斯和彼得沿城墙走去，撤换岗哨，一个在右，一个在左，自己布置岗哨。然后卫戍司令和卫戍部队经过豁口走出要塞，举着展开的军旗，打着军鼓，士兵口衔子弹，带着4门铁炮。我军给予他们船只，放他们去坎齐（内伊尚茨）。

我军阵亡少校2人，尉官23人，军士、士官、列兵484人；伤军官22人，列兵和士官913人。虏获大炮和臼炮138门——还有弹药，等等。

要塞几乎占据了整个岛屿，我军如果要发起强攻，在豁口没有可以整队的地方。被围者杀伤我军十分方便，因此俄军已准备逃跑；但是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公爵（军职?）命令船只离开岸边，24小时停泊在几个豁口附近。

彼得把诺丁堡称为施吕瑟尔堡，像一把钥匙，可以打开里夫

兰其他城市的大门，任命炮兵中尉缅希科夫为施吕瑟尔堡以及里夫兰、卡累利阿和英格曼兰地区的总督。作为沙皇的宠臣，利奥波德一世已封他为罗马帝国的伯爵（何时?）。有一次彼得对缅希科夫说："您不用为这事感谢我。我在提升您时，我考虑的不是您的幸福，而是公众的利益。如果我知道有谁比您更有才干，我就不提拔您了。"（戈利科夫转引涅普柳耶夫的话）（关于缅希科夫的事迹可参看《诰封伊若尔特等公爵嘉奖书》，1707 年 6 月 1 日）（还可参看伊凡雷帝追荐亡人名录——及谋杀德米特里太子案卷。缅希科夫出身白俄罗斯贵族。他曾在奥尔沙附近寻找自己的世袭庄园。他从未当过仆役，没有卖过烧饼。这是一些世袭大贵族开的玩笑而被历史学家们当作真有其事。）

戈利岑公爵升任近卫军谢苗诺夫斯基团团长，赏赐 300 农户和 3000 卢布，近卫军少校卡尔波夫升为中校；赏赐 150 农户和 3000 卢布，等等。

校级军官授予金质纪念章。大尉赏赐 300 卢布，中尉 200 卢布，少尉 100 卢布，士官 70 卢布，上等兵 30 卢布；二等兵升为一等兵；新兵按老兵发饷。全体人员授予银质纪念章。几十名逃兵受长鞭阵[1] 的惩罚，有的被处死。

在祈祷后彼得命令在要塞四周进行护岸工程，为加速工程进度，每一面派一人监督，海军上将、首相戈洛温，总督缅希科夫、杜马贵族佐托夫和侍膳大臣基里尔·纳雷什金。

彼得将此事写信至沃罗涅什告诉阿普拉克辛。

工程结束后，彼得在施吕瑟尔堡留下 3 个团，由卫戍司令雍戈尔上校指挥，同年秋天带着虏获的战利品前往莫斯科。

---

① 长鞭阵为旧俄军队中的一种酷刑：士兵列成两队，对面而立，手执枝条或棍棒，受刑者被驱赶着从两队之间通过，受棍棒毒打。

11月17日，他写信给舍列梅捷夫，要他审判那些未能保证战马饲料的人，另选新人替换，要他送去俘虏（供凯旋仪式用?），等等。“**我已经6天闲着无事，你自己知道，莫斯科有多少事等我去做。**”

12月6日，彼得带着几个**来自疆场**的骑兵营和步兵营，隆重进入莫斯科。（参看戈利科夫著作第2卷第92页）

同一天，他写信给舍列梅捷夫，说他已改变主意，命令他去莫斯科。

攻克施吕瑟尔堡的纪念章，一面是皇帝的头像，另一面是炮轰后的城市，题词为：“**曾被敌人占领90年。**”

凯旋式后彼得接见立陶宛统帅维什涅韦茨基和奥金斯基派来求援的使者。彼得派2团火枪兵去立陶宛，送去若干（?）钱。（《彼得大帝日记》第1卷第65页）

12月31日，舍列梅捷夫派去的瓦德博尔斯基公爵在伊凡城附近击溃敌军2000人，在纳尔瓦城边焚毁4艘平底船，俘虏几名军官和列兵。奥洛涅茨神父伊万·奥库洛夫率领一批**志愿人员**越过瑞典边界，打死400人，带回几面**雇佣军**的军旗，等等。

就在1702年在涅尔琴斯克发现银矿，**首次**炼银成功。

在堪察加修建了3座城寨：上城、下城和大河城。

潘布尔克大尉绘制了从沃罗涅什到河口的顿河地图，连接顿河和伏尔加河的运河图，黑海和亚速海及亚速夫四郊图。

1701年诏令（50余道）

平民百户区、市郊集镇和外国城关侨民归火枪兵衙门管辖。

关于寡妇鳏夫的财产权：即使寡妇鳏夫在配偶死后一年之内与他人结婚，家私什物的四分之一仍应归其所有。

关于契约应在伊万宫签订。

有关农奴的契约在兵器宫签订。

关于书吏宣誓及其薪俸等事项。

关于文书不得到户书写契约。

（关于修道院衙门，见1702年。）

关于伐林开垦：在运送木材至莫斯科的河道上不准砍伐林木垦为耕地，只能在30俄里之外砍伐。

关于逃亡女农奴。

关于在各城市选用识字者作文书，关于设立衙门办事机关和科室。

关于不准自行书写文契，而必须由文书办理。

关于工商业者和工人契约收费每份1个半戈比；商品收费每卢布两戈比。

关于无上谕不能任命督军。

关于将外侨和雇佣兵衙门更名为陆军衙门，火枪兵衙门更名为地方自治衙门。

关于在莫斯科火灾遗址上按一定的模式建造砖石房和土坯房、关于房屋四周建造围墙和栅栏，关于屋顶铺瓦和草皮。

关于不准将海狸绒运往海外。

大贵族子弟和城市贵族不准交换地产。

关于督军经三次上谕未送案卷至莫斯科者应予惩罚。

关于西伯利亚送来活紫貂和磁石。

废除莫斯科市政厅新印章。

关于印玺衙门（在各种文书上加印等）。

在通行证上必须写明持证者姓名，因何事外出——并在印玺衙门加印。

关于撤销侦查衙门（关于逃亡者？）。

关于穿着外国服装。注意。

等等，等等。

1702年诏令（26道）

禁止外国人决斗和殴斗。

关于对作伪证者处以死刑。

关于出租修道院的荒地。

关于将磨坊拨归特鲁布切夫斯基修道院以替代向僧侣发放津贴。

关于印花纸。

关于在城市中废除邑宰和捕快，其职责由督军和贵族选出的市长担负。

关于契约的期限。

关于废除婚姻嫁妆契约。

关于婚姻自由，关于无子女的妻子死亡后不归还不动产，等。

关于衙门卷册的次序。

关于自西伯利亚运药草至莫斯科药房。

关于将自由逃民[①] 编入新兵，外国鞑靼人和卡尔梅克农民不编入。

关于授予商人韦斯托夫10年经营胶类物资的特权。

关于不准告状、关于服役和关于围猎（违法者处以死刑）。

关于军用物资承包人。

自首投案者送往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衙门，不就地审讯。

关于契约税。

关于将军事消息和其他消息送往修道院衙门以便编印最新消息。

---

① 自由逃民，指沙俄时代不堪忍受压迫而逃到边远地区的农奴。

关于**克林斯基**驿站，分 **30 股**。

关于驿站马车夫薪金为每股 20 卢布。

等等。

1703 年

在战事激烈之际，彼得大帝已在考虑建立一个港口，以便开拓与西北欧的贸易，以及与文明世界的交往。查理十二世声势正盛，整个欧洲都认为俄国要保住夺得的地方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彼得大帝决心实现伟大的心愿，于5月16日在涅瓦河上一个靠近海边的岛屿上为圣彼得堡奠基（“一手奠基，一手保卫”——戈利科夫）。他在这里也分工：第一项护岸工程由他自己负责，第二项交缅希科夫负责，第三项交戈洛温伯爵负责，第四项交佐托夫（？戈利科夫说是首相），第五项交特鲁别茨科伊公爵，第六项交侍膳大臣纳雷什金。各项工程分别以他们的名字称呼。在要塞修建了一座木结构的教堂，以彼得和保罗的名字命名。离教堂不远的地方原来有一座渔民的草舍，现在建造起一座也是木结构的宫殿，长9俄丈，宽3俄丈，有两间居室，带一间前厅和一间厨房，墙布是漂白的麻布，家具和床都很大。彼得的小屋按原样保存至今。

任命列恩上校为要塞卫戍司令。缅希科夫作为新占城市和地区的总督受命监督新建的城市。城中划出地方建立商场，码头，政府机关，海军部，皇宫，花园和一些显贵的邸宅。内伊尚茨城被撤销，该城居民迁入新城，成为彼得堡的第一批居民。

彼得派遣舍列梅捷夫去夺取科波里耶要塞，派冯·韦尔顿少

将去亚梅。两座要塞很快就有条件地投降，驻防的士兵被释放到纳尔瓦。

当人民遇见沙皇时，按古老的习惯向他下跪。当时彼得堡街道泥泞污秽，没有铺砌木板或石块，彼得大帝禁止跪拜。由于人民不听从，彼得大帝于是以严刑禁止，为的是不让人民因他而沾满一身污泥（施捷林）。

彼得去亚梅和科波里耶，将亚梅定名为亚姆堡，并嘱令加固工事。在那里他获悉克罗尼奥尔特率领一支1.2万人的队伍从里夫兰过来，意图袭击彼得堡。彼得率领几个近卫团和4个龙骑兵团赶在他前面。在谢斯特拉河畔的有利地形攻击他，把他赶到维堡，击毙2000人。与此同时，纳尔瓦卫戍司令戈尔恩少将逼近亚姆堡，但被舍列梅捷夫赶走，瑞典军蒙受损失；除此之外在许多地方瑞典人都遭受挫折。

接着在奥洛涅茨造船厂彼得亲临6艘巡航战舰的开工典礼；向舍列梅捷夫下达四点指示，其中说到拉多加湖口的测量问题，春水正涨，那里也十分需要几艘船。他写信给阿普拉克辛，要他在春天到来前补充大炮，并为战舰准备大炮，但没有开始建造战舰。

从奥洛涅茨皇上乘坐新建造的巡航战舰“御旗号”和6艘货船来到彼得堡。不久1艘荷兰船满载货物、饮料和食盐抵达那里。彼得十分喜欢，嘱令把船长和水兵带到缅希科夫家住宿，他们在他家吃饭，彼得和他们坐在一起（《圣彼得堡新闻》1703年12月15日），赠送船长500金币，每名水手300外国银币；许诺第二艘船也将有馈赠（船长300金币）。遵照皇帝命令，货物立即被购买一空。

彼得经常去船上看望造船人员。他们请他喝伏特加酒，吃干奶酪和饼干。他对他们很友好。他们到宫廷中去，他请他们吃饭……人们尊重他们，但大概不喜欢他们。（关于油炸饼的笑话。皇

帝的御厨长叫费尔坦。夏宫。参阅**施捷林和戈利科夫著作**)

10月1日，彼得第二次与奥古斯特签约，承诺支援萨克森人1.2万步兵和30万卢布。一切如约执行。钱由财务大臣德米特里·戈利岑公爵送去。

彼得还看到，必须开辟宏大的港口，使大型船只能进来，必须建造要塞以掩护彼得堡。10月，浮冰已出现在海上，他乘船到芬兰湾上离彼得堡30俄里的科特林岛去视察。他测量了此岛与对面沙滩之间的航道，决定在海中的浅滩上建造一座要塞，在岛上建造港口，修筑防御工事，亲自画了**平面图**，写了**说明**。

然后皇上和舍列梅捷夫去莫斯科，把御前大臣彼得·阿普拉克辛和五个团留在亚姆堡。

他隆重进入莫斯科。遵照他的意旨建造了3座凯旋门。第4座凯旋门由缅希科夫建造。然后他着手内政建设，特别是财政。**收入还不到**600**万或**700**万**(?)。**贝耶尔和其他人**(?)。**谢尔巴托夫**。注意。

1704 年

苏丹艾罕默德三世在通知他已登基的同时，通过自己的使臣责怪彼得违反条约，建造特罗伊茨克、卡门内扎通、塔甘罗格等要塞。彼得于 2 月公开接见大使，但没有立即作复，许诺以后再回答。

上一年（1703 年），彼得让卡尔梅克人从伏尔加东岸迁徙至亚速夫附近，给予他们有利于游牧的土地。顿河哥萨克欺凌他们，赶走他们的牛羊。蒙科-铁米尔台夏和他的兄弟切尔克斯台夏过伏尔加河去游牧。亚速夫省省长托尔斯泰去文责怪他们不服从诏令。卡尔梅克人的信非常有趣。（参看戈利科夫的著作第 2 卷第 126 页）

哥萨克人扣押了卡尔梅克人的信使，加上镣铐。

彼得答应审理此案，但不知此案如何了结。其余几位台夏也来到亚速夫，得到金钱、花绸、锦缎等赏赐。（**摘自沃罗涅什档案馆**）

彼得从莫斯科出发去奥洛涅茨，于 3 月 19 日抵达彼得堡。

5 月初，他运炮至喀琅什洛特，亲自布置。在喀琅什洛特对面建立炮台和防御工事。很快一切俱已完成，于是彼得命令舍列梅捷夫率领普斯科夫兵团进逼卡列拉。

瑞典人在多尔帕特增加兵力。海军中将洛舍尔指挥 13 艘巡航战舰进入楚德湖（98 门大炮）。俄国人在楚德湖上没有战舰。舍列

梅捷夫派冯·韦尔顿少将率领部分步兵前去，命令他在解冻后不让瑞典舰队驶出阿莫夫扎河口。冯·韦尔顿让军队坐上普通的小船，在卡斯捷列卡城附近袭击舰队，战斗继续了3个小时。所有巡航战舰都被俘获，只有旗舰除外，因为洛舍尔自己把它炸成碎片。（虏获大炮98门（?）军官和水兵140名）

5月20日，彼得任命罗曼·布留斯为圣彼得堡卫戍总司令，又率将军列普宁公爵和近卫军的几个团及英格曼兰团（缅希科夫团?）出发，打算去卡列拉附近。

但是在施吕瑟尔堡他从御前大臣彼得·阿普拉克辛处得到消息：海军中将德·普鲁阿（?）率领舰队来到纳罗瓦河口，向他进攻，意图将他击退后，把粮食运往纳尔瓦，同时施利平巴赫少将也从雷瓦尔由陆路向纳尔瓦进军。

彼得转向纳尔瓦，命令施吕瑟尔堡和彼得堡来的军队也往那里去。再次命令舍列梅捷夫夺取多尔帕特，当施利平巴赫经过该城后，从后方袭击他。

各路军队于5月30日集结在纳尔瓦城下，等待炮兵从彼得堡来。纳尔瓦知道施利平巴赫已经接近（彼得从截获的信中知道此事）。皇上在通往雷瓦尔的道路上派出两个骑兵团，穿着蓝色制服，打着瑞典的旗帜。列普宁公爵和缅希科夫故作姿态，袭击他们；伪装的瑞典人向围城内的人发出口令，城上也以口令回答。缅希科夫和列普宁开始退却。城内的部队出来接应自己人。这时他们才识破诡计。马尔夸尔特中校被俘，数百人被击毙，4名军官和41名士官及列兵被俘虏，其余人逃跑。列恩上校带领龙骑兵和步兵从埋伏处袭击他们，一直追赶到外壕的前斜坡。列恩因此而升任少将。

围困纳尔瓦的任务由奥吉尔维中将担任。他是苏格兰人，60岁，当时人我军服务。围困之初暴风雨把两艘装粮食的平底船刮

到纳罗瓦河口。两名军官和70名士兵与水兵在船上就擒。

彼得到彼得堡，检查了各项工作，又回到纳尔瓦城下。

舍列梅捷夫围困多尔帕特，彼得向他下了7道训谕，其中一道最后说："如不遵此办理，莫怪吾无情。"他对围城进展缓慢很不满意，6月3日亲自来到多尔帕特，改变了围城计划；6月12日皇上亲自压阵，士兵们冲破栅栏，攻占三角堡，虏获5门炮，接着把炮口转向多尔帕特城，轰毁城门，经过9个小时的酷烈战斗，进入城内。卫戍司令投降，条件是让卫戍部队不带旗帜，不带武器，撤出城外。但是后来彼得把长剑发还给军官，把武器发还给三分之一士兵。彼得隆重入城，确认居民的权利，免除赋税若干(?)年，等等。虏获大炮132门及大量弹药等。强攻时我方损失上校1名，尉官16名，士官和列兵300名，伤400人；敌方死2000人，——伤3000人。（戈利科夫著作第2卷第134页）

彼得庆祝胜利以后，乘着瑞典的巡航战舰，带着瑞典人的旗帜，经楚德湖又回到纳尔瓦城下。

炮已运到。在军事会议上彼得决定从伊凡城方向，在维多利亚棱堡上打开一个豁口。于是立即建立起炮兵阵地和钳形战壕。命令来自多尔帕特城下的冯·韦尔顿在纳尔瓦的另一边构筑临时野战工事。然后舍列梅捷夫带了瑞典俘虏和多尔帕特卫戍司令什基特来到。他驻扎在纳尔瓦城上游的野战工事附近。7月30日在祈祷之后，开始炮击该棱堡和轰击城市——城中起了大火，实验室一声巨响炸毁了。9天之后棱堡上打开了一个大豁口。城的另一边，戈诺尔棱堡已被击倒，断砖乱石填满了城壕。修建了新的钳形壕以布置臼炮；堡垒两侧已被炮弹击毁，70门炮只剩下1门。

在纳尔瓦濒临绝境的情况下彼得通过多尔帕特卫戍司令什基特提出有条件地投降，并由奥吉尔维写信给戈尔恩。但戈尔恩甚至不想见多尔帕特卫戍司令，至于信，他应允第二天答复，但希

望在这以前停止炮击。彼得回答说，他了解城中的情况，相信一定能攻占它，他建议对方投降是出于人道，卫戍司令完全有自由在他方便的时候答复，但在此之前炮轰不会停止，因为俄国人会认为停火将给他休整的时间。——与此同时，迂回壕堑已经穿过前斜坡，一直挖到城壕，正对豁口和倒塌的棱堡。

第二天送来的戈尔恩的复信，语气傲慢。彼得命令在队伍前朗读这封信。被激怒的士兵要求率领他们强攻。军事会议决定强攻。

8月8日云梯秘密运到迂回壕堑。所有掷弹兵都来到那里，他们接到命令在强攻开始时把手榴弹掷向棱堡。在维多利亚堡对面新建了一个炮兵阵地。——9日，全军自军营进入迂回壕堑。遵照彼得的命令派那些曾经逃跑应处死刑的士兵扛着云梯进入城壕。他们根据信号把云梯靠到倒塌的棱堡上，士兵们在申贝克中将、昌贝尔斯和沙尔夫两位少将的指挥下，从四面八方往城墙上爬。被围困的人向他们开火，炸毁地道，把木桶、圆木、石块掷向俄国人。俄国人没有胆怯。在三刻钟之内从四面登上城墙，把瑞典人一直赶到旧城，戈尔恩和他们一起逃往那里。他紧闭城门，命令击鼓发出投降的信号。但是发狂的士兵什么也没有听到；戈尔恩亲自用拳击鼓。我们的士兵爬上城墙，刺杀瑞典鼓手，有的追逐奔逃的瑞典人一直到伊凡城的城门，不到2小时就占领了城四周的所有工事。在纳尔瓦城内开始了抢劫。士兵们在大街上逢人便杀，毫不留情，完全不听长官们的命令。彼得长剑出鞘，向士兵冲去，杀死两个不听命令的人。然后他上马疾驰，走遍纳尔瓦的全城街道，厉声命令停止残杀和抢劫，到处布置岗哨（特别是教堂和豪华的住宅旁边），最后来到市政厅，那里挤满了浑身战栗的市民。在人群中他看到戈尔恩也在，在盛怒之下打了他一记耳光，愤愤地说："这一切不都是你的过错？你没有任何希望得到援助，

没有任何方法保住城市，你为什么不早点挂出白旗?”然后，他指着沾满鲜血的长剑说：“你瞧，这不是瑞典人的血，这是俄国人的血。我杀死自己人，是为了制止他们的狂暴，而我的士兵所以狂暴，全因为你的顽固。”

8月15日以前，彼得一直为在城中建立秩序保障居民安全而操劳。这一天彼得作了感恩祷告，鸣炮三响。16日伊凡城也投降。彼得允许卫戍部队不打旗帜不击鼓撤出城市。在俄军护送下，他们一部分人从陆上、另一部分人从海上前往雷瓦尔。又有一部分人去维堡。

在纳尔瓦虏获大炮、臼炮和榴弹炮425门，铣铁炮和霰弹炮82门，火枪1.12万支（子弹200万（?）发）。

俘虏：少将戈尔恩，上校5名，中校4名，少校5名，尉官97名，炮兵军官和勤务人员125名，士兵1600名（围城初有4555名）。

在伊凡城虏获大炮95门，臼炮和霰弹炮33门，等等。

我军阵亡：上校1名，中校1名，少校1名，尉官6名，士官和列兵350名；受伤校官6名，尉官26名，士官和列兵1406名。

往纳尔瓦增援的施利平巴赫为列恩少将所击溃；他的2800名骑兵中只有400名幸免于死。1名上校、几名军官和两门大炮被虏获（纳尔瓦围城期间）。

这时缅希科夫从纳尔瓦被派往波兰，以鼓励亲奥古斯特的一方，也为了检阅从基辅派去支援奥古斯特的由帕特库尔指挥的军队。缅希科夫鼓励桑都米尔同盟的领导人，答应他们将得到彼得的援助，然后他回到纳尔瓦城下。他被任命为纳尔瓦总督。为纪念攻克纳尔瓦之战，铸造了两枚纪念章，奖给参加围城的官员。

查理切齿痛恨，但他在没有推翻奥古斯特之前不想离开波兰。

他在波兰独断专行；大主教、许多大贵族和路德派新教徒站在他一边。他几次战胜萨克森军队，把大炮和赔款送往瑞典，而由波兰供养他的军队。1703 年 6 月 19 日国王在议会里由于彼得的外交交涉而加强了地位，当着狡猾的大主教的而，一切按自己的意愿作出决定。但是大主教占优势的华沙议会（1704 年 2 月 14 日）却决定推翻奥古斯特。查理建议立亚科夫·萨比斯基为国王。同月，克拉科夫议会废除了华沙议会的决定（华沙议会由 10 名参议员以及大波兰和马佐维亚两省的代表组成），宣布该议会成员为叛乱分子。成立了专门的桑都米尔同盟支持奥古斯特。彼得去信鼓励它。亚科夫·萨比斯基被捕并被送往莱比锡。大部分政府军也拥护奥古斯特。查理命令莱因希尔德和列文高普特在波兰实行铁血政策，强迫小波兰和立陶宛小贵族加入反奥古斯特同盟。波兰人要求和平。查理（4 月 14 日）命令他们选举新的国王，答应撤出自己的军队，等等。5 月 2 日，大主教向全民宣布王位虚悬期，定于 6 月 19 日前在华沙召开议会选举国王。奥古斯特提出抗议。桑都米尔同盟的力量增强。它宣布大主教、波兹南主教和华沙议长为叛徒；给他们两周时间改变主张。华沙议会不同意。大主教希望选举柳博米尔亲王或者另一位法兰西亲王。但是查理突然指定斯坦尼斯拉夫·列申斯基为候选人，并且调动军队，逼近华沙。波兰人害怕了，7 月 12 日斯坦尼斯拉夫被 30 名或 40 名小贵族（而且都是大波兰省的）选为国王。桑都米尔的势力不减。彼得通过缅希科夫鼓励他们。7 月 28 日，他们抗议选举斯坦尼斯拉夫，宣布参加选举的人为祖国的敌人。

奥古斯特和波兰共和国派贾林斯基为全权大使往见彼得。接着立陶宛盖特曼奥金斯基和保卫派扎拉诺克也来求援。8 月 19 日，彼得与奥古斯特订立第四次协议，许诺再给他军队 1.2 万人，军费由他自己负担。共和国承诺在 1705 年前派出 2.18 万名骑兵

和 2.62 万名步兵在整个战争期间参加作战。一旦把瑞典人赶出波兰，军队必须进人瑞典境内，那时彼得许诺每年支付 20 万卢布，至战争结束。——条约签订后贾林斯基又向彼得求得军队 1.2 万人（步兵和骑兵）。列普宁率领这支军队开往波兰。如果相信威尼斯历史学家的说法，奥古斯特亲自去过纳尔瓦，彼得答应他在占领里夫兰之后，把那些曾经属于波兰的城市归还给共和国。我国的历史学家没有谈到这件事。

就在 8 月 19 日那一天，彼得和他的所有将军出发去多尔帕特。在那里他让将军们回纳尔瓦，独自去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拉多加（命令把旧拉多加居民迁移到那里，并在那里建造货运码头，把货物经水路和陆路运往彼得堡）。

在这里他奠基建造海军船坞和要塞（?）。

（关于铸锚师傅和他的帮工的趣闻，彼得因帮工忘恩负义而下令鞭打他）。

11 月 12 日，彼得来到纳尔瓦，土耳其大使即将离任，也从彼得堡来到这里觐见彼得。彼得交给他致苏丹的国书，对他的要求彼得回答大使说，皇帝在自己的国土上有完全的自由，正同苏丹在自己的领土上一样；亚速夫附近几座要塞和海军的建设并没有违反条约，关于这一切将由我们大使托尔斯泰作详细的说明。苏丹没有提出异议。随后，就在那一年，两国开始划定国界。

划定国界的专员为：亚速夫省省长托尔斯泰和哈桑帕夏，议定国界在离亚速夫 10 小时行程（50 俄里）处。

彼得因事对海军上将阿普拉克辛的兄弟不满，因此而写信给海军上将。（戈利科夫著作第 2 卷第 156 页）

由列普宁公爵派去的弗留克上校与盖特曼维什涅韦茨基协同进攻萨佩加，击溃敌军骑兵，虏获数百步兵和 6 门炮。

离开纳尔瓦去莫斯科时彼得嘱令炮兵少将布留斯在纳尔瓦和

彼得堡增加炮弹（7000 发 3 普特炮弹和 700 发 9 普特炮弹，增加炮兵 600 人）。

彼得在维什尼沃洛乔克停留下来，考察了特韦尔察河和姆斯塔河，决定把两河连接起来，以此连结波罗的海和里海，开通从印度到彼得堡的道路。他当时就命令开始工作并建立了所有必要的机构。

12 月 14 日，他举行隆重的仪式进入莫斯科——有 7 座凯旋门（其中有一座是缅希科夫建造的，他在那时升任中将）。带入城的有戈尔恩少将和 159 名军官，40 面陆军旗帜和 14 面海军旗帜，80 门炮。在一座凯旋门边都主教斯捷潘·亚沃尔斯基致词，在另一座门边扎伊科诺斯帕斯基学院的院长和师生致词。所有阶层的知名人物都向皇上祝贺。人民带着惊讶和好奇的心情望着俘虏的瑞典人，望着他们那些可鄙地拖在地上的武器，望着喜气洋洋的同胞，于是他们对各项新措施开始怀有好感。

也在那个时候出版了一些地图，在这些地图上彼得划定了俄罗斯的未来疆界。（《每月文辑》，1761 年第 2 卷第 429 页）

1704 年诏令（57 道）

命令各地督军与见证人对运输、捕鱼等登记造册，以便确切了解收入。

重申不处死刑（需要人）。

命令侍膳官西尼亚温以公款在西伯利亚每年收购 300 普特大黄（大黄属专卖物资）。

关于在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建造蒸气浴室，收取租金。（彼得认为蒸气浴优于药物；他为部队建立了各种医疗设施，而为人民却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措施，他说：**“他们有蒸气浴就够了。”**（医生松舍斯著作第 46 页）

浴室收费章程。13条。

浴室收费：大贵族、御前大臣、杜马官员和客商——3卢布；侍膳官、各级官员、地主和世袭领地主、教堂下级神职人员等——1卢布；农民、哥萨克和火枪兵15戈比**一年**。

关于由谢苗诺夫斯基衙门管辖捕鱼。

关于种蜂场收税等。

关于结婚和结婚证书收税等。

关于在克里姆林宫和中国城沿街道和胡同建造砖石结构房屋，**而不是在院子里**——将木结构房屋出售。

关于契约税。

关于磨坊税（由谢苗诺夫斯基衙门管辖）。

关于此税的章程，18条。

（注意。四分之一收入缴纳国库）不交研磨费不磨面粉。

关于捕鱼租税。

关于捕鱼章程，41条（捕鱼由英格曼兰公署管理）（因此哥萨克人痛恨缅希科夫）。

新开辟的捕鱼场每一卢布收租税5戈比。

地主池塘——不收税。

关于客栈的章程，16条（四分之一的租金归国库）。

所有**无人居住**的房屋收归国有，以其所值，折价付给房主。

关于不许隐匿逃亡人员的公告，违者处死。

敕令由**缅希科夫公司**经营海象及其他海洋动物及其油脂。注意。

关于农奴解放文契税。

注意。解散了的火枪手及其子弟重新集合，适宜服役的送斯摩棱斯克。

重申关于外国服装的诏令。

关于不许输出外国烟草。

驿站马车夫的优惠办法。

注意。关于马匹税、捕鱼税、磨坊税、浴室税、蜂蜜税、客栈税等分别设税务所。

关于给离境外国人发通行证。

关于送毛皮贡税的**国库官员**——不再发给他们饲料款，等等。

1705 年

彼得得到关于巴什基尔人总暴动的消息，参加暴动的还有鞑靼人、米舍尔亚克人。暴动的起因是当时在乌法任特派员的谢尔盖耶夫在搜索逃跑的新兵和征用马匹时欺凌压迫他们。暴动者已经逼近喀山，但被喀山副省长库德里亚夫采夫驱走（在普加乔夫作乱时被杀，时年 110 岁）。彼得派遣大贵族霍万斯基公爵率领 8 个团去平定叛乱。

2 月 17 日派兵去波兰，由缅希科夫指挥。皇上则与海军上将戈洛温和阿普拉克辛出发去沃罗涅什。复活节一艘有 80 门炮的战舰**“老橡树号”**在塔夫罗夫下水。令阿普拉克辛在 1706 年 3 月前造好 36 艘战舰，7 艘炮舰和 3 艘纵火船；按新绘图样在造船工地旁建造要塞；测量顿河全程的深度，寻找适合修建造船厂的地方。

在罗曼诺夫斯基县沃罗涅什河畔建造利普斯基铁厂，归海军部管辖（此令很快执行，皇上亲自在铁厂铸造铁锚等）。

在这里皇上命令舍列梅捷夫不与敌人作总决战，而是在各渡口和难以通行的地方打击敌人，行动时要得到奥吉尔维和帕特库尔的同意。

4 月 19 日，彼得去莫斯科。

在那里他得到列恩将军战胜 3 支瑞典和波兰军队的消息。他命令舍列梅捷夫在波洛茨克和布列斯特之间驻留，命令奥吉尔维

向主力靠拢，帕特库尔亦同（通知奥吉尔维，桥梁、浮桥、鹿砦等已运出）。彼得准备去波兰，但5月5日患寒热病，至5月底始成行。在去波兰途中在**米卡利什基**这个小地方参观了波兰贵族布列斯托夫斯基家的花园和天主教堂。他得到消息，瑞典人正从海陆两路进犯彼得堡；彼得派缅希科夫到那里去，但缅希科夫很快就回来，因为他在途中获悉瑞典人已被逐走。

瑞典舰队有22艘战舰（54至64门炮）、2艘纵火船、2艘炮舰和2艘各装40门炮的大船，在海军上将安克尔什特恩、海军中将德·普鲁阿和海军少将什帕尔指挥下逼近科特林岛。但是海军中将克雷斯将瑞典舰队击退；埋伏在科特林岛上的托尔布欣上校击溃瑞典登陆部队，将他们驱赶入水，淹死海中，被海浪冲上岸边的尸首将近950具。俘虏军官9名、士官和列兵59名，据他们称，死者有1000多人（据费奥凡说，有2000多人）。我方死46人，伤88人。我军分舰队有8艘24门炮的战舰，4艘12门炮的双桅船，2艘纵火船和7艘大桡战船。瑞典舰队往海上逃逸。克雷斯已准备追逐，但在离岛两海里处，因风浪过大，大桡船遇阻返回。

同时，门格登少将率领一支1万人的军队逼近彼得堡。——但是卫戍总司令布留斯将其逐走。门格登在施吕瑟尔堡（?）附近集结自己的军队，渡过涅瓦河，又被逐走。他在一座锯木厂旁停住，厂内有俄军200人。他架起炮，要他们投降。但俄军坚守不动，击退了他的3次强攻。

在波洛茨克彼得见到舍列梅捷夫、奥吉尔维和列普宁已经会师。在军事会议上决定：

舍列梅捷夫同昌贝尔斯中将和罗赞中将向库尔兰挺进，攻打列文高普特，截断他与里加的联系，为此只派**骑兵**（11个团），而且要尽速（或者全部乘大车去?），如果列文高普特被截断联系，而且为了避免战斗向波兰方而转移，那么就跟踪追击。（他与波兰的

联系被列恩和帕特库尔截断)。如果列文高普特在米塔瓦和博斯克按兵不动，那么就包围他。然后进军格罗德诺，在那里积储粮食。严禁军队骚扰百姓，违者处以死刑。

彼得命令督粮官罗莫达诺夫斯基（不是公爵）在军队出发后由公家卖酒，不许波兰的私人酿酒商插手。波兰人允许卖其他饮料，但只能在辎重队内卖，而且要有人监督。

7月1日彼得与主力部队出发往维尔诺。行军途中他下令列恩不用再去格罗德诺，因为列文高普特窜往立陶宛，列恩可在科夫纳附近停下来。如果列文高普特确实去与查理会师，那么列恩与萨克森军会合之后，应竭力予以阻止，彼得许诺给他再调去若干步兵。

与此同时，皇上写信给阿普拉克辛谈战船改造问题，写信给斯特列什涅夫谈关于将新招募士兵送往英格里亚问题，等等。

彼得于7月15日抵达维尔诺，写了两封信给阿普拉克辛和造船技师斯克利亚耶夫谈战舰、战舰装饰、战舰能否在春天到来前下水等问题，关于禁止焚烧草原，以免危害森林问题、关于卡尔梅克人和哥萨克人纠纷等问题，关于英格里亚和库尔兰的两件喜事，等等。

7月11日，舍列梅捷夫派博尔少将率军1400人去米塔瓦。博尔在日出以前出其不意袭击城郊，打死敌人100人，其领队也几乎丧命。俘虏军官6名，士官和列兵72名，旗帜8面，炮2门。战斗后博尔撤退，又与舍列梅捷夫会合。彼得因此事感谢舍列梅捷夫。命令他不要让列文高普特脱逃。他还就此事写信给列恩，命令他如果列文高普特进入普鲁士，他可以随之进入（因为普鲁士是中立国，如果让列文高普特进去，也应该让我军进去）。

舍列梅捷夫元帅追逐列文高普特，在库尔兰穆尔庄园附近与他遭遇。7月19日发生战斗。7000瑞典人到达米塔瓦时只剩下不

到 3000 人。瑞典军官死 137 人，我军阵亡将近 1000 人。但是我军骑兵冲上前去抢劫敌军辎重，使瑞典人能够守住战场并虏获（在战斗的第二天）我军丢弃在那里的 13 门炮。彼得写信给奥吉尔维说："假如我军在第二天再进行一次攻击，我军会取得完满的胜利。"列文高普特夜间逃往里加。彼得安慰并鼓励舍列梅捷夫（因为他听到误传，似乎舍列梅捷夫已经失败），并于 8 月 1 日让奥吉尔维指挥维尔诺的军队，留下戈洛温和戈洛夫金，自己前往库尔兰追赶列文高普特。他命令舍列梅捷夫审判有罪责的人，要求他提供关于列文高普特的信息。在途中他写信给戈洛夫金，谈到关于派遣卡什坦茨医生、铁锹、通过普鲁士国王的斡旋交换战俘等事情。

8 月 6 日，彼得到达比尔扎，从那里他写信：

1）给列恩，命令他与舍列梅捷夫在巴尔巴雷这个小地方会师；

2）给布留斯，命令他调 5 门或更多的臼炮经德维纳河到新里加城附近的波洛茨克；

3）给戈洛温，要他调 500 名士兵、1 名上校，不带旗帜，与那些臼炮同去；要他写信给马泽帕，从敌人那里夺取马匹，至少需 5000 匹；要盖特曼不断以小股兵力奔袭莱因希尔德，使其疲惫不堪；要戈洛温物色一名使臣去格但斯克，等等。

8 月 10 日，彼得与列恩将军的几个龙骑兵团会师。但是在途中他获悉列文高普特兵力衰竭，离开了库尔兰，在里加闭城不出。彼得出发去那里，一直到大炮跟前。尽管科博尔临时野战工事的炮火猛烈，他视察工事 3 个小时。然后他去米塔瓦，那里有瑞典人的炮兵弹药库和一支强大的卫戍部队。四周的瑞典军队有 1.2 万人。尽管如此，我军仍包围并攻克了米塔瓦城堡，虏获大炮 290 门，臼炮和榴弹炮 58 门，轻磅炮弹 1.3505 万发，重磅炮弹 2125

发，等等。

在撤换岗哨前，卫戍司令克诺林作证，原来安葬在教堂地下室里的几位库尔兰大公的遗体遭人掠夺并被抛出地下室外，下此毒手的不是俄国人。在围城期间为了防范波兰人，彼得写信给多尔帕特卫戍司令纳雷什金，要他带一名工程师从普斯科夫到斯摩棱斯克，考察从韦利卡亚河到第聂伯河一带地方哪里可以构筑防线，并考察有哪些浅滩、沼泽地，等等。

但这时瑞典人在华沙城下把7000名萨克森和波兰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这支军队由不幸的帕特库尔指挥，他本人当时就被俘虏；查理十二已在那里；彼得担心他会转向里夫兰和库尔兰，因此命令奥吉尔维加强季科京市的防御工事，亲自视察**格罗德诺**附近的所有桥梁（因为这座城市对我军非常重要，它是涅缅的重要前哨），要他不要仓促带龙骑兵靠拢季科京与萨克森人会师。要这样做还有时间，因为查理十二一定会在华沙耽搁。那里正在进行为斯坦尼斯拉夫加冕的谈判。

伊夫兰特中校击溃了瑞典突击骑兵中校劳伦斯（60名军官和200名龙骑兵）。

彼得在围城期间写了6封信给首相戈洛温，叫他拒绝奥古斯特要钱的请求，那一年他得到的钱已经够多了，瑞典军队已分成两部分，与奥古斯特作战的只有莱因希尔德。此时查理在华沙忙碌；彼得命令马泽帕把全部军税缴给国库；就希尔科夫的信在各国宫廷中提出抗议；要盖特曼在尚无强大军队与他为敌时行动；他可以攻击部下只有3000人的斯特隆贝格将军。他告诉戈洛温，特伦塞尔伯爵和萨克森韦森费尔斯公爵愿意为我国服务，可辞退申贝克中将（注意**谢尔巴托夫公爵对外国人的意见**）。

对舍列梅捷夫，彼得写信要求他调大炮火药去德鲁亚，150普特沙去米塔瓦，等等。

他告诉缅希科夫各地的战情，叮嘱他在波兰应千方百计阻挠瑞典增强兵力，以免被迫撤除对米塔瓦的包围。他对奥古斯特很生气，因为他没有利用瑞典军队削弱的时机，等等。

他建议奥吉尔维（在3封信中）会师（与谁?）。1）把格罗德诺的枪支、粮食装上船；2）骑兵和4个营应与舒林布尔格在季科京附近会合，如果敌人攻势猛烈，则把粮食运往维尔诺，再从那里运往科尔诺。那时皇上必已攻克米塔瓦。他命令把钱亲手分到萨克森人手里，而不是给长官，以免他们像帕特库尔一样，拿到钱后花在粮食上，而粮食当时可以免费得到，等等。

攻占米塔瓦对我军很重要，因为敌人与里夫兰的联系从此截断，而我军**以后去波兰就没有危险**。（彼得给罗莫达诺夫斯基的信）

彼得从米塔瓦城下派炮兵中尉凯尔欣和上校巴尔克率领两个步兵团和一个龙骑兵团去博斯克要塞，指示凯尔欣，如果防御力量强大，说服其有条件投降，否则强迫其**无条件投降**。

要塞几乎不加抵抗就**根据协议**投降了；彼得对条约不满意，写信说，如果条约尚未签字，则要求无条件投降，但是一切都已结束，卫戍部队同米塔瓦的卫戍部队一样被放回里加。博斯克要塞内有58门炮。

为纪念攻克米塔瓦铸造了一枚纪念章。

这时，彼得从喀山宫廷长官大贵族博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利岑公爵那里得到关于新的暴动的消息（来自莫斯科）。

7月30日夜，阿斯特拉罕的火枪兵开始叛变，杀死了督军尔日夫斯基和他的几个孩子以及300来名贵族。——不久后彼得获悉，红崖和黑崖两地的火枪兵也参加暴动，他们向察里津逼近，但被击退。格里标恩卡和捷列克的火枪兵还杀死了他们的团长涅克

拉索夫，他们派出的人企图煽动顿河和雅伊克河两地区叛乱，但两地仍忠于皇室。从莫斯科派大贵族霍万斯基公爵率贵族兵团前去平乱。

彼得立即派舍列梅捷夫亲自去平定火枪兵，御前大臣彼得·阿普拉克辛也率领他的团前去协同作战；在他之后又派去谢波季耶夫，带去新的指示。

10月11日，彼得向阿斯特拉罕居民发出告诫书。

彼得写信给舍列梅捷夫，告诉他在行军途中以及在对待叛乱分子问题上如何行事。嘱令他对待黑崖人和其他人不能使用残酷手段，以免阿斯特拉罕人因恐惧而激烈反抗。占领阿斯特拉罕之后公布赦令，对为首分子无上谕不得处死刑。

1706年1月3日，叛乱分子接到沙皇的告诫书后开始反悔，派出8名志同道合者去请罪。彼得恪守诺言，赐给他们赦免书，而把其中7人送往舍列梅捷夫处，嘱令他如阿斯特拉罕人背信弃义，即将此7人扣押。

此时阿斯特拉罕暴动较前更剧烈。该地主教萨姆松和特洛伊茨克总督达什科夫将此事报告舍列梅捷夫。舍列梅捷夫扣留了叛乱分子的代表。暴徒们一面不让他进入阿斯特拉罕，一面又派代表请罪；他们受到安抚，要他们相信皇恩浩荡，既往不咎，并将他们放回，但命令他们，作为悔改的表现必须在阿斯特拉罕城下迎接元帅(不带武器?)。暴动分子没有听从——他们闭守城内，在城墙上各处设置大炮，给所有人发火枪和火药，焚毁城郊居民区，而且彼此立誓，抗御至死。

舍列梅捷夫占领了伊凡诺夫斯基修道院。叛乱分子包围修道院并开始炮轰；城中人带着大炮，打着旗帜，前来支援。舍列梅捷夫等自己的几个团到达后，从修道院出击，一开火就迫使他们退却；暴动分子丢弃大炮逃跑，他们拆毁桥梁，在城内拚死抵抗。

舍列梅捷夫用强攻占领土城，夺得大炮，围困石城；他遭到猛烈炮火的回击而退却，不得不用炮猛轰。最后暴动分子出城请降。3月13日舍列梅捷夫进入城内，但仍然十分谨慎小心。

为首的叛乱分子诺索夫和273人被送往莫斯科，其余人免予治罪。

叛乱的借口是维护正教，因为受到剃须和外国服装的影响正教面临灭亡的危险。他们的意图是进攻莫斯科，摧毁该市，杀死所有官员、外国人、军官和士兵，为1698年的屠杀报仇，然后恳求皇上**恢复原来的信仰**。

由于7个月的叛乱扑灭，彼得向上帝作感恩祈祷，把此次胜利与最重大的胜利同等看待。(**参看彼得给舍列梅捷夫和给阿普拉克辛的信**)

平叛结束后舍列梅捷夫把霍万斯基公爵留下任阿斯特拉罕督军，回基辅觐见彼得。此时皇上封他为伯爵，其子米哈伊尔·博里索维奇升任上校。

1705—1706年

现在我们来看军事。

攻克米塔瓦堡、廓清整个库尔兰地区的敌人力量之后，彼得出发去格罗德诺。他在米塔瓦留下博尔少将和几个骑兵团，任命艾古斯托夫旅长为要塞卫戍司令，命令前者加固城防工事，后者寻找能安全储藏火药的地下室，并收集**磨盘石**和其他石块以抗御列文高普特的包围。他命令把米塔瓦的大量大炮走冬季道路送往莫斯科。

命令奥吉尔维与所有团队去格罗德诺，命令列普宁随后也去

那里。

在科夫纳附近彼得参观了天主教修道院。

16日，皇上到达格罗德诺。

手谕罗莫达诺夫斯基将顿河哥萨克押送来的阿斯特拉罕叛乱分子严加看管等等。（参看**戈利科夫**著作第2卷第196页**注释**）注意。

9月22日，在季科京检阅舒伦布尔格的萨克森军队和驻扎在附近的立陶宛兵团。10月2日，彼得返回格罗德诺，将缅希科夫和部分骑兵留在季科京，以监视驻扎在华沙城下的瑞典人。

决定军队的冬季驻地。

（关于圣像哭泣的趣闻。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别斯图热夫公爵讲述）

（彼得引用大卫的话："**上帝啊，你的戒律是照耀我的道路的明灯！**"）

这时查理为斯坦尼斯拉夫·列申斯基举行盛大的加冕典礼，与波兰贵族联盟缔结了反俄同盟。

由缅希科夫派去的戈尔博夫上校率领500名俄国兵和200名萨克森兵在维斯瓦河畔击溃了波兰人，也是由缅希科夫派去的波兰少将西尼茨基与他会合；两军在布拉格砍杀斯坦尼斯拉夫的近卫军，但由于缺乏火药而退却。在此之前他们在这里击溃了700名渡河的瑞典人。他们从赶来的盖斯金上校那里得到火药后，又回去进攻敌人，但敌人已躲入设防的地方。我军俘获上校1名，尉官12名，士官和列兵362名，炮4门，近卫军旗6面。我军死上尉1名，列兵13名。

彼得要求罗莫达诺夫斯基将阿斯特拉罕的暴动分子和参加亚速夫进军的几名上校解往他处（不许推托），还讲到车床、象牙和

木材，等等。

库尔巴托夫和叶尔绍夫**是皇上的最卑贱的臣民**（谢尔巴托夫公爵语），出谋划策，为急需金钱的皇上找到筹款的办法，（什么办法？垄断专营？搜刮？……）他们得到彼得的信任。彼得告诉库尔巴托夫，英国大使抱怨他的家用什物被强行取走，以市政厅的名义封存在古特韦列夫仓库里，命令库尔巴托夫道歉并归还物件。

他写信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给斯泰尔斯，说英国女王已允许雇用技师等，嘱令他订购150顶皮帽，每顶装饰羽毛，如古时的铁盔一般。

写信给奥金斯基，要他按姆尼舍克的建议办事。

写信给博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利岑公爵，要他奖励察里津人的忠诚，并以毛皮物品奖励**卡尔梅克人**，要他发文书去捷列克给切尔克斯诸王公，要求他们协作平定火枪兵，等等。

彼得写信给海军中将克雷斯，详谈战舰的建造、维修和凯克斯霍尔姆的防御，批评他借口"所有战舰和双桅船（两艘除外）都不能航行"而忽视年轻水手的训练。彼得写道："但此事关系重大，余将予以证实，因为不能收人银币而做只值铅币之事。"（《记事簿》第37页）

10月13日，彼得在季科京，从那里又到一个叫努尔的小地方。从这里他向米塔瓦的博尔下令储备粮食；粮食可向库尔兰人征集，**善求不得，则以力取**；构筑栅栏，尽快加固要塞防御；命令立陶宛军队与我军会合越冬，命令罗赞前往格罗德诺，不得拖延，等等。

继续与克雷斯通信，皇上仍对他不满。

还给奥吉尔维、列普宁和皮萨列夫中尉写信，作各种军事部署。

奥古斯特来到季科京。彼得安慰他，赠给他瑞典军旗，两位皇上在格罗德诺观看团队的演习。奥古斯特授予缅希科夫白鹰勋章。彼得画战舰图，等等。

彼得在给斯特列什涅夫的信中最后说："我很愿意写信，只是实在不常得闲；因为从来没有像今年在这个可恶的地方那样骑马走过这么多路，经受过这么多艰辛。"

他在另一封信里写道："**因为运载士兵和炮兵的大车赶车人四散逃跑了，以后他们要雇用赶车人将十分困难。**"因此从新兵中派出所需数量的人，发给他们灰色长外衣等，每人 5 卢布薪饷，而新兵人数有 3700，等等。

拨款 16 万卢布供应萨克森军队。

写信给亚速夫省长谈要塞的蓝图，谈制止卡尔梅克人袭击鞑靼人，等等。

注意。写信给布图尔林，谈关于剃须和外国服装的诏令暂不往下游各城市发送等事。

给博尔的信中（顺便）谈到要在库尔兰征新兵 1894 人，每 10 户 1 人；要他在德维纳河冰冻之后去破坏里加县。

给库尔巴托夫的信中谈到在阿尔汉格尔斯克设置商品检验员。

给彼得堡伊万·马特韦耶维奇的信中，谈引**水至喷泉的事**，要他"**截断我宫殿旁的那条河流**"。

彼得把奥吉尔维和列普宁兵团交给奥古斯特，要他们完全听从他的命令（**12 月 5 日给奥吉尔维的手谕**）。封缅希科夫为骑兵上将，与国王告别，12 月 7 日启程去莫斯科，于 12 月 19 日举行盛大的入城式。

同一天他写信给缅希科夫，如果查理确实意图进军格罗德诺，应在每个驿站为他准备 15 匹马。彼得分配 4000 新兵去波兰，9000

去斯摩棱斯克，500（?）给列恩，3000给博尔。同时他视察了各工厂，十分满意，任命缅希科夫为总管各呢绒工厂的总监，他写信给缅希科夫道：“我也用这些呢绒做我的节日长外衣。”

命令英格里亚的布留斯派两个团自波隆斯卡亚和沃茨卡亚区进军普斯科夫，批准罗赞按冬季路线进入芬兰，不必等待缅希科夫。

1705年诏令（61道）

减轻浴室税（自1卢布减至50戈比，自15戈比减至10戈比）。

留须税：廷臣和贵族为60卢布，一等客商为100（?）卢布，中等和小客商（付什一税少于100卢布者）、马车夫、工商区居民为30卢布，付税后发给证章。

注意。注意。遗嘱执行人不许解放农奴，不许发解放证书。

未经申请不许砍伐保护区的林木。

逃兵每3人中处死1人，抽签决定，其余两人处笞刑，送去服苦役。逃跑后返回的处笞刑，流放5年。然后重新入伍。

客店发还原主（从租金中提取四分之一）。

每20户送1人至远征公署（德米特罗夫、佩列亚斯拉夫利-扎列斯基、鲁扎和兹韦尼哥罗德等城市）。

关于向英格曼兰公署缴纳酒税（葡萄酒、蜜酒等），每维德罗和半维德罗为1戈比，每一大杯为半戈比。

各种商业法规（其中谎报案情者与犯该罪者同等处治）。

关于征兵，每20户1人。

有关内河商船旗帜的法规。

关于各元帅、将军、所有军官必须把履历表送交陆军衙门以便在记事册上正确书写的诏令。

关于韦德团和布特尔团在1698年向三一修道院进军有功给予赏赐的诏令。

关于**搓捻烟草**、**捣碎烟草**和切尔卡斯烟草。

烟草卖给包税酒商和酒店掌柜，25戈比（?）1俄磅，**搓捻烟草**2戈比1俄尺。

关于在捣碎烟草中加入草木灰的规定：每俄磅加1俄磅38佐洛特尼克，卷烟纸56佐洛特尼克，总共每俄磅增重2俄磅79佐洛特尼克。此种烟草卖18戈比1俄磅。

私卖烟草要查抄家产，与妻子儿女一起流放，检举人得四分之一财产。

知情不报者亦须处罚：查抄一半家产，等等，等等。

私卖酒类者，同等治罪。

关于征用马匹：每179户征马两匹，送斯摩棱斯克供炮兵用，沿海城市折价征钱。

流放定为25年、20年和15年——3年以下不流放。

关于克里姆林宫和中国城的砖石砌建筑，在克里姆林宫和中国城建成以前其他区一律不许兴造砖石结构的建筑。

关于**养鱼池**的税收。

关于骑兵征集：每80户征1人。如1人逃亡，再征2人，罚款每人16卢布。

关于新一轮征兵（重申以前的办法?）

关于逃亡的为首分子（赶车人?）：每10人处死1人，其余人处笞刑；如有人死亡，则以该户的兄弟子侄顶替，等等。

关于由外交衙门管理伊麦列京王的家仆农奴。

关于从100俄里以外的城市运沙石入莫斯科的诏令。

1706年
（7月5日以前）

1706年

彼得命令在亚乌扎河畔按他亲自画的平面图兴建俄国第一座军医院（当年就建成）。他聘请外国医生，在军医院里开办解剖学习班，把许多畸形的人送到解剖室，还在这里开辟了植物园，他自己有时在那里劳动。

同时他进行军事准备。由季洪·尼基季奇·斯特列什涅夫、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利岑公爵和费奥多尔·马特韦耶维奇·阿普拉克辛组成的军事委员会，遵照彼得的命令，派苏姆斯科伊团去拉莫夫，一个步兵团去阿斯特拉罕，4000新兵去波兰，两个团去沃罗涅什；派尤里·多尔戈鲁基公爵去亚速夫，而把亚速夫的几个团也调往波兰。

彼得命令舍列梅捷夫在萨拉托夫过冬。并给他派去谢波捷夫担任监军（近似法国的国民公会特派员），给他作了特别的（秘密的）指示。对谢波捷夫则嘱令他派一个心平气和的人去乌法作督军，而把门泽林斯基来的几个团调去穆罗姆。

彼得写信到彼得堡给布留斯，要他从普斯科夫城下调两个团（往何处?），并让他自己的一部分军队与他们汇合；纳尔瓦来的俘

虏（大尉以下）送往莫斯科，少校以上则送往各个城市。

他写给罗赞一封怒气冲冲的信，对他的麻痹十分愤怒，因为敌人正在肆无忌惮地破坏多尔帕特县和普斯科夫县。

彼得终于得到缅希科夫的报告（1月12日）：查理正向格罗德诺进军。13日彼得即出发，他通知缅希科夫一星期后到达，等等。

他每到一个驿站都要写信，从维亚济马写信给缅希科夫和海军上将戈洛温，从斯摩棱斯克——给多尔戈鲁基，催促他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去斯摩棱斯克，要缅希科夫退到维尔诺，从杜布罗夫诺——给斯摩棱斯克省长萨尔蒂科夫谈关于武装小贵族等问题，给舍列梅捷夫，给纳雷什金——谈关于从斯摩棱斯克到普斯科夫的道路计划，等等，等等。

1月25日，缅希科夫在杜布罗夫诺迎接彼得，报告查理国王已包围格罗德诺。据瑞典历史学家称，14日和15日俄罗斯人在渡涅缅河时被击败而退却（退却是遵照彼得的命令，他不希望在波兰国土上同查理作战）。戈利科夫驳斥这种说法。

奥古斯特得悉查理的意图，率领自己的军队和我国的4个龙骑兵团去萨克森。

在格罗德诺留有：步兵主力兵团和两个骑兵团。粮食缺乏。

查理的突然到来截断了与列恩中将、博尔少将率领下正从库尔兰赶来的6个龙骑兵团的任何联系——最后彼得自己也被截断了联系。

彼得驻扎在杜布罗夫诺，经军事会议决定，往米塔瓦通过季金给博尔和罗赞发送命令，要他们不要远离米塔瓦，要列普宁谨慎小心，如果国王开始等待莱因希尔德，则必须撤退。

听到查理意欲进军维尔诺的消息后，彼得又给季金写了一封信，命令他阻挠国王意图的实现；如果做不到，则炸毁米塔瓦和博斯克城堡，然后步兵去波洛茨克，骑兵跟踪列文高普特，阻止

他与查理会合，然后与格罗德诺我军会师。炮兵则先期撤回我国境内。

注意。季金当时的官职还很小。1696 年他被送去阿姆斯特丹学习桅杆制作。1705 年为近卫军士官。他与鲁缅采夫、乌沙科夫、沃尔科夫、皮萨列夫、谢波捷夫、皮斯科尔斯基等同为**监督员**。

彼得请拉济维尔公爵送粮食至格罗德诺。

把阿斯特拉罕的事务委托给斯特列什涅夫和阿普拉克辛，命令他们开拆舍列梅捷夫的信。

命令马泽帕向明斯克靠拢，派出十分之二的骑兵先行（查理身边无骑兵）。

彼得责怪奥吉尔维优柔寡断，命令他如果萨克森军队到来而且粮食足够的话，就留在格罗德诺，否则向俄国边境撤退，不要失去时机，因为如果查理向维尔诺进军，那么几乎已经截断我军与边境的联系。

（**彼得自己的话**。戈利科夫著作第 2 卷第 235 页）

奥吉尔维意有不满。彼得为此责备他，但同时又恩宠有加，鼓励他。

写信给喀山省副省长库德里亚夫采夫，谈到为**平息阿斯特拉罕骚乱**而征税的程序。

建议戈洛温伯爵从彼得堡调雷斯大尉、25 名外国水兵和 75 名俄国水兵，送往喀山，在那里挑选 5 条平底船，每条船上安放 8 至 12 门炮，河流开冻后驶往察里津，比 1 万人的部队更强。往喀山派 500 名莫斯科郊外的新兵，归库德里亚夫采夫指挥，等等。

因为事情很多，彼得在斯摩棱斯克待了 3 天。2 月 4 日，他来到奥尔沙，听说查理已在格罗德诺被击退或撤退，写信将此事告诉近卫军少校克尔欣，命令他获取确切的情报，等等。

写信告诉驻扎在奥尔沙的列普宁公爵，如果查理退走而我军

有可能撤退的话，则向我国边境撤退，而把重炮炸毁后沉入水中；如果奥古斯特带走的4个团走得还不远，则将此4团亦带回。彼得最后说，“朕未能抵达尔处，深感惋惜，朕此时心中思虑，惟上帝知之”，等。

他向奥吉尔维重复上面的话，告诉他在奥尔沙和明斯克两地士兵不过2000，驻扎在（根据奥吉尔维的指令）边境线上，因此不能前来；又说盖特曼不久抵达；许诺排解他与列恩中将的纠纷，命令不杀女间谍，以揭发其他间谍。

“汝言可驻扎2万贵族于边境？令人惊诧。何处能得如此众多之贵族？增调5万部队亦然。此真所谓，易莫易于纸上谈兵而无所事事。”

写信给奥古斯特要他别把军队留在格罗德诺这个如此危险的地方。

感谢奥金斯基和维什涅韦茨基的忠诚。

写信至米塔瓦给季金和罗赞，嘱咐他们在查理进入维尔诺之前不要炸毁要塞。不要听从奥吉尔维，要把炮兵调回俄国，等等。

这里彼得获悉阿斯特拉罕叛乱分子已悔过。彼得作感恩晚祷，鸣炮庆祝；通告奥古斯特和所有俄国长官。

彼得命令戈洛温将阿斯特拉罕的几名代表送到波兰来见他；他写了5种式样的赦罪书，但都是一个意思，要他们将功赎罪，命令霍万斯基调两个或3个团进驻阿斯特拉罕，但不要调比尔索夫的团、阿布拉莫夫的团和元帅（?）的团。

给谢波捷夫指示，教他如何对待从阿斯特拉罕来的两个人——要谨慎，但要尊敬。

格罗德诺的军队被截断联系并被包围。近卫军中尉亚科夫列夫乔装成波兰农民，把皇上的信送到格罗德诺。

彼得怕与查理在波兰作战，因为如果遭受挫折，担心同盟军

会轻举妄动，改变态度。

彼得通过奥古斯特的使节阿伦什泰特收到奥古斯特的信，解释他的古怪行径。奥古斯特写道：

1）他离开格罗德诺是去求援。（彼得亲笔批注："为此我们表示感谢，但此事何时能实现，对此不无怀疑。"）

2）瑞典国王冬季大概不会入侵俄国。彼得回答："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看到，我军与我国边境的联系已被截断。"

3）要钱。彼得泛泛回答，说他未能在莫斯科了解清楚，他能筹集到多少钱，说他从未拒绝过给钱，等等。

4）要钱以维持在萨克森的俄国军队和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对此皇上写道：决定早已做出——同时他责怪奥古斯特说话无情，他为奥古斯特的利益所做的事理应得到感谢，但却听到这样无情无义的话，等等。

5）国王说：**"帕特库尔先生的事是瑞典国王进军的主要原因。"**对此彼得不作回答。

彼得让波兰的大臣们了解，他不想占城掠地，只希望在波罗的海上有一个港口。

彼得向所有军政长官特别是盖特曼发出命令，要他们赶往明斯克。他自己等 6000 老兵和新兵到达之后，也出发去明斯克，在奥尔沙逗留了 1 个星期，将近卫军中尉诺罗夫留在那里储备粮秣物品。

瑞典国王采纳列申斯基和萨佩加的意见，准备强攻。他的谋臣们说，只要俄国人还在立陶宛，就不可能把立陶宛争取过来。他突然放弃尚未竣工的工事，包围格罗德诺，切断它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奥古斯特撤离格罗德诺之后，命令舒伦布尔格袭击驻扎在波兰越冬的莱因希尔德。舒伦布尔格渡过奥得河，莱因希尔德引军

向弗劳什塔特出动，到达西利西亚边境之后，与舒伦布尔格隔河对峙。舒伦布尔格屯兵斯拉瓦河对岸，在河流与森林之间占据有利地形。莱因希尔德为了引诱舒伦布尔格，佯作退却。舒伦布尔格跟踪追击，在弗劳什塔特追上了他。莱因希尔德有军队 1.5 万人，他把军队密集起来，尽量少暴露自己的力量。舒伦布尔格自以为胜利在握；他有萨克森部队 1 万人，俄罗斯部队 6000 人和 3 个法国营（彼得在信中说有 3 万人）。

舒伦布尔格的右翼紧接弗劳什塔特，在那里他布置了 3 个法国营和 12 门大炮。主力为俄国部队，其余萨克森部队把战线延至罗尔斯多夫村；骑兵布置在两翼，步兵以鹿砦掩护。莱因希尔德派自己的骑兵和右翼的大部分军队绕过萨克森人，从后方袭击他们，而自己向法国人发起攻击。法国人立即就投降了。莱因希尔德把俘获的大炮转向俄国人。正在此时绕过萨克森人的瑞典部队从后方打击他们，胜利就定了。萨克森人死者达 4000 人，被俘达 2000 人，全部辎重被掳。右翼的萨克森人未经战斗就逃往西利西亚。我军（在罗斯特米尔斯基少将的指挥下）抗击瑞典人，坚持四个多小时。他们中 1600 人逃往萨克森，其余和罗斯特米尔斯基一起牺牲。这次战役发生在 2 月 13 日。莱因希尔德命令杀死俄国人。他们把俄国人叠起来，用刺刀和大刀捅刺。——查理的命令就是如此。

（戈利科夫把他关于 1704 年前后瑞典人的残酷行为的记述也放在这里。见他的著作第 2 卷第 254 页）

在小俄罗斯出现瑞典人派来的纵火凶手，在亚速夫和沃罗涅什也捕获这样的纵火犯。

2 月 15 日，彼得来到明斯克。

我军从格罗德诺撤退完毕。桥梁和渡口都已及时修竣。彼得不仅向主要首长，而且向各营营长下达命令该做什么。彼得带几

个龙骑兵和非正规军从一个方面骚扰敌军，第二个方面是列恩，第三个方面是在科夫诺的罗赞，第四个方面是博尔，第五个方面是盖特曼，最后，第六个方面才是格罗德诺部队。在这种不断的骚扰和袭击中彼得在涅缅河解冻时突然下令格罗德诺部队秘密出发，急速到达森林地带后，分成许多小分队，分头继续撤退。此计划彼得责成缅希科夫执行。3 月 13 日他启程去斯摩棱斯克。

注意。（这里戈利科夫详细记述了彼得在明斯克的 28 天中所做的事，第 259—295 页）

3 月 15 日，彼得抵达斯摩棱斯克，视察该市后手谕戈洛夫金在桥前面修建棱堡及其两翼，在河这边建筑胸墙以清扫敌人；在五六个碉堡下修建火药库；工商区迁移至另一地方。

写信给戈洛温伯爵，要他关心基辅，因为敌人很可能向该城进军。

写信给斯特列什涅夫，要他为骑兵征集马匹，因为在格罗德诺，骑兵的马匹因缺乏饲料而倒毙殆尽；要他从亚速夫调兵至基辅，等等。

再次写信给戈洛温，谈到准假去矿泉疗养的特鲁别茨科伊公爵，谈到**与查理的对话**（谁与查理对话?），对这次对话他很满意。

关于停火的必要性等。

嘱令罗赞和季金凡事向斯摩棱斯克戈洛夫金报告。

命令博尔（与罗赞不和，因此告发罗赞）征集粮秣，等等。

3 月 16 日，彼得启程经托洛佩茨和纳尔瓦去彼得堡。

3 月 20 日到达纳尔瓦，在那里欢度复活节，一直待到 28 日。——从那里写信给阿夫托诺姆·伊万诺夫，谈到派往彼得堡的工人；写信给罗莫达诺夫斯基，谈到载两门小臼炮的大车，还谈到大炮，等等。

写信至阿尔汉格尔斯克给柳布斯，感谢他供应的长外衣，要

求红呢，灌肠，两或三辆水上帆橇，等等。

写信至斯摩棱斯克给戈洛夫金，命令他向全民公布瑞典国王给阿伦什泰特的信，要他拆启通过他给皇上的信，对可能处理的事作出处理，等等。

4月1日，彼得到达彼得堡。

海军部大厦、冠堡、药房大楼、瞭望宫、许多大楼以及咖啡馆、饭店和两家被称为美食馆的酒馆都已建成。这些大楼起初都是用方木盖的或者用土坯垒的（《圣彼得堡志》，第158页）。

彼得把所有战舰都调到科特林岛，在那里他视察了所有工程，为海军少将雷斯举行葬礼，在克雷斯处午餐，回到彼得堡后，处理各种事务，写信给所有部队首长和州县督军，告诉他们将于5月1日发生的日蚀，以便在迷信的人民中间广为宣传，等等。

也在4月，他写信到多尔帕特给纳雷什金，谈关于沿边界线设置鹿砦、关于用长柄镰刀武装农民、按人丁分配修建城防工事的工作，等等。

因舍列梅捷夫平定叛乱而感谢他，也感谢谢波捷夫并召见他。

告诉斯特列什涅夫，要他把从亚速夫逃跑的瑞典士兵送去服终生苦役，对他们的军曹处以绞刑。试用送去的长矛。因为**这也是矛，可以用来刺杀。在廷臣中派合适人选**去斯摩棱斯克带兵。

命令贝霍夫卫戍司令让马泽帕人城，如不听从，命盖特曼以炮轰城。

告诉缅希科夫阿斯特拉罕的情况：当时城中暴徒有1万多人，而我军只3000人，但是……等等。

彼得去科波里耶，又从那里去科特林。在“大象号”战舰上收到缅希科夫送来的消息：军队和全部大炮已顺利撤出格罗德诺，渡过普里皮亚季河；查理曾跟踪追击，但因道路难行，赶不上我军部队。

彼得隆重庆祝这一天，感谢缅希科夫，并命令通过多尔戈鲁基公爵告诉愤怒的波兰人，大炮从布罗德撤出，为的是不让这些大炮落入瑞典人之手，因为这一城市归他们的盟友基辅省长管辖。至于大炮他已命令送往波兰的两个要塞：莫吉廖夫和贝霍夫。

他写信到斯摩棱斯克给戈洛温，要骑兵莫去斯摩棱斯克，告诉他彼得堡人安居乐业，关于敌人的传闻一点也没有。

5 月 3 日，圣彼得堡一座石砌要塞奠基；第一块基石由梁赞都主教斯捷潘奠定，第二块基石由皇上亲自奠定。为此铸造了一枚纪念章。

5 月 4 日命令马泽帕率领自己的部队还乡，顺路收复一些边境城市更好。

彼得令戈洛温伯爵去彼得堡，命令海军部按威尼斯的习惯礼节欢迎他。

写信给阿普拉克辛谈造船人员的事。

写信到阿姆斯特丹洽谈 1 万桶焦油。

写信到拉多加给波罗申谈关于将大炮送来的事。

写信到诺夫哥罗德给卫戍司令塔季谢夫，要他查明是谁殴打工程师布莱克林，等等。

写信到多尔帕特给纳雷什金，命他经由阿莫扎河调动两艘平底帆船以与格多夫相抗衡。

注意。嘱令斯特列什涅夫将超龄和伤残的贵族子弟分别送回家学习，而以他们的仆人替代他们服役，此外又发出诏令，将贵族少年子弟中未列入服役名单而逃避服役的人列入服役名单。

向缅希科夫和奥吉尔维下达各种指示，同时告诉他们他即将来到。

但获悉查理已向沃伦进发后，彼得立即决定前往乌克兰。

6 月 1 日，他视察了喀琅什洛特和科特林，下了几道有关彼得

堡的诏令（其中有给马特韦耶夫关于喷泉的谕示）。3 日派戈洛温去莫斯科之后，坐上“御旗号”战舰，偕同阿普拉克辛到达纳尔瓦，从那里阿普拉克辛前往沃罗涅什，皇上则由旱路到格多夫，从那里又由水路到普斯科夫。

6 月 16 日，他来到斯摩棱斯克并写信给缅希科夫，告诉他如离开普里皮亚季还不太远，那么就别去贝霍夫。但是 19 日缅希科夫就来到斯摩棱斯克迎接彼得。

彼得写信给舍列梅捷夫，要他率领团队兼程前进。

写信给斯特列什涅夫，令他派去几个龙骑兵团。

写信给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谈关于炮架和车轮等事。

6 月 19 日，彼得从斯摩棱斯克出发，21 日到达奥尔沙，在那里检阅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营和其他团队。

22 日来到莫吉廖夫，检阅了博尔的部队 。

23 日从水路出发去贝霍夫。贝霍夫卫戍总司令西尼茨基中将邀请皇上去他那里，但彼得拒绝了，因为他怀疑西尼茨基与查理有勾结。他乘驿车走驿道到戈梅利，让随从走水路先行。列普宁公爵和格罗德诺的几个步兵团在戈梅利迎接他。

在此之前，奥吉尔维和阿拉尔特中将及昌贝尔斯少将率 6000 步兵已出发前往基辅。

6 月 30 日，彼得启程去切尔尼戈夫，命令列普宁随他去基辅。途中他写信给舍列梅捷夫，重复他的命令（在彼得和保罗日舍列梅捷夫的儿子被提升为上校）。

7 月 4 日，他抵达基辅。

就在这一天彼得在礼炮声中来到索菲娅大教堂，做了感恩祈祷，访问了都主教瓦尔拉姆，参观了佩切尔斯基修道院和山洞。基辅有学问的教士手执十字架迎接皇上，并致词欢迎。

第二天（7 月 5 日），他接到消息，瑞典国王离基辅只 40 英里，

彼得向四处发出命令，要他们的部队兼程前来基辅。7 月 8 日，奥吉尔维、阿拉尔特和昌贝尔斯就来到了。但彼得后来获悉传闻不实，查理不是转向俄罗斯边境而是转向萨克森边境。一支瑞典军小分队被当作他的大军的先头部队，引起了一场虚惊。

1706年
（下半年）

彼得派遣缅希科夫率领全部正规的和非正规的骑兵去萨克森。他收到我国驻丹麦公使伊兹迈洛夫的情报，说有流言传播，似乎俄国与瑞典签订了3年的停战协定，没有把国王奥古斯特包括在条约之内。彼得写信给他，极言对同盟的诚意。给当时在奥古斯特朝中任大使的近卫军上尉瓦西里·卢基奇·多尔戈鲁基公爵写信说：1）2万正规军骑兵和同等数量的非正规军骑兵已派往萨克森，步兵随后即到；2）延缓的原因是军队在格罗德诺过于疲惫；3）答应写信给教皇，要求国王与他多加联系，为此他建立了一条经过沃洛斯卡亚州的秘密邮路。最后，看在上帝的面上，请他设法获得阿伦什泰特骂他的信，即使要出一千两金币亦在所不惜。

在这以后，派出了5000步兵。近卫军大尉伊万·伊兹迈洛夫与步兵同去；彼得通过他要求奥古斯特不使俄国步兵离开边界线50英里以上，以免被切断联系。彼得建议多使用骑兵。

从莫吉廖夫城下派遣3000骑兵去大波兰；在利沃夫击溃柳博米尔斯基公爵，在卢布林夺取了瑞典人的军税款并俘虏600人。

任命冯·韦尔顿少将守卫从斯摩棱斯克到普斯科夫的边境线。给他的指示是：1）去波洛茨克，从那里最好通过间谍侦察列文高普特的行动，竭力骚扰他但不进行会战；2）在敌人进攻和不

得已的情况下摧毁波洛茨克堡垒，向边界撤退；3）不断与斯摩棱斯克和普斯科夫联系，采取防御性行动；4）不让任何东西运往里加；5）与多尔帕特卫戍司令纳雷什金联系，等等。

彼得写信给枢密秘书沙菲罗夫和戈洛温伯爵，谈到如果我加入反法同盟，有可能通过英国人签订和约。（参看戈利科夫著作中沙菲罗夫的答复，第 2 卷第 323 页注）

奥古斯特派戈尔茨少将去见彼得，建议：

1）给 8 团骑兵和 4000 卡尔梅克人，非正规军归布罗乌泽将军指挥，步兵在边境线附近活动（对此彼得欣然同意）。

2）关于资助。彼得写道，经费非常困难，因为他在其他地方除卫戍部队外还供养着 6 万多军队，即：在大兵团中 3.5 万步兵和 2.1 万龙骑兵；在波洛茨克 5000 步兵和 3000 龙骑兵，在英格曼兰 2.2 万步兵和海军，5000 骑兵。——但是已下令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与荷兰人签订出售粮食的协议，因此奥古斯特的要求很快可得到满足。

3）关于帕特库尔，彼得要求将他引渡受审，等等。

以法国为一方，以奥地利、英国和荷兰为另一方的继承王位之战正在激烈进行。人们认为，查理进入西利西亚和萨克森是根据与法国的秘密同盟采取的行动。他同列申斯基和 2.2 万军队向萨克森进军，在波兰留下马尔多费尔德和一支强大的（?）队伍。

彼得赶忙命令他在维也纳的使节向奥地利皇帝建议缔结同盟，并将此事向英国、丹麦和波兰使节宣布。

与此同时他命令他设法聘请优秀的将军，特别是两个指挥步兵和骑兵的将军，他们必须精通兵法而且出身名门，可以请他们参加各种委员会，答应（秘密地）在薪金之外再给一二千卢布。他还嘱咐他遏止似乎已经开始在瑞典与汉诺威和普鲁士之间形成的同盟。

彼得把同样的话告诉沙菲洛夫；嘱令他仿佛出于他自己的意思询问英国公使，是否需要俄国参加反法同盟，如果英国公使同意，就告诉他，他已经得到相关的指令。

关于军饷的法令：根据陆军衙门给军需处的凭单向市政厅支取军饷。44个团的士兵和龙骑兵每年84.987万卢布93戈比（不包括海军、卫戍部队和遥远地区的驻军。据施捷林的资料，陆军有20多万人——此外还有近卫军、工兵、炮兵部队和海军团队）。

彼得指令：新兵中骑兵派给缅希科夫，步兵给列普宁。新兵分配名册由陆军衙门法官斯特列什涅夫决定。

从7月4日至8月20日彼得向各方面发出50多道命令。

对其中一道命令罗莫达诺夫斯基回答说：韧性铁所余不多，无论是国库还是炮兵（炮兵衙门?）里都已无钱。

在另一道命令里彼得吩咐对因其侄叛变而被拘禁的克罗波特金公爵不得用刑拷打，等等。

在彼得堡他向布留斯发出命令，要他秘密准备为攻占维堡所需的一切。

对缅希科夫发出指示，特别是关于粮食的问题。下令根据博尔和季金的密告审讯罗赞。等待缅希科夫在圣母升天节前到达基辅，等等。

命令斯特列什涅夫向不适宜服役的莫斯科人、姑娘和寡妇根据诺夫哥罗德的章则收取代役金。命令所有地主准备抗击敌人，不论他从哪一方向入侵——等等。

写信去阿尔汉格尔斯克给斯泰尔斯，谈及西班牙烟草和两只挂钟（彼得堡用）、一对沙漏钟（基辅用），等等。

写信给柳布斯，关于100门臼炮和聘请印刷工等事。

写信给造船技师斯克利亚耶夫，谈为彼得堡公园种植百合花。

写信给沙菲罗夫谈花卉，并要他去基辅。

写信去阿尔汉格尔斯克给亚科夫列夫，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子弹袋的海狸皮袋盖。

8月2日，彼得告诉阿普拉克辛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温伯爵逝世的消息:“本周吾人之友海军元帅于格卢霍夫与世长辞，因此除彼领导之外交衙门外，还请多加照应，钱财及其他物品封存以待诏令。彼得哀告。”

彼得于圣母升天节在佩切尔斯基修道院近旁为一座新的由他亲自设计的要塞奠基。命盖特曼及其小俄罗斯军队完成此工程，由盖森上校协助，在工程结束前不得离开。

8月，查理进入萨克森，向全体人民征收军税。彼得把来到基辅的缅希科夫派往奥古斯特处；而将军队委托给舍列梅捷夫和奥吉尔维（有条件地），给13个团组成特别部队。

为了最迅速地同奥古斯特等人联系，他把副首相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戈洛夫金留在基辅，长驻军中；还留下阿伦什泰特。把沙菲罗夫派往莫斯科，所有外国使节都在那里。命令马泽帕与戈洛夫金联系。

罗莫达诺夫斯基在皇上在基辅期间，将彼得从大尉擢升为上校。因为这出闹剧，彼得写信感谢他。8月20日，彼得经斯塔罗杜布、斯摩棱斯克、大卢基和纳尔瓦去彼得堡，9月4日到达纳尔瓦，又从海上去彼得堡。在科特林岛检阅了海军，9月8日抵达彼得堡。

他命令波洛茨基的冯·韦尔顿，如无危险，向前挺进至季纳堡。

写信给缅希科夫，顺便说到彼得堡发大水，在他的宫室里水涨至21英寸，人们在街上乘船往来，大水持续了3个多小时，等等。向**所有人**问好，向持枪的人问好，也向拿针的（叶卡捷琳娜）问好。

写信至阿尔汉格尔斯克给亚科夫列夫（经济上的部署）。

写信至阿斯特拉罕给霍万斯基，要他把克雷托夫的两个团调防至喀山，把莫斯科火枪兵从捷列克调至阿斯特拉罕。

写信给阿普拉克辛，谈纳伊建造的船舰上出现霉斑（因为木材采伐不及时，树木正灌浆）。

关于在彼得堡种植椴树问题（致科尔萨科夫（寄往何处?）。

致格列博夫少校，命令将阿斯特拉罕逃跑的火枪兵处死。

致罗莫达诺夫斯基——关于改铸旧大炮问题，等等。

嘱令发给德米特里·戈利岑公爵500卢布以偿还债务。

（当时刺刀叫做**长刀**）

对阿伦什泰特的要求（相当蛮横）彼得通过戈洛夫金回答，他不久就将到达杜布诺（带步兵）。

在第聂伯河和普里亚季河上将建造4座桥。

俄国骑兵将去卢布林附近与萨克森骑兵会师。

任命我国驻荷兰公使鲍里斯·库拉金（或另一人）为大使派往罗马教皇处。

关于钱款和俄国新兵问题答应在会见时再谈。

对阿伦什泰特的要求可回答他：关于他的离职问题，望他同他的国王联系，如果他不愿意等待答复，则向他索取字条，说明他离开我国宫廷系出于他自愿。

在同一封信中皇上命令解雇奥吉尔维（他只有一次认为有必要到舍列梅捷夫那里去要口令）。彼得吩咐发给他全额薪金；他还因为给他送去一个威尼斯骗子孔季而生气；他因戈洛夫金年迈的母亲逝世而安慰他，等等。在另一封信中他寄了一份给教皇的文书范本。

给沙菲罗夫的信中谈到李特，我国在普鲁士宫廷中的代理人，谈到接受他为我国服务的问题。命令马特韦耶夫自巴黎去荷兰，又

从那里去英国（**全同盟的大本营**）。“**朕**派遣伊兹迈洛夫自丹麦去普鲁士（以确认中立）。”

关于克尼佩尔和其他瑞典人：不让他们去外国人城关，甚至要祷告也可以派牧师去他们家里。能让克尼佩尔走那再好不过，因为他除了不是生在俄国之外，对俄国的事什么都通，是瑞典人最好的间谍，等等。

往伦敦派大使的目的是同瑞典媾和。

注意。（参看戈利科夫著作中的《指示》，第2卷第352页）

彼得对奥古斯特的评价不高。看来他绝不反对另选一个国王[①]（事先得到联盟国的同意），他真诚希望和平，愿意签订和约，甚至只要一个条件：在波罗的海上有一个港口。总之，《指示》是外交手腕和明智的杰作[②]。

彼得派遣部队在布留斯少将和尚布尔格准将的指挥下去维堡城下，他给他们一份指示，此指示成了法令，彼得于10月3日签发。

在出发去维堡之前，彼得给缅希科夫送去一条毛毯，10月4日动身。在离维堡1英里的地方，敌人在两个临时野战工事里用两门炮阻止我军先头部队渡河。但是俄国人占领了临时野战工事，夺取了大炮，赶走了敌人。

12日，步兵来到维堡城下。

彼得手谕海军中将克雷斯，要他派5艘或更多的双桅纵横帆帆船入海去贝尔根-叶兰特截住7艘从维堡等地开出的平底船。

那一天派去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士官米哈伊尔·谢波捷夫、炮手阿夫托诺姆·杜巴索夫和海军军官斯克沃尔佐夫和西尼亚文率领48名士兵分乘5艘小艇出发，大雾中没有遇到商船而是

①② 原文为法文。

遇到了敌军海军上将的武装小艇“艾斯佩恩号”，打死了 5 名军官、73 名士兵，夺得了小艇，把其余人都锁在甲板下。我军只有西尼亚文和其余 4 人生还。

彼得将我军殉难者的尸体送到彼得堡，命令佐托夫举行隆重的葬礼。

攻城炮在路上陷入秋天深深的污泥之中，不能行动。军事委员会决定把攻城炮送回彼得堡，只运臼炮来维堡城下。

10 月 22 日开始炮轰，继续了 4 个昼夜。但是由于没有重炮和海军船舰，决定在春天到来前放弃包围。彼得怨怪那些没有给他取得维堡位置真实资料的人。

彼得命令克尔欣中校：军官放假到 12 月 25 日为止，不能更晚，违者将丧失荣誉和生命。

写信给穆辛-普希金，询问他修道院的长老薪金多少。10 月 23 日，彼得拟就了撤退的计划，命令：1）在军事行动停止前一天，让 3 门臼炮和非正规军用犍牛拉车先行撤出。2）在黄昏时撤退，在有火堆的地方储备够一昼夜用的木柴，以便步兵撤退后，骑兵可以生火；黎明时派一名军官和鼓手进城（佯为进行谈判）。骑兵应立即撤走。3）第一天应尽可能走得远一些，其余几天根据自愿，摧毁桥梁，在狭隘处设置鹿砦。

也在 10 月 23 日这一天，彼得出发回彼得堡，途中遇到运送炮弹的运输队，要他们折回。

回到彼得堡后（据《彼得大帝日记》是 11 月 4 日，而据《皇帝纪事》是 10 月 24 或 25 日），彼得为他发明的双桅纵横帆帆船举行下水式。

把英国大使的建议秘密送给缅希科夫，命令他探测奥地利宫廷对此事的意见，也要保密。

彼得命令沙菲罗夫交换克尼佩尔，尽一切力量解救帕特库尔。

关于与瑞典媾和一事，一定要与各外国使节进行谈判，**而且即使我们大胜瑞典人，也要满足他们的决定**。

写信给斯特列什涅夫，谈关于收入和可出售商品等事，要求在明年1月前提供这方面的资料。

以同样内容写信给阿夫托诺姆·伊万诺夫。

彼得乘自己的双桅纵横帆帆船在海上航行，感到满意，然后又开工建造两艘。

彼得感谢纳雷什金，因为从多尔帕特派出去的小分队击溃了敌人。

彼得得到奥古斯特和查理停战（原文如此）的消息，将此事写信告诉缅希科夫，叮嘱他要非常谨慎，建议他率领步兵进入立陶宛，把列文高普特赶往里夫兰，在里加附近驻扎，到春天炮轰。12月，彼得考虑去缅希科夫处，等等。

写信给昌贝尔斯和韦尔顿，如果列文高普特进攻波洛茨克，他们应联合起来，不让他得逞。

命令克尔欣枪决莫吉廖夫、波洛茨克和主力军中的逃兵。如果逃兵在20人以上，则抽签决定1人处死，1人送去服苦役。还谈到三角帽，**双簧管手**镶金边的扣眼和他们肩上的半月形饰物，谈到金线饰纽和毛线饰纽（鼓手），等等。

与此同时，8月间奥古斯特国王就已秘密派遣伊姆高夫和芬格斯坦去见查理，授予他们谈判的全权。我国驻波兰公使三级文官冯·帕特库尔知道此事后竭力反对。他被几个萨克森大臣秘密强邀去开会，被捕后囚禁在宗嫩什坦要塞。萨克森人向他提出释放的条件：1）不向奥古斯特和他的大臣们进行报复。2）16个月以后方能离开萨克森。帕特库尔不同意。彼得通过他的使臣德米特里·戈利岑公爵提出抗议，但毫无用处。

最后在查理的大本营阿尔特兰什塔特签订了协定，其主要条

款为：

1）奥古斯特必须放弃波兰王位，承认斯坦尼斯拉夫·列申斯基为国王；

2）退出与彼得的同盟；

3）引渡叛徒和逃犯帕特库尔交查理处理；

4）其余的俄国援军也要交给他。

结果，帕特库尔于9月9日带着镣铐引渡给瑞典国王，于次年——1707年车裂而死。伦策尔也可能遭到同样的命运，但萨克森政府把他和他的军队送出国境；据其他著作家的资料，伦策尔经波希米亚和西利西亚秘密逃走，为此查理十二世还向约瑟夫一世要求补偿。他到俄国以后，彼得授予他少将衔，以后又擢升为中将。

缅希科夫对于奥古斯特的条约还一无所知，他向彼得报告我军在波兰的一些胜利情况。最后还报告在卡利什城下的辉煌战斗。

指挥瑞典军和波兰军的马尔多费尔德将军在我军面前退却了一段时间，他越过普罗斯纳河，在一个河流与沼泽地四面围绕的有利地方停了下来。缅希科夫也越过普罗斯纳河，18日向敌人发起进攻。右翼是缅希科夫，左翼是奥古斯特国王和他的萨克森兵。盖特曼列武茨基（尔热武茨基?）在俄国人一边，盖特曼西尼亚夫斯基在萨克森人一边。敌军的主体是瑞典人，两翼是基辅省长波托茨基和特罗基省长[1]指挥的波兰人。

下午2时战斗开始了。我军骑兵在瑞典步兵的猛攻下有点惊惶失措，但缅希科夫和几个龙骑兵中队挡住了敌人，他命令骑兵从右翼进攻。3小时后战斗全部结束。一部分敌军骑兵逃逸，其余被击毙或被俘虏。瑞典军原有8000人（据缅希科夫的说法，据

① 当时特罗基省长是萨佩加。——原编者注

《彼得大帝日记》为7000人），波兰人则达2万人。瑞典人死亡近5000人，波兰人和沃洛赫人近1000人，其中有瑞典将军克拉索夫。俘虏马尔多费尔德；4名上校，6名中校，5名少校，校级和尉级军官共142名，士官和列兵1788人，其中有法国人493名，虏获全部辎重，等等。在追击过程中和在卡利什城内又俘获瑞典人829名。第二天几乎所有波兰人及其首长均被俘。我方有正规军1万人，1队哥萨克兵，还有萨克森人和波兰人1.3万人。

奥古斯特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他既害怕查理，也同样害怕彼得。他不知道如何是好，他把缅希科夫的计划告诉了马尔多费尔德，把他和查理的和解告知他，劝他不要作战。由于马尔多费尔德预先没有得到通知，不相信他。战斗之后，奥古斯特释放了被俘的波兰军官，说服缅希科夫把瑞典俘虏也交给他，似乎是为了与瑞典交换战俘，他答应在3个月内完成此事，不然的话他保证把他们归还俄国。他以书面形式请求查理原谅他的胜利。他心神不宁地到了华沙，但还是做了感恩祈祷，然后于12月16日来到莱比锡查理那里，屈从他的意志，在他那里与斯坦尼斯拉夫·列申斯基一起宴饮，于20日签订了上述协定。

彼得为他的宠臣的胜利庆祝了3天，他感谢缅希科夫，为他的胜利铸造纪念章，命令不失时机地截断列文高普特与里加的联系。

尽管与瑞典言和，奥古斯特又向彼得要钱。不过，彼得没有把钱送去；虽然他还不知道协定的事，但他怀疑波兰俘虏已向奥古斯特付了赎金。

关于列文高普特，他**如此趾高气扬地来到维尔诺**（彼得给戈洛夫金信中语），彼得在给舍列梅捷夫，给阿拉尔特、列恩、昌贝尔斯等将军和给戈利岑公爵的信中都谈到他。

彼得还命令戈利岑公爵宣布他即将来到军中检阅奥古斯特方面的军队。

命令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往基辅-佩切尔斯克要塞送去136门大炮。

写信给斯摩棱斯克省长萨尔蒂科夫谈关于春天前建造载重1.5万普特的船只问题。

发布为彼得堡征召1.5万名工人的诏令。

向全国发布诏令，以后不再制造和出售**平头铁锹**，而制造尖头铁锹。

谕令斯特列什涅夫，除下游各城市外向各城市征集新兵4579人。军粮运往彼得堡。关于亚速夫的储备，等等。

通知库德里亚夫采夫，巴什基尔人要求与克里米亚汗结成同盟，等等。

关于家用品等写信给商人柳布斯。

就海军人员的晋升问题下诏阿普拉克辛：初级官职根据服务年限晋升，高级职务视情况而定。

12月10日，彼得去纳尔瓦，事先给布留斯详细的指示，涉及彼得堡城防工事、房屋建筑，围攻维堡的准备工作，关于新兵的指示，最后是**关于军粮**的指示，**把它作为主要的工作。**

彼得原来打算从纳尔瓦到莫斯科去，但在出发前一天接到缅希科夫的信，告诉他查理与奥古斯特结盟的事。彼得立即驰往波兰，携带阿列克谢太子同行。

在斯摩棱斯克彼得视察城市后下了几道命令。

12月24日来到基辅——并当夜出发去奥斯特罗格，又去列普宁公爵的驻扎地杜布纳。

从杜布纳他来到若尔克瓦，舍列梅捷夫、缅希科夫等驻扎在那里。

1706 年诏令

几道诏令重申有关村长、逃亡人员、记事册、举手礼、招标、矿泉租金等法令。

关于外国人城关建造桥梁由该城关负担费用的诏令。

关于贵族少年编入龙骑兵的诏令。

（不同时期的诏令）

关于征新兵的诏令：

1） 农民和无田地贫民每 300 户 1 人；

2） 贵族每 100 户 1 人；

3） 大贵族和御前大臣每 300 户 1 人；

4）（根据 1705 年诏令 —每 20 户 1 人）可用金钱、粮食、衣服代替服役。

注意。注意。（每年 1 人的伙食费为 1 个半卢布）。

1707 年

在若尔克瓦彼得待到 4 月 30 日。

他写信给阿普拉克辛谈关于征召 2000 或 3000 卡尔梅克人去第聂伯河，关于老森林，关于双桅纵横帆帆船，关于接受缅希科夫的苛性钾工厂，关于将海军元帅戈洛温安葬在莫斯科，关于重新审查送往英国去的学生等问题。

下诏在离边境纵深 200 俄里内从普斯科夫经斯摩棱斯克到切尔卡斯克诸城市——不许任何人家中见到粮食，粮食必须埋在地窖里或者藏在森林里。此事应在 4 月初就预先宣布，应当鼓励人民并说明这一措施的意义。

写信给乌沙科夫，要他送马匹至奥斯特罗格给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营，送火药至基辅。

彼得决定不在波兰境内进行大决战，如果无法避免，则在本国境内进行。在波兰境内只进行游击战争以创伤敌人。

拥护奥古斯特的波兰人要求彼得保护；其中新任大主教热姆贝克和登戈夫于2月7日在利沃夫宣布波兰处于王位虚悬时期，不承认选举斯坦尼斯拉夫。王位虚悬时期于 7 月 11 日宣布。

当时流言飞传，彼得将任命自己的儿子为波兰国王；彼得当即把他送回莫斯科。

彼得给波兰军队第一次 800（?）金盾。

彼得派鲍里斯·库拉金公爵去教皇克里门特十一世处（参阅戈利科夫著作第 2 卷第 410 页注）。因此教皇也声称不承认斯坦尼斯拉夫。

拉戈茨基亲王以不满现状的匈牙利人的名义派来贝莱契尼（或贝莱济尼），提议阿列克谢太子为匈牙利国王。

彼得虽然希望在罗马帝国会议内有发言权，但还是拒绝了这项建议，因为他不希望同奥地利争吵。奥地利皇帝为了表示感谢，当时给缅希科夫送来授予他罗马帝国公爵爵位的证书。

与此同时，有几个波兰人背离了奥古斯特。舒尔茨上校彻底破坏了他们的和列申斯基的属地。彼得写信告诉阿普拉克辛："这里的事情还像家酿啤酒一样在发酵，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但是如果害怕不幸，就不会有幸运。"

献给皇上两张地图：1）伯朝拉河以东的西伯利亚地图；2）从雅罗斯拉夫尔至亚速夫地图。

彼得从若尔克瓦来到杜布纳检阅了军队，派西尼亚文（水手长）把他在那里得到的图画送去彼得堡。

他从杜布纳出发去卢布林，在亚库博维奇这个小地方得到消息，瑞典国王率领 5.4 万大军，带着在萨克森搜刮到的钱财（2200万塔勒）前往波兰。其中不包括克拉索夫少将的军队（在波兰）和正从里加城下向国王靠拢的列文高普特的军队。

奥斯曼帝国当时被波兰大使所激怒，与查理建立了联系。库班地区的各民族也在骚动。查理公开夸口，他要去莫斯科，煽动随时都可能暴动的俄国人。

彼得派炮兵大尉科尔奇明带去加强克里姆林宫和中国城的防御的命令。也在这时，他写信到彼得堡给阿普拉克辛，委托他做许多事情，大部分是家庭事务；在另一封信中祝贺他第一次在东

海[1] 上升起我国的旗帜。5 月 18 日，彼得在卡济米尔检阅由赫森-达尔姆什塔特公爵指挥的 12 个龙骑兵团。

5 月 30 日（他的生日）封缅希科夫为伊若尔公爵，1707 年 7 月 1 日赐给他爵位证书。

然后他回到卢布林与波兰的几位统帅和参议员谈判。他获知，立陶宛的西尼茨基中将[2]背离我方，掠走了从莫斯科送往军中去的 4 万卢布。他现在盘踞在贝霍夫。彼得派博尔去讨伐他。博尔在四周后占领了要塞，俘虏了西尼茨基和卫戍部队（3000 人）。彼得把贝霍夫的 100 门大炮送往莫斯科，而把城市归还给波兰共和国。

在这里彼得决定：1）列普宁公爵经明斯克去维尔诺；2）缅希科夫公爵和阿拉尔特（已升任上将）去华沙，在**科波斯**建好工事。

在他们之后彼得也出发去华沙，于 7 月 11 日到达。

在这里他寒热病发作。病中他写信给阿普拉克辛，感谢他在他的小屋中庆祝 5 月 30 日，命令他在沃尔霍夫河和斯维里河之间征召工人去修建彼得堡各工程；在盐税中支取 8 万卢布供给彼得堡海军，等等。注意。

在军事会议上宣布舍列梅捷夫为总司令，缅希科夫公爵为副。他自己为了**制造假象**决定去彼得堡。9 月 4 日，他离开华沙，留下缅希科夫和全部骑兵。

在季科京彼得获悉，查理渡过了奥得河，分兵三路，他自己向克拉科夫进发。彼得派博尔中将率骑兵去德鲁亚抗击他，派施韦登少将率骑兵去另一（?）方向。命令阿普拉克辛派两个团去普

① 德语中称波罗的海为东海。

② 普希金手稿中误作盖特曼西尼亚夫斯基。——原编者注

斯科夫或另一个地方，因为列文高普特意图佯攻。同时他给阿普拉克辛送去两本拉丁文书，嘱他交给利胡季耶夫诸长老翻译。在这封信中他还讲到教小狗用牙叼东西和脱帽的本领，等等。

在格罗德诺彼得检阅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在维尔诺检阅了列普宁公爵的军队，然后转向梅列奇这个小地方，同缅希科夫会面。在这里决定我步兵开向我国边境，骑兵则骚扰敌人的后方。回到维尔诺后，他获悉查理往普鲁士格但斯克去过冬；彼得作了部署后出发去彼得堡。

威尼斯的历史学家说，当彼得离开华沙，我军进入维斯瓦河两岸的阵地后，查理找不到一个架桥的地方，因此他乘小船渡河窥探我军。我军的一支小分队袭击他；他幸免于死，但护送他的瑞典人俱遭砍杀。

彼得经大卢基（在那里视察了一座新要塞）、诺夫哥罗德、拉多加和施吕瑟尔堡于10月23日抵达彼得堡，直接去阿普拉克辛家。30日同他一起出海，在喀琅施塔得工地上待了8天。回到彼得堡后，于11月在圣三一大教堂与卡捷琳娜结婚。卡捷琳娜是马里延堡的一个农村姑娘，曾经嫁给一个吹小号的瑞士人，后来又成为舍列梅捷夫和缅希科夫的姘妇。卡捷琳娜生于1688年4月16日。

12月5日，彼得来到莫斯科。

彼得察看不久前发生的一场大火的灾情。他以各种必需的物品充实当地的药房，赠给许多中国瓷器，命令发送药品到俄国各地。在卢布内嘱令建立战地药房，给莫斯科印刷厂送去新铅字，等等。

彼得希望和平，他通过驻萨克森宫廷的法国公使贝赞瓦尔向查理提议，条件是把英格里亚及喀琅什洛特、施吕瑟尔堡和彼得

堡诸城市留给沙皇。对此查理答复说：我要沙皇先赔偿军费3000万，然后再与他在莫斯科谈判和约问题。瑞典的几个使臣扬言，国王意图推翻彼得，消灭俄国正规军并把俄罗斯分成许多小公国。施帕尔将军已被任命为莫斯科总督，他夸口说，他们要用鞭子把俄罗斯**贱民**不仅从俄罗斯而且从地球上赶走。彼得的回答是众所周知的：**“我的兄弟查理想做亚历山大大帝。”**[①] 等等。

1707年诏令（27道）

对退伍退职人员、寡妇、贵族少年的家仆，每5人中抽1人服役。

注意。后来改为以钱代人，每1人付15卢布。

关于**不申报**即没收货物的诏令。

关于登记出租的邸宅、楼院、木屋和**房间角落**的诏令。

关于不许控告现役军人的诏令，违者（即使有理）送军中交军事法庭审判。

关于衙门卷册的次序。

关于第三次征兵的诏令，每20户征新兵1人。

关于因作伪证流放贵族罗斯托普钦、因盗窃文契流放恰普雷金家奴仆的诏令。

注意。因年老不宜作苦役者流放至修道院做工。

韦德团和布特尔斯基团的老兵和哥萨克军士因进军三一修道院有功，每人加薪1卢布。

注意。关于**不许控告**的蛮横法令当年即废除并作了解释。

关于不许出售无印记的外国衣帽。外国衣帽必须在旧衣商场

① 这是引言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为：可我不是大流士。——原书编者注；指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

打上印记。

关于每切特维尔季土地征税 3 戈比的诏令。

1708 年

1 月 6 日，彼得从莫斯科出发去波兰。

在科波斯视察仓库及阿拉尔特和戈利岑公爵的军队时，彼得接到缅希科夫的报告，说哥萨克击败了敌人的一支队伍，俘获 300 人和许多军旗。

他从科波斯出发经明斯克去津佐雷至缅希科夫公爵处。在那里他获悉，查理率一部分军队去格罗德诺，另一部分军队正向津佐雷开来。彼得出发去格罗德诺，在那里他命令米尔费尔斯准将率领 2000 名士兵占领格罗德诺桥，阻止敌人过桥或者摧毁桥梁。26 日，彼得离格罗德诺去维尔诺。

米尔费尔斯在瑞典人临近时撤退，致使在皇上出城后 2 小时瑞典人就占领了格罗德诺。彼得命令将米尔费尔斯作为叛徒逮捕。米尔费尔斯从监禁所逃出，投向瑞典人。最后在波尔塔瓦城下被俘，经法庭审判后枪决。

查理占领格罗德诺时只带了 600 人。彼得在逃跑中得知这一情况，派出一支 3000 人的队伍进攻格罗德诺，企图俘虏国王本人。查理知道后，在支持他的居民帮助下击退进攻，虽然国王住所周围驻扎的瑞典军队悉数被我骑兵击毙。

我军全部步兵来到别申科维奇。缅希科夫和骑兵驻扎在扎博洛茨克县。查理想进攻他，但因道路难行而中止。

彼得重申他以前的有关军事行动方式的规定，向各方面发出许多命令之后，启程回彼得堡，于3月27日到达。

在各处视察后他乘冰上帆橇去施吕瑟尔堡迎接他的嫂子帕拉斯凯维娅·费奥多罗芙娜皇后和她的两个女儿安娜和帕拉斯凯维娅公主以及他的三个姐妹纳塔莉娅、玛丽娅和费奥多西娅公主。彼得在离施吕瑟尔堡8俄里处迎接她们，在礼炮声中进入要塞，又从那里去彼得堡。

彼得从海上把粮食送往军队，自己也想同去，但因浮冰过多，乘平底货帆船回到科特林岛。

陪同从莫斯科来的女客人们从彼得堡去喀琅什洛特和科特林，在礼炮声中款待她们。

5月6日，他派遣海军少将博齐斯去博尔高。瑞典的梅代尔少将没有抵抗就离城逃跑。博齐斯焚毁城市和周围的村庄，15艘商船，打死瑞典人200名，带着虏获品回来，从停泊在桦树群岛的瑞典海军旁边经过。托尔布欣上校被派到这些岛上去，烧毁海岸上的所有村庄，一直到维堡，还烧毁了一些弹药和船只。奥斯特罗夫斯基也在那一地区进行破坏活动。两人都安全返回喀琅什洛特。

巴什基尔人的叛乱用一纸赦令平定了。它是从1705年开始的。(《每月文辑》1759年第12页注释中)

但是这时爆发了一起极为重大的叛乱。康德拉季·布拉文打死了在顿河各市镇搜捕逃兵的尤·多尔戈鲁基公爵，挑起了整个顿河地区的暴动。

布拉文发出檄文(戈利科夫著作第2卷第436页)。他折磨多尔戈鲁基的军官，扬言要去莫斯科和波兰，杀尽大贵族和外国人。哥萨克兵团首领卢基扬·马克西莫夫曾出兵讨伐，但布拉文击溃了他，夺取了辎重和大炮，进人切尔卡斯克，处死兵团首领和众长老。此后他被奉为兵团首领。布拉文掌握全权，派出5000哥萨

克进兵亚速夫。彼得派遣 2 万人（据卡季福尔资料）在被害公爵的兄弟指挥下去镇压他。

另一个大叛徒马泽帕(当时他还在忠诚的假面具的掩饰下)把一切告诉查理，邀他进军乌克兰。同时马泽帕还与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联系，通过大维齐乔尔雷莱-阿里帕夏要求苏丹帮助。如果查理进军乌克兰，维齐将强迫卡普兰-基列与马泽帕会师，答应土耳其军队随时准备援助瑞典人。

查理国王得知他去莫斯科要经过的地方已经是一片废墟，没有任何食物，遂命令列文高普特与他会合，尽可能多携带食品和弹药。

大家都认为，查理会在莫吉廖夫等待列文高普特，但是查理却让 8000 部队随列申斯基和克拉索夫去波兰，自己匆匆赶往乌克兰。在鲍里索夫城下他派 1000 龙骑兵和沃洛赫人去窥探阿拉尔特和盖斯金（中将）的军队；这时瑞典人的先头部队也已赶到，发生了一次激烈的冲突。国王看到渡口已被占领，于是转而向右去斯维特利齐；这条路穿过森林和沼泽地，有 15 英里地遭到彻底破坏，到处是鹿砦。查理克服了一切困难，在萨佩任斯卡亚-别廖津纳这个小地方附近走出森林，渡过别廖扎河，遭到第一次挫折：他的侍从将军卡尼费尔带着一队沃洛赫人袭击哥萨克，被击退逐走。30 人打死，4 人被俘。费奥凡把这次冲突称做波尔塔瓦战役的预测仪。

同时彼得派阿普拉克辛到海军去调遣舰队。5 月 11 日告诉他击溃了布拉文的同伙霍赫尔（?）和 1.5 万名叛乱分子，还告诉他，博尔在里夫兰击溃了费姆兹上校（击毙 120 人，俘虏费姆兹和其他军官）。

5 月 13 日，彼得在彼得堡为一座石砌新棱堡奠基，然后讨论军事行动，到喀琅什洛特和科特林的工地上去，在那里接到查理

进军乌克兰的消息。彼得当天即去彼得堡，把英格里亚托付给阿普拉克辛，自己到军中去。彼得带自己的家人参观了科波里耶、亚姆堡和纳尔瓦，在那里庆祝了彼得保罗日，翌日出发去莫斯科。

舍列梅捷夫一路观察敌军，在比比奇河畔一个叫戈洛夫奇诺的小地方对面停驻下来。这一带到处是沼泽，查理必须经过这里。缅希科夫和舍列梅捷夫居中间，右翼是阿拉尔特和弗柳克中将，左翼是戈尔茨中将和列普宁。列普宁的师因为派出许多人去各渡口和桥梁维持军队中的交通联系，故而人员减少。

14 日，查理在大雨和浓雾中从浮桥上在列普宁师和主力部队之间渡河，穿过难以通行的沼泽地；攻击列普宁，将他赶入森林，夺取了 7 门大炮，打死军官 5 名，列兵 113 名，打死冯·施韦顿少将，俘虏达 400 人。同时，瑞典骑兵袭击戈尔茨，逼迫他向主力靠拢。查理损失达 1200 人，自己也几乎丧命：他的马陷在泥淖里，他的勤务兵好不容易才把他拉出来。这以后他向莫吉廖夫退却。威尼斯的历史学家记述这次战斗有所不同。（参阅戈利科夫著作第 2 卷第 446 页）他认为我军死亡达 2000 人（很可能）。彼得感到很满意，他在途中写信给阿普拉克辛："我衷心感谢上帝，因为我军在大决战前同敌人好好较量了一番，我军三分之一的兵力顶住了敌人的全部兵力，安然退却。"7 月 20 日，彼得来到军队的驻扎地高尔基。这里他接到托尔斯泰送来的消息，向亚速夫进攻的 5000 叛军已被击退驱走。托尔斯泰呈上截获的一封信，证明布拉文同克里米亚和土耳其有联系。近卫军少校多尔戈鲁基公爵屡战屡胜；最后哥萨克兵团首领伊里亚·泽尔诺夫于 7 月 7 日在库尔斯克袭击布拉文；布拉文在拼死抵抗后开枪自杀。他的尸体运到亚速夫。

彼得庆祝这一大喜事。但是叛乱并未平服。彼得于 7 月 29 日下诏托尔斯泰，命他率领两三艘船搜捕叛乱分子，如果可能，与多尔戈鲁基公爵会同协作。下诏多尔戈鲁基，命他率两个团去亚

速夫，另派一个骑兵团去塔甘罗格。待近卫军营或英格曼兰和比尔斯基团到达后，往切尔卡斯克进军，等等。反贼一律绞死，安抚切尔卡斯克，迫使他们选出新的首领，顿涅茨河上的城寨一律夷平，等等。

11 月，叛贼尼基塔·戈雷击溃了一支从科罗托亚克派往亚速夫的运粮队，掠走了钱币和大炮。

布拉文曾经等待 1000 名扎波罗热哥萨克。

后来被杀害的多尔戈鲁基曾在 8 个集镇里发现 3000 来名逃亡者。布拉文的军队大部分是这些人。

列恩向彼得报告，在斯莫尔亚纳这个小地方击败卡尼费尔将军并将其俘虏。

这一俘虏向彼得证实，查理企图进攻莫斯科（为此而采取了许多措施）。

彼得命令审判列普宁，列普宁被判刑（什么刑?）。彼得宽恕了他，据说是因为戈利岑求情。

彼得命令博尔阻挠列文高普特同查理会师。

8 月 4 日，他得到消息，查理在莫吉廖夫附近渡过第聂伯河，向普罗波伊斯克进军。我军向莫吉廖夫推进，彼得率领一半步兵来到姆斯季斯拉夫利。查理封波托茨基（基辅省省长）为皇家大盖特曼以替代西尼亚夫斯基，任命利沃夫大主教为王国大主教以替代申别克，任命俄罗斯省省长亚勃洛诺夫斯基[1]为首相。他的敌人被迫离开波兰。大主教申别克去西利西亚，他的兄弟副首相去德累斯顿；维什涅韦斯基公爵、库亚夫斯基主教和其他一些参议员、省长、国王驻县代表等，或去科罗列韦茨，或去格但斯克，等

[1] 亚勃洛诺夫斯基为加利西亚省省长，加利西亚当时称为俄罗斯省。——原编者注

等。奥古斯特当时不在萨克森。出于好奇，他在欧仁尼亲王包围的里瑟尔要塞城下。

查理为了把彼得从各渡口和险要的地方引开，进军姆斯季斯拉夫省（8月初），不断地前后运动。彼得跟踪他，竭力骚扰他，使他无法得到粮食。

彼得在姆斯季斯拉夫利获悉，查理把一部分军队调往戈梅利，自己率一部分军队向契里科夫进发。彼得跟踪他，在皮萨列夫奇兹纳这个小地方附近察看了那里的沼泽地后，亲自选定渡口，率领部队过河。

彼得得到消息，多尔戈鲁基公爵在叛乱平定的地方处事残酷。彼得责备他，规定只能处死为首分子，而且也不是全部，其余人送去服苦役，老集镇不能焚毁，等等。

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命令不要把部队调离顿河地区，只有英格曼兰团除外。

彼得在里亚斯纳检阅了近卫军和两个龙骑兵团（戈利岑部下），得知查理到了普罗尼亚河畔的乔瑟之后，在凌晨两点出发去那里（让近卫军骑上马）。途中从投诚者口中获悉，国王已在渡普罗尼亚河。彼得转向多尔吉契村，在那里摆好阵势。他命令沃尔康斯基少将率领哥萨克、卡尔梅克人和沃洛赫人袭击敌人的辎重队，得到成功。查理很快往契里科沃这个小地方推进，彼得则往克雷切沃（距契里科沃3英里）。他命令辎重队渡过索扎河，在那里扎营，他自己和近卫军等在克雷切沃附近涉水过河，与辎重队会合，到达鲍里索维奇这个小地方。这里他从驻扎在契里科沃近旁的列恩得到消息，查理意图占领这个地方。彼得向列恩靠近，在离他尚有半英里的地方列好阵势，然后同缅希科夫和布留斯骑马到列恩那里观察敌军。国王溯索扎河而上向克雷切沃推进。

彼得为了蒙骗国王，向后退兵，但是第二天（8月24日）又

从拉布热茨村向克雷切沃前进。这里他得悉查理正往姆斯季斯拉夫利进军，彼得为了切断他的道路，派费柳克中将溯索扎河而上到斯特拉科拉，道路难行，他自己也随着出发。渡过索扎河后，彼得来到河对岸的舍列梅捷夫营地，命令全体步兵后退，在笔直的姆斯季斯拉夫利大道上一线拉开。

8月26日召开会议，决定把部队分成3个师，分别由舍列梅捷夫、缅希科夫和戈尔茨指挥。大本营设在**多布罗耶**这个小地方。部队驻扎在白纳帕和黑纳帕河上。彼得得到来自纳尔瓦的阿普拉克辛的胜利消息。8月15日阿普拉克辛在谢马河边攻克了一个小堡垒，砍死所有盘踞在那里的瑞典人（150名雇佣骑兵和40名士兵），从那里他向驻扎在拉科博尔附近的两个团（1个骑兵团和1个步兵团）进攻。瑞典人仓皇逃跑，或遭砍杀。死916人，俘虏施利平巴赫上校，15名军官，228名士官和列兵，我军死16人，伤53人。

彼得获悉，瑞典人在利贝克尔少将指挥下已渡过涅瓦河，他惋惜未曾先在施吕瑟尔堡和彼得堡之间集结军队——他给阿普拉克辛调去英格曼兰团，等等。

29日，国王逼近黑纳帕河，离我军仅1英里。彼得看到敌军右翼（5000步兵和几千骑兵）脱离主力部队，经军事会议讨论后，命令戈利岑公爵和弗柳克中将攻击敌军右翼，尽管与敌军相隔两条河流和沼泽地。但是弗柳克的30个龙骑兵连，由于要绕道远行更兼渡河困难，不能及时赶到。戈利岑没有等待弗柳克，在大雾天气渡过两条河攻击瑞典人，经过两小时的酷烈战斗，赶走了他们，杀死敌人将近3000。（彼得8月31日给阿普拉克辛的信）

查理急忙赶来支援。彼得命令退却。我军后退，秩序井然。被击溃的那支军队里全是瑞典人，由克鲁兹和罗兹将军指挥。

彼得授予戈利岑公爵安德列勋章。查理狂怒，扯自己的头发，

用拳打自己的两颊。

彼得把这个消息也告诉了多尔戈鲁基（在顿河地区），由于马泽帕要求，命令他调去2个团。

战斗后第二天我军向姆斯季斯拉夫利撤退，然后往米格诺维契。敌人在后面跟踪，一路上荒无人烟。9月9日，在离米格诺维奇3英里的地方，由博尔派来的梅库舍夫少将率领2000龙骑兵袭击敌人的先头部队，一举击溃。彼得非常满意，他写信给阿普拉克辛说："敌人得到如此丰厚的薪饷，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是国王知道如何是好。他从多布罗耶向斯摩棱斯克进军是一种佯动。9月10日，彼得得到消息，查理渡过索扎河，急遽向乌克兰挺进。同时获悉列文高普特急忙从里加南进与查理会师。

在军事会议上决定：舍列梅捷夫跟踪查理去乌克兰；彼得自己率近卫军和几个骑兵团尽速赶去拦截列文高普特，因为最重要的事是阻止他与查理会合。近卫军都骑上马。途中彼得得到博尔的喜报：9月10日在杰斯纳彼岸离卡季诺半英里处发生了一场战斗，敌人三次被击退。查理像往常一样到处乱窜，几乎被俘虏，他的坐骑被击毙。

彼得命令阿普拉克辛在派去的团队到达之前不向利贝克尔进攻，而是骚扰他使他疲惫不堪；把当地的贵族和他们的奴仆1个不剩地统统赶走。

9月15日得到列文高普特即将临近的消息。彼得急忙去追赶。一个指路人，被收买的犹太人，发誓说列文高普特还没有过第聂伯河，虽然他在三天前就渡过了。犹太人被处绞刑。就在这一天彼得写信到莫斯科给库尔巴托夫要1100只牛膀胱，等等。

9月27日，彼得终于见到了列文高普特。他停歇在河对岸多尔吉耶姆希村。他被我军炮火所驱赶，走森林，穿峡谷，赶往普罗波伊斯克。夜间彼得渡过河，中午时分，在列斯诺耶附近赶上

他，他在沼泽地的另一边，无法接近。彼得留下3000人与他对峙，自己绕到他的背后去；派近卫军攻打他的左翼，让1个龙骑兵团和2个步兵团下马（英格曼兰团和涅瓦团，两团都骑马），逼近敌人。列文高普特这时从森林中出来，攻击我侧翼的2个团一 英格曼兰团和涅瓦团（在哪里?）。这时我近卫军赶到，一部分从正面，一部分从侧翼袭击。列文高普特退入森林。我军追击，夺得4面军旗，两门炮，俘虏侍从将军克诺林、上校施塔尔等。

敌人与他们的骑兵会合，我军骑兵也赶到；开始了总会战，这场战斗持续了5个小时，敌人被击退，赶到他们的辎重队那里。两军躺着休息，彼此都能看到对方。我军的大炮还在射击，但瑞典人已毫无声息。哥萨克人和卡尔梅克人接到命令，站在前线的后面，谁要是逃跑或后退就刺杀谁，连皇上也不例外。

下午4点多钟，就在两军休息时，博尔带着3000龙骑兵赶到；列文高普特那边也来了相同数量的部队，这是他们的先头部队，被派往普罗波伊斯克去修建索扎河上的桥梁的。我军又扑向敌人，用刺刀和佩刀冲杀，夺取了所有大炮和几乎全部辎重。黑夜和暴风雪拯救了瑞典军的残兵败卒。我军士兵在哪里遇上暴风雪就在哪里过夜。彼得自己也被冰雪覆盖，远离帐篷，就地露宿。

战斗从中午继续到晚上7时。打死瑞典人8000人。弗柳克，后来是缅希科夫，率领骑兵追击敌人。缅希科夫接到命令径直去主力军，不必再回来。弗柳克又杀死近500名敌人，夺取近2000辆篷车。敌军残余在逃跑中碰上在索扎河渡口的法斯曼准将，有的在离国王军队已经很近的地方碰上英弗兰特少将。全部被击溃。哥萨克人和卡尔梅克人在森林中和沼泽地上刺杀瑞典逃亡者。这些逃亡者中许多人甚至死在农民手里。列文高普特几乎是光身一人去见国王，带给他失败的消息。

战斗前敌人有近1.6万人或2万人。俘虏中未受伤的876人，

受伤的2856人，2名上校，3名侍从将军，47名军官，被掳17门大炮，78面军旗和近8000辆大车和篷车。我军有11625人，其中随法斯曼和冯·卡姆佩尔派出去1700人，随博尔到来4076人。——我军阵亡1111人，伤2856人。

舍列梅捷夫在祝贺皇上时感谢他战胜了他的敌人为他报了仇。

彼得在此次战役后的第二天举行感恩祈祷，10月2日率领近卫军和步兵向斯摩棱斯克进发。

同一天，他向顿河的多尔戈鲁基公爵发出命令，在叛乱平定后在沃罗涅什留下为稳定动摇的哥萨克所必需的军队，其余部队由他率领前往莫斯科，途中乘驿车去见他。在乔瑟彼得探望了在列斯诺耶受重伤的中将达尔姆什塔茨基亲王。他从克拉斯诺耶写信说，查理在边境上驻军，到处散发动人的信，但小俄罗斯人不受他的影响。事情正好相反。还说到我军已在斯塔罗杜布。

10月12日，彼得写信给多尔戈鲁基公爵，对笨蛋皮尔西深为恼怒，因为他竟然被布拉文的同伙所击败。

彼得举行盛大的仪式进入斯摩棱斯克。达尔姆什塔茨基亲王的遗体也运到那里，隆重安葬。

列斯诺耶的胜利，彼得后来称之为波尔塔瓦胜利之母。波尔塔瓦的胜利9个月后接着来到。

瑞典人丧失了妄自尊大和蔑视俄国人的心理。

为纪念这次胜利铸造了两枚纪念章。

马泽帕安慰瑞典国王，使他相信最后必将胜利。费奥凡在他的《历史》中刊载了他的一封信。为了避免嫌疑，同时又为了替瑞典人储备食品，他几次发布命令，告诫居民埋藏粮食、钱币和财物，命令各教堂为使小俄罗斯不受东正教敌人的侵略而祈祷。这一自作聪明的计谋反而害了他。查理对这个叛徒的忠诚开始怀疑，

而人民既害怕又激动，对瑞典人恨之人骨，对自己的归属坚定不移。

查理在犹豫不决中在杰斯纳河畔扎营，仍不采取行动。

彼得对老盖特曼抱有怀疑。他命令基辅省长戈利岑公爵和缅希科夫亲自监视他。马泽帕玩弄阴谋，迟迟不动。他召集小俄罗斯各长官，得到他们的同意，派遣他的外甥沃依纳罗夫斯基去见不在京的彼得，抱怨人民的权利遭到侵犯，恭顺地请求确认这些权利。彼得更加怀疑，命令将沃伊纳罗夫斯基扣留，但他逃跑了。

马泽帕惧怕沙皇会发怒，已经随时准备公开叛变。他在城防巩固的巴图林留下他的同谋人：派任的哥萨克长官切切利，百人长德米特里(?)和副将弗里德里克·凯尼谢克以及最精锐的部队，而他自己则出发去杰斯纳。渡过杰斯纳之后，面对临近的瑞典军队，将部队列成阵，大家都认为要进行战斗，他却突然对小俄罗斯人发表了一通很有煽动性的演说，公开了他的真正意图。小俄罗斯人对此毫无准备，害了怕，一个接一个逃跑了。盖特曼手下只留下了他雇佣来的2000哥萨克步兵，他就带着这些人去见瑞典国王。

11月1日，查理在山上把大炮排成三行，打退了在那里的一支俄国军队，渡过杰斯纳河；我军撤退到沃罗涅什这个小地方。(参阅戈利科夫著作第3卷第40页)

10月20日，彼得乘驿车从斯摩棱斯克出发，经罗斯洛夫、布梁斯克和特鲁布切夫斯克，从这里去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在杰斯纳河这边一个叫波格列布基的小地方停留下来，离诺夫哥罗德仅两英里。在这里他得到马泽帕叛变的消息。第二天缅希科夫和戈利岑口头证实了这一消息。

在军事会议上决定攻占巴图林，缅希科夫出发去该地。彼得已经6个月没有得到阿普拉克辛的信，就此事写信责怪他，同时

命令他不能让瑞典人去波兰；如果敌人已经去里加，则不必追击，因为瑞典施基特少将率兵6000人驻扎在里加附近；阿普拉克辛没有能力战胜他。列普宁得到诏令与阿普拉克辛在白俄罗斯会师。

此时彼得得到阿普拉克辛送来的关于利贝克尔已被击溃的消息。彼得感谢阿普拉克辛，并告诉他马泽帕已叛变。马泽帕忠于俄国21年，但在行将就木的时候成了叛徒。彼得给在顿河的多尔戈鲁基公爵写信说："感谢上帝，参加他的阴谋的还不到5个人。"

威尼斯的历史学家说：利贝克尔企图在英格曼兰为查理的损失复仇，向布留斯进攻，但是10月16日被击溃，损失近2000人。然后羞愧万分地回去了。

彼得命令基辅、切尔尼戈夫和佩列亚斯拉夫各地的高级教士去格卢霍夫，而他自己同切尔尼戈夫、斯塔拉杜布、涅任和佩列亚斯拉夫各地的上校去沃罗涅什这个小地方。

缅希科夫到达巴图林城外。他发现城门用泥土堵塞。百人长马尔科维奇前去劝说叛乱分子，几乎被他们打死。戈利岑公爵在他之后跨马走到城边，也被迫后退，一阵乱枪从塞姆河对岸随着向他射来。这一天黄昏叛乱分子派人来见缅希科夫，要求给他们3天时间考虑。这一要求被拒绝。叛乱分子开始向公爵的驻地射击。于是缅希科夫命令强攻。巴图林被攻占，而且夷为平地；叛军的首领都被抓获。

彼得在沃罗涅什得到这一消息，11月5日来到格卢霍夫。**以自由投票的方式**选举斯塔拉杜布的上校鲁钝的斯科罗帕茨基为盖特曼。彼得亲手把权杖交给他。

8日，几位到来的高级教士宣布将马泽帕逐出教门，将他的**模拟像**绞死。

10日，切切利和其余的巴图林叛乱分子被处死。

查理和马泽帕又到处散发檄文，**前者**肆意污蔑彼得，号召小

俄罗斯回到老盖特曼身边，后者渲染彼得攻占巴图林时的残酷，向小俄罗斯宣告沙皇意图剥夺他们的自由，嘱令将他的檄文在教堂内宣读。此外还在格但斯克印了许多煽动信，在俄国到处散发。

彼得也以檄文回答。命令（1709 年 1 月 15 日诏令）将煽动信交给法庭，捕捉煽动信的散发者。斯科罗帕茨基也发布文告，驳斥马泽帕的诽谤。马泽帕的许多同谋者离开他，其中有米尔哥罗德的上校阿波斯托尔。许多城市派遣代表去见彼得；许多农夫把马泽帕的信交给俄罗斯的长官；有的甚至袭击瑞典人，等等。

基辅省长戈利岑公爵把马泽帕的财宝从基辅-佩切尔斯基大寺院和白教堂中取出，收归国库。

彼得同时命令从英格里亚紧急调八个团去莫斯科，叫阿普拉克辛海军上将去沃罗涅什（哪一个沃罗涅什?），信中讲到亚速夫所需的食品和钱款，嘱令用数字写明。

查理用武力强占加佳奇、普里卢卡、洛赫维察、卢布内等城市，在这些城市里驻扎下来。

那年冬天酷冷。瑞典人缺衣少食，十分困苦——这也是马泽帕的过错，他让所有食品都运到堡垒里，而这些堡垒落入了俄国人之手。

彼得决定穿过普季夫利和米哈伊洛夫卡之间的地带，把凯林上校指挥的 5 个营调入波尔塔瓦。他从列别金（在严寒天气）到韦普里克这个小地方（那里有 1500 人的卫戍部队，列恩也驻扎在附近），从这里他去视察被 3 个瑞典团占领的加佳奇。回到列别金以后，在军事会议上决定：大部分军队向加佳奇进发，阿拉尔特则去罗姆内（国王本人驻扎在那里）。如果国王不去救加佳奇，阿拉尔特就不逼近罗姆内；如果国王去救加佳奇，那么我军从加佳奇撤退，阿拉尔特攻占罗姆内。结果我军占领了罗姆内。这次战斗发生在 12 月，天气极度寒冷，空中的飞鸟也往往坠地而死。

我军约有 100 人冻伤了手脚，但查理在草原上度过了两昼夜，损失了将近 **4000 人。（陶贝尔托夫的手稿）**

查理在加佳奇城下没有发现一个人，于是就包围韦普里克，经 3 次强攻占领了它，为此他损失了 3 名上校，43 名尉官，1200 名列兵，伤员不计在内，伤员中有他的元帅莱因希尔德、少将施塔凯尔贝格。

彼得写信告诉阿普拉克辛，马泽帕叛乱开始时他要求调往乌克兰的团队已不必再调。他不认为冬天不会发生大战（这种游戏完全操在上帝手里），为了便于转换方向，他命令团队驻扎在莫斯科，在彼得堡与大本营的中间。他召阿普拉克辛去沃罗涅什，还有多尔戈鲁基公爵。

彼得命令（何时?）近卫军中尉乌沙科夫向列别金推进，然后命令他去尼德列加伊洛夫向阿拉尔特将军靠拢，12 月 15 日到达那里，19 日前率里亚扎诺夫团到达彼得所在地。

也在那时，应波兰和立陶宛两国大盖特曼之请彼得派戈尔茨中将去波兰对抗列申斯基、萨佩加和克拉索夫。从截获的信件中得悉查理和马泽帕邀斯坦尼斯拉夫会面，彼得说："我希望他也能赶来，那我们就可以款待三位国王了。"

瑞典国王驻扎在罗姆内和加佳奇之间。12 月 26 日，彼得率领近卫军和英格曼兰及阿斯特拉罕团来到苏梅。

被俘的瑞典首席军法官以他的人格担保被释放回去见国王，带去交换战俘的建议。皮佩尔伯爵和其他几位瑞典大臣未经请示国王，和他谈了媾和的事。军法官在俘虏问题上一无所获，而把关于媾和的谈话报告皇上。

彼得希望媾和，他命令戈洛夫金与皮佩尔通信联系，只要求彼得堡、英格里亚和纳尔瓦，而且答应给予补偿。查理重申他过去的答复，傲慢地拒绝媾和。

彼得在三一要塞里得到这个答复，写信将此事告诉阿普拉克辛。

（1709年1月15日）颁布诏令：规定教士的孩子必须进希腊文或拉丁文学校，如不识字，就不能继承父辈的位置，而且除服军役外，任何地方都不许接受。

沃罗涅什的造船厂迁到了塔夫罗夫，为了镇压叛乱分子，修建了保罗要塞，下令在要塞四周多种葡萄。

1708年诏令（20道）

关于在各城市和县城的酒店里经营优质伏特加、普通葡萄酒等，由市政厅派员检查。

关于**承包**（根据1705年和1707年法令）在乡镇**收**酒**税**和关税等。

关于把 откупщик（包税人）写为 бурмистр（管税人）。

关于不准论桶卖酒等，违者没收全部财产。

各项有关卖酒的法规。

外国公使和大使统一归外交衙门管理。

注意。关于征新兵的诏令（每20户1名）自20岁至30岁——莫斯科省和离莫斯科100俄里以内的城市，每10户1名——带服装、粮食和1**卢布钱币**（?）。

注意注意。关于建立8个省等。

1709年
（波尔塔瓦战役之前）

彼得在苏梅度过新年。

又截获了一封马泽帕给列申斯基的信，信中马泽帕自称为波兰国王的奴仆和臣民，苦苦哀求他迅速支援。彼得吩咐将此信翻译后散发。他派遣古利茨将军和戈利岑公爵去截断列申斯基和我国边境的联系。他们于3月底率领5800步兵和3600龙骑兵从基辅出发；斯坦尼斯拉夫经军事会议讨论，决定向他们进攻，然后再向反对他的几个盖特曼进攻。两军在波德卡缅相遇，波兰和立陶宛的几个将领不等瑞典步兵到来就开始进攻。俄国人在半小时之后打败了他们，然后袭击瑞典步兵，把他们打得拔脚逃跑，一共打死近400人，虏获14面军旗，等等。我军死25人。

此后查理与波兰的联系被切断，他甚至无法从波兰得到消息。

1月初，国王向红库斯特进发。彼得通过乌沙科夫和盖申少将得到这个消息，作出自己的部署。

彼得派遣近卫军少校多尔戈鲁基公爵（布拉文叛乱的平定者）去科夫诺列普宁军中，命令：

1）为冬季行军准备好食品；

2）在德鲁亚的军队前往列普宁和博尔两军之间驻扎，要便于汇合，共同向米塔瓦进军；

3）这里也必须准备好食品；

4）在这支队伍中派遣较弱的一个团去德鲁亚接防。

多尔戈鲁基带着彼得口授的任务出发，他是**圣旨的督促执行官**（戈利科夫语）。

彼得写信给沃罗涅什的阿普拉克辛，说瑞典人向第聂伯河推进，嘱咐他不要失去这一**天赐良机**，在彼得堡准备好船只，等等。

1）阿赫特尔卡他又写信告诉他，据闻瑞典人企图向沃罗涅什进军。为此彼得叮嘱他让所有战船（未竣工?）下水，拖至塔夫罗夫，在那里重新放在小船上，抽去木板；他写信至莫斯科，谈准确观察日蚀的事（在沃罗涅什可以看到），等等。谈布拉文的叛乱：在亚速夫抓获大司祭，竟是布拉文的同谋犯，等等。关于园丁从莫斯科带花来沃罗涅什，等等。

从阿赫特尔卡彼得同缅希科夫去别尔格拉德。

查理向列恩(Rönne)的两个团进攻。列恩率领10个团驻扎在哥罗坚卡和红库斯特之间。他们撤退了。这时斯摩棱斯克的雇佣骑兵团冲击我军鹿砦壕堑中的掷弹兵和无坐骑的龙骑兵。雇佣骑兵团被击败，正好赶到的骑兵中队把他们驱赶到红库斯特。这发生在哥罗坚卡的左边；从右边查理亲自攻击列恩的后方，但是他损兵折将，被击退了。国王几乎被俘。他所在的磨坊被我军龙骑兵包围；黑夜到来时他的部队全部冲上来搭救他，逼使我军撤退。

查理后来焚毁了几座城市和村庄向奥波什尼亚进发。他们搜刮来的粮食和牲畜在临近奥波什尼亚的地方被我军夺走。

舍列梅捷夫率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3个步兵团和10个骑兵团前去抗击克雷斯少将。2月14日，他派贝姆少将率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两个营，阿斯特拉罕和两个连的掷弹兵去拉舍夫卡这个小地方，又以5个团的兵力为其后援。贝姆向阿尔芬德尔上校进攻。阿尔芬德尔指挥1个龙骑兵团和150名步兵。他们在

三排拒马[1]后列成阵势，但他们被逐出阵地，逃往拉舍夫卡城堡。我军战士与他们一起进入城堡。阿尔芬德尔同 9 名军官、91 名列兵和 48 名非军人一起被俘，我军 1 名少校获救，虏获两面旗帜、全部行李和莱因希尔德的全部马匹，加上其他马匹一共将近 2000 匹。近卫军少校巴尔捷涅夫和上尉卡拉恰罗夫在这里受伤致死，受伤的还有 3 名军官，3 名士官和 73 名士兵；阵亡 1 名军官和 15 名列兵。

这个阿尔芬德尔曾在奥古斯特处任少将，投到瑞典国王处任上校。（**舍列梅捷夫信函第 2 卷**）

彼得避免作决战，查理则想等波兰和克里米亚来的援军抵达之后再作决战。但是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受苏丹的命令而停止发兵，国王与波兰的联系已被切断；瑞典将军多纳伯爵被任命为勃兰登堡大使，正想前往查理处，但被逮捕而押解到基辅。

彼得向舍列梅捷夫和所有其他将军重申要竭力拖垮瑞典军队面避免作决战，2 月 12 日，他同缅希科夫去沃罗涅什，14 日到达。他此行的意图是武装一支强大的海军，阻挠土耳其和鞑靼人同瑞典人结盟。

哥萨克军营统领科斯佳·戈尔杰延科（戈利科夫著作中作**科斯京**）率领他的扎波罗热哥萨克投向马泽帕。在此以前他在一个叫察里切夫卡的小地方袭击我军的一支队伍，打死近 60 名士兵，俘去 15 名。但是他被逐走，损失了 700 名哥萨克。戈尔杰延科在布季希把俘虏献给国王，并同所有头领向他宣誓效忠，每个哥萨克得到 20 塔列尔（戈利科夫说是银币）的奖赏。马泽帕将他们的薪饷定为每月 10 个塔列尔（？）。

戈尔季延科不久在一次袭击中被捕。他已经躲藏在岩石中间，

---

① 拒马，是军事上所使用的一种可移动的障碍物。

但博尔京上校把他逼了出来。科尔季延科浑身是伤，沦为俘虏，他被砍了头。

彼得在沃罗涅什研究造船。在戈利科夫时代沃罗涅什还保存着一只小小的模型战船，那是彼得亲手做的。

皇上谕令莫斯科各衙门，各城市市政长官都要准备好钱粮税收等的清册和一览表，以便明年1710年各省长和督军根据上述表册接收各城市的管理机构。

注意。(参阅戈利科夫著作中就此事给库尔巴托夫的说明。第3卷第81页)

4月7日（河流开冻时），彼得派缅希科夫去军队，8月举行竣工战船的下水典礼：80门炮的"鹰号"，两艘70门炮的战船和一艘50门炮的战船及一艘快艇。同一天他去塔夫罗夫视察战船。

4月9日，彼得同阿普拉克辛乘两艘双桅船和几艘意大利的小桡战船顺顿河去亚速夫。他在礼炮声中到达。在那里他视察工程，度过了复活节。这时他接到缅希科夫送来的消息如下：

4月11日，查理派遣克鲁兹少将率瑞典军4000人和扎波罗热军3000人，带4门炮向索科尔诺这个小地方进发，攻击我军骑兵(列恩将军驻扎在那里)。敌人绕过了我军骑兵，但我军骑兵抢在敌人进攻之前。经过激烈战斗，瑞典人被击败，在战场上留下800具尸体，其中有吉尔登施泰恩上校和几名军官；在渡沃尔斯克拉河时又死了许多人，特别是扎波罗热人。4门炮被夺。我军死伤不超过50人。敌军中2名骑兵大尉和3名沃洛赫少尉向我军投诚。

小俄罗斯的哥萨克和农民也对敌军进行破坏。克雷斯少将在渡普索尔河时被迫将几大车物品和全部牲畜沉入水中，勉强把马泽帕的财物和其余行李带走。亚科夫列夫上校攻克了扎波罗热人占领的佩列沃洛钦斯卡亚要塞，付之一炬，杀敌近1000人。一队顿河哥萨克在凯列贝尔达的率领下也击败了扎波罗热人，夺取了

辎重营，焚毁了他们的集镇，强迫瑞典人从列舍季洛夫卡撤走，在他们渡普索河时杀死了许多人。瑞典军中的逃兵增加。

4月26日，彼得让阿普拉克辛去沃罗涅什，自己乘两艘双桅纵横帆帆船去特罗伊茨基。

从这里他写信给阿普拉克辛，指摘那里的工程管理松弛，讲到交换俘虏（详细地），讲到尼克拉索夫派遣5000哥萨克溯顿河而上去抢劫。如果他在沃罗涅什无事可做，望他知道敌人的企图时到莫斯科和英格里亚去；吩咐他做一个价值300卢布的嵌宝石金奖章，一面是朕之像，另一面是特罗伊茨基港（题词为“赐予马特韦·西蒙托夫以示嘉奖”）。注意。最后他告诉他，扎波罗热营地已被攻占并摧毁（被亚科夫列夫?）。

也在这时，在信中命令舍列梅捷夫不能让瑞典人占领波尔塔瓦。

彼得从特罗伊茨克乘船出海越过米乌斯河，途中他写信给沃罗涅什卫戍总司令科雷切夫谈战船等事。

5月9日回到亚速夫，在这里他接到缅希科夫送来的如下消息：

在军事会议上决定在布季希这个小地方附近攻击瑞典人。派去贝林格中将、尚布格少将和戈尔茨参谋长。戈尔茨第一个渡过沃尔斯克拉河，袭击盘踞在工事里的500瑞典人，将他们逐出工事。查理派3个骑兵团和2个步兵团抗击戈尔茨，但都被他打败逐走。瑞典人死600人，被俘少校1名，尉官9名，列兵150名，缴获大炮2门，旗帜1面，还解放了几百名小俄罗斯人。（费奥凡著作第198页）

扎波罗热的哥萨克（顺便说说）曾经击溃希腊人的商队，为此奥斯曼帝国要求赔偿，彼得付了10万外国银币。斯科罗帕茨基当选为盖特曼之后，彼得向扎波罗热哥萨克派去一名军官（?），新

盖特曼派去一名使者，还有修士大司祭带去劝导书和金钱。哥萨克人差一点没把他们杀死。戈尔杰延科死后，他们加固营地，但亚科夫列夫攻克了营地，损失 300 人。

彼得得到消息，波尔塔瓦被围，查理已几次逼近城市，现在用重兵围困。于是他于 5 月 31 日乘驿车去军中。

马泽帕向查理保证，攻占波尔塔瓦后会把小俄罗斯吸引过来。波尔塔瓦城内储备着很多物品（这是瑞典人所需要的）。攻占波尔塔瓦会给国王建立同波兰人、哥萨克人、鞑靼人的联系，打开通往莫斯科的道路。查理总是相信自己的好运，这次也没有怀疑（戈利科夫说，这是相信宿命论的弗列林格怂恿的结果）。

我军必须加强波尔塔瓦的卫戍部队。缅希科夫自己担负起这个任务。军事会议决定佯动诱敌。5 月 7 日派贝林格顺沃尔斯克拉河而下，以便绕过敌人去奥波什尼亚。缅希科夫率其余部队直接向沃尔斯克拉河对面堡垒中的敌人进攻。那一夜搭了 3 座桥。贝林格应在缅希科夫过河后袭击奥波什尼亚。列普宁作为后备，以便增援。

5 月 7 日拂晓，步兵从桥上，骑兵泅水过河，都向堡垒冲去（堡垒中有 4 个骑兵连和 300 名步兵）。我军用冷兵器砍杀，逼使他们逃跑，一直追赶到奥波什尼亚。3 个骑兵团和 2 个步兵团赶来支援他们。俄国人把这些人也击败逼退。敌人焚烧城外居民区，退入城堡。但贝林格没有赶到，同时缅希科夫看到，国王亲自率领 7 个团从布季希赶来奥波什尼亚，因此他开始秩序井然地撤退。此次战斗瑞典人死 600 人，被俘列兵 300 人，缴获大炮 2 门等等。我军阵亡也将近 600 人。战斗的目的已经达到。戈洛温准将当着敌人的面率 900 名士兵进入城内。查理当时说：“我看到，我们已经把军事艺术教给了莫斯科人！”

然后我军全部逼近沃尔斯克拉河，隔河与波尔塔瓦敌军军营

相对峙。

5 月 17 日在以多面堡和大炮加强防御的桥边发生了几次冲突，同时我军突然出击，把敌人逐出迂回壕堑，赶到河边，又从野战工事里用霰弹把敌人赶出前沿哨所——我军在白天里在离桥几步的地方建成了一座多棱堡。夜间我军全体不慌不忙地修建工事，而我军中的沃洛赫人游过河去，牵走了将近 2000 匹马。

戈尔茨率领 2000 龙骑兵在波兰击溃了驻博布鲁伊斯克的国王代表萨佩加。萨佩加部下有 5000 正规军（非正规军不计在内）。

6 月 4 日，彼得从特罗伊茨克走草原经巴赫穆特、伊久姆和哈尔科夫到达。

彼得作了全面视察，命令列恩带骑兵过河，两个龙骑兵团下马后埋伏在森林里，然后派遣 500 名龙骑兵和全部非正规骑兵奔向敌人辎重队，以诱引敌人至埋伏处。列恩准确执行此命令。国王带领 6 个团奔袭我军队伍，追逐至埋伏处，突然遭到猛烈火力的射击，溃不成军而被逐走。列恩渡河回来，毫无损失。

被瑞典人俘虏的尤尔洛夫中校从旧桑扎罗夫报告皇上，那里的敌军不多。彼得派盖恩申中将带一队龙骑兵去桑扎罗夫。尤尔洛夫策动俄国俘虏暴动，他们砸碎镣铐，用镣铐打死卫兵，从监狱中出来，这时盖恩申攻克了城市。彼得擢升尤尔洛夫为上校。

在军事会议上决定为波尔塔瓦解围，但**不进行总决战**，而是通过迂回壕堑接近城墙。6 月 16 日即开始挖壕堑。但是瑞典人的横向壕堑不允许我们接近，而且河流和沼泽也是障碍。

被围困的人把信装在空炮弹里通知他们，城内火药不足，敌人已经挖壕穿过土墙，到了栅栏。

6 月 16 日，彼得召开会议，会上决定，越过河去进行总会战，是解放波尔塔瓦的唯一办法。

这次会战前两天彼得写信给阿普拉克辛，告诉他有关海军的

详情，讲到他有意向纳尔瓦进攻，**因为他对彼得堡和科特林甚为了解，而且防御极为巩固**，等等。

6月19日，彼得率领全军自波尔塔瓦溯沃尔斯克拉河而上去列恩的驻地。20日渡过河去——命令做柴束，然后在更近处停止，离瑞典人的营地仅四分之一英里。夜间建成了内堡；彼得命令骑兵停驻在右边树林里，就在那一夜在骑兵前面建造了10个多面堡（4个未建完）。这些多面堡配备了部队和大炮，交给艾古斯托夫准将指挥。

25日，查理亲自窥察我军阵地，腿部被打伤，等等。

26日，彼得视察地形，部署战役计划。但查理赶在他前面。

1709年
（下半年）

波尔塔瓦战役（根据戈利科夫著作）

6月27日，敌人于日出以前出动，意图攻击我骑兵，为此想先占领几个多面堡，但多面堡中的大炮切断了6个步兵营和几十个骑兵连与敌军右翼的联系，迫使他们退入树林。瑞典人的主力军强行穿过多面堡，我军骑兵击退敌人骑兵（虏获14面军旗和一些旗帜）。敌人不断增加骑兵，我军却不可能这样做；骑兵的主将，英勇的列恩腰部受伤。彼得命令博尔（列恩的接替人）从我军内堡右方撤退，注意使山在其侧翼，而不是后方（使敌人不能将骑兵逼往山脚下）。博尔开始撤退，敌人在其后追赶。这样瑞典人进入我军工事的火力之下，我军大炮击其侧翼。他们退却到大炮射程之外，列成战斗阵势。

这时彼得派遣缅希科夫、盖恩申和伦策尔率5团骑兵和5营步兵去对付退入树林的骑兵（从我军多面堡撤退）。敌人被大量砍死。施利平巴赫投降，罗津少将向波尔塔瓦迂回壕堑退却。

彼得命令缅希科夫和伦策尔攻击瑞典人的临时野战工事，为波尔塔瓦解围。缅希科夫袭击瑞典军右翼后面树林边的一支3000人的部队（后备队）。缅希科夫击溃这支部队，回到彼得身旁，把

其余的事交给伦策尔去完成。

罗津在伦策尔逼近时带领他部下的3个团退入自己的要塞和战壕，但俄国将军向他进攻，罗津投降了。

这时彼得率领军队走出工事，部署如下：军队的主体布成两线，第三线（6个团）留在后面工事里，由金特尔少将管带；骑兵在两翼，右翼由博尔指挥，左翼由缅希科夫指挥。炮兵由布留斯中将调度。由戈洛温上校率领的3个营驻在山上修道院旁与城中联系，沃尔康斯基少将率领的6个团龙骑兵停在小俄罗斯军与我军之间，以便与斯科罗帕茨基联系，在需要时支援主力军。

彼得和他的将军们巡视全军，鼓舞士气，然后率领他们向敌人进攻。查理出兵迎击。8点多钟，两军开始战斗。战事持续不到2小时，瑞典人就溃逃了。

在战场上死亡计9234人。戈利科夫认为死亡达2万人，在3英里的战场上尸横遍地。列文高普特与其余人丢弃行李，杀死伤兵，仓皇逃走。逃遁的将近1.6万人，如果加上各种身份的人，将近2.4万人。

最初被俘的有施塔凯尔贝格少将和哈密尔顿，莱因希尔德元帅，符腾堡亲王，许多军官和几千士兵。俘虏被赶到营地。我方被俘人员2900人获救。

在临时野战工事里俘获瑞典大臣皮佩尔伯爵、机要秘书齐德尔赫尔姆和季本、国王的全部内阁人员、几百万金钱、全部辎重及其他。

查理从双轮车上跌了下来，被及时抬出并送往第聂伯河。他在佩列沃洛奇纳亚附近与他的部队会合，又从这里离开部队，带着几百名卫队和拉格尔斯克朗与施帕尔将军逃往土耳其边境。

在波尔塔瓦战役中瑞典国王有31个团，有自己的近卫军、近卫龙骑兵、近卫团队和卫兵，沃洛赫人、扎波罗热人和马泽帕的

哥萨克步兵2000人，总共有5万多，光瑞典人就有近4万人。我军人数更多，但一切都决定于第一线（1万军队），我军损失准将费伦海姆、他部下的上校洛夫和涅恰耶夫、37名校官和尉官、1305名士官和列兵。受伤的有列恩、准将波隆斯基、5名上校、70名校官和尉官以及3214名士官和列兵。

彼得邀请几位将军与他共餐，发还他们的佩剑，为自己的教员的健康干杯。瑞典的军官和士兵也受到款待，等等。

同一天他下令戈尔茨竭力不让国王与他的波兰军会合，四处派出轻骑队，切断通往土耳其的道路。

戈利岑公爵和博尔追逐逃跑的瑞典军。第二天彼得派缅希科夫支援他们。开始埋葬死者，军官单独埋葬，士兵合埋在一个大冢里。军队列队肃立，团神甫为死者作安魂祈祷。彼得哭了，在三响礼炮声中亲自撒下第一把土。29日是他的命名日，彼得又款待俘虏。30日他随缅希科夫之后出发，到达佩列沃洛奇纳亚。敌人已不加抵抗，投降缅希科夫，虽然缅希科夫当时的兵力不过9000人。这次俘虏人数达2.4万人。彼得命令发给他们粮食。当他从列文高普特那里得知国王已逃往土耳其时，他派遣准将克里波托夫和沃尔康斯基循各条道路去追赶他。在佩列沃洛奇纳亚俘虏了220名扎波罗热人，其余人或已四散逃走，或淹死在第聂伯河中，少数人跟随马泽帕而去。然后彼得回到波尔塔瓦。

授予缅希科夫元帅衔；舍列梅捷夫、列普宁、戈利岑和多尔戈鲁基等人赏赐村庄；擢升戈洛夫金为首相，沙菲罗夫男爵为副首相；多尔戈鲁基并与大贵族穆辛-普希金升为二级文官。列普宁、布留斯、列恩、阿拉尔特、伦塞尔获勋章（?）；校级军官和尉级军官获金质嵌钻石的皇帝像章；所有列兵获一年额外薪饷和银质奖章；外国人大多获金钱；在受赏人中还有波尔塔瓦卫戍司令凯林上校——他晋升为少将，获嵌钻石的皇帝像章，等等。

俘虏得到固定的给养（?）。

在佩列沃洛奇纳亚被俘的和以后自首请罪的扎波罗热人都得到宽恕，虽然过去曾有严惩不贷的诏令。长老们不加惩罚，送往西伯利亚定居，各级长官成为普通居民。

彼得应他的将军们的请求接受中将的军衔（为了不越级提升）。

马泽帕在国王之先越过第聂伯河。此次战役中虏获大炮 22 门，榴弹炮 2 门，臼炮 8 门。瑞典炮兵经历次战斗已经削弱。

查理派马尔多费尔德来到波尔塔瓦**作出恭维的姿态**（戈利科夫语），但他被扣留了，因为他既无信件，又无护照。后来发现，查理派他来是想要按彼得过去提出的条件缔结和约。他得到的回答是为时已晚，但还是释放了他，要求瑞典方面也释放我方被俘人员中的一位显贵人物，同时提出新的媾和条件。这位马尔多费尔德曾在卡利什城下被俘，应奥古斯特之请被释放。他得到允许当着沙菲罗夫的面与皮佩尔谈话，沙菲罗夫还因为齐德尔赫尔姆曾与瑞典参议员一起为媾和而努力，为他求情，使他得到释放。

在会战的那一天彼得告诉阿普拉克辛和其他人（7 月 9 日和 10 日）他已胜利的消息。他写信给沃罗涅什的科雷切夫，要他把这消息告诉皇帝的**伙伴们**——科泽涅兹和纳伊；在另一封给他的信里说，将遣送 3000 瑞典人去科罗托亚克，在**谢列达**开始建造要塞时，可以使用他们做工。对**阿普拉克辛**说（7 月 9 日）：他估计这年秋天不能进攻维堡，因此他想包围雷瓦尔，为此命令从彼得堡运送大炮去纳尔瓦，等等。命令他占领卡列拉，**因为这是一条无阻碍的水路**。

7 月 13 日，彼得从波尔塔瓦退到列舍季洛夫卡，因为尸首和两军驻扎营地的气味使他窒息。在这里他命令被俘的瑞典人在他

面前操练，将叛徒米尔费尔斯准将交法庭审判，结果米尔费尔斯被枪决。彼得又写信给科雷切夫，讲到设计图、铁匠等事，送给他以及科齐涅兹和纳伊每人一把瑞典长剑，并告诉他已派涅利多夫上校押送3000瑞典人前来。他对科雷切夫的几个问题所作的最后一条批示最为精彩：给每一位造船师傅一份任务。然后加上一句：**我的那一份除外**。

他提升参加会战的匠师斯克利亚耶夫为大尉（海军）—— 他告诉他关于未来的海战，但要他严守秘密，命令他准备四五艘战船。

彼得派遣舍列梅捷夫率领全部步兵和部分骑兵去围困里加，派遣缅希科夫公爵率领大部分骑兵去波兰，目的在于与戈尔茨会师后，把克拉索夫和列申斯基赶走。列普宁留在边境上监视鞑靼人、土耳其人和哥萨克人。他把俘虏（显贵的）送往莫斯科，把一般的俘虏分送各城市。同缅希科夫和许多大臣与将军于7月22日来到基辅。

在这里他认识了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基辅神学院院长。彼得喜欢他的讲话，对他特别宠爱。他生病了，但仍不放弃体操，仍给阵亡者的父亲们写慰问信，等等。他嘱咐科雷切夫和造船匠师们在12月前去莫斯科。命令库尔巴托夫在年底各省省长和督军会集莫斯科时，各市亦应有一名市长参加。

彼得禁止阿普拉克辛破坏波兰，因为**我们自己将不得不恢复破坏的东西**。他寄希望于和平和齐德尔赫尔姆的斡旋，命令暂缓去科列拉；希望他自己能及时到达雷瓦尔—— 预计9月14日前后到纳尔瓦；在喀琅什洛特和科特林岛留下1000人，在彼得堡留下2000或1500人，在施吕瑟尔堡留下500人，在纳尔瓦留下600人，在普斯科夫和诺夫哥罗德不留，等等。

彼得将阿普拉克辛和**各舰队司令**擢升为海军少将。彼得于8

月13日从基辅写信感谢阿普拉克辛。（参阅戈利科夫著作第3卷第131页）

彼得派缅希科夫去波兰后，于8月15日离开基辅，25日在戈尔茨处用午餐。列申斯基和克拉索夫已经逃往波美拉尼亚。起初他们散布关于波尔塔瓦会战的谎言；最后列申斯基在波美拉尼亚声明放弃王位。波兰的达官贵人从各处来祝贺彼得。亚布洛诺夫斯基、贾林斯基和休卡抛弃了列申斯基，投靠奥古斯特，因为彼得宣布奥古斯特为合法的国王。奥古斯特带着1.4万名萨克森兵进入波兰，散发公告，宣布他放弃王位无效，因为这是未经共和国批准、违背他的誓言、被迫作出的，他宣布，根据彼得的要求他重新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利，等等。他派御马监菲茨士姆来见彼得，邀请他去托伦，在到达克拉科夫之前他再次邀请彼得。

9月7日，彼得从卢布林来到索尔齐这个小地方，检阅了西尼亚夫斯基的军队。这里他接到奥古斯特通过弗莱明发来的第三次邀请。普鲁士国王也派宫廷高级侍从冯·坎肯前来邀请。彼得接受了两人的邀请。

9月20日前，彼得在索利齐命令建造10艘船。第二年春天他乘这些船去托伦。御马监菲茨士姆和弗莱明元帅划桨护送。维亚特团由阿列克谢·戈利岑公爵指挥。

彼得顺便把奥古斯特的公告寄给阿普拉克辛，要他送给利贝克尔和卡斯秋尔泰恩等人。

命令戈利岑公爵率军队去科夫纳，并告诉他，他正在追逐克拉索夫。

命令近卫军中校多尔戈鲁基向维尔诺的犹太人收缴罚款2万外国银币，因为他们答应由他们派遣间谍，说了谎；在没有缴付前扣押40或50名最体面的犹太人。

查理逃往奥恰科夫，但那里不让他进城；俄国人穷追不放：

1）佩列亚斯拉夫的托莫拉（塔马拉?）上校首先赶上他，俘虏了1名将军级军法官、1名将军级军需官、3名军官和60名列兵；2）在韦利日俘虏8人，打死30人；3）克罗波托夫准将打死近200人，俘虏260人（其中有1名将军级军法官）；4）沃尔康斯基少将在德涅斯特河追上国王。国王带少数人过河，其余200人被打死，俘虏4名军官，206名列兵，许多人淹死。国王到宾杰里。帕夏鸣礼炮迎接他。第二天国王派涅乌格包耶尔去君士坦丁堡。

9月23日，彼得来到华沙。波兰贵族，其中有首相拉齐维尔公爵和卢茨克的主教，鸣礼炮迎接他。彼得在别林斯基议员邸宅待至夜晚；在河上过夜，24日晨在波兰高官显贵的陪同下启程去托伦。

26日，在离城半英里处，奥古斯特乘两艘平底船迎接他。国王与沙皇见面时窘态毕露，声音和脸色都变了。

彼得祝贺他，对他说，过去的事不应再提；他知道，国王是迫不得已才做危害自己利益的事的；但此时彼得身上的佩剑正是奥古斯特送给查理十二世的那柄剑。两位君王一起在河上用餐，在礼炮声中骑马进入托伦。萨克森军队和当地市民的军队全体持枪肃立。彼得在国王处宴饮直至凌晨5时；国王及其大臣和侍卫队长率侍卫队送他至住处，在那里国王等候他出来，向他高呼万岁。

9月28日，一年前与列文高普特作战的日子。国王在彼得处午宴，在要塞的礼炮声和列队士兵的致敬枪声中频频为两国君王干杯。

29日和30日，彼得和国王重新恢复被阿尔特-兰什塔特协议所破坏的同盟。丹麦公使冯·兰佐夫男爵也到了托伦，他既来祝贺，又建议缔结真正的同盟。彼得命俄国驻丹麦宫廷大使多尔戈鲁基公爵签订这一同盟。除此之外在托伦还与普鲁士、波兰和丹麦国王签订了共同防御协定。这以后彼得与奥古斯特向雷根斯堡

帝国议会宣布，如果允许瑞典军队侵犯同盟国家或者重新进入波兰，彼得根据战争法将驱逐敌人，不论他在哪里，彼得并要求全帝国的保证。

彼得写信给阿普拉克辛，要他和丹麦公使在彼得堡等候他；他感到惋惜，他因事在波兰滞留，以致攻占雷瓦尔的时机已经过去；他命令阿普拉克辛只实施封锁（不用大炮），解散大车队，等等。他讲到克罗波托夫准将在切尔尼亚夫齐这个小地方袭击其余瑞典人（其中有500扎波罗热人），击败了他们，把他们赶入普鲁特河淹死，等等。

与奥古斯特敌对的波兰人请求彼得斡旋。也在这时土耳其大使来向奥古斯特道贺，保证友好和睦相处。

10月10日，彼得顺维斯瓦河出发去马林韦尔德与普鲁士国王会晤。奥古斯特送他8英里至萨克森军营。彼得检阅了部队和操练。这里他接见了国王驻博布鲁伊斯克代表萨佩加——求他庇护的主要叛乱分子。他应彼得之召到来，彼得答应帮助他得到奥古斯特的宽恕。这样彼得使国王与他的所有臣民和解。

10月14日，彼得又从河上出马林韦尔德城约半英里。15日，国王在维斯瓦河畔迎接他；两人举行隆重的入城典礼，同坐一辆马车，同住一座房子，同享一桌盛宴。第三天签订了第四个盟约。

19日，两位君王在缅希科夫处宴饮。多纳伯爵在日记中写道："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喝这么多的烈性匈牙利葡萄酒。"又讲了一个列恩的趣闻："列恩，列恩，我的朋友，在别的国家里，你不会这么快就成为将军。"[①] 彼得送给腓特烈他在波尔塔瓦战役中的佩剑。虽然这柄剑又重又长又不方便，国王却一直佩着它。彼得在宴会上善于克制自己。多纳乘此机会请求原谅他的亲戚（伪装的

① 原文为法文。

勃兰登堡公使——见上文)。彼得嘱咐多纳告诉他不要再介入政治阴谋，否则以后就不能如此轻易脱身。“陛下，如果他重蹈覆辙，可以给他一顿鞭子。”[1] 彼得说，鞭笞这刑罚太重，他想使他感到在俄国并非事事都用鞭子惩罚。多纳讲到彼得的平和和大度，等等。

这次宴会上国王赏赐缅希科夫勋章，提议安娜·伊万诺芙娜公主与库尔兰公爵联姻，彼得同意了。

在马林韦尔德弗莱明来见彼得。彼得从他的沉默猜测到他的来意，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在最危急的时刻，他的所有同盟者都抛弃了他，因此他没有义务执行他们自己破坏了的协议条款，他不想与任何人分享由他单独赢得的成果，尤其是与奥古斯特，与波兰共和国。彼得指的是他曾答应把过去属于波兰的里夫兰诸城市归还给波兰。

与此同时，彼得命令诺斯季茨少将将瑞典卫戍部队赶出埃尔宾并占领该城市，命令缅希科夫驻扎在匈牙利边境过冬。

10月23日，彼得由旱路出发去里加。派钦差凯泽尔林、两名少校和一名军需官先行，在各驿站安排膳宿。彼得途经普列什马尔克、巴尔滕什坦、奥特纽尔根齐、英斯特堡。

10月29日，彼得到波兰边境，那里瘟疫流行，因此彼得被迫绕道远行。途中他写信给俄国各大臣，要他们提防瘟疫和波兰人的轻率行为(10月6日彼得给乌沙科夫的信)；把俘虏送至谢尔普霍夫（为了进入莫斯科时举行盛大的仪式）等等，等等。

11月6日，彼得来到米塔瓦。库尔兰的文武官员在城外迎接他，贵族和市政官员都骑着马。彼得骑马入城。

11月9日，彼得来到里加城下舍列梅捷夫的兵营。城市四周

---

① 原文为法文。

的工事都已占领，德维纳河西岸的要塞科贝尔壁垒重新加固（瑞典人在彼得临近时曾企图破坏要塞，未果），并改称彼得壁垒。

彼得巡视各处。11月11日，他命令在他面前架起几门臼炮，亲自发射头三颗炮弹，第一颗击中新教的圣彼得教堂，另一颗击中棱堡，第三颗击中一座商人的房子。然后与舍列梅捷夫、波兰参议员、特罗茨克督军奥金斯基视察了要塞；在他经过风磨坊时，瑞典人向他开炮射击。彼得命令严密包围城市，不用其他方法攻城，因为季节已晚，卫戍部队人数众多，要塞能够固守；而我军并不急于攻城，因为瑞典人不会构成任何危险，而且无人救援他们。然后彼得启程去彼得堡，顺路察看各攻占城市，建立起秩序。

舍列梅捷夫命令列普宁率7000人包围，自己在米塔瓦驻扎过冬。12月，他去莫斯科。

11月23日，彼得来到彼得堡，处理各种行政事务。

为埋葬外来人和流浪者他奠基建造圣参孙教堂，又命令在波尔塔瓦建造另一座教堂纪念彼得、保罗和参孙。他下诏加速建造他在城中的游乐宫殿和花园，名门贵族按计划建造砖石结构的邸宅，以及在圣彼得堡岛和科特林岛上修建码头和仓库。他亲手开工建造54门炮的战船“波尔塔瓦号”。12月7日出发去莫斯科，在科洛姆纳村等待缅希科夫以及波兰人和俘虏，按古罗马凯旋仪式规定隆重入城式的程序。21日在炮声、钟鼓声、军乐声、人民的欢呼声中进入莫斯科。人民终于与他和好，高呼着：“你好，皇上，我们的父亲！”

12月18日，公主叶利扎维塔·彼得罗芙娜出世。

1709年诏令

这一年俄国全国地图（菲舍尔绘）出版，并出版了几幅由冯·凯顿献给皇帝陛下的专门地图：1）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及索

洛维茨基岛地图；2）阿斯特拉罕附近及伏尔加河口地图；3）亚速夫附近地图，等等。（《科学院每月文辑》）

关于街道清洁、关于路面、关于选举十户长维持清洁。

关于彼得堡城市建筑工人分两批轮换，每批2万人。

关于第五批征兵，每20户1人。

关于执行弗列莱兹的遗嘱（虽然由于对法律无知，此点未写入契约内）。

关于司书每旷工一日扣薪10戈比。

关于抛荒地、未播种地和新觅得地的出租。

关于养蜂税，等等。

1710 年

彼得在莫斯科欢度新年，鸣放礼炮，燃放焰火，等等。

他分配支出，明确规定：何人因何事从何处获得款项。

他决定军队由 33 个步兵团、24 个骑兵团和 5.8 万人的卫戍部队组成，近卫军、地方民团、里夫兰兵团和海军不计在内。各团按城市名称命名而不像过去那样以团长的姓氏命名。

彼得嘱令西伯利亚主教菲洛费使异教部落信奉基督教，指出**此事不取决于沙皇的权力，而取决于宣扬上帝的教谕**；嘱令教新入教者学习俄文（威尼斯历史学家称，有 4 万人改信基督教）。

彼得命令（何时?）分裂派教徒在衣服的背上缝上带黄色镶条的红呢方块。他们服从他的命令，穿着这种衣服到商场去同外国人做买卖，一点不感到羞耻。

彼得允许所有基督教教派在俄国有自己的教会，选举教会委员会，不受圣教院管辖。

彼得命来自荷兰的商人科罗特金在莫斯科附近建立一个造纸厂，他自己常到那里去。不久前他在那里时，一位地主邀请他去猎熊，彼得回答："我也有我自己捕猎的野兽，国内的和国外的。"

1 月 5 日，彼得公开接见英国特使维特福特。英国派遣特使的原因是：

1708年我国公使马特韦耶夫受命去荷兰，在街上被债主拦住，投入监狱。马特韦耶夫虽然被立即释放，对方并向他道歉，但他没有得到离任证书，也不等对他的抗议作出说明，就离开了英国。

维特福特称彼得为皇帝，他代表英国女王为英国法律不能保护外国使节而表示歉意，并说，国会通过的新法律从今以后将保障外国使节不受类似的侮辱，等等。

在荷兰庆祝彼得胜利的隆重典礼上也给予彼得恺撒即皇帝的称号。

希腊人亚历山大·列翁季阿德在西伯利亚找到银矿，彼得赐给他开厂的特许证。

彼得写信给沃罗涅什卫戍总司令科雷切夫，谈到塔夫罗夫的各项建设，等等。

1月3日，托尔斯泰在苏丹亲自莅临的情况下接到以前的和约的批准书。

查理在马泽帕死后（1709年9月20日）任命奥尔利克为第聂伯河两岸小俄罗斯和扎波罗热的盖特曼。

彼得看到克拉索夫在波美拉尼亚不是无所动作，再次重申自己的宣言（见上文）。为此奥地利、英国和荷兰于3月31日在海牙决定（并于4月2日在雷根斯堡帝国大会上批准），各国承担义务，保证在德意志境内的所有瑞典省份（以及石勒苏益格和哥德兰公国）保持中立，务使瑞典军队（在德意志境内的）不进入波兰和萨克森，**各同盟国军队也不进入德意志**，以免触发战争。

彼得除同意上述条件外又加上一条：上述各国以武力对付侵略者。

7月11日，这些条件由丹麦国王向斯德哥尔摩参议院宣布。参议院认为这些条件不公平，查理则自宾杰里命令力量日益增大

的克拉索夫进军波兰。8月4日各中立国于海牙（帝国各王公的使节参加）保证集结1.6万人的军队。

在法国的帮助下查理拉拢奥斯曼帝国，提出抗议；他驻维也纳的大使和他派往雷根斯堡帝国会议的特派外交使团宣布、不论何时何地，只要他有可能，他就要向他的敌人进攻；他声明在先，谁想反对他这么做，谁就是他的敌人。

他的抗议起了作用。帝国的大部分王公没有加入中立国，他们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消灭克拉索夫兵团的行动。但是**北方联盟国**则坚决要求执行保证，扬言如不执行，他们将向（在德意志的）瑞典各省进军。彼得向海牙会议提出，**在波美拉尼亚和不来梅的瑞典军队不断增强，荷尔斯泰因-哥托尔普公国也在这样做，查瑞竭力破坏土耳其与俄国和波兰的关系，他与土耳其和鞑靼兵团会从一个方面向波兰进攻，列申斯基则从波美拉尼亚进入西利西亚，等等，等等**。

与此同时，彼得命令诺斯季茨少将攻占埃尔宾，其中有瑞典卫戍部队900人。8月28日攻下该城，卫戍部队投降，成为俘虏。虏获大炮260门，等等。费奥多尔·巴尔克被任命为卫戍司令，率部200人。擢升诺斯季茨为中将，赏赐巴尔克嵌钻石的沙皇像章。铸造了纪念章。但几天之后诺斯季茨从埃尔宾市政府骗得25万波兰兹〔罗提〕，**不辞**而别，因此命令将他的**模拟像**处以绞刑。

2月17日，彼得启程去彼得堡，命令各团队随去该地。他派缅希科夫去里加视察里加与第纳明德壁垒之间的地段，渡过德维纳河（预先做了几只运大炮的渡船），效法海上的瑞典船，用铁链连接圆木，加以固定。

2月21日，彼得来到彼得堡。他封阿普拉克辛为伯爵和三级文官，命令他攻占维堡。阿普拉克辛于3月21日出兵。

这时彼得一方面处理日常事务，一方面起草海军条令。

（3 月 10 日，丹麦人与瑞典人在绍内交战，双方死亡近 4000 人。彼得将此事告诉阿普拉克辛。）

涅瓦河一开冻，彼得就率领战船和大桡战船舰队去喀琅什洛特，加紧将食品和大炮运往维堡附近。4 月 28 日，巡航船出发，海上冰块尚未消尽，彼得**作为海军少将**率领自己的分舰队亲自参加。

航行十分危险。冰块飘浮（4 月……夜间）把大桡船冲向海上，几乎撞破沉没。彼得命令用战舰破冰，抛锚停泊；舰队执行他的命令。全舰队顺利到达**桦树群岛**。5 月 8 日在皇上亲自指挥下输送粮食和大炮去维堡。

粮食到得很及时，维堡城下已经断粮。在卸下粮食和大炮时彼得视察了兵营，5 月 14 日对围城作了详细的部署。（参阅戈利科夫著作第 3 卷第 182 页）

当天彼得率战船和货船去彼得堡，博齐斯率大桡船与炮兵留下。瑞典人几乎切断了我海军与喀琅什洛特的联系，皇上刚离开，11 艘瑞典战船就来到维堡海湾。5 月 16 日，彼得抵达喀琅什洛特，在彼得堡待至 6 月 10 日。

彼得写信给阿普拉克辛，说他担心瑞典人的诡计，唯恐瑞典人在海军掩护下，输送大量物资给**利贝克尔**，正如他们在与丹麦人作战时（1700 年？）所做的那样；如果瑞典人不强大，可用全部骑兵和一部分步兵袭击利贝克尔。他命令派 3 个楚赫纳人去做间谍，把他们的妻子扣留作人质。他希望在强攻前能作好一切准备，要求把强攻推迟到星期天，等等。

维堡城下的炮兵作战顺利：从 6 月 1 日至 6 日打开了一个豁口，两营兵可以列队进入。城市几乎完全被炮弹摧毁。9 日，当强攻令下时，卫戍司令提出有条件投降，这一天他的提议被拒绝。但第二天舍列梅捷夫开始与他谈判，彼得通过驿站下达下列条件：

1）放卫戍部队出城，出城时不奏军乐，不带旗帜和武器，但可带日用物品和家属。

2）商人、教士等保持原来的信仰，等等。

3）放走移民。

4）教士和特派人员（同第一条）。

6月12日维堡投降。

14日，彼得率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作为该团团长）入城，亲自布置岗哨。然后举行感恩祈祷和庆祝典礼。论功行赏：阿普拉克辛获安德列勋章，几位将军得村庄，军官得金质奖章。彼得在荣膺勋章的阿普拉克辛大本营里用餐、住宿。

彼得没有履行诺言。维堡卫戍部队被宣布为战俘。不久前施密特中尉携带瑞典俘虏的信件去瑞典舰队，被莱利大尉逮捕。此事违反投降协定，使彼得十分气恼；但伤病员以及阵亡军官的妻儿仍允许携带全部财物离开。

在拘禁的俘虏中有4名上校（包括卫戍司令），6名中校，3名少校，141名尉官（士官及列兵3726人）。

在围城之初，卫戍部队有5000人。我军虏获臼炮8门，榴弹炮2门，大炮141门，枪支5499支，等等。我军有大炮80门（发射24俄磅和14俄磅的炮弹）和臼炮26门。

铸造纪念章，等等。

彼得将阿普拉克辛留在维堡修复遭破坏的工事和房舍，任命切尔内绍夫准将为卫戍司令，派布留斯少将率骑兵和步兵去攻打凯克斯霍尔姆。6月22日出发去彼得堡。23日举行凯旋入城式。

这时安娜·伊万诺芙娜与库尔兰公爵联姻，彼得命令舍列梅捷夫和其他军政长官不得向库尔兰人收取军税。

彼得根据新编军事条令庆祝波尔塔瓦纪念日，并下诏世世代代庆祝这一天。7月8日他接到攻占里夫兰首都的消息。

大批瑞典军（22 个团）调入里加，市民都武装起来，贵族从四面八方汇合以保卫该市，城防工事都已修复，由里加总督斯特雷姆贝格指挥。

列普宁包围并炮轰里加已经 3 个月。3 月 11 日，舍列梅捷夫回到这里。

我军集结了 24 个步兵团和 8 个骑兵团（其中有 2100 名哥萨克）。城市被包围，到处修建了炮兵阵地，在城的下游两俄里处在天然界线霍费姆贝格修筑了一座小堡垒，舍列梅捷夫把他叫做**亚历山大尖顶**（壁垒?），以表示对到来的缅希科夫的尊敬。遵照彼得的谕旨，缅希科夫应当阻挠瑞典海军接近里加。这一壁垒切断了里加与第纳明德壁垒的联系，不让海军接近里加。敌人用猛烈的炮火轰击，又多次出击。瑞典战舰驶近第纳明德壁垒。它们不止一次被我军击退，离开我军工事，最后就一去不再回来了。

5 月 30 日，瑞典人被逐出城外居民区之后，用炽热的炮弹把居民区烧成灰烬。城内出现了饥馑，不久后又出现了瘟疫。瘟疫曾被逃亡者带到我们军队内，但不久就被扑灭了。

舍列梅捷夫建议斯特雷姆贝格伯爵在体面的条件下投降，给他一昼夜时间考虑。斯特雷姆贝格要求给他更多的时间，以便与贵族和市民商议，舍列梅捷夫同意了（到 6 月 14 日两昼夜时间）。这以后斯特雷姆贝格要求让两个信使通过：一个去瑞典，一个去第纳明德壁垒。舍列梅捷夫以炮弹来回答，10 天之内共发炮弹 3389 枚。斯特雷姆贝格请求给他 10 天期限。只给了他 48 个小时。

与此同时，博尔中将自里加城下出发去进攻佩尔诺夫。

30 日，派来的 9 名代表向舍列梅捷夫提出自己的条件；我方向他们提出自己的条件，对这些条件，无论是代表还是斯特雷姆贝格都不能同意。他们特别坚持贵族不向彼得宣誓效忠。最后双方达成了协议。卫戍部队按军队的全部仪式出城。宗教的和公民

的权利得到充分肯定，市政府的权利也同样得到肯定。

然后德维纳河左岸的所有多面堡和迂回壕堑都被铲平填没。7月4日，列普宁率6个团入城，接过了岗哨和所有火炮（567门大炮等）。只有5132人同英勇的**斯特雷姆贝格**一起撤出，而其中有2905个病员，死者近6万人。

250名军官和列兵根据投降的条件被扣下，因为他们是来自被占领城市的里夫兰人。此外（作为土生的里夫兰人）被扣留的还有少将阿尔芬德尔、5名上校、12名中校、19名少校、65名尉官、22名市政府成员、610名小市民，等等，等等。

7月12日，在我军兵营里举行惯常的庆祝典礼，舍列梅捷夫隆重入城。在卡尔卢斯城门口市政长官向他呈献几只刻有拉丁文的重3磅的市金钥匙。贵族、市政官员和教士在国王的城堡中迎接他。舍列梅捷夫从这里去新教教堂，在那里贵族和教士宣誓效忠彼得；又从这里去市政厅，在那里小市民宣誓效忠；瑞典的国徽换成俄国的国徽。然后舍列梅捷夫在自己的军营里设宴款待他的皇上的新臣民。

9月30日，由于列文沃尔德男爵的斡旋，彼得在彼得堡签发两个文件批准投降条约。彼得废除了瑞典国王收回土地的措施，因此里夫兰人对俄国人的胜利感到由衷的高兴。贵族向舍列梅捷夫呈献里夫兰的国籍证书。

彼得在这里仍不顾他的元帅所作的诺言，扣留了里加的卫戍部队。斯特雷姆贝格被送到彼得堡，彼得接见他，以礼相待，不久他就被送回瑞典交换韦德。

我军损失，包括瘟疫死亡的在内，为9000人。

斯特雷姆贝格在投降条约中争取到里加的全部档案和图书、信件等等。彼得对此作了极为详细的规定。（见戈利科夫著作第3卷第206页）

为纪念攻占里加铸造了一枚纪念章。

里加的瘟疫也蔓延到纳尔瓦。彼得命令采取一切预防措施，下令凡不服从者一律绞死。

也在这时彼得从莫斯科下诏召莱因希尔德、皮佩尔和齐德尔赫尔姆以及梁赞都主教为安娜·伊万诺芙娜举行婚礼，并下令诺夫哥罗德卫戍司令塔季谢夫放行（通过关卡和岗哨）。

不久瘟疫被制止。

彼得要求调1.472万人至彼得堡各建设工程（自亚速夫省调251人，自各县和各工商区调人。见**给阿普拉克辛的信**），在彼得堡定居（注意。给他们薪金每年12卢布，外加10卢布买粮食），实行连环保，以防途中逃散。

8月8日，第纳明德要塞也向舍列梅捷夫派去的布克少将投降。虏获了198门大炮，14门臼炮，14门榴弹炮，等等。

因攻占该要塞铸造了一枚纪念章。

7月22日，博尔进攻佩尔诺夫。8月14日，该城几乎没有抵抗就投降。卫戍司令率领1000名因瘟疫和灰心而疲惫不堪的卫戍部队按军队仪式出城；不幸的人们加入我军服役（?）；此次还缴获了183门大炮，14门臼炮，4门榴弹炮，等等。

艾泽岛不加抵抗就向博尔派去的少校投降。在阿伦斯堡虏获了70门大炮、臼炮等。

为了纪念此次胜利又铸造了两枚纪念章。

彼得趁瑞典人惊魂未定，包围了凯克斯霍尔姆和雷瓦尔。

卡列拉（即凯克斯霍尔姆）地势险峻。皇上命令布留斯炮轰要塞，不进行强攻。

布留斯越过沃克萨，包围了卡列拉城，促卫戍司令投降，一面开始炮轰城市。稍后卫戍部队按彼得批准的条件投降，9月8日不张旗帜，不奏军乐，走出城外，被释放回瑞典。

要塞内发现6门古俄罗斯炮，9门瑞典炮，4门霰弹炮，9门铣铁炮，75门铸铁炮，等等。

雷瓦尔被博尔包围，城中淡水缺乏，四乡的田庄租户和农民麇集城内，拥挤不堪。援军曾经赶来，但城内居民没有接纳，唯恐因此而拖长围困的灾难。9月29日雷瓦尔投降，条件与卡列拉相同。在城内和国王的杜姆堡内虏获57门铜炮，10门臼炮等，铸铁炮174门，等等。

铸造了纪念章。

这样，在里夫兰和爱沙兰瑞典人已经绝迹，在东海的左岸上查理**已经没有一寸土地**。（**彼得给库尔巴托夫的信**）

彼得在黑河河口奠基建造三一修道院以纪念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费奥多西被任命为修道院大司祭。彼得亲临十字架竖立典礼。

然后彼得操练海军，由海军上将阿普拉克辛任总指挥（9月16日）。

彼得派三级文官列文沃尔德去里加，其任务是在里夫兰建立行政秩序，并派济宾和另一名懂德语和拉丁语的军官协助。彼得亲自领导要塞和港口的修复，征召外国人移居因瘟疫而荒芜的地区，等等。他组建了一支由当地出生的贵族组成的1.5万人的里夫兰部队。

施捷林关于卡塔里年塔尔的趣闻。（第3卷第222页）

彼得看到楚赫纳人[①]的鞋子粗劣不堪，从下诺夫哥罗德省和喀山省请来**编树皮鞋的能手**，给他们1星期1卢布的伙食费，教楚赫纳人编树皮鞋。教士每月应向维堡政府报告他们的成绩。（参看**施捷林著作**，同上页）

---

① 旧时俄国人对芬兰人的蔑称。

为纪念征服里夫兰和爱沙兰铸造了几枚纪念章。

彼得向奥地利自荐为帝国成员，因为他是里夫兰的领主，而里夫兰是奥地利皇帝古老的故乡。他许诺为此而提供 2.5 万辅助部队，以与法国相抗衡。奥地利皇帝推托说，根据条约，里夫兰可能脱离俄国；如果里夫兰仍归俄国，奥地利将不得不介入今后可能产生的有关公国的一切纠纷。实际上是，奥地利官员害怕北方强大的沙皇厕身于他们之间。

彼得命令舍列梅捷夫不要向立陶宛征收军队的粮款，而是要征收**粮食，因为里夫兰无处征粮**；如果不给粮食，则让军队驻扎该地，粮食取自库尔兰，**公爵的庄园除外**。

注意。诏令。军官的定量配给：每天 2 俄磅面包，2 俄磅肉，一夸脱啤酒，一俄升各种麦粒（盐每月 1 俄升），等等。每人按军阶配给。

彼得派副官乌沙科夫至舍列梅捷夫处传达指示：即使他的口谕，元帅也要听从。

10 月 31 日，安娜·伊万诺芙娜公主同腓特烈-威廉公爵完婚。庆祝典礼在缅希科夫公爵府举行，第一天是沙皇宴请，第二天是缅希科夫公爵宴请。典礼以舞会和礼花结束。

彼得在科特林岛上奠基建立的城市和要塞内，建造了许多石砌的房屋，以及宫殿和商场（**在彼得堡**）？他亲自画平面图和轮廓图。与此同时在喀琅什洛特和喀琅施塔得之间的航道上，仿效罗得岛的巨人像，计划建造一座塔楼，里面有瞭望室和信号灯，战船可以靠拢塔楼。

彼得同亚美尼亚人订立商贸条约。波斯丝绸通过他们之手一部分运往土耳其，一部分通过俄国运往荷兰。彼得把丝绸作为俄国独家经营的商品。沙赫批准了这些条约。

彼得禁止他的臣民把丝绸卖给外国人（亚美尼亚人除外），减

轻亚美尼亚人的关税，经营珠宝则完全免税，并命令在他们去阿斯特拉罕和捷列克的路上派军队护送。1716 年彼得拒绝英国人参与这一贸易。（参阅第 3 卷第 229 页注释）

苏丹在 5 月就撕毁和约，准备战争。

还在查理从萨克森出兵时，奥斯曼帝国政府就向他派出外交使团与他签订同盟；后来宾杰里总司令优素福帕夏也代表大维齐写信给基辅省长谈到订盟的事。

克里米亚汗写信告诉查理，5 万鞑靼人随时准备去支援他。

彼得的胜利和托尔斯泰的外交手腕使这一切都徒劳无功。

查理失败后，派了几名大使去君士坦丁堡，因而奥斯曼帝国政府命令宾杰里总司令与瑞典国王协调一切行动；几名帕夏奉令去宾杰里。大维齐阿里帕夏写信告诉查理，奥斯曼帝国政府乐于接受与俄国开战的借口。

查理挥霍马泽帕（伏尔泰说是维齐）给他的钱财。他的代理人波尼亚托夫斯基在君士坦丁堡为他积极活动；专门派遣去的德萨勒给他有力的帮助。克里米亚汗和宾杰里及锡利斯特拉两地的总司令都是瑞典人的同情者。

彼得要求奥斯曼帝国政府维护他与穆斯塔法签订的 30 年和约，排除破坏和约的原因，即遣返查理十二世（彼得允许他自由通过波兰），引渡叛徒，等等。

同时托尔斯泰把 2000 袋瑞典钱币送给维齐，这有力地加强了他的外交地位。托尔斯泰得到苏丹的接见。苏丹宣称，他愿意确认他兄长所签订的和约；那时再协商遣返瑞典国王的问题。

查理通过波尼亚托夫斯基得到这一切消息，在给苏丹的信中他严词控诉维齐，说维齐通过卡普兰-基列许诺支援他，因而使他失去签订有利和约的机会，而现在竟为俄国沙皇的同情者所收买，叛变奥斯曼帝国政府，向俄国让步甚至超过俄国的要求。

苏丹把信交给维齐，维齐坚决主张罢黜卡普兰-基列，把他流放到雅尼堡去。

此时马泽帕死亡（据说是服毒身亡）。而且尽管波尼亚托夫斯基和德萨勒使尽各种手段，苏丹御前会议决定不违反与俄国的和约，而由500人护送瑞典国王至波兰边境，在那里同一名俄国军官一起，以一支体面的护送队以礼节护送他回国。在途经波兰期间，瑞典国王不能与波兰人有任何联系，等等，等等。如果瑞典国王不同意，奥斯曼帝国政府不再过问他的事，一切听凭他自便，此决定也通告了彼得。

在此之后，和约于1709年12月得到确认，并把文件送给沙皇。（第3卷第238页）

查理希望得到一支援军而不是**体面的护送队**，他再次向苏丹控告维齐。但苏丹不予理睬。他以礼送新汗杰夫列特-基列去克里米亚，叮嘱他恪守和约，与俄国和睦相处。杰夫列特回国后谴责自己的前任在与乌克兰人的疯狂战争（何时?）中损失了3万鞑靼人，又以苏丹的名义答应给马泽帕自由和援助，从而也毁了马泽帕。

苏丹要求维齐作出说明，但维齐守口如瓶。苏丹派人去审问已被推翻的克里米亚汗。汗把一切过错都推到维齐身上。结果阿里帕夏被撤职，由屈普留里-奥格雷·努乌曼帕夏接替。

据说，维齐给沙皇的信被截获，信中维齐感谢沙皇给他2000袋瑞典钱币。瑞典国王将此信呈交苏丹。维齐被砍首（?）。

新维齐给查理送去800袋粮食，并决定假装做护送队给他4万鞑靼和土耳其军队。

查理为自己的胜利而欢欣鼓舞，他继续渲染俄国沙皇的野心来恐吓苏丹。他指出，沙皇打败瑞典之后，将迅速占领克里米亚，打开通向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提交一枚在阿

姆斯特丹铸造的纪念章，上面的拉丁文是：希腊俄罗斯皇帝彼得一世；还有他的不断扩大的海军和塔甘罗格造船厂，等等。

我国大使应召觐见苏丹，声明海军并未扩大，而只是造完和约签订前就在船台上的几艘战船而已，而且这也是为了防止船舶腐朽，其余的一切他称之为妒嫉者的诽谤，他保证，除非为奥斯曼帝国所迫，俄罗斯决不会向奥斯曼帝国宣战。

维齐反对战争；他被撤去职务，送往埃维亚岛任帕夏。巴尔塔查-穆罕默德帕夏接替他，于是又有500袋列伊克送给瑞典国王。

查理以列申斯基和波兰共和国的名义答应把几个波兰省份和卡缅茨克要塞出让给奥斯曼帝国并每年纳贡金400万。奥斯曼帝国开始准备战争。

查理洋洋得意。他要等俄国和土耳其开战之后才同意接受4万人的护送队，那时他打算进人波兰，同克拉索夫的军队和列申斯基的党羽会合。

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得到奥斯曼帝国的秘密许可，开始向俄国挑衅。他们侵入小俄罗斯直至伊久姆，一路烧杀抢劫；另一批人与哥萨克和波兰叛徒汇合，自波兰方面进攻。在冬天到来之前，他们带着虏获的物品和1.2万名俘虏回到彼列科普。

在教堂附近他们遇到抵抗；那里有500名俄国卫戍部队，戈利岑公爵及时赶到，把敌人逐走，杀死5000人。

彼得希望和平。7月17日，他给苏丹送去文书，抱怨和平条约屡遭破坏，鞑靼人恣意妄为，土耳其庇护叛徒，承认盗贼奥尔利克为小俄罗斯盖特曼，等等，等等。

送文书的使者在边境被捕并被投入地牢，一直关押到普鲁特条约签订。

彼得再次送去文书，要求得到满意的答复（10月18日），但

第二个使者遭到第一个使者的同样命运。

12 月 22 日，彼得收到来自君士坦丁堡的秘密消息（来自托尔斯泰），得知条约已被撕毁。过后不久他通过外国宫廷获悉，托尔斯泰遭抢劫并被投入七塔城堡。

彼得命令舍列梅捷夫在普里皮亚季河上准备桥梁，派人去沃洛赫边境筹措粮秣。任命契里科夫准将为里加卫戍司令，并亲自去沃洛赫边境。

彼得因洛但斯克未中断与瑞典贸易，曾命令驻波兰宫廷大使向其索取 30 万外国银币。此时彼得命其暂不索取，命令不要在克拉科夫驻军，而是向边境靠拢后，在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克居民家中驻扎，把粮秣运往该地。下令不许让瑞典国王和土耳其护送队进入波兰，并注意波兰动向。

此时彼得命令审判戈尔茨中将，因其未去莫斯科且拒不交出自宾杰里派往斯德哥尔摩参议院的瑞典秘书克宁施特。

他被判刑（大概是死刑），但彼得宽恕了他，让他离开军队。

在里夫兰建立了一个委员会。给列文沃尔德的训令（11 点）。（参阅第 3 卷第 269 页）

1710 年诏令

关于伊若尔公署、关于收入、城市税收报表等。

关于卫戍部队的表格、人数、地点。

关于把收入分发给规定单位，即陆军衙门、海军衙门、外交衙门和炮兵部队。

关于农户统计调查（乌克兰人除外）。

关于隐匿逃兵者课以 15 卢布罚金。

关于每 80（?）农户征收 25 戈比，服现役农户每 300 户征收 7 戈比，非现役农户每 100 户征收 20 戈比。

关于搜索逃兵和逃避服役的少年。

关于征召 1200 名 15 岁—20 岁的水兵，送往彼得堡。

关于送往彼得堡 3000 名工人（每 35 户 1 名，34 户以下者每户缴纳 5 戈比）。

关于各省按 5536 户分成相等的部分。

关于严刑催缴 1707 年税款。等等，等等。

大部分是关于税收、登记书籍、省政新制度的诏令。

1711 年

1 月 1 日，彼得在缅希科夫公爵处宴饮；晚上焰火烛天，照亮了两块大牌。一块上画了一颗星，题词是：**“求上帝指明你的道路”**。意思是说：上帝啊，请你给我们指明去土耳其的道路。另一块上画着一根柱子、一把钥匙和一柄剑，题词是：**“真理所在，神必助之”**。但是神没有帮助我们。

1 月 1 日下诏戈利岑，命令他向沃洛赫边境进发，等等。另一封信中告诫他不能让土耳其人进入卡缅涅茨，要教士兵使用火器，**让军刀休息**，因为土耳其人不是瑞典人，对付他们要用步兵和拒马。彼得已经预感到鲁缅采夫战略的要旨。

鲁缅采夫用步兵和方阵作战，放弃了**拒马**。最先作出范例的是舒伦堡。

彼得派佩斯科尔斯基上尉向舍列梅捷夫传达以下命令：

1）舍列梅捷夫应立即派出步兵团和野战炮兵，**其本人去骑兵部队**。

2）催促各将军按命令去指定地点。

3）各师一面前进，一面增补新兵，为此必须决定何师在何处驻扎。

4）各将军必须去中将戈利岑公爵处；部队不许欺凌波兰人。

5）大车必须套上 2 匹、3 匹或 4 匹马，而不是 1 匹。运刀剑、

拒马等的大车走在部队之后。命令戈利岑公爵防范鞑靼人和扎波罗热人，命令米哈伊尔・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驻扎在普季夫利，与城市贵族在一起。

1月9日，库尔兰公爵在离彼得堡40俄里处逝世。遗体送往库尔兰，缅希科夫奉命将军队开入库尔兰以防止干扰。

从彼得堡出发前，彼得通过多尔戈鲁基（驻波兰公使）发布了一份有利于在国外的波兰人的文告，许诺宽恕所有人的所有过错，而且不再重提。

也在那时在彼得堡成立了枪械署（后来迁往图拉），炮兵和筑垒总署，铸造局（每年给炮兵拨款将近30万）。命令疏浚莫伊卡河，把莫伊卡河同涅瓦河连接起来（在夏宫和旧宫附近），建造新宫，成立印刷所。他把缅希科夫留下管辖新征服的北方，于1月17日前往莫斯科。2月，彼得命令舍列梅捷夫去亚速夫，派凯林少将去阿普拉克辛处；命令征召马车夫为士兵，而派新兵充当勤务兵和车队中的马车夫。

丹麦国王向奥地利及其盟国提出，要他们为了共同的安全接收克拉索夫的部队，或者从波美拉尼亚遣散，否则北方联盟国将全副武装进入波美拉尼亚。2月15日，彼得写信给驻各国使节，讲的也是这件事，他还命令亚科夫列夫准将去波美拉尼亚，命令多尔戈鲁基向亚科夫列夫调人为对付土耳其所必需的步兵，而把龙骑兵给他，在德涅斯特河上准备船只。2月22日，彼得又写信告诉他，鞑靼人已开始出现，命各将军进入雅西，因为**当地可怜的基督教徒恳切要求**，同一天发布了宣战书。2月25日在乌斯宾斯基大教堂举行全民祈祷。近卫军列队站在大教堂前，打着红色军旗（以替代过去的白色军旗），上面的题词是“**为耶稣基督和基督教而战**”，上方是金光四射的十字架，下面的题词是“**旗开得胜**”。当时就举行仪式，奉为圣旗。部队出发去舍列梅捷夫元帅大营。

也在22日彼得(根据莱布尼兹的设想)成立了执政的枢密院，任命下列8人为首批枢密大臣：穆辛-普希金伯爵、季洪·斯特列什涅夫、彼得·戈利岑公爵、米哈伊尔·多尔戈鲁科夫公爵、格里戈利·普列缅尼科夫、格里戈利·沃尔康斯基公爵、米哈伊尔·萨马林和瓦西里·阿普赫京。

3月2日，在梁赞都主教**斯捷潘**(?)主持下，枢密大臣在乌斯宾斯基大教堂宣誓就职。枢密大臣在宣誓书下签名，接受沙皇的祝贺。同一天公布诏令，无论教会的或世俗的、军队的或地方的，各级官员一律应服从枢密院，如同服从沙皇一样。等等，等等。

同一天下诏枢密院：

1) 法庭应刚正不阿，等等。

2) 监督国家开支；削减冗项。

3) 积蓄金钱，**因金钱之重要有如大炮之于战争。**

4) 征集年轻贵族作为军官后备，并征集1000名世袭贵族之仆役。(参阅戈利科夫著作注释，第3卷第311页)

5) 单据复校后收藏在一起。

6) 关于货物检查。

7) 关于盐税承包。

8) 关于对华贸易承包。

9) 关于对波斯贸易，关于亚美尼亚人，等等。

10) 关于各行各业设置**监察员**。

还有：

1) 允许**任何官员经商**，不过税收相同；

2) 登记已出卖的无主村庄；

3) 宣布：任何人如寻获或检**争**逃避服役者，赏给该逃避者之所有村庄。注意。注意。

3月5日诏令：

1）所有枢密大臣按名单次序排列。

2）表决权利相同，决议由全体枢密大臣签署；决议和裁决必须一致同意。有一人反对即不能通过。反对者必须书面陈述自己的意见。

3）选举监察长，其属下有各州监察官，每一部门一人，其职权与监察长相同，但不能传讯最高法官或总参谋长。

彼得命令里夫兰部队增补新兵，开往土耳其边境。

命令阿普拉克辛水陆两路前往亚速夫，与哥萨克人和卡尔梅克人一起行动。

命令布图尔林少将同盖特曼率领8个团去卡缅纳-扎通，进行监视和防御。

彼得获悉，鞑靼汗从一个方面，奥尔利克率白山鞑靼军从另一个方面（向涅米罗夫）奔袭。他谕令多尔戈鲁基、亚努斯和戈利岑公爵击退鞑靼军，但不要远离，以便在4月间在卡缅涅茨附近再度与主力军会合（3月2日给多尔戈鲁基的手谕）。

此时有一人觐见彼得。此人名萨瓦·弗拉基斯拉夫列维奇，拉古萨人，他曾为托尔斯泰在君士坦丁堡的代理人；彼得接见他，恩宠有加；拉古津斯基（他从此以此为姓）建议与黑山人及其他斯拉夫部落联系；彼得于是下书邀请他们共同抗击奥托曼人。

库班地区的鞑靼人同他们的汗一起被逐走。

彼得任命太子为监国；3月6日向全民公告他与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芙娜的婚姻，同一天与她乘驿车出发去波兰。

他喜爱与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谈话，带他同行。

彼得从斯摩棱斯克下令枢密院寻获擅自离职的艾古斯托夫少将，押解至他处。

3月13日，他抵达斯卢茨克，由于道路泥泞，待到18日。当

时舍列梅捷夫也在那里。彼得命令他去普里皮亚季河，在冰上放上**干柴树枝**，以便他能继续前进，军队能够过河。在这里他顺便命令外交衙门在明年之前翻译法国的，英国的，**如果可能，还有威尼斯的法典中关于长子继承权的法律**（3月14日）。

18日，彼得在普里皮亚季河开冻前3小时过了河，把引军过河的任务交给舍列梅捷夫，自己又出发往前。

他于27日到达卢茨克，28日患了坏血病，一阵阵剧烈疼痛（什么痛?）。但此时他获悉近卫军走的不是舍列梅捷夫停驻的地方，他把舍列梅捷夫召来商议，并命令解散波兰的大车，**以免他们懊丧**。命令戈利岑击退侵入俄国的鞑靼人和波兰的基辅省长，在布克河彼岸布拉茨拉夫附近建造仓库并准备犍牛；召来亚努斯将军商议。命令阿拉尔特将军从斯文斯克到杜布诺，向奥斯特罗格前进；对列普宁公爵和韦德也下达了同样的命令。

彼得写信给阿普拉克辛谈造船的事。

下诏枢密院再调5000军队至沃罗涅什以及在明年9月前筹措收入。

关于枪械厂等问题写信给缅希科夫。

在卢茨克彼得接见季米特里·坎捷米尔的使臣，一个名叫波利科尔的希腊医生。彼得接受坎捷米尔王公为俄国藩属，并给他送去证书（17条）。

4月13日，在军事会议之后，彼得向各将军下令：1）舍列梅捷夫在5月15日以前进驻布列斯拉夫尔至第聂伯河一线；2）军中应有1个**月**的粮食，准备3个月的粮食，等等；3）准备5个团用的拒马，为每个士兵做**刀鞘**（参阅第3卷第323页注），等等。

同一天，彼得启程，4月16日抵达亚沃罗沃。

17日，康斯坦丁·萨比斯基和拉戈齐公爵晋见，在这时他得到戈利岑公爵送来的消息，获知基辅省长已被击溃，打死5000人，

抢回俘虏1万名（俄国叛变分子有7000人）。

彼得在亚沃罗沃停留到6月1日，等候奥古斯特二世。他从这里下诏舍列梅捷夫，催促他向多瑙河进军以超越土耳其人，指示征购粮食。他派遣近卫军中校多尔戈鲁基公爵送去如下谕示：

1）由于穆尔强公和沃洛赫公许诺不仅不会去宾杰里（如土耳其政府命令做的那样），而且当我军出现在他们国内时，将立即与我军会合；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其他斯拉夫部族唯他们马首是瞻，也准备暴动（他们已作了许诺）；因此应向多瑙河进军，打一次胜仗以加速此事的进程，否则胆怯者将投向土耳其人反对我们。彼得详述坎捷米尔如何臣服俄国，相信瓦拉几亚很快也会这样做。"为此舍列梅捷夫应率戈利岑兵团以及亚努斯一部分和英格曼兰及阿斯特拉罕诸团，携带足够粮食，开往该地，并随带七级文官拉古津斯基以供咨询。"

2）给多尔戈鲁基公爵（已派往舍列梅捷夫处）派去部队在德涅斯特河上架桥，过河之后立即派人去王公处，促其与我军会合；对瓦拉几亚公及坎塔库津家族亦如此；舍列梅捷夫则应在土耳其人未过河之前赶往多瑙河，尽可能占领桥梁并加以破坏，使在我军全部到达之前土耳其人不能过河；一切应经将军会议讨论，并与多尔戈鲁基和拉古津斯基秘密商讨。

3）如土耳其人已全军过河，则在德涅斯特河彼岸驻军，竭力拉拢保加利亚人、摩尔达维亚人，等等。

4）进入瓦拉几亚（摩尔达维亚）之后，由王公协助建造仓库。与居民友好相处，如俄国人欺凌当地居民，一律处绞刑，以儆效尤。

5）向布贾卡和别洛哥罗德游牧群散发鞑靼文告示，言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同时向其无偿收取军粮，建造仓库。

土耳其人惊慌失措：出师之日穆罕默德大旗被狂风撕裂，旗竿折断。

5 月 20 日，彼得出发去波兰的雅罗斯拉夫尔。22 日，奥古斯特及其嗣子也到达。这里决定：1）奥古斯特向波美拉尼亚进军，以进攻施特拉尔松；2）根据萨比斯基签订的防御同盟，一部分波兰军队加入我军。

在这之前，5 月 19 日，共和国的全权代表向彼得递交如下要求，希望听到沙皇的意见。

	回答
（一）归还埃尔宾。	可以归还，如果波兰不会立即遭到来自波美拉尼亚的危险。
（二）归还乌克兰的波兰语区和白策尔科维。	前者归还，白策尔科维保留到对土战争结束，如无危险，现时亦可归还。
（三）归还里加和里夫兰全部土地。	关于此点向大使沃洛维奇详细答复——在战争结束前不可能；光是包围这一要塞亦无足够兵力（波兰人?），即使根据与贾林斯基的约定，也应有 2.8 万人参战。
（四）归还波兰军大炮和立陶宛诸要塞。	同意。
（五）俄国军队不在波兰征军税及粮食等。	未征军税，但军队不能无粮。至于撤出军队，各位参议员先生也认为不可能。
（六）许诺给国王和立陶宛军队的几百万金钱希望全数付给。	条约摘抄：军队出动后将付给 5 万，5 万送往波兰。
（七）惩罚强行勒索的俄国军官等。	已经惩罚。

（八）对庄园遭破坏的显贵赔偿其损失，释放9名俘虏（天主教士热博克里茨基），等等。	关于维什涅韦茨基耻于谈论（因为他是敌人，等等），其余事沙皇不干预，因为不是他的事（而是奥古斯特的事）。
（九）关于全权代表，关于战胜土耳其后的战果分配。	全权代表已经任命，一切战果对半分配。

各条由彼得亲笔签字。在雅罗斯拉夫尔以号声宣布战争，任命立陶宛大盖特曼波采为波兰军司令。5月30日，彼得与奥古斯特告别，当夜抵达亚沃罗沃。

与此同时，彼得谕示枢密院，涉及舍列梅捷夫所需的12名书吏，军需药品，分发新兵，自西伯利亚衙门调拨貂皮给外交衙门，等等。

彼得从亚沃罗沃写信到沃罗涅什给阿普拉克辛，责成他办许多事：关于战船，关于逮捕骗子希德洛夫斯基（少将），关于在亚速夫和阿斯特拉罕周围栽培匈牙利葡萄等等（阿斯特拉罕省长是阿普拉克辛的兄弟）。

他派遣乌沙科夫去布图尔林和盖特曼处，催促他们并报告他们的所作所为，等等。

普鲁特战役

舍列梅捷夫率骑兵于拉什科夫附近在一支鞑靼队伍目睹的情况下顺利渡过德涅斯特河，抵达雅西，在此以前他派遣克罗波托夫准将去那里接待王公坎捷米尔。坎捷米尔和舍列梅捷夫在普鲁特河岸上会见，坎捷米尔同他的世袭大贵族们宣誓效忠。他告诉元帅，4万土耳其人已经越过多瑙河，并在不断渡河。

6月1日，彼得同叶卡捷琳娜从亚沃罗沃出发去摩尔达维亚边境，途经利沃夫和兹罗切沃至布拉茨拉夫（即布拉茨拉夫尔）。

(关于军需官希什科夫和 2.9 万卢布的趣闻，第 3 卷，第 340 页）途中他命令舍列梅捷夫务必抢在土耳其人前头。彼得写信给枢密院说：浪费时间如同死亡，一去不会回来。由于攻占了谢尔盖耶夫斯科耶他吩咐将赏银寄给奥西波夫准将以慰劳他，等等。

沙皇下谕枢密院，通过皮佩尔和伦希尔德要求送还伊麦列京王子的遗体，以便护送给他父亲（以慰他凄凉的晚年），他援引符腾堡王子的遗体以礼送还其母亲作为先例。

6 月 9 日，彼得在什皮科夫镇想将皇后及其随从贵妇送往波兰；但叶卡捷琳娜坚决要求留在他身边。

6 月 12 日，彼得及其近卫军来到德涅斯特河与韦德、阿拉尔特和列普宁公爵的几个步兵师会合。军队开始从桥上过河。彼得从这里写信给奥古斯特"希望陛下已从海上和陆上开始进军"等等。他严厉训斥舍列梅捷夫："您本可以于 5 月 16 日从布列茨拉夫出发，20 日前到多瑙河，而您竟于 30 日方才抵达（经雅西，绕道）。您本可赶在土耳其人前头，因为从德涅斯特河到多瑙河不过 10 至 13 天路程。阿拉尔特有 5 天没有食品，既无粮，又无肉。我们到了德涅斯特河，全部步兵都停在那里，因为桥梁要 3 天后才能建成；但此时可以乘船过河……我们到达您处时，士兵可有吃的东西？……我们既无食品，又无牲口……"等等。

舍列梅捷夫回答，他不按指定的路线前进，是因为土耳其人可能毁坏摩尔达维亚，将它武装起来对付我们；如果走直路，草原上无水，军队无处就食；土耳其人（6 月）3 日即已抵达多瑙河，要赶过他们并无可能；坎捷米尔坚决劝阻以 1.5 万人的兵力去对抗近 7 万鞑靼人和土耳其人（坎捷米尔谎报军情）；布贾克的鞑靼人把牲畜全部赶往海边；他完全按全体将军会议的决定行事。关于食品，他说：瓦拉几亚粮食颗粒全无，土地毁坏，瓦拉几亚公保证有偿提供 10 万头犍牛，还有土耳其牲口 4000 头，羊 1.5 万

至2万只，所有这些牲口可供3万人1月之用。

粮食他建议用武力在多瑙河和布贾克附近地区夺取。(舍列梅捷夫6月8日和16日的信)

6月17日，彼得在波兰和摩尔达维亚边境的索罗卡附近渡过德涅斯特河；乘面包尚在烘烤之时彼得写信给枢密院，谈及今后由各省省长检阅新兵的问题；嘱咐由驿车送去皮艇及制皮艇匠师。

彼得命令将病员留在专设的工事里，将盖舍夫少将及其所率4个龙骑兵团留在他们后方的波兰境内。

瓦拉几亚公布兰科凡（与沙皇的联系在坎捷米尔之前，坎捷米尔于该年4月方晋升公爵）答应过给彼得食品（米勒《舍列梅捷夫传》），但后来布兰科凡避而不履行自己的诺言。

彼得最后派3000龙骑兵去瓦拉几亚要求履行诺言，否则将无偿夺取食品。舍列梅捷夫派沃尔康斯基少将去指挥。

彼得启程去雅西。舍列梅捷夫也在那里。坎捷米尔出城迎接彼得；布兰科凡的使臣也在。卡斯特里奥特报告，维齐命令耶路撒冷（?）大牧首通过布兰科凡了解彼得有否媾和的愿望；如果有，苏丹授予布兰科凡全权谈判。

嗣后彼得召集会议；决定军队在雅西附近驻留，积储食品(来自波兰盖舍夫将军等)。

穆尔强大贵族卢普尔（卢波?）被派往布贾克，假借苏丹的名义采购军用食品。但是他（根据布兰科凡的秘密命令）借口缺乏大车把粮食储存在弗洛列斯季修道院。卡斯特里奥特每天向布兰科凡提供帮助，却说布兰科凡害怕维齐和可汗，维齐已日益接近，而可汗即在身边。其实，布兰科凡是土耳其人的间谍，他招引维齐，保证他胜利；他把自己的军队开出野外，告知彼得，在全部俄军或者大部分俄军快到达他的公国之前，他不能把食品给彼得。

坎捷米尔请彼得去多瑙河，提出塞列季河以南有仓库和土耳

其人在布拉伊洛夫附近征集的粮食（卡斯特里奥特，加入我军任少将的福马·坎塔库津和一位神职人员都证明确有此事）。

彼得命令全军沿普鲁特河右岸前进（以便在我们和土耳其人之间隔一条河），至天然界限法尔察，从那里指挥穿过森林。为了掠取上述粮食，派出列恩和福马·坎塔库津。彼得跟随在大军之后。

7月1日，列恩率8个龙骑兵团（5056人）和1个英格曼兰营以及5000摩尔达维亚人出发。

盖舍夫（或叶什霍夫）少将由于德涅斯特河和普鲁特河泛滥未能将600辆装好的大车运送过河（7月16日他给戈洛夫金伯爵的信）。运粮食（?）的车队被鞑靼人劫走。在布贾克秘密买来的牲口遭布拉科凡拦阻。最后于7月7日截获他给卡斯特里奥特的一封信，他的叛徒行为完全暴露。

此时彼得给枢密院去信，通知貂皮已收到，询问制盐厂1普特盐的价格，还有一些私人的要求，等等，等等。

大军在前进，但7月7日晚率骑兵在两英里前行进的亚努斯突然派人报告，敌人已经渡过普鲁特河。彼得命令他后退，但这个消息不实，土耳其人当时还没有过河。亚努斯本来能够赶在土耳其人前头，但他的怯懦使土耳其人安然过河。土耳其人向亚努斯进攻；彼得亲自赶到，驱走了敌人。

这样，土耳其人不让我军占领法尔察，并截断列恩与俄军的联系；而他们全军过了普鲁特河。彼得想从塞列季河的右边前进，但是大山连绵，无水又无饲料，青草被蝗虫噬尽，马匹倒毙，列普宁和韦德的几个师落在后面，使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在军事会议上决定退却，待全军会合，然后作战。晚上车队先行，然后各团队出发，当夜与上面提到的几个师会合（7月8日）。

9日早晨，敌人袭击我军殿后部队（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但没有成功。全军前进，土耳其人跟随其后，力量不断增加。（舍列梅捷夫的英勇和仁爱[①]。第3卷第358页）

难忍的酷热和敌人的不断袭击使部队疲惫不堪，特别是殿后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我军不得不在普鲁特河畔停驻，归附的瓦拉几亚人麇集在车队里，小俄罗斯的哥萨克人不断干扰。而鞑靼和土耳其军队越来越强大，从四面八方包围了我们人数不多的军队。敌军中有随查理十二世至宾杰里的瑞典人，波兰人和哥萨克人，瑞典军的残余。施帕尔和波尼亚托夫斯基听说土耳其军的统帅麦哈默德帕夏意图攻击俄国人，坚决劝他不要这样做，而要包围俄国人，在他们渡河时不断骚扰，切断运输线；这样，饥饿疲劳的俄军就会不战而落入他手中。维齐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7月……日以10万步兵和12万骑兵（鞑靼人的骑兵除外）在日落前3小时对我军发起楔形攻势，袭击阿拉尔特师；第一横列步兵有三四百人，长将近1英里。骑兵散布四周参战，但只在远处呐喊助威。步兵虽然队伍并不整齐，但打得很凶猛，如果他们全线进攻，而不限于一处（这一处我军可不断以有生力量加强，而且可以用8门大炮和其他炮，用两种炮弹——霰弹和球形炮弹——防御），那一切就完了。但是土耳其人被击退了，损兵将近7000人。我军无法追击：辎重队没有挖壕掩护，敌军骑兵可能突入，毁坏我军最后一点粮食。我军共有步兵31554人，骑兵6692人，但几乎没有马匹。

夜间，土耳其在强攻处构筑工事、迂回壕堑和炮兵阵地。普鲁特河彼岸亦有炮兵阵地和许多人（鞑靼人？）妨碍我军积储用水。俄军只有拒马，但亦不能围绕全军。

---

① 原文为法文。

10日，维齐又下令进攻；但土耳其新军不听指挥，仅从炮兵阵地向我军开炮，我军损失不大。

在此极端危急之时舍列梅捷夫派遣士官舍佩列夫去见维齐建议媾和；并在军事会议上决定，如维齐不同意议和并要求我军投降，则我军应溯河而上，以避其锋，即一面退却一面冲出重围。所有将军、元帅本人和首相戈洛夫金伯爵都在此决议上签了名。

彼得命令将辎重队中的大车挪到一起，四周挖掘壕堑，以便向土耳其人冲击时留下的辎重能得到足够的掩护。

土耳其人的射击加剧。（《皇帝日记》）

根据别的资料：彼得召集全体将军，命令他们于次日向敌人发起进攻，自己进入帐幕，命哨兵不许放任何人进入。

这时叶卡捷琳娜召集会议，建议议和。她走进他的帐幕，等等。然后派遣士官舍佩列夫，皇后（瞒着彼得）送许多钱和钻石给维齐和卡尔格——他的全权代理人。（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

维齐迟迟不决，彼得派人告诉他尽快作复，因为再没有时间等待。土耳其人仍延宕时间；于是彼得引兵出发，但我军一行动，维齐就派人送信，要我军不要移动，他接受和谈。我军停了下来，沙菲罗夫出发去见维齐。

彼得指示沙菲罗夫同意把我军在顿河和第聂伯河地区攻占的一切归还给土耳其；把一切归还给瑞典人，只有英格里亚除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出让普斯科夫或一个州以换取英格里亚；维齐本人也希望和平；部队军纪不整、不听指挥使他害怕，7000名土耳其新军被击毙表明正规武器的优越性。要求并不苛刻。他签订了如下和约：

1）亚速夫按我军占领时的原样归还土耳其人。

2）摧毁在所占领土地上建筑的所有要塞和塔甘罗格港口。

3）允许瑞典国王自由通过俄国回瑞典，立即护送他出境。

4）自波兰撤出俄国军队，我国不再干涉波兰事务。

5）承认奥斯曼帝国有权保护扎波罗热和哥萨克叛变分子（布拉文分子）。

条约签字人，一方为维齐，另一方为副首相彼得·帕夫洛维奇·沙菲罗夫男爵和少将米哈伊尔·博里索维奇·舍列梅捷夫。维齐要求，舍列梅捷夫的儿子也在条约上签字，要他和沙菲罗夫留在土耳其军营里作人质，一直到条约实行。对此和约的最后一项条款彼得感到很沉痛（戈利科夫语），但不得不同意。

7月13日（谈判期间），彼得针对维齐的要求——允许瑞典国王通过俄国和立即与他媾和——谕示沙菲罗夫。彼得对第一点欣然同意，自愿提供500辆大车；他也不反对媾和，但没有得到盟国的同意他不能签订和约，等等。

波尼亚托夫斯基一无所成，把一切向宾杰里的查理报告。查理马不停蹄地疾驰而来，但双方已经交换了条约的文本。波尼亚托夫斯基在军营外迎接他，告诉他失去了千载难逢的良机。的确，查理不在场是不可理解的。

维齐在军营外遇到他，似乎完全出于偶然。查理严厉责备，怎么胆敢瞒着他结束这场为他而进行的战争。这位土耳其人回答说，他进行战争或是结束战争都是为了苏丹的利益。查理要求给他军队，声言当时就能击溃俄国人。维齐回答说："你已经尝过他们的力量，我们也尝过。如果你愿意，就用你自己的兵力去攻击，我们可不想违反已经签订的和约。"查理用马刺撕破冷静的土耳其人的衣服，快马奔向克里米亚汗，又从那里去宾杰里。

和约签订以后，俄国军队从工事里出来，军旗招展，军鼓齐鸣，沿普鲁特河岸走向德涅斯特河。

彼得写信安慰沙菲罗夫的母亲和夫人，告诉她们，副首相与舍列梅捷夫在土耳其军营里，又派一位神甫带圣餐盒、各种器皿

和祈祷书去看望两位人质。

苏丹庆祝和约的签订并奖赏维齐（果真如此?)。

施捷林断言，彼得给枢密院的那封有名的信收藏在皇帝陛下皇宫内的办公室里。但是可惜这个逸闻似乎是杜撰的，而且也许是他自己杜撰的。至少这封信没有找到。

维齐要求引渡坎捷米尔。彼得不同意，他说："我宁愿出让我的国土直到库尔斯克。国土我有希望收复，但如果我背弃自己的诺言，我就不成其为皇帝了。"等等。

当时土耳其人有：骑兵………… 120000
步兵………… 100000
鞑靼人……… 50000
大炮和野战炮………
………………… 444
臼炮……………… 25

当时我军有：骑兵……………… 6692
步兵……………… 31554

(根据日志总计 38246 人，根据公告则为 2.2 万人。大炮 28 门，臼炮 23 门，榴弹炮 2 门，各团还有三磅炮 69 门)。

我军死亡：少将维德曼，校级和尉级军官 44 名，士官和列兵 707 名。被俘和失踪军官 3 名，士官和列兵 729 名。

受伤：阿拉尔特将军，沃尔康斯基少将，军官和列兵 1203 名。

与此同时，列恩攻占了布拉伊洛夫。帕夏率领解除了武装的卫戍部队撤出城外。列恩有军队 7000 人，死 100 人，伤 300 人。

土耳其人死 800 人。

彼得赏赐列恩安德列勋章。

7 月 10 日实行停战。战役于 8 日进行。

彼得从普鲁特到日达夫策（波兰地方）。

彼得并不因为失败而感到悲痛。（参阅他给枢密院和给阿普拉克辛的信。戈利科夫著作第 3 卷第 383—384 页）

有传闻说彼得在弥留之际为两件事感到遗憾：一是他没有能惩罚土耳其报普鲁特失败之仇；二是他没有能惩罚希瓦，替被杀害的别科维奇报仇。

这以后不久，彼得命令阿普拉克辛在土耳其人送走瑞典国王之前不要交出亚速夫，不要摧毁塔甘罗格。彼得考虑，土耳其人坚持以 5 万土耳其人和同等数量的鞑靼人护送查理通过波兰，是希望他在那里继续同俄国作战，再次挑动波兰，使他们能得到安宁。因此彼得没有把自己的部队撤出。

彼得命令在亚速夫摧毁一个射击场，其余保留。将亚速夫和塔甘罗格的战船焚毁，3 艘他请求不烧的战船除外，等等。

到达德涅斯特之后，彼得赏赐村庄和钱财给坎捷米尔及其随从，又从那里写信给枢密院，谈及造船问题，造船要从沃罗涅什迁移至涅尔利斯克和杜边斯克码头，列昂节夫中尉已在那里造船。

7 月 28 日，彼得从军营写信给所有大使。而在给驻波兰大使的信中说，虽然和约不利于俄国，但他完全摆脱了土耳其，他命令大使催促国王，在今年哪怕占领一座重要的城堡也好，他答应很快率领步兵到来，等等。

也在这里（在德涅斯特）彼得建立了财务委员制。为了管理整个军队，设立了总军事财务委员①，其下设办公室，有军事财务委员 3 至 4 人，军事财务委员随主力部队行动。他们的职责为：1）管理薪饷，监督各省财务委员发放和扣除款项；2）登记军装、

① 手稿中此处页边上写着：总军事财务委员参加枢密院会议。——原编者注

武器、新兵、马匹、口粮和饲料；3）记录军官收支账目；4）听皇上和总军事财务委员指挥；5）有权清理元帅和将军的收支账目；6）军事**监察长和监察员**（密探？）须听其指挥（7月31日诏令）。

总军事财务委员由亚科夫、费奥多罗维奇·多尔戈鲁基担任。彼得命令沙菲罗夫遴选监察长和每团一名监察员。

下令在12月前全军兵员补充齐全。

又指示沙菲罗夫在瑞典国王通过时保持警惕；摧毁白策尔科维和涅米罗夫，把叛乱的哥萨克从波隆诺耶调至靠近莫斯科的地方，将写入俄波永久和约的城市和地方焚毁，夷为平地。

彼得拒不增加布什少将和奥斯登中将的薪俸（每月3百卢布），他们的妻子失去她们穿戴的装饰品，等等。

8月5日，彼得和叶卡捷琳娜从德涅斯特启程去卡尔斯巴德。出发前命令舍列梅捷夫驻扎波兰城市波隆诺耶、杜布诺、奥斯特罗格及其附近地方。如果查理要去波兰，则将原拟派往斯摩棱斯克的部队派往鲁鲁士，顺布格河前进，监视国王，也监视波兰人。如果查理寻衅惹事或故意延宕，彼得命令**不要放过**，立即进军波兰。

但是查理并不想离开土耳其。他在宾杰里建造房屋以便过冬。他手下有130名军官，530名龙骑兵，60名卫士和2000名扎波罗热人，还有2000名骑兵和基辅省长波托茨基。

8月6日，彼得顺道至卡缅涅茨，在那里待了2昼夜，视察了要塞。从这里他写信给副官乌沙科夫和米哈伊尔·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命他们考察（**暗中**），在廷臣中何人适宜担任何种职务，并列出名单。他命令舍列梅捷夫录用里夫兰少校坎平豪森：**“这孩子很好；懂波兰语又懂俄语。”**

8日，彼得来到**兹洛切沃**这个小地方，一个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营已在那里等候他，彼得就命令这个营跟随他。在驿站上他下手

谕给海军中尉西尼亚文，要他同穆哈诺夫中尉一起向多尔戈鲁基中校调一部分士兵去雅罗斯拉夫（波兰城市），在那里准备船只供他使用（10艘大船或15艘小船）。

8月15日，彼得来到雅罗斯拉夫，18日走水路去华沙。

彼得在维斯瓦河畔的森多米尔附近得到和约批准书。彼得十分满意，命令驻奥古斯特宫廷大使多尔戈鲁基向他的联盟国宣布这个消息。

8月24日，彼得隆重进入华沙。

8月29日，彼得到达托伦。联盟国（因为瑞典国王已背弃保证）决定围困施特拉尔松要塞；瑞典人撤出德明、格里普斯瓦德、安卡拉姆、沃尔加斯特、乌泽多姆及附近岛屿和施韦因壁垒，只图保住什切青、维斯马和施特拉尔松。他们把全部步兵调入这些城市，而把骑兵运往吕根岛。他们共有1.4万人，由季卡尔中将指挥（曾立誓不与我为敌而被我军释放）。彼得到达托伦的第三天，从奥古斯特国王派来的戈尔茨少将口中知道这一切。

彼得从这里下手谕给枢密院，嘱其高价出售公家货物；谈及与中国的贸易等，责备枢密院大臣处理不当。（参阅戈利科夫著作第4卷第12页注中所引枢密院的机智答复）

9月2日，彼得把叶卡捷琳娜留在托伦，带着一个近卫军营乘驿车去卡尔斯巴德。他从波兹南命令舍列梅捷夫与波兰统帅联系，他是派到罗斯来监视查理的。

9月9日，彼得抵达德累斯登，从那里他去弗赖贝格参观炼银厂；然后到选帝侯的城堡，矿工们根据当地的习俗奏着音乐来祝贺他。

9月13日晚，彼得来到卡尔斯巴德，从9月15日至10月3日服用矿泉水。

土耳其维齐在和约实现以前不愿离开，但彼得在瑞典国王离

开土耳其之前不愿履行和约。维齐威胁要撕毁和约，把沙菲罗夫和舍列梅捷夫交给新军士兵去处置，他说只要我军仍驻扎在波兰，查理就有充分的理由推托。彼得写信告诉沙菲罗夫，军队会撤走，除7000人之外，因为波兰人疑虑重重，惟恐我们抛弃他们；不过考虑到各种情况等等。然而彼得仍千方百计找借口在瑞典人离开土耳其之前不履行条约。

但是维齐的顽固胜过了他。彼得对沙菲罗夫也很恼怒，因为他似乎被他们的威胁吓坏了，作出了难以实现的保证。彼得写道：**“他们向我们提出超出人力所及的要求，而自己连一个人都不能遣送出境。”**土耳其人还要求俄军**从波美拉尼亚回来的途中不要侵占波兰**。彼得对沙菲罗夫的怯懦和舍列梅捷夫的愚蠢十分气恼。**“如果今后做事还这么愚蠢，那么你们晚年遭贬黜，可别怪别人。”**

也在这时，彼得写信嘱咐阿普拉克辛从容地从亚速夫运出一切可运的东西；破坏塔甘罗格和特罗伊茨克要塞要审慎，要有分寸，在没有听到国王离开之前，不要交出要塞。

丹麦人战胜了瑞典舰队（俘获10艘运输船，在绍内海岸焚毁了24艘船）。

彼得谕示枢密院要积存牛毛等，要在下年夏天前征集4万民工至彼得堡（上年夏天因为战争只征集2万民工）。

维齐知道瑞典国王的阴谋，也担心与他为敌；同俄国人一样希望早日送他回家。但查理要求10万人护送，非此他不想离开。维齐恼怒了，撤去了他的译员，切断他与波兰、德意志和奥斯曼政府的通信联系，但查理还是不走。维齐最后提出给他3万军队。但查理还要钱款（多少?）。维齐不仅不同意，还取消了苏丹钦定的每天给国王的500银币生活费，想用武力迫使他离开。查理声言，在这种情况下他将进行自卫。维齐又开始安抚他，书面向他道歉，送还译员和扣发的津贴。查理不作回答。维齐最后送去他

所要求的钱款，确信他一定会离开，甚至把这事告诉了我国使臣，而且任命了护送他的帕夏。但是国王声言，如果不给他所要求的护送队，他宁死不愿离开；维齐又扣发他的伙食款，把瑞典公使从君士坦丁堡召来，扣押在军营里。

22日，我国使臣同维齐作了一次长谈。他们用脑袋担保国王安全通过俄国。维齐在等待苏丹的诏令，以便强行遣送查理回国。9月24日在一次我国大使也参加的会议上决定把国王遣送回国，而且将决定通知他和苏丹。但是查理依旧顽固抗拒；俄国大使又去见维齐；维齐答应，查理不会在土耳其过冬，要求交出亚速夫，等等。因此彼得命令阿普拉克辛立即执行普鲁特协定。

10月3日，彼得从卡尔斯巴德去德累斯顿，在那里从10月7日待到12日，然后出发走易北河至托尔高，波兰王后在那里。10月14日彼得为皇太子和沃尔芬比特尔公主莎洛特-克里丝蒂娜主持婚礼。太子22岁，公主18岁。彼得将此事告知枢密院："感谢上帝，此事圆满成功。我们的亲家沃尔芬比特尔公爵家族是名门望族。"

10月18日，他给太子指示："在我不在时我的儿子在波兰应做些什么。"（参阅戈利科夫著作第4卷第25页）

1）沿瓦尔塔河（流向波美拉尼亚）修筑仓库。

2）准备木筏和船只，以便河流开冻后运送粮食去什切青。

3）凌辱抢劫波兰人者处以死刑，直至上校。

4）太子本人应住在托伦，等等，等等。

10月17日，彼得派库拉金去荷兰，提出建议：

由于彼得应英国大使的请求没有介入对法战争，因此也请联省共和国方面许诺不介入北方战争并承认我国的占领地，特别是在大海这一边的占领地；从自己方面彼得许诺如果与瑞典媾和，则帮助对付法国。

彼得送新婚夫妇去沃尔芬比特尔，自己于10月19日经波属普鲁士去勃兰堡城市**克罗森**，在那里他检阅了博尔的军队。10月20日抵达克罗森。皇太子在那里迎接他。22日彼得同丹麦大使**维贝伊**和沙克谈判。

彼得给他们书面命令（亲自签字）如下：

1）立即攻占施特拉尔松或者吕根岛。如果没有大炮，可从战船上移用两门。

2）同年冬天同汉诺威选帝侯谈判，就不来梅和凡尔登（属瑞典王国）问题达成协议。

3）海上和陆上的军事行动要开始得早一些，在4月。

在这里他收到驻施特拉尔松城附近的俄军的诉状，抱怨给养不足，衣食不周。彼得写信把这事告诉奥古斯特，以及多尔戈鲁基（大使）。

服用矿泉水后彼得仍不能康复，旅途生活也使他劳顿。10月27日，彼得又去托伦，叶卡捷琳娜在那里等他。28日两位皇上在维斯瓦河上乘船去**埃尔宾**（那里有俄国的卫戍部队），彼得在那里住了7天。从这里他命令舍列梅捷夫不要从波隆诺耶撤出卫戍部队；如已撤出，则假装成缅希科夫公爵的雇佣军（同波兰的显贵一样），重新进入。梅热里奇和其他一些地方（向缅希科夫纳税的地方）仍归还柳博米尔斯基，等等，等等。

下谕阿普拉克辛不要交出亚速夫，或者在得到一定遣返瑞典国王的书面保证以后交出。如果土耳其人在恼怒之下可能向我宣战，那么为了避免战争，立即交出亚速夫，破坏塔甘罗格。

往沙菲罗夫处送去两件给苏丹的文书：1）在瑞典国王未遣返前不交出亚速夫；2）要求苏丹给凭据，等等（视情况递交）。无论如何不能让战争发生。

下诏枢密院：关于新兵、关于炉匠申波尔特、关于建立与荷

兰的贸易，关于把亚历山大·戈尔东的房子给杨·费尔登（陛下的厨师）。

11月7日，彼得和叶卡捷琳娜乘快艇出发去柯尼斯堡。途中手谕阿普拉克辛在11月和12月把亚速夫交给土耳其人，破坏塔甘罗格。

在柯尼斯堡彼得住了2天。从那里他写信到海牙指示库拉金和马特韦耶夫，由于法国和联盟国之间正在缔结和约，我们应更紧密地和荷兰①联合。**“望尽力使他们放心，与我们友好相处。”**

从柯尼斯堡出发彼得走旱路到沙肯村，从那里乘快艇到梅梅尔。这里他收到马特韦耶夫传来的西方联盟国的建议，要他同查理和解。彼得命令驻各国大使对此含糊其词，不采取主动，等等。

彼得从梅梅尔走旱路于11月18日抵达里加，受到隆重的欢迎。他在里加住到12月7日。

10月16日，维齐告知我国大使，要舍列梅捷夫和戈利岑（基辅省长）书面保证国王的安全，那时将强迫瑞典国王离开。保证书立即送来；维齐写信给彼得，5至10天以后国王一定离开，他说：**“上帝只有一个，我的话也只有一句。”**因此彼得向舍列梅捷夫下达命令：1）接待国王，自己伴他同行，一直到派来专人舍列梅捷夫才离开去见皇上；2）尽量延宕国王的行程（使他在抵达瑞典时战役即将开始）；3）不走直路（借口时疫流行），而从基辅到斯塔罗杜布，经雅罗斯拉夫，卡卢加，向莫斯科——经沃洛科拉姆斯克（也以瘟疫流行为理由），经大卢基，**萨布斯克**，科波里耶和彼得堡，从那里去芬兰，这条路线要保密；4）沿途要供奉丰足；5）一切要多向彼得报告。如果瑞典国王路经波兰，则派去韦德师，等等，等等（上谕写于**圣安德列勋章**日）。

① 手稿中此处页边上注：荷兰公使为克拉宁布尔格。——原编者注

这一天举行庆祝活动，大板墙上写着“里夫兰保卫战万岁！”，光耀夺目。彼得命令阿普拉克辛在交出亚速夫时向他禀报涅克拉索夫一帮人的情况，不让土耳其人将他们安排在亚速夫附近。

彼得写信到君士坦丁堡给沙菲罗夫，重申自己的真诚，等等。

向枢密院指示关于近卫军团的制服问题，命令向阿尔汉格尔斯克省长收取税款（6 万外国银币，4 万卢布和 829 金币）。另一道手谕中命令将 273 名贵族少年送入谢苗诺夫斯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

商人斯特尔斯的证词：为在英国学习的学生他花去 3 万外国银币。

注意。彼得擢升侍膳官阿列克谢·尤什科夫为御前大臣，并命令将其列人职官中的世袭大贵族名册。

注意。没有上谕不许给车辆。（参阅第 4 卷第 42 页注释）

处理好里夫兰事务之后，彼得于 12 月 7 日出发去佩尔诺夫，从那里命令枢密大臣去彼得堡（两名或 3 名，带去所有资料，使工作不致中断）。如果国王离开土耳其，则所有枢密大臣都去彼得堡。

另一道上谕命令仿效其他国家将士兵鞋上的扣环改为小皮条。

在雷瓦尔（12 月 13 日），彼得受到同样隆重的欢迎。彼得在那里处理城中事务，住到 12 月 23 日。从那里他给枢密院 3 道手谕；涉及面临的进军问题，面对阿普拉克辛重申他交出亚速夫的命令，等等。

彼得于 12 月 29 日抵达彼得堡，从那里就土耳其问题下手谕给舍列梅捷夫、阿普拉克辛和沙菲罗夫。

1711 年诏令

1 月起

关于按省划分团队。

关于成立**职官局**以替代枢密院所属的**职官衙门**。

关于步兵团队表及其薪金来源。

关于因战争将土耳其人遣出莫斯科。

关于半年之内的逃兵现象。

关于各省建立收支统计报表制度。

注意。根据这些报表**按份额**将各团队安排到各省。

关于扣款用于买药。

关于从里加和里夫兰收入中拨款作卫戍部队薪饷。

关于委任三级文官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穆辛-普希金管理 4 所外国语学校。

关于搜索在逃贵族。

关于省长和副省长宣誓效忠。

关于酿造和出售私酒（重申以前的诏令）。

4 月

关于擢升书记官亚科夫·贝林斯基为检察长。注意，注意。

关于各省驿站马车夫（彼得堡省除外，那里发年薪）每一俄里得半戈比。

关于各省来的书籍。

关于各衙门来的报表。

关于盐。

关于对华贸易，等等。

关于铸造1卢布、半卢布、四分之一卢布、1戈比、3戈比钱币以替代小额钱币。

关于对波斯和亚美尼亚贸易。

关于不准瑞典俘虏开设出卖烟酒的小铺。

关于在莫斯科出售全部硝石。

关于检查运入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打着俄国国徽的钱币。

外来军人必须向省长报到并报告到来的原因。

关于送妇女罪犯去矿务委员会和手工业委员会。

8 月

给监察长的训令（8条）。

逃亡军人在战争开始后必须于1月1日前报到，并任原职将功补过。

注意。委任侍膳官米哈伊尔·日利亚博夫斯基接替亚科夫·贝林斯基。

1712 年

1 月 1 日，彼得接到丹麦人战胜瑞典人的消息并将此消息告知枢密院。

在包围施特拉尔松的联盟国军队中，兰超中将被派去围困维斯马。维斯马卫戍司令获悉兰超中将派 800 人去运草料，便派出 3000 瑞典人去袭击他们，但瑞典人遭到攻击，被逐走，1926 人被俘。

与此同时，查理已向苏丹说明维齐的错误或者叛卖行为。魅靼汗和法国公使说的也是同样的话。苏丹命令维齐去君士坦丁堡。维齐迟迟未行，以为时间和他的朋友穆夫提[①]、谢利达尔（谢利赫塔尔?）和阿里-帕夏的说情会平息苏丹的怒气。但是他的延宕被视为违抗。苏丹命令驻扎在亚得里安诺波尔的新军首领优素福逮捕维齐，押解至君士坦丁堡。维齐被撤职，先流放至利姆诺斯岛，后又流放至罗得岛，据说被秘密绞死。新军首领优素福-帕夏升任他的职务。

查理更加施展他的阴谋；克里米亚汗虽然因为普鲁特和约得到一直到萨马拉的大片土地和统治扎波罗热人的权利，但他仍大

① 穆夫提为伊斯兰教中的神学家，阐释教规。谢利达尔不知何职，普希金也疑有错。

力支持瑞典国王。1711年12月17日，在土耳其枢密院会议上又决定开战，苏丹本人想指挥这场战争。1711年11月13日，沙菲罗夫就此事向彼得书面报告。

彼得因此命令舍列梅捷夫：1）在小俄罗斯增强卫戍部队，准备草料，等等；2）舍列梅捷夫率亚努斯和列恩的骑兵，韦德和阿拉尔特的步兵，炮兵和盖特曼的部队驻扎在基辅附近；3）在基辅修筑仓库储备7个月的军需品；4）为了保卫乌克兰喀山省长帕·阿普拉克辛必须率**亚速省各团队**，1.5万卡尔梅克人和5000顿河哥萨克在5月1日前到达伊久姆，等等。

彼得派奥古斯特的大使菲茨通伯爵去说服奥古斯特将萨克森和波兰军队开到瓦拉几亚边境。

彼得命令阿普拉克辛交出亚速夫，毋须顾及以前的各项指示（这一点做到了）。

22日，彼得向苏丹发出国书（第4卷第62页），此书于1月18日预先向**枢密院**宣读过（注意。缅希科夫公爵，亚·费·多尔戈鲁基公爵，伊万·阿·穆辛-普希金，季·尼·斯特列什涅夫，帕·亚·戈利岑公爵）。

25日，彼得写信给派驻波兰大使，要他说服国王对于让俄国军队和辎重通过波兰一事向奥斯曼帝国作书面说明，等等。

2月19日，彼得在伊萨基·达尔马茨基教堂隆重庆祝自己的婚姻。（参阅第4卷第68页注）

26日给在荷兰的马特韦耶夫送去授权订立商约的**信托书**。

土耳其人要求：1）沙皇放弃整个乌克兰，乌克兰由奥斯曼帝国保护；2）从波兰撤出军队，在任何情况下永不再派兵去波兰；3）彼得必须同瑞典国王停战3年。

在奥斯曼帝国政府中瑞典人得到法国和威尼斯大使的支持。克里米亚汗已得到许可侵入俄国边境，下令集结军队等。（参阅12

月和1月**沙菲罗夫**和**舍列梅捷夫**的信）查理和基辅省长在波兰散发自己的告示，派上校乌尔巴诺维奇带4000金币去收买波兰政府军；后来又派国王驻拉瓦代表格鲁津斯基；波兰人开始动摇；格鲁津斯基已有了1.6万名波兰人、鞑靼人和哥萨克人，等等。

查理命令施泰因博克将军从瑞典率军队1.7万人进入波美拉尼亚，吸收那里的军队，向宾杰里进军。据传，一支强大的运输队已从瑞典开往格但斯克。

查理的计划是：占领波兰，征服俄国，然后收拾德意志。但是施泰因博克遭到联盟国军队的阻挡；格鲁津斯基被击溃；瑞典、法国和威尼斯的外交阴谋被沙菲罗夫、舍列梅捷夫和托尔斯泰的努力所粉碎。他们得到英国和荷兰的帮助，也得力于礼物，甚至苏丹的母亲也收到他们大量的礼品。4月15日，我国大使和优素福帕夏签订和约如下：

1）俄国必须从波兰撤出军队，不得介人波兰事务。如果查理开始煽动波兰反对俄国，则我国可出兵与瑞典人作战。

2）瑞典国王离境和所经道路由苏丹决定。

3）萨马拉以南的全部土地已出让给鞑靼人和土耳其人。重申扎波罗热人有权在德涅斯特河上至萨马拉河口经营运输，获得收益，他们应受鞑靼人的庇护。

4）在亚速夫和切尔卡斯克之间土俄双方都不得建筑要塞，已建的在4月内一律摧毁。

5）在交出亚速夫时应归还占领该城时在城内的60门大炮。

6）已摧毁的萨马拉河和第聂伯河畔要塞（博戈罗季茨卡亚和卡缅内扎通）不再重建，等等。

注意，注意。**关于查瑞的阴谋参阅《彼得大帝的日记》（第2卷第324页）以及福利赫6月4日的信。（戈利科夫著作第4卷第76页）**

5月9日，近卫军少尉亚历山大·鲁缅采夫给彼得送来和约批准的消息。彼得擢升他为中尉（进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派去哥本哈根，至我国大使多尔加鲁基处。

在此以前彼得出于谨慎命令各廷臣率领自己的家仆（每50户1人）携带4个月的军需品和非正规武装于6月1日前至谢夫斯克集合。（参阅4月3日关于此事给枢密院的诏令）联盟国由于缺乏大炮决定自施特拉尔松撤退，发生了意见分歧。奥古斯特希望所有军队在波美拉尼亚过冬，因为在被围困的什切青、施特拉尔松和维斯马几个城市内敌人有1.8万人，到春天很容易阻挠联盟军重新进入波美拉尼亚；丹麦国王希望在荷尔斯季尼亚过冬（以便在松德海峡结冰时保卫自己的西兰岛），并且通过戈托尔普大使冯·杰尔纳特与瑞典进行秘密谈判。没有丹麦军队，萨克森军队害怕留在那里。俄国大使格里戈利·多尔戈鲁基公爵和卢卡·多尔戈鲁基公爵进行调解。奥古斯特把吕根岛（如果攻占）让给丹麦，而且承担6000丹麦人的给养，如果丹麦人同俄国和萨克森军队一起留在波美拉尼亚过冬。

彼得自己决定去波美拉尼亚，给菲茨通伯爵手谕如下：

1）关于让军队通过波兰至波美拉尼亚一事，告诉土耳其人，这是根据雅罗斯拉夫条约办的。

2）协助皇太子筹集粮食运往波美拉尼亚。将大炮运往施特拉尔松城下，因为丹麦人已经欺骗过一次。

3）列普宁的师开往波美拉尼亚。

4）彼得将亲自莅临。

5）打开波美拉尼亚全境的钥匙是吕根岛，冬天从冰上攻取吕根岛，等等。

但是菲茨通向彼得提出如下要求：

1）由于奥古斯特在联盟中失多得少，请彼得给予许诺的10

万卢布。

2）彼得应供给波美拉尼亚俄军的一切必需品。

3）如果从施特拉尔松撤退，奥古斯特要求沙皇提出军事部署的意见。

4）驻扎在大波兰省、波属普鲁士和瓦尔米亚的俄国军队不让萨克森的财税委员征集食品供给联盟军，等等，等等。

彼得答应将来给国王许多好处，提到完全为奥古斯特派遣的1.5万名俄军，答应下诏解决征集粮食问题，但对许诺的钱款保持缄默，等等。

奥古斯特还要求里夫兰；彼得回答，他不想将里夫兰留为己用，他只要求英格曼兰、英格里亚和卡累利阿，因为这些自古以来就是他的世袭领地。

关于战争，他建议奥古斯特驻扎在摩尔达维亚边境、卡缅涅茨附近。如果土耳其人向俄国进攻，就骚扰土军，表明波兰与俄国同仇敌忾。如果土耳其人向波兰进军，舍列梅捷夫将进攻他们的后方，等等。

1月13日，彼得得到秘密报告，大概是关于瑞典人的阴谋或者瑞典人与他们国王联络的消息。他派**西尼亚文**中尉去枢密院，送去诏令。

1）他（**西尼亚文**）应逮捕皮佩尔和莱因希尔德并将他们分别送出莫斯科。

2）收缴**在莫斯科服役**的外国士兵的枪支，瑞典国民则分别安置，严加管押。

3）扣押瑞典军官。

4）告诉各级官员对仆人（俘虏）严加看管，不要在莫斯科保留过多。

3月1日，彼得派缅希科夫公爵去波美拉尼亚，然后又命令列

普宁公爵率13个团前去，最后（应奥古斯特的请求，因为奥古斯特害怕瑞典人入侵萨克森）又派他自己的两个近卫团前往。

当时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多尔戈鲁基公爵率部队驻扎波兰。彼得拒绝他转达的波兰人关于发钱替代粮食的建议，彼得写道："非常奇怪，士兵在进军中怎么能够吃钱呢？"他再次重申，任何人不能欺凌居民，无论是欺凌者还是包容者都将严惩不贷。

彼得拟去波美拉尼亚时，命舍列梅捷夫和阿普拉克辛去彼得堡见他。命令舍列梅捷夫派韦德师去彼得堡；命令阿普拉克辛派造船技师、铁匠等。从莫斯科调来的枪械师他安排在枪械所。同时命令（2月19日）将他用象牙制成的枝形大吊灯挂在三一大教堂。也在那时他赏给亚·费·多尔戈鲁基两个乡和两个近郊集镇（？收益仍归国库，以后也如此）。3月6日和9日命令枢密院送20名年轻贵族去金特尔少将处学炮兵，要金特尔将军选志愿者作炮手。

拉古津斯基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同荷兰商人古特费尔建立了几个商行，彼得从这些商行得到铸币厂需要的铜，等等，等等。拉古津斯基还有一个兄弟，因土耳其人受到许多损失，因此把苛性钾的专卖权赏给萨瓦，等等。

由于当地物价昂贵，彼得给军官和列兵加薪。

参阅戈利科夫著作中韦德的信。第4卷第99页关于士兵困苦的信。

彼得派涅斯捷罗夫和库德里亚夫采夫视察伏尔加河、奥卡河等河沿岸的橡树林，并下诏保护。这年春天他在彼得堡郊区播种橡实。他甚至严令禁止地主本人不经海军委员会林业视察员同意就在自己土地上砍伐橡树林。

（关于橡树幼木，关于喀琅施塔得的橡树，关于禁止伐林，关于惩罚危害橡树者等事，参阅施捷林著作和戈利科夫著作第4卷

第102页)

4月，各枢密大臣和舍列梅捷夫同阿普拉克辛（只几个？枢密大臣中有人留在莫斯科结束工作）来到彼得堡。彼得特别关切收人。命令在货物入仓库时立即征税，而不像以前那样待出售后收税（按卢布收）。建立督察长，监督里加市政厅（是否与里夫兰的权利相悖逆？）由莫斯科商人伊里亚·伊萨耶夫担任。

彼得将战舰队调往港口，靠近大桡船队（维堡），送去粮食后，于4月23日乘双桅船“丽泽塔号”去那里；在维堡住了两天又返回彼得堡。

5月初，在要塞内奠基建造石结构的大教堂，以彼得和保罗的名字命名，也在那时，命令海军学院费尔克瓦尔森教授开辟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直线道路。据测量发现两地直线距离为595俄里。彼得命令开始建造；从彼得堡到诺夫哥罗德已建成。

彼得派人去察看姆斯季茨克急滩，希望使船舶有可能越过急滩；还察看了乌韦里亚河和维利亚河以及从莫洛加到姆斯塔或夏西一带地方，然后去维捷格拉和舍克斯纳，把全部计划呈交枢密院（5月28日诏令），“以便明年春天立即开工”。

6月初，彼得命令枢密院考察斯拉维扬卡河、米亚河和伊若拉河以及开采黏土和碎石的地方。国家需要的木材，命令可在所有别墅砍伐。

6月10日，彼得检阅了出身贵族的学生和少年，26人送往荷兰，22人送往雷瓦尔学习德语，16入编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为士兵。

命令把各种欧洲法典译成俄语，由安德列·维尼乌斯总管其事。

6月11日，彼得下诏枢密院审判几位留在莫斯科的在放逐贵族戈罗夫金问题上不服从上谕的枢密大臣（结局如何？这位戈罗

夫金是谁?)

5月12日，彼得手谕沙菲罗夫，指出条约第一款的解释**不审慎**，因为给予瑞典人**煽动波兰的时间**，然后……等等。

5月22日，侍从将军和宫廷高级侍从基里拉·阿列克谢耶维奇·纳雷什金被派往维也纳（我国驻维也纳大使为三级文官乌尔比赫男爵），带去给奥地利皇帝的国书。（参阅戈利科夫著作第4卷第110页及彼得的信）

手谕驻波兰宫廷大使多尔戈鲁基公爵，命其说服国王不回华沙（因为从土耳其方面已无威胁），送大炮去波美拉尼亚，以便**把丹麦人卷入战争**。如果大炮丢失，奥古斯特可以放心：彼得将给他新大炮，等等。

彼得知道丹麦和奥古斯特同查理的联系，也知道奥古斯特在奥斯曼帝国政府中有代理人——卡什捷良和顾问戈尔茨。

6月15日，彼得在新船"波尔塔瓦号"下水并派舍列梅捷夫去乌克兰之后，当天晚上出发去喀琅什洛特，委托阿普拉克辛管理大事，乘双桅船"丽泽塔号"于6月20日抵达纳尔瓦（叶卡捷琳娜走旱路也到了那里）。

21日，彼得乘驿车去里加，25日到达，受到隆重欢迎。

这里他获悉法国和英国出人意外地缔结了和约。

彼得指示海军上将，在里加的事务中涉及**县和贵族的**事与列文沃尔德联系，涉及商务的事与伊萨耶夫联系，涉及卫戍部队的事——与波隆斯基联系，等等。

彼得监管库尔兰以后，派彼得·别斯图热夫去公爵夫人处为侍从长，命令他：1）根据与已故公爵的协定，发给安娜·伊凡诺芙娜4万赡养费；2）登记库尔兰各地的粮食，妥为储藏，等待俄国商船船长的到来；3）此事**暂勿声张**，等等。

波兰国王驻外省代表格鲁津斯基把他征募的部队分为两队。

他率领一队在离波兹南7英里处袭击基辅团获胜。乌尔巴诺维奇上校率领另一队在什韦里诺这个小地方袭击俄国人，但我军通过勃兰德堡边境及时退却。缅希科夫公爵派博尔中将出击。博尔中将在拉戈列沃这个小地方附近袭击格鲁津斯基和乌尔巴诺维奇并将其击溃。格鲁津斯基逃往西利西亚。

彼得从里加将答复瑞典人的告示送给舍列梅捷夫，嘱他向立陶宛边境进军，然后转向托伦，等等。

彼得嘱沙菲罗夫向奥斯曼帝国政府控告查理和基辅省长。

他命令枢密院增强里加的卫戍部队；6月30日，彼得下诏委任为此而派去的韦谢洛夫斯基协助维尼乌斯。

彼得和叶卡捷琳娜于6月30日经库尔兰、梅梅尔和柯尼斯堡前往埃尔宾。

彼得在埃尔宾待了5天，检阅了俄国卫戍部队，整顿了各项工作。

命令枢密院派钳工去里加修理旧枪支（有钳工技术的年轻小伙子），嘱他们教做枪管、枪机和枪托的技艺，等等。还有制马鞍的手艺。如果在紧急需要时无工匠，则将对省长课以罚金。

6月13日，彼得从水上到一个小地方兰茨贝格，由近卫军少校马秋什金指挥的营随从。在这里他于21日与奥古斯特会晤，与他进行友好的讨论，直到23日。24日缅希科夫公爵在加尔齐这个小地方迎接他，而皇太子在什切青附近的军中。在这里他下手谕给多尔戈鲁基，要他命令由德意志人而不是波兰人占领普鲁特和约废置的埃尔宾，以防范瑞典人。

彼得视察了什切青周围的地方，命令在河边修筑工事，以切断城市与船舶的联系。

必须占领什切青，决定调丹麦炮兵攻城。丹麦公使声称炮兵在离施特拉尔松7英里的岛上。彼得去安克拉姆见主管炮兵的丹

麦海军中将谢格斯泰特；在那里谢格斯泰特和我军将军阿拉尔特迎接沙皇。谢格斯泰特声称，在萨克森炮兵到来之前，没有国王的诏令他不能给炮兵。彼得写信将此事告诉他的大使，然后去格里布斯瓦尔德，那里有俄国的卫戍部队。离那里不远的海湾里停泊着丹麦海军和去吕根岛的运输船。彼得检阅了海军，然后写信给丹麦国王，责怪各联盟国行动缓慢，不尽心力，威胁将撤出自己的军队，等等。

他派他的副官乌沙科夫去波兰监视军官，命令他秘密探询并记录，他们从波兰将运走些什么，数量多少，等等。

8 月 1 日，彼得检阅了驻扎在格里布斯瓦尔德和施特拉尔松附近由阿拉尔特指挥的萨克森军队和俄国军队。弗莱明和普鲁士中将加卡博尔也于那时到达。

然后彼得视察了从哈兹到施特拉尔松一带地方，画了军事行动图，将此事写信告诉丹麦国王，等等。他写信给自己的大使说："但凭运气而无计划，我永远不会这样做，宁可一步一步地有条不紊地靠上帝的帮助把敌人挤出去，而不要凭运气盲目蛮干。"

8 月 10 日，彼得又来到丹麦海军，拜访海军中将后，在快艇"乌尔利希号"上过宿。

8 月 11 日，彼得乘快艇去接他的 3 艘战舰（来自阿尔汉格尔斯克），乘着其中 1 艘船来到丹麦大舰队，这支舰队由 17 艘战列舰组成，由海军上将**古尔登列夫**指挥。相互致海军的礼节，等等。彼得在舰队待到 8 月 14 日，派他的船长**雷斯**率两艘俄国船和两艘丹麦船到海上去劫持拦截粮船，不管这些粮船属于何国。

8 月 13 日，丹麦国王命令自己的舰队完全服从沙皇指挥。彼得命令谢格斯泰特立即运大炮至什切青城下（戈利科夫说，他的权力似乎持续不久）。

14 日，彼得乘一艘丹麦双桅纵横帆船去沃尔加斯特，晚上经

奥得河到达。

16日，奥古斯特国王也到达该地。17日举行会议，决定攻占吕根岛，炮轰施特拉尔松。

彼得命令缅希科夫派6000军队去沃尔加斯特。

17日，谢格斯泰特率炮队进入奥得河河口，但这时他接到丹麦国王的命令，不要把炮队运到什切青城下。彼得命令缅希科夫在什切青城下留下4000军队，率萨克森炮兵，带丹麦人的浮桥和铁锹去沃尔加斯特。

8月17日，雷斯船长挟持儿艘满载粮食的吕贝克和荷兰商船回来。彼得命令弄清粮食的数量，接收过来；并给各商船船长凭据，去阿姆斯特丹财务委员索洛维约夫处领取同等数量的粮食。

8月24日，彼得和奥古斯特来到洛里布斯瓦尔德。在这里彼得向普鲁士将军加卡博尔作如下声明：什切青城完全交给普鲁士国王治理，因为彼得对这个城市没有一点觊觎之心，等等。

与此同时，不来梅区的瑞典城市什塔德（以及维格尔尚茨）向丹麦国王投降。彼得庆祝自己的盟国的胜利。

丹麦舰队驶离吕根岛（在丹麦国王授权彼得之前）去科格布希特；这使瑞典舰队有可能驶出大海，攻占吕根岛的事也搁置起来（似乎没有得到彼得同意）。

彼得要求丹麦国王将攻占什塔德之后闲着的部队调往施特拉尔松。五艘瑞典战船停泊在海湾里，意图驶往施特拉尔松。9月3日，奥古斯特和彼得命令修筑两座炮台对付它们；一座炮台迫使瑞典人远离。谢格斯泰特接到攻击他们的命令。瑞典人遇顺风，往施特拉尔松驶去，到达了目的地，但受到了另一座炮台的轰击，损失惨重：600人被打死，战船也受到创伤。

9月4日和12日，彼得写信去君士坦丁堡，为自己辩解，似乎军队还没有廓清波兰，“皇太子自己（彼得写道）把他们撤走

了”。

在埃尔宾，由于害怕瑞典人，也因为国王的请求，卫戍部队仍留驻在那里。关于1.5万人的土耳其护送队，彼得写道：“我不认为波兰人会让他们通过。这不是一支护送队，而是一支大军”，等等。

9月9日，萨克森卫戍部队进入埃尔宾。攻占吕根岛的意图又兴起，军队已经上船，但是瑞典人从卡尔斯克朗调来强大的援军——此事又搁置起来。

这时舍梅列捷夫向彼得报告，亚布洛诺夫斯基省长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古乔诺维奇告诉他奥古斯特在奥斯曼政府中的阴谋和企图与查理和解，以便串通丹麦国王以后向俄国宣战，等等。

但是彼得或者不相信这些话，或者不认为这是一个成就，或者想以信任使已经受恩于他的奥古斯特更加感恩于他，不管怎样，他在去卡尔斯巴德前把他的波美拉尼亚军的最高指挥权交给国王，一方面秘密命令缅希科夫监视国王；9月28日庆祝列文高普特战役的胜利，交代国王以下数点：

1）关于粮秣（已经足够）；

2）暂缓炮轰施特拉尔松，因为部队行军疲惫，而敌人以逸待劳，有2万生力军；

3）在格里布斯瓦尔德留下卫戍部队：一半俄罗斯人，一半萨克森人；

4）关于军队驻扎地；

5）由谢格斯泰特扫荡加夫；

6）也由他驻扎此地过冬；

7）将丹麦炮兵分成几部分，等等。

然后彼得启程往卡尔斯巴德。

从格里布斯瓦尔德他下手谕给枢密院：

1）派一些捻火药线的工匠去普斯科夫；

2）准备 3000 人的越冬食品送往彼得堡；

3）将大车给阿普拉克辛；

4）将从军官和士兵薪金中扣下的钱用于充实军中药房，等等，等等。

派彼得·别斯图热夫去财务委员会。

命令将纳丝塔西娅·戈利岑娜**特级公爵夫人**的银器在铸币厂铸成银币。

派去收集欧洲各国钱币样品的拉恩回国。命令枢密院接收他收集的钱币样品。

彼得命令阿普拉克辛：

增加划桨船，向芬兰进军时投入尽量多的力量；命令在那里过冬，不破坏芬兰，但向居民征收军税。“如果我们能到达阿博夫，瑞典人就会被迫媾和，因为他们只能从芬兰得到食品。”（**给阿普拉克辛的信**）

重申在彼得堡用瓦片和草皮铺盖屋顶的诏令。

给他送去在英国购买的战舰（共 7 艘），命令为这些船舰铸造 300 门炮。

8 月 30 日和 9 月 8 日，彼得催促舍列梅捷夫加速行动；命令他派一个龙骑兵团去库尔兰，以便赶在瑞典运输队的前头；担心里加同瑞典人**和睦相处**，等等。

命令军需将军别斯图热夫借里加卫戍部队士兵之力从库尔兰征集粮食和金钱，而要库尔兰贵族为此事选出两人，等等。

彼得写信给近卫军大尉乌沙科夫谈在波兰征集的粮食等问题。写信给多尔戈鲁基（驻波兰大波），因他体弱多病，要他随俄军去俄国，因为这里将有两位医生，一位跟缅希科夫在一起，一位跟我**内当家**在一起，等等。

阿普拉克辛率大桡船队进入芬兰。瑞典人自己焚毁城市，逃跑了。博齐斯海军少将夺得1艘双桅船和3双军用靴等。

彼得顺路到柏林与国王会晤。10月3日来到萨克森的符腾堡。在这里他参观路德的坟墓，他的图书馆和他住的房间，等等。

然后他来到莱比锡，从那里他写信给阿普拉克辛，再次命令他制造尽可能多的划桨船，双桅纵横帆船和平底船，因为这些船只在岸边行动安全而方便，告诉他又买了8艘战船，等等。

10月8日，彼得来到卡尔斯巴德，弗拉基斯拉夫伯爵（?）率1营奥地利兵在那里等候他。

从这里他谕示枢密院通过萨瓦·拉古津斯基给我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送去价值3000卢布的狐皮、白鼬皮和兔皮等，以及瓦拉几亚人和其他非正规军的薪金，等等。

他通过皮佩尔和莱因希尔德要求让运载食品和日用品的那条船自由通过，等等。

命令舍列梅捷夫，如土耳其边境平安无事，到里加与他相见，等等。

指示阿普拉克辛如何作战，坚持攻占阿博夫和赫尔辛福斯，因为1）在和谈时有地可让；2）芬兰是瑞典的**供应船**，瑞典不仅从这里得到牲畜等食物，还得到木柴，等等。（参阅戈利科夫著作第4卷第154页）

彼得从10月9日至31日服用矿泉水。——11月1日来到**特普利采**。这里他拜访了**瓦尔德克斯基**伯爵（公爵）一家，等等。**关于烹调的趣闻。**

这里他收到缅希科夫（从波美拉尼亚）送来的消息，说瑞典元帅施泰因博克伯爵率领施特拉尔松和吕根的军队从波美拉尼亚往梅克伦堡州，萨克森军队由于怯懦竟让他通过。

11月4日，彼得写信将此事告知丹麦国王，请他跟踪追击施

泰因博克至荷尔斯季尼亚，他自己也即将赶往该地，等等。

11月5日，彼得乘船由易北河往德累斯顿，于6日抵达。12日他又写信给丹麦国王，然后又由易北河到符腾堡，16日到达柏林，等等，然后与皇太子乘快艇至夏洛滕堡；19日与国王会议，20日去**梅克伦堡**俄军驻地，由普鲁士军队护送经奥拉宁堡、采德尼希特、特普林（瑞典人即在附近），来到德明。

11月28日，彼得来到设在小地方拉戈的大本营。

30日为圣安德列骑士节，波兰国王到来，两位君主互换勋章（安德列勋章和白鹰勋章）。

11月28日，他写信告诉舍列梅捷夫，因缺乏骑兵未能攻击施泰因博克。——彼得写道：瑞典人意图突围至波兰，避免作战。——到处是冰，很难阻挡。——彼得命令他率骑兵驻扎在乌克兰，截断施泰因博克与土耳其的联系。

12月2日，彼得和叶卡捷琳娜和几团近卫军来到吉斯特罗伊，拜访了孀居的梅克伦堡公爵夫人。

丹麦国王同萨克森军队会师；彼得感谢他，而自己堵塞了施泰因博克往波兰的所有道路。这时他得到消息，施泰因博克已转向什未林，意图袭击丹麦和萨克森军队。彼得通知丹麦国王，要他等待他作战。12月8日他开始行军，途中派出3个信使：纳雷什金、蒙斯和列文沃尔德，一个接着一个去丹麦国王处重申他的建议。

但是丹麦国王和弗莱明元帅已在加德布什这个小地方附近与瑞典人作战，并且被施泰因博克击溃，而彼得认为这个施泰因博克已经在他掌握之中。

打死1500人，被俘2000多步兵。骑兵靠逃遁才得保全性命。（参阅**12月14日给阿普拉克辛的信**）

彼得重新转向吉斯特罗伊，在这里他获悉施泰因博克已往荷

尔斯季尼亚进军。丹麦国王通过自己的侍从将军梅耶尔向彼得求援，并在诺伊施塔特会晤。彼得出发去该地。

在此前不久奥古斯特出发去华沙参加议会会议。彼得从俄国驻维也纳公使乌尔比赫男爵处获悉土耳其已撕毁和约，囚禁了他的大使。彼得立即派尤里·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去华沙议会求援，同时命令枢密院在土耳其方面准备防御，而在芬兰方面准备进攻；再次命令舍列梅捷夫不让施泰因博克同土耳其人会合，命令阿普拉克辛准备在春天到来时与瑞典作战，并在铸好大炮后把从亚速夫运来的炮兵送往谢列达（要塞）。

彼得派一营近卫军送叶卡捷琳娜回彼得堡后，来到了诺伊施塔特，博尔带骑兵驻扎在这里。他到处都找不到丹麦国王，于是回自己的部队。12 月 24 日在潘坡村他召集所有将军举行军事会议。决定与丹麦和萨克森军队会合，跟踪追击敌人；也在这时彼得命令他的步兵渡过什捷尔河，自己来到霍尔登博乌。这里他得到消息，施泰因博克焚毁了阿尔泰瑙（丹麦城市）。人们说，汉堡人的商业妒嫉心是阿尔泰瑙毁灭的原因。

彼得追击施泰因博克去汉堡。

1712 年诏令

出现逃兵要对尉官和士官、对列兵和**马车夫**处以罚金。

窝藏者按刑罚流放服苦役，新兵两手臂**用火药刺上十字**。

随团的小酒馆主和商人可拥有**火器和冷兵器**。

军官如遗弃有病士兵课以 10 卢布罚金。在各省都建立病院接纳老年人和残废人，以及非婚生婴儿。

农村监察员不归省长管辖，而归枢密院和国家监察员管辖。

俄国呢绒厂已十分兴盛。彼得命令 5 年之内军队只用俄国呢绒等等。

命令扩大工程学校，学生（三分之二）应为贵族子弟。

工艺室迁至库房大院内，由普罗佐罗夫斯基公爵管理。

各处已建立养老院，命令捕捉流浪者，已登记者送回养老院，未登记者在处以刑罚后，送回其住处。

注意。为了下一次战争，乌克兰重新布局。

从所有省调集人工建设喀琅施塔得。

瑞典战争结束后，命令臣民自各地迁移至彼得堡和喀琅施塔得居住并建造房屋。贵族住宅1000座，商人住宅500座（上等），中等500座，手工业者住宅1000座。

注意。家族中的最后一人不准把不动产给予任何人，等等。

收归国有的庄园或因犯罪查抄的庄园无上谕不得分散给他人。

审查小公务员，老的真正能干事的留任原职，其余人降为抄写员和军队中的士官。

到处都应把军官放在首位（?）。

总督和省长有权遴选卫戍司令。

规定他们应检查工匠和木工等。

省长如不执行枢密院指示应予逮捕。

建立专门委员会管理商人和贸易。

关于养马场，关于在普鲁士和西利西亚购买公马和母马的诏令。

酒税和关税交人承包。

关于买卖应在法定场所和在商场进行而不得在家庭院子内进行。

关于赏赐农户给坎捷米尔，等等。

关于把莫斯科街道房屋建成直线。

关于派遣龙骑兵和步兵捕捉盗贼，等等，等等。

1713 年

1 月 1 日，彼得在米伦（在汉诺威）过宿，选帝侯派法布里齐来迎接他；在这里他获悉施泰因博克已从阿尔泰瑙去荷尔斯季尼亚。

3 日，他到达汉堡，为等待丹麦人粮食住到 5 日。从这里他去看了阿尔泰瑙废墟，给受害者钱币，答应给他们商业上的好处。然后他跟踪追击施泰因博克。

12 日到达丹麦城市伦茨堡，视察了要塞。丹麦国王也到了那里。彼得命令部队在丹麦国王陛下面前通过[①]，接受检阅。22 日，两位君主随部队出发。24 日检阅了萨克森和丹麦军队。然后彼得视察了石勒苏益格；在这里荷尔斯季尼亚统治者和年轻公爵的监护人赠给他一个在亚当·奥列阿里的指导下由亚当·布什制成的地球仪。地球仪从海上送往雷瓦尔，第二年冬天又从那里送到彼得堡。

彼得到军队中去。

27 日，部队通过特雷纳河来到古祖姆；敌军驻扎在腓特烈施塔特附近，靠近海边，四周沼泽环绕。闸门已被炸毁，田野彼水淹没。两条狭窄的堤坝通向敌军，堤坝用横沟和炮兵加强防御。

① 原文为法文。

在军事会议上彼得提议进攻。决定：由于萨克森人和丹麦人不同意进攻，丹麦国王同4团俄国步兵留在古祖姆，不让敌军经过堤坝入城；我军则顶着敌人向什瓦布斯泰特这个小地方进发，那里有另一条堤通向腓特烈施塔特，堤上有工事防御敌人。

30日，彼得率军队出发，视察了地形。第二天黎明前3小时俄军冲上堤坝：前面是4个近卫军营和1个掷弹兵营，由近卫军少校格列博夫指挥，彼得亲自率步兵走在他后面，最后是缅希科夫的骑兵。天亮时到达第一道横沟，瑞典人冲出横沟逃跑了。第二道横沟也放弃了。彼得命令立即填平横沟，派缅希科夫从另一条堤坝向右到科隆皮特尔村，自己沿狭窄的堤坝向敌人冲去，堤上一排只能走8人。瑞典炮兵顺着堤坝打炮。俄国掷弹兵冲上去占领了炮兵阵地。瑞典人逃跑了，但是无法追逐；因为必须先填平横沟，掘平炮兵阵地，炮兵阵地占据了全部干燥的地方，四周都是很深的水。

缅希科夫经历了同样的危险，完成了同样的业绩，但也被同样的困难所阻拦。最后彼得与他在科隆皮特尔会师，又沿着狭窄的堤坝冒着敌人的炮火向严阵以待的敌军冲去。瑞典人经不住俄国人的猛攻，逃跑了，他们在堤上挤挤攘攘，涉过水沟，奔向草甸，一路摔跤，丢掉了枪枝。那些沿堤坝跑的人也无法追上，堤上是污泥，不仅士兵的鞋子，连马的蹄掌都被吸下来。瑞典少将施塔克尔贝克率4000士兵走出腓特烈施塔特投向主力军，也因为道路泥泞无法拦截他。

2月1日，彼得进入腓特烈施塔特。

瑞典人死13人，我军仅7人。俘虏蔡布拉特团的5名军官和295名士官和列兵。

敌军退向海边的一个角落，到加尔金卡这个小地方。那里干燥的陆地纵横只有两英里（2月3日彼得给舍列梅捷夫的信），俄

国人把敌军包围在两条入海河流之间的地方。

从这里彼得谕示阿普拉克辛，要他开始军事行动，不要等他。

2月4日，彼得在古祖姆与丹麦国王互授勋章（安德列勋章和白象勋章），命令西尼亚文（海军中尉）率3条战船从哥本哈根去雷瓦尔。彼得的一封信令人深思：它证明他的钱不多，但他赏赐时却满不在乎（第4卷第189页）。

施泰因博克退向托宁；彼得估计他会乘船渡过艾德河，命令在腓特烈施塔特附近河上架桥。但是他从逃兵（169名军官和列兵）口中得知，施泰因博克决心坚守托宁要塞。他还获悉，英国打算在芬兰援助瑞典人。盛传英国的一支分舰队还准备在荷尔斯季尼亚援助他们。彼得决定去彼得堡，12日出发前给安娜王后送去一封书信，信中劝说她不要介入战争，表白他自己爱好和平之心愿。

然后把大权托付给丹麦国王之后启程回俄国。

途中他顺路去看汉诺威选帝侯（未来的英国国王），拜访了他的母亲——公爵夫人，友好分手后，又顺路去看他的亲家沃尔芬皮特尔公爵。那里他得到普鲁士国王去世的消息，就去看腓特烈一威廉。彼得住在申高津，国王穿着重孝来看他。在这里签了如下条约：

1）如果施泰因博克很快耗尽力量，沙皇立即从德意志和波兰撤出自己的军队。

2）普鲁士许诺严守中立，不让瑞典人窜入波兰，必要时将使用武力。

3）彼得许诺，战争结束后将尽一切努力住波兰把埃尔宾让给普鲁士，但不愿住用武力强迫波兰接受（1773年3月1日）。

从这里彼得下令施塔夫少将将安克拉姆、德明、哈尔茨、瓦尔加斯特，如果可能，还有格里布斯瓦尔德等城市予以破坏并焚

毁（教堂除外）。自己则去马尔欣（在梅克伦堡），希克将军在那里积储了许多东西，可在那里**过冬**（?）。

参阅戈利科夫著作（第4卷第197页）中关于彼得在波美拉尼亚各城市问题上的意向及所作的含糊不清的议论。

彼得写信告诉乌沙科夫，要他偕同护送叶卡捷琳娜的营去彼得堡，嘱咐阿普拉克辛**准备住宅**。应国王的要求彼得微服与他去柏林。从那里他手谕阿普拉克辛，责备他因顾忌土耳其人而未出兵芬兰等，**使一切丧失意义**，等等。

彼得在柏林住了约一周，于3月3日出发去彼得堡。

此时，由于查理十二世施展阴谋，苏丹又将优素福-帕夏革职，选索利曼-帕夏替代他。1712年11月14日向俄国宣战。沙菲罗夫、舍列梅捷夫和托尔斯泰被关禁在艾迪堡；苏丹出发往阿德里安堡。鞑靼人侵入俄国境内，一直到基辅，而斯坦尼斯拉夫·列申斯基进入土耳其边境。查理命令施泰因博克元帅经波兰去宾杰里。波兰人在暴动，扎波罗热人时刻准备着；查理给他们送去每一个独立分队500银币，每一个长老一匹骏马。

但是查理的梦想突然破灭了。苏丹要他离开土耳其，由6000**北非骑兵**和2万鞑靼人组成护送队。这不是他所希望的。他开始推托，虽然不久前得到过一大笔钱，又要求1000袋钱币。

这时发生了奇怪的宾杰里案件。**（参阅伏尔泰、舍列梅捷夫的书信，第3卷等。戈利科夫著作第4卷第203页）**

在瓦尔尼茨战役之后，查理被带到阿德里安堡，投入杰莫季卡监狱，后来由于法国公使说情，又送到德米尔塔什，这时，奥斯曼帝国政府曾希望摆脱这个顽固的寄居客人，但是查理毫不动摇。

彼得得到关于这一切消息时正在吃饭，立即把这事告诉在座的所有人。他**叹了一口气**说：“我看到，上帝抛弃了他，他才对他

自己最后的几个朋友如此大发雷霆。”

列申斯基匿名到查理处去，途中被扣押在雅西一个修道院里，然后送到宾杰里，最后与国王相见。

不久苏丹后悔了，他许诺满足国王的一切要求。克里米亚汗和宾杰里总司令被革职。维齐也被罢免，任命上尉阿里·伊勃拉希姆帕夏替代他。穆夫提季和莱耶叶芬蒂被流放。

1713年1月1日，在法国大使和瑞典国王之间订立了如下条约：

1）法国国王许诺促成苏丹与俄国开战。

2）瑞典国王在重新把斯坦尼斯拉夫扶上王位后，许诺把卡缅涅茨给土耳其人。

3）奥斯曼帝国政府许诺强迫俄国把基辅和整个乌克兰给波兰。

4）由波兰人监视俄国不得侵犯哥萨克人。

5）法国国王许诺在格但斯克付200万[1]给瑞典的**支援者**（?）等等。（由罗普少将从卡缅涅茨告知舍列梅捷夫）。

荷兰公使和他的译员**泰尔兹**终于设法减轻了我国几位大使的厄运。土耳其人听到我国进行备战的消息，重新开始和谈。我国的几位使臣于3月到达阿德里安堡。土耳其人要求立即从波美拉尼亚撤出全部俄军，因为在保持通道等借口下，俄国沙皇非此永不会撤出波兰。我国使臣责备法国大使造谣污蔑等等。同时，维齐和汗（甚至苏丹也匿名参与）希望和查理谈判，他们来到他的住地，设宴邀请他，查理傲慢地拒不赴宴。他们又派译员来谈判，查理拒不接见。

由于这些事件的结果，奥斯曼帝国政府恢复了25年和约，7

---

① 原文中，200万后没有货币单位名称。

月 3 日条约签字，并互换文本。

土耳其人假装修筑要塞，调遣 10 万军队和 150 门大炮去霍京。斯坦尼斯拉夫、波托茨基和瑞典将军们都在军中。人们猜测，波兰意图拥立斯坦尼斯拉夫为国王。奥古斯特要求彼得援助。

在这种情况下彼得命令舍列梅捷夫听从奥古斯特调遣。

斯坦尼斯拉夫的侄子省长亚布隆斯基阴谋反对奥古斯特。但戈尔茨和省长马佐韦茨基（波兰国王的使臣）告知奥斯曼帝国政府，如果卡尔洛夫齐和约遭到破坏，奥地利和俄国将站在波兰一边。苏丹改变了主意，命令汗监视斯坦尼斯拉夫，并禁止土耳其人和鞑靼人武装越过德涅斯特河，即使单个行动也不允许。土耳其人又令查理离境。查理卧床不起，不接见任何人。土耳其人不再尊敬他，每天只给他 70 银币的生活费。

最后查理决定离开。他写信给苏丹，语意双关地感谢他的接纳和款待，宣称他意欲途经匈牙利和德意志，并通过他的大使格罗图森要求给他路费，但遭到拒绝。1714 年 10 月 6 日他带着 4 个随从，匿名出发，经匈牙利、从维也纳和纽伦堡附近穿过，11 月 22 日到达施特拉尔松。

彼得从柏林去彼得堡，途经拉岑堡、亨德里希斯瓦尔德、施塔尔加德、马林堡、米塔瓦、里加、多尔帕特和纳尔瓦，于 3 月 22 日抵达彼得堡。

鞑靼人的破坏十分严重。1554 人被杀害，14340 人被俘虏，98864 头牲口被赶走。彼得没有声张，他想先对付瑞典人。

彼得巡视各处建筑，3 月 25 日参加涅瓦修道院教堂报喜节的圣礼。

他开始准备向芬兰进军。命令舍列梅捷夫调韦德师和 3 个骑兵团到彼得堡，同时他关心发展贸易。他发出告示，邀请欧洲各国人民到他的新码头来，答应给他们优惠和利益。几艘船只出现

在涅瓦河上，彼得为纪念这一事件铸造了纪念章。（戈利科夫著作第4卷第226页）注意。

在喀琅施塔得为军舰和商船奠基建造两个大港口，很快就竣工。

4月26日，彼得率大桡船舰队出海：93艘大桡船，60艘大帆船，50艘大划子和16050人的军队（已在船上的除外）出发去芬兰，彼得作为海军少将，处在前卫；阿普拉克辛为中央主力；陆军中将戈利岑公爵和海军少将博齐斯伯爵为后卫。

与此同时，荷尔斯季尼亚的联盟军经共同讨论后正准备包围托宁。3月6日开始准备梢捆和土筐。丹麦战船在艾德河口截获15艘装载军需品和粮食的瑞典船只。

4月1日，丹麦炮兵用船运到。决定俄军过艾德河。

从1日到9日，缅希科夫在沼泽地和河湾上筑了一条几英里长的桥。步兵在奥尔登斯堡和盖列堡之间排成两行，决定攻击瑞典人：丹麦和萨克森人向他们进攻，3000骑兵和5000俄国步兵则切断他们与托宁的联系。俄国军队立即向瑞典人可能退往托宁的堤坝进攻，堤的一边是艾德河，另一边则是一条宽阔的运河。但瑞典人并不想坚守险要的地方，他们拆除运河上原有的桥，逃往要塞。俄国人重新搭好桥，在要塞的棱堡附近捉住了几个俘虏。这时萨克森人和丹麦人也到了。

瑞典人挤得喘不过气来，他们把军官和龙骑兵的几百匹坐骑赶了出来。在短短一段时间内死亡4000人。

当时决定炮轰要塞，已经挖好迂回壕堑和钳形壕，但萨克森人反对。

4月27日，施泰因博克向驻在奥尔登斯堡的缅希科夫提出投降，他带着2名少将来到缅希科夫处（丹麦国王在古祖姆）。

当时弗莱明和一些丹麦的将军、使臣在缅希科夫的跟前。施

泰因博克在投降当俘虏时只要求留给他旗帜和鼓，但遭到拒绝。5月3日，条约批准，4日互相换文。从9日至15日，瑞典人离开要塞；帕特库尔少将指挥的第一旅把武器放在俄国近卫军前面；施泰因博克和将军们徒步走往丹麦国王处。1000多名瑞典人四下跑散，投入丹麦人和萨克森人的军队。投降者11489人（4名将军，300名校官和尉官）。俄军虏获大炮19门，军旗和旗帜128面，等等。所有战利品都在联盟国之间分配。我们得大部分。丹麦国王将他的肖像（镶嵌钻石）送给缅希科夫。缅希科夫回到波美拉尼亚，途中向汉堡索取了20万外国银币。

根据条约的第2条和第18条应当交换俘虏，其余人应付赎金。瑞典欣然同意。往汉堡送来金钱。用在波美拉尼亚俘虏的俄国人和丹麦人来交换同等数量的瑞典人。丹麦国王要求放回所有俄国俘虏，否则不同意付赎金。施泰因博克在丹麦作俘虏时死去。

5月8日，彼得来到艾尔津堡附近。派切尔内绍夫准将去侦察敌情。切尔内绍夫报告，瑞典人在艾尔津堡加强了防御。10日，平底炮船到达，开始轰击。阿姆费尔德少将在城里有2000名步兵、300名骑兵。5月11日凌晨，他纵火焚烧城市，去布尔高与利贝克尔中将会合，带着草料和大炮。我军全舰队跟踪追击，5月14日，在布尔高附近当着瑞典人的面离船登岸。逼近城市时，俄军发现城中已无敌人。在我军登陆时，敌人已离城去门佐拉庄园。

我军在布尔高留下卫戍部队3000人，由布图尔林少将指挥。决定在适当的地方修筑工事，存放食品，等待沃尔康斯基少将率骑兵从维堡到来，然后向瑞典人进攻，占领芬兰。为了寻找这个适当的地方，彼得乘自己的大桡船出发，结果选中了福尔兹宾岛。28日开始修筑工事。

纳乌姆·西尼亚文把在英国购买的3艘战船带到喀琅什洛

特。彼得到该地，以便把这些战船和其他战船派出海去。6月6日，他顺路到维堡，从仓库中拨出2000俄石粮食给阿普拉克辛。命令沃尔康斯基兼程去他那里。7日傍晚，他到达喀琅什洛特，在“波尔塔瓦号”战船上过夜。早晨他视察了新战船，把它们同俄国战船比较，**好像把养子与亲生子女比较一样**。然后他视察了整个舰队和工程，于6月12日来到彼得堡，获知5条新战船和雇佣的英国军官来到雷瓦尔后，派伊万·西尼亚文大尉到他们那里去并嘱咐克雷斯中将，如果他们很快到喀琅什洛特而且情况良好，就出海去同瑞典人作战；他再次命令舍列梅捷夫调遣韦德，嘱咐舍列梅捷夫仍留在乌克兰，等等。

6月27日，波尔塔瓦胜利一周年，彼得接见前来签订友好条约的波斯大使。波斯国王听到库班武装的消息，害怕了，等等。彼得在快艇上接见大使，这一天以放礼花结束，等等，等等。

第二天，命令诺夫哥罗德省长科尔萨科夫通知所有10岁至30岁的贵族于12月1日前来参加检阅，如不参加将革除贵族称号，甚至处死（显然是酒后的指示）。

海军少将博齐斯报告彼得，瑞典人的9艘战船、2艘巡航战船和4艘货船在海军中将列利率领下来到艾尔津堡。彼得将此事告知（7月2日）阿普拉克辛，答应立即去他那里。他出发去喀琅什洛特，让波斯大使坐上“维堡号”战船，随他前去，等等，让大使看到俄国的进步。

彼得患病，7月8日去基皮纳庄园治疗；他送走大使，命令海军中将克雷斯去同敌人作战，并把雷瓦尔的战船调到喀琅什洛特。这时他收到沙菲罗夫送来的关于和约的消息。他对和约满意（第十点除外）。在给沙菲罗夫的信中彼得告诉他已经**有了13艘配备50门以上大炮的战列舰**，等等。注意。

克雷斯希望单独作战，不愿在至高无上的海军少将面前作战。

这个建议使彼得不高兴。他写信给克雷斯说："我为这个国家服务已经18年多了，从未有人要求我像小孩子那样待在家里。"克雷斯推说他不愿让皇上无谓地去冒险。（参阅戈利科夫著作第4卷第246页彼得的复信）

彼得命令阿普拉克辛把列利逐出艾尔津堡海港，然后加固该城的防御。然后他去彼得堡，派遣他亲近的侍膳官德米特里·别斯图日夫-留明去君士坦丁堡，送去25年和约的批准书，并命令他和沙菲罗夫在交换文本后立即回俄罗斯，等等。

库拉金公爵（彼得驻海牙大使）向他报告，英国和荷兰愿意从中斡旋，促成和谈。彼得指示他尽可能推辞他们的调解并要求：1）他们不应发布法令，而只应听取双方的意见；2）奥地利皇帝和汉诺威选帝侯也应参加调解；3）向他们表明我方的温和态度，等等。彼得指示，这次谈判只有在与法国和联盟国纠纷的结局已明显可见时，才能进行到底，等等。戈利科夫著作第4卷第251页。注意。

7月31日，彼得在1营近卫军随从下乘双桅船"穆克尔号"和5艘大桡船出发去艾尔津堡，等等。

彼得经历了一场风暴于8月5日晚到达艾尔津堡。

阿普拉克辛从博尔高来到，博齐斯率大桡船队和平底炮船已经把瑞典舰队赶往特韦列明德。彼得视察了设防的海港入口。

8月6日，海军元帅和将军团授予彼得陆军上将军衔（他因波尔塔瓦战役而得到中将军衔）。

克雷斯在追赶3艘瑞典战船时，自己的2艘战船触了礁。他的战船"里加号"保住了，另一艘"维堡号"（海军准将施赫尔丁）在卸下大炮后焚毁。几艘瑞典船逸去。彼得将克雷斯、海军准将施赫尔丁、雷斯和海军上校杰格雷特交付法庭审判。他们被处罚款，但继续留职。

8 月 14 日，彼得视察了艾尔津堡海港的几个出口，命令将其中几个用石块堵塞。

17 日，彼得获悉敌军舰队停泊在艾尔津堡和阿博夫之间的卡里斯兰兹布拉河口附近，就往该处进发。在河口他只发现 500 名步兵和 250 名骑兵，敌军由施泰尔尚茨上校指挥，驻扎在一个防守坚固的地方。瑞典人烧毁了桥；俄军把圆木抛在燃烧的桥架上，爬着过去，将瑞典人逐出工事，俘虏了 6 名军官，68 名士兵和列兵，打死 100 多人。我军被打死龙骑兵 10 名，伤军官 5 名，列兵 31 名。

瑞典军队赶来保卫阿博夫。8 月 17 日，彼得跟踪敌军前进，9 月 8 日，未遇抵抗就进人撤空的阿博夫。这里他发现市图书馆，把图书都送往彼得堡。为了纪念攻占阿博夫和芬兰铸造了一枚纪念章。

归途中彼得视察了自己的大桡船队（博齐斯指挥，停泊在波伊新教堂附近），并乘舢板驶近特韦列明德附近的瑞典分舰队。"敌军停泊的地方很小，船只停泊得很谨慎，要袭击它很危险，特别是在现在这样的黑夜"，等等。（给阿普拉克辛的信）

彼得到艾尔津堡后派自己的秘书戈尔博夫去见丹麦国王，保证友好相处等等。关于敌人（陆上的）的情况没有消息。彼得将阿普拉克辛留在艾尔津堡，于 9 月 10 日出发去彼得堡。

从皇上的信中可以看到，关于瘟疫的传闻得到证实。他自己几乎也遭难。9 月 14 日，彼得视察了各处建筑工程等。21 日到喀琅什洛特和科特林岛去了一趟，视察了舰队等。在给阿普拉克辛的情况通报中写道："感谢上帝，我们的战船都安然无恙，只有'安东号'例外，"等等。

然后举行了"圣叶卡捷琳娜号"下水典礼。

与此同时，阿普拉克辛于 9 月 20 日出击驻扎在托瓦斯特斯古

斯特的瑞典军。瑞典人把城中的大炮抛弃水中，逃到两个湖泊以外的地方，这两个湖泊之间有一条佩尔金河。他们在那里修筑工事。阿普拉克辛建设了一条反战线、几个炮兵阵地和一些木筏。10月16日，他派出中将戈利岑公爵率领6000人和布图尔林中将、切尔内绍夫少将向瑞典人进攻。戈利岑渡过湖泊，在离瑞典人壕堑2俄里的地方登岸。瑞典军少将拉巴尔竭力阻挡，但被击退。这时阿普拉克辛伯爵同布留斯中将和戈洛温少将几乎是泅水越过佩克林河，以全部力量攻击瑞典人的防御工事。瑞典人抵抗了3小时，最后被赶出去。阿姆费尔特、拉巴尔和**菲廷高夫**（在《彼得大帝日记》里作：**拉姆兹**）逃跑了。他们原来有近7000人，被俘233人（其中军官143人），打死上校1名，军官19名，士官和列兵562人，一共损失近4000人（威尼斯出版的历史）。俄军损失：上校1名，中校1名，军官4名，士官和列兵112名；受伤：军官21名，士官和列兵534名，等。铸了一枚纪念章。

在波美拉尼亚，瑞典的属地仍无人守卫。瑞典的总督韦林伯爵于6月10日在汉堡与荷尔施泰因-戈托尔普行政官签订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把魏玛和什切青交由公爵保护。而公爵自觉力量不足，把它们交给普鲁士国王暂管，得到韦林伯爵同意后于6月22日在柏林签订如下条约：

瑞典人应撤出该二城市，去往普鲁士国王指定的地方。

管理和卫戍工作交普鲁士和荷尔施泰因各承担一半。

国王和行政长官将保卫该二城市，将来归还给瑞典国王后，所受损失应得到赔偿，等等。

施特拉尔松和吕根岛也在暂管之列。

什切青省长迈耶费尔德伯爵在未接到**查理十二世的诏令**前，不同意这一条约。

普鲁士国王与北方联盟各国没有联系。缅希科夫在万茨贝克

（6月9日）与丹麦和萨克森大使商妥把一部分联盟军留在波美拉尼亚，在弗莱明的指挥下进攻施特拉尔松和吕根岛。吕根被攻克（被1700俄国人攻克），瑞典人退入施特拉尔松。

缅希科夫建议普鲁士国王，攻下什切青后把它交给他暂管。但是谈判没有举行。普鲁士国王没有提供许诺的大炮。决定由俄国军队和萨克森炮兵单独攻占什切青，然后或者把它交给荷尔施泰因-戈托尔普公爵和波兰国王，或者交给普鲁士国王，等等。

英国人希望瑞典与俄国媾和，但是他们的斡旋被缅希科夫拒绝了。他进逼什切青，那里有3900名步兵，160名龙骑兵，150名法国人和4000名武装起来的市民。

缅希科夫派荷尔斯泰因大使巴舍维奇（Bassevitz）去见迈耶费尔德进行谈判，但迈耶费尔德没有接见，他准备防守。

缅希科夫佯攻施泰恩尚茨（离什切青4英里），要塞有4条秘密坑道，缅希科夫从另一个方面用冷兵器夺取了要塞。敌人在慌乱之中没有点燃坑道。

什切青后来很快就投降了，并交给普鲁士国王暂管。6月21日该城投降。迈耶费尔德和斯图亚特少将率2800名军人出城，1873人留在城内，根据协议为荷尔斯泰因服务。普鲁士国王来到什切青，缅希科夫把城市交给他，条件如下：

普鲁士国王**在和约签订**前不得把什切青交还瑞典，而且应尽力不让瑞典人进入波美拉尼亚。他应付给沙皇40万塔勒，荷尔施泰因-戈托尔普公爵也付同等数量的银币给波兰国王，等等。

丹麦国王和波兰国王对此不满意。丹麦国王因为荷尔斯泰因公爵加入联盟而恼怒，因为公爵是他的敌人，等等。

彼得回答，丹麦国王从北方联盟各国在瑞典签订的条约知道全部内容（最后一条除外），杰维茨（丹麦大使）也在条约上签了字，又说普鲁士国王如不暂管，波美拉尼亚不会加入联盟，等等，

他把最后一点推到弗莱明身上。

彼得通过他的大使多尔戈鲁基公爵答应丹麦国王不批准这一条约并通过亚历山大·戈洛夫金向普鲁士国王说明。他有多少诚意，不知道，但谈判一直延续到1714年6月1日。

彼得命令缅希科夫返回俄国，在波兰要严守纪律。又命令列普宁派一支6000人的军队由亚科夫列夫少将指挥开往波美拉尼亚，其余人回到边境。

与此同时，根据监察员的报告把不听命令的法官和在粮食部门舞弊的人交付法庭审判。

从莫斯科来的枢密大臣报告彼得，尽管有1711年的诏令，许多贵族仍逃避服役。于是彼得发布了他那专横的诏令（9月26日），根据这一诏令，告密者不论出身于哪一等级，都发给逃避服役的贵族的庄园。

11月5日发布了一项诏令，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等城市的商人全部货物只能运往彼得堡，等等，等等。

他命令绍贝尔医生发表有关捷尔普矿泉水的性能描写。

命令侍从将军杰维耶尔建造雷瓦尔海港，等等。

命令**大贵族**彼得·阿普拉克辛和将军级军法官格列博夫划定俄、土之间的国界，等等。

25日，在海上与阿普拉克辛会晤，与他一起到彼得堡。

派侍从将军亚古任斯基见丹麦国王，给他详尽的指示。（第4卷第283页）

彼得的计划被国王识破。奥地利皇帝定于11月在不伦瑞克举行代表大会。北方联盟各国也被邀请。但是瑞典国王说，在奥地利与法国媾和之前他不同意奥地利的调解。他只要求皇帝促使普鲁士国王和荷尔斯泰因行政长官把波美拉尼亚归还瑞典。大会毫无作用，于是彼得开始准备战争。同时他在瑞典散发他的告示。

斯德哥尔摩发生了骚乱。骚乱被制止；但参议院根据小市民的请求，请乌尔里希-艾莱奥诺蕾公主出席参议会。

经全体会议讨论，公主决定与俄国议和，定于12月14日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查理得知此事后，给参议会送去一道措词严厉的诏令，于是良好的愿望没有得到结果。

1713年诏令

关于大麻绳的废品，等等。

关于解除教职的教士不能任小官吏等事。

关于地主酿酒自用，不出售。

关于30万铜币（20万以外）。

关于从廷臣中选人入市政厅（?）

关于从不能用于造船的树枝中提取苛性钾。

关于马匹登记（马驹除外），关于每匹马征税10戈比。

关于逃兵和逃亡农民。

关于监察员不得介人呈诉者的案件，呈诉者由枢密院处理。

对为避免至海军服役而自残的农民处以笞刑，等等。

关于承包等。

向喀山和亚速夫的穆斯林教徒（农奴主）宣布，必须在半年内受洗礼，如不愿意，即没收房屋，农奴归国有，等等。

关于从彼得堡到诺夫哥罗德的驿马费为每俄里1戈比，从诺夫哥罗德到莫斯科每俄里半戈比。不付驿马费不给任何人马匹。

关于向多尔帕特每年征税2.5万外国银币（向区收）。

1714 年

彼得获悉有几个萨克森团进入库尔兰，他手谕里加省长戈利岑，要对他们多加防范，因为有人怀疑奥古斯特同查理有秘密联系。盖特曼西尼亚夫斯基告诉舍列梅捷夫，普鲁士和波兰国王准备同瑞典订立同盟反对沙皇。(戈利科夫著作第 4 卷第 299 页注)

2 月 2 日，彼得在雷瓦尔（与阿普拉克辛一起）为海港奠基。

3 日独自经佩尔瑙去里加，6 日到达。

他命令列普宁从斯摩棱斯克派 7 个团去普斯科夫——3 月以前。

彼得接到通过亚古任斯基从哥本哈根传来的丹麦国王的令人不满的答复，亲自写信向他怨诉，等等。

荷尔斯泰因行政长官建议与彼得缔结同盟。

在盟约的条款中最引人注意的是：

建议把芬兰给荷尔斯泰因。

如果年轻的公爵登上瑞典王位，则把所有**世袭的**领地归还给他。

（第一点彼得同意了，第二点没有同意：**很像两条细腿扛个大屁股**）。

年轻公爵请求与大公主安娜结亲。彼得写道：**没有她同意我不能答应，虽然我是她父亲。**

彼得坚决主张英格里亚和英格曼兰归他所有。至于托宁和其他地方则由不伦瑞克大会决定。

彼得在里加住了5天。与督察长伊萨耶夫订出了有关贸易等各种条例。(**参阅冯·格罗特姑娘尸骨的真正趣闻**)

彼得于2月11日离开里加，15日到达彼得堡。16日战胜施泰因博克而缴获的战利品也运到。

阿普拉克辛不在时，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公爵是在芬兰的俄军总司令。他进军瓦扎城，那里驻扎着阿伦费尔德少将的一支8000人的队伍。2月19日在拉波拉村附近两军短兵相接。瑞典人用刺刀拼搏，俄罗斯人英勇还击。敌军死5135名，被俘500名(24名军官)，缴获敌军大炮7门，旗帜20面等。

为纪念这次战斗铸造了一枚纪念章。

这次胜利扫清了芬兰的敌人。彼得十分欣喜。

命令西尼亚文去雷瓦尔视察战船，雇佣外国人，等等。

彼得给海牙大使写信，命他去参加不伦瑞克大会，而嘱咐英国使节德沙克男爵暂时仍留在联省共和国的荷兰。

但是代表大会没有任何结果。

发布了监察员规程大全。

在主教府第和修道院为贵族和衙门官员子弟建立算术学校。

关于由父亲在诸子中选择一个继承人的有名诏令在这一年发布。这一诏令彼得考虑了很久，并作了最详尽的说明。

制定了1卢布抽取5戈比的新税法。

向皇上只许控告枢密院，其下均按级控告。

规定各机构都要作记录。事情按多数决定。

规定按年资和上级证明擢升职位。上校只能由皇上提升。

发布贸易条例：外国人要用他们自己的货币买他们自己的货物(大概是损坏的货物)。

命令印刷关于炉灶、屋顶等结构的诏令。

因他心爱的妹妹娜塔莉娅（科尔布）去世，下令在她家府第内的养老院通往街道处建造一间小屋以接纳非婚生婴儿，等等，等等。（戈利科夫著作第4卷第322页）

5月6日下诏，命各省省长视察不抽税不抽丁的**无人住房**，抛弃住房者要严加惩处，甚至剥夺名位和处死，等等。房子要一一登记，等等。（注意。农民常常逃亡到顿河地区和西伯利亚去，从一个地主逃到另一个地主处）

任命近卫军少校安德列·伊万诺维奇·乌沙科夫为总巡查使。

从关于破布碎布（造纸厂用）的诏令中可以看到，1普特价为4戈比。

献1只活驼鹿赏5卢布。

命懂俄语的瑞典人翻译瑞典文书籍。

当时翻译的书。（参阅第4卷第327页）关于译员普芬道夫的趣闻。见施捷林著作（杜撰）。

5月9日，彼得率领大舰队驶出彼得堡。（有人说，30艘战列舰，80艘大桡船，100艘巡航战船；另一些人说——16艘战列舰，180艘其他船只，等等。彼得自己说：**“现在有20艘战列舰。”**）

5月20日，彼得率这支舰队出发去芬兰并写信给盖特曼斯科罗帕茨基，谈到逃兵等问题。

西伯利亚省长加加林公爵报告小布哈里亚卡尔梅克人的领土上艾尔克蒂市附近发现金沙。沙皇命令在亚梅舍沃湖畔修筑要塞，派2000人的一支军队去占领艾尔克蒂并带瑞典人去作采矿师。勘察队的队长是近卫军上尉布霍尔茨。（《每月文辑》，1760年）

彼得将此事告知当时在彼得堡的希瓦大使，希瓦大使证实托博尔斯克的消息是正确的，并说，在大布哈里亚在阿姆河畔也有

金沙。

这引起了对该地区的研究，以后又引起了同印度贸易的想法。

5 月 22 日，彼得从"圣叶卡捷琳娜号"上给乌沙科夫指示：1）检查莫斯科的各项承包，这里不无偷盗行为，至少要弄明白一个项目；2）检查陆军办公厅；3）在莫斯科省秘密打听市政厅和其他事情，等等；4）关于逃兵，关于逃避服兵役的人，等等。

也在那时命令西尼亚文侦察瑞典海军。

5 月 22 日举行会议，决定：皇上（作为海军少将）率战列舰队去雷瓦尔，戈洛温少将率大桡船分舰队随他前往。大桡船舰队则由阿普拉克辛率领去奥布。如遇瑞典舰队，向皇上报告。

彼得命令维堡省长舒瓦洛夫去攻占诺伊什洛特。

6 月 11 日，彼得抵达雷瓦尔，发现那里有 2 艘船，一艘来自英国，另一艘来自阿尔汉格尔斯克。

同时彼得命令，为了供给各病院费用，对结婚证书**加倍**收税。

关于拘留逃亡人员的诏令延缓到 4 月 1 日，以后又延缓到 9 月 1 日发布。

彼得指示所有公家的专卖承包必须公开。

命令在彼得堡建筑房屋：贵族 150 人建一座房屋，商人等 300 人建一座房屋，所有房屋到秋天必须竣工。

6 月 30 日，彼得写信给丹麦国王，请他派一支 5 艘或 7 艘战船的分舰队。彼得责怪丹麦国王无所作为，提起他自己的功绩，劝告丹麦国王不要把希望寄托于不伦瑞克代表大会，等等。（见戈利科夫著作第 4 卷第 344 页）

7 月 14 日，彼得在波兰的宫廷里任命了玛特韦耶夫（秘密高级文官），取代了多尔戈鲁基。

同在 7 月 14 日那天，沙皇的战船上发现瘟疫。这使 5 艘瑞典船免受追逐。同一天下诏枢密院必须按**法典的确切意义**办事。7 月

16日在视察新从荷兰到来的战船时，彼得得到阿普拉克辛送来的消息：瑞典舰队在安古特，海军上将无法到那里去。阿普拉克辛要求海军少将大人或者进行佯攻，或者到舰队去。彼得经大家商议后出发去艾尔津堡阿普拉克辛处，但是因为逆风又回到雷瓦尔。

20日，彼得到达特韦列明德阿普拉克辛处；第二天察看敌情。22日为同一目的沿海岸航行。瑞典舰队有13艘战舰，6艘巡洋舰，4艘巡航战船，1艘掩护船，2艘平底炮舰，2艘双桅船，6艘大桡船，在岛的那一边还可以看到3艘战船。舰队司令是海军上将瓦尔特兰、海军中将列利和两位海军少将。（参阅戈利科夫著作第4卷第350页注释）

特韦列明德港出口很窄。要在敌人眼前把舰队从港内开出去，十分危险，而且敌人也可以封锁港口；彼得决定把80艘轻型大桡船通过地颈拖出去，同时利用佯攻，转移目标。彼得同阿普拉克辛去察看了地方（长1170俄丈），下令进行准备。此时听到海上有炮声。据悉，列利离开舰队，率14艘船大概是去雷瓦尔，或者去攻击我军大桡船。彼得率35艘大桡船去附近的岛屿，证实第一种猜想是正确的；列利还带着平底炮舰。彼得把阿普拉克辛召去。列利从岩岛群中出来，转向特韦列明德海口；此时彼得命令大桡船舰队驶出港湾，命20艘大桡船从瑞典舰队旁通过：惊惶不安的瑞典人向他们射击，但因为无风，不能追逐。这以后其余15艘在皇上身边的船只在准将勒福特的指挥下也安然划了过去。

瑞典海军上将升起了白旗，向列利发出返回的信号。这时得到消息，在另一边出现了9艘敌人的船只。兹马耶维奇（海军准将）奉命率大桡船攻击这一分舰队；夜幕使这一计划无法实现。7月27日我大桡船舰队出动，以便穿过瑞典舰队（其上有将近1127门炮）。在猛烈的炮火下船队安全通过；只有一艘大桡船搁浅被俘。阿普拉克辛与兹马耶维奇会师，派人去劝瑞典分舰队长（9艘船）

投降。遭到拒绝后彼得同韦德将军向分舰队进攻：战斗从3点继续到5点，分舰队被俘，舰队司令海军少将艾恩希尔德逃逸时在舢板上被俘。(戈利科夫著作第4卷第354页)

虏获大炮116门。俘获海军少将1名，海军准将1名，上校3名，少校3名，军官10名，水兵、列兵等913名；死军官9名，士官和列兵352名。我方死上校1名，军官7名，士官和列兵132名；伤：准将沃尔科夫，军官16名，士兵和士官309名。

这次胜利和阿兰德的占领使瑞典朝野震惊。王室准备迁往德罗特宁哥尔摩，开始加强斯德哥尔摩的防御。但是彼得不想分散军队，因此率舰队去奥布。

8月13日在海军大将的大桡战船上举行军事会议，决定舰队向东北方向前进，逐走海岸边的瑞典人，占领芬兰全部领土。

8月15日，彼得乘5艘大桡战船带着俘虏的瑞典分舰队去彼得堡。

此时舒瓦洛夫上校围困诺伊什洛特，该堡于7月29日投降(铸纪念章)。

彼得同阿普拉克辛在艾尔津堡分别，决定战船舰队首先去喀琅什洛特过冬，一部分留在雷瓦尔。途中他获悉与土耳其划分疆界的工作已经结束，英国女王去世。彼得召阿普拉克辛去彼得堡。

8月29日，雷瓦尔的几艘战船与彼得会合。彼得改乘“圣叶卡捷琳娜号”战船。31日在喀琅什洛特和桦树群岛之间刮起风暴，9月1日，风暴更烈，(参阅《彼得大帝日记》)威尼斯的历史学家说，彼得搭上舢板，在黑夜中摆渡到桦树群岛，以便在那里发出信号，鼓舞士气，等等(不可能)。

彼得像庆祝波尔塔瓦胜利一样，庆祝海战的胜利。9月12日，叶卡捷琳娜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娜塔莉娅。

9月4日，彼得来到喀琅什洛特。要塞鸣炮欢迎他，他也鸣炮

回答。缅希科夫和其他大员到他的战船上来。在科特林岛彼得待了三天以整顿被风暴损坏的舰队。6日乘6艘大桅战船，带领被俘的瑞典分舰队出发去彼得堡。两昼夜的逆风雨雾妨碍他进入彼得堡。他命令分舰队去涅瓦河口。叶卡捷琳娜在叶卡捷琳娜湾迎接彼得。

9月9日，举行隆重入城式，人民高呼**乌拉**！在显贵的邸宅前鸣放礼炮，等等。（参看戈利科夫著作第4卷第362页）

凯旋者在政府大厅（在枢密院内）大门前站住，命人向恺撒公爵[①]陛下通报，并向恺撒报告。恺撒公爵封彼得为海军中将，赐给韦德安德列勋章。赐给各军官纪念章。（**参看9月12日彼得给阿普拉克辛的信**）（我们大家都吻恺撒陛下的手）

这里戈利科夫引用施捷林关于海军委员会的决定的趣闻，等等。

彼得回到自己的战船后，打出海军中将的旗帜。然后在缅希科夫处用饭，款待艾恩希尔德，等等。

整整一个月，彼得每天都在枢密院，听取国家政务汇报，重申关于贵族子弟的严厉诏令，关于此事的检举材料要交给他本人。

9月28日，彼得亲自主持三桅战船“施吕瑟尔堡号”的下水典礼。

也在此时发布了关于全国禁止建造石砌房屋的专横诏令，违者要予以没收和流放。关于法国匠师问题，他去信巴黎，答应给予优惠10年，提供住房，等等。

这里戈利科夫载入了1702年关于外国人和关于信仰自由的告示。

这时穆罕默德-巴亚杜尔汗的使臣来到彼得堡。他请求沙皇命

① 彼得出国时国事委托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称之为恺撒。

令阿玉奇汗与他和睦相处，为此他许诺提供5000人的辅助部队，并保证俄国商队去中国的自由通道。

彼得命令舍列梅捷夫将所有军官及7岁至20岁的军官子弟走冬季的道路送来彼得堡参加检阅，在1月1日之前元帅本人也应到达彼得堡。

10月20日，三桅战船"纳尔瓦号"下水，派近卫军上尉鲁缅采夫去阿尔汉格尔斯克招募500名有经验的能工巧匠。

芬兰已经完全扫清了敌人。任何地方都已见不到瑞典人。阿普拉克辛派戈洛温少将去瑞典本土。此人在一个叫乌梅的小地方登岸，袭击拉姆佐少将，拉姆佐抛弃辎重逃跑了。归途中戈洛温遇暴风雨，损失了5艘大桡战船，6条舢板，等等。

阿普拉克辛把大桡战船队托付给戈利岑公爵，把骑兵托付给布留斯中将，于9月18日去彼得堡——在海上暴风雨也摧毁了他的11艘大桡战船，5条小船，等等。彼得命他从维堡走旱路尽快去彼得堡。

11月24日，彼得给叶卡捷琳娜佩上圣叶卡捷琳娜勋章。

1654户农户从别的修道院（最多的是三一大寺院）划归涅瓦修道院。

沙菲罗夫男爵和托尔斯泰伯爵从君士坦丁堡回来。米哈伊尔·博里索维奇·舍列梅捷夫伯爵在基辅去世。

也在那时下诏莫斯科卫戍司令伊万·彼得罗维奇·伊兹迈格夫，俄国对待瑞典俘虏应与瑞典过去对待俄国俘虏一样。（戈利科夫著作第4卷第390页）

过去军需食品以实物缴纳，彼得决定收取相应的税。开始出现舞弊现象，一年比一年厉害，最后国家的收入明显减少，而受压迫的人民怨声载道，但毫无用处。乌沙科夫和各地监督员找出了紊乱的原因。彼得盛怒之下命令乌沙科夫将罪犯带来：莫斯科

省副省长叶尔绍夫、炮兵衙门法官齐宾、该衙门的一些财务委员和秘书，等等，等等，取走所有海关和酒馆账册、账单，等等，监察员记录本，等等。

命令诺夫哥罗德省省长伊万·尤里耶维奇·塔季谢夫查抄科尔萨科夫的家产，如有人窝藏，将处死刑，等等。

命令伊兹迈洛夫和许多罪犯将炮兵马车夫佐洛托普里亚多夫案卷、欠税案卷等上缴。佐洛托普里亚多夫从阿尔汉格尔斯克税款中化去6000卢布用于布留斯的家庭开支。

彼得于1715年初成立侦查委员会，以瓦西里·沃洛季米罗维奇·戈利岑为主席（中将和近卫军中校）。罪犯是缅希科夫公爵、阿普拉克辛伯爵、炮兵总监布留斯、海军委员会主席季金和副省长科尔萨科夫，等等，等等。

许多人被课以罚金，另一些人被流放西伯利亚，有些人受到体罚，另一些人被处死，等等。季金和科尔萨科夫受到严厉惩罚（?）。

又有一些人得到彼得的宽恕，鸣炮庆祝他们的赦免，等等，等等。

1714年诏令

发布了惩处横征暴敛的诏令，因为过去未曾有这方面的诏令。贪赃枉法达到如此程度，甚至有的专卖承包是子虚乌有的。

里夫兰俘虏送回原住处。

开辟药物园。

出版了16幅波罗的海海域图。（参看1761年《每月文辑》）

关于监督员的诏令：

其职务为追究非公开事件：1）各种违犯诏令的行为；2）受贿和盗窃；3）无控告人的案件。

监察长有 4 名助理（两名为商人）。

每座城市有一至两名监察员。

注意。关于长子继承权的诏令

任何政府机构和团队都应有记录。发言从职位低者开始．决议按多数票作出，由全体裁决人签署。

关于在市属和海军所属岛屿上砖石结构建筑的诏令（在彼得堡），在其他地方按建筑师特列津的设计图建造木结构建筑，等等。

注意。关于贵族子弟。

关于石砌基础上的建筑。

关于运送普通石料的诏令：大船每船 30 块，其他船只每船 10 至 20 块。大车每车 5 俄磅（？普特？），如不运送，每块石料收 10 戈比。

地主农奴中的移民列入新兵。

禁止将货物运往彼得堡以外城市的禁令废除。

关于不许出售俄罗斯服装和靴子的诏令，不服从诏令者剥夺财产，送去服苦役。

1715 年

查理十二世于 1714 年 10 月 6 日离开土耳其，11 月 22 日（**伏尔泰说是 11 月 21 日）突然来到施特拉尔松**。

他开始准备战争，派利文少将去参议院，严令征集人和钱财送往波美拉尼亚，命令他的**武装商船**，袭击**一切**进入**北海**的别国船只，并要求普鲁士国王归还什切青。普鲁士国王要求他首先付钱，并许诺不侵扰丹麦、波兰和萨克森的国土。查理十二世回答，他不打算付任何钱，因为普鲁士国王大概没有花费过什么钱。

吕贝克主教和荷尔斯泰因长官派人至施特拉尔松祝贺。荷尔斯泰因长官的代表是**赫茨**，弗兰克人，后来成了查理十二世的宠信。

黑森-卡塞尔领地的继承人腓特烈请求与**乌尔里希-艾莱奥诺蕾**结婚，国王接受了他的请求，婚礼于 4 月 4 日举行，王子被宣布为瑞典军队的统帅。

关于横征暴敛和其他贪赃枉法罪行的侦查结束，罪犯或受惩罚，或被赦免。彼得命令他的御前办公厅审查所有省、所有公署、衙门、金库、盐税和军队中的财务委员的账目现金，从 1710 年起，即从省成立时起。首先从陆军、海军、炮兵和莫斯科市政厅的办公厅开始。命令所有政府机构设一个秘书和一个书吏每日记账，公款由秘书加印保管。账目未清不得提升官职。

命令各机构将三分之一钱款上缴皇上御前办公厅。

制订新的薪额，省长——1200 卢布，600 俄石粮食（彼得堡省加倍）。

副省长 600 卢布和 300 俄石粮食（彼得堡省为 3000 卢布和 300 俄石粮食）。

各地诸侯为 300（彼得堡的为 600）。

军需长 400 卢布（每人 150 俄石粮食）。

海关、彼得堡和里加督察长——1200 卢布。

圣彼得堡的和**来自各省在枢密院**办事的财务委员——120 卢布和 60 俄石，各省的财务委员减半。秘书——120 卢布和 60 俄石，书吏——**年老**的 60 卢布和 30 俄石，**中等的** 40 卢布和 20 俄石，**年轻**的 15 卢布和 10 俄石（彼得堡的和**新占领**的州加倍）。彼得指示，在无卫戍部队的城市中每 5536 户选 1 名**省政委员会委员**，下设 1 名财务委员、4 名书吏和 12 名骑马的信差，其薪金由每户收 10 戈比支付。市议员的薪金为 120 卢布和 120 俄石（书吏的薪金见上），信差 12 卢布和 12 俄石。木柴、纸张等费用为 100 卢布，卫戍司令亦同。注意。（余下的钱共同分用）

省政委员会委员每年一次去省长处集会结算账目。

诏令规定工商业者由**选举产生的**市政长官审判。

规定案件结束后向胜诉者收**劳务费**百分之三，败诉者收百分之三十，等等；无理上诉者，原告付两倍的费用。（参看第 5 卷第 13 页注释）

1 月 15 日诏令：凡捡得偷投信件者，不拆看即当场烧毁。

保证检举者的安全，将监察员树为榜样，吩咐检举者到皇宫去，向站岗的上士宣称有要事报告，等等。

彼得在波兰国王奥古斯特面前庇护特罗茨克省长奥金斯基，等等。

彼得指示建完彼得保罗大教堂，首先是钟楼，他用4.5万卢布从荷兰订购带音乐的自鸣钟；同时要建造彼得堡区的砖石结构商场和为外国人住的驿馆，驿馆内有会堂。在彼得戈夫奠基建造宫殿，并开凿运河，从大海通到宫殿。

也在那时下令在维堡区建造军医院，内有解剖室。

彼得创办海军学院，培养海军准尉生（aspirants），学院设在没收的季金邸宅里，在海军部附近。

库班和诺加伊的鞑靼人同涅克拉索夫匪帮汇合起来，在巴赫特-基列和努拉金的率领下侵袭阿斯特拉罕附近地区，洗劫了卡尔梅克人和阿斯特拉罕鞑靼人的近1万个帐篷，等等。但是阿斯特拉罕的几个团追上了他们，夺回了被俘的鞑靼贵族和缴纳毛皮的鞑靼贡民；等等。

彼得堡和科特林岛上的工程在继续，等等。

彼得又给逃亡的士兵和水兵宽限一年以后，重新实行严厉的诏令；命令接受承包人的面包干，质优干燥，重量为4普特又四分之一；砍伐云杉、山杨林和枯树用作柴火，在英格曼兰全境不许砍伐橡树、椤树、榆树和椴树，等等；命令检举受贿案件，指出受贿的钱数和原因，隐瞒者将处以刑罚和查抄家产。

注意。彼得吩咐每4月发给皇太子妃10250卢布（因此每年总共为30750卢布），其中三分之一为银币，三分之二为铜币。

注意。金币当时值2卢布。（戈利科夫著作第5卷第25页）

3月12日，彼得派商务顾问勒福特去日内瓦。

3月17日，派格里戈利·费奥德罗维奇·多尔戈鲁基公爵为驻波兰大使（当时驻普鲁士大使为戈洛夫金伯爵）。在给他的指示中彼得命他注意国王，至少要让共和国站在我们一边，嘱咐他根据创世纪元7194年（即公元1686年）与波兰签订的和约，维护希腊宗教在波兰领土上的自由。

3月26日，彼得派亚古任斯基去雷瓦尔**秘密**准备军粮和运粮的双桅船和巡航战船。命令海军上校布列达尔在哥得兰和库尔兰海岸之间巡航。布列达尔于4月出海，袭击了3艘瑞典武装商船，将其俘虏并烧毁，等等。

4月，彼得派亚古任斯基去哥本哈根，顺便命我驻该国大使瓦西里·多尔戈鲁基公爵获取各委员会的设置和章程，每个成员的官阶，以及地方机关和其他官员的官阶。**“因朕闻，瑞典人亦取法于彼”**。（参看第5卷第33页，注释）

军医院亦于此时奠基，并交海军委员会和军事财务署管理。

彼得把占领的土地赏赐给本国人，也给外国人，给军官的遗孀**全额**养老金。

（?）为文官治病的医院到1718年才创办（据戈利科夫引用涅普柳耶夫的话）。1714年末，黑森-卡塞尔侯爵在奥拉宁堡提议，他愿意付给普鲁士国王40万塔勒，但什切青应归还瑞典，普鲁士不应让瑞典侵入萨克森，不应让萨克森侵入波美拉尼亚。普鲁士国王在各种借口下没有同意。（第5卷第38—39页）

奥地利皇帝于3月14日写信给查理，要他派他的大使参加不伦瑞克会议进行和平谈判，法国宫廷派来了德克鲁瓦（德克鲁瓦西?）进行调解，意欲使瑞典国王和普鲁士国王言归于好。查理顽固不化，准备同他的**所有**敌人作战。

因此，普鲁士、丹麦和波兰三国国王决定把他围困在施特拉尔松，并要求彼得援助，对此彼得欣然同意。而且由于瑞典战船在波罗的海上屡屡袭击商船，联盟国促使1714年登上英国王位的汉诺威选帝侯也加入他们一边。丹麦国王还把从瑞典那里夺来的不来梅公国和凡尔登公国让给了他。

5月1日，彼得在64门炮的战船“英格曼兰号”下水以后着手装备自己的舰队，命令列普宁公爵带3个团去库尔兰，驻扎在

海岸边，监视敌人的舰队。他自己出发去视察喀琅什洛特和科特林岛的工事。5月27日，纳塔莉娅·彼得洛芙娜去世，年仅2岁又3个月。

29日彼得又到了喀琅什洛特，从那里又去彼得戈夫，写信告诉阿普拉克辛关于派军队去哥得兰巡航的事，等等。

6月27日，又一艘新战船在科特林下水，派阿尔捷米·沃伦斯基去波斯任大使，给他几名学者作随从。

派英国医生劳伦斯·兰格去中国。

切尔诺戈尔斯克都主教丹尼尔·涅古什来向彼得控诉和请求，彼得给他种种许诺和金钱让他回去。彼得劝导1711年起义的切尔诺戈尔斯克人与土耳其和解，如果发生战争，可再起义，等等。与切尔诺戈尔斯克的交往以后一直继续不断。

彼得检阅了由乌沙科夫推荐送到莫斯科来参加检阅的年轻贵族。有的录用为近卫军士兵，有的送到别的国家去（其中213名在莫斯科科学院学习）。

彼得在离开彼得堡之前再次发布关于贵族到彼得堡参加检阅的残暴诏令，规定最后期限为9月1日。

6月6日，我海军在阿普拉克辛和彼得率领下出海。

7月20日，彼得率领他的分舰队单独去视察加普萨尔。

在波罗的海上的舰队有：1）由海军上将诺里斯指挥的英国舰队；2）由海军少将杰费特指挥的荷兰舰队。

彼得命令：1）列普宁公爵率所有团去科夫纳，又从那里去托伦，逼近普鲁士边境；2）博尔中将也率龙骑兵团去该地；3）元帅舍列梅捷夫伯爵也去该地军中，然后去波美拉尼亚；4）驻扎在里夫兰的韦德将军在各团补充齐全后，随元帅前往。

彼得从加普萨尔来到罗格尔维克，决定在那里建设军港。

彼得写信去雷瓦尔给机要秘书奥斯捷尔曼谈关于诺里斯海军

上将的事，他对诺里斯向我海军鸣炮致礼十分关心，要求留住诺里斯，等他到达，等等。

7月26日，皇上和皇后去海军上将处赴宴，命令给水兵每船两桶法国酒。

8月11日，彼得手谕舍列梅捷夫：由于一些联盟国希望我国出兵而一些国家不希望，因此应等待他们作出决定，当前宜尽量减缓我军行动。写信去英国给上尉西尼亚文谈关于引渡费·萨尔蒂科夫的事，因为他是因舞弊行为在押的我国公民。

8月21日，命令舍列梅捷夫立即出发。

30日，彼得来到彼得堡。

第二天发布诏令：1）靴底不得钉铁钉和U形鞋钉，因为此类钉子损坏地板，商人不得经售此类货物，违者流放；2）任何船只应按规定形式建造；3）水上截获物在岸上保留一周（以利于主人），截获者可得截获物五分之一；4）建筑房屋必须在指定允许建造的地方，得到切尔卡斯基公爵的批准，并按规定的形式建造，违者没收房屋，罚款用于医院，每间房罚10卢布。

减轻在彼得堡建造房屋的费用。（参看第5卷第59页，并可参看施捷林著作，等等）

叶卡捷琳娜在彼得不在时命令建造皇村宫。

9月18日，彼得写信到英国给西尼亚文上尉，谈关于购买大炮等问题，关于雇佣潜水员，等等。

也在那时写信给乌沙科夫索取登记入莫斯科拉丁语学校的未成年贵族子弟名单。

波兰爆发了暴动，原因是奥古斯特的压迫和他为了筹措萨克森军队的粮食而任意征税。彼得赶忙去制止内讧，他写信给波泰（立陶宛盖特曼），说服他服从国王，又写信给奥古斯特，劝说他不可过分，等等。

彼得在这一事件中坚决维护波兰的自由和宪法，但是内讧并没有停止。成立了贵族联盟，骑兵大尉古尔任斯基被选为首领，10月，在立陶宛贵族联盟成员和萨克森龙骑兵之间发生过几次冲突。

10月3日，彼得又发布他的一道蛮横诏令：他命令用新的方法制造软革，不听从者将处以笞刑和苦役。

10月9日，彼得在施吕瑟尔堡庆祝攻占该堡纪念。那里他获悉他的孙子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后来的彼得二世）诞生。

到彼得堡后他发现儿媳濒临死亡。他对儿子十分生气，写给他（10月11日）一封责备信，但信中仍对他的理智给以公正的评价。

彼得在病中乘马车来与濒死的儿媳告别，皇太子妃把自己的孩子纳塔莉娅和彼得托付给他。产后第9天她与世长辞。10月27日举行葬礼。她死时21岁，结婚4年零6天。

与此同时（10月21日）彼得发布了关于停止织造狭幅布而织造阔幅布的诏令，如不听从，规定没收布匹给举报者，并课以每俄丈10戈比的罚金。写信给莫斯科省省长，谈关于检阅大贵族的奴仆（?）并将合适者征为士兵的事；写信给乌沙科夫——关于从上述人员中挑选2000人为水兵的事；写信给舍列梅捷夫，要他在12月10日之后方可进入勃兰登堡边境（即在战役结束时）。

10月29日，皇子彼得·彼得罗维奇诞生。（参看戈利科夫著作第5卷第77页上刊载的彼得的3封信）

11月7日，皇子受洗礼。在庆祝仪式上一个侏儒女人从大馅饼里走出来，为新生婴儿的健康干杯。在女宾席上有一个同样的大馅饼，里面也藏了一个侏儒。晚上放焰火，大木牌上写着：希望和忍耐。

注意。彼得在他妻子怀孕后期，相信他会生一个儿子，以此写信威胁他的大儿子。

签订了关于我军辅助部队的几个协议。在施特拉尔松城下（9月6日）通过瓦西里·多尔戈鲁基公爵与全权代表维比伊、戈尔斯滕和杰维茨先生签订了同丹麦国王的协议。在彼得堡同普鲁士国王（10月29日）和英国（10月28日）签订。在格里布斯瓦尔德通过库拉金公爵签订。在最后这个条约中保证在与瑞典媾和后英格里亚、卡累利阿、爱沙兰和雷瓦尔市归俄国，不来梅和凡尔登归英国。

10月21日，彼得派他的侍从将军杰维耶尔和海军上校布列达尔去哥本哈根购买粮食，等等。舍列梅捷夫去德意志途中在波兰受断粮之苦。波兰贵族联盟成员击败萨克森人，占领了华沙，在华沙城内挖断街道，建筑街垒。多尔戈鲁基公爵、弗莱明元帅和波兰的几个盖特曼坚请舍列梅捷夫去华沙。

彼得从各方面得悉这件事，写信给舍列梅捷夫，要他尽可能宽容对待波兰人，不要使他们狠心酷斗，要尽量设法调解，他把这事也告诉了波兰驻俄国宫廷大使洛斯。这时战役已结束。吕根岛已占领。施特拉尔松即将投降。彼得（应联盟国的要求）命令舍列梅捷夫驻扎在波兰过冬，驻扎在从维斯瓦河到勃兰登堡边境一带（**此事暂时要保密**）。同时他作为**礼品**送给普鲁士国王100名魁伟的俄罗斯士兵。

12月13日，施特拉尔松投降，城中有卫戍部队士兵9000名，围困者有3.6万人。

当舍列梅捷夫留在波兰时，彼得（似乎是假装的）为此很生气，写信给亚古尔任斯基和舍列梅捷夫本人，威胁说，如果在波美拉尼亚遭到失败，他将十分恼怒，命令他们继续前进。“**至于弗莱明的事，**”他告诉亚古尔任斯基，“**我不觉得奇怪，因为那是他们的犁和镰刀。**”

（关于攻占施特拉尔松和查理逃往瑞典的经过，参看伏尔泰的

著作)。

彼得在病中着手制订陆军条令。从11月1日至17日他每天去枢密院和各委员会。还着手修订委员会章程。

与此同时命令在所有城市成立慈善院接受私生婴儿——并仿效诺夫哥罗德都主教若布，建造土坯房。

命令为人民的利益增加亚麻的播种——**谁播种一俄石，就让他增加八分之一俄石**等等。禁止输出亚麻和大麻的**种籽**，而用来榨油。

命令女性也可写房地产的买契和抵押契约。

命令彼得堡居民建房要打桩，违者房子充公。

招聘制曲工人和啤酒酿造工人来彼得堡。

彼得写信给乌沙科夫，谈用瓦片和草皮覆盖木房屋顶的事，等等。

命令近卫军大尉鲁缅采夫和少将切金攻占波的尼亚湾东面的卡扬堡。参看**指示**。

彼得研究地图。瑞典俘虏献给他俄罗斯、北欧和亚洲地图。

12月24日，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遗孀玛尔华·马特韦耶芙娜皇后逝世。在她安葬时禁止**号哭，以后也一样**。

在彼得堡创建了水晶玻璃厂和玻璃厂。

拉斯特列利伯爵铸造了布赫沃斯托夫(儿童游戏兵团成员，当时是炮兵少校)的全身像。此像保存在科学院珍品陈列馆里。

彼得一直患病，打算去皮尔蒙。

1715年诏令

(主要的)

命令核查各政府机构的收支账目和现金，并将每月和每年的明细表呈交皇上。

设置地方参议员。

命令将暗中偷投的信件不拆封即焚毁，只有属于头三点的事和关于盗窃公款的事才能举报。

创建海军学院。

禁止砍伐建筑用材林用作木柴，等等。

无书面证明不得收留士兵和水兵，违者处死。

关于皇太子妃年俸 30750 卢布（三分之一银币、三分之二铜币）的诏令。

关于布幅的命令。

陆军条令。

制订委员会新章程。

在俄罗斯全国成立非婚生婴儿收育所。

关于号哭的诏令。

1716 年

彼得于元旦手谕里加省长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命令他在库尔兰从里加到米塔瓦为他安排大车（50 辆或 60 辆）；他把他自己的马匹和马夫先打发去利巴瓦。

在派遣高级僧侣去沃洛格达和阿斯特拉罕主教区任职之际他给他们指示。高级僧侣担负如下义务：

1）不诅咒任何人，不把任何人革出教门，除非是劣迹昭著的罪犯和上帝圣训的践踏者；即使对这些人，革出教门也只及其身，不株连一家；

2）对分裂派教徒和正教的反对者必须温和对待；

3）不许僧侣到处漫游；

4）除必需的教堂外不建造新教堂；

5）不增加教士和助祭；

6）每年走访自己的教民二至三次，注意神甫的品行，不为无人知晓的棺材作证，精神狂暴、头发纠结、衣冠不整的应予惩罚，等等；

7）不参与世俗事务和仪式。

指示附在诏书之后散发给各省省长和高级僧侣。

彼得命令推荐贵族子弟去外国学习，如躲避不去，则查抄产业，发给举报人，即使举报人是奴仆也不例外。上一年推荐 1006

人。1月26日名单刊印在**关于未成年贵族子弟的诏令**之后，散发各处（参看第5卷第112页）。

再次重申关于小公务员子弟的诏令；从军饷中扣款用于军医院，从将军到士兵，等等。

彼得命令科任中尉去里海测绘地图，**检验别科维奇的地图和测绘工作**（注意）。

命令将不判叶拉金抢劫罪的法官送去服苦役（划大桡船），查抄其产业。

1月19日，彼得写给皇太子（参看审判皇太子）第二封信，回答他的复信。**或者改正错误，或者削发为僧**。皇太子再次请求皇上准许他削发为僧，因为生病他不能作详尽的回答，请求原谅。彼得在出发前去看儿子，给他（1月26日）6个月的考虑时间。

第二天，彼得出发去温泉疗养地。叶卡捷琳娜随后亦去，与她同去的有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他们想把她嫁给梅克伦堡公爵。29日，彼得从里加写信给阿普拉克辛，告诉他旅行对他很有好处，命令将航海学校交马特韦耶夫负责。

在里加彼得对未能完成缆索任务的西韦尔斯大尉十分恼怒，他写信给阿普拉克辛——**你最好亲自把这项工作担负起来**。

彼得下令每年要忏悔，违者罚款（收入的3倍）；对分裂派教徒进行登记，边境上的教徒除外（恐其逃跑），等等。

彼得从米塔瓦顺道去利巴瓦，近卫军和40艘大桡战船在那里过冬。途中彼得2次患病。彼得约丹麦国王在施特拉尔松会晤。

在利巴瓦，切尔卡斯基的公爵别科维奇前来觐见彼得。他于1714年被派去阿斯特拉罕和黑海勘探阿姆河发现的金沙。他被派去希瓦任大使，又被派充间谍去……（?）

别科维奇向彼得报告，奥斯曼帝国政府和克里米亚汗力图使从黑海到波斯的山民和其他部落归附他们，等等。（参看《日记》

第2卷第350页）

彼得派近卫军大尉别科维奇去希瓦，同时派科任中尉随他同去。（主要目的为发现去印度的**水路**。参看第5卷第124页。彼得的指示，等）。

在利巴瓦彼得指示库尔兰公爵夫人安娜·伊万诺芙娜公主的近侍彼得·别斯图热夫，要他向库尔兰贵族提出，公爵的各处庄园应完全由公爵夫人支配。**至于进出口货物税，过去收归公爵所有，如今应归我所有等**。皇上的诏令。

枢密院完全按彼得的指令派遣别科维奇。

2月14日，彼得偕皇后和侄女从里加出发去自己的军队，去格但斯克，途经梅梅尔和柯尼斯堡。

2月19日，星期日，彼得在中午时分来到但泽，立即去教堂听神甫布道。关于市长假发的趣闻。

与此同时，查理决定率一支2万人的队伍侵入挪威，因为他知道联盟国在瑞典向他进攻的意图。

彼得检阅了自己的团队，向奥古斯特控告卡瓦纳克中校杀死4名俄国人，要求赔偿。

米亚斯诺夫中尉被派往哥本哈根，要求允许他察看从什切青到波兰边境的所有港湾，以便俄国分舰队（利巴瓦分舰队）能躲避暴风雨。他的请求得到允许。

彼得写信给俄驻丹麦宫廷大使多尔戈鲁基，说他痛心地看到，丹麦方面没有任何**登陆瑞典**的准备，一心只想攻占维斯马，但是攻克维斯马还不能结束战争，要强迫查理媾和，必须攻入瑞典，把他从维斯马引开，那时维斯马就不得不投降，他（彼得）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把他的精锐部队带到这里来的，等等。彼得声明，下一年他将不能承担如此巨大的开支，登陆的时机将错过，但对可能遇到的困难等等他却只字不提。他还要求与丹麦国王在波美拉

尼亚或梅克伦堡会晤，因为他有病在身，急于去服用酸性矿泉水，因此不能去基尔、石勒苏益格或格利克施塔特。

国王把会晤地点定在汉堡。

彼得因但泽市与敌人进行贸易，不遵守条约，处以不小的（?）罚金。他命令他的军官去港口观察船只，扣留瑞典的和来自瑞典的船只（英国和荷兰的船只除外）。3月8日，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公主的未婚夫梅克伦堡公爵来到。

联盟国要求彼得协助攻克维斯马。维斯马是根据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由梅克伦堡公国出让的。彼得欣然同意，虽然他迫不及待地希望攻入瑞典。他命令列普宁率一部分步兵去维斯马。但维斯马在列普宁到达之前就有条件投降（? 注意）。丹麦将军杰维茨不让列普宁入城，列普宁只能转入斯捷尔利茨公国。彼得十分恼火，他抱怨，但毫无结果。

3月23日，奥古斯特也来到但泽。

3月30日，在彼得堡开始制订的军事条令完成，送到彼得堡去印刷。

彼得为他的珍品陈列室购得一整套戈特瓦尔斯医生收藏的矿物和其他珍品，送去彼得堡。

4月1日，复活节，奥古斯特拜访彼得，两人一起在波托茨基公爵处度过晚上。

4月8日，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公主与公爵完婚。彼得担负起波兰国王和共和国的调解工作。决定多尔戈鲁基去雅罗斯拉夫尔结束此事。彼得将此事告知阿普拉克辛，给他送去一顶鸭舌帽，**此帽教会我得到人心**。

在给多尔戈鲁基公爵的指示中彼得秘密命令把他包括在内，作为遏制国王野心的唯一可靠保证。他吩咐多尔戈鲁基竭力设法争取一位议员到我们这边，等等，还要争取让卡夫纳克中校赔罪，

如遭拒绝，则声言将只支持贵族联盟，以此相威胁。

命令列恩将军，如在雅罗斯拉夫尔会议上意见分歧，则进军波兰，听从多尔戈鲁基的命令行动。

彼得命令阿普拉克辛各派20名最优秀的贵族子弟去威尼斯、法国和英国学习。

写信给彼得·米哈伊洛维奇。别斯图热夫，要他暗中劝说库尔兰人，在未事先与他联系的情况下不要选举公爵。

沙菲罗夫要求赏给他村庄，暂时只在薪俸之外从列沃尔多夫（?）的薪额中拨给3000卢布。

向枢密院下了4道诏令：

1）关于新兵——关于接收新兵，关于送新兵去卫戍部队及从卫戍部队抽往野战部队。注意。

2）关于丈夫继承妻子遗产，等等。

3）反对俄罗斯商人的奸诈，他们在亚麻和大麻中掺入腐烂的货物甚至石块。

4）关于迁入彼得堡的居民。

4月18日，彼得把叶卡捷琳娜留在但泽，去迎接他的大桡船分舰队。

他来到柯尼斯堡，4月23日接见波斯大使，与此同时在图书馆中发现了原属拉济维尔（?）的涅斯托尔手稿①。

彼得获悉，奥古斯特不同意我方对但泽市的要求，他写信给舍列梅捷夫，要他对要求绝不能让步。如果他们不同意，他答应通过催泻给城市治治病，为此他已经带来了许多丸药。

也在那时得到6000鞑靼人侵人喀山地区的消息。施瓦茨上校

① 涅斯托尔（约1056—1113），俄国基辅山洞隐修院的修士，几部圣徒传和一部重要编年史的作者。

击溃了他们，俘获1500匹马，汗的儿子处绞刑。

卡扬堡投降。城内找到20门大炮。

4月27日，彼得率分舰队返回但泽，30日离但泽去梅克伦堡，在海上与奥古斯特宴饮。

奥古斯特同意承担但泽市的军税（原文如此），于是彼得命令舍列梅捷夫进军梅克伦堡公国。彼得把皇后留在军中，自己乘车出发去什切青，于4日到达，叶卡捷琳娜则于5日到达。6日普鲁士国王匿名到了那里。

5月7日，彼得获知有瑞典战船来到哥本哈根，命令布图尔林率大桡船分舰队前去该地。

8日，彼得去什未林，于12日到达。

普鲁士国王许诺在我军经过普鲁士时无偿提供草甸；但普鲁士的军需官带领舍列梅捷夫和韦德尽走沙碛地和沼泽地，几乎把所有马匹都饿死。他们怨诉，但毫无用处。

5月15日，彼得参观了维斯马，又写信到彼得堡，命令派遣一位技师去切尔克斯克去找寻银矿，还命令把布哈里亚的使臣留住，一直到他回彼得堡。

16日，他出发去皮尔蒙温泉。

17日在汉堡。

18日到阿尔托纳。次日丹麦国王也到了那里。彼得在那里住到23日。（参看给瓦西里·多尔戈鲁基的指令。第5卷第170页）

同时彼得写信去彼得堡，谈亚美尼亚贸易中的舞弊行为。

5月26日，彼得到达波尔蒙，在那里住到6月14日。从那里写信到彼得堡，谈到涅瓦河岸要用打桩填土的办法加固，给舍列梅捷夫的信中谈军粮问题，等等。

15日，彼得出发去汉诺威和什未林。

19日，他派鲁缅采夫和弗兰茨·维尔布瓦去雷瓦尔见海军准将西韦尔斯，命令封锁城市，5小时后将分舰队派去哥本哈根，不得延误。

此事是英国与瑞典参议会谈判的结果，谈判包括这几点：

1）瑞典必须停止海盗行径。

2）不袒护觊觎他国领土和利益的人。

3）停止在挪威和丹麦其他地区的掠夺行为。

彼得焦急地等待谈判的结果，他很后悔他的舰队没有像他先前打算的那样在雷瓦尔过冬。

罗斯托克来了5艘在英国购买的战舰和2艘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建造的战舰。遵照彼得的命令，舍列梅捷夫、韦德和格列博夫（少将）也到了那里。

彼得于6月23日到了罗斯托克。决定韦德将军在罗斯托克扎营，等等，命令近卫军少校马秋什金去吕贝克准备船只，以便把部队运往丹麦。

27日在梅克伦堡公爵处庆祝波尔塔瓦纪念日。29日，他的命名日，命令部队出发去哥本哈根后，他自己乘大桡战船先去那里，叶卡捷琳娜则走旱路取道吕贝克。

7月5日，彼得到达哥本哈根。

当天他写信给乌沙科夫。要他送2500件无挂面羊皮袄去哥本哈根，还写信给阿普拉克辛，埋怨丹麦人行动缓慢，等等。12日皇后也到了哥本哈根。

7月17日，西韦尔斯从雷瓦尔率领13艘战船（7艘战列舰）接近哥本哈根，与已在那里的由海军准将舍林指挥的10艘战船会合（总共16艘战列舰和43艘大桡战船）。彼得来到自己的战船“英格曼兰号”，升起了蓝色旗，英国海军上将和荷兰海军准将都来谒见，皇上然后在诺里斯海军上将处用午宴。

20日又举行各种仪式、拜会并鸣放礼炮等。彼得坚持突入绍内；但丹麦的使臣推托说他们首先必须等待海军中将加贝尔从挪威回来，还要收割庄稼，以免因扎营而使粮食受到损失。

彼得在等待加贝尔时，想去观察敌人的海岸。7月22日，他乘3艘双桅船绕绍内海岸航行，从艾尔津堡到卡尔斯克鲁纳等地。所有适宜于登陆的地方都没有工事。瑞典人向双桅船开炮，彼得方面也用炮火逼使一连骑兵撤出海边的一所房屋。他们返回哥本哈根。23日他乘舢板回自己的舰队。

27日安古特海战纪念日，彼得与舰队全体官兵设宴庆祝，看到加贝尔率领6艘战船组成的分舰队终于从挪威回来。彼得命令舍列梅捷夫派4000名马秋什金从吕贝克带来的龙骑兵立即进入泽兰去诺伊施塔特，船只则暂时回去把其余的骑兵运往哥本哈根。

但是丹麦国王动作迟缓，也许是受到其他国家的牵制。（参看米勒《舍列梅捷夫传》或者盖布加尔季《丹麦史》第2卷）

8月2日，彼得派中尉杰恩去察看博恩霍尔姆和瑞典军队。

由于无事可做，联盟国的舰队替所有国家的商船护航；在松德，商船有100多艘。

由于丹麦海军上将古尔登列韦和英国的诺里斯争做领导，彼得应他们的要求，接受四国舰队总司令的称号，从而解决了他们相处不睦的问题。为此铸造了一枚纪念章（第5卷第191页）。彼得于8月5日接受这一称号。舰队包括26艘俄国战船，19艘丹麦战船，19艘英国战船，23艘荷兰战船，大桡船不计在内。

根据发出的信号舰队向博恩霍尔姆进发。

彼得命令丹麦海军中将尤季克尔派运输船去罗斯托克运军队。

8月6日，庆祝奥地利人战胜土耳其人的捷报。

舰队出发了，但海上已无敌舰的踪影。瑞典人躲入卡尔斯克

鲁纳码头。彼得指挥舰队变换队形，这次进军仅限于此而已。

彼得把舰队的战斗队形寄给阿普拉克辛，告诉他获得的称号，他写道，“我知道，你不会忘记你的口头禅：**平生第一次**”，同时他埋怨丹麦人，等等。

8 月 11 日，彼得探明海上确实无敌舰之后，让商船出海。决定在海上巡航。诺里斯提议全舰队去卡尔斯克鲁纳。彼得也赞成，但丹麦人借口未得国王允许，加以拒绝。

彼得因丹麦人的迂缓而担忧，决定出发去哥本哈根催促他们从梅克伦堡运兵。8 月 14 日英国和丹麦海军上将来到他那里：彼得决定与他们在舍尔丁的战舰上商议，好不容易与他们谈妥以后，出发去施特拉尔松。海上起了风暴，8 月 17 日，彼得在吕根岛下锚停泊，18 日在亚古任斯基的陪同下乘舢板匿名去施特拉尔松见卫戍司令。他吩咐立即准备运输船以便把部队从波美拉尼亚运来。18 日他写信给舍列梅捷夫，要他从罗斯托克派送军队时同船把木柴运来，等等。

彼得巡视了城市并当即把船只派往罗斯托克以后乘“英格曼兰号”于 8 月 20 日去哥本哈根。22 日到达该地，派皇室办公厅信使萨福诺夫去见皇太子，吩咐他来哥本哈根。

彼得参观了珍品陈列室，测量了大海，等等。

28 日，彼得又**从远处**察看绍内海岸，爬到桅杆上，并从他的双桅船上命令舍列梅捷夫伯爵尽快去哥本哈根。

8 月 29 日，韦德终于来到。30 日，舍列梅捷夫伯爵来到。

那一天彼得又同韦德将军去察看绍内海岸。瑞典人向他开炮，炮弹击穿了他的双桅船。彼得回到哥本哈根。哥萨克登陆捉来了 3 个“舌头”，他们说海岸上修筑了工事，有 2 万瑞典人防守。

9 月 1 日，彼得召开会议，登陆的意图暂时放弃。(参看第 5 卷第 206 页)

4 日，最后一批部队在列普宁率领下运到。调来的正规团有 21 个，近 2.4 万人。

彼得又召开会议，重申了最初的决定。9 月 10 日，丹麦国王也表示同意。登陆推迟到第二年。

彼得再次观察绍内海岸，写信给阿普拉克辛，伤心地告诉他登陆推迟的消息，想在第二年不依靠丹麦自己打入瑞典。

丹麦的大臣们不满意。他们原来以为会登陆。彼得问他们军队在哪里过冬。丹麦人回答："在叶塞莫尔附近的壕沟里，在土窑里。"彼得抗议说："这等于杀人。"（**参看威尼斯的《彼得大帝史》**）

戈利科夫认为丹麦人不愿登陆的原因是梅克伦堡人**贝恩斯道夫**（英国国王的宠信和大公的敌人）的恶毒阴谋。（参看《彼得日记》）贝恩斯道夫设法使英国国王和彼得争吵，而使丹麦人相信，彼得在与瑞典秘密谈判。（并参看米勒的《舍列梅捷夫传》）。丹麦人已经准备好防御，加强了哥本哈根的工事；贝恩斯道夫还遣人要诺里斯攻击俄国舰队，如果不登陆（?）的话。诺里斯未经本国国王的允准，没有同意。于是贝恩斯道夫以英国国王的名义，以威胁的语气告诉丹麦人，他将把延迟登陆看作侮辱。

但是彼得消除了丹麦国王的疑虑；在全体会议上（9 月 20 日）他决定俄国军队不撤离。步兵和一个龙骑兵团留在梅克伦堡和斯特列利茨克公国过冬；龙骑兵驻波兰边境地区；炮兵在舰队留守的地方；运输船留在罗斯托克；大桡战船也留在那里；战船舰队去雷瓦尔。

由于暴风雨天气运输船仍留在哥本哈根。贝恩斯道夫想用武力强迫俄国军队不开往梅克伦堡，而开往俄国。诺里斯又不同意。贝恩斯道夫求助于德意志沿海诸侯，企图唆使他们反对彼得。

由于汉诺威人的挑唆，英国国王软硬兼施想迫使彼得将俄国

军队撤出德意志。但是彼得不为所动，只努力与丹麦国王保持良好的关系。他命令运输船载部队去梅克伦堡，战斗舰队则在舍尔丁的指挥下开往雷瓦尔。

此时阿普拉克辛送来的俄国贵族少年抵达哥本哈根。彼得检阅这批少年，把他们分配在各地。（第5卷第218页注释）10月12日就此事下诏多尔戈鲁基。

10月16日，彼得启程去梅克伦堡。

21日，他抵达腓特烈施塔特，在那里住了6天，至27日。

30日抵达吕贝克，又从那里去纽伦堡，在那里他请一位画家替他画侧面像，把画送往彼得堡，吩咐把它刻在卢布上，这种卢布于次年出现（施捷林）。

梅克伦堡公爵和公爵夫人在什未林迎接他。他在这里住了5天，安排部队的住宿地，等等。

此时一个可怕的政治阴谋开始形成。查理十二世的新宠臣赫茨男爵异想天开，企图促使自己的国王与俄国媾和，以此改变在此前存在于欧洲各国君主之间的所有关系。把斯坦尼斯拉夫捧上波兰的王位，而把雅各布三世捧上英国的王位，是这一阴谋的目的；这个阴谋还相当暧昧，参与的都是些渺小的无足轻重的人。（参看勒蒙泰的著作）

查理十二世向不伦瑞克大会送去一份宣言，说明他倾向和平是为了把被侵占的土地归还给他。当然联盟国中无人同意这一点。

11月10日，彼得出发旅行。叶卡捷琳娜因怀孕而留在什未林。彼得在加贝尔斯贝格与普鲁士国王会晤。彼得写信给阿普拉克辛说：“**我们同普鲁士国王在这里做了一些不是无益的事**（?）。”

这时彼得写信给沃罗涅什副省长科雷切夫，要他命人多捕些各种鸟类和**野牛**。

彼得顺路去舍列梅捷夫的驻地贝岑堡，又从那里走水路去汉

堡，11月20日到达。彼得在阿尔滕瑙住到26日。这时汉堡市议会将沃伊纳罗夫斯基引渡给他。（第5卷第234页，以及《舍列梅捷夫传》）

阿普拉克辛于此时将大批人迁出芬兰，使斯德哥尔摩的瑞典人也大为恐惧。

26日，彼得走易北河继续前进。在不来梅受到隆重欢迎。

12月2日，彼得抵达阿默斯福特，库拉金公爵和驻办公使布兰特在那里迎接他，等等。

12月6日，彼得抵达阿姆斯特丹。第二天他的随从人员也到达，他们是：首相戈洛夫金公爵，副首相沙菲罗夫男爵，三级文官彼得·托尔斯泰；中将：瓦·多尔戈鲁基公爵、伊·布图尔林、库拉金公爵、宫廷事务大臣舍梅廖夫。

27日，彼得检阅了从哥本哈根来的贵族少年，规定他们每周的伙食费为1金币（很多），然后送他们去威尼斯，给他们每人25金币路费。我国在那里的代表贝克列米舍夫将他们安排在大桡船上服役。

彼得命令舍列梅捷夫伯爵与公爵事先谈妥，在那里驻扎，谴责舍列梅捷夫派500人去特拉韦明德接收并不存在的大桡战船，使大家惊慌不安。彼得告诉阿普拉克辛，瑞典人大举进攻挪威，使丹麦人胆战心惊，**其他人**也惶惶不安。

彼得继续与丹麦国王谈判关于进军瑞典的问题。他唯恐英国国王与法国和荷兰结成同盟。为此他提议从两个方面出兵瑞典；丹麦人从绍内方面，俄国人从**古瑞典**方面；他同意给丹麦国王派去20个营的辅助部队，但要求每一个营交换100名（至少70名）水兵，等等。

彼得在27日参观阿姆斯特丹船厂时着了凉，至1717年2月10日前患寒热病。

1717 年

1 月 2 日，皇后在韦塞尔产下大公保罗·彼得罗维奇。彼得欣喜万分，遍告各国君主。(参看他给彼·米·戈利岑公爵的信。第 5 卷第 255 页)

但新生儿于 1 月 3 日夭折。彼得虽然十分伤心，仍未停止处理公务。

他在百忙之中吩咐赏给女侍从长马特韦耶娃（库尔兰公爵夫人宫中）1000 卢布薪金。(见给别斯图热夫的信)

对砍伐喀山和下哥罗德森林者严刑惩罚。

写信给舍列梅捷夫，要他召开会议决定如何结束此次战争，“但绝不能随心所欲”。

赫茨继续进行他去年开始的阴谋活动，进展顺利。他亲自去马德里与阿尔韦罗尼谈判，在那里为谢拉马尔密谋奠下基础；然后他又到罗马去见王位觊觎者[①]（在三国同盟以后从阿维尼翁退到罗马）。王位觊觎者答应在 1718 年 3 月之前在苏格兰召集一支 1 万人的队伍。

瑞典国王应派往那里同等数量的军队，并运去武器弹药。赫

① 指英国的詹姆斯·爱德华（1688—1766），英王詹姆斯二世之子，曾谋求英格兰和苏格兰王位。

茨后来又秘密到法国，又从那里到荷兰。他在这里得到英国对当局不满者募集的 8 万英镑（?）；准备了运输船，购买了 6 艘战船，等等。瑞典大使吉伦堡伯爵在伦敦为不满者张胆，骑士福勒尔在法国煽动法国的和爱尔兰的军官。王位觊觎者写信给彼得，请求他帮助；吉伦堡伯爵向他提议媾和……彼得命他的驻外大使与赫茨谈判。突然赫茨的阴谋宣告破灭。（参看勒蒙泰著作）

吉伦堡在伦敦被捕，赫茨在阿姆斯特丹被捕。彼得暗中高兴。他写信给阿普拉克辛："我总为这个创始者的健康干杯，我不是很对吗？自己做的事是什么钱都买不来的……"

英国国王印发了各国代理人与赫茨和吉伦堡的往来信件。彼得的名字也牵涉在内。彼得通过他的大使馆秘书韦谢洛夫斯基诉说冤屈，否认他参加过瑞典大使的任何阴谋活动。他还为也受牵连的他的医生阿列斯金辩护。他指出，他永远不会给他的主要敌人以有力援助，把野心家捧上英国的王位。英国国王的答复令人满意。他答复说，他从不怀疑彼得参加赫茨的阴谋；他承认，作为汉诺威的选侯，他应尽力把俄国军队撤往德意志，等等。

查理当时在绍年州。侍臣把印发的信件交给他。他看后笑了一笑问他的信有否印发？然后他命令逮捕英国的和荷兰的（?）使臣；并通过法国声明他没有参与赫茨的阴谋，而且如果他的大使有罪的话，随时准备惩罚他们。半年之后他们被释放。

2 月 2 日，皇后来到阿姆斯特丹。

这时彼得收到多尔戈鲁基公爵送来的消息：波兰国王和贵族联盟成员，不顾外来的干扰，在雅罗斯拉夫代表大会上和解。军队撤离波兰，遵照彼得的命令用于兴建工程，等等。（给枢密院的诏令）

彼得痊愈后恢复日常工作。他兴致勃勃地访问画家，在拍卖场购买了许多佛拉芒派的画，这些画后来用以装饰皇后在蒙普莱

西尔的宫室。(参看施捷林，关于克谢尔的资料)

彼得花3万盾买下留伊什的解剖和自然科学馆。参看他的一封有趣的信。第5卷第283页)

彼得带回许多船舶模型等物。还与印刷商达尼尔·列叶文订立协议印刷荷兰文新约和旧约，每页**只印一半**，以便将来印上斯拉夫文，此事于1721年完成。

擢升博尔为上将。

海军学院交给马特韦耶夫管理以替代**圣伊列尔**(?)，让圣伊列尔离开以**满足他的任性的要求**，等等。

2月27日，彼得偕皇后去萨达姆访问他的老朋友。

28日在乌得勒支到他的驻办大使布兰特的郊外住宅**彼得堡**去看望他。(参看第5卷第291页)

这时彼得收到皇太子逃跑的消息，到阿姆斯特丹后，责成驻办公使韦谢洛夫斯基，以后又责成近卫军大尉鲁缅采夫寻获躲匿的太子，给他如下指示：

1）寻获此人以后，立即送往梅克伦堡，交给韦德严加看管，严守秘密，只许交给韦德一人。

2）向他盘问，谁参与他的逃跑，显然此事早有密谋，因为要在两天之内准备就绪是不可能的，如参与人在梅克伦堡或波兰，应亲自逮捕。

3）不管此人情况如何，应采取一切办法执行命令。

下令所有将军、校官和尉官一切要听从鲁缅采夫指挥。

与此同时，他写信给阿普拉克辛谈贵族少年的问题；写信给乌沙科夫谈新兵征募问题；写信给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谈彼得堡沿海郊区种植山毛榉的问题；写信给舍列梅捷夫谈他的那个已登记入伍的逃亡奴仆；又写信给乌沙科夫要他把这个奴仆交出来；写信给多尔戈鲁基谈卡诺瓦克事件的赔偿问题；写信给

科雷切夫谈寻找猛犸象和其他动物的骨骼问题，等等。戈利科夫像他往常一样，惊叹道："多了不起！多么广阔的胸怀，多么镇定的态度！"戈利科夫说得对。

彼得从鲁缅采夫处得到消息，皇太子在蒂罗尔的**艾伦斯贝格**要塞。彼得要求引渡。奥地利皇帝把皇太子秘密送往那不勒斯，隐藏在那里的城堡内。

3月7日，彼得从阿姆斯特丹出发，8日到达海牙，住在库拉金处。

在这里莫尔于3月14日为他画肖像。

从这里他顺便写信到彼得堡，吩咐派一艘船运载松脂、多脂软革和蜡到威尼斯。此事他已与诸枢密大臣通信谈妥。

写信给戈利岑，谈贵族少年等事。

17日，彼得来到莱顿，参观了大学，记录下他认为需要的和值得注意的东西；然后又参观了几家工厂，等等，回到海牙。19日出发去鹿特丹，在那里住到24日。

3月24日送叶卡捷琳娜去海牙后，彼得自己从鹿特丹乘快艇去法国。随行的有：托尔斯泰、库拉金公爵、沙菲罗夫、瓦·多尔戈鲁基公爵、伊万·布图尔林中将、侍从将军亚古任斯基、御前办公室秘书马卡罗夫和切尔卡索夫、御医阿列斯金、神甫等，及一队掷弹兵。

彼得在途中参观弗利辛市的水闸和运河，(于3月28日)写信给阿普拉克辛，告诉他英国和瑞典之间的敌对行动已经开始，很可能会发生战争。彼得命令他常驻在海上舰队里，在达吉罗尔特附近以及罗格尔维克和芬兰海岸之间，这样对敌人是威慑，对人民是操练；必要时一切都有准备，后送也无危险；这地方很狭窄，不可能包抄舰队。

30日，彼得出发去**布拉班特**。

31日进入安特卫普旁的舍尔达（埃斯科）。

这里彼得参观了几个耶稣会修道院，雇佣海军少将帕东为他服务。（第5卷第309页）

彼得从布鲁塞尔写信给彼·米·戈利岑，告诫他要倍加小心，防范瑞典人的突然入侵，等等。

彼得参观了哥尔特、根特和奥斯坦德，宽恕了一个带去处刑的死囚；4月10日来到法国的第一座城市敦刻尔克。

彼得在加来从4月17日住到23日（复活节），在这里他参观了演习，收了一个叫尼古拉的巨人带回俄国。

在彼得的信件中有一封给鲁缅采夫的信。他还不知道皇太子究竟在哪里，因此命令他——鲁缅采夫亲自去蒂罗尔，匿名跟踪皇太子。

彼得既没有接受当地显贵的效劳，也没有接受主教为他准备的午宴（？……），当人们告诉他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吃上一顿像样的饭食时，他回答说：**“水和面包，士兵肚饱。”**

4月24日，彼得途经蒙特勒伊时在阿布维尔用午饭，在那里参观了呢绒厂。

26日德泰塞元帅率骑兵连和车辆在阿尔韦维（？在博蒙特，据杜克洛说）迎接彼得。晚10时彼得来到巴黎——为他准备了老罗浮宫，但他在朗格尔旅馆住下（据戈利科夫说）；在军械局附近的勒蒂吉耶尔旅馆住下（据杜克洛说）。

（关于彼得在巴黎的活动参看伏尔泰和杜克洛的著作）

6月6日（旧历），彼得派拉古萨人萨瓦·弗拉基斯拉夫列维奇去意大利，给他国书而不是护照，国书中称他为**伊利里亚**伯爵。

他写信给舍列梅捷夫，谈到士兵的给养，谈到卡瓦纳克上校，谈到过去对但泽的要求，等等。

彼得看到丹麦人不情愿，决意把自己的部队撤出德意志，写

信将此事告诉戈利岑公爵。

彼得下诏枢密院，又允许将粮食运往海外，黑麦和大麦每俄石关税半个外国银币，小麦每俄石关税一个外国银币。

阿普拉克辛向彼得报告，巡航已顺利进行，奥布的大桡船已准备好 100 艘，等等，等等。

彼得接受法国宫廷的调解，留下沙菲罗夫男爵、彼·托尔斯泰和多尔戈鲁基公爵在巴黎作为全权大使。(参看戈利科夫著作第 5 卷第 337 页)

6 月 9 日（新历 20 日），彼得离开巴黎。

彼得经过苏瓦松、兰斯、夏勒蒙、那慕尔和列日。

16 日，他来到**斯帕**，同一天鲁缅采夫前来报告，已找到皇太子在蒂罗尔的住地。

彼得当即派托尔斯泰和鲁缅采夫去见奥地利皇帝，要求引渡不听父训的儿子，同时写信给皇太子本人（**参看引言**）。

彼得下手谕给阿普拉克辛，任命几名新上校，命令铸造新大炮，等等。

弗兰茨·维尔布瓦升任海军中校，派一批俄国水兵归他指挥，去**即将到来的**丹麦巡航战船上去（这批战船好像没有来过）。

彼得从 6 月 21 日至 7 月 14 日饮用矿泉水。14 日他出发去亚琛。(关于乡村神甫的趣闻，第 5 卷第 349 页)

22 日，彼得到达阿姆斯特丹。

24 日偕皇后去离阿姆斯特丹 5 英里的东印度舰队，28 日回来。

诺里斯海军上将和维特福大使前来阿姆斯特丹，提出友好的建议。彼得没有接受。但批准了与法国的同盟，签订了同普鲁士国王的协议。

彼得去**洛乌**，赫茨被释放，也到了那里。他同库拉金公爵谈

判媾和的事，得到经爱沙兰到瑞典的通行证。

彼得回到阿姆斯特丹。这时他买了音乐自鸣钟，发往莫斯科。(关于画家尼基京的趣闻)

彼得在阿姆斯特丹委任驻办公使布兰特兼管贸易以替代商人出身的商务代表索洛维约夫。不知何故索洛维约夫被押解回俄国，此事大大动摇了人们对俄国商人的信任，影响了我国的贸易和信誉。

8月22日，彼得同叶卡捷琳娜从阿姆斯特丹出发，31日到达韦塞尔，从这里他命令多尔戈鲁基把尤季克尔获得的丹麦海军部情况介绍送彼得堡，然后让库拉金和纳雷什金离开后，把叶卡捷琳娜留在这里，他独自走了。在马格德堡，梅克伦堡公爵和公爵夫人迎接他（9月6日）。

在勃兰登堡他同他的驻普鲁士宫廷使臣戈洛夫金伯爵会晤。在黑森-卡塞尔，兰格将军在从瑞典回归途中向他报告国王愿意媾和，声称他受命与俄国大使就此事进行谈判。彼得写信将此事告知库拉金。

9月8日，彼得来到柏林，在那里与国王共度一段时光。从这里他下令舍列梅捷夫，要列普宁率三分之一步兵去本国边境，而他，元帅，仍留在但泽直至要求完全满足，不管波兰人的态度如何。

叶卡捷琳娜来到柏林。9月14日，彼得（单独）去但泽市，9月18日到达。

9月20日，彼得批准多尔戈鲁基公爵与该市签订的条约。但泽市承担的义务是：

1）中断与瑞典的所有联系。

2）武装3艘巡航战船与瑞典作战，船上要有俄国军官和一部分水兵。

3）分三期偿付 14 万荷兰银币。

彼得为买一幅表现最后审判的古画，给价 5 万银币，但遭该城拒绝。(此事系塔季谢夫报道，此人说话常不足信)

彼得写信至哥本哈根，谈巡航战船的测量问题，等。

注意。韦谢洛夫斯基仍在英国。

叶卡捷琳娜来到但泽，21 日彼得与她一起从水路到柯尼斯堡，命令舍列梅捷夫率部队去彼得堡。

9 月 27 日，彼得抵达米塔瓦。安娜·伊万诺芙娜在城外迎接叔父。

28 日，彼得来到里加，从这里他谕示乌沙科夫要减轻瑞典俘虏的困苦（29 日）。30 日离里加去彼得堡。

10 月 3 日，阿普拉克辛和部队在雷瓦尔城外迎接皇上。沙皇和他的臣民因高兴而流泪。

他在这里待到 10 月 5 日或 7 日，8 日他等叶卡捷琳娜到达纳尔瓦后，又离开她，9 日来到喀琅什洛特，缅希科夫公爵在那里迎接他，10 日来到彼得堡。

这里有一次在饭桌边谈到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参看塔季谢夫的著作（这位夸夸其谈的人的话不能全信）。

彼得对在桌边侍候又偷听谈话的仆役的看法。(第 5 卷第 375 页)

彼得的家庭生活（同上）。

彼得写信至莫斯科给乌沙科夫，命令他把他所未解决的案件立即送到彼得堡。从 10 月 12 日起彼得每天在枢密院，进行严格的审查。

彼得写信给别科维奇（彼得不知他已被杀害)，谈到去印度的道路，谈到一个行家经中国回到布哈拉。

在图拉创建枪械厂。

扎特拉佩兹诺夫在雅罗斯拉夫尔开办了织布厂和造纸厂。

诏令1．所有经销油性软革者（斯摩棱斯克省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省除外）必须把三分之二货物运往彼得堡，三分之一运往阿尔汉格尔斯克。

诏令2．禁止穿戴拉丝和纺成的金银织品，旧制品允许继续穿戴。

不许赌钱。

可穿中国的、波斯的和俄罗斯的纺织品（无金饰）。

诏令3．不许走门串户书写和递交请愿书或做任何其他事情，而只能在衙门里；衙门官员每天早晨不许走门串户问好或办事。

诏令4．允许自愿雇佣（新兵），但雇佣者应替被雇佣者负责。

关于逃兵的诏令：

第一次处以长鞭阵的刑罚，第二次处以笞刑并送大桡战船服苦役。

给枢密院的诏令：为从德意志来的部队预先分派住处。

与此同时，11月29日收到赫茨从伦敦给沙菲罗夫的信。查理十二世建议在奥兰岛上进行谈判。彼得任命炮兵总监布留斯和御前办公室咨议奥斯捷尔曼为全权大使，由他亲自作指示。彼得召见沙菲罗夫。

也在那时彼得考虑将安娜·伊万诺芙娜与萨克森-魏森费尔斯公爵联姻，并写信将此事告知别斯图热夫。（参看戈利科夫关于此事有趣而机智的叙述。第5卷第389页）

库班的鞑靼人开始动乱。一支5000人的俄国军队同顿河哥萨克一起走上防线。奥斯曼帝国政府自己提醒沙皇要警戒。

12月15日，彼得启程去莫斯科时发布关于与瑞典议和的公告。

1718 年

彼得于1月来到莫斯科，巡视各工厂，给商人沃罗宁以特许权和5000卢布。

1月5日，彼得写信去伦敦给韦谢洛夫斯基，告诉他已开始与赫茨男爵谈判，等等。

彼得关心民事管理，常去各个衙门，等等。

命令乌沙科夫：1）招募400名年轻人，送往圣彼得堡。

2）招募粗木工、细木工、铁匠等，也是为彼得堡。

3）拨给普罗佐罗夫斯基公爵15万[①] 以建造海军部大厦。

4）逮捕苏兹达利大司祭，侦缉阿夫拉姆·洛普欣的奴仆。彼得废除拷打逼债的习俗，命令把带足枷的欠债人送去圣彼得堡做工；老年妇女和儿童送纺纱作坊，每月抵1个卢布。

废除卖人抵债。

工场手工业主和他们的工人不选任公职。

命令制造鞋用油性软革时不用焦油，而用鱼油，违者没收家产，送大桡船上服役（彼得的经济诏令通常都以这样的词句结束）。

彼得把告密限于最重大的三点：

① 原文中，15万后没有货币单位名称。

1）阴谋危害皇上的健康。

2）暴动谋反。

3）盗窃公款。命令前两点的告密者到皇上的宫室去见值班军官，第三点的告密者如在莫斯科可去见乌沙科夫，在彼得堡可去见科舍廖夫（上校）。

彼得取消了或者缓和了关于不穿戴金银织物的诏令。（第5卷第401页）

规定**在土城的大门口**向载货的大车收税；征收木柴税、干草税等。

发布铸钱币的诏令。

彼得命令韦谢洛夫斯基逮捕一个叫**施皮诺尔的**人，因为他是俄国国民，任意离境，狂言乱语。

（关于告密者的趣闻。第5卷第404页）

2月开始对皇太子的审判。

彼得在1715年没有清楚说明他对不幸的太子的态度。（第5卷第406页，参看奥地利大使的信）

皇太子生于1690年2月29日（闰年），1699年以前在皇后身边。彼得派冯·吉津为他的导师（太子当时10岁），把他托付给缅希科夫。

彼得将他登记为近卫军军士，把他带在身边；带他去作战，送他去旅行，**器重他的智慧**（参看他1716年10月写的信），几次给他重要的任务，1708年派他随多尔戈鲁基去叛乱的顿河地区，1711年去波兰。替他娶沃尔芬皮特尔公主为妻（参看莫罗·德布拉塞的著作）。她好像对他不忠，与年轻的列文沃尔德关系暧昧。太子不再爱她，找了个芬兰女子作情妇（参看**布留斯**：皇太子简传；并参看**科克斯**的著作）。

人民崇拜皇太子，把他看作未来的复古者。反对派（甚至亚

科夫·多尔戈鲁基公爵本人）全都在他一边。神职人员受信新教的沙皇压迫，也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彼得看到，儿子是他当前的障碍，又是他建树的未来的破坏者。

1 月底，托尔斯泰和鲁缅采夫把皇太子带到莫斯科。2 月 3 日命近卫军各团部和 2 连掷弹兵把守所有城门。朝中显贵在克里姆林宫的餐厅集合。彼得也到了那里。皇太子被带了进来，他没有佩剑，在父亲面前跪下，呈上认罪书，请求赦免。

彼得接过请罪书，宣布宽恕儿子，但命令他说出逃跑的全部情况和所有劝他逃跑的人或知情的人。如果隐瞒，宽恕就不成其为宽恕了。

然后彼得宣布剥夺他的皇位继承权，要求皇太子今天用誓言重申他放弃皇位。皇太子宣读了准备好的宣誓词。

此时彼得命令宣读告示，告示中列举皇太子的罪行，剥夺他的皇位，然后所有大臣、将军、军官和知名的国民向皇位的合法继承人皇子彼得·彼得罗维奇宣誓效忠。

然后沙皇、他的儿子和所有在场的人一起去乌斯宾斯基大教堂。再次宣读文告。神职人员和老百姓宣誓效忠。皇太子再次宣誓……他领了圣餐……这里他声称从那不勒斯写过两封信，似乎是查理六世唆使的，——一封给枢密院，另一封信给几位大主教。然后他被带至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村。

这一天告示公布于世。（第 6 卷第 3 页）

4 日开始审判。

彼得向不幸的儿子提出以下问题，如不据实回答，将处死刑：

1）假装愿意剃度为僧时，开始与谁商量？有谁知情？

2）在沙皇患病期间，有否讲过一旦皇上遭遇不测就投靠皇太子的话？

3）是否早已考虑逃跑，与谁商量？与谁一起？为何写欺骗信？

目的何在？还给谁写过？

4）逃跑中同谁通过信或有过联系？

5）何时何地希腊教士同他讲过话？讲些什么？

6）从那不勒斯写过什么信？在奥地利宫廷中谁强迫他写这封信的？

7）说明这些问题以及良心上的一切问题，否则后悔已晚。

四天以后皇太子呈上书面回答：

回答第一点：

皇上的几封信他读给亚历山大·季金和尼基福尔·维亚泽姆斯基听过。他们劝他放弃皇位继承权，这也是他自己希望的。季金劝他进修道院。维亚泽姆斯基也是。季金在去卡尔斯巴德时答应替他找一个地方。费奥多尔·马特韦耶维奇·阿普拉克辛和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多尔戈鲁基（注意）支持他去做和尚的想法。尤里·尤里耶维奇·特鲁别茨科伊公爵也是。西比尔斯基（公爵）给他钱——沙皇的信他们没有看过。阿列克谢通过巴雷科夫秘密与季金通信，因为害怕奸细。阿列克谢在信中告诉他的忏悔神父亚科夫和伊万·季金，他剃发为僧是迫不得已，等等。

回答第二点：

否认说过任何话，等等。

回答第三点：

关于逃跑的事与亚·季金商量过多次。决定逃跑后只告诉过伊万·阿法纳西耶夫。出来后自己也不知道去哪里躲藏，到了利巴瓦同季金相见后，他们决定去维也纳。

回答第四点：

只有雄博恩伯爵给他写信，送到埃伦斯贝格，附有奥地利驻俄国宫廷公使布列耶尔的一封信的复本，里面有捏造的驻梅克伦堡俄军暴动的消息，等等。

回答第五点：

否认。

回答第六点：

给枢密院的信以及给罗斯托夫斯基和克鲁季茨基高级教士的信他是在维博恩伯爵的秘书凯尔逼迫下写的。这些信未打草稿，写于5月8日。

回答第七点：

他说明在谁那里拿了多少钱（缅希科夫、几位枢密大臣、里加的伊萨耶夫等人，一共拿了将近6000金币和近4000卢布）……各种流言。牵连的有西比尔斯基皇子、萨马林、瓦西里·多尔戈鲁基等人。

彼得成立侦查委员会。阿列克谢呈交了补充交代。他把费奥多尔·杜勃罗夫斯基和西蒙·多尔戈鲁基也牵连进去。

调查开始了。管家伊·阿法纳西耶夫证明，皇太子对戈洛夫金伯爵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还有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十分恼怒，因为他们替他找了这么个**恶鬼妻子**，威胁要把他们砍头示众，等等。

费奥多尔·叶瓦尔拉科夫揭发皇太子出征时总是不乐意。

皇太子辩解，他说这话时他喝醉了酒——不过一切他都承认。

彼得派人去维也纳驻办公使韦谢洛夫基处，要他弄清有关凯尔的问题。

皇太子的情妇还没有带到。

季金收买了一个宫廷少年侍从巴克拉诺夫斯基。他偷看了给圣彼得堡缅希科夫的关于押送季金的诏令。巴克拉诺夫斯基立即就奔出去，为了把一切通知季金。彼得注意到这种情况。巴克拉诺夫斯基被抓住，皇上的信使赶过了派去给季金报信的人。

彼得在所有驿站都布置了岗哨，任何人没有皇上或全体枢密大臣签名的通行证都不许通过。

此时另一件事使彼得恼怒，他的第一个妻子叶芙多季娅本已在苏兹达利波克罗夫斯基修道院剃发修行，此时同几名女尼和罗斯托夫主教多西费、修道院的司库、格列博夫少将、大司祭普斯滕内一起被带到莫斯科。两个待侦查的案件纠缠在一起。前皇后被揭发穿着世俗衣服，以儿子的名义威胁他人，与格列博夫有不正当关系，公主玛丽娅·阿列克谢耶芙娜企图谋害皇上，多西费主教散布骗人的预言，纵容皇后的荒淫生活，等等。

3 月 15 日，多西费、格列博夫、季金、司库和维亚泽姆斯基被处死。

巴克拉诺夫斯基和几个女尼受鞭笞。

玛丽娅公主关入施吕瑟尔堡。

皇后受鞭笞后送往新拉多加。

彼得吹嘘他的残酷，他对向他祝贺的人说："火碰到麦秸，就把它吞噬掉，但是一碰到石头，它自身就熄灭了。"

与此同时国家事务仍有条不紊地进行。1 月 31 日彼得严令重申过去关于不准砍伐林木的诏令。2 月 1 日禁止铸造小额银币。2 月 6 日修改关于天生怪物的诏令，指示将新生怪物送往城市的卫戍司令处，规定每一怪胎的赏银为：人——10 卢布，牲畜——5 卢布，禽鸟——3 卢布（死胎）；活胎的赏银为：人——100 卢布，兽——15 卢布，鸟——7 卢布，等等。**参看诏令**！他自己也是一个奇怪的君王！

此时，1717 年加在但泽市居民头上的 14 万银币罚款中已经筹集了三分之一，我国大使馆秘书路德维格·兰钦斯基将此事启奏彼得；彼得对此作了安排，于 2 月 6 日谕示别斯图热夫和兰钦斯基。（参看各项协定，第 6 卷第 50 页注释）

7 日给予商人萨韦利耶夫和托米林家族以特权。

侦查和行刑一直继续到 3 月 18 日。彼得发布了很多有关贸

易、钱币等方面的诏令；允许金线绣织的和花缎的衣料卖到 1720 年。

命令每年要向神甫忏悔，每逢节日要去作礼拜，违者罚款 5 至 15 卢布。

公告全国，在奥洛涅茨县发现有治病功效的矿泉水。

彼得谕示别斯图热夫："公爵的各个庄园，凡安娜公主拥有所有权的，其庄稼一律登记，运往利巴瓦。"

命令派往维也纳的鲁缅采夫回国；派人召来皇太子车队中的阿弗罗西尼娅。

2 月 11 日，彼得写信给君士坦丁堡大牧首伊耶列米，要求路德派、卡尔文派等派的教徒在改信正教时不必再行洗礼，因为外国人很不乐意三次没入水中。

大牧首同意彼得的意见，决定敷膏油仪式已经足够。1719 年 1 月，彼得下诏将此事公告全民。

与此同时，科任中尉从阿斯特拉罕带来别科维奇死难的消息(?)。彼得因他不听命令将他交付法庭。科任为自己辩护说，从黑海没有出路到阿姆河。为此彼得中止审判（出于好奇），又派科任同海军中校瓦西里·乌鲁索夫公爵一起去当地考察研究。

（关于别科维奇的事迹参看《每月文辑》，1760 年。）

当时不正确的地理知识是别科维奇牺牲的主要原因。彼得派他去证实，阿姆河过去是否流入里海，后来被布哈拉人引入咸海。有关金沙的传说也使沙皇很感兴趣。更能表明他的天才的是，他为我国贸易找到去印度的道路的想法。可惜别科维奇轻信、固执、知识不足，致使这一伟大的举措与他同归于尽。别科维奇在喀山从瑞典俘虏中征集了 1 个骑兵连，由弗兰肯贝格少校（石勒苏益格人）指挥。别科维奇手下已经有克鲁托亚尔团，他在喀山又要了奔萨团，在阿斯特拉罕——里德团；此外还有 1500 名雅伊克哥

萨克，500名格列边卡哥萨克和500名鞑靼人。他从阿斯特拉罕入海，带了海军军官列别杰夫、伦泰尔、科任、达维多夫和航海长布兰特。与他一起的还有特鲁赫曼人哈吉-涅费斯（这一计划的制订人）和萨马诺夫公爵——来自吉兰的波斯小王公（改宗的基督教徒，住在阿斯特拉罕，哈吉-涅费斯的部下或弄臣）。

别科维奇带走了3个团和瑞典人，而把哥萨克和龙骑兵留在阿斯特拉罕。

别科维奇修建了图克-卡拉甘要塞（在图克-卡拉甘海岬旁），把奔萨团留下。在离这里120俄里的海湾边又造了一个要塞——亚历山大·巴依斯卡亚要塞，留下了3个连。然后在红水湾，也就是他认为可以看到阿姆河故道的地方，他修筑了主要的要塞，在那里留下克鲁托亚尔团和里德团。（离亚历山大·巴依斯卡亚要塞300俄里，离阿斯特拉巴特的距离相同。）

别科维奇从这里出发，沿着假想的阿姆河遗迹前进，第二年他想从咸海旁走，希望能找到堤坝。

他回到阿斯特拉罕，在红水要塞留下冯·德韦登上校。他派出3个人去见希瓦汗，预先告诉他将去该地并要求他帮助，但是他们没有回来。

1717年7月，别科维奇率领1个龙骑兵连、2个步兵连（带大炮和食品），1500名雅依克哥萨克、500名鞑靼人，500名格列边卡哥萨克和200名商人（俄罗斯人和鞑靼人）出发远征。科任违反别科维奇的意愿，留在阿斯特拉罕。途中他接到沙皇的谕旨，派1名商人经波斯去印度，再从那里去中国和布哈拉。别科维奇挑选了鞑靼贵族捷夫季尔（以后升任少将。参看雷奇科夫《奥伦堡史》）。捷夫季尔因暴风雨而到了阿斯特拉巴特，被投入监狱，到别科维奇死后经我国驻波斯大使沃伦斯基的努力才获得释放，回到阿斯特拉罕，预拟做的事毫无结果。

别科维奇到了希瓦。他被 2.4 万名希瓦军队包围，希瓦汗希尔加济亲自指挥。

他们的攻击继续了 3 天，但没有成功。别科维奇不断前进。居民已开始撤离希瓦。别科维奇此时接到消息，他妻子（未嫁时为戈利岑娜公爵小姐，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女儿）同她的两个孩子在伏尔加河中淹死。他精神颓丧，失去了理智。这时希尔加济使用了诡计。他假装要与别科维奇谈判，把他诱骗过去。弗兰肯贝格也因被俘的别科维奇 3 次召唤而受了骗。所有俄国人都被逮捕或杀害。别科维奇和弗兰肯贝格牺牲。希瓦汗把不幸的别科维奇的脑袋给布哈拉汗送去，吹嘘他为他自己和他的邻国消除了一个危险的敌人。布哈拉汗一面利用他的阴谋的成果，一面又表示极大的愤慨，称希尔加济为吃人的野兽，以此取悦彼得。彼得想通过他重新开始他的事业，为此他派遣外交委员会秘书弗洛里·贝内韦尼去他那里。

委员会（?）已遭破坏。几个要塞已空无人迹。要塞的卫戍部队已回到阿斯特拉罕，只有红水要塞的几百名士兵被淹死，没有回来。

3 月 18 日，彼得离开莫斯科，24 日到达彼得堡。

库拉金启奏彼得，英国外交使节列纳尔竭力阻挠俄国与瑞典媾和。在荷兰各政府部门内斗争已开始。但是代表大会已在阿兰德岛开幕。赫茨男爵和吉伦堡伯爵到达那里。彼得从俘虏中释放了一名瑞典将军（?），瑞典人则释放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和戈洛温伯爵回俄国，他们是在纳尔瓦城下被俘的。（参看第 6 卷第 70 页注释）

彼得关于与瑞典媾和的指示：

1）英格里亚、利沃尼亚、爱沙兰和雷瓦尔市，卡累利阿全部，维堡市——应让给俄国。

2）芬兰公国归还瑞典，边境线应从维堡开始到丘缅河上的诺伊什洛特。

3）俄国船只自由通航。

4）贸易自由，付法定的关税。

5）奥古斯特国王应得到承认，愿波兰与瑞典和平相处。

6）什切青应让给普鲁士。

7）丹麦国王（如果他愿意）可参加这一条约。

8）英国国王作为汉诺威选帝侯，至少不会阻挠这一条约的实施。

彼得从以上诸条中作了一些让步（什么让步?）。

彼得堡此时已牢固地为俄国所有，根据形势的需要，彼得快速进行建设。他直接来到瓦西里岛，要求此岛按阿姆斯特丹的模式建设。

他发现排水沟渠比阿姆斯特丹的要狭窄，在询问驻办公使维尔德后，他长叹一声“弄糟了”，极为痛心地回到宫里。

为此彼得严厉谴责缅希科夫。建筑师勒勃隆德建议拆毁房屋，填平沟渠，一切重新建造。“我考虑过这样做，”彼得回答说，但以后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施捷林）。

彼得指示拆去关卡，同过去一样可以自由通行，但没有他或枢密院签发的通行证，任何人都不能走出国境（皇太子逃跑的后果）。

彼得下诏不要停止用旧式船舶输送粮食，但实际上从1719年起这些船舶已经完全不能使用。

关于炉灶的诏令；关于消防队的诏令。

免费发给所有居民帆船和划桨船，为了修理这些船只，在夏宫旁造了一个船厂，由特派员波将金管理。

命令所有居民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到涅瓦河上操练：5月份

操练三个半小时，6月份——四小时，7月份——三个半小时，8月份——三小时，9月份——两个半小时，10月份——两小时。（参看关于此事的专横法令）彼得把这称为**涅瓦舰队**，把波将金称为**涅瓦河上的海军上将**。

关于新式粗麻布的诏令再延期一年执行。

戈利岑公爵于6月禀报彼得，1名劫持了9条小船的瑞典船长被我俘虏。据俘虏的船长称，查理意图在挪威袭击丹麦人。

6月7日，在彼得堡建立警察局，任命侍从将军杰维耶尔为警察总监。警察规章条例于5月25日签发。（参看第6卷第80页）

杰维耶尔过去是皇上的勤务兵。（关于一座坏桥的趣闻）。

每晚彼得起草各种规程。

海军部大厦工程他派他的乌沙科夫去监管。（参看他的日记，第6卷第86页）

1718年5月22日，彼得在他给阿普拉克辛的信里第一次称**科特林岛**为**喀琅施塔得**。

彼得将整顿后的舰队派出海去（23艘战舰和5艘巡航战船）。5月1日，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公主逝世。彼得曾命令将她送来，但莫斯科的卫戍总司令拖延时日（大概因为疾病），彼得因此责怪他。听到她突然去世的消息后，彼得又命令他给尸体涂防腐剂。**看来**，公主在他的家庭悲剧中也有牵连。

皇太子的案件似乎已经结束。但是突然又重新爆发……彼得命令最显要的军事、政治和宗教界人士齐集彼得堡（6月前）。

5月，皇太子的车队到达，阿芙罗西尼娅也在其中。

已经证明，这个可怜人隐藏了**从莫斯科写来的关于他的附件**。几个书记官提供了皇太子给枢密大臣们和高级教士们的信件草稿。她的（阿芙罗西尼娅的）揭发是严重的，皇太子矢口否认。拷打使他开始说话，他招供了新的罪行。其中有给基辅高级教士（?）

的信。

5 月 14 日和 16 日，皇太子作了新的交代。

也在 16 日交给他沙皇向他提出的新问题：他是否考虑过参加暴动（假想的）。

皇太子被他强硬的父亲吓破了胆，又被折磨得疲惫无力，不断地往自己身上加上越来越多的罪名。布图尔林和托尔斯泰审问他。5 月 26 日，他解释他在给高级教士的信为什么“今天”这个词写了又划掉，划了又写上。可怜的人赋予这个词尽可能多的罪恶意义。

28 日接到韦谢洛夫斯基从维也纳送来的报告。雄博恩否认一切，并提交了皇太子的信，不仅有未发出的，也有未拆封的。这是多么有力的证据！

6 月 14 日，彼得来到枢密院，把自己不幸的儿子提交审判，命令朗读这可怕的案件的一些摘录（参看原件）。

16 日，托尔斯泰向法官宣告彼得的意志：要审问皇太子，必要时个别审问。因此又给了他几个问题。

皇太子再次承认他以前的交代，解释了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他将托尔斯泰、缅希科夫、布图尔林和沙菲罗夫带到一边，专门告诉他们一些罪恶的想法（可怜的人！竟告诉自己的敌人！）。

就在那一天，法官们命令从圣经和世俗法律中摘出与此案相应的条款。

阿夫拉姆·洛普欣因在皇太子最后的供词中有牵连，受到审问，他坚不认罪，但一带进刑讯室，就承认了与布列耶尔和与**阿金菲耶夫**的谈话。

文职官员分别发表意见，一致无条件地认为皇太子应处死刑。

僧侣则发表了模棱两可的意见。

6 月 24 日，托尔斯泰在枢密院**办公厅**宣布皇太子和他的忏悔

神父（已免去教职）亚科夫有新的招供。他出示了彼得亲笔写的问题和阿列克谢的也是亲笔写的回答（开始时字迹端正，后来，在鞭打之后——写字的手发抖，字迹歪歪斜斜）（**6月22日**）。

这时签署了判决书。

25日在枢密院宣读了对皇太子的裁定和判决书。

26日，皇太子毒死。

28日，他的尸体从要塞移到三--·大教堂。

30日葬在要塞里，彼得亲临。

有一种传说：皇太子死的那一天，得意洋洋的缅希科夫把彼得带到奥拉宁包姆，在那里又恢复了恐怖的1698年的狂饮。

与此同时，彼得没有中断他的日常工作。6月15日，他参加一艘战船的下水典礼，审阅了我国高级僧侣对索邦科学院提出的问题的回答（第6卷第162页）。18日审阅了神职人员对皇太子案情的反应。19日命令不从一等商人中选拔监察员，只从中等和小商人中选拔。（为了不妨碍大商人从事贸易?）

20日禁止穷人乞讨。（参看该诏令，其残酷与往常的诏令相同）

也在那时，他督察战船（90门炮的“老橡树号”）的建造，亲临26日该船的下水典礼。而且彼得还与造船匠师一起宴饮。在这次宴会上费奥多尔·尤里耶维奇·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的儿子、皇室侍膳大臣伊万公爵被封为“公爵-恺撒”。

戈利科夫简述索邦科学院的意见和我国神学家的反驳之后，指出教皇至上的意见是天主教的思想，很不利于彼得。因此彼得设立诙谐节，在那一天里取笑教皇，以替代过去的取笑大牧首。

彼得出发去喀琅什洛特。7月6日率23艘战舰驶出港口进行袭击。

9日，海军少将施赫尔丁在“莫尔布龙茨号”船上去世；下葬

时彼得亲临。

6 月 16 日率全舰队出海。

19 日抵达雷瓦尔。

22 日，彼得为雷瓦尔郊外公园奠基。

派海军准将戈尔东去巡航，下令列普宁靠近但泽市，以便强迫他们履行承担的义务。

彼得率舰队于 8 月 2 日到阿兰德，以加速谈判的进行。

8 月 5 日，彼得派西韦尔斯准将替代戈尔东。

6 日，两位戈利岑公爵（米哈伊尔和彼得）率 39 艘大桡战船觐见彼得。

彼得命令海军上将阿普拉克辛、海军少将缅希科夫乘这些大桡战船加入停泊在**阿什特尔洛特岛**（在奥布附近）的大桡战船舰队。

8 月 17 日，彼得自己也到了那里。

8 月 18 日，彼得又发布一项专横的诏令：禁止写作时**把门反锁**，违者处死。知情不报者同罪。戈利科夫以为发布诏令的原因是有人暗中偷投信函。

侦查阿列克谢的同谋犯的工作仍在继续。

8 月 19 日和 22 日，彼得操练自己的大桡船舰队（121 艘大桡船）。此时奥斯特尔曼前来觐见，在彼得处住了 3 天后回去。

26 日，彼得获知纳塔莉娅·彼得罗芙娜出生的消息。他设宴庆祝，然后带舰队回彼得堡。

彼得很可以摧毁芬兰，因为瑞典军队一直待在芬兰，但他命令不要干扰和平谈判。（？这是错误，还是查理的诡计？）

阿兰德岛上瑞典和俄国大使的第一次会议在 5 月 12 日举行。

5 月 13 日决定不允许其他国家的大使参加会议。

一开始双方都施展手腕。瑞典人要求归还里夫兰和爱沙兰，俄

国人对此一点不肯让步，但同意谈判芬兰问题。奥斯特尔曼与赫茨交上了朋友，赫茨急于实现自己的图谋，坦白说出查理可能同意让出芬兰和爱沙兰，还告诉奥斯特尔曼怎样才能促使查理同意：用与彼得联盟的思想去诱惑他，因为联盟会使他比以前更令人生畏。查理的真正要求或希望在于把斯坦尼斯拉夫捧上王位，从而在西方从丹麦那里补偿自己的损失，这一切当然要得到沙皇的支持。

7月2日，赫茨去见国王，9日回来。莱因希尔德被释放。谈判进行得相当顺利：瑞典人只在维堡问题上争执。

在奥斯特尔曼离开期间，赫茨也去见查理。两人都在8月1日回去。

开始了新的谈判，产生了新的困难：瑞典人要求凯克斯霍尔姆而以沃克什纳河为界。让出什切青也要求有所补偿。大使团秘书施坦姆肯为奥斯特尔曼所收买。最后赫茨同意了所有条件。8月26日拟好和约，由鲁缅采夫送给彼得审定，赫茨自己也去见国王。

这个不寻常的条约如下：

第1、2、3条：关于友好和同盟等等。

第4条：关于边界。

第5条：条约批准后6周芬兰归还瑞典。

第6、7条：俄国从芬兰撤出它运往那里的一切，放弃现在属于它的一切。

第8条：不再向芬兰收取军税。

第9条：撤退时用瑞典的大车。

第10条：边界：在维堡以外，从离海湾5英里的**皮捷拉克斯**到沃克萨河发源的湖泊，从这里经凯克斯霍尔姆(仍归我所有)旁，通过拉多加湖到**旧边界**，经奥洛涅茨区至其终端；从那里在白海和旧边界之间：靠白海一边归我所有，另一边从科拉湖到边界归

瑞典所有。

俄罗斯居民允许留住或迁出（**彼得所加**）。

第11条：英格里亚、爱沙兰和里夫兰，以及卡累利阿的一部分和里加、雷瓦尔和维堡诸城市让与俄国。

档案和文件归还俄国。

第12条：瑞典国王随时可向俄国购买粮食、大麻和每年价值10万银币的100艘船舶。

第13条：双方都可自由参加宗教活动。

第14条：重申原有的特许权。

第15条：被没收的财产归还合法继承人。

第16条：居民有留居或迁出的自由——6个月之内。

第17条：公正裁决每人的债务。

第18、19条：建立自由贸易。（**参看彼得附加的内容**）

第20条：海上礼节。

第21条：关于释放俘虏。

第22条：所有国家都可加入此条约。（**彼得所加**）

第23条：关于尽早批准（最好在3周内）。

单独条款有以下几点：

1）由于瑞典国王不能也不愿同奥古斯特国王和解，彼得对他很不满意。

而奥古斯特国王想使波兰王位继承下去（这显然违反波兰共和国的权利和自由）。

因此——应该强迫他放弃王位，立斯坦尼斯拉夫为国王，斯坦尼斯拉夫应先许诺大赦，等等。

瑞典国王和俄国沙皇许诺在此事中相互以武力帮助。

2）沙皇不想脱离同普鲁士的同盟，但愿意承担调解两位国王的任务。**另函说明**（沙皇添加）。

3）彼得许诺帮助国王2万人的兵力，以对抗不伦瑞克-吕纳堡选帝侯（英国国王）。彼得添写：**此点按理应在波兰条之先。**

4）立即向英国和荷兰宣告和平，使他们没有借口在海上为害。

5）虽然沙皇不得不放弃与丹麦国王的联盟而与瑞典国王单独签订了和约，但他不想同丹麦作战，只让瑞典国王自己去取得他所希望的补偿，而且只能在挪威。

代替（?）第6条：关于在海上作战时俄国舰队不离开等等，等等。

7）在海上作战时如有别国阻挠应帮助瑞典人，等等。

8）关于称号。

9）说服法国保证此条约的实现。

10）保证恪守条约等等。

彼得批准所有各点。

实行此条约的办法决定如下：

1. 瑞典国王明年去德意志，沙皇准备向他提供运输船舶和8艘战舰，但不超过此数。

2. 在**同一时间**2万辅助部队在德意志与瑞典军会合。

3. 首先解决汉诺威问题。

4. 沙皇于春天进入波兰扶立（用和平方法）斯坦尼斯拉夫国王，如果奥古斯特反抗，则瑞典国王率兵（包括在他指挥下的俄国军队）进入萨克森。竭力使其他国家不要干涉波兰事务；如果发生此种情况，两国共同对付干涉国。

赫茨带着彼得批准的条约又去瑞典。老元帅莱因希尔德来到阿兰德，10月20日被释放。（参看戈利科夫著作内他与大使的谈话，第6卷第214页）莱因希尔德与赫茨一样希望和平，但米勒男爵，瑞典大使和赫茨个人的敌人，却持相反的意见。瑞典人痛

恨赫茨，公开称他为沙皇所收买的卖国贼。英国、法国和萨克森也竭力阻挠他。米勒申言，英国所要求的让步比条约内所述的让步易接受，国王与沙皇和解并缔结同盟，将使自己处于极端危险的地位，因为：

1）奥地利同土耳其媾和后，其地位加强了；

2）西班牙已失败；

3）摄政王（法国的）忠于英国；

4）沙皇将不得不依附最强大的集团；而且冬天将临，毋须匆忙作出决定。米勒说，首先必须谈妥，沙皇保证帮助查理与丹麦人作战，攻克施特拉尔松和吕根岛作为桥头堡和交通联系点。

米勒当然是对的，因此国王虽然信任赫茨，仍坚持必须首先实现最后一点。赫茨回到会议上，但奥斯特尔曼坚持自己的要求，因为他知道，查理和赫茨都希望缔结联盟。11月12日，赫茨又去见国王，希望4周之后回来结束一切，但命运却作了不同的安排。

彼得来到彼得堡（9月3日），为第一座模仿法国的壁毯厂奠基（在铸造街）。

此时彼得开始修建拉多加运河，下诏征集民工，每20户1人，**火枪兵**和长矛兵则为每7户1人；工程于1719年4月开始，必须于1721年完成。

他还想开辟两条运河。（第6卷第226页）

28日，一艘战船开工。从10月2日至17日，彼得视察了彼得堡郊区的一些工程。

彼得重申关于但泽市赔款的诏令，命令列普宁冬天驻扎在该城市附近，等等。

俘获一艘14门炮的瑞典双桅船。

圣彼得堡发生一起火灾，但立即被扑灭。彼得身临其境，在消防队的军官中间，这是他经常做的。

10月23日，他发布关于在莫斯科建造砖石结构房屋、关于路面铺砌、关于用瓦盖屋顶、关于炉灶等的诏令，以预防火灾（违者处以罚款并送大桡船划桨）。

下诏在教堂内必须肃立，不许谈话。

11月，在基辅省、亚速夫省和小俄罗斯的几个城市里发现鼠疫。派近卫军大尉戈罗霍夫去设立关卡。

据汉诺威驻办公使韦伯称，当时我国海军有大桡船300艘，水兵14960人，炮2106门。

12月，沃伦斯基从波斯回来。他从1715年被派往沙赫古塞恩处，提议协助镇压叛乱分子米尔韦斯（?），并缔结贸易条约（参看**里海描述**，载《每月文辑》，1763年第1卷第100页）

沃伦斯基后来是阿斯特拉罕省省长。

彼得模仿瑞典和丹麦的榜样成立委员会。大使衙门改为**外交委员会**，分两个司：国内司和国外司。设**财税委员会**，管理国家的赋税和收入；**司法委员会**，管辖世袭**领地委员会**（地产衙门）。

检察委员会（中央的）。

陆军委员会（替代陆军衙门），管辖军需署、司库局、军粮局和炮兵局。

海军委员会，下辅14个局。（参看第6卷第235页）

商务委员会（其中一部分后来分出来，成立了市总议会），海关也归它管辅。

为管理国家开支成立了**国务局**、**矿务委员会**和**工场手工业委员会**（后来从中分出了枪炮署）。**铸币司**归其管辖。

各委员会委派主席、副主席、委员、助理，等等。（第6卷第236页）在首要的三个部中还有其他各种官员（?）。

几个委员会的主席为：

外交委员会——首相戈洛夫金伯爵。

陆军委员会——缅希科夫和韦德。

海军委员会——阿普拉克辛伯爵。

财税委员会——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

矿务委员会——布留斯等（?）

但是彼得命令新成立的委员会到1720年才开始视事，在这以前仍由各衙门总管及其副手管理。

12月22日，彼得下诏废除告御状，同时宣布成立京师法院及上诉程序，此项诏令确实令人感动，虽然仍掺杂了若干一贯的残酷性（与这项诏令相比过去诏令中的残酷性表达得更为程式化）。

12月，到处都建立了高级和初级地方法院（1719年1月9日公布成立），属司法委员会管辖。

（注意。参看第6卷第243页；彼得的笔记。）

12月9日将原判车裂的人砍头：阿夫拉姆·洛普欣，普斯滕内（教士叶夫多基），伊凡·阿法纳西耶夫，费奥多尔·杜布罗夫斯基和皇太子的侍从长沃罗诺夫和四个仆役；其余人（?）处以笞刑；基辅大主教在来彼得堡途中服毒自杀；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多尔戈鲁基公爵、西比尔斯基皇子、利沃夫公爵和西蒙·纳雷什金流放监禁；皇太子的女仆宣告无罪。

行刑后一小时，彼得来到枢密院宣布成立另一个侦查委员会，根据监察员的举报调查了各级官员违法乱纪、徇私舞弊的行为。

缅希科夫、阿普拉克辛伯爵及其兄弟亚科夫·多尔戈鲁基公爵和其他人都被这一委员会传讯。

但是在这些人当中只有一个显贵遭了殃：马特韦·彼得罗维奇·加加林公爵。他被剥夺了产业和生命。只有亚科夫·多尔戈鲁基公爵一人证明无罪。彼得高兴得连连吻他。

商人米柳京在彼得堡创办了绦带和金银绦带厂（在卡林金纳郊区丰坦卡附近，等）。

关于博里斯·沙布利金的趣闻。（第6卷第253页）

1717年，彼得顺便从阿姆斯特丹雇来一个修堤的工匠，把他派到卡卢加商人冈察罗夫那里去，冈察罗夫遵照彼得的意愿开了一家织亚麻布和造纸的工厂。彼得写信给冈察罗夫。（参看第6卷第255页）

彼得写信给别斯图热夫，要他从库尔兰的收入中提取6575银币偿付为他侄女订购的物品和服饰。（参看同书中彼得其他的信）

查理一方面信赖赫茨，另一方面因冬天来临对彼得无所畏惧，故而进军挪威攻打丹麦人，11月包围了腓特烈加尔。

在那里查理十二世于11月30日（新历12月11日）晚在壕沟中被霰弹打死，年37岁。（参看伏尔泰《查理第十二世传》）

彼得哀悼他的逝世。

赫茨在斯德哥尔摩被捕；在他得知国王之死以前他被处死，临终时他要求在他的墓上用拉丁文刻字：Mors Regis fides in Regem，mors mea（君死，吾忠于君，吾亦死）。他的阴谋也随他而破灭。阿兰德和约的草稿被公布于世。奥古斯特和英国国王对彼得十分气愤。他们转向奥地利一边。彼得对一切泰然处之，埋头进行国家的内部建设。

他不再为拉多加运河征集民工（见上文），而命令在3月份前每户缴纳70戈比。

命令为这一工程招募志愿者和承包者等等。

涅瓦大道竣工开放，捐税定为：骑马者3戈比，大车5戈比，双驾马车10戈比，四套马车20戈比，纵列驾马车30戈比。

1719 年[①]

皇子彼得·彼得罗维奇逝世；皇子之死终于摧折了彼得坚强的心灵。

7 月 1 日，彼得患病（酗酒过度）。

① 1840 年书刊检查官从普希金的笔记本中删去的地方（普希金的笔记本没有传下来）。——原编著注

1721 年[1]

彼得大帝建立的国家机构和他的一些临时性诏令之间的差异实在令人惊讶。前者是充满善意和智慧的伟大心灵的果实，后者往往是残酷的，任性的，似乎是用鞭子写成的。前者是万古长存的，或者至少是能垂之于后世的，——后者发自一个暴躁的专横的地主。

注意。（这一点仔细考虑后写入《彼得史》。）

圣教院建立后宗教界呈请彼得任命大牧首。这时（据同时代人别斯图热夫和切尔卡索夫男爵证实），彼得拍拍胸脯，拔出佩剑说："这就是你们的大牧首。"

枢密院和圣教院献给他尊号：国父、全俄皇帝和彼得大帝。彼得稍稍谦让后接受了这些尊号。

枢密院（也就是 8 个老人）高呼万岁。彼得致答词，他的答词比整个欢庆典礼要得体和明智得多。

自任枢密院和圣教院主席。

① 1840 年书刊检查官从普希金的笔记本中删去的地方（普希金的笔记本未传下来）。——原编者注。

关于将属于父母和其无辜子女的村庄发还给父母的诏书，对于所放的债务亦同。

注意。这条法律公正而仁慈，但作为其起因的事实本身是残酷和不公。从腐朽的树根上长出茁壮的蘖枝。

〔1717——1721〕

诏令十分明智，只掺杂一点专制和彼得统治晚年特有的自由体制的气息。

1722 年

彼得十分愤怒。虽然他三令五申，贵族们没有来参加12月的检阅。1月11日，他发布诏令，其野蛮态度比前更甚，他重申自己的命令，并发明了新的惩罚方式——宣布**逃亡在外者不受法律保护**。

1月19日，莫斯科建立了警察局；下谕警察总监（谁?）。

因经商失败而欠公款的破产债务人限期还款（**同对外国人一样**）。

在莫尔多瓦和车累米斯人中征兵，办法与俄罗斯人相同；在鞑靼人中只征少年，其中三分之一当勤务兵。

1月1日颁布**官阶表**（**研究此表**）。注意，注意。

28日举行第三次庆祝。

（注意：在为荷尔斯泰因公爵而张灯结彩庆祝时彼得对伊凡雷帝的评价。）

1月27日（或29日），彼得设置了总检察长的职务（**研究**）。注意，注意。

2月5日，彼得发布关于继承权的文告和诏令，即废除继承顺序的任何合法性，而完全由专制君主决定帝位的继承。

遵照彼得的意愿出版了一本书：《在确定国家继承人中君主意志的合法性》。

彼得去商人维尔纳·米勒的炼铁厂。工厂离莫斯科 90 俄里，在卡卢加大道旁的伊斯季亚，那里发现了矿泉水。在工厂里彼得拉出 18 普特铁，得到 18 枚 3 戈比铜币的报酬。

彼得任命亚历山大·库拉金公爵为驻法大使，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戈利岑公爵为驻西班牙大使，戈洛温伯爵（首相的小儿子）为驻普鲁士宫廷大使。

彼得亲切对待荷尔斯泰因公爵，答应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但要稍待时日，因为他的事业尚不可靠），然后送他离开莫斯科。

彼得在枢密院设置铨叙署长，给他（2 月 5 日）指示（此人是谁?）。

他必须有贵族（老的和新的）名册；竭力鼓励研究贵族，特别是经济（?），为此，在科学院尚未成立之时，必须有学校，等等。

彼得命令聘用外国军官，但与俄国军官相比，军阶要降一级，等。

在枢密院设置总诉状审理官，以整肃呈递请愿书的程序。（参阅对此工作的谕示）

设置森林看护员。下了谕示。砍伐 1 棵橡树罚款 15 卢布，其他树 10 卢布——以及要处以鞭笞、穿鼻孔的刑罚等。

彼得命令各修道院将编年史手稿送圣教院，答应归还原本。

因过失或其他原因逃亡的人，不论在国内或国外，彼得都予宽宥。

命令审查新兵的欠税，予以减免一半。

决定每年有一位枢密大臣巡视各省，各委员会各派一名委员随同巡视。

关于男女痴呆人（遗传性的）的诏令：不许结婚，不许继承遗产，已婚者则不予解除婚约（12 月 6 日）。

命令永远要设“鉴”(即将诏令贴在木板上，**犹如明镜**，等)。

命令所有衙门不要扣留带足枷的囚犯，为了追索债务，在监察委员会里专门设立了一个股。

关于带足枷的囚犯在书吏的纵容下逃跑之事下了一道诏令——极为严酷。

在追索债务时不打不扣留债务人，而是把他们送到大桡船上服苦役。

命令将流放犯直接送到达乌雷银矿去。

命令扁铁上除打上工厂戳子外还要打三道成分检测的戳子。

检察长的职责。(参看第8卷第124页)

各种商船的船长首先要做的事是为船舶和货物的价值保险。

关于流浪汉和乞丐等。

4月27日，彼得在所有车间设立工长，**没有他的印戳**不许出售任何物品，等等。工长属市议会管辖。

小诉讼案件(不超过15卢布者)由省长和县督军审理。

关于将逃亡奴仆送还原主的诏令。

关于在出售官盐中的舞弊行为，等。

酒店税收交人承包，等。

注意。注意。命令停止征收船舶税和大车税。这些税有：**陆上**——每租一辆大车收十分之一的税以及过桥费，**水上**——有停泊税、启碇税、系船税(?)、通行税(过桥、过河、过运河)、船橹和划桨税，以及两者的注销证明税。

为照顾小商小贩的利益，禁止工厂零售货物。

彼得的主要思想和工作在于普查人口和按人口部署军队。

规定工商民等的人丁税为120戈比。

查明需缴人丁税的男性农奴共5794928人——每人80戈比。注意，注意，注意。

军队根据这些人丁部署。

每 $35\frac{15}{16}$名农奴 1 名步兵。

每 $50\frac{5}{8}$名农奴部署 1 名骑兵。

此外不再征大车、赋税等等，**除非……**（彼得所加）。

至于为这些士兵建造新庄园还是把他们安排在农户里听凭地主自行决定。但是这里也有专制蛮横的诡计。（参看第 8 卷第 138 页）

在这 500 多万人中不包括驿车马夫，商人，独院小地主，仆人，整个小俄罗斯，新占领的州，异教人民以及皇室和教会所属农民（不过这些人后来也包括进去）。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直线道路不到 600 俄里。此路已开始修建。彼得今天颁布了这一新诏令。

命令莫斯科每家主人铺砌门前道路的路面。

彼得将教会权力同世俗权力分开，下列各类案件由世俗权力处理：

关于淫乱行为。

关于强奸。

关于乱伦（**得圣教院同意**）。

关于抢婚。

关于非婚生的孩子。

关于姻亲的子女。

关于未经父母同意的婚姻。

（参看第 8 卷第 145 页）

委任画师伊万·扎卢德涅夫监视圣像的绘制。

关于正教徒中接受其他信仰者彼得命令向枢密院报告，而由他亲自处理案件。

规定留须者（商人）要缴付50卢布、加倍纳税，并在衣服上缝上红色和黄色两块布头。

（参看关于分裂派教徒的趣闻。第8卷第153页）

4月，他指示涅普柳耶夫（我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如何在对波斯战争迫在眉睫时力争保持与土耳其和平共处。

还命令如奥古斯特死亡，由格里戈利·多尔戈鲁基公爵任大使去波兰选举新国王，等等。

（参看给外交委员会的指示，第8卷第154页）

与英国和解已属必需。

彼得打算通过奥地利的斡旋实现这一计划，因此给亚古任斯基送去他的控诉——（向谁控诉？）——以及初步的条款：

1）从梅克伦堡撤去汉诺威军队；

2）松德的关税应与战前一样；

3）送还两位韦谢洛夫斯基；

4）帮助荷尔斯泰因公爵的事（关于继承问题）；

5）对我方的花费给予补偿；

6）关于英国的造船技师；

7）在库尔兰问题上帮助我国（极为秘密地）。

彼得（在回去之后）邀请梅克伦堡亲王去里加。

荷尔斯泰因公爵继续求婚。

我国派往国外的使臣薪金如下：

驻法国瓦西里·多尔戈鲁基公爵	11000卢布
——亚历山大·库拉金公爵	5500
驻西班牙谢尔盖·戈利岑公爵	5500
驻波兰格里戈利·多尔戈鲁基公爵	7000
——谢尔盖·多尔戈鲁基公爵	4000
驻普鲁士亚历山大·戈洛夫金伯爵	6000

— 米哈伊尔·戈洛夫金伯爵 4000

（5月2日）

命令坎捷米尔公与皇上一起出巡，并随带亚洲文的印刷机。

彼得建立世袭领地委员会以替代地产衙门（彼得对该衙门的工作十分不满），并任命苏霍京为该委员会主席。

从矿务委员会中分出手工工场委员会，任命诺沃西尔佐夫为委员会主席。

彼得来到枢密院，向全体枢密大臣介绍他的总检察长巴维尔·伊万诺维奇·亚古任斯基，然后命阿普拉克辛随他出征。

5月15日，在乌斯宾斯基大教堂作过祈祷后，在礼炮声中乘莫斯科河的平底船出发，等。

5月17日在科洛姆纳解决缅希科夫和斯科罗帕茨基之间的纠纷。

在下诺夫哥罗德，波将金（军需官）报告，高舷平底船都已竣工。彼得视察了这些船只，命令对其中几艘加以改进，在男爵（注意）斯特罗加诺夫处午餐。第二天在省长处午餐，视察了船舰，发现都是老式船，对此事又下诏（5月30日）。

在下诺夫哥罗德建立造船厂，命令在伏尔加河上建造海船。

彼得出发去喀山。

这里他视察了森林，指定喀山省副省长主管森林。

在喀山他接见了从堪察加和千岛群岛归来的叶夫列伊诺夫和卢任，仔细看了他们绘制的地图，等等。

6月8日启程。视察了布加尔[1] 的遗址。

在萨拉托夫，卡尔梅克汗80岁的阿玉奇觐见彼得。

彼得亲切对待他和他年迈的妻子，送给他钟、锦缎，请他派

---

① 布加尔是10—14世纪在伏尔加河流域的游牧民族国家。

几千卡尔梅克参加远征。

用波斯文和鞑靼文印刷了文告（第8卷第188页）。

6月15日，彼得到达阿斯特拉罕，在那里向全民颁布了公告。

彼得命令整理布加尔遗址。

就森林问题写信给库德里亚夫采夫。

准许工厂主购买橡树木材。

如对伏尔加河纤夫和驿道马夫不加保护——要遵照诏令进行审判。

关于退伍军官（隐瞒自己的军衔，只自称为贵族）下了一道严厉的诏令。

命令登记所有书吏，年老的和年轻的。

批准从沃尔霍夫到莫斯科的未来道路，等。

斯科罗帕茨基死后，决定废除盖特曼，设立小俄罗斯委员会。——7月20日。（参看班特什-什缅斯基的著作）

波斯事件

当时侯赛因沙赫实行残暴统治，他完全听信太监，沉湎于美酒和后宫。他的身边叛乱蜂起。在连续不断的暴动中萨非王朝覆亡。

在波斯接近印度的遥远边疆有一个野蛮慓悍的游牧民族阿富汗。阿富汗人源出靠近里海的希尔凡。塔梅尔兰（卒于1405年）将他们迁往坎大哈国；他们族中的米尔-维伊斯在沙赫的宫廷里赢得信任，在曼苏尔汗任总督时被任命为他的同族的首领。格鲁吉亚人朱尔其汗替代曼苏尔后，撤去了米尔-维伊斯的首领职务。米尔-维伊斯逃往伊斯法罕，在太监阿哈茂德-阿吉·哈泽（朝廷司库）的庇护下重新成为阿富汗人的首领。朱尔其反对多时，但不得不让步。米尔-维伊斯假装与他和解。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米尔-维

伊斯叛变，杀死朱尔其汗，歼灭了所有在阿富汗土地上的波斯人，自称为坎大哈汗。

沙赫派军队去讨伐叛乱者。军队被击溃，米尔-维伊斯成为他夺得的地域的君主，安然活到1717年逝世。

他的儿子米尔-马哈茂德继承他的王位。1720年，他率领1.5万阿富汗人人侵波斯，他的队伍很快扩大到5万人，径直向伊斯法罕挺进。

惊恐万分的沙赫接连派遣3位使臣去见彼得。他还派马哈茂德别伊[1] 带着金钱和礼物去见达吉斯坦王和乌斯梅伊（?），要求火速援助。他们的军队集结后，由卡济库梅克汗苏尔海指挥。

当时达乌德别伊被监禁在杰尔宾特。他逃跑后假借官方名义，招募了一支1000人的军队，在希尔凡赶上苏尔海，建议与他合伙谋反和抢劫。苏尔海是他的老相识，欣然同意。两人颁发公告，自称是真主所派，来拯救穆民摆脱压迫。沙赫统治下的部落纷纷起义。达乌德和苏尔海洗劫希尔凡地区和库巴，包围然后攻占舍马哈，杀死舍马哈汗和所有印度、波斯和俄罗斯商人（后者有300人）。

1722年春，米尔-马哈茂德围困伊斯法罕。

沙赫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最宠爱大儿子米尔扎-泽菲。沙赫叫他走出后宫，成为他的全权代理人。太监们唯恐年轻人积极好权，设法推翻他。米尔扎-泽菲根据他父亲的命令被投人监狱，弄瞎双眼。第二个儿子塔赫马西布（或塔赫马斯）立为太子。他率领500战士突破阿富汗人的包围，急速（在3月）在周围地区招募军队以解放首都。

---

[1] 别伊是近东及中东一些国家中小封建诸侯或官员的称号或职位，置于姓名后。

这时彼得来到阿斯特拉罕。惊恐万分的叛乱分子达乌德别伊和苏尔海寻求奥斯曼帝国的庇护，答应把靠近里海的地区让给它作为报酬（见**彼得给他派去见格鲁吉亚王瓦赫坦格的近卫军少尉托尔斯泰的训示**）。这一建议促使彼得赶忙出兵远征，比原计划整整提前一年。

6月25日，彼得写信给驻伊斯法罕领事谢苗·阿夫拉莫夫，要他同沙赫谈判，愿意提供援助，但要把里海附近地区让给他。

7月2日派鲍里斯·图尔克斯坦诺夫公爵去格鲁吉亚，命令瓦赫坦格：

向列兹根人本土进攻，并遣使至我军所在之阿斯特拉罕、捷尔基或杰尔宾特报告经过，等待命令，以定去向。

在会师途中严令将士不许抢劫、破坏、欺凌百姓等等，违者处死（在该地作战的政策。参看帕斯凯维奇在亚美尼亚、土耳其等地的军事行动）。粮食和牲畜只能通过军需筹集，等等。

彼得命令骑兵从察里津出发**走山路**前进，由克罗波托夫少将指挥。

7月5日，彼得下手谕，要他根据气候保护士兵健康。

船只数为274（3艘双桅侦察船，2艘大木船，1艘双桅运输船）。船上共载正规步兵2.2万人，水兵5000人。从陆路出发的有：龙骑兵9000人，顿河哥萨克和小俄罗斯哥萨克2万人，鞑靼兵3万人（?），卡尔梅克兵2万人（?）。戈利科夫说，卡尔梅克人未参加远征，但在9月我军回师途中于苏拉克河上与我军会合，计有4万人。

7月17日下令出海。（参看第8卷第210页）

沃伦斯基、坎捷米尔、阿普拉克辛，御前办公室秘书马卡罗夫等人与彼得同行。海军上校戈斯列尔、维尔布瓦和军粮留在阿斯特拉罕。

彼得于此时写信给枢密院，谈工厂学徒等问题，谈旧式船舰（带扒钉的）（外形可怕的）问题。写信给杰米多夫（尼基塔）谈彼得戈夫用的铁管，等等。

7月18日，阿普拉克辛在礼炮声中升起了海军帅旗（这还是第一次），彼得前来祝贺他。阿普拉克辛哭了……这之后，全军启碇出发。

7月20日在海上举行会议，决定：1）如果风暴打散舰队，则在捷列克河口集合（注意）；2）彼得指挥先头船只，小船和浅水平底船跟随其后，沿岸航行；3）冯·韦尔登率运输船驶往车臣岛——在那里等待命令；4）坎捷米尔和托尔斯泰沿海岸航行。

21日停泊四丘岛时，彼得接到捷列克卫戍司令送来的达吉斯坦王阿卜杜尔-吉列的信（关于藩属关系）。彼得派遣皇室信使切博塔耶夫去吉梁调查，等等。领事谢苗·阿夫拉莫夫在里亚希。

（关于达吉斯坦王的事参看第8卷第217页）

23日，彼得到达捷列克河口。

24日派遣近卫军中尉洛普欣去见达吉斯坦王，同时向杰尔宾特、舍马哈和巴库发出公告。

彼得去捷尔基城（位置很不好）。

他想率军队在阿格拉汗海岬登陆。索伊莫诺夫视察了该海岬。

7月27日（汉科战斗日），彼得视察了索伊莫诺夫选定扎营的海岸。

28日，军队进驻设防的营地，称之为阿格拉汗内堡。

在这里停留了一星期。彼得奖赏所有将军。

恩杰里（安得列耶夫斯卡亚）村的居民袭击我军的先头部队（骑兵）。这支队伍于6月23日在准将韦捷拉尼的统率下从阿斯特拉罕出发。敌军5000人在峡谷中迎击俄军，打死龙骑兵70人，伤者更多。但是韦捷拉尼和上校纳乌莫夫打退了敌人，占领了村庄，

付之一炬，杀死 300 人，等等。

韦捷拉尼带着从阿斯特拉罕送来的马匹到达营地，于是，我军又作好了远征的准备。

彼得派索伊莫诺夫去苏拉克河（距营地 20 俄里）寻找渡河的浅滩，但河底都是淤泥。

彼得指令编芦苇筏渡河。同时将平底船停泊在阿格拉汗湾的岛旁。（参看第 8 卷第 232 页）

在军营里留下病员、200 名卫戍士兵和 1000 名哥萨克，由马斯洛夫中校任指挥。8 月 5 日，彼得向杰尔宾特进发，命令索伊莫诺夫率领留在海湾里的船只驶向车臣岛，与冯·韦尔登会师后，向杰尔宾特进发。

8 月 6 日，部队开始渡过苏拉河（6 日和 7 日）。

这时彼得下诏枢密院，就农民木屋和庭院建筑问题作指示，以避免火灾，等等，规定监察员向世袭领地委员会报告。注意。

苏丹（?）马哈茂德从阿克赛、达吉斯坦王从塔尔胡派遣大使来见皇上，彼得在苏拉克河岸接见了他们。苏丹送来 6 匹波斯马和 100 头公牛，达吉斯坦王送来 600 头公牛和大车，150 头食用牛，还有 3 匹带豪华鞍辔的波斯骏马。

彼得确认他们的权利，赠与达吉斯坦王 12 名士兵、1 名军士和 1 名鼓手。（《每月文辑》，1760 年第 2 卷第 38 页）

8 月 11 日，彼得率领先头部队出发；其余人留原地等待克罗波托夫和军粮。

8 月 12 日，达吉斯坦王出塔尔胡城迎接彼得。彼得在这里扎营，3 天后军队集结完毕。彼得在达吉斯坦王处午宴，等等。

杰尔宾特副总督的代表来到营地，致以敬意并请求庇护。

彼得给他派去纳乌莫夫上校和 12 名哥萨克。此时冯·韦尔登到达杰尔宾特，俄国人在城内布置了自己的岗哨。

8 月 16 日，军队从塔尔胡出发。

18 日，彼得来到乌捷米什人和海塔基人的边境。苏丹（乌捷米什人的）马哈茂德命令砍杀派去见他的哥萨克大尉和 3 名士兵。他有他自己的近 1 万名士兵和 6000 名**乌斯梅**士兵（属海塔基苏丹）。

他们试图反抗，但立即就溃散了，被我军追逐 20 俄里，一直到乌捷米什，我军占领并烧毁该城和其他 6 个小村庄。打死 1000 人，虏获 7000 头牛，4000 头羊——俘虏被处死刑。颁布了鞑靼文的文告。

21 日，军队又出发远征。行军异常艰辛。酷热、暴风和尘沙令人难以忍受。彼得一整天都骑在马上。（参看贝尔的著作第 3 卷第 171 页）

彼得剪短了自己的长发，用剪下的头发做成假发套，今天可以在他的蜡像上看到。

巴库的居民派代表来见彼得。

副总督出杰尔宾特城一俄里来迎接彼得，献上该城的钥匙，并发表了很聪明的讲话。杰尔宾特人感到放心，商店开门营业，人们对待俄国人像对待自己人一样。

我军步兵驻扎在海边，骑兵驻扎在米卢肯特河畔，离河口 5 俄里的地方。冯·韦尔登驻扎在该河河口，因为停泊场仍有遭大风袭击的危险。

在杰尔宾特除其他虏获之外还缴获了 230 门大炮。

彼得在米卢肯特和阿尔塔布加姆修建了两座小型要塞以加固城防。

副总督被任命为少将和波斯地方军司令。

30 日，彼得将一切告知枢密院。（参看第 8 卷第 248 页）

彼得获悉，奥古斯特试图把波兰王位改为世袭，命令枢密院

竭力设法加以阻挠，并派遣谢尔盖·多尔戈鲁基为大使，给予他全权证书。

老沙赫在包围之中，他的儿子为了逃避米尔-马哈茂德的追捕，隐藏在遥远的省份。舍马哈在达乌德-别克和苏尔海的手中。

彼得派中尉卢宁率一支军队乘双桅船去巴库，带去给市长的告示。

彼得在杰尔宾特命令派人去匈牙利延聘酿酒技师，嘱咐注意番红花的推广栽培，他还关心羊毛和羊群的繁殖。

彼得想在库拉河口修建一座重要的商业城，使其成为亚洲的商业中心。

杰尔宾特区为俄国军队所占领，还有穆什库拉。穆什库拉是富庶的产粮地，但遭到叛乱分子的破坏。

卢宁回来了。巴库的几位首领没有接见他，说他们自己能够抵御叛乱分子，不接受军粮和卫戍部队。

彼得为了向四方远征，命令烤制面包和面包干，开始从停泊在米卢肯特河口的平底货船上卸下军粮。

突然起了风暴。船只开始漏水。为了使船只搁在浅滩上，海员们砍断了锚索。在两小时内13艘船全部搁浅。面粉都湿透了。船只劈成木柴用来烤面包。从阿斯特拉罕本应有30艘船运来军粮。彼得派人去尼佐巴特（离杰尔宾特10英里）探听消息。见不到这些船只。这时收到维尔布瓦海军上校送来的消息，说他已抵达阿斯特拉罕湾，但船舶损坏，不能再往前行驶。

粮食只够维持一个月。召开会议决定在杰尔宾特留下卫戍部队，其余人返回阿斯特拉罕。

这样，彼得的计划——占领巴库，在库拉河口建立城市，溯库拉而上至梯弗里斯，在格鲁吉亚恢复基督教，巩固与瓦赫坦格的联盟，再从那里进军捷尔基——没有实现！

彼得派贝纳尔德上尉，接着又派索伊莫诺夫少尉去维尔布瓦处，命令他不要出海，或者，如果他已经出海，则返回内堡。但是维尔布瓦（或维尔博乌）已经出海，在阿格拉汗海岬终端附近遭受风暴袭击而搁浅。贝纳尔德和索伊莫诺夫到达时，船队正处于这种状态。幸而军粮还足够供应回程和卫戍部队之需。

9月初，彼得从杰尔宾特出发，留下卫戍部队，由容格尔（上校）任司令。

9月20日，彼得率军至苏拉克河。在离河口20俄里阿格拉汗河与苏拉克河分流的地方奠基建造一座新城。这座城市命名为圣十字要塞（根据这块地方的古名——斯塔夫罗波尔，或鞑靼名称胡奇）。

这时由老卡尔梅克汗派来的4万卡尔梅克人到达彼得处。彼得命令顿河哥萨克委派首领克拉斯诺晓科夫率领他们和1000名哥萨克去乌捷梅什和海塔克地区，将该两地区彻底破坏。

25日，克拉斯诺晓科夫出发远征，等等。

彼得视察了经绍贝尔医生检验的捷列克矿泉。回来后彼得命令将卫戍部队、捷列克居民以及在其附近居住的下卡巴尔达切尔克斯人（阿霍钦斯克集镇，300家—— 镇长艾尔米尔扎，贝科维奇的兄弟）迁入圣十字要塞。

彼得又命令迁入要塞1000家哥萨克（这些哥萨克称为带家眷的哥萨克，他们所居住的村落为库兹明卡、卡缅卡、普罗尔瓦）。

彼得派近卫军中尉伊万·托尔斯泰带国书去见瓦赫坦格。

格鲁吉亚王接到阿尔兹鲁姆帕夏提出的归附土耳其的建议。彼得担心沙赫为了得到帮助，会把格鲁吉亚让给他们。彼得通过瓦赫坦格向波斯沙赫提出我们上面看到的建议，而竭力设法使格鲁吉亚归附他。同样内容的信件也送给亚美尼亚大牧首以赛亚（送往埃奇米阿津?）

9 月 26 日，彼得出发去内堡，在要塞内留下列翁季·索伊莫诺夫上校和一部分步兵及哥萨克兵，命令他按计划建设要塞。要塞的建设后来由克罗波托夫完成。

一支 4000 人的部队由准将巴里亚京斯基公爵率领先行出发。（参看给阿普拉克辛的信——第 8 卷第 274 页）

彼得在阿格拉汗内堡着手改进堡垒。此时阿普拉克辛也到达那里。彼得把他留下，自己乘上小艇，于 10 月 4 日抵达阿斯特拉罕。

阿普拉克辛和托尔斯泰伯爵于 3 天后出发，遇上风暴，但所有船只都安全抵达阿斯特拉罕。

彼得患病，几天没有走出自己的房间。

彼得听到奥古斯特患病的消息，指示戈洛夫金伯爵及时考虑选举国王的问题。奥古斯特活得比彼得长久。但彼得建议继承波兰王位的人物究竟是谁？（10 月 16 日）

10 月 17 日又写信给戈洛夫金。“黑人亚伯拉罕，加夫里尔·列扎诺夫和斯捷潘·科罗津有信至此，说他们根据指示准备回国，只是每个人都负债 200 外国银币，此外他们都需要 300 银币路费，”等等。（第 8 卷第 278 页）

杰格宁少将报告，伊谢季河上正在建造铜厂和铁厂，还有叶卡捷琳堡。（参看上书同页）

批准有关残废人和老人的诏令。

彼得从阿斯特拉罕派遣两名酿酒技师去杰尔宾特。

9 月 30 日，克拉斯诺晓科夫远征归来，回到阿斯特拉罕，他彻底破坏洗劫了乌斯梅和马哈茂德的领地。

10 月 20 日，彼得派遣近卫军少校鲁缅采夫去喀山为未来的远征制造新海船，派遣近卫军少校尤苏帕夫赴下诺夫哥罗德去完成同样的任务——命令两人各制造 15 艘船尾舢板，于春天送往阿

斯特拉罕。

在视察拦河鱼网时，彼得接到驻吉兰领事阿夫拉莫夫的报告和维齐（?）的信，在信中居民要求俄国人前去援助。

第二天彼得与阿普拉克辛和托尔斯泰在当地集会，决定当年秋天派军队去吉兰。

在阿斯特拉罕彼得命令索伊莫诺夫（上尉）和造船技师帕尔契科夫检查船只以便运送军队去吉兰。发现很少船只合格。彼得只委派了两营步兵和希波夫上校。彼得命令马秋什金少将、尤里·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德米特里耶夫-马莫诺夫和列瓦绍夫准将以及巴里亚京斯基公爵日夜监督修理船只等。

10 月 26 日，彼得命令喀山和下诺夫哥罗德两地的行政公署秋天派出**商船**，装满货物、木材等物。

命令将旧式船只**打上烙印**，等等。

为第弗利斯同里海的贸易，彼得与索伊莫诺夫拟在库拉河上建造一座商业城，等。（第 8 卷第 289 页）

（参看与巴尼安·阿布杜兰关于吉兰的谈话等。第 8 卷第 289 页及注）

彼得想在捷列克地区也发展丝绸业（捷列克的哥萨克人加工丝绸）。

希彼夫接到彼得的指示后，问两营人是否足够？彼得回答：**“斯坚卡·拉辛率领 500 名哥萨克就不害怕他们**（波斯人），**而你有两营正规军。”**

11 月 6 日，希波夫和索伊莫诺夫出发远征，沙皇亲临出师仪式。

由于（下诺夫哥罗德）大主教庇季里姆的努力，彼得于 10 月 27 日命令将送往西伯利亚的下诺夫哥罗德分裂派教徒追回，送往罗格尔维克做工。

俄国农民带坚果、木勺去斯德哥尔摩，受到瑞典人的嘲笑。别斯图热夫（我国驻瑞典公使）向托尔斯泰伯爵报告此事。彼得命令不让此类物品出境，“但如果专职商人运送货物兼带此类商品，则许其出境。”

颁布了关于出口软革往西里西亚等的诏令。

与此同时，沙赫之子塔赫马斯，在大不里士和阿尔达比勒附近漂泊，毫无作为。

还在围城之前沙赫派伊兹马伊尔别伊为大使向彼得求援，答应割让滨海诸省。但是伊兹马伊尔别伊延宕时日，到杰尔宾特时彼得已不在那里。

与此同时，伊斯法罕出现了饥馑。沙赫（10月或11月23日）放弃权力，自己到阿富汗人的军营中去。

米尔-马哈茂德登上王位以后，把沙赫投入监狱，急忙与土耳其缔结同盟。

达乌德别克和苏尔海也向土耳其控告彼得，要求保护并许诺割让希尔凡。

穆夫提和克里米亚汗希望同俄国作战，奥斯曼帝国也想利用有利的形势。大维齐希望和平。派穆罕默德-帕夏为大使去见彼得。他来到阿斯特拉罕，彼得向他作了表白（当然，是不诚恳的）。

土耳其又派来卡皮其帕夏见彼得；他们要求不要去触动达乌德别伊，因为他们已承认他为希尔凡的统治者，赏赐他翎子。（关于达乌德-别克和苏尔海的事参看第8卷第299页及注）

彼得对此表示同意。奥地利皇帝查理六世则声明，一旦发生战争，他将参加俄国一边，这使奥斯曼帝国不敢轻举妄动。

但此时俄国军队已派去攻打里亚希，因此军事准备仍在继续。

瓦赫坦格同意一切；他将彼得的想法转达给沙赫，但为时已晚。

彼得莅临阿斯特拉罕行政公署;就圣十字要塞问题作了部署,他指令马秋什金向要塞移民,然后又命令等15艘船尾舢板到达就率领4个团出海去占领巴库。他把托尔斯泰伯爵留下来处理急待解决的亚洲事务,他任命阿普拉克辛总揽全局,于12月13日偕皇后从水路离开阿斯特拉罕。在离察里津113俄里处改走陆路,因为伏尔加河已于15日结冰。20日,彼得到达察里津。

彼得命令日特科夫(?)往该地区迁移小俄罗斯人,等等。

希波夫和索伊莫诺夫遭风暴袭击后,来到津济利海峡,停泊在里亚希可见的地方。希波夫立即通知维齐和阿夫拉莫夫他已经到达的消息。阿夫拉莫夫派来的译员彼得里奇来见希波夫,说明可汗后来被推翻。伊兹马伊尔别伊去见年轻的塔赫马斯(或塔赫马亚布),告诉他的父亲的命运,得到他的全权委托以后来到里亚希。

维齐不想接待俄国人,拒绝向雅济科夫提供马匹运输辎重。希波夫急忙驶往**佩里巴扎尔河**,赶在维齐前头在那里修筑工事。

但是阿夫拉莫夫还是说服了维齐。他来到希波夫处,接受皇帝的诏令,吻了诏令,并让俄国人进入里亚希。

希波夫通知捷尔基卫戍司令他已占领里亚希,沃伦斯基将此事禀报皇上。

里亚希维齐想成为独立自主的统治者。他害怕塔赫马斯同彼得的联系,千方百计地阻滞伊兹马伊尔-别克,希望迫使沙赫改变自己的主意。阿夫拉莫夫看透了这一点,于是希波夫建议大使登船去阿斯特拉罕。

维齐已经在等待沙赫叫大使留下的命令。阿夫拉莫夫迎着信使前去,等他到来,把他扣留,赢得需要的时间。与此同时索伊莫诺夫借口星象吉利将大使送走;这样伊兹马伊尔于1723年1月初出发,维齐接到沙赫的诏令为时已晚。

彼得拟就警察总监的工作条例。

造好了几座凯旋门，上面有夸耀的题词。

12 月 18 日，彼得隆重进入谢尔普霍夫门。

在凯旋门下圣教院的全体成员迎接彼得，费奥凡致词。（第 8 卷第 314 页）

彼得不在时，枢密院、圣教院和委员会内颁发了 56 道诏令。

关于消灭伪币。

关于举行宗教游行时关闭酒馆。

关于为陆军委员会登记魁伟大汉。

关于允许俄罗斯商人登记为纳尔瓦商人。

重申剃须的命令，修剪胡须者**作留须论**（必须交税）。

圣彼得堡卫戍总司令巴赫莫托夫在卫戍部队内为士兵子女创办学校。

在戈利科夫著作第 8 卷第 281 页上加的注。Приладок 意为 **accident**（偶发事件）。

彼得一世在 1722 年 10 月给枢密院的报告。

1723 年

彼得回京，发现政务混乱不堪。他在处理其他事务的同时把缅希科夫公爵和沙菲罗夫送交法庭；后者被提起公诉，判了罪；削去职位，没收财产，处以死刑。

他们犯了什么罪？难道仅仅因为不听诏令，妄自尊大？应当研究。至于沙菲罗夫当着枢密院全体成员的面对检察长斯科尔尼亚科夫-皮萨列夫骂娘（1722 年 10 月 31 日）似乎也不该判死罪。

人们控告他提升兄弟的职位未奉上谕就给予薪金，控告他不把他委任的所有官员加以记录，控告他作为邮政局的主管，决定在邮资外另加费用，等等，但是所有这一切在当时还很不重要。阿普拉克辛的所作所为，何止这些！

他已经在断头架上，才被赦免、全家流放西伯利亚。

缅希科夫被剥夺了划归波切普城的几个村庄，该城归他所有已有 11 年（此案过去已由彼得裁决，于缅希科夫有利；虽然如此，沙菲罗夫又旧案重提）。

彼得不止一次私下训诫、嘱咐沙菲罗夫，彼得对他的伙伴常常如此，只有舍列梅捷夫、可能还有亚科夫·多尔戈鲁基是例外。

缅希科夫指示莫斯科警察总监今后在石砌基础上建造木屋。枢密院，相反，阻止执行这一指示。（因为与沙皇的诏令相悖？）见 1722 年 10 月 5 日。

彼得给督察员波将金关于船舶的工作细则，（参看第8卷第332页）说明旧式**带扒钉**的船舶是什么。

彼得审阅了丁籍，按人丁部署团队。

彼得缓和了对隐瞒人丁的严厉处罚，罚金从100卢布减为10卢布。切尔内绍夫少将报告，县督军派出的某些人员以及地方自治机关的官员，自己吩咐别人隐瞒人丁并索取贿赂。彼得敕令将此类人处以死刑。

下诏圣教院今后不许剃度任何人，空缺的位置安置老年退伍士兵。

重申1701年关于教堂执事和平民不许与僧侣**同住**、无修道院长的许可不许在单间僧房内放墨水和纸张的诏令。（参看**诏令**）

下诏派有学问的教士去团队。

不许从家中携带私人的圣像去教堂。

不许在做礼拜时吻圣像和圣骨，违者立即在教堂内罚款1卢布。

高级僧侣等人不许在教堂内接受诉状，不许接见低级官员，除非涉及国家大事（谋反和叛变？）。

彼得禁止用独根橡树、松树凿制棺材（为了节约），而是用一定尺寸的木板。云杉、桦树和赤杨仍允许凿制。

2月9日颁布诏令：如果有新的需要而无钱开支，则所需款项**按薪金高低分摊**给所有官员负担（外国人除外），但要共同负担而不能**强夺**，关于全面扣除的事由枢密院下达指令。

这一年庄稼歉收，上面所引的诏令起了作用。

（参看枢密院**4月**所发的指令和彼得在指令中所作的改动）

（参看另一道沙皇关于**歉收年**查抄他人粮食的诏令）（又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专制）

彼得规定所有将军轮流参加陆军委员会；委员会主席每5年

更换一次。

补充官阶表。

彼得将戈洛温府第的建筑（购自已经过世的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温的子女）和菜园一起交给比德洛医生看管。

2月23日，彼得启程去彼得堡，命令枢密院官员随后即去。

与此同时，在拉什特城维齐于暗中准备把俄国人撵走。每天有许多武装的波斯人进人城内。克斯克尔和阿斯塔拉两地的维齐也到了那里。集结了1.5万人。拉什特维齐派人告诉希波夫，要他撤离。希波夫早有防范，答复他不能这样做。

索伊莫诺夫准备去库拉视察原拟建城的地点。维齐希望大炮也都装上他的船只。他假装感到满意和放心，但却继续耍弄手段，竭力加固津济利海峡的防御工事。

3月，索伊莫诺夫出海。波斯人打听到大炮都留在岸上，为了保卫港湾还留下了3艘船舰。他们重提自己的要求。希波夫坚执不肯。波斯人威胁他。他不为所动。

波斯人决定袭击俄国人。他们用4门大炮轰击客栈，5000人向3艘船进攻，船上有佐洛塔列夫海军上尉和100名士兵。佐洛塔列夫在一刻钟之内就击退了他们的进攻。

希波夫等到天黑。他派希林格大尉率一连掷弹兵绕过波斯人攻打后门，他自己率两个连攻打前门。波斯人溃逃，从此驯服。从阿斯特拉罕来了增援的军队。

索伊莫诺夫视察库拉河西岸，选定了建城的地点。

卡皮济-帕夏和达乌德-别克煽动土耳其。穆夫提等人坚持要开战。大维齐仍然反对，决定再派人去问彼得，要他作决定性的答复，要求他完全撤出杰尔宾特和其他城市。法国由于奥地利的关系需要土耳其，竭力维护和平。康普雷东和德·博纳克侯爵与涅普柳耶夫相配合，在奥斯曼帝国活动。心地单纯的土耳其人平

静了下来。但是突然流言飞传，说有4000俄国人已经到了第比利斯。阿迦[1] 去见彼得，于3月偕同康普雷东派往博纳克处的法国信使一起抵达彼得堡。

3月3日，彼得来到彼得堡。他在这里遇到荷尔斯泰因公爵和黑森—洪堡的两位亲王，接受他们在他的军中服务，授予他们近卫军大尉的军衔和6000卢布的薪金。

涅瓦河一开冻，河上浮冰滚滚，彼得就出发去喀琅施塔得，把老船分送到各滨海城市，用于商业，等等。

瑞典承认彼得为皇帝，授予荷尔斯泰因公爵国王殿下的称号。

彼得要求丹麦也这样做，还提出其他一些要求，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命令武装26艘战舰和40艘大桡战船（在喀琅施塔得）。

彼得在乌克兰建立地方骑兵军团（每团10个连，每连150人）。

彼得着手处理小俄罗斯问题，减轻赋税，等等。

决定市议会查询退出社会的商人的资本等。

彼得给土耳其大使与前相同的回答，遣送他回国，但命令驻乌克兰的将军戈利岑公爵将他的7万或8万军队部署在克里米亚和土耳其边境（有详细的指示）。

诏令很多，有关鱼、丝绸等的贸易，重申关于警察部队的命令等等，等等。

阿普拉克辛和托尔斯泰从阿斯特拉罕来。彼得感谢鲁缅采夫和尤苏波夫制造船舰等（4月30日）。

彼得命令马秋什金，等船舰一到即去巴库。

指定魏森费尔斯公爵为安娜·伊万诺芙娜的未婚夫。彼得写

① 奥斯曼帝国时期伊斯兰教国家对文武大官的尊称。

信至米塔瓦给彼得·米哈伊洛维奇·别斯图热夫，要他在斐迪南死后（他患病在但泽）选举，魏森费尔斯公爵，而给我军将军级军法官埃尔特曼写信，要他在公爵死后**根据安娜·伊万诺芙娜殿下的权利**，查封他的财产。

彼得率舰队至雷瓦尔（为了操练）。丹麦人十分惊慌，急忙武装起来。

彼得去波罗的海，从那里又暂回彼得堡，颁布了关于新铜币、关于砍伐森林辟作游艺场等诏令。

7月16日，彼得又从海上写信给杰根宁，谈叶卡捷琳要塞等问题。

马秋什金将4个团载上新到达的船舰，把舰队分成三部分，一部分由他自己指挥，第二部分由少将特鲁别茨科伊公爵指挥，第三部分由巴里亚京斯基公爵指挥。炮兵交给盖尔贝尔少校，船舰由乌鲁索夫公爵、普希金和索伊莫诺夫调度，于6月20日自阿斯特拉罕出发，7月6日到达巴库。

马秋什金派使者入城请求苏丹接见，遭到拒绝。他命令士兵登陆。波斯骑兵企图出城反击，但被驱走，城市遭到轰击。决定7月25日进行强攻，但由于海上的风暴（?），没有实现。城市投降，7月26日被占领。我军虏获80门大炮。700名卫戍部队和他们的首长都投入我军服务。

马秋什金回到阿斯特拉罕，将巴里亚京斯基公爵留在巴库任卫戍司令。

7月27日，彼得来到彼得堡，8月10日，沙赫的使者伊兹马伊尔别克也到达那里。（参看第8卷第373页）

也在10日举行那艘古老小艇——俄罗斯海军之祖的凯旋式。（参看戈利科夫、罗蒙诺索夫、苏马罗科夫等人的著作）

14日接见波斯大使。（他的讲话等参看《每月文辑》，1769年

第1卷第387页)

15日，彼得给杰根宁写感谢信。开始了会谈。我方大臣要求得到我方已经占领的省份以及马詹德兰和阿斯特拉巴。关于舍马哈，代表们受命宣布，它已经在土耳其的统治下，因此要求也划归俄国；作为交换，我方许诺给予帮助和庇护。

彼得命令划定英格曼兰的边界。

钾碱和树脂划归商务委员会管理。

各州必须每周、每月向宫廷委员会呈报粮食价格。

12日与波斯签订了条约。

达吉斯坦、希尔凡、吉兰、马詹德兰和阿斯特拉巴让给俄罗斯。(第8卷第389页，该条约全文)

9月14日，彼得在大使出发前接见他，就在这时彼得收到占领巴库的消息。

彼得十分高兴，他派梅谢尔斯基公爵为信使，向马秋什金宣布授予他中将军衔，并命令巴里亚京斯基公爵派一支部队去库拉征服该地，命令他(?)和索伊莫诺夫去彼得堡。

送来这一消息的谢苗·阿夫拉莫夫被派回吉兰(9月16日)，带去详细的指示。

瓦赫坦格受土耳其人的压迫，要求去阿斯特拉罕。沃伦斯基允许了他的要求，使彼得大为恼火。

命令沃伦斯基和马秋什金去彼得堡，商谈未来的进军问题。

土耳其人命令克里米亚汗准备战争。

这时小俄罗斯人因设立小俄罗斯行署使其权利受到侵犯，派代表觐见彼得。彼得把他们关入要塞。

彼得命令：沃罗涅什当地船只作好准备，以便一旦发起攻击在亚速海上进行牵制。

彼得命令从基辅到黑海、从萨马拉到克里米亚建筑多面堡，计

划把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其他斯拉夫民族迁居这一带地方；10月31日通过阿利巴涅兹少校向他们送去号召书。

马秋什金和索伊莫诺夫到彼得堡。彼得探望患病的马秋什金。几天以后他接到巴里亚京斯基的报告，说津布拉托夫只带1个营就占领了库拉河附近的地方和整个萨利安州。彼得命令增加部队（因为萨利安公爵夫人是一个大骗子）。彼得说得对，因为津布拉托夫和他的所有士兵都被她用诡计杀死。

彼得查阅了地图，根据索伊莫诺夫的意见，在吉兰的库拉河选定了建造新城的地址。他写信给喀山省省长萨尔蒂科夫派车累米斯人和鞑靼人挖掘沟渠，建造此城。

土耳其人还想收回曾经属于他们、后来为波斯人占去的土地。彼得同他们谈判，答应他们**对等交换**。

彼得命各委员会主席遴选委员助手，但不能选任亲属、亲信和其他委员会的成员。

颁布了一道奇怪的关于年迈人和幼儿的诏令，等。（第8卷第410页）

关心工场手工业。

在小俄罗斯创办绵羊养殖场。

考虑丝绸手工业场。

成立捕鲸公司，为此命令阿尔汉格尔斯克应有5艘捕鲸船。捕鲸手往荷兰聘请。

设立总林艺师以保护森林（12月3日下达指示）。

禁止教士将不合规定的棺木下葬。

在由水路输出粮食的地区禁止酿酒。

在街上设立路灯。

11月15日颁布为皇后加冕的诏令。为此他原想去莫斯科，但因病未能成行。他患的病后来夺去了他的生命——尿毒症。

我国与土耳其的谈判进展顺利。谈判决定：

1）波斯沙赫塔赫马西布应派大使去君士坦丁堡，以保全面子[①]。

2）高加索群山和里海之间一带地方归俄国所有——杰尔宾特、巴库、吉兰、马詹德兰和阿斯特拉巴至奥萨河。

3）国界应在舍马哈和巴库之间。

4）埃里温、大不里士和卡斯宾斯克地区至土耳其古边界归土耳其所有（不包括已为其占领的其他地区?）。

5）其余事项以后再议。

穆斯林教徒与基督教徒联合起来反对自己的教友这还是第一次。

除库拉河畔的城市之外彼得还考虑在津济林海湾为吉兰建造一座码头，另一座码头用于存放货物，第三座码头建立在阿斯特拉巴，以便与呼罗珊、布哈拉、撒马尔罕和印度通商。他命令修建码头，同时派（秘密地?）海军中将维尔斯特尔、大尉米亚斯诺夫和上尉科舍廖夫乘坐3艘巡航战船去孟加拉印度莫卧儿人那里（12月5日）。

还命令他们顺道去马达加斯加，向该国国王建议由俄国提供庇护。

（参看戈利科夫的温厚的评注。第8卷第434页）

杰根宁继续在西伯利亚顺利进行工作。

彼得在彼得堡修建玻璃和镜子工厂。

用象牙雕刻成枝形大吊灯，至今悬挂在彼得保罗大教堂。

在大桡船港和铸铁港建成城堡式的大客店。

制订了涅夫斯基修道院章程。

---

① 原文为法文。

这一年彼得堡的关税达 218844 卢布；

酒税——128077 卢布；

杂税——110333 卢布。

诏　　令

只在枢密院、圣教院和三个主要委员会内设秘书长。

关于中国黄金和涅尔琴斯克黄金。

1704 年和 1705 年在莫斯科省征召的 16456 人计入新兵。

在波兰边界上设立关卡。在各条大路上亦设关卡，小路堵塞并挖横沟切断。

凡找到制桅林木者奖赏 2 卢布。

允许阿玉奇汗属下的卡尔梅克人砍伐树木（橡树除外）。

诺夫哥罗德人和普斯科夫人亦同。

奥涅加河以东的居民亦同。

允许纳尔瓦居民买卖制桅木材。

外国人不愿向警察局出示身份证。彼得废除这项规定。

因无钱付蓄须税而被拘禁的留须人，剃去胡须，予以释放。

在人口普查时隐匿的莫尔多瓦人和车累米斯人如愿改信基督教，则予宽恕。

教堂募捐在不同的祈祷式中收款，分放在两个钱袋里（为教堂募捐和为养老院募捐）。

首席军需官必须注意不让画技拙劣的君王肖像在市上出售。

在坟墓上不许修建亭阁（?），等等。

1724 年和 1725 年初

1724 年

彼得在节日期间与费奥凡研究同教会有关的一切设施。

早在 1701 年，他就将修道院和教堂的产业（**废弃的**）交给世俗人员管理，主要收入用于学校和医院，等等。

在建立圣教院时（为了取悦僧侣?）他把产业的管理权归还神职人员。

1 月 20 日，他命令登记修道院的收入。

22 日，他在圣教院下设立收入分配委员会，命令设司库、会计和给养员。

任命基里拉・奇切林为此新设的委员会主席。

给圣教院关于僧侣的诏令

彼得诏令将男修道院改为军医院，修士为诊疗所管理人员，修女为纺织工、裁缝、花边编织工（为她们从布拉邦特地请来女师傅）。

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创办了两所宗教学校。

这道由彼得签署的诏令没有实施。

关于**婚姻自由**的诏令。父母必须宣誓不得强迫子女（指贵族。

奴仆给主人保票，这项法令不涉及农民）。

1月13日颁发了团长的工作条例。

在私人信件中不准谈国家事务（但有例外）。

注意。短工的日工资夏季为：

带马的农夫	10戈比
不带马的农夫	5戈比

冬季为：

带马的农夫	6戈比
不带马的农夫	4戈比

非婚生子女登记为艺人。

人丁税减少6戈比（从80戈比减至74戈比）。

给军需将军关于仓库的指示等——22条。

关于下级秘密告发上级长官。

对谩骂、叫喊等的罚款（在办公处所）。

建立了诉讼程序。

注意注意。不知诏令不能作为推诿的理由。

彼得着手制订建立科学院的计划，为此事而与莱布尼兹、沃尔夫、丰特奈尔和修道院院长比尼翁通过信。

（参看莱布尼兹的信，第9卷第56页）

1月22日，彼得将纳尔瓦、多尔帕特、佩尔诺夫和阿伦斯堡的收入（关税）24912卢布拨给科学院。

拨给图书馆员舒马赫尔400卢布用以招待珍品陈列室的参观者。（第9卷第72页注）

彼得订定铁税：每普特1戈比。

命令只能从贵族中选任各委员会的秘书。

颁布有关关税的新海运条例。

确定了税率。

博纳克的外甥 d'Alion（达利昂）先生从君士坦丁堡来到彼得堡。

彼得又颁布了许多诏令之后，于 2 月出发去奥洛涅茨矿泉，从 3 月 1 日治疗至 15 日。

起草**新法典**。彼得命令将新诏令印刷，汇成**条例**，条例又汇成**法典**。

禁止输入彩色油漆。

命令枢密院全体成员以及知名的世俗和神职人员去莫斯科参加皇后的加冕仪式；外省由**全体官员和人民**派代表参加（给库尔巴托夫的指示）。

他的枝形大吊灯悬挂在奥洛涅茨的彼得保罗教堂里（**3 月 14 日**）。

他的其他象牙制品。（参看第 9 卷第 86 页）

彼得出发去莫斯科，4 月到达。

彼得派喀山鞑靼军人去里海建造船舶。库尔兰公爵夫人和梅克伦堡公爵夫入来到莫斯科。

庆祝典礼在 5 月 7 日举行。前一天缅希科夫通过他过去的情妇向皇上呈文，请求免去他犯罪的罚款。彼得全部同意。

为了这一天成立了近卫重骑兵团（**他们的制服**，第 9 卷第 92 页），团长为**大尉**（中将）亚古任斯基。

中尉（少将）德米特里耶夫-马莫诺夫。

少尉（准将）列昂季耶夫。

准尉（上校）梅谢尔斯基公爵。

5 月 7 日。叶卡捷琳娜由诺夫哥罗德大主教**费奥多西**加冕，费奥凡致词。

一个情况引人注意。宴会上沃伦斯基站在彼得的椅子后面，站在皇后后面的则是宫廷高级侍从**冯·蒙斯**。

缅希科夫分发奖章。

庆祝继续到5月16日。

彼得在这时应塞尔维亚高级僧侣莫伊谢·彼得罗维奇的请求送去法衣、宗教书籍等物，还派去教师。为了教孩子斯拉夫文和拉丁文，派去了圣教院的译员马克西姆·苏沃罗夫。

中国人欺压俄国人。他们已经把同蒙古人做买卖的俄国商人从库伦赶走。我国代表兰格提出申诉，他们提出反申诉：要求遣返去俄国的700（?）户人家。兰格被迫离开，来到莫斯科。

年迈的康熙皇帝此时去世。彼得命令西伯利亚省长与中国人和解。离国者（共84人）被引渡给他们，友好关系看来已经恢复。

彼得的尿毒症复发。再次去矿泉治疗，病情缓和后回到莫斯科。

御马监阿拉别尔杰耶夫和工程师（中尉）柳布拉斯视察了从伏尔加河到拉多加湖的水路交通（5月22日）。

命令法官的亲戚一律退出。

禁止巴什基尔人砍伐森林。

命令杰根宁在全线（奥伦堡东线）修建要塞等。

分裂派教徒被宣布为可耻的人（infâmes）。

诏令小俄罗斯人饲养绵羊。

（参看第9卷第129页，附注中有团队开支的钱数。注意，注意。**摘录附注全文**）

近卫军由西伯利亚省的收入供给：

用于口粮——196764卢布

用于装备——12186卢布

6月27日，涅普柳耶夫与奥斯曼帝国签订条约。

8月5日，带回条约批准书。

11日，彼得发出自己的批准书（**一切通过秘书博纳克**）。

涅布柳耶夫得到官职和地产。鲁缅采夫作为特命全权大使派往君士坦丁堡，但首先于 8 月 24 日派往波斯划定疆界（参看训示）。8 月 24 日。

命令圣教院禁止教士未经邀请就挨户去送圣水等，**绝对禁止**。

视察由米尼赫中将监工的拉多加运河。

里夫兰人和爱沙兰人之间的争端允许延期解决（由 3 年改成 5 年）。

开始建造各团团部。

下诏向商人征收钱款以替代征兵（每 1 名额收 100 卢布）。

8 月 1 日取消了许多小额杂税：澡堂税、蜂箱税、衣服商标税、教士税、店员税等等，等等，免除杂税欠款 146631 卢布。

涅夫斯基修道院竣工。彼得将涅夫斯基公爵的尸骨从弗拉基米尔移至修道院（**8 月 30 日**）。

彼得命令测量波罗的海。

注意。从圣彼得堡到阿斯特拉罕驿马费 9 卢布 69 戈比。（第 9 卷第 144 页）

彼得命令摧毁捷列克要塞和阿格拉汗内堡，把一切迁往圣十字要塞。命令戈利岑公爵渡过第聂伯河，把逃过河去的百姓赶回来。

彼得的病情加重。英国手术医师戈尔恩为他做手术。

彼得感到病情减轻，便又出发去视察拉多加工程。御医布卢缅特罗斯特吓坏了，但无法说服他。

彼得去施吕瑟尔堡，从那里又去奥洛涅茨铁工厂。10 月 12 日拉出一根 3 普特重的铁条，从铁工厂又去老拉多加、去诺夫哥罗德、去老罗斯视察盐场。

马秋什金害怕在晚秋（10 月）出海。彼得派他去。

马秋什金于 11 月 9 日出海，到达巴库。在这里他遇到被杀害

的津布拉托夫的士兵。

马秋什金视察了库拉河口，然后去拉什特，那里 2 万名波斯人在克斯克尔维齐的率领下正准备攻击由列瓦绍夫少将指挥的俄国人（6 营步兵、500 名龙骑兵和由哥萨克人、亚美尼亚人组成的轻骑兵等）。

不幸的伊兹马伊尔-别克被沙赫认为是叛徒，仍留在拉什特受俄国人的保护。

阿夫拉莫夫在阿尔达比勒沙赫宫廷里。他遭到愚民的袭击，但他比格里鲍耶陀夫要幸运一些。他开枪回击，又用一瓶酒平息了这次事件。

先后两个月波斯人在拉什特城下不断攻击俄国人，但每次都被逐走。

11 月 5 日，彼得乘快艇到彼得堡，但没有靠岸就去拉赫塔，打算参观西斯捷尔贝特工厂。

傍晚时分彼得在那里靠岸。当时风狂雨急，天色渐渐暗下来。突然他在离拉赫塔一俄里的地方看到一只木船，满载着士兵和水手，从喀琅施塔得方向驶来。木船十分危险，不久就被冲上浅滩。

彼得派出舢板去救援，但人们未能把木船拖下来。彼得生气了，忍不住自己前去。舢板因浅滩相隔数步不能靠近木船。彼得跳入水中，在齐腰的水里走过去，亲手帮助把木船拖下来。然后作了部署，回到拉赫塔，想在那里过夜再往前航行。

但是他的病复发了。他一夜没有睡着，回到彼得堡后就卧床不起。

（那一天颁布了赏赐林艺师的诏令）。

此时宫廷高级侍从蒙斯·特拉克罗阿和他的姐妹巴尔克受到残酷的惩罚。蒙斯掉了脑袋，他姐妹受到鞭笞。她的两个儿子——一个高级侍从、一个少年侍从——降为士兵。另一些人被处罚款。

皇后因为与蒙斯有暧昧关系，不敢为他求情，她为他的姐妹求情。彼得不为所动。

伏尔泰引用巴谢维奇的话（巴谢维奇是荷尔斯泰因公爵的大臣，当时在彼得堡）。

叶卡捷琳娜有否在她威严的丈夫的心目中洗刷了自己的罪名？至少妒嫉和猜疑折磨着他。他把她带到断头台边，台上那个不幸的人的脑袋戳在高竿上。他不再跟她说话，禁止她到他那里去。只有一次因为他心爱的女儿叶利扎维塔的请求，彼得才同意同她一起用餐，而这个女人是他 20 年来形影不离的伴侣。

11 月 13 日，彼得又发布一道残酷的法令，严惩那些逢迎沙皇的近臣，行贿寻求包庇的人。

11 月 24 日，大公主安娜·彼得罗芙娜同荷尔斯泰因公爵订婚。

彼得暂时感到轻松一些。

他命令各团不以团长的名字称呼，而以按规定负担该团费用的州的名称称呼。

无团徽的团应制定团徽。

关于判处死刑的规定：士官判处死刑由将军决定，尉官判处死刑由陆军委员会决定，校官判处死刑必须呈报皇上。

有名望的贵族子弟编入近卫军，其余人编入其他部队。

陆军委员会询问："何谓有名望的贵族？按什么标准区别？按拥有的农户数量还是按官阶高低？"这位破除陈规的人回答说："有名望的贵族按有用的程度来区别。"

彼得允许在彼得堡工作的人每三年有一年可回乡村居住。

又颁布一道关于分裂派教徒的诏令：他们要佩带铜标志，他们的妻子穿古时的宽袖长袍，戴有角的帽子。

允许老式船也可驶入彼得堡。

塔季谢夫谈到彼得拟把神职人员分成各种等级，但塔季谢夫不能相信。

（关于这一年的收入参看第 9 卷第 182 页的附注）

1725 年

1 月 1 日，彼得亲临听费奥凡布道。

也在 1 日颁布了撤除多余岗哨的诏令。

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同奥地利皇帝查理六世缔结贸易同盟，替唐·卡路斯娶大公的女儿玛丽亚·特蕾西亚为妻。

乔治一世很不满意。他怀疑其中有有利于王位觊觎者的条文。法国则羡慕奥地利的贸易利益。

腓特烈·威廉不愿向奥地利交纳马格德堡的关税。因此而有汉诺威防御条约。

法国和英国承诺支持普鲁士国王对**贝尔根**的继承权。

瑞典、丹麦和荷兰靠拢这一同盟。

奥地利与俄国结成同盟。彼得开始与普鲁士谈判……

彼得派人至阿尔汉格尔斯克，命令造船技师建造 3 艘**格鲁兰**战船，3 艘小艇和 18 艘舢板。

他委派**贝林格**（大尉）开辟经北冰洋到东印度的航线。彼得接到马秋什金送来的消息。达吉斯坦王纠集了 3 万军队，包围圣十字要塞。克罗波托夫少将将他击溃，并彻底破坏了他的领土。彼得废除达吉斯坦王这一称号。（参看《每月文辑》，1760 年第 2 卷第 38 页）

彼得（据卡蒂福尔说）为圣水式取水时在冰窟窿上受了凉，发起高烧。

彼得命令不能通过陆路将脂油、软革、蜂蜡等运往外国。

颁布了关于出售食品的警察法令。

关于在城市空房中安置士兵。

关于隐瞒农奴的诏令得到说明。

关于捐税。

1 月 16 日，彼得开始感到临终前的痛苦。他因刺痛而叫喊。

他吩咐在他卧室附近搭一个临时简易教堂。

22 日举行了忏悔和领圣餐仪式。

所有彼得堡的医生都聚集在皇上那里。他们默不作声，但是大家都看到彼得的无望状态。他在小便时已经没有气力叫喊，只能低声呻吟。

3 名或 4 名枢密大臣在他身边值勤。

25 日，所有枢密大臣、将军、各委员会委员、所有近卫军和海军军官、所有圣教院的成员和知名的神职人员齐集宫中。

所有教堂都敞开大门:教堂里人们为临终的皇上的健康祈祷。百姓群集在皇宫门外。

叶卡捷琳娜一会儿号啕大哭，一会儿叹息，一会儿昏晕过去，她不离彼得的床前，不去睡觉，除非彼得强令她去睡。

彼得不让几位公主去看他。似乎在弥留之际他和他有罪的妻子和好了。

26 日早晨，彼得（?）命令释放所有流放去服苦役的罪犯（第一、二点的犯人和杀人犯除外），**为了皇上的健康**。

也在那时他颁发了关于鱼和鱼胶（国营商店）的诏令。

傍晚时分他的病情恶化。为他举行了敷膏油仪式。

27 日发布诏令宽恕未参加检阅的贵族。根据陆军委员会条令判处死刑的人（……等除外），予以赦免，让他们为皇上的健康祈祷。

这时彼得要求纸和笔，写了几个模糊不清的字，其中可以辨认的只有：“**望全部给**……”笔从他手中落下。他吩咐将安娜公主

叫来，以便向她口授。她走了进来，但他已经什么都不能说了。

普斯科夫、特维尔两地的高级僧侣和楚多夫修道院的修士大司祭开始开导他。彼得精神振奋起来，乐意扶他欠起身来，他举起双手，抬起双眼，用干燥的舌头含糊地说：**“只此能解我饥渴，只此能减我痛苦。”**

开导人开始向他讲上帝的无限仁慈。彼得重复了几次**“我相信，我希望”**。开导人俯身向他读了领圣餐的祈祷文：“我相信，主啊，我信仰，因为你是……”等等。彼得说：**“我相信，主啊，我信仰；我相信，主啊；帮助我克服我的邪念。”**这一切令人惊异（目击人在手稿里说），他深受感动地说着，脸上尽力显露出快活的神情——这以后就不作声了。

在场的人开始同他告别。他以安静的目光向大家致意，然后用尽力量说：**“过一会……”**大家服从他最后的意愿，走了出来。

他再也没有说什么。15个小时他痛苦难忍，他呻吟着，右手不住地抽动，左手已经瘫痪了。开导他的人一步不离开他。彼得听着他说，有几次费力地画十字。

三一修道院的修士大司祭建议他再领一次圣餐。彼得微微抬起手，表示同意。又为他举行了一次圣餐仪式。一直到凌晨3点多钟彼得似乎还神志清醒。然后他的身体开始冷却，他已经没有任何生机了。特维尔的高级僧侣继续在他耳边开导他，念临终祷词。彼得不再呻吟，呼吸停止了——1月28日早晨6时，彼得在叶卡捷琳娜怀中去世。

叶卡捷琳娜被宣布为女皇（由缅希科夫发令，由费奥凡和三级文官马卡罗夫协助）。

同一天发布公告。

犒赏驻彼得堡各团。德米特里耶夫-马莫诺夫被派往莫斯科去见枢密大臣马特韦耶夫伯爵。

2 月 2 日印就宣誓词，分发全国。

皇上的遗体被剖开，作了防腐处理，从遗体上拓成石膏面模。

遗体安放在小厅。1 月 30 日，人民列队来吻他的手致敬。

3 月 4 日，6 岁的公主纳塔莉娅・彼得罗芙娜去世。她的灵柩也放在那座厅里。

3 月 8 日，公告全国举行安葬。两天以后安葬结束。（**参看戈利科夫著作**）

普加乔夫史

《普加乔夫史》写于1833年，1834年首次出版。

还在流放期间普希金就对1773—1774年的普加乔夫起义很感兴趣。30年代初他打算以此为题材写一部历史小说（《上尉的女儿》）和一部纯历史著作（《普加乔夫史》)。1833年初他着手收集材料，得到当时陆军部长切尔内绍夫的许可，在总参谋部查阅他需要的原始文献资料。3月25日开始写作，至5月22日已完成第一稿的草稿。初稿完成后，普希金继续紧张工作，他与事件的目击者通信，亲自去下诺夫哥罗德、喀山、辛比尔斯克、奥伦堡、乌拉尔斯克等地，询问当地的老居民，记录各种故事和传说，查阅当地的档案，以新的资料修改和补充初稿。1833年底普希金将书稿送沙皇尼古拉一世审阅。出乎意料，尼古拉同意出版，而且贷款2万卢布供出版之用，但他对书稿提了不少意见，而且违背普希金的初衷，把书名改为《普加乔夫叛乱史》。普希金不得不再一次进行修改，1834年12月此书以《普加乔夫叛乱史》为题问世。

《普加乔夫叛乱史》分为2卷。第1卷包括普加乔夫史的正文和注释，第2卷为附录，包括与普加乔夫起义有关的文件、资料（文告、报告等)、回忆录和其他历史文献。

原苏联科学院出版的《普希金全集》中替这部著作恢复了原名——《普加乔夫史》。此次出版只收入初版中的第1卷（正文及注释)，第2卷附录因非普希金所写，没有收入，只刊印了第1卷注释中提到的几篇材料。由于篇幅不多，我们在翻译时把这几篇材料译出，分别插入相应的注释中，便于读者阅读。 ——译者

前　言

这一历史片段是我的一部没有写完的著作的一部分。这一片段中收集了政府公布的有关普加乔夫的一切材料以及外国著作家中谈到普加乔夫的我觉得信而有征的东西。我还有机会利用了一些手稿、传说和至今仍健在的人的见证。

普加乔夫案卷至今尚未刊印，它同其他重要文件一起保存在圣彼得堡国家档案馆里，这些文件曾经是国家的机密，现在已成了历史资料。皇帝陛下登基后下令加以整理。这些珍贵资料从地下室取了出来，在那里屡经洪水侵袭，几已被毁。

未来的历史学家如果获准刊印普加乔夫案卷，将不难修正和补充我的著作，我的著作固然不完善，但却是谨严的。在这些历史篇章里可以见到叶卡捷琳娜、鲁缅采夫、帕宁兄弟、苏沃洛夫、比比科夫、米赫尔孙、伏尔泰和杰尔查文的名字，这些名字不应湮没而为后世所遗忘。

亚·普希金

1833年11月2日

于鲍尔金诺村

我觉得，要翔实地描写此贼的一切诡计和行径，即使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也未必能够成功，更不用说平庸之辈了；他的一切计谋不是出自理性和军事规律，而是依仗大胆、机遇和好运。因此，就连普加乔夫本人（我认为）不仅讲不出他的计谋的细节，而且有相当一部分甚至记不起来，因为许多事不是直接取决于他一个人，而是由许多自行其是的同党在不同的场合当机立断而发生的。

——修士大司祭普拉东·柳巴尔斯基

第 一 章

雅伊克哥萨克的渊源。——充满诗意的传说。——沙皇的诏书。——里海上的劫掠。——斯坚卡·拉辛。——涅柴和沙迈。——彼得大帝的预见。——内部的骚乱。——游牧民族的逃窜。——雅伊克哥萨克的叛乱。——叛乱的平定。

雅伊克河源出乌拉尔山，根据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诏令而更名为乌拉尔河；它沿乌拉尔山脉迤逦向南，流至昔日的奥伦堡旧址，现今的奥尔斯克要塞所在地，冲开岩石嶙峋的山岭，转而向西，流入里海。乌拉尔河全长2500余俄里，灌溉巴什基里亚部分土地，是奥伦堡省几乎整个东南部的界河；它的右面是外伏尔加草原，左面是荒凉的沙漠，这里是我们称之为吉尔吉斯凯萨基人[①] 的野蛮部落的游牧之地。乌拉尔河水流湍急；混浊的河水中孳生着各种鱼类；河岸大多为泥岸和沙岸，不长林木；但在水泛地上却宜于畜牧。河口地区长满了高高的芦苇，野猪和猛虎出没其间。

15世纪时在这条河上出现了顿河哥萨克人。这些哥萨克人横

① 即哈萨克人。

行赫瓦林海[①]上,[1][②]冬天到雅伊克河岸越冬,那时两岸还为森林所覆盖,因僻静而显得安全;春天他们又到海上去行劫,直至深秋,临近冬天时回到雅伊克河上来。他们不断地溯游而上,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最后选择了距今乌拉尔斯克60俄里的科罗弗拉特诺耶草甸作为他们的永久居住地。

在他们新居的附近,几个从金帐汗国分离出来的乌卢斯人家族也在那里游牧,在雅伊克河两岸寻找水草丰美的牧场。开始时两个民族相互敌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建立起友好的关系;哥萨克人开始娶乌卢斯妇女为妻。至今流传着一个富有诗意的传说:哥萨克人酷爱单身生活,相互约定,在每次出发征战前抛弃妻子,杀死所生的儿女。一个叫古格尼亚的首领首先破坏了这条残酷的法律,把年轻的妻子保护下来,于是哥萨克人竟相仿效他们的首领,心甘情愿地戴上家庭生活的桎梏。直至今天,乌拉尔河两岸的居民在他们的宴会上还为自己的老祖宗古格尼哈太婆干杯,祝她健康[2]。

哥萨克人以掠夺为生,感到受敌对的民族的包围必须有强大的靠山,因此在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在位时,他们派代表到莫斯科,请求皇帝垂青庇护他们。哥萨克人定居在无主的雅伊克河上,收容他们有如扩大疆土,其意义是明显的。沙皇对新归顺的臣民抚慰有加,赐予诏书[3],把雅伊克河从上游至河口赏给哥萨克,并允准他们收容自由民居住。

哥萨克人数日益增加。他们继续横行在里海上,与顿河哥萨克联合,共同袭击波斯商船,抢劫沿海的村落。波斯王向沙皇控诉。莫斯科下诏申饬顿河和雅伊克哥萨克。

---

① 古俄罗斯语中称里海为赫瓦林海。

② 方括号中的数码为普希金原注释的数码,原注释集中放在正文之后。

哥萨克人没有卸下抢劫来的货物就乘船沿伏尔加河至下诺夫哥罗德，又从下诺夫哥罗德至莫斯科，背负斧头和槽形厚板[①]，向沙皇请罪。沙皇勒令他们去波兰和里加附近，立功赎罪，另派火枪兵去雅伊克河。这些火枪兵后来与哥萨克结成一个部族。

斯坚卡·拉辛曾经到过雅伊克哥萨克的居住地。据历史记载，哥萨克人把他看作敌人。他们的城寨被这位勇敢的叛逆者所占领。驻扎在那里的火枪兵或被击毙，或被淹死。[4]

根据与鞑靼历史学家的记载相吻合的传说，两位雅伊克首领——涅柴和沙迈的远征便发生在那个时期。[5]第一位首领集结了一批自由逃民，进军希瓦，希望能大有所获，他很幸运。哥萨克经历了途中的艰辛之后，抵达希瓦。正逢希瓦汗率军出征，涅柴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希瓦城；但他在城中住得过久，很晚才启程返回。哥萨克满载虏获物，行动迂缓，为返国的希瓦汗所追及，在锡尔河上全军覆灭，至多只有3个人回到雅伊克报告勇敢的涅柴的灭亡。几年以后，另一个名叫沙迈的首领循着他的原路出发。但是他为草原上的卡尔梅克人所俘虏；他手下的哥萨克继续前进，迷了路，没有到达希瓦，却来到了咸海，被迫在那里过冬。他们遭到饥饿的折磨，这些不幸的流浪者相互残杀，互食其肉。大部分人都死亡了，其余的人最后派遣使者到希瓦汗那里，请求收容，以免他们死于饥馑。希瓦人派人到他们那里，把他们全收为奴隶，带回希瓦城。他们就在那里消失了。至于沙迈，几年以后他被卡尔梅克人带到雅伊克兵团，大概是为了交换。从那以后哥萨克人远征的兴趣冷淡了，他们逐渐习惯于家庭的平民的生活。

雅伊克哥萨克驯顺地听从莫斯科的命令，执行各种差役；但

---

① 斧头和槽形厚板是砍头时用的刑具。

在家乡仍保持原有的治理方式。权利完全平等；首领和长老由人民选举，他们是人民决议的执行人，任期有限制；议会中每一哥萨克都有自由发言权，公共事务由多数票决定；无任何书面决议；因叛变、怯懦、杀人、盗窃罪而被处“装袋沉水”的刑罚——这就是治理的主要特点[6]。雅伊克哥萨克除了他们从顿河哥萨克那里带来的简单粗陋的规章制度外，又加上了他们自己当地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涉及他们财富的主要来源渔业和雇用一定数量的哥萨克的权利，十分复杂，订得非常细致明确。[7]

彼得大帝第一个采取措施把雅伊克哥萨克纳入国家管理的总体系之内。1720年，雅伊克哥萨克兵团划归陆军部管辖。哥萨克骚动了，他们焚毁了自己的城寨，企图逃往哈萨克草原，但被查哈罗夫上校用残酷的手段平定。他进行了人口登记，规定了服役的义务和薪饷。皇帝亲自任命了哥萨克兵团的首领。

安娜·伊万诺芙娜和叶利扎维塔·彼得罗芙娜在位时期，政府曾经想实行彼得大帝的设想。机缘凑巧，正好哥萨克兵团首领梅尔库里耶夫和长老洛吉诺夫之间发生不和，哥萨克分裂成两方：首领一方和洛吉诺夫一方，即人民一方。1740年，政府决定改革雅伊克哥萨克兵团的体制，当时的奥伦堡省省长涅普柳耶夫向陆军部提出了一个新制度方案；但大部分设想和规定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登基以前一直都没有实施。

1762年起，洛吉诺夫一方的雅伊克哥萨克开始控告政府在兵团内成立的办公厅官员对他们的各种迫害：克扣规定的薪饷，横征暴敛，侵犯自古以来的捕鱼权利和习惯。被派去调查他们诉状的官员，不能或者不想满足他们的要求。哥萨克人不止一次地骚动，波塔波夫少将和切列波夫少将（前者于1766年，后者于1767年）不得不诉诸武力和极刑。在雅伊克镇成立了侦查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有波塔波夫、切列波夫、勃里姆费尔德和达维多夫等

几位少将以及近卫军大尉切贝舍夫。哥萨克兵团首领安德列·博罗金被撤职，另选彼得·唐博夫采夫接任；判决办公厅成员向哥萨克偿还克扣的薪饷，另外还要偿付相当大的一笔罚金，但办公厅官员避不执行判决。哥萨克人没有失去希望。他们试图直接向女皇控告，提出自己合理的要求。但是他们秘密派去的代表，被陆军委员会主席切尔内绍夫伯爵下令在彼得堡逮捕监禁，作为叛贼处刑。与此同时，几百名哥萨克被派遣到基兹利亚尔服役。地方长官又利用这一机会，对人民的反抗进行报复，变本加厉地迫害人民。人们获知，政府打算由哥萨克人组建几个骠骑兵连，而且已经下令剃去他们的胡子。被派到雅伊克镇执行这项命令的特劳宾贝格少将激起了人民的公愤。哥萨克人纷纷起义。最后，到1771年，暴动已如烈焰猛火，不可扑灭。

暴动的直接起因是一起同样重大的事件。在伏尔加河和雅伊克河之间是广阔无垠的阿斯特拉罕和萨拉托夫草原。18世纪初爱好和平的卡尔梅克人离开中国的边境投靠白人沙皇，来到这片草原上游牧。从那时起他们忠诚地为俄国效劳，守卫着俄国的南疆。俄国的地方警官利用他们的朴实，天高皇帝远，开始压迫他们。善良驯顺的人民的这一控诉达不到上级首长那里。他们忍无可忍，决心离开俄国，并秘密与中国政府联络。他们毫无困难地游牧到雅伊克河边，没有引起任何怀疑。突然，他们一共3万个帐篷渡过雅伊克河，沿着哈萨克草原，向他们原先的祖国边界走去。[8]政府赶忙设法阻止这次突如其来的逃跑，命令雅伊克哥萨克军追赶。但是哥萨克人除少数外不服从命令，而且显然拒不接受任何军差。

当地的首长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以制止暴动，但惩罚已经不能使这些下了狠心的人驯服。1771年1月13日，他们聚集在广场上，从教堂中抬出圣像，在哥萨克基尔皮奇尼科夫的带领下，朝

着到雅伊克镇来执行侦查委员会任务的近卫军大尉杜尔诺夫家走去。他们要求撤免办公厅成员，发还被克扣的薪饷。特劳宾贝格以军队和重炮相迎，命令他们解散。但是无论是他们的命令还是哥萨克兵团首领的劝说都无济于事。特劳宾贝格命令开炮；哥萨克们向大炮猛扑过去，展开了搏斗，暴动者获得胜利。特劳宾贝格企图逃跑，在大门边被击毙，杜尔诺夫受重伤，唐博夫采夫被吊死，办公厅成员被拘禁；成立了新的领导来替代他们。

暴动者欢欣鼓舞。他们派遣选出的代表到彼得堡去，为流血事件辩解。这时，从莫斯科派来弗莱曼少将平定叛乱，他带来一连掷弹兵和炮兵。弗莱曼春天到达奥伦堡，在那里他等到两条河流汇合之时，带了两个轻骑野战队和几个哥萨克向雅伊克镇进军[9]。叛军3000人出城应战。两支军队在离城70俄里处相遇。6月3、4两日发生激战。弗莱曼用霰弹开出一条血路。叛军奔回各自家中，带着妻子儿女，开始渡过恰甘河，企图逃往里海。弗莱曼随着入城，威胁规劝，软硬兼施，把人民留在城里，一面派兵追逐逃亡者，几乎所有人都被捉回。奥伦堡成立了侦查委员会，主席是涅罗诺夫上校。许多叛乱分子被送往那里，监狱人满为患。犯人被分别安插在外商贸易商场和现货交易商场的长条凳上。前哥萨克领导机构被废除。授权雅伊克卫戍司令西蒙诺夫中校管辖。任命哥萨克兵团长老马尔捷姆扬·博罗金和管事莫斯托夫希科夫参加兵团办公厅。叛乱的肇事者受鞭笞之刑；近140人流放西伯利亚；另一些人被送去当士兵（注意：所有人都逃跑了）；其余人被赦免，重新宣誓效忠。这些严厉的必要的措施恢复了表面的秩序；但是平静是不可靠的。“厉害的还在后头呢！”——被赦免的叛乱分子说，——“我们要把莫斯科翻个个儿。”——哥萨克仍旧分为两派：和顺的和不和顺的（或者可采用陆军委员会的确切译法：听话的和不听话的）。在草原上的独家农户里，在偏远的小村庄里举

行着秘密会议。一切都预示新的暴动将要来临。缺少的只是领头人。这个领头人终于出现了。

第　二　章

普加乔夫的出现。——他自喀山出逃。——科热夫尼科夫的供词。——冒名为王者的最初胜利。——伊列克河哥萨克的背叛。——攻占拉斯瑟普纳亚要塞。——努拉里汗。——莱因斯多尔普的部署。——攻占下奥泽尔纳亚。——攻占塔季谢瓦。——奥伦堡会议。——攻占切尔诺列琴斯卡亚。——普加乔夫在萨克马尔斯克。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一个不明身份的流浪汉挨家挨户地在哥萨克农家打工，干各种手艺活[1]。他目睹暴动的平定和肇事者的被杀，一度隐蔽到伊尔吉兹偏僻地区的旧教徒隐修院去；1772年末他从那里被派到雅伊克镇买鱼，借住在哥萨克杰尼斯·皮亚诺夫家。他说话大胆，骂官府，怂恿哥萨克人逃跑到土耳其苏丹统治地区去。他确言，顿河哥萨克将立即仿效他们的榜样；说他在边境上准备了20万卢布的现金和7万卢布的货物；只待哥萨克一到，有一个帕夏会发放多至200万的款项，目前他答应每个哥萨克12卢布一月的薪饷。此外，他说，有两个团从莫斯科出发来对付雅伊克哥萨克，大概在圣诞节或主显节一定会发生暴动。有几个听话的哥萨克想抓住他，作为叛乱分子送往卫戍司令部办公厅；但他和杰尼斯·皮亚诺夫一起溜走了；只是由于一个与他同

路的农夫的指点，才在马雷科夫卡镇被逮捕[2]。这个流浪汉就是叶梅利扬·普加乔夫，顿河哥萨克和分裂派教徒。他使用伪造的身份证，越过波兰边境，意图在伊尔吉兹河分裂派教徒中间定居。他被押解到辛比尔斯克，又从那里押解到喀山。由于与雅伊克兵团案件有牵连的一切人和事在当时的情况下都可能是重要的，因此奥伦堡省省长认为有必要向国家陆军委员会禀报此事，于1873年1月18日呈交了报告。

雅伊克的叛乱分子当时并不罕见，因此喀山当局并不特别注意押送来的罪犯。普加乔夫被禁于监狱，看管并不比其他囚犯严。而此时他的同党却一直在窥伺机会。有一次他在两个城防士兵的监视下在城里乞求施舍。在城栅（这是喀山一条主要街道的名称）附近停着一辆驾好马的三驾马车。普加乔夫走近它，猛地推开一个押送他的士兵，另一个士兵帮助囚犯坐上马车，同他一起飞驰出城。这事发生在1773年6月19日。3天以后喀山收到彼得堡批准的法庭判决书：判处普加乔夫鞭笞之刑，流放至彼雷姆服苦役[3]。

普加乔夫出现在退伍哥萨克兵丹尼尔·舍卢佳科夫家，以前他曾在这家打过工，这时那里常举行谋反者的会议。

起初讨论的是关于投奔土耳其的事：这一思想很久以来为所有不满现状的哥萨克人所共有。众所周知，女皇安娜·伊万诺芙娜在位时期，伊格纳季·涅克拉索夫曾经把它付诸实现，带走了许多顿河哥萨克。他们的后裔至今住在土耳其各州，保持着故国的信仰、语言和习俗。在最近一次对土耳其的战争中他们与我们顽强作战。其中有一部分人觐见了乘扎波罗热人的船只渡过多瑙河的尼古拉皇帝；也像谢奇① 的余部一样，为自己的父辈递上悔

① 谢奇是16—18世纪哥萨克人在乌克兰扎波罗热的自治组织。

过书，回归到自己的合法君主的统治之下。

但是雅伊克河的谋反者太眷恋他们富饶的故园。他们没有想逃跑，却决定发动另一次叛乱。他们觉得冒名称王是一种可靠的煽动手段。为此只需要一个胆大敢为的、尚不为人民所知的外来人。他们选择了普加乔夫。他们不难说服他。他们立即开始纠集同伙人。

陆军委员会将喀山囚徒逃跑的消息通告估计他可能藏匿的一切地方。不久西蒙诺夫中校就探听到，人们曾在雅伊克镇附近的几家农舍里看到过逃犯。政府派出几支队伍去捕捉普加乔夫，但没有成功。普加乔夫和他的主要同谋人为了逃避追捕，不断地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他们的一伙人也愈来愈多了。同时奇怪的流言传播开来……许多哥萨克被拘禁。米哈伊尔·科热夫尼科夫也被逮捕，带到卫戍部队办公厅，在严刑拷打下他作了如下的重要招供：

9月初，他在自己家里，忽然伊万·扎鲁宾来找他，告诉他一个秘密，说有一个伟大的人物在他们的地区。他说服科热夫尼科夫把他隐藏在家里，科热夫尼科夫同意了。扎鲁宾走了，当夜黎明前他同季莫费·米亚斯尼科夫一起回来，还带来一个陌生人。3人都骑着马。陌生人中等身材，肩膀宽阔，瘦削，黑须已开始发白。他穿着粗驼毛长袍，戴一顶浅蓝色的卡尔梅克人帽子，带着一支来复枪。扎鲁宾和米亚斯尼科夫到城里去通告人民，陌生人留在科热夫尼科夫家中。他告诉科热夫尼科夫，他是皇帝彼得三世，关于他已死的传闻，纯属虚构；他在值班军官的帮助下到了基辅，在那里躲藏了将近一年，然后到了察列格勒[①]。在对土耳其作战期间，藏匿在俄罗斯军队里；然后又从那里到了顿河地区，后

① 君士坦丁堡的俄语旧称。

来在察里津被捕；但很快忠诚的哥萨克把他营救出来；去年他在伊尔吉兹和雅伊克镇，又被逮捕送去喀山；但一位不知名的商人用700卢布贿买了哨兵，又把他搭救出来；后来他在快到雅伊克镇时从一个妇女那里得知现在检查身份证十分严格，他又回到通往塞兹兰的大路上，沿途流浪了一些时候，最后为扎鲁宾和米亚斯尼科夫在塔洛文的草原客店里发现，被带到科热夫尼科夫家。说完这段荒唐的故事后，冒名的皇帝说起他的打算来。他准备在哥萨克兵团出发去河上捕鱼（秋捕）之后，就公开露面，以避免卫戍部队的抵抗和无谓的流血。在秋捕期间他想在哥萨克中间露面，擒获首领，直趋雅伊克镇，攻占城堡，在各条道路上设立关卡，不使有关他的消息过早外传。如不成功，他准备扑向俄罗斯，带动整个俄罗斯，在各地任命新法官（因为据他说他看到现下许多贪赃枉法的事），拥立大公为皇上。他自己，他说，已经不想临朝当政了。普加乔夫在科热夫尼科夫庄上住了3天；扎鲁宾和米亚斯尼科夫来接他，带他去乌西希那罗萨什，打算在那里藏匿到秋捕开始。科热夫尼科夫、科诺瓦洛夫和科丘罗夫伴送他。

科热夫尼科夫和他供词中牵涉到的几个哥萨克相继被捕，加速了事件的进程。9月18日，普加乔夫从布多林斯基[4]前哨率领300人的乌合之众来到雅伊克镇附近，驻扎在离城3俄里的恰甘河彼岸。

城里一片骚乱。不久前被压服的民众相率投向新叛乱分子一边。西蒙诺夫派遣500名哥萨克骑兵，辅以步兵和两门大炮，在纳乌莫夫少校统率下出城抗击普加乔夫。克雷洛夫大尉指挥的200名哥萨克作为先行。一个哥萨克向他们迎面驰来，高举着冒名为王者的一封煽动信。哥萨克们要求把这封信读给他们听。克雷洛夫不准，于是激起了暴动，半数哥萨克立即倒向冒名为王者，并抓住50名忠诚哥萨克的辔头，挟持他们同行。纳乌莫夫眼见队伍

中发生叛变，回到城内。被挟持的哥萨克被带到普加乔夫跟前，其中11名按他的命令被处绞刑，成为第一批他所处死的人。这11人是：百人长维托什诺夫、切尔托罗果夫、拉伊涅夫和科诺瓦洛夫，五十人长鲁热尼科夫、托尔斯托夫、波季亚切夫和科尔帕科夫，列兵西多罗夫金、拉尔佳涅夫和丘卡林。

第二天普加乔夫逼近城堡；但当他看到军队出城迎战时，就开始撤退，一伙人在草原上四散奔驰。西蒙诺夫没有追赶，因为他不想派遣哥萨克，唯恐他们叛变，而又不敢把步兵远遣出城，因为城中居民随时可能叛乱。他把这一切向奥伦堡省省长莱因斯多尔普中将报告，请他派轻骑兵追逐普加乔夫。但是与奥伦堡的交通已被切断，西蒙诺夫的报告一星期后才到达省长手中。

普加乔夫匪帮因叛乱分子不断加人而壮大。他率部直趋伊列克镇[5]，勒令该镇哥萨克首领波尔特诺夫出城迎接并加入叛军。他答应恩准哥萨克佩带十字架、留大胡子（伊列克的哥萨克同雅伊克的哥萨克一样都是旧教徒），赐给他们河流、草甸、金钱和粮食，铅弹和火药，永世享有自由；如不听从，必受报复。首领忠于自己的职责，试图抗拒；但哥萨克们把他捆绑起来，敲起钟，捧着面包和盐巴，欢迎普加乔夫。普加乔夫把首领处以死刑，一连三天欢庆胜利。接着他率领所有伊列克哥萨克，带着城防大炮，向拉斯瑟普纳亚要塞[6]进发。

那一带地方建造的要塞不过是一些村庄，四面围着篱笆或板墙。几个老兵和当地的哥萨克在两三门大炮的护卫下可以安然不受散居在奥伦堡省和毗邻草原上的野蛮部族的弓箭和梭标的袭击。9月24日，普加乔夫向拉斯瑟普纳亚进攻。哥萨克立即叛变了。要塞失陷。卫戍司令韦洛夫斯基少校、几个军官和一个神甫被处绞刑，卫戍连和150名哥萨克参加了乱军。

关于冒名为王者的消息迅速流传四方。在布多林斯基前哨，普

加乔夫就传谕哈萨克汗，自称彼得三世皇帝，要求他送儿子来作人质，并派辅助部队 100 人。努拉里汗来到雅伊克城下，借口来与该镇长官谈判，并表示愿为其效劳。城防长官向他表示感谢，答称希望不借他之助就能击溃乱军。努拉里汗把冒名为王者的鞑靼文信送给奥伦堡省省长，第一次传递了冒名为王者出现的消息。努拉里在给省长的信中说："我们身居草原，不知此沿河驰骋之人为谁：是骗子抑或真是皇上？我们的使者回来说，难以弄清真相，只见此人长须为浅白色。"努拉里汗趁此机会要求省长归还人质和夺走的牲畜，交出自汗国逃走的奴隶。莱因斯多尔普赶忙答复，彼得三世皇帝之死举世共知；他自己亲眼看到皇上卧在棺木中，还吻过他的手。他告诫努拉里汗，如果冒名为王者逃到哈萨克草原，应该交给政府，女皇陛下一定会厚加赏赐。努拉里汗的要求一一得到满足。而事实上，努拉里汗一面向莱因斯多尔普保证忠诚于女皇，一面又与冒名为王者建立了友好关系，而且哈萨克人开始准备奔袭。

在努拉里汗的消息之后，奥伦堡又接到雅伊克镇卫戍司令通过萨马拉送来的报告。紧接着又收到韦洛夫斯基关于伊列克镇失陷的报告。莱因斯多尔普急忙采取措施制止事态恶化。他命令准将比洛夫男爵率领 400 名步兵和骑兵，携带 6 门野战炮自奥伦堡出发去雅伊克镇，沿途收容从各前哨和要塞撤退下来的人员。命令上奥泽尔纳亚区段[7]司令准将科尔夫男爵尽速奔赴奥伦堡；命令西蒙诺夫中校派遣纳乌莫夫少校率领野战队和哥萨克与比洛夫会合；命令斯塔夫罗波尔公署[8]派遣 500 名武装卡尔梅克人去西蒙诺夫处；命令近处的巴什基尔人和鞑靼人尽速集结 1000 人接应纳乌莫夫。这些命令没有一个执行。比洛夫占领塔季谢瓦要塞后曾向奥泽尔纳亚方向挺进，但在距该地 15 俄里处夜间听到炮声不绝，就胆怯后退了。莱因斯多尔普再次命令他迅速前进击溃乱军；

比洛夫不听命令，仍留在塔季谢瓦。科尔夫以各种借口推托，不愿出发。原拟集结的500名武装卡尔梅克人，到了不足300人，而这些人途中也都逃跑了。巴什基尔人和鞑靼人不听命令。纳乌莫夫少校和哥萨克兵团长老博罗金则自雅伊克镇出来后，远远地跟踪普加乔夫。10月3日从草原方向来到奥伦堡，带来了冒名皇帝无往不胜的消息。

普加乔夫从拉斯瑟普纳亚向下奥泽尔纳亚[9]进发。路上他遇到下奥泽尔纳亚卫戍司令哈尔洛夫少校派来援助韦洛夫斯基的苏林大尉。普加乔夫把他绞死，他的连归附了叛军。哈尔洛夫得知普加乔夫逼近，把自己年轻的妻子送往塔季谢瓦，因为她是那里的卫戍司令叶拉金的女儿，而他自己作好防守的准备。他的哥萨克背叛了他，投向普加乔夫。哈尔洛夫只留下为数不多的年迈老兵。9月25日晚，他异想天开，为了鼓舞老兵的士气，两门大炮齐射，炮声使比洛夫吓破了胆，赶忙退却。第二天早晨，普加乔夫出现在要塞前。他骑马走在队伍前头。“当心，皇上，”一个老哥萨克对他说，“弄不好会给炮弹打死的。”“你老了，”冒名皇帝说，“难道大炮能打沙皇吗？”哈尔洛夫从一个士兵跟前跑到另一个士兵跟前，命令他们射击。谁也不听他。他夺过导火索，放了一炮，又扑过去点另一门炮。这时叛军已经占领了要塞，向要塞的唯一保卫者奔过来，打得他遍体鳞伤。他奄奄一息，想用金钱赎身，把他们引到他埋藏财产的木屋去。这时要塞外已经竖起绞架；普加乔夫坐在绞架前，接受居民和卫戍部队的效忠宣誓。哈尔洛夫被带到他面前，他身受重伤，神志不清，血流不止。一只眼睛被梭标挑出，挂在脸颊上。普加乔夫下令将他处死，与他一起处死的还有费格涅尔和卡巴列罗夫准尉，一个文书和鞑靼人比克巴伊。城防士兵为自己善良的司令求情；但雅伊克的哥萨克，叛军的头目们，毫不动心。没有一个蒙难者表现出怯懦。穆斯林比

克巴伊走上绞刑台，画了个十字，把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10]。第二天，普加乔夫出发去塔季谢瓦[11]。

这个要塞的司令是叶拉金上校。卫戍部队因比洛夫的队伍在此寻求安身之所而人数倍增。9月27日晨，普加乔夫出现在要塞周围的高地上。城中居民都看见他在那里部署大炮，亲自把炮口对准要塞。叛军策马走近城墙，劝说城防军自觉投诚。——不要听大老爷的话。城上开枪回答。他们退走了。对射从中午继续到黄昏，毫无结果；这时围城者纵火焚烧要塞附近的几堆干草。干草着了起来，火势很快蔓延到木头构筑的工事。士兵们赶忙去扑灭大火；普加乔夫乘城中慌乱之际，从另一面进攻。要塞中的哥萨克向他投诚。受伤的叶拉金和比洛夫本人拼死抵抗。最后叛军冲进了要塞，到处断垣残壁，烟火弥漫。守军首长被捕。比洛夫被砍头。叶拉金长得肥胖，被剥去皮；恶棍们从他身上撕下油来涂抹伤口。他妻子被砍成肉酱。他们的女儿，即前一天成为寡妇的哈尔洛娃被带到下令杀死她父母的胜利者面前。她的美貌使普加乔夫倾倒，他把不幸的女人占为己有，为她赦免了她7岁的弟弟。从拉斯瑟普纳亚逃出来的韦洛夫斯基少校的遗孀也在塔季谢瓦：她被勒死。所有军官都被处绞刑。几个士兵和巴什基尔人被带出城外，在田野里用霰弹枪毙。其余的人头发被剃成哥萨克式，编入叛军。13门大炮落人胜利者之手。

普加乔夫胜利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传到奥伦堡。韦洛夫斯基才报告伊列克镇陷落，哈尔洛夫就报告拉斯瑟普纳亚失守；接着比洛夫从塔季谢瓦报告下奥泽尔纳亚失陷；克鲁泽少校从切尔诺列琴斯卡亚报告塔季谢瓦城下的战斗。最后（9月28日），勉强凑集了300名鞑靼人派往塔季谢瓦，但他们中途折回，带来了比洛夫和叶拉金悲惨命运的消息。莱因斯多尔普因战火迅速蔓延而胆战心惊，召集奥伦堡主要官员会议，决定采取以下措施：

(1) 拆毁萨克马拉河上的所有桥梁，推入河中；

(2) 收缴扣押在奥伦堡的波兰贵族联盟成员的武器，把他们在严密的监视下送往特洛伊兹卡亚要塞；

(3) 指定有武器的平民守卫城堡的某一地位，统归卫戍总司令瓦伦什特尔恩少将指挥；其余人随时作好灭火的准备，由海关关长奥布霍夫指挥；

(4) 把伊斯兰鞑靼人迁入城内，委任六级文官季马舍夫管理；

(5) 炮兵由四级文官斯塔罗夫-米留科夫指挥，因其曾在炮兵中服役。

此外，莱因斯多尔普还考虑奥伦堡本身的安全，命令卫戍总司令改进城防工事，使处于防御状态。命令尚未被普加乔夫占领的小要塞城防军开入奥伦堡，把重物和火药或埋入地下或沉入水中。

9 月 29 日，普加乔夫从塔季谢瓦向切尔诺列琴斯卡亚进击[12]。在这个要塞里只留下涅恰也夫大尉和几名老兵。涅恰也夫替代逃往奥伦堡的克鲁泽任要塞卫戍司令。他们不加抵抗就投降普加乔夫。由于他的女农奴控告他，涅恰也夫被绞死。

普加乔夫不去触动右方的奥伦堡，而向萨克马拉城[13]进发，该城的居民已在翘首期待他。10 月 1 日，他在几个哥萨克的簇拥下从鞑靼人的卡尔加来村骑马前往该镇。一位目击者是这样描写他的到来的[14]：

"在要塞的镇公所里铺了地毯，放了一张桌子，上面放着面包和盐。神父拿着十字架和圣像等待普加乔夫的到来。当他骑马进入要塞时，钟声大鸣，人民脱帽致敬，当他在两个哥萨克的搀扶下跨下马来时，所有人都跪伏在地。他恭恭敬敬地吻了吻十字架，又吻面包和盐，坐在给他准备的椅子上，说：'起来吧，孩子们。'然后大家吻他的手。普加乔夫询问城中哥萨克的情况。人们回答

说，有的在服役，有的跟他们的镇长达尼尔·顿斯科伊一起调到奥伦堡去，只有20人留下来赶驿车送邮件，这些人也躲起来了。他转身向神父，厉声命令把这些人找到，又说：'你是神父，你就兼任镇长吧，你和镇上的居民要用脑袋保证，为这些人对我负责。'然后他去镇长父亲家，那里已为他准备好午宴。他对老头子说：'如果你儿子今天在这里，那么你们的午宴就是极大的荣耀，可惜你的面包和盐失去了光彩。如果他离开了自己的地方，那还算什么镇长？'午饭后他醉醺醺地下令要把主人处死，但他身边的哥萨克为他求情，老头子只带上镣铐，在镇公所里关了一夜禁闭。第二天，找回来的哥萨克去见普加乔夫。他对他们和蔼可亲，带他们一起走。他们问他：要带多少口粮。他回答说：'带一小块面包吧；你们只要伴送我到奥伦堡就行了。'这时奥伦堡省长派来的巴什基尔人包围了城市，普加乔夫策马出城；不经战斗就全部招纳了他们。在萨克马拉河岸上他绞死了6个人。"[15]

普列奇斯坚斯卡亚要塞距萨克马拉镇30俄里。它的卫戍部队中的精锐部分被比洛夫去塔季谢瓦时带走了。普加乔夫的一支部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它。军官和士兵出来迎接胜利者。冒名为王者像往常一样接纳了士兵，并且第一次给军官以可耻的宽恕。

普加乔夫的力量不断增强：从他和一小撮叛乱分子在雅伊克镇附近出现的那一天起过了才两个星期，他已有了3000名步骑兵和20多门大炮。7座要塞为他所占领或向他投降。他的军队以难以置信的速度一天比一天扩大。他决定利用他的好运，在10月3日夜间在萨克马拉镇近郊越过河上的桥（虽然莱因斯多尔普命令破坏所有桥梁，这座桥仍完好无损），向奥伦堡进发。

第 三 章

政府的措施。——奥伦堡的状况。——莱因斯多尔普发布关于普加乔夫的公告。——强盗赫洛普沙。——普加乔夫在奥伦堡城下。——别尔达集镇。——普加乔夫的同伙。——卡尔少将。——他的失败。——切尔内绍夫上校之死。——卡尔离开部队。——比比科夫。

奥伦堡的事态愈来愈恶化了。雅伊克兵团的总暴动随时可能发生。巴什基尔人在他们的长老们的挑动下（普加乔夫用他从布哈拉人那里抢来的骆驼和货物买通了这些长老）开始攻击俄罗斯居民，一伙一伙地参加叛军。在官军里的卡尔梅克人从前哨中逃跑。莫尔多人、楚瓦什人、车累米斯人① 再也不听从俄罗斯长官的话。农奴们显然倾向于冒名为王者，很快不仅奥伦堡省而且与它毗邻的几个省份都开始了危险的动荡。

几个省的省长，喀山的冯·布兰特，西伯利亚的奇切林和阿斯特拉罕的克列切特尼科夫，都在莱因斯多尔普后不久向国家陆军委员会报告了雅伊克的事变。女皇不安地关注着正在发生的灾难。当时的局势大大地促成了混乱。政府从各地抽调军队去土耳

① 俄罗斯少数民族马里人的旧称。

其，去骚动的波兰。俄罗斯因为制止不久前猖獗的鼠疫而采取的严厉措施，在黎民中引起普遍的愤懑。征集新兵更加重了困难。政府命令几个步兵连和骑兵连从莫斯科、彼得堡、诺夫哥罗德和巴赫穆特赶紧开往喀山。这几支部队统归卡尔少将指挥。他在波兰以坚决执行上级的严格命令而著名，当时正在彼得堡接收新兵。上级命令他把他的旅交给纳肖金少将，兼程奔赴危险地带；还命令弗莱曼少将与他会合，弗莱曼少将曾经一度平定雅伊克兵团，熟悉此次叛乱的地区；命令邻近各省省长各自作出必要的部署。10月15日，政府发布公告，昭示人民有人僭称皇帝，告诫受惑者迷途知返，及早省悟。[1]

我们再来看看奥伦堡的情况。

当时城中部队多达3000人，大炮70门。以此力量可以而且应能歼灭叛军。可惜在军事首长当中没有一个称职的人。他们从一开始就惊慌失措，使普加乔夫有时间壮大力量，而他们自己却失去了进攻的能力。奥伦堡经受了灾难性的围困，对此莱因斯多尔普本人留下了饶有意义的描述。[2]

开始几天，普加乔夫的出现对奥伦堡居民是严守秘密的，但是一座座要塞相继陷落的流言在城里迅速传开，比洛夫的匆忙出击又证实了传闻的真实性。[3]奥伦堡内出现了骚动；哥萨克人怨言不断，威胁要造反；吓坏了的居民在谈论投降的可能。抓住了一个造谣生事分子，普加乔夫派来的退伍上士。[4]审讯时他招供图谋刺杀省长。奥伦堡附近的村庄里开始出现煽动分子。莱因斯多尔普发出关于普加乔夫的公告，说明他的真正身份和以前的罪行[5]。公告的语言晦涩，含糊不清，里面说到，从雅伊克方面传来关于乱贼的谣言，似乎他不是他现在的身份；但他确实是顿河哥萨克叶梅利扬·普加乔夫，过去因犯罪被处笞刑，脸上刺了印记。这一说法不符合事实[6]。莱因斯多尔普相信了不真实的传闻，以后叛

乱分子常说他造谣，以此而洋洋得意[7]。

看来，莱因斯多尔普采取的所有措施，反而都对他有害无益。在奥伦堡的监狱里当时关着一个带镣铐的凶犯，名叫赫洛普沙。他在当地行凶抢劫20年；三次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三次都被他设法逃走。莱因斯多尔普想[8]利用这个狡猾的囚徒，通过他把劝降的传单送到普加乔夫匪帮里去。赫洛普沙起誓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他的嘱托。他被释放出狱，径直到了普加乔夫那里，把省长的文件交到他手里。"我知道这里写的是什么。"目不识丁的普加乔夫说，赏了他半个卢布和不久前绞死的哈萨克人的衣服。赫洛普沙在这一带横行数十年，对一切了如指掌，成了他不可或缺的帮手。普加乔夫封他为上校，负责掠夺工厂和煽动工人。赫洛普沙没有辜负他的信任。他沿萨克马拉河顺河而下，一路煽动附近的村民，到了布古利马和斯捷尔利塔马克码头和乌拉尔各工厂，从那里给普加乔夫送来大炮、炮弹和火药，同时吸收一些附属农奴① 和巴什基尔人——他行凶抢劫的同伙来扩大匪帮。

10月5日，普加乔夫和他的部队在离奥伦堡5俄里的哥萨克人的草甸上扎营。他立即向前挺进，冒着炮火把一个炮兵连部署在城郊教堂前的台阶上，另一个连在郊外的省长第宅里。他遭到枪炮猛烈的射击，撤退了。就在那一天，根据省长的命令城郊房屋被焚烧一空。只剩下一家农舍和乔治教堂。居民被迁到城里，许诺赔偿一切损失。开始清理环城的壕堑，在围墙外设置鹿砦。

晚上全城周围为过冬准备的干草垛一齐起火。省长没有来得及把干草搬到城内。为了打击纵火犯（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了），纳乌莫夫少校率部出城(他才从雅伊克镇来到这里)，一共有1500名

① 附属农奴是18—19世纪俄国的国家农奴，种国家的土地，整个村子附属于国家企业或私人企业，由这些企业支差。

步兵和骑兵。他遭到大炮的轰击，经过一阵对射后无功而返。他的士兵胆怯不前，而哥萨克兵他不能信任。

莱因斯多尔普又召集文武官员举行会议，要求他们书面表达自己的意见：再次出击匪徒，还是在城防工事的掩护下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在这次会议上只有四级文官斯塔罗夫-米留可夫发表了无愧于军人的意见：抗击叛军。其余人害怕再次失败，使居民陷入危险的沮丧状态，因此只想防守。莱因斯多尔普也同意后一种意见。

10 月 8 日，叛军出动抢劫离城 3 俄里的易物商场[9]。派去镇压的部队把他们赶走，就地打死 200 人，抓住 116 人。莱因斯多尔普想利用这一使士气稍振的机会，准备第二天出战普加乔夫；但所有领导人异口同声地向他报告，军队完全不能信赖：士兵情绪沮丧，困惑犹豫，作战不力；哥萨克可能在战场上投向叛军，倒戈的结果可能使奥伦堡毁灭。可怜的莱因斯多尔普不知如何是好[10]。但他终于设法说服部下，使他们感到内疚，于是 10 月 12 日，纳乌莫夫又率领他的那支不可靠的部队出城作战。

战斗打响了。普加乔夫的炮队在数量上胜过从城里拉出来的炮队。奥伦堡的哥萨克因为不习惯而害怕炮弹，挨在城边，依靠部署在城壕里的大炮的掩护。纳乌莫夫的队伍被人数众多的乌合之众团团围住。他列好方阵，开始退却，一路上开枪击退敌人。战斗延续了 4 小时。纳乌莫夫的部队死、伤、逃跑一共损失 117 人。

没有一天不相互开枪射击。叛军成群结队地在城墙附近往来驰骋，袭击运送草料的队伍。普加乔夫几次集结他的全部兵力逼临奥伦堡。但他不想用强攻夺取城市。他对萨克马拉的哥萨克说："我不愿损失人员，我要让这座城市饿死。"他不止一次设法把煽动性的传单送到城中居民手里。在城里抓获了冒名皇帝派来的几名歹徒；在他们身上搜出火药和引线。

不久奥伦堡干草短缺。军队和居民中瘦瘠不能使役的马匹被挑出来，一部分送到伊列克后卫和上雅伊克要塞去，一部分送到乌法县去。但是出城才几俄里就被叛乱的农民和鞑靼人劫去，赶马群的哥萨克则被送到普加乔夫那里。

这一年秋天寒冷到来得比往年要早。10月14日就开始天寒地冻；16日下了雪。18日，普加乔夫毁了自己的营帐，带着辎重从雅伊克河回到萨克马拉河，驻扎在别尔达[11]集镇附近，在夏天使用的萨克马拉大道旁，距奥伦堡7俄里。从那里他的侦察队不断骚扰奥伦堡，袭击饲料运输队，使卫成部队处于经常的恐惧之中。

11月2日，普加乔夫又全军逼临奥伦堡城下，环城布置炮兵，猛烈开火。守军从城墙上报以同样猛烈的炮火。与此同时大约1000名普加乔夫的步兵从河的方向悄悄进入被焚毁的城郊居民区的地窖，几乎就在城墙和鹿砦跟前用火枪和弓箭射击。普加乔夫亲自指挥作战。轻骑兵把他们从城郊赶了出去。普加乔夫几乎被俘。晚上炮火停息了；但叛军仍伴随着大教堂的钟声开炮，每小时开一阵炮，彻夜不息。

第二天，虽然严寒彻骨，风雪交加，双方又开始射击。叛军在教堂里燃起火堆，在城郊一座幸存的木屋里生了火，轮流取暖。普加乔夫在教堂台阶上架了一门炮，另一门炮抬上钟楼。在离城1俄里的地方有一个高高的靶子，是炮兵演习时作目标用的。叛军在那里设置了主要的炮兵阵地。双方射击了一整天。夜里普加乔夫撤退了，损失不大，也没有给被围者造成危害[12]。早晨城中派出一批囚犯，在哥萨克的掩护下，掘倒了靶子和其他工事，捣毁了木屋，教堂是叛军安置伤员的地方，在讲坛上可见到一滩滩的血。圣像身上的服饰已被剥去，祭坛供桌上的台毯被撕成碎片。教堂里甚至还有马屎入粪污秽圣地。

天气更冷了。11 月 6 日，普加乔夫和雅伊克哥萨克从新营地迁到集镇里去。巴什基尔人、卡尔梅克人和工厂农民仍留在原地、住在帐篷和土窑里。侦察、袭击和对射一直不断。普加乔夫的兵力一天比一天强大。他的队伍已有 25000 人，其核心是雅伊克哥萨克和各要塞卷入的士兵；但在他们的周围集合了无数的鞑靼人、巴什基尔人、卡尔梅克人、造反的农民、逃亡的囚犯和各种流浪汉。这群乌合之众持有各种各样的武器：有的用梭标，有的有手枪，有的有军官的长剑，有人得到按在长棍上的刺刀，有人带着粗木棒；大部分人则没有任何武器。军队分为团，每团 500 人。只有雅伊克哥萨克领取饷银；其余人得靠抢劫。酒由公家出售。饲料和马匹来自巴什基尔人。宣布逃亡者一律处以死刑。十人长要用脑袋担保不出一个逃兵。建立频繁的巡逻放哨制度。普加乔夫严格监督其执行，亲自巡视，有时甚至在夜里。演习（特别是炮兵）几乎无日不进行。教堂每天做礼拜。在祷告时为皇上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和他的妻子皇后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芙娜祈求平安。普加乔夫因为是旧教徒，从来不去教堂。当他骑马走过市场或别尔达街上时，总是往人群中撒铜币。他在他自己的木屋前坐在椅子里审理案件。一边坐一个哥萨克，一个手执圆槌，一个手执银斧。来见他的人跪地叩头，画十字后吻他的手。别尔达集镇是杀人的场所，卖淫的窝窟。营地里到处是军官的妻女，被送到那里去让盗贼蹂躏。几乎每天都要行刑。别尔达周围的冲沟里堆满了被枪毙的、被绞死的、被分尸的人的尸体。贼人成群结队地到四方去，在村镇里酗酒，抢劫公产和贵族的财产，但从不触动农民的财物。一些大胆的人骑马到奥伦堡的鹿砦边；有的把帽子挑在梭标上，喊着："哥萨克老爷们！你们该清醒清醒，为彼得·费奥多罗维奇陛下效力了。"有的要求把马尔秋什卡·博罗金交出来（博罗金是哥萨克兵团长老，从雅伊克镇随纳乌莫夫的队

伍来到奥伦堡），还邀请哥萨克到他们那里作客："我们这里酒多得很！"城里的骑兵冲出去，双方对射起来，有时还相当激烈。普加乔夫本人也常常参与，炫耀他的勇敢。有一次，他醉醺醺地骑马前来，帽子也丢掉了，在马上摇摇晃晃，几乎做了俘虏。哥萨克们救了他，抓住他的马辔头，把他拉了回去[13]。

普加乔夫并不能独断专行。雅伊克哥萨克们——叛乱的发难者——控制着这个外来人的行动，因为他除了有一点军事知识和异乎寻常的大胆之外，别无其他的长处。没有他们的同意，他什么也不敢做；而他们常常在他不知道的请况下采取行动，有时甚至违反他的意愿。他们在表面上尊敬他，在群众面前脱帽走在他后面，向他叩头；但当他们单独在一起时，像对待同伙人那样对待他，一起饮酒作乐，在他面前不脱帽，只穿一件衬衣，高声唱拉纤人的歌。普加乔夫对他们的监护感到厌烦。"我过得太不自在了。"——他在杰尼斯·皮亚诺夫小儿子的婚宴上对杰尼斯说。[14]他们不能容忍别人对他们一手造就的沙皇的影响，不允许他有别的宠幸和亲信。普加乔夫在开始造反时曾经在绞架下赦免了卡尔米茨基中士，任命他为他自己的文书。很快卡尔米茨基成了他的宠信。雅伊克哥萨克在攻占塔季谢瓦时把他勒死，颈上拴了一块石头抛入水中。普加乔夫问起他时，他们回答说："他沿雅伊克河顺流而下去见他妈了。"普加乔夫没有吱声，只摆了摆手。年轻的哈尔洛娃不幸使伪皇产生眷恋之情。他把她留在奥伦堡城下他的营帐里。她是唯一有权在任何时候走进他帐篷的人；应她的请求，他往奥泽尔纳亚发了一道命令——埋葬他在占领该要塞时绞死的人的尸体。她激起了好妒的歹徒们的怀疑。普加乔夫只好对他们的要求让步，把他的情妇交给他们处置。哈尔洛娃和她 7 岁的弟弟被枪毙。在他们受伤未死之时，他们爬到一起相互紧紧拥抱。他们的尸体被抛到矮树丛里，很久还保持着那种姿势。

在主要的叛乱分子中最突出的是扎鲁宾（又叫契卡），从叛乱一开始他就是普加乔夫的战友和培育人。他自称为元帅，是伪皇之下的第一人。奥夫钦尼科夫、施加耶夫、雷索夫和楚马科夫统率军队。他们都以当时叶卡捷琳娜皇座周围的达官贵人的名字来称呼自己：契卡自称切尔内绍夫伯爵，施加耶夫自称沃隆佐夫伯爵，奥夫钦尼科夫自称帕宁伯爵，楚马科夫自称奥尔洛夫伯爵[15]。退伍炮兵军曹贝洛博罗多夫受到伪皇的充分信任，他同帕杜罗夫一起替目不识丁的普加乔夫处理一切文字工作，而且在叛军当中建立起严格的秩序和制度。佩尔菲利耶夫在叛乱初起时因雅伊克兵团的公务而在彼得堡，他向政府承诺平服哥萨克，把普加乔夫本人交给法庭审判；但到别尔达之后，竟成了最激烈的叛乱分子之一，把自己的命运与伪皇的命运连结在一起。强盗赫洛普沙在受笞刑时，行刑人的鞭子留下了痕迹，两个鼻翼被撕去，露出软骨。他是普加乔夫的宠信者之一。他为自己的丑陋感到害臊，常常戴着面纱或者用袖子掩面，好像是为了御寒似的。[16]使国家动荡不安的就是这样一些人！

这时卡尔来到了奥伦堡省边境。喀山省长还在他到来之前已经集结了几百名城防、退伍和屯垦士兵，把他们一部分部署在基楚耶沃土城周围，一部分在切列姆尚河沿岸，从基楚耶沃到斯塔夫罗波尔的中途。在伏尔加河上有 30 名列兵在 1 名军官的指挥下捕捉盗贼；他们受命监视叛军的行动。布兰特呈文莫斯科，请上将沃尔康斯基公爵增派军队。但是莫斯科卫戍部队都被调遣分头护送新兵，而驻扎在莫斯科的托姆斯克团正负责 1771 年鼠疫猖獗时期建立起来的各关卡的警戒。沃尔康斯基公爵只能调遣 300 名列兵和 1 门炮，他立即用大车把他们送往喀山。

卡尔命令正沿萨马拉防线前往奥伦堡的辛比尔斯克卫戍司令切尔内绍夫上校尽快占领塔季谢瓦。他打算等当时在卡卢加接收

新兵的弗莱曼少将一到，就派他去增援切尔内绍夫。卡尔毫不怀疑能取得胜利。他写报告给陆军委员会切尔内绍夫伯爵说："我只担心这些盗贼听到大军临近的消息就会逃之夭夭，不与大军接触，窜回到他们所来的地方。"他预计，由于时属严冬，骑兵数量不足，困难仅在于追逐普加乔夫。

11 月初，他不等炮队的到来，不等从辛比尔斯克给他派来的 170 名掷弹兵以及从乌法派来的武装巴什基尔人和米舍尔亚克人的到来，就开始向前挺进。途中在离奥伦堡 100 俄里的时候，他获悉普加乔夫派去的流放犯强盗赫洛普沙在奥夫贾诺一彼得罗夫斯克[17]工厂铸造了几门大炮并煽动附属农奴和周围的巴什基尔人，正在回奥伦堡城去。卡尔急于截断他的去路，于是 11 月 7 日，他派准少尉希什金率领 400 名列兵和两门大炮去尤泽耶瓦村[18]，自己和弗莱曼将军和才从卡卢加赶到的瓦恩斯泰特上校从萨尔马纳耶瓦出动。希什金在尤泽耶瓦村附近遭到 600 名叛军的迎击。他部下的鞑靼人和武装农民立即就投降了。不过希什金还是打了几枪把这批乌合之众驱散了。他占据了村庄。凌晨 3 点多种，卡尔和弗莱曼也到了那里。部队如此疲惫，甚至无法布置骑兵巡逻队。两位将军决定等到天亮，然后向叛军进攻。天刚亮时，他们又看到昨天的那伙叛乱分子。官军把劝降书交给他们；他们接了过去，骂骂咧咧地骑马走开，说他们的传单更有理，并开始用他们带着的一门炮射击。官军又把他们驱散了……这时卡尔听到后方远处四声炮响。他发慌了，匆匆忙忙地开始撤退，以为自己与喀山的通路已被截断。此时 2 千多叛军从四面八方向他们疾驰而来，而且用 9 门炮开火射击。普加乔夫亲自指挥。赫洛普沙已与他会合。他们在大炮射程以外的田野里散开，没有任何危险。卡尔的骑兵疲惫不堪，而且数量极少。叛军的马匹精壮，在步兵进攻时，他们退走，敏捷地将大炮从一个山头拉到另一个山头，就这样他们

伴送卡尔撤退17俄里。他整整8个小时用他的5门炮击退进攻，抛弃了辎重，损失（如果相信他自己的报告）包括死、伤、逃跑不超过120人。应该从乌法来的巴什基尔人没有到达；他们在乌拉科夫公爵的率领下就在相距不远的地方，一听到枪炮声他们就逃跑了。士兵大多年老体衰或者是刚入伍的新兵，他们大声抱怨，随时准备投降；年轻的军官没有经历过战火，不善于鼓舞士气。从辛比尔斯克调来的掷弹兵，由卡尔塔肖夫中尉率领，乘着大车，如此散漫，甚至火枪都没有装药，一个个在雪橇上睡觉。最初的炮声一响，也就是卡尔在尤泽耶瓦听到的那四响炮声，他们就投降了。

卡尔突然失去了他的自信心。他向陆军委员会报告自己的损失时提出，要击败普加乔夫需要的不是几支装备窳陋的小队伍，而是整团整团的部队，可靠的骑兵和强大的炮队。他立刻派人去命令切尔内绍夫上校不要从彼列沃洛茨卡亚出来，而应竭力在那里建立巩固的阵地等待以后调度。但是派去的人已经赶不上切尔内绍夫了。

11月11日，切尔内绍夫从彼列沃洛茨卡亚出动，13日夜到了切尔诺列琴斯卡亚要塞。这里他从萨克马拉首领带来的两个伊列克哥萨克那里得到卡尔被击溃和170名掷弹兵被俘的消息。对后一个消息的真实性切尔内绍夫不可能有所怀疑！是他自己把掷弹兵从辛比尔斯克派出去的，因为他们护送新兵正好在那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好：退回彼列沃洛茨卡亚还是赶快去奥伦堡？前一天他已经往奥伦堡送去他那将到达的报告。这时来了5个哥萨克和1个士兵，据他们自己说是从普加乔夫营垒里逃出来的。他们当中有一个哥萨克的百人长和法典委员会代表[19]帕杜罗夫。他拿出他的代表证章，使切尔内绍夫相信他的真诚。他劝告切尔内绍夫立即去奥伦堡，而且自告奋勇，表示可以带领他们通过安全

的地带。切尔内绍夫相信了他，立即就偃旗息鼓，悄无声息地走出切尔诺列琴斯卡亚。帕杜罗夫引他走山路，向他保证，普加乔夫前哨相距很远，即使天亮时他们看到他，那时危险已经过去，他可以毫无障碍地进入奥伦堡。早晨，切尔内绍夫走到萨克马拉河边，在自然界线马亚克，即距奥伦堡5俄里的地方开始从冰上过河。他带着1500名士兵和哥萨克，500名卡尔梅克人和12门大炮。卢热夫斯基大尉首先率炮队和轻骑部队过河；他立即带了3名哥萨克出发去奥伦堡向省长报告切尔内绍夫已经到达的消息。——就在这时奥伦堡听到炮声，一刻钟后炮声停息了……过了一会，莱因斯多尔普接到消息：切尔内绍夫的队伍全部被俘，正被押到普加乔夫的营地去。

切尔内绍夫受了帕杜罗夫的骗。帕杜罗夫把他径直带到普加乔夫那里。叛军突然向他猛扑过来，劫持了整个炮队。哥萨克人和卡尔梅克人倒戈了。步兵又冷又饿，整夜跋涉，疲劳不堪，不能抵抗。全军被虏。普加乔夫绞死切尔内绍夫、36名军官、1个少尉的妻子和1个始终忠于自己不幸首长的卡尔梅克上校。[20]

就在这时科尔夫准将带着一支2400人的队伍和20门火炮进入奥伦堡。普加乔夫也袭击他，但被城中的哥萨克打退。

奥伦堡的首长似乎因惧怕而慌乱了。莱因斯多尔普对不幸的切尔内绍夫的部队没有给予任何帮助，而到了第二日，11月14日，他竟异想天开要作一次强大的出击。全部在城中的军队（包括新到的队伍）在卫戍总司令的指挥下调上战场。叛军一如既往，在远处分散作战，一面用为数众多的火炮不断射击。衰弱不堪的城中马队毫无胜利的希望。瓦伦施特恩不得不排成方阵退却，损失32人。[21]也在那一天受卡尔派遣到新莫斯科大道去的瓦恩斯泰特，遇到普加乔夫一支强大队伍的迎面打击，仓促退却，死亡达200人。

卡尔得到切尔内绍夫被俘的消息，完全丧失了斗志，他已经不再考虑如何去战胜他所鄙视的叛贼，而是考虑他自己的安全。他把一切向陆军委员会作了汇报，借口身体有病，擅自放弃领导，提了几条如何与普加乔夫作战的聪明建议，把整个部队留给弗莱曼照管，自己去莫斯科，在那里他的出现引起了普遍的非议。女皇发布一道措词严厉的诏令，命令将他开除军籍。从那以后他住在他自己的村庄里，一直到亚历山大一世在位的初期去世。

女皇看到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制止日益蔓延的灾祸。她寻找可靠的军事领导人以接替临阵脱逃的卡尔，结果选中了上将比比科夫。——亚历山大·伊里奇·比比科夫是人才荟萃的叶卡捷琳娜时代的杰出人物之一。在青年时代，他就以能文能武而崭露头角。在7年战争中，他英勇作战，引起腓特烈大帝的注意。以后他屡受重任，1763年，他被派遣去喀山平定作乱的工厂农民。他刚柔并用迅速恢复了秩序。1766年，当新法典委员会筹建之时，他主持科斯特罗姆的选举；自己也被选为代表，以后又被任命为全委员会主席。1771年，他受命替代魏玛恩中将为波兰总司令，在那里他不仅很快整顿了紊乱的秩序，而且赢得了被征服者的爱戴和信任。

在我们记叙的时期他住在彼得堡。不久前他刚把管辖被征服的波兰的重任交卸给罗曼尼乌斯中将，准备到土耳其去鲁缅采夫伯爵麾下任职。比比科夫一向得到女皇的青睐，这次却受到女皇冷淡的接待。也许由于他的心头郁闷，出言不逊，女皇对此不满；因为比比科夫虽然办事勤勉，对女皇忠心耿耿，但他好发牢骚，直言无忌。但叶卡捷琳娜很快克服了自己的成见。在宫廷舞会上她像往常一样笑容可掬地向他走去，宽厚地同他谈话，向他宣布新的任命。比比科夫回答说，他已经把自己贡献给祖国，愿为祖国效劳，接着他引用一首民歌中的词句来说明他的景况：

我的萨拉方[①] 啊，亲爱的萨拉方，
你到处都能派上用场；
如果哪一天不需要你了，萨拉方啊，
你也可以在板凳底下躺。

他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一艰难的重任，12 月 9 日就从彼得堡出发。

比比科夫到了莫斯科，发现旧都处于恐怖和沮丧之中。居民不久前才经历过叛乱和鼠疫，现在胆战心惊地等待着新的灾难的到来。外地各省或者正遭普加乔夫破坏或者正受暴动的威胁，因此许多贵族从外省逃到莫斯科。他们带来的许多奴仆在广场上散布关于自由和消灭地主老爷的消息。许多莫斯科百姓，醉醺醺地在街上游荡，显然不耐烦地等待着普加乔夫。居民万分欣喜地接待比比科夫，证明他们感到自己处境的危险。他离开了莫斯科，赶忙去实现他们的期望。

① 萨拉方是俄国农民穿的开襟、无袖、束腰的长袍。

第 四 章

叛军的行动。——扎耶夫少校。——伊利英斯卡亚要塞的陷落。——卡梅什科夫和沃罗诺夫之死。——奥伦堡状况。——雅伊克镇之围。——别尔达镇郊之战。——比比科夫在喀山。——喀山地主叶卡捷琳娜二世。——欧洲舆论。——伏尔泰。——关于普加乔夫房屋和家人的诏书。

卡尔和弗莱曼被击溃，切尔内绍夫牺牲以及瓦伦施特恩和科尔夫出击失败，使叛军更加气焰嚣张，胆大妄为。他们四出奔袭，摧毁村庄、城市，煽动人民，没有一个地方遇到抵抗。托尔诺夫带着600人作乱，洗劫了整个纳加伊巴茨卡亚州。与此同时契卡率领一支万人的队伍逼近乌法，11月底包围了乌法。这一城市同奥伦堡省的许多城市一样，没有城防工事；但是卫戍司令米亚索耶多夫和在城中避难的贵族坚决抵抗。契卡不敢大举攻击，在离城10俄里的切斯诺科夫卡驻扎下来，煽动附近的大多为巴什基尔人居住的村庄，切断了乌法与外界的一切交通。乌里扬诺夫、达维多夫和别洛博罗多夫在乌法和喀山之间活动。同时普加乔夫派赫洛普沙率领500人和6门大炮进攻奥伦堡东面的伊利英斯卡亚和上奥泽尔纳亚要塞。西伯利亚省省长契切林调遣杰卡隆格中将

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少将[1]去保卫这一带地方。前者掩护西伯利亚边界；后者驻扎在奥尔斯克要塞[2]，但他犹豫不决，稍有危险就丧失勇气，在各种借口下拒不履行自己的职责。

赫洛普沙攻占了伊利英斯卡亚要塞，在强攻时砍杀了卫戍司令洛帕京中尉，但宽宥了所有军官，甚至没有毁坏要塞。他出发进攻上奥泽尔纳亚要塞。卫戍司令杰马林中校击退了他的进攻。普加乔夫听到这个消息后亲自赶来支援赫洛普沙，11 月 26 日早晨与他会合后，立即逼近要塞。一整天枪炮声不绝，叛军几次下马用梭标冲击，但总是被击退。晚上普加乔夫撤退到离上奥泽尔纳亚 12 俄里以外的巴什基尔人村庄。在这里他获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少将调遣 3 个连正从西伯利亚边境线向伊利英斯卡亚要塞开来。他出兵去拦截他们的去路。

但是指挥这支队伍的扎耶夫少校还是收复了伊利英斯卡亚要塞（11 月 27 日）。赫洛普沙离开时没有把要塞焚毁。居民没有带走，其中有几个被俘的波兰贵族联盟的成员。城墙和几座木屋遭到破坏。军队全部被俘，只留下 1 名军曹和 1 名军官。粮仓大门敞开。几袋 1 俄石的面粉和面包干乱放在院子里。1 门大炮掷在大门口。扎耶夫匆匆忙忙地作了一些部署。在 3 座棱堡里安放了支队里的 3 门炮（第四座棱堡就无炮可放了），还布置了岗哨，安排了流动警戒骑兵队，开始等待敌人的到来。

第二天黄昏，普加乔夫在要塞前出现了。叛军走近要塞，在四周往来驰骋。一面对哨兵高叫："别开枪，快出来，皇上在这里。"城中向他们开炮，炮弹打死一匹马。叛军躲了起来。一小时后又从山后出现，在普加乔夫的亲自率领下分散着疾驰而来。他们又被大炮逐走。士兵们和被俘的波兰人（特别是后者）热烈要求出击；但扎耶夫没有同意，怕他们叛变。"留在这里自卫，"他对他们说，"我没有得到将军要我出击的命令。"

29日，普加乔夫又逼近要塞，在雪橇上拉了2门炮，前面推着几车干草。他冲向没有大炮的棱堡。扎耶夫赶忙去那里放2门炮；但在他把炮拉到那里之前，叛军就用炮弹击毁了木头的棱堡，下马冲过来把棱堡彻底捣毁，像往常一样高声喊叫着冲入要塞。官兵的队伍大乱，撤退逃跑。扎耶夫、几乎所有军官和200名列兵被打死。其余人被赶到附近的鞑靼村。被俘的士兵被带到装了弹药的大炮前。普加乔夫穿着一件红色的哥萨克衣服，在赫洛普沙的陪同下骑马走来。他一出现，士兵们就被强按着跪下，他对他们说："上帝和我，你们的主上彼得三世皇帝，宽恕你们。起来吧！"然后命令把炮口掉转方向，朝草原开炮。卡梅什科夫大尉和沃罗诺夫准尉也被带到他跟前。历史应当记下这两个平凡的名字。"你们为什么反抗我，你们的皇上？"—— 胜利者问。"你不是我们的皇上，"两个俘虏答道，"我们俄国有女皇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芙娜陛下，有太子保罗·彼得罗维奇殿下，你是盗贼，是冒名顶替。"他们立即被绞死。然后带上来巴沙林大尉。普加乔夫没有和他说一句话，下令要把他也绞死。但是被俘的士兵们为他求情。"如果他待你们好，"伪皇说，"那我就饶了他。"他下令把他也像士兵一样将头发剃成哥萨克的发式，又令把伤员抬入要塞。支队里的哥萨克受到叛军的亲切接待。叛军问他们为什么不立即加入围城者的行列，他们回答说害怕士兵。

普加乔夫从伊利英斯卡亚要塞回到上奥泽尔纳亚。他极想占领这座要塞，尤其因为里面住着科尔夫准将的妻子。他痛恨科尔夫竟敢以假谈判欺骗他[3]，扬言要绞死他妻子。

11月30日，他重又包围要塞，炮轰了一整天，一会儿试图从这边强攻，一会儿又试图从另一边强攻。杰马林为了鼓舞士气，成天在土城上亲自装炮弹。普加乔夫撤退了，想去攻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但在截获奥伦堡邮件之后，他改变了主意，重又回到别

尔达镇。

当他不在时，莱因斯多尔普曾想出击。30 日凌晨，军队已经出城了，但马匹因缺乏饲料，疲惫不堪，在大炮的重荷下倒地毙命，有几个哥萨克逃跑了。瓦伦施特恩不得不退兵。

奥伦堡内开始出现食品缺乏的情况。莱因斯多尔普要求杰卡隆格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供应食物。但两人都推托不给。他时刻盼望着增援部队的到来，但因为除西伯利亚和哈萨克草原以外，其他各方都被隔绝了，没有得到任何增援的消息。为了捕捉“舌头”，他有时派出去 1000 人之多，但也常常毫无结果。他听信季马舍夫，竟想出一个主意：在土墙边到处放置捕野兽的夹子，像捕狼一样捕捉那些夜间常在城墙附近到处奔驰的叛军。围城中的人自己也笑这个军事谋略，虽然这不是他们顾得上笑的时候；而帕杜罗夫在他的一封信中恶毒地攻讦省长这个失败的计谋，预言他必将灭亡，以嘲讽的口吻劝告他向伪皇投降。[4]

雅伊克镇虽曾是叛乱的策源地，但慑于西蒙诺夫的兵力，久久没有作乱。最后由于与叛军经常互相往来，奥伦堡陷落的谣言蜂起，使普加乔夫的拥护者蠢蠢欲动。西蒙诺夫派往城外放哨和捕捉潜入别尔达镇的煽动分子的哥萨克，开始公然抗拒命令，释放抓住的叛乱分子，捆绑忠诚的长老，投奔到伪皇的营地中去。此时盛传一支叛军队伍快要到来。12 月 29 日夜，长老莫斯托夫希科夫领兵出击。几小时后，3 个跟他在一起的哥萨克跑回要塞，说莫斯托夫希科夫在离城 7 俄里处被一群群叛军围困，沦为俘虏。城中一片惊惶。西蒙诺夫胆怯了；幸而要塞中有一位克雷洛夫大尉，刚毅冷静。混乱一开始就挺身而出，指挥卫戍部队，作了一些必要的部署。12 月 31 日，一队叛军在托尔卡乔夫的指挥下进了城。居民欢欣鼓舞地迎接，而且立即顺手拿起一件什么武器参加到这支队伍中去，他们从一条条小巷出来向要塞冲去，隐蔽在一些高

大的木屋里，开始从小窗口射击。据一位目击者说，枪声就像 10 个鼓手敲出的鼓点。要塞里不仅站在明处的人一个个倒下去，就是躲在板墙后的人只要稍稍抬起身子，就会被子弹击中。——叛乱分子在离要塞 10 俄丈的地方就毫无危险，而且因为大部分是猎户，能够击中被围者射击的缝隙。西蒙诺夫和克雷洛夫想把距离最近的几座房子放火烧掉。但炮弹不是落在雪里就熄灭了就是被叛乱分子用水浇灭了。没有一座木屋烧起来。最后，3 个列兵自告奋勇去烧最近的一座院子，他们成功了。大火迅速蔓延。叛乱分子跑了出来；要塞里的人开始用炮轰击他们；他们抬着伤亡人员跑远了。晚上士气高涨的城防军乘胜出击，又烧毁了几座房子。

要塞里的守卫士兵和"听话的"哥萨克将近 1000 人；火药充足；但食物不多。叛军围困要塞，用原木堵塞烧成焦土的广场和通向广场的大街小巷，在四周建筑的后面建立了 16 个炮兵阵地，在受到射击的木屋里造起夹墙，中间填上土，而且开始挖掘地道。围城中的人想方设法逼退敌人，他们肃清广场上的敌人，袭击加固的木屋。这种危险的出击几乎每天进行，有时一天两次，而且总是成功，因为士兵们已经愤怒欲狂，而顺从政府的哥萨克也不望得到叛军的宽恕。

奥伦堡的情况糟透了。居民的面粉谷物都被收集起来，每天分发口粮。马匹早就在用干树枝喂养。大部分都已倒毙，被守军吃掉了。饥馑越来越严重。一袋面粉要卖（而且是用非常秘密的方式）25 卢布。根据雷奇科夫（科学院院士，当时在奥伦堡）的建议，牛马的皮被烤熟剁成细粒，和在面包里吃。出现了疾病。怨声愈多。害怕会发生叛乱。

在这种极端困难的状况下，莱因斯多尔普决定再一次用武力尝试运气。1 月 13 日凌晨，所有在奥伦堡的军队在瓦伦施特恩、科尔夫和纳乌莫夫的统率下分三路出击。但是由于冬日清晨天色黑

暗，积雪太深，马匹疲弱，影响了几路军队的配合。纳乌莫夫第一个到达目的地。叛军发现了他，从而作出了自己的部署。瓦伦施特恩本来应该占领从别尔达到卡尔加勒道旁的几处高地，但被叛军抢先占领了。科尔夫遇到了猛烈的炮火；一群群叛军包抄到两支队伍的后方。留作后备的哥萨克望风奔逃到瓦伦施特恩队伍中来，引起全军一阵骚乱。瓦伦施特恩受到三方的压力；他的士兵逃跑了；他开始退却；科尔夫跟着他退却；纳乌莫夫开始时进展相当顺利，但害怕断绝联系，急急忙忙地跟着跑。全军乱糟糟地一直跑到奥伦堡，伤亡达400人，15门大炮落入叛军之手。这次失败之后莱因斯多尔普再也不敢进攻，在城墙和大炮的掩护下开始等待别人来解救他。

比比科夫于12月25日抵喀山。在城内他既没有找到省长，也没有找到主要的官员。大部分贵族和商人逃到尚无危险的省份去了。布兰特在科兹马杰米扬斯克。比比科夫的到来使意气消沉的城市活跃起来，离城的居民开始陆续回来。1774年1月1日，在祈祷和喀山大教士韦尼阿明致词以后，比比科夫把贵族召集起来，作了一次聪明而有力的演说，在演说中他描绘了当前的这场灾祸和政府对消弭灾祸的关怀，他说，叛逆使贵族阶层和政府面临灭亡的危险，他以他对祖国的热忱和对皇帝陛下的忠诚向贵族呼吁，要求他们配合行动。这次演说给人深刻的印象。会议立即决定自己出资组建骑兵团，规定每两百名农奴出一名新兵。比比科夫的亲戚拉里翁诺夫少将被选为民团司令。西伯利亚、斯维亚加和奔萨省的贵族也起而仿效：又组建两个骑兵支队，委任格拉德科夫少校、切梅索夫少校和马秋宁大尉指挥。喀山市议会也资助武装一个骠骑兵连。

女皇陛下对喀山贵族深表赞赏，恩宠有加，在一封专给比比科夫的信中，她自称为喀山地主，表示愿意参加大家合力采取的

措施。贵族长马卡罗夫回复女皇的奏折是当时在总司令跟前的近卫军少尉杰尔查文写的[5]。

比比科夫为了鼓舞周围居民和部下，竭力装作心情欢快，漫不经意；但是不安、烦恼和焦急却折磨着他。在给切尔内绍夫伯爵、冯维辛和他的亲属的信中他生动地描写他的处境的困难。12月30日，他给妻子写道："我了解了一切情况，发现这里的事情糟透了，即使我想描写，我也做不到；我突然发现我的处境比我在波兰初期的处境要坏得多。我日夜写，没有放下过笔；我竭尽我的全力，也祈求上帝帮助我。只有他的慈悲才能挽救危局。事情的确抓得太晚了一点。昨天我的部队开始陆续到达，我命令用驿车运送的一个营的掷弹兵和两个连的骠骑兵已经来到。但要扑灭这场瘟疫，这点力量是太少了，而灾祸就像彼得堡的那场大火(你还记得吗?)，各处地方一下子烧了起来，到处要赶去扑灭，多么困难。虽然如此，我相信上帝，我将尽力做力所能及的事。可怜的老人布兰特省长饱受折磨，两条腿几乎拖不动了。那个草率从事把这里的事情搞糟而又一走了之的人，要为这许多无辜的人所流的鲜血和付出的生命对上帝负责。我身体健康，只是不想吃，不想喝，甜食一点也不想碰。这场灾祸太大了，太可怕了。请父亲大人为我向上帝祈祷，我常想念虔诚的[6]叶芙普拉克西娅。哎，情况真糟啊！"

的确，情况十分糟糕。散居在那一地区的巴什基尔人、卡尔梅克人和其他各族人全都叛乱了，交通到处被截断。军队人数不多，且不可靠。官员们一看到拿弓箭的巴什基尔人或拿粗棍的工厂农民，就离开自己的岗位，逃之夭夭。[7]冬天使困难更加严重了。草原上积雪深厚。[8]要行军不仅得储备粮食，还得储备柴火，否则就不能前进一步。[9]村庄都是空荡荡的，主要的城市被围困，其他城市被匪帮占领，工厂遭洗劫，被焚毁。老百姓到处在骚动，行

凶作恶。从全国各地调来的军队行动缓慢。灾祸毫无阻挡，迅速泛滥。从伊列克镇到古里耶夫的雅伊克哥萨克叛乱了。喀山，尼日哥罗德、阿斯特拉罕诸省[10]盗贼遍地；火势可能蔓延到西伯利亚去；皮尔姆已经出现动乱；叶卡捷琳堡在危急中。哈萨克人利用政府军不在的机会，开始越过开放的边界，抢劫村庄，赶走牲畜，掳掠人口[11]。外库班的各民族在土耳其人的挑唆下，蠢蠢而动；甚至有些欧洲大国也企图利用当时俄国所处的艰难境地[12]。

这次大动乱的主犯引起广大众的注意。在欧洲人们把普加乔夫看作土耳其政策的工具。当时代表舆论主流的伏尔泰写信给叶卡捷琳娜："看来，这出闹剧是德·托特骑士导演的，但是我们已经不是生活在季米特里时代，两百年前取得成功的戏剧在今天得到的却是嘘声。"① 女皇对欧洲的流言蜚语感到恼火，因此她回复伏尔泰时显得有些不耐烦："先生，只有报纸才对强盗普加乔夫事件大肆渲染，普加乔夫与德·托特先生既无直接关系也无间接关系，对我来说，一座工厂铸造的大炮与另一座工厂的产品，其意义完全一样。不过德·普加乔夫先生与德·托特先生有一点是共同的：前者日复一日地用大麻替自己的脖子编结绞索，而后者的脖子上每时每刻都可能挂上勋章的饰带。"②[13]

女皇虽然蔑视盗贼普加乔夫，但从不放弃任何一种手段来启导受蒙蔽的百姓。到处散发告诫诏书；悬赏10万卢布捕捉冒名皇帝。特别害怕雅伊克和顿河的联系。首领叶甫列莫夫被撤职，另选谢苗·苏林来替代他。下诏切尔卡斯克焚毁普加乔夫的房屋和财产，对其家属不许有任何凌辱行为，应送往喀山，以便在普加乔夫被捕时揭露他。顿河的哥萨克分毫不差地执行了皇上的诏令，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原文为法文。

不过普加乔夫在济莫韦斯卡亚镇的房屋一年前已被他妻子因穷困出卖，而且已经被拆，搬到另一家的院子里，于是，被拆的房屋材料又被搬回到原来的地方，当着神甫和全镇人的而烧毁。执刑人把灰烬向四方撒到空中，院子四而挖了沟，筑了围墙，作为受诅咒的地方，让它永远荒芜。

镇政府以济莫韦斯卡亚全体哥萨克的名义请求准许把他们的集镇搬迁到另一个地方，**即使是条件较差也行**。女皇不同意这种损失太大的表示忠诚的办法，只把济莫韦斯卡亚镇改名为波将金镇，用一个新的当时她和全国已经十分喜爱的名字的光辉来掩盖关于叛贼的令人不快的回忆。普加乔夫的妻子、儿子和两个女儿（3个孩子都还幼小）被送到喀山，他的在第二军内当哥萨克骑兵的亲兄弟也被送到那里。同时收集了关于这个乱国大盗的详细情况。[14]

叶梅利扬·普加乔夫，济莫韦斯卡亚镇的哥萨克骑兵，系伊万·米哈伊洛夫之子，其父早年去世。普加乔夫40岁，中等身材，黧黑，瘦削；头发深褐色，胡子黑色，不大，呈楔形。一颗上牙早在童年时拳斗中击落。左太阳穴有一白斑，胸前两侧有斑迹，系一种称为癫痫的病[15]留下的。他不识字，按分裂派教徒的方式画十字。大约10年以前他娶哥萨克妇人索菲娅·涅久日娜为妻，生了5个孩子。1770年，他在第二军内服役，参加了攻占宾杰里的战役，一年以后因病获准回到顿河。他曾去切尔卡斯克治病。在他回乡以后，济莫韦斯卡亚镇镇长在全镇大会上问他，他骑回家的那匹马是哪里来的，普加乔夫回答说，是在塔甘罗格买的。但是哥萨克们知道他生活放荡，不相信他，要他去取一张书面证明来。普加乔夫去了。但这时人们获悉，他曾怂恿住在塔甘罗格城郊的几个哥萨克逃越库班河，决定把普加乔夫交政府法办。12月他回来后躲在自己的田庄里，在那里被捕；但他逃跑了；大约有

3个月不知在哪里流浪；最后在大斋期间，一天晚上他偷偷摸摸地回家敲敲窗子。他妻子让他进去，同时报告了哥萨克们。普加乔夫又一次被捕，押解到下奇尔斯卡亚镇侦缉员马卡罗夫那里，又从那里解到切尔卡斯克。路上他又逃跑了，从此再没有在顿河地区露过面。1772年底，普加乔夫被送到宫廷事务办公厅，从他本人供词中已经知道，他逃跑后躲在波兰国境线后，在分裂派的维特卡镇；然后他自称是波兰人，在多布良斯基前哨取得护照，沿路乞讨到了雅伊克河。——所有这些情况都向全民公布；但同时政府禁止人民谈论普加乔夫，因为他的名字使黎民百姓激动。这一临时性的警察措施具有法律效力，一直到上一位皇上①登基，那时才准许撰写和出版关于普加乔夫的文章。[16]直至今天目睹当时叛乱的老人还很不愿意回答好奇者的问题。

① 指亚历山大一世。

第　五　章

比比科夫的部署。——初步的胜利。——收复萨马拉和扎英斯克。——杰尔查文。——米赫尔孙。——继续包围雅伊克镇。——普加乔夫的婚礼。——普加乔夫逃跑。——赫洛普沙被处死。——奥伦堡解围。——普加乔夫再次被击溃。——切斯诺科夫卡附近之战。——乌法和雅伊克镇解围。——比比科夫之死。

最后，各地派来讨伐普加乔夫的军队开始陆续到达目的地。比比科夫催促他们到奥伦堡集中。派少将戈利岑公爵率领他的军团挡住通往莫斯科的大道，在喀山至奥伦堡一带动作。派曼苏罗夫少将占据右翼，以掩护萨马拉防线；穆菲尔少校和格里尼奥夫中校率领自己的队伍也赶往那里；派拉里翁诺夫少将前往乌法和叶卡捷琳堡。杰卡隆格守卫西伯利亚，并须派加格林少校率一队轻骑兵去保卫孔古尔。近卫军中尉杰尔查文则被派往马雷科夫卡；从奔萨和萨拉托夫方向掩护伏尔加河。胜利证明这些部署是正确的。比比科夫开始时怀疑他的军队的士气。在一个团（弗拉基米尔斯基团）里曾经发现过普加乔夫的拥护者。他命令该团经过的城市的首长派官员乔装到各酒店去。用各种方法发现并且逮捕了煽动者。后来比比科夫对他的几个团表示满意。“感谢上帝！我的事情

(他在2月写道)一刻比一刻好；部队正向盗贼巢穴挺进。(彼得堡)对我满意，这一点我从所有信中都看得出来，不过，但愿他们问一问，鹅儿的腿可冷?"

穆菲尔少校带着一队轻骑兵于12月29日接近上一天为一伙叛军占领的萨马拉。他击溃了迎战的叛军，把他们一直赶到城边。这时叛军在城上大炮的掩护下企图反抗。但是龙骑兵挥舞佩刀猛烈砍杀，压制叛军，冲入城内。正在这时，离萨马拉2俄里处出现了前来支援叛军的斯塔夫罗波尔的卡尔梅克人[1]。他们一见到派出来打他们的马队，就逃跑了。城里的贼寇都已清除。胜利者虏获炮6门，俘虏200人。随在曼菲尔王之后，格尼奥夫中校和曼苏罗夫少将也进入萨马拉。后者立即派遣一队人马去斯塔夫罗波尔以平定卡尔梅克人，但卡尔梅克人四散逃逸，队伍没有见到他们，就回到萨马拉。

比比科夫上校率领4个掷弹兵连和1个骠骑兵中队，去支援驻扎在布古利马无所作为的弗莱曼少将，他向扎英斯克进军。在那座城市里70岁的卫戍司令梅尔特韦佐夫大尉恭恭敬敬地迎接一伙叛军，把权交给了他们。叛军尽力加固工事，因此在离城5俄里的地方比比科夫已听到他们的炮声。他们的鹿砦被摧毁，大炮被虏获，郊区被占领，所有人都逃跑了。25个叛乱的村庄平服了。一天之内，到比比科夫跟前来表示忏悔的多达4000人；他给每人发一张证，让他们各自回家。

杰尔查文指挥3个火枪兵连征服了坐落在伊尔吉兹河两岸的一些分裂派教徒村庄和雅伊克和伏尔加河之间的各游牧民族[2]。有一次他风闻许多人聚集在一个村庄里，企图投奔普加乔夫，他带着两个哥萨克策马来到集合地点，要求他们说明理由。两个为首肇事的人站出来宣布他们的意图，一面詈骂威胁向他逼近。人群的怒气已快爆发了。但杰尔查文厉声大喝，命令他带来的哥萨

克把两个为首肇事的人绞死。他的命令被立即执行，乌合之众四散逃走了。

拉里翁诺夫少将，贵族军团司令，受命解救乌法之围，但他辜负了大众对他的信任。“上天报应，（比比科夫写道）把我的兄弟亚·拉·加到我头上，他原先自告奋勇指挥这支特别部队，现在我推都推不动他。”拉里翁诺夫留在巴卡雷，毫无作为。他的无能迫使总司令派人去替代他，这人就是米赫尔孙中校。比比科夫曾亲眼见到米赫尔孙受伤，而在对波兰贵族联盟的战争中米赫尔孙脱颖而出，成为一个优秀的军官。

戈利岑公爵接替弗莱曼任该军司令。1月22日，他渡过卡马河。2月6日与比比科夫上校会师，10日又与曼苏罗夫会师。全军向奥伦堡挺进。

普加乔夫知道各路军队快要到来，但他毫不担心。他寄希望于士兵的叛变和指挥员的失误。他的伙伴坚决要求他出兵迎敌，他回答他们说：“他们会落到我们手中的。”万一失败，他打算一溜了之，把他的那帮喽啰留下，听天由命。为此他在赛马时挑选了30匹骏马，用最好的饲料喂养着。巴什基尔人怀疑他有这种图谋，十分怨愤，他们说：“你挑动我们造反，又想把我们抛弃，他们会把我们杀头的，就像杀死我们的父辈一样。”（对1740年的严刑惩罚，他们记忆犹新[3]）。雅伊克的哥萨克们则打算在失败时把普加乔夫出卖给政府，以此来赢得赦免。他们像看管人质那样看管着他。比比科夫对他们，对普加乔夫都十分了解，他在给冯维辛的信中写了如下一段精辟的话：“普加乔夫只不过是雅伊克哥萨克这帮盗贼玩弄的稻草人；普加乔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民众的愤懑。”[4]

普加乔夫离开奥伦堡城下到了雅伊克镇。他的到来使叛军活跃起来。1月20日，他亲自率部进行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强攻。夜

间设在斯塔里察（雅伊克的旧河床）炮兵阵地下面的那段土城被炸开了。叛军在烟尘中大喊着冲向要塞，占领了壕沟，搭好云梯，想登上土墙，但云梯被推翻，人被击退了。所有老百姓，甚至妇女和儿童，都支援他们。普加乔夫手执梭标，站在壕沟里，起先他想用好言激励强攻者的热情，最后他自己用梭标捅刺那些逃跑者。强攻一连持续了 9 个小时，枪炮互射声不绝于耳。最后托尔斯托瓦洛夫少尉率领 50 名志愿人员出击，把叛军全部逐出壕沟，驱赶回去，打死叛军近 400 人，而自己损失不到 15 人。普加乔夫切齿痛恨。他发誓不仅要绞死西蒙诺夫和克雷洛夫，而且要把当时在奥伦堡的克雷洛夫一家绞死。这样，当时年仅 4 岁的孩童、后来名满天下的诗人克雷洛夫也被判了死刑。

普加乔夫在雅伊克城看见了年轻的哥萨克姑娘乌斯季妮娅·库兹涅佐娃，爱上了她。他开始向她求亲。她父母亲惊诧不已，回答他说："哪能呢，皇上！我家女儿不是郡主，不是公主，她怎么嫁给你？而且皇后陛下还活着，你怎么能再娶亲呢？"但是普加乔夫还是在 2 月初娶了乌斯季妮娅，封她为皇后，任命几个雅伊克哥萨克妇女为她的宫中女官，还要在教堂祈祷时在皇上彼得·伊万诺维奇之后加上皇后乌斯季妮娅·彼得罗芙娜。他的教士不同意，说没有得到宗教会议的许可。他们的拒绝使普加乔夫不快，但他没有坚持自己的要求。他的妻子留在雅伊克镇，他每星期到她那里去。每次他的到来总要庆祝一番——作一次新的夺取要塞的尝试。被围人方面情绪也不低落。他们的炮声没有停息过，出击也没有停止过。

2 月 19 日凌晨，**一个小孩**[5]从市里跑到要塞，说上一天地道已掘到钟楼底下，里面放了 20 普特火药，普加乔夫定在那一天进攻要塞。这个消息使人感到不可置信。西蒙诺夫认为，小孩是故意派来散布虚惊的。被围的人掘了反坑道，没有听到任何挖土作

业的声音；20普特火药要炸毁高高的六层钟楼是难以做到的。但是由于钟楼的地下室里储存着全部炸药（这一点叛军也可能知道），因此急忙把炸药搬走；掀去了铺地的砖、开始反布雷作业。城防部队作好了准备：等待着爆炸和猛攻。过了不到两小时，突然地道发生了作用；钟楼缓缓地开始摇动。最下一层倒塌了，上面的六层沉了下来，压死了在钟楼附近的几个人。石块并没有四下纷飞，却垒成了一大堆。在最高一层放哨的6个炮兵从那里跌了下来，都没有死；其中一人当时正在睡觉，他落了下来，不仅没有受一点伤，而且还没有醒过来。

还在钟楼倒塌的时候，要塞里的炮就打响了。持枪待命的城防部队立即占领了钟楼的废墟，在那里建立起炮兵阵地。叛军没有料到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犹豫不决地停了下来。过了几分钟，他们像以往一样开始尖声高叫；但谁也不向前走。他们的首领大声喊叫着："往豁口冲，往豁口冲，好汉们！"但毫无用处。没有猛攻；尖叫声一直继续到天亮，叛军就四散退走了，一路上怨怪普加乔夫，因为他告诉过他们，钟楼一爆炸，石块会像雹子一样落到要塞上，把城防军全都压死。

第二天，普加乔夫得到来自奥伦堡城下的消息：戈利岑的军队快到奥伦堡了。他急急忙忙地离开雅伊克去别尔达，带了500名骑兵和近1500辆大车。这一消息也传到围城之内。被围的人欢欣鼓舞，预计援军能在两周之后到达。但是他们的解围之时尚甚遥远。

在普加乔夫频频离开的时候，希加耶夫、帕杜罗夫和赫洛普沙领导奥伦堡的围城之战。赫洛普沙利用他不在的机会，想占领伊列克卫城[6]（那里开采岩盐），2月底，他带领400人去进攻。在当地流放工人（其中有赫洛普沙的家属）的帮助下占领了卫城。国家的财产被洗劫一空；军官都被打死，只有一名军官应工人的请

求受到赦免；服刑囚犯加入了叛军。普加乔夫回到别尔达，对赫洛普沙这个大胆苦役犯自作主张的行为，十分生气，责备他破坏卫城是国库的损失。普加乔夫率领1万精锐部队迎战戈利岑公爵，命希加耶夫率2000人留在奥伦堡城下。出发前夕他命令秘密勒死他的忠实伙伴之一德米特里·雷索夫。在此前几天他们一起骑马从卡尔加勒到别尔达，两人都喝醉了酒，在路上争吵了起来。雷索夫从后面纵马赶上，捅了普加乔夫一梭标。普加乔夫从马上摔下来，但他那件穿在衣服里面的不离身的锁子甲救了他的命。伙伴们排解纠纷，使他们言归于好。在雷索夫死前几小时普加乔夫还跟他在一起喝酒。

普加乔夫攻占了托茨卡亚和索罗钦斯卡亚要塞[7]，像往常一样大胆地在黑夜里冒着狂风暴雪攻击戈利岑的先头部队，但是被普希金少校和叶拉金少校的队伍击退了。此役中英勇的叶拉金战死。正在这时，曼苏罗夫和戈利岑公爵会师。普加乔夫向新谢尔吉耶夫斯卡亚退却[8]，撤离的两个要塞也来不及烧毁。戈利岑在索罗钦斯卡亚留下自己的弹药粮秣，派400名官兵和8门大炮保护，两天以后就向前推进了。普加乔夫向伊列克镇运动，但突然转向塔季谢瓦，在那里驻扎并开始修筑工事。戈利岑已派贝德里亚加中校率领3个骑兵中队并配以步兵和大炮前往伊列克镇，此时他自己径直往佩列沃洛茨卡亚要塞[9]推进（贝德里亚加也回到了那里）；在那里留下格里尼奥夫中校率领一个营掩护辎重，于3月22日兵临塔季谢瓦城下。

普加乔夫去年曾经占领并且焚毁的要塞，已经被他修复了。烧掉的木结构工事代之以冰雪工事。普加乔夫的部署使戈利岑公爵吃惊，他没有料到普加乔夫有如此丰富的军事知识。戈利岑首先派出300人去观察敌人。[10]叛军隐蔽起来，让他们一直走到要塞跟前，突然猛烈出击。但官军有两队骑兵作后援，制止了叛军的

出击。比比科夫上校立即派狙击兵踏滑雪板在深雪上飞速奔跑占领有利的制高点。戈利岑把部队分成两个纵队，开始接近要塞，开火射击，要塞中以同样猛烈的炮火回击。射击继续了3个小时。戈利岑看到，单靠炮火要制服敌人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命令弗莱曼将军率领右翼纵队进行强攻。普加乔夫安排了7门大炮抵抗。弗莱曼击毁了这7门大炮，冲向冰封的土围墙。叛军拼死自卫，但在正规武器的威力面前不得不撤退，四散逃跑。在这以前按兵不动的骑兵循着各条道路追杀他们。血流遍地，仅在要塞内叛军死亡就达1300人。塔季谢瓦周围20俄里之内到处是他们的尸体。戈利岑军队伤亡近400人，其中有20多名军官。[11]胜利是决定性的。胜利者虏获了36门炮和3000多名俘虏。普加乔夫和60名哥萨克穿过敌阵冲出来，抵达别尔达时连他自己只剩下5人，带来的是他自己失败的消息。叛军开始撤离别尔达，有的骑马，有的乘雪橇。一辆辆大车上满载着抢掠来的财物。妇女和儿童徒步行走。普加乔夫下令把放在他住处外面的酒桶尽数打碎，以防酗酒闹事。酒顺着街流淌。这时希加耶夫看到大势已去，他想为自己赢得赦免，于是扣留普加乔夫和赫洛普沙，[12]派人到奥伦堡省省长那里，建议把冒名为王者交给他，请他发两发炮弹作为信号。伴随普加乔夫逃跑的百人长洛吉诺夫带着这个信息去见莱因斯多尔普。可怜的莱因斯多尔普不敢相信自己的幸运，整整2个小时不能决定发出信号！此时普加乔夫和赫洛普沙已被在别尔达的流放犯救了出来。普加乔夫带着10门炮、掠夺来的财物和剩下的2000名喽啰逃跑了。赫洛普沙策马往卡尔加勒疾驰而去，想把他的妻子和儿子救出来。鞑靼人把他捆了起来，派人去报告省长。臭名昭著的苦役犯被解到奥伦堡，最后于1774年6月砍头。

奥伦堡的百姓听到解围的消息，随着莱因斯多尔普派到别尔达去的600名步兵，成群结队地奔出城去，把生活用品据为己有。

在别尔达找到18门炮、17桶铜钱[13]和大量粮食。奥伦堡为意外的解围而赶忙感谢上帝，为戈利岑祝福。莱因斯多尔普写信给他，祝贺他胜利，称他为奥伦堡的救星。[14]食品从四面八方运到城里。生活又丰足了。在欢乐的一瞬间，6个月围城的灾难都忘得干干净净。3月26日，戈利岑来到奥伦堡：人民以无法形容的欢欣接待他。

比比科夫焦急地等待着这一转折。为了加速军事行动，他离开喀山，在布古利马得到普加乔夫全军溃败的消息。他说不出的高兴。"心上的磨盘终于落地了（3月26日他写信给妻子）。今天我的人将进入奥伦堡；不久我也要赶到那里去，以便把我的兵力调度得更好；可是我的胡子白了多少，上帝是知道的；头上的秃顶也更大了；不过在大冷天里我还是没有戴假发。"

这时，普加乔夫避过四处追逐他的骑兵小队，于24日清晨到达赛义托夫集镇，[15]纵火焚毁，又向萨克马拉城进发，一路上收集新的喽啰。他猜想，戈利岑从塔季谢瓦出来以后，一定会率领他的全部力量转向雅伊克镇，因此他突然又去占领别尔达镇，希望出其不意攻下奥伦堡。戈利岑通过从塔季谢瓦一直跟踪追击普加乔夫的霍尔瓦特上校获知这一胆大妄为的行动之后，调集在奥伦堡的步兵和哥萨克来加强自己的队伍，把他的军官的所有坐骑都调来给他们，立即出发迎战冒名为王者，在卡尔加勒和他遭遇。普加乔夫看到自己的错误后，巧妙地利用地形，开始撤退。在狭隘的道路上他设置了7门大炮来对付比比科夫上校和阿尔舍涅夫斯基上校，在大炮的掩护下他迅速奔向萨克马拉河。但这时比比科夫有几门炮赶到了；他占据了山头，筑好炮兵阵地；霍尔瓦特在最后一个峡谷里扑向叛军，夺取了他们的大炮，使他们狼狈逃窜。他追逐乱军8俄里，同他们一起进人萨克马拉镇。普加乔夫损失了他最后的几门大炮，400人被打死，3500人被俘虏。在俘虏当

中有他的主要同伙：希加耶夫、波契塔林、帕杜罗夫和其他一些人。普加乔夫同4个工厂农民逃往普列契斯坚斯卡亚，从那里又逃往乌拉尔工厂。累坏了的骑兵赶不上他。这一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戈利岑回到奥伦堡，派弗莱曼去平定巴什基里亚，派阿尔舍涅夫斯基清扫新莫斯科大道，派曼苏罗夫去伊列克镇以便廓清那一带地方以后，去为西蒙诺夫解围。

米赫尔孙方面战事也进行得很顺利。3月18日，他接任他那支队伍的长官以后，立即向乌法进发。契卡派出2000人和4门大炮去阻拦他的去路，就在茹科瓦村等候他。米赫尔孙把他们留在自己的后方，径直向切斯诺科夫卡进军，那里驻扎着契卡和1万叛军。他一路上驱散几支小股叛军，于25日黎明抵达特列比科瓦村（离切斯诺科夫卡5俄里）。这里他遇到一伙叛乱分子和2门大炮的抵抗。哈林少校击溃并驱散了他们：火枪兵夺取了大炮，米赫尔孙又向前推进。他的辎重由100人和1门炮掩护。如果遇到袭击，他们还掩护米赫尔孙的后方。26日黎明，在祖博夫卡村外遇到叛乱分子。一部分叛乱分子踩着滑雪板，骑着马，在道路两旁拉开，企图包围他。3000叛军，配备10门炮，从正面向他开过来。此时，布置在村子里的炮兵开火了。战斗持续了4个小时。叛军勇敢战斗。最后米赫尔孙看到有一队骑兵来支援叛军，他把自己所有的兵力集中打击主要的一伙叛军，同时命令战斗开始时下马待命的骑兵，上马用军刀砍杀。前头的几伙叛军丢下炮逃跑了。哈林挥刀砍杀，同他们一起进入切斯诺科夫卡。与此同时，到祖博夫卡村支援的骑兵被击溃，也逃到切斯诺科夫卡，哈林遇到他们，把他们全部俘虏。滑雪板兵已经到了米赫尔孙的后方，截断了他与辎重队的联系，这时也被两连掷弹兵击溃。他们在森林中四散逃跑。此次战斗俘虏3000叛军。工厂工人和经济农奴都被放回各村庄。虏获25门大炮和许多粮食弹药。米赫尔孙绞死两名叛

军首领：巴什基尔的长老和切斯诺科夫卡村的村长。乌法解放了。米赫尔孙马不停蹄，直奔塔宾斯克，因为在切斯诺科夫卡战役之后乌里扬诺夫和契卡逃到那里。他们被哥萨克抓获，[16]交给胜利者。米赫尔孙把他们加上镣铐送往乌法。这以后米赫尔孙建立了几支骑兵小分队，派往四方，使大部分作乱的村庄恢复平静。

伊列克镇以及奥泽尔纳亚和拉斯瑟普纳亚要塞，曾经是普加乔夫最初得胜之地，现在已经被叛乱分子放弃。他们的首领楚洛什尼科夫和基济尔巴申，逃往雅伊克镇。冒名为王者在塔季谢瓦城下溃败的消息当天就传到他们那里。受霍尔瓦特的骠骑兵追逐的逃兵驰马穿过要塞，一面大喊："快逃命吧，伙计们！全完啦！"——他们匆匆包扎一下伤口，急忙赶往雅伊克镇。不久春天到来，河流解冻，塔季谢瓦城下打死的人的尸体在要塞旁漂浮而过。妻子和母亲们站在岸边，竭力想在这些尸体中间认出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在奥泽尔纳亚，一个哥萨克老妇人[17]每天在雅伊克河上来回走动，用钩子把漂浮的尸体拉到岸边，一边喃喃地说："是你吗，我的孩子？是你吗，我的斯乔普什卡？清清的河水漂洗的是你的乌黑鬈发吗？"当她看到一张陌生的脸时，又轻轻地把尸体推开。

4月6日和7日，曼苏罗夫占领了叛军放弃的两座要塞和伊列克镇，在镇上找到14门炮。15日，在冒险渡过泛滥的贝科夫卡小河时，奥夫钦尼科夫、佩尔菲利耶夫和杰格捷列夫乘机袭击他。叛军被击溃驱散了；贝德里亚加和博罗金追逐他们；但是泥泞的道路救了这几个叛军首领。曼苏罗夫立即向雅伊克镇挺进。

从这一年年初要塞就处于包围之中。[18]普加乔夫不在，并没有降低叛乱分子的情绪。在铁匠铺里制造着铁钎和铁锹；建造起一座座新的炮台。叛乱分子积极继续土方工程，一会儿挖掘切乔拉河的河岸，以此切断城中一部分与另一部分的交通，一会儿掘

壕沟，以阻挠出击。他们准备沿斯塔里察的陡岸围绕整个要塞挖掘地道，挖到大教堂下面、炮台下面和卫戍司令官邸下面。被围的人永远处于危险之中，因此不得不到处进行反坑道作业，艰难地刨着整整有1俄尺深的冻土；在要塞外筑起新的围墙，或者用麻袋装着被炸毁的钟楼的断砖碎石堆叠起来堵塞通路。

3月9日黎明，250名列兵从要塞出击；出击的目的是摧毁使他们深感不安的叛军新炮台。士兵们走到鹿砦，就遭到猛烈炮火的袭击。他们惊慌失措了。叛军在鹿砦和他们想焚烧的木屋之间的狭隘过道里抓他们；刺杀伤员和倒下的人，用斧头砍去他们的头颅。士兵们逃跑了。死亡达30人，伤80人。卫戍部队出击从来没有遭到如此重大的损失。只烧毁了一个炮兵阵地（不是主要的），还有几座木屋。3个被俘的叛军的供词更使被围困的人心惊胆战。他们说到要塞下挖掘的地道和普加乔夫即将到来的消息。吓慌了的西蒙诺夫命令到处构筑新工事；在他的房子四周不住地用螺旋钻探测地下，开始挖新的壕堑。繁重的劳动使人们筋疲力尽，他们几乎不睡觉，晚上一半城防兵士总是持枪站着，另一半只允许坐着打盹。医院里住满了病号；剩下的食品只能维持10天。士兵每天只发0.25俄磅面粉，也就是平常定量的十分之一。已经没有了米麦，也没有了盐。伙房的大锅烧开水，放上一点面粉，刚够染成白色，每人喝一碗，就算是一天的伙食。妇女们再也受不住饥饿；她们要求从要塞中出去，她们的请求被批准了；几个体弱有病的士兵也跟着她们出去；但是叛军不接受他们，至于妇女，他们看守了一夜，又赶回要塞，要求把他们被俘的伙伴交出去；他们答应，如果做到这一点，他们会接受并且供养送出去的人。西蒙诺夫没有同意，他害怕这样会增加敌人的兵力。饥饿一刻比一刻严重。称斤两分发的马肉已经没有了。开始吃猫和狗。3个月前围城开始时把打死的马扔在冰上；现在想起了这些马，人们贪婪

地啃着野狗吃剩的骨头。最后连这一点食物也吃光了。人们开始想出新的食物来。他们发现有一种土，十分柔软，也不带沙子；他们试着用水煮土，做成羹似的东西，用作食物。士兵们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有的已不能行走。患病母亲的孩子虚弱了，死亡了。妇女们几次想打动叛军的心。她们跪在他们面前恳求准许她们留在城里。她们被赶了回来，叛军仍坚持自己的要求。他们只接受哥萨克妇女。等待的援军没有到来。被围困的人把希望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推延下去。叛军的卫戍部队喊话，说政府军已被击溃，奥伦堡、乌法和喀山已经投降伪皇，说他很快就要来雅伊克镇，那时就不会留情了。如果守军顺服，他们以他的名义答应不仅赦免他们，而且要给予奖赏。他们以同样的话来说服那些要求从要塞到城里去的可怜妇女们。要塞首长不能用援军即将到来的话来鼓舞被围困的人，因为没有人听到这话而不愤怒的。长期的毫无结果的等待使人们的心变得冷酷无情了！首长们竭力使卫戍部队保持忠诚，服从指挥，反复告诉他们，可耻的变节救不了谁的命，叛乱分子因为他们长期抵抗而切齿痛恨，即使是叛徒也不会得到饶恕。首长们竭力在这些不幸的人的心里唤起对无所不能无所不晓的上帝的信仰，因此饱受苦难的人振作起来，也说，宁肯听从上帝的意志，不愿去做强盗的奴仆，在整个灾难重重的围城期间，除两三个人以外没有一个逃兵。

复活节前的一周到来了。被围困的人已经15天光靠吃土维持生命。谁也不想饿死。全体官兵（除了完全虚弱无力的以外）决定作最后一次出击。他们并不期望胜利（叛军的工事如此完善，从要塞出去无论哪个方向都无法攻击他们），他们只想作为军人而光荣死去。

星期二，也就是预定出击的那一天，设在大教堂屋顶上的岗哨，发现叛军慌慌张张也在城里跑来跑去，相互告别，一群群集

结起来，策马向草原跑去。哥萨克妇女送他们走。被围的人猜想发生了不寻常的事，心头又升起了希望。一个自始至终经受了围城之苦的人说："这一切使我们如此振奋起来，就好像我们每人吃了一片面包。"渐渐地慌乱平息了，一切似乎又恢复了平常的秩序。被围的人比以前更加灰心了。他们默默地望着草原，还在不久以前他们曾等待救星从那里出现……忽然，下午4点多钟，远处出现了烟尘，他们看到一群群骑马的人杂乱无章地一个接着一个从树林后疾驰而来。叛乱分子从不同的城门入城，每人各走靠他家最近的城门。被围的人懂得了，叛军已被击溃，正在逃跑；但还不敢高兴，唯恐穷寇作垂死的挣扎。老百姓像在发生火灾时那样在街上来回奔跑。傍晚时分，大教堂的钟敲响了，人们集成一圈，然后一群人往要塞走来。被围的人准备将他们击退，但看到他们牵着捆绑起来的两个首领——镇长卡尔金和托尔卡乔夫。叛乱分子越来越近了，高声恳求饶恕他们。西蒙诺夫接受他们的恳求，自己也不相信已经得救。卫戍战士们扑向老百姓带来的一个个大面包。一位这些事件的目击者写道："离光辉的复活节还有4天，但对我们来说，这一天已经是光辉的节日。甚至那些因虚弱和疾病不能起床的人，也立即不治而愈了。要塞内没有一个人能安静下来，他们感谢上帝，相互祝贺，通宵不寐。"老百姓告诉被围的人，奥伦堡之围已经解除，曼苏罗夫即将到来。4月17日，曼苏罗夫来了。自12月30日以来一直关闭堵塞住的要塞大门打开了。曼苏罗夫就任镇的首长。叛乱的首脑卡尔金、托尔卡乔夫和戈尔什科夫和伪皇的非法妻子乌斯季妮娅·库兹涅佐娃都被押解往奥伦堡。

这就是一位睿智的将军的部署的胜利。但是比比科夫没有完成他开始的事业：他很少关心他那已经有病的身体，操劳、忧患和烦恼使他疲惫不堪，在布古利马他患了热病，他自觉大限将到，

又作了一些部署。他把他所有的机密文件封起来，命令上呈女皇，把指挥权交给地位仅次于他的谢尔巴乔夫中将。当他风闻乌法解放的消息，还向女皇作了报告。他于1月9日早晨11时去世，终年43岁。他的遗体在卡马河畔停放了几天，因为那时无法摆渡。喀山希望把他安葬在它的大教堂里，为它的救星树立一块纪念碑；但是根据他的家属的要求，遗体运到他自己的村庄里。赏赐他安德列勋章、枢密大臣封号和近卫军上校军衔的诏令下达时，他已不在人世了。他在临死时说："我不为子女和妻子忧虑；女皇会照看他们的；我只为我祖国忧虑。"[19]——有一种谣传，说他是因一个波兰贵族联盟成员下毒致死的。杰尔查文写诗歌颂比比科夫的牺牲。叶卡捷琳娜哀悼他，给他的家属慷慨的赏赐[20]。彼得堡和莫斯科为之惊惶。不久整个俄罗斯感觉到这一无可挽回的损失。[21]

第 六 章

普加乔夫的新胜利。——巴什基尔人萨拉瓦特。——占领西伯利亚几个要塞。——特罗伊茨卡亚城下之战。——普加乔夫退却。——与米赫尔孙第一次遭遇。——追击普加乔夫。——几支部队按兵不动。——占领奥萨。——普加乔夫在喀山城下。

普加乔夫的处境似乎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出现在阿夫贾诺-彼得罗夫工厂。受舍维奇少校追击的奥夫钦尼科夫和佩尔菲利耶夫带着300名雅伊克哥萨克骑马疾驰穿过萨克马拉线与他会合。斯塔夫罗波尔和奥伦堡的卡尔梅克人想仿效他们，一共600个帐篷往索罗钦斯卡亚要塞进发。要塞中有管粮草的退伍中校梅利科维奇，是一位聪明而果断的人。他担当起卫戍部队的指挥，向他们发起进攻，迫使他们回到原来的居地。

普加乔夫迅速转换地方。黎民百姓仍像从前一样开始聚集在他周围；巴什基尔人本来几乎已经顺服，这时重又骚动起来。上雅伊茨卡亚要塞的卫戍司令斯图皮申进入巴什基里亚，烧毁了几座空无一人的村落，抓到一个叛乱分子，割去他的耳朵、鼻子和右手的手指，又把他放走，威胁将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所有叛乱分子。巴什基尔人没有平服。他们的老叛乱分子尤拉伊躲过了

1741 年大处决[1]，这时又同他的儿子萨拉瓦特出现在他们中间。整个巴什基里亚又起来了，灾祸以更为猛烈之势蔓延开来。弗莱曼本该追逐普加乔夫；米赫尔孙竭力想堵截他的去路；但是泥泞的道路拯救了他。道路无法通行，人们陷在无底的污泥里；河水泛滥，淹没了沿岸几俄里的地方，小溪成了大河。弗莱曼在斯捷尔利塔马茨克停了下来。米赫尔孙则在尚未解冻的时候从冰上越过维亚特卡河，又乘 8 条小船渡过乌法河，不管各种障碍，继续前进。5 月 5 日，在辛斯基工厂附近赶上一伙由凶猛的萨拉瓦特率领的巴什基尔人。萨拉瓦特在离工厂 18 俄里处停下来，等待别洛博罗多夫。他们会合起来，以 2000 叛军和 8 门炮的兵力迎战米赫尔孙。米赫尔孙又将他们击溃，夺取了他们的大炮，打死近 300 人，驱散了其余的人，又赶往乌伊斯基工厂，希望能在那里追上普加乔夫本人；但他很快获悉，伪皇已经到了别洛列茨克工厂。

越过尤尔津河，米赫尔孙又击溃了一伙叛乱分子，一直追逐到萨特金斯基工厂。这时他获知，普加乔夫集结了 6000 巴什基尔人和农民，向马格尼特纳亚要塞进发。米赫尔孙决定深入乌拉尔山，希望在雅伊克河上游与弗莱曼会师。

普加乔夫洗劫了别洛列茨克诸工厂，纵火焚毁，迅速越过乌拉尔山脉，于 5 月 5 日兵临马格尼特纳亚要塞，当时他没有一门炮。季哈诺夫斯基大尉英勇保卫要塞。普加乔夫本人也被霰弹打伤一条胳膊。他受到相当惨重的损失，撤退了。要塞似乎已经得救；但要塞中出现了叛变；夜间一批火药箱被炸。暴动分子冲了上来，拆去板墙，冲进要塞。季哈诺夫斯基和妻子被绞死；要塞遭抢劫，焚为灰烬。同一天别洛博罗多夫率领 4000 叛军来到普加乔夫这里。

杰卡隆格中将离开不久前从叛军手中解放出来的车里雅宾斯克，向上雅伊茨克要塞进发，估计还能在别洛列茨克工厂赶上普

加乔夫；但是一走上边防线，就接到上雅伊茨克卫戍司令斯图皮申的报告，说普加乔夫沿边防线向上，从一个要塞到另一个要塞，就同他起初出现时那样令人畏惧。杰卡隆格赶忙去上雅伊茨克要塞。这里他获知马格尼特纳亚已陷落。他往基济利斯卡亚要塞挺进。但是他已走了15俄里才从一个逮住的巴什基尔人那里得知，普加乔夫听到大军快到的消息，已经不去基济利斯卡亚，而是径直穿过乌拉尔山脉去卡拉加伊斯卡亚。杰卡隆格转而向后。当他行近卡拉加伊斯卡亚时，他只看到一堆冒烟的废墟；普加乔夫前一天就离开了。杰卡隆格希望在彼得罗扎沃茨卡亚赶上他，但是这里也没有找到他。要塞被焚毁，教堂遭洗劫，神像被剥去衣饰，劈成碎片。

杰卡隆格离开边防线，走境内道路直趋乌伊要塞。他只剩下够一天用的燕麦。他想到斯捷普纳亚要塞总可赶上普加乔夫了，但是当他获悉斯捷普纳亚也被占领时，他奔往特罗伊茨卡亚。在路上，在塞纳尔斯卡亚，他发现许多人来自周围被摧毁的要塞。军官们的妻子儿女，无鞋无袜，衣衫褴褛，号哭着，不知道哪里能找到避难之所。杰卡隆格收容了他们，把他们交给军官们照顾。5月21日早晨，他在60俄里急行军之后，接近特罗伊茨卡亚，终于见到了普加乔夫。普加乔夫上一天占领了要塞，在要塞外扎下营。杰卡隆格立即发起进攻。普加乔夫的军队有1万多人，30来门大炮。战斗持续了整整4个小时。普加乔夫一直躺在他自己的帐篷里，马格尼特纳亚要塞下受的伤使他疼痛难忍。战斗由别洛博罗多夫指挥。最后，叛军崩溃了。普加乔夫骑上马，用绷带吊着一只胳膊，奔东走西，竭力想整顿好队伍；但是队伍已经溃散，四散逃跑。普加乔夫带着1门炮，沿车里亚宾斯克大道去了。追逐是不可能的，骑兵已过于疲惫。在营地里发现了近3000名各种等级、年龄和性别的人，他们都是被伪皇抓来，注定要死的。要

塞得到拯救，没有遭抢劫，没有被焚毁。但是卫戍司令费耶尔瓦尔上一天已经在强攻中被打死，他的军官都已被处绞刑。

普加乔夫和别洛博罗多夫知道，杰卡隆格的军队马匹已疲惫不堪，使他不能乘胜追击，他们整顿好溃散的乱军，开始井井有序地撤退，一路上夺取城池，力量很快增强。杰卡隆格在战斗的第二天派加格林和若洛博夫少校去追赶他们，但没有追上。

这时，米赫尔孙正在乌拉尔山区沿着鲜为人知的道路前进。巴什基尔人的村庄都是空荡荡的。没有可能得到必需的食品。他的队伍经常处于危险之中。许多小股的叛乱分子在他的周围游动。5 月 13 日，巴什基尔人在一个作乱的长老的率领下向他进攻，打得顽强；甚至在被赶进沼泽之后也不投降。除一人勉强被宽恕外，其余所有人同他们的首领一起都被砍死。米赫尔孙损失了 1 名军官，伤亡列兵 60 名。

一个被俘的巴什基尔人，经米赫尔孙好言抚慰，告诉他马格尼特纳亚失陷和杰卡隆格的行动。米赫尔孙认为这些消息同他自己的设想相符，于是走出山区，向特洛伊茨卡亚要塞进军，希冀解放这一要塞或者遭遇普加乔夫（如果他退却的话）。不久他听到杰卡隆格胜利的消息，于是他向瓦尔拉莫沃进军，意图截断普加乔夫的去路。果然，5 月 22 日早晨接近瓦尔拉莫沃时，他遇到了普加乔夫的先头部队。看到军容整齐的队伍，米赫尔孙起初想不到这是昨天被击溃的叛军残部，把它当作（他在报告中自己嘲笑说）荣膺勋章的杰卡隆格中将的队伍；但是很快他弄清了真相。他停了下来，以保持森林边后方有掩护的有利地形。普加乔夫朝他前进，突然转向切尔巴库利斯卡亚要塞。米赫尔孙穿过森林截住他的去路。普加乔夫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劲敌，此人以后将给他一次一次的打击，终结他的屠杀生活。普加乔夫立即攻击他的左翼，打乱其队伍，夺取了两门大炮。但是米赫尔孙以他的全部骑兵打

击叛军，顷刻间使其溃散，夺回了自己的大炮，以及普加乔夫在特罗伊茨卡亚溃败后留下的唯一的1门大炮，打死近600人，俘虏500人，把其余人逐出数俄里。夜幕降临，追击方停止。米赫尔孙在战场上过夜。第二天他在命令中严厉斥责丢掉大炮的连队，在他们将功补过之前，除去扣子和翻袖。连队不久就洗刷了自己的耻辱。[2]

23日，米赫尔孙向切尔巴库利斯卡亚要塞进军。该要塞的哥萨克曾经作乱。米赫尔孙要他们宣誓效忠，把他们收编到自己的队伍里，以后他对他们始终感到满意。

若洛博夫和加格林动作缓慢犹豫。若洛博夫告诉米赫尔孙，普加乔夫收集了溃散的残部，正在纠集新的力量，但却借口河水泛滥道路难行，拒绝与普加乔夫作战。米赫尔孙向杰卡隆格诉说；而杰卡隆格虽然自己答应出兵消灭伪皇的最后一点力量，却在车里雅巴按兵不动，而且还把若洛博夫和加格林召了回去。

这样，只有米赫尔孙一个人在追逐普加乔夫。他听说兹拉托乌斯特工厂有几个雅伊克的叛乱分子，就赶往那里；但是他们获悉他快到来，就逃跑了。他们的踪迹愈往前愈分散，最后完全消失了。

5月27日，米赫尔孙来到萨特卡工厂。[3]萨拉瓦特带着一伙新喽啰，在近郊为非作歹。辛斯基工厂已被他们劫掠后焚毁。听到米赫尔孙到来的消息后，他渡过阿伊河在山区停了下来，就在那里，普加乔夫摆脱了加格林和若洛博夫的追逐，收集了2000形形色色的歹徒，与他会合了。

米赫尔孙以神速的行动拯救了萨特卡工厂，在那里他自从乌法城下出兵以来第一次休整。两天以后他又去追打普加乔夫和萨拉瓦特，来到阿伊河边。桥已拆毁。叛乱分子在对岸看到他的队伍人数不多，自以为很安全。

但是30日清晨，米赫尔孙命令50名哥萨克骑兵浮水渡河。每人带一个火枪兵。叛乱分子想向他们扑过来，但是被对岸发来的炮火打散了。火枪手和哥萨克好不容易站住了脚跟，这时米赫尔孙同队中的其余人渡过了河；火药由骑兵运过去；炮沉在水里，擦着河底用缆索拉过去。米赫尔孙迅速向敌人进攻，一举击溃，追出20俄里以外，打死400人，俘获甚众。普加乔夫、别洛博罗多夫和受伤的萨拉瓦特险些逃不了命。

四周杳无人迹。米赫尔孙无从打听敌人的意向。他只好碰运气行进。6月2日，他派出去的卡尔塔舍夫斯基大尉夜里被萨拉瓦特一伙暴徒包围了。黎明时分，米赫尔孙赶来支援，叛军四散逃跑。米赫尔孙追逐叛军时十分谨慎。他派步兵掩护辎重，自己带一部分骑兵走在稍前一点的地方。这样的部署拯救了他，一大群叛军突然包围了他的辎重队，并袭击步兵。这伙叛军由普加乔夫亲自率领，在6天的时间里，他在萨特金斯基工厂附近纠集了近5000叛乱分子。米赫尔孙驰马赶来救援；他派哈林去把全部骑兵集合起来，而他自己留下来跟步兵一起保卫辎重。叛乱分子被击败，又逃跑了。这时米赫尔孙从俘虏口中得知普加乔夫企图进攻乌法。他赶忙去截断他的去路，于是在6月5日又遇到他。战斗是不可避免的。米赫尔孙迅速发起进攻，又把他击败逐走。

尽管米赫尔孙节节胜利，他看到必须暂时停止追逐。他已经弹尽粮绝。每人只剩下2发子弹。米赫尔孙向乌法进发，以便补足一切必需的东西。

当米赫尔孙东奔西逐，到处击败叛军的时候，其他的军事首长却按兵不动。杰卡隆格驻扎在车里雅巴，他妒忌米赫尔孙，故意不想支援他。弗莱曼本人作战勇敢，但作为指挥员却优柔寡断，他驻扎在基济利斯卡亚要塞，对率领他最精粹的骑兵到齐拉伊尔斯卡亚[4]要塞去的季马舍夫抱怨不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

这段时间内以怯懦出了名，他得知普加乔夫在上雅伊茨卡亚要塞附近纠集了许多人，就辞去了军职，躲到他心爱的奥尔斯卡亚要塞去了。雅库博维奇上校、奥别尔尼别索夫上校和杜伟少校在乌法附近。作乱的巴什基尔人若无其事地聚集在他们周围的地方。比尔斯克几乎是当着他们的面烧掉的，而他们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避免最小的危险，也不考虑相互策应。根据谢尔巴托夫公爵的部署，戈利岑的军队留在奥伦堡、雅伊克镇附近和已经没有危险的地方，毫无作用；面那些烽烟又起的地方却几乎完全没有人守卫。[5]

普加乔夫被波波夫少校从孔古尔击退之后，本来已向叶卡捷琳堡进发，但获知那里驻扎的军队情况之后，转向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

卡马河已经解冻，喀山处于危险之中。布兰特匆匆派遣斯克雷皮津少校率卫戍部队和武装农民去所辖的奥萨镇，自己写信给谢尔巴托夫公爵，要求立即增援。谢尔巴托夫把希望寄托在奥别尔尼别索夫和杜伟身上，在危急时刻他们应能救援斯克雷皮津，因此没有作任何新的部署。

6 月 18 日，普加乔夫出现在奥萨城前。斯克雷皮津迎战；但是战斗一开始就损失了 3 门大炮，仓皇退回要塞。普加乔夫命令部下下马强攻。叛军进入城内，把房屋烧毁，但却被炮火击退，未能攻入要塞。

第二天，普加乔夫带着他的一班长老沿卡马河岸骑马察看便于过渡的地方。根据他的命令修理了道路，在易陷的地方铺上干柴木板。20 日，他又对要塞发起强攻，又被击退。于是，别洛博罗多夫建议他用大车装上干草、麦秸和桦树皮包围要塞，纵火烧掉木围墙。15 辆大车用马拉到靠近要塞的地方，然后用人力向前推进；因为有大车掩护，人没有危险。斯克雷皮津本来已经动摇，

要求给他一昼夜的时间考虑。第二天他投降了，举着圣像、面包和盐，跪着迎接普加乔夫。伪皇抚慰他，没有缴他的佩剑。可怜的人，考虑有一天为自己辩解，同斯米尔诺夫大尉和米涅耶夫少尉一起给喀山省长写了一封信，带在身边，等待适当的机会秘密送出。米涅耶夫把这件事向普加乔夫告密。信被搜出来了。斯克雷皮津和斯米尔诺夫被绞死，告密者则被提升为上校。

6 月 23 日，普加乔夫渡过卡马河，向伊热夫斯基和沃特金斯基酿酒厂进发。两厂的厂长文策尔被残酷折磨致死，工厂遭洗劫，所有工作人员都被强行编入匪帮。米涅耶夫因他的叛变而深得普加乔夫的信任，建议他直接进攻喀山。他自告奋勇为普加乔夫带路而且保证得胜。普加乔夫稍事犹豫就往喀山进军。

谢尔巴托夫得到奥萨失陷的消息后，十分惊慌。他命令奥别尔尼别索夫占领舒姆斯基渡口，派梅林少校去舒尔曼斯基那里；命令戈利岑立即出发去乌法，到那里后视情况自行决定行动；他自己带着一个骠骑兵连和一连掷弹兵赶往布吉利马。

在喀山的军队只有 1500 人；但 6000 居民被仓促武装起来。布兰特和卫戍司令班奈尔作好了保卫的准备。波将金少将，因普加乔夫事件建立起来的秘密委员会主任，竭力协助他们。拉里翁诺夫少将没有等到普加乔夫到来，他带着自己的人渡过伏尔加河到下诺夫哥罗德去了。

托尔斯泰上校，喀山骑兵团团长，率兵抗击普加乔夫，于 6 月 10 日离城 12 俄里处与他相遇，发生战斗。英勇的托尔斯泰战死，他的队伍溃散了。第二天，普加乔夫出现在喀山卡河左岸，在特罗伊茨克磨坊旁扎下营。傍晚，喀山全城人都看到，他亲自骑马观察市内情况，然后回到营地。他把强攻推迟到第二天早晨。

第 七 章

普加乔夫在喀山。——城市遭灾。——米赫尔孙的出现。——三次战斗。——喀山解放。——普加乔夫会见家人。——驳斥诽谤。——米赫尔孙的部署。

7 月 12 日拂晓，叛军在普加乔夫的率领下从察里津村经阿尔斯科耶田野迤逦前进，他们推着一车车的干草和麦秸，大车之间拉着大炮。他们很快占领了城外居住区附近的砖砌棚屋、小树林和库德里亚夫采夫的别墅，在那里建立炮兵阵地，赶走守卫道路的一支力量薄弱的队伍。这支队伍排起方阵，依靠鹿砦的防卫，退走了。

阿尔斯科耶田野的正前方是喀山城的主要炮兵阵地。普加乔夫没有去攻击它，而是从自己的右翼派出一群工厂工人在叛徒米涅耶夫的率领下前往郊外居民区。这群乌合之众大多数没有武器，在哥萨克马鞭的驱赶下，敏捷地从小谷到小谷，从凹地到凹地，冒着炮火，爬过几个高地，就这样进入郊区边上的几条冲沟。这个危险的地方由中学生们带一门大炮守卫。但是尽管他们开炮射击，叛军还是准确地执行了普加乔夫的命令：登上了制高点，赤手空拳地赶走了中学生，夺来了大炮，占领了与城外居民区相连的省长度夏别墅，把炮放在大门口，开始向街道纵深射击，成群结队

地冲入居民区。另一方面，普加乔夫的左翼冲向苏孔纳亚集镇。苏孔纳亚人（不同等级的人，大部分为斗拳手）受主教韦尼阿明的鼓励，用各式各样的武器武装起来，在果尔洛夫酒馆前架起大炮，准备防御。[1]巴什基尔人从沙尔纳亚山向他们射箭，并冲到街上。苏孔纳亚人准备用铁杆、用梭标、用马刀迎战，但他们的火炮第一炮就爆炸了，炸死了炮手。这时普加乔夫在沙尔纳亚山上架起了自己的大炮，发霰弹射击，既打自己人，也打敌人。镇上着火了。苏孔纳亚人逃跑了。叛军拔掉了岗哨和鹿砦，飞速冲入城中的街道。居民和城中的军队看到火光就丢下大炮，奔往要塞，因为这是他们最后的避难所。波将金和他们一起进入要塞。城市成了叛乱分子的猎获物。他们争先恐后地抢劫住家和商人的店铺，跑进教堂和修道院，剥去圣像上的衣饰，杀死凡是穿外国衣服的人。普加乔夫在商场的酒店里，在教堂后面，在凯旋门旁边建立起炮兵阵地，向要塞射击，特别是斯帕斯基修道院。这个修道院在要塞的右角，院墙古旧，摇摇欲坠。另一边，米纳耶夫把一门炮拖上喀山修道院的大门，把另一门架在教堂的台阶上，射击要塞中最危险的地方。从那里飞来的炮弹击毁了他的一门炮。抢劫的人穿上女人的衣裙，教士的法衣，叫喊着在街上东窜西跑，抢劫放火。围困要塞的人羡慕他们，唯恐一无所获……突然，普加乔夫命令他们后退，他又纵火焚烧了几幢房屋，回到自己的营地。这时刮起了大风。火海在全城蔓延。火星和烧焦的木头飞入要塞，几处的木屋顶着了起来。这时一座墙的一部分轰的一声塌了下来，压死了几个人。被围困的人挤在要塞里，号叫起来，以为贼寇已经闯入，他们的末日已经来临了。

叛军把俘虏赶出城外，运走了掠获的东西。巴什基尔人无视普加乔夫的严令禁止，用马鞭抽打老百姓，用梭标捅刺落在后面的妇女儿童。许多人在涉水过喀山卡河时淹死了。老百姓被赶到

营地以后，被迫在大炮前跪下。妇女们号啕大哭起来。于是宣布赦免他们。所有人都高呼："乌拉！"奔向普加乔夫的大本营。普加乔夫坐在椅子里，接受前来向他致敬的喀山鞑靼人的礼物。然后他的左右问："谁愿意为彼得·费奥多罗维奇陛下效力？"——愿意的人比比皆是。

韦尼阿明主教[2]在强攻进行时一直在要塞里，在布拉戈维先斯基大教堂，同所有百姓一起跪着祈祷上帝，求他保佑基督徒。枪炮声一停他就举着显灵的圣像，尽管大火灼人，不断有木头掉下来，他同与他在一起的教士，在人民的伴随下，唱着祈祷歌，在要塞内绕了一周。黄昏时刻狂风停息了，风吹向了相反的方向。夜来临了，对居民来说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夜！喀山已变成了一堆堆燃烧着的火炭，冒着烟，在黑暗中发着红光。谁也没有睡着。天一亮，老百姓就登上要塞的城墙，朝可能再来猛攻的方向张望。但是他们惊奇地看到，来的不是普加乔夫的叛军，而是米赫尔孙的骠骑兵，他们飞驰入城，还有一名他派来见省长的军官。

谁也不知道，昨天米赫尔孙已经在离城7俄里处同普加乔夫激战了一场，叛军败退，溃不成军。

我们上次讲到米赫尔孙时，他正在不倦地追逐仓皇逃窜中的普加乔夫。在乌法他留下了自己的伤病员，带走了杜伟少校，6月21日，他在离皮尔斯克几俄里的布尔诺瓦。雅库博维奇烧毁的桥梁已被叛军修复。叛军将近3000人出来迎战米赫尔孙。他击溃了他们，又派杜伟去打不远处的一伙巴什基尔人。杜伟把他们驱散了。米赫尔孙向奥萨挺进，6月27日，他在途中击溃一群巴什基尔人和鞑靼人，从他们口中得知奥萨陷落，普加乔夫已渡过卡马河。米赫尔孙跟踪追击。卡马河上既没有桥梁也没有船只。骑兵泅水，步兵乘木筏过河。米赫尔孙把普加乔夫留在右方，直奔喀山，7月11日傍晚已在离城50俄里处。

夜里，他的队伍出发。清晨在喀山45俄里处他听到炮声。中午火红的浓烟告诉他这座城市的命运。

中午的酷热和队伍的疲劳迫使米赫尔孙休息了一个小时。这时他得知附近有一群叛乱分子。米赫尔孙向他们发起进攻，俘虏400人；其余人逃往喀山，报告普加乔夫敌人已经到来。普加乔夫唯恐米赫尔孙攻其不备，这才从要塞撤退。他命令部下尽速从城中撤出，而他自己占据了有利的地形。在察里津附近离喀山7俄里的地方摆好阵势。

米赫尔孙得到有关这一切的报告以后，以一路纵队穿过森林，当他进入田野时，看到叛军在他面前严阵以待。

米赫尔孙命令哈林进攻敌人的左翼，杜伟进攻右翼，而他自己直冲敌人的主要炮兵阵地。普加乔夫因胜利而斗志昂扬，又因虏获了许多大炮而增强了力量，他以猛烈的炮火对付进攻。在炮兵阵地前面有一片沼泽地，哈林和杜伟力争绕过敌人，而米赫尔孙必须穿过沼泽地。米赫尔孙夺取了炮兵阵地；杜伟在右翼也夺得了两门炮。叛军分成两路，一路冲着哈林，在沟那边的隘谷里停住，架好大炮，开火轰击；另一路企图绕到队伍的后方。米赫尔孙离开杜伟，前去支援哈林，这时哈林正在敌人的炮弹下越过冲沟。最后经过5小时的顽强战斗，普加乔夫被击溃，逃跑了，叛军800人被打死，180人被俘虏。米赫尔孙的损失不大。黑暗的夜晚和队伍的疲乏不允许米赫尔孙追赶普加乔夫。

米赫尔孙在战场上过夜，天未亮就出发去喀山。一路上不断遇到一群一群的抢劫犯，他们整夜都在焚毁的城市废墟上饮酒作乐。这些歹徒或遭砍杀或被俘虏。快到阿尔斯科耶时，米赫尔孙看到敌人迎面过来：普加乔夫得知米赫尔孙的队伍人数不多，赶来阻挠他与城里的军队会合。米赫尔孙一面差人通知省长，一面用炮火射击大喊大叫着向他扑来的一群叛军，迫使他们后退。波

将金率领卫戍部队赶到。普加乔夫渡过喀山卡河，退到离城15俄里的干河镇。追赶没有可能，因为米赫尔孙还能使用的战马已经不到30匹了。

喀山解放了。老百姓挤在要塞围墙上，只想远远地看一看自己的救星的营地。米赫尔孙按兵不动，他等待着普加乔夫再次进攻。果然，普加乔夫虽然对自己屡遭失败十分恼怒，但没有失去最后战胜米赫尔孙的希望。他与几支分散的队伍联合起来，到处收集喽啰。7月15日早晨，他命令向他的群众宣读檄文，他宣布将进军莫斯科；檄文读完后，他第三次向米赫尔孙冲击。他的军队由形形色色的乌合之众组成，有25000人。众多的人群出发了，所走的道路，正是他们两次逃跑的道路。滚滚的烟尘，狂野的喊声，喧嚣声，轰隆声告诉人们他们快来了。米赫尔孙带着800名卡宾枪手、骠骑兵和丘吉耶夫的哥萨克出城迎战。他占据了察里津附近上次战役的阵地，把自己的军队分成3个支队，彼此的距离不远。叛军向他冲过来。雅伊克哥萨克站在后方，根据普加乔夫的命令他们应当刺杀己方的逃兵。但是米赫尔孙和哈林从两方面夹攻，把他们击溃赶跑。这一切在顷刻之间结束。普加乔夫竭力想止住溃散的人群，首先跑到第一座营地，然后又跑到第二座营地，毫无用处。哈林狠狠地追赶他，到处都不让他有时间停留。这两座营地里有10万名各种等级和性别的喀山居民。他们得救了。喀山卡河积尸断流；胜利者虏获了5000名俘虏和9门大炮。在战斗中叛军死亡达2000人，大部分是鞑靼人和巴什基尔人。米赫尔孙的军队死伤达100人。他在居民——他的胜利的目击者——的欢呼声中入城。疾病缠身的省长（两星期后他因病逝世）在贵族和教士的随从下在要塞门外迎接胜利者。米赫尔孙直接到教堂去，在那里韦尼阿明主教做了感恩祈祷。

喀山的情况惨不忍睹：原有的2867座房屋中2057座烧毁。25

座教堂和3座修道院也烧毁了。商场和其他房屋、教堂和修道院遭洗劫。发现死伤市民达300人；近500人失踪。在死亡人员中有中学校长卡尼茨，几名教员、学生和罗季翁诺夫上校。110岁高龄的库德里亚夫采夫少将[3]不管别人如何劝说，不想进要塞避难，他跪在喀山女修道院祈祷。几个抢劫犯跑了进来。他劝导他们。歹徒们在教堂的台阶上杀死了他。

就这样，一个可怜的囚徒，一年以前逃离喀山，竟以如此残酷的方式庆祝他的归来！他曾经在那里等待鞭笞和苦役的监狱大院被他烧掉了，其中的囚犯，他过去的伙伴，放了出来。哥萨克妇女索菲娅·普加乔娃带着3个孩子在兵营里已经待了几个月。冒名为王者见到他们时据说哭了起来，但是他没有改变他的惯常态度。他命令把他们送去营地，据传他说："我认识她，她丈夫曾经帮过我大忙。"[4]叛徒米涅耶夫，喀山之灾的主要罪人，在普加乔夫第一次溃败时当了俘虏，根据军事法庭的判决，他被驱赶着通过队列，受两边士兵的鞭打一直到死。

喀山政府着手把居民安置到幸存下来的房屋中去。居民被请到营地去清理从普加乔夫手上夺下来的掳掠物，领回自己的财物。人们把财物草草率率地分掉。结果原来富有的人成了贫民，原来贫困的人却变成了富翁。

历史应当驳斥上流社会轻率传播的诽谤：有人说，米赫尔孙本可防止喀山失陷，但是他故意给叛军抢劫的时间，以便轮到他自己的时候也可以捞到一大笔财富。虽然作为喀山的救星和叛乱的平服者他可望得到荣誉、尊敬和女皇的赏赐，但是他把任何实利看得比这一切更为重要！读者已经看到，米赫尔孙何等迅速地、不知疲倦地追逐普加乔夫。如果波将金和布兰特能够克尽厥职，多支持几个小时的话，喀山可能被保住了。米赫尔孙的士兵们当然发了财；但是如果我们毫无根据地责备一位一生驰骋疆场、逝世

时是俄国军队总司令的战功赫赫的战士，那太可耻了。[5]

7月14日，中校梅林伯爵来到喀山，米赫尔孙派他去追逐普加乔夫。他自己留在喀山，为的是给骑兵补员和准备粮食。其余的首长匆匆作出一些军事部署，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虽然普加乔夫已被击溃，但这个精明强干的暴动分子有多危险。他的行动如此迅速和变幻莫测，因此无法追逐他；此外骑兵也太疲惫了。军队曾经想堵住他的去路；但是分散在广袤地域上的军队不可能处处及时赶到，迅速转变方向。还应当说，在当时的军事首长中很少有人对付得了普加乔夫或者他的不像他那样有名的同伙。

第 八 章

普加乔夫在伏尔加河右岸。——全国惊惶。——斯图皮申将军的信。——叶卡捷琳娜的意图。——彼·伊·帕宁伯爵。——军队的运动。——占领奔萨。——弗谢沃洛斯基之死。——杰尔查文和博什尼亚克之争。——攻占萨拉托夫。——普加乔夫在察里津城下。——天文学家洛维茨之死。——普加乔夫的失败。——苏沃洛夫。——普加乔夫被出卖给政府。——他与帕宁伯爵的谈话。——审判普加乔夫及其同伙。——叛乱分子被处决。

普加乔夫带着300名雅伊克和伊列克哥萨克，沿着科克沙伊大道逃跑，一路上不断更换马匹，最后钻入森林。哈林追赶他整整30俄里，不得不停了下来。普加乔夫在森林里过夜。他的家属跟他在一起。当中有两个新人：一个是年轻的普拉夫斯基，有名的波兰贵族联盟成员普拉夫斯基的亲兄弟[1]。他作为战俘当时在喀山，出于对俄罗斯的憎恨参加了普加乔夫的匪帮。另一个是宗教改革派的牧师。在喀山大火时他被押去见普加乔夫；冒名沙皇认出了他：有一次普加乔夫拖着脚镣在街上走时，曾经得到他的施舍。可怜的教士自以为必死。普加乔夫亲切地接待他，封他为

上校。上校教士被按在一匹巴什基尔马上。他伴随普加乔夫逃跑，几天以后他落后了，才回到喀山。[2]

普加乔夫流窜了两天，一会儿往这个方向，一会儿又往另一个方向，以此来欺骗派来追赶他的人。他的喽啰们溃散以后，像往常一样，到处抢劫。别洛博罗多夫在喀山城外居民区被捕获，遭到鞭笞，然后押解到莫斯科，处以死刑，几百名逃窜的人与普加乔夫会合。7 月 18 日，他突然向伏尔加河科克沙伊渡口进发，率领 500 人的精锐部队渡河到了另一岸。

普加乔夫渡河的举动使全国一片惊惶。伏尔加河以西地区都揭竿而起，而且归附了冒名沙皇。地主农奴造反了；异教徒和新受洗的基督教徒开始杀害俄罗斯教士。各县督军逃离县城，贵族逃离庄园；黎民百姓既抓官员又抓地主，从各处把他们押解到普加乔夫那里去。普加乔夫宣布人民自由，消灭贵族，免除各种赋役，无偿发给食盐。[3]他进攻齐维尔斯克，洗劫该城市，绞死督军；又把叛军分成两路：一路走下诺夫哥罗德大道，一路走阿拉特里大道，这样切断了下诺夫哥罗德与喀山之间的交通。下诺夫哥罗德省长斯图皮申写报告给沃尔康斯基公爵说："下诺夫哥罗德也会遭遇喀山的命运，他也不敢为莫斯科的安全负责。"当时在喀山和奥伦堡两省的军队都行动起来对付普加乔夫。谢尔巴托夫从耶古利马，戈利岑公爵从缅泽林斯克赶往喀山；梅林渡过伏尔加河，于 7 月 19 日从斯维亚日斯克出发；曼苏罗夫从雅伊克镇向塞兹兰挺进；穆菲尔进军辛比尔斯克；米赫尔孙从切博克萨雷急奔阿尔扎马斯，以切断普加乔夫通往莫斯科的道路……

但是普加乔夫已经没有进攻旧都的意向了。他四面受政府军的包围，又不信任他的同伙人，所以他已在考虑自己如何逃命的问题。他的目的是：渡过库班河或者去波斯。几个主要的叛乱分子预见到他们挑起的事件的结局，已经在拿他们的首领的脑袋做

交易！佩尔菲利耶夫以所有有罪的哥萨克的名义，秘密派遣使者去彼得堡建议交出伪沙皇。政府已经一度受他欺骗，不信任他，但仍同他进行联系。[4]普加乔夫在逃跑，但他的逃跑看起来像是一次袭击。他的胜利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骇人，暴动从来没有这样猖獗。骚动从一个村子传到另一个村子，从一个省传到另一个省。只要出现两三个歹徒，就可以把几个地区煽动起来造反。一伙伙盗贼和叛乱分子到处蜂起：每一伙人中都有它自己的普加乔夫……

这些令人沉痛的消息在彼得堡造成深刻的印象，使土耳其战争结束、光荣的库楚克开纳吉和约签订带来的喜悦黯然失色。女皇对谢尔巴托夫公爵的迂缓感到不满，在7月初就决定将他召回，任命戈利岑公爵指挥全军。传旨的信使因道路不安全而阻于下诺夫哥罗德。当女皇获悉喀山失陷、叛乱转移至伏尔加河西岸时，她已经考虑自己去灾难和危险日益加剧的地区去，并亲自指挥军队。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帕宁伯爵说服她放弃这种想法。女皇不知道把拯救祖国的重任托付给谁。这时一位不在朝的、而且也像比比科夫一样不受恩宠的大臣彼得·伊万诺维奇·帕宁伯爵[5]自告奋勇担负起他的前任所没有完成的伟业。叶卡捷琳娜看到自己高尚的臣下的忠诚很是感激。于是，正当帕宁伯爵武装自己的农民和家仆准备去迎战普加乔夫时，他在自己的村子里接到诏谕，任命他为暴动猖獗的几个省的总督并指挥调往该地的所有军队。这样，这位宾杰里的征服者开始同一个普通的哥萨克作战，而4年以前这个哥萨克是他麾下的一个无名小卒。

7月20日，普加乔夫在库尔梅什城下涨过苏拉河。贵族和官吏都逃跑了。黎民百姓捧着圣像和面包在河岸上迎接他。他向百姓宣读了檄文。残废军人队被押去见普加乔夫。只有队长尤尔洛夫少校还有一位士官（他的名字可惜没有传下来）不愿意宣誓效忠，而且当面揭露伪沙皇。两人被绞死鞭尸。尤尔洛夫的寡妻被

她的家仆救下来。普加乔夫命令把公家的酒发给楚瓦什人；绞死了几个农民押来的贵族，然后往亚德林斯克进发，把城市留给4个雅伊克哥萨克管理，还给他们60名归附他的农奴，由他们指挥。他走后留下一小股叛军以牵制梅林伯爵。米赫尔孙在去阿尔扎马斯途中派哈林去亚德林斯克，梅林伯爵也兼程去那里。普加乔夫获知这一情况后转向阿拉特里；但是为了掩护自己的行动，他派了一股叛军去亚德林斯克，这股叛军为当地的督军和居民所击退，以后又遇到梅林伯爵而被彻底打散。梅林赶往阿拉特里；顺路解放了库尔梅什，在那里绞死了几个叛乱分子，而把自称为督军的哥萨克作为“舌头”带走。残废军人队中向伪沙皇宣誓效忠过的军官们辩解说，他们宣誓并不**出于真心，而是为了女皇陛下的利益**。他们写信给斯图皮申说：“至于我们对上帝和最仁慈的女皇陛下违背誓言，向那个歹徒宣誓效忠，我们作为基督徒深感悔愧；哀求俯察下情，念非自愿，不予追究，此事非出他因，实以极端恐怖之故。”20人在这封可耻的悔过书上签了名。

普加乔夫以异常的速度前进，同时派出匪帮分往四方，使人不知道他自己在哪一帮人里。要追上他是不可能的：他在乡间小路上飞奔，每至一处就调换马匹，同时留下煽动分子。这些人三三两两，至多5人一伙毫无危险地在乡村和城市里骑马游走，到处纠集新的匪帮。有3个人出现在下诺夫哥罗德的郊区，杰米多夫的农民把他们捆绑起来，解送给斯图皮申。斯图皮申命令把他们在船上绞死，让船在伏尔加河上顺流而下，驶过两岸的暴动地区。

7月27日，普加乔夫进入萨兰斯克。他不仅受到平民百姓的欢迎，还受到教士和商人的欢迎……300个贵族，不问男女老少，被他就地绞死；农奴和家仆成群结队地从四处来归附他。30日，他离开该城。第二天，梅林进入萨兰斯克，拘捕了伪沙皇任命为督

军的准尉沙赫马梅捷夫以及其他教士和贵族中的重要变节分子，至于平民百姓则在绞架下鞭打。

米赫尔孙从阿尔扎马斯飞速追逐普加乔夫。穆菲尔从辛比尔斯克迎头拦截，梅林则紧随其后跟踪追击。这样，3支队伍正在包围普加乔夫。谢尔巴托夫公爵焦急地等待从巴什基里亚来的军队，以便增援3支作战部队，自己也急于随他们之后赶上去；但是接到7月8日的上谕以后，他把指挥权移交给戈利岑公爵，就去彼得堡了。

此时普加乔夫已逼近奔萨。督军弗谢沃洛日斯基一时尚能控制百姓，使贵族有时间逃离奔萨。普加乔夫来到城前。居民捧着圣像和面包出城迎接他，跪倒在他面前。普加乔夫进入奔萨。弗谢沃洛日斯基为市内的军队所抛弃，他同12个贵族留在他的邸宅里，关锁门户，决心抵抗。房子被焚毁，英勇的弗谢沃洛日斯基和他的同道被烧死；公家的和贵族的房屋均遭洗劫。普加乔夫把一个地主农奴任命为督军，就往萨拉托夫进发。

得知奔萨失陷的消息后，萨拉托夫的军政首长开始作自己的部署。

当时杰尔查文在萨拉托夫。他被派往（我们已经知道）马雷科夫卡村，如果普加乔夫逃往伊尔吉兹，就从那里截住他的去路。杰尔查文获知普加乔夫和哈萨克人联络的消息后，就已经把他们同大小乌鲁河畔的游牧部落隔离开来，而且打算去解放雅伊克镇，但是曼苏罗夫将军比他先走了一步。7月末，他来到萨拉托夫。近卫军中尉的军衔、敏锐的思想和热情的性格使他对当地的舆论有重要的影响。

8月1日，杰尔查文同移民监护所的主法官洛德任斯基一起要求卫戍司令博什尼亚克召开会议商讨当前形势下必须采取的措施。杰尔查文坚持，在城内监护所仓库周围应当构筑工事，把公

家的财物搬到那里去，焚毁伏尔加河上的船只，河岸上设置炮兵阵地，并出兵迎击普加乔夫。博什尼亚克不同意离开自己的要塞，他要依托城市坚守要塞。两人辩论争吵——杰尔查文怒不可遏，提议逮捕卫戍司令。博什尼亚克毫不动摇，反复说，他不愿让他受命保卫的要塞和上帝的教堂任人抢掠。杰尔查文离开他来到市议会，提议所有市民全都到洛德任斯基指定的地方去挖土方。博什尼亚克抱怨，谁也不听他的。这次争执留下的历史文献是杰尔查文给固执的卫戍司令一封措词尖刻的信。[6]

8月4日，萨拉托夫人得到消息：普加乔夫已经离开奔萨，快到彼得罗夫斯克了。杰尔查文要求给他一队顿河哥萨克，率领他们奔往彼得罗夫斯克，以便从那里运出公家的财物、火药和大炮。但是当他们行近彼得罗夫斯克时，他听到钟声，看到叛军的先头部队正在入城，教士们捧着圣像和面包出来迎接他们。他带着一个哥萨克上尉和两个哥萨克走上前去，但是当他看到已经无能为力时，同他们一起掉回头奔向萨拉托夫。他的那队人马在路上停了下来，等候普加乔夫。伪沙皇在几个同伙的伴随下走了过来。他们跪着拜见他。当普加乔夫听他们说到有一位近卫军军官时，他立即换了马，拿了一支长矛，亲自率领4个哥萨克，飞马追赶。伴随杰尔查文的一名哥萨克被普加乔夫用长矛捅死。杰尔查文终于回到了萨拉托夫，第二天就与洛德任斯基一起走了，把保卫城市的重任留给他嘲笑过的博什尼亚克。[7]

8月5日，普加乔夫向萨拉托夫进攻。他的军队包括300名雅伊克哥萨克和150名前一天投靠他的顿河哥萨克，约1万名卡尔梅克人、巴什基尔人、交纳毛皮贡税的鞑靼人、地主的农奴、家奴和其他各种人的乌合之众。约有2000人勉强有武器装备，其余人只有斧头、草叉和木棍。大炮有13门。

6日，普加乔夫来到萨拉托夫附近，在离城3俄里处停了下

来。

博什尼亚克派萨拉托夫的哥萨克去抓舌头；但是他们投降了普加乔夫。同时市民秘密派遣商人科比亚科夫去见伪沙皇，提出投降的条件。叛军一直走到要塞边，同士兵们谈话。博什尼亚克命令开枪。这时居民在市长普罗托波波夫的带领下公然作乱，逼近他，要求他等待科比亚科夫回来，不要开始战斗。博什尼亚克问：他们怎么敢瞒着他去同伪沙皇谈判？他们继续喧闹。这时科比亚科夫带着普加乔夫的檄文回来了。博什尼亚克从叛徒手中一把夺过檄文，撕得粉碎，踩在脚下，并命令拘禁科比亚科夫。商人们纠缠不休，又请求，又威胁，博什尼亚克不得不让步，释放了科比亚科夫。不过他仍作好了保卫要塞的准备。这时普加乔夫占领了控制萨拉托夫的索科洛瓦山，建立了炮兵阵地，开始向城中射击。才发了一炮，要塞里的哥萨克和市民就四散逃跑。博什尼亚克命令用臼炮打，但是炮弹在 50 俄丈处落下了。他巡视自己的军队，到处都看到士气委靡不振，但他自己没有失去勇气。叛军攻击要塞。他开火还击，而且已经把他们打退，忽然 300 名炮兵从炮下拔去销子和导火线，跑出要塞，投降了。这时普加乔夫本人从山上下来直冲要塞。于是，博什尼亚克带着一个萨拉托夫营决定穿过叛军大队人马，冲出重围。他命令萨尔马诺夫少校率领半个营出发，但是他注意到萨尔马诺夫胆怯，准备叛变，于是撤消了他的指挥职务。布特林少校为他求情，博什尼亚克再次表现出软弱：把萨尔马诺夫留在原来的职位上。他转向另半个营，命令打开旗帜，从工事中出去。这时萨尔马诺夫投降了，博什尼亚克只剩下 60 名军官和士兵。英勇的博什尼亚克带着这一小队人走出要塞，整整 6 个小时边走边打，在无数的贼群中穿过去。夜晚使战斗中止，博什尼亚克到了伏尔加河畔。他把公家的钱财和文件档案从水上送往阿斯特拉罕，他自己则于 8 月 11 日平安到达察

里津。

叛军占领萨拉托夫以后，放出狱中的囚犯，打开粮仓和盐仓，摧毁酒店，抢劫房舍。普加乔夫绞死所有落到他手里的贵族，并且禁止埋葬他们的尸体；任命哥萨克五十人长乌菲姆采夫为市卫戍司令，于8月9日中午出城——11日，穆菲尔到达一片废墟的萨拉托夫，14日，米赫尔孙也随之到达。两人会师后，又匆匆去跟踪追击普加乔夫。

普加乔夫顺伏尔加河往南。被强制移居到这里的外国人，大多是流氓和无赖，受波兰贵族联盟成员的煽动（此人姓名不详，但不会是普拉夫斯基；普拉夫斯基对普加乔夫的野蛮残暴十分愤慨，那时已经离开了他）都归附于普加乔夫。普加乔夫把他们组建成一个骠骑团。伏尔加河的哥萨克也倒向他一边。

这样，普加乔夫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强大。他的军队已有2万人。下诺夫哥罗德、沃罗涅日和阿斯特拉罕诸省到处是他的匪帮。逃亡奴隶叶夫西格涅耶夫也自称彼得三世，占领了英萨拉、特罗伊茨克、纳罗夫查特和克伦斯克，绞死当地的督军和贵族，到处成立自己的政府。强盗菲尔斯卡兵临辛比尔斯克城下，在战斗中打死雷奇科夫上校（他是接替叛乱初期在奥伦堡城下牺牲的切尔内绍夫的），因为卫戍部队背叛他。幸而，由于奥别尔尼别索夫的到达，辛比尔斯克没有失陷。菲尔斯卡在城外居民区到处杀人抢劫。上洛莫夫和下洛莫夫则遭另一些歹徒的洗劫和焚毁。这一广袤地域的状况惨不忍睹。贵族难逃厄运。在所有村庄里地主庄园的大门上吊着地主或者他们的管家的尸体。[8]叛军和追赶他们的部队牵走农民的马匹，拿走他们的粮食和最后一点财产。政府管理工作到处都停顿了。人民不知道该听谁的。当有人问：你们相信谁？彼得·费奥多罗维奇还是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芙娜？老百姓不敢回答，因为不知道提问的人属于哪一方。

8月13日，普加乔夫逼近德米特里耶夫斯克（卡梅申卡）。季茨少校率领500名卫戍部队士兵、1000名顿河哥萨克和由东杜科夫和吉尔别节夫两位王公指挥的500名卡尔梅克人，迎战普加乔夫。战斗开始了。卡尔梅克人一听到炮声就四散奔逃。哥萨克打得很勇敢，一直打到大炮跟前，但后路被截断，投降了。季茨被打死。卫戍部队的士兵和所有大炮都被俘。普加乔夫在战场上过夜；第二天占领杜博夫卡，向察里津挺进。

这座城市防御工事坚固，卫戍司令是齐普列捷夫上校。英勇的博什尼亚克同他在一起。8月21日，普加乔夫同往常一样肆无忌惮地逼近城市。他遭受损失被击退，撤到离要塞8俄里以外。从城中派出1500名哥萨克去同他作战；但只有400人回来，其余的人都投降了。

第二天普加乔夫从伏尔加河方向逼近城市，又被博什尼亚克打退。这时他听到几支政府军快要到来。仓促撤往萨列普塔。

米赫尔孙、穆菲尔和梅林于20日到达杜博夫卡，22日进入察里津。

普加乔夫沿伏尔加河逃跑。这里他遇到天文学家洛维茨，问他是什么人。听说他是观察天体运动的，他命令把他吊到**离星星近一点的地方**去。副官伊诺霍采夫当时也在，侥幸逃脱了。

普加乔夫在萨列普塔休息了一昼夜，同他的两个姘妇躲在帐篷里。[9]他的家属也在那里。他沿河而下去黑亚尔。米赫尔孙跟踪追击。最后于25日拂晓在离察里津105俄里处追上普加乔夫。

普加乔夫驻扎在两条大路之间的高地上。米赫尔孙在夜间赶过他，面对叛军停息。早晨普加乔夫又在面前看到他的可畏的追逐者；但是他没有张皇失措，而是勇敢地向米赫尔孙进攻，派出他的步兵去攻打两翼的顿河哥萨克和丘古耶夫哥萨克。战斗持续不久。几发炮弹就把叛军的队伍打乱。米赫尔孙发起猛攻，他们

丢下大炮和全部辎重逃跑了。普加乔夫从桥上过河，竭力想制止他们，但毫无用处；于是他跟他们一起逃跑。政府军边打边追40俄里。普加乔夫军被打死近4000人，被俘7000人。其余人四散奔逃。普加乔夫军在离战场70俄里的地方，在切尔诺亚尔斯克的上游乘4条船渡过伏尔加河往草甸地带逃走，所剩已不到30个哥萨克了。追赶他的骑兵晚到了一刻钟。逃跑的人当中，没有能乘船渡河的，跳入河中泅水过河，许多人淹死。

这次战役是最后一次也是决定性的一次。帕宁伯爵这时来到克伦斯克，往彼得堡送了一份充满喜讯的报告，其中对米赫尔孙的迅捷、机智和英勇作了充分的公正评价。这时一位新的重要人物出现在战场上：苏沃洛夫来到了察里津。

还在比比科夫生前，国家陆军委员会看到暴乱的严重性，就曾调当时在锡利斯特里亚城下的苏沃洛夫回国；但是鲁缅采夫伯爵不放他，为的是不让欧洲对俄国国内的骚乱看得过分严重。苏沃洛夫的声望就是如此之高！战争结束以后，苏沃洛夫接到命令立即去莫斯科见沃尔康斯基公爵接受今后的重要任务。他在帕宁伯爵的村子里跟他见了面，在最后胜利以后几天到了米赫尔孙的部队里。苏沃洛夫带着帕宁伯爵给各支队伍司令和各省省长的手令，要他们执行他的一切命令。他亲自指挥米赫尔孙的部队，让步兵骑上从普加乔夫那里夺来的马，在察里津渡过伏尔加河。在一个叛乱的村子里他作为惩罚征收了50对犍牛，带着储备食品深入到广阔无垠的草原中去，那里既无森林又无水，白天靠太阳，晚上靠星星来决定行走的方向。

普加乔夫也在那片草原上东奔西窜。各路军队从四面八方包围他：梅林和穆菲尔也渡过了伏尔加河，切断他通往北方的道路；一支轻骑队从阿斯特拉罕朝他正面过来；戈利岑公爵和曼苏罗夫截断他与雅伊克的联络；东杜科夫率领他的卡尔梅克人在草原上

游弋；从古里耶夫到萨拉托夫，从黑亚尔到红亚尔都布置了侦察骑兵小分队。普加乔夫没有办法冲出这张束缚他的罗网。他的同伙人一方面看到必然灭亡，另一方面抱着赦免的希望，他们开始密谋，决心把他出卖给政府。

普加乔夫想去里海，希望设法进入哈萨克草原。哥萨克们假装同意他的想法；但是他们借口想把妻子和儿女带去，把他带到大小乌晋河地区，这是当地的罪犯和逃犯通常避难的地方。9 月 14 日，他们来到当地的教徒的村落。在这里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不同意向政府投降的哥萨克走散了。其余的人到普加乔夫的大本营去。

普加乔夫独自坐着沉思。他的武器挂在一边。一听到哥萨克们进来，他抬起头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开始谈自己所处的绝望境地，同时慢慢移动，设法把他同挂在一旁的武器隔开。普加乔夫又开始说服他们到古里耶夫镇去。哥萨克们回答说，以前他们一直跟他走，现在是他跟他们走的时候了。“怎么？”普加乔夫说，“你们想背叛你们的皇上？”“没有办法！”哥萨克们回答，突然向他扑过去。普加乔夫还是挣脱了。他们退了几步。“我早已发现你们的阴谋了，”普加乔夫说。他把他的宠信伊列克哥萨克特沃罗戈夫叫到身边，向他伸出双手说：“捆吧！”特沃罗戈夫想把他的胳膊捆到背后去，普加乔夫不让。“难道我是强盗？”他愤然说。哥萨克们把他扶到马上，带到雅伊克镇去。一路上普加乔夫威胁他们，说太子会替他报仇。有一次他想出方法解开手，拔出军刀和手枪，用枪打伤一名哥萨克，而且高声大喊，叫人把叛徒捆绑起来。但是已经没有人听他的了。哥萨克们走近雅伊克镇时，派人去通知卫戍司令。城中派哥萨克哈尔切夫和上士巴尔多夫斯基出来，接过普加乔夫，把他加上足枷，带进城去，直接去见近卫军上尉马弗林，他是侦查委员会的成员。[10]

马弗林审讯了伪沙皇。普加乔夫从一开始就坦白认罪。他说："这是上帝的意志，通过我的罪行来惩罚俄罗斯。"——当局下令居民在广场上集合；几个叛乱分子也被带到广场，他们也带上了镣铐。马弗林把普加乔夫带出来给人民看。大家都认出了他；几个叛乱分子低下了头。普加乔夫开始高声揭露他们，他说："你们断送了我；你们接连几天要求我自称是已故的伟大沙皇，我推辞了很久；在我同意之后，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经过你们同意的；而你们做事却常常背着我，甚至违背我的意愿。"叛乱分子没回答一句话。

苏沃洛夫这时来到大小乌晋河地区，从苦行修士那里得知普加乔夫已被他的同伙捆绑起来，送往雅伊克镇。苏沃洛夫急忙赶到那里去。夜里他迷了路，撞上了做小偷的哈萨克人在草原上生的火堆。苏沃洛夫向他们发起攻击，把他们赶跑了，自己也损失了几个人，其中有他的副官马克西莫维奇。几天以后他到达雅伊克镇。西蒙诺夫把普加乔夫交给他。苏沃洛夫抱着好奇心，详细地询问这个有名的暴动分子的军事行动和他的意图，然后把他带往辛比尔斯克，帕宁伯爵也将到那里。

普加乔夫坐在木笼里，装在一辆双轮车上。一支配有两门炮的强大队伍围着他，苏沃洛夫一步也不离开他。在英斯特村（离萨马拉 140 俄里），在普加乔夫过夜的木屋附近发生了火灾。普加乔夫被从笼子中放出来，同他儿子一起捆绑在大车上，他儿子是一个爱动的大胆的孩子。苏沃洛夫亲自看管他们。在萨马拉对岸的科斯波里耶，一个风急浪高的夜晚，苏沃洛夫渡过伏尔加河，于10 月初抵达辛比尔斯克。

普加乔夫被直接带到帕宁公爵的寓所。公爵在扈从的簇拥下在台阶上等候他。"你是什么人?"他问伪沙皇。"叶梅利扬·伊万诺夫·普加乔夫。"普加乔夫回答说。"你这个大无赖怎么胆敢自

称皇上?”帕宁继续问。“我不是大乌鸦（普加乔夫反驳说，他玩弄词语，像平常一样，隐晦曲折地说），我是大乌鸦的崽子，大乌鸦还在飞呢。”我们应当知道，雅伊克的叛乱分子为了推翻普遍流传的说法，故意散布谣言，说他们当中的确有一个普加乔夫，但他与领导他们的彼得三世皇上毫无共同之处。帕宁注意到，普加乔夫的大胆狂妄使围聚在院子四周的百姓惊奇，他一个巴掌打得伪沙皇脸上流血，又拔去他的一撮胡子。普加乔夫跪倒在地上求饶。他被严加看管，两手两脚都戴上镣铐，腰部有一铁环，系上铁链，用螺钉钉在墙上。雷奇科夫院士、被害的辛比尔斯克卫戍司令的父亲，在这里见到过他，并且描述了这次会见。普加乔夫正端着一个木盆子吃鱼汤。见到雷奇科夫，他对他说欢迎，并且邀请他一起吃饭。院士说：“从这一点我看到他的卑鄙。”雷奇科夫问他，他怎么敢于犯这么大的罪行？——普加乔夫回答说：“我对不起上帝和女皇，但是我要尽力立功赎罪。”为了证实他的话，他指上帝发誓（雷奇科夫又说，这是出于他的卑鄙）。雷奇科夫在讲到自己的儿子时，忍不住流下眼泪；普加乔夫瞧着他，也哭了起来。

最后，普加乔夫被送往莫斯科，那里将决定他的命运。[11]他被装在一辆冬天用的篷车里，每到一个驿站更换向居民租来的马匹。近卫军大尉加拉霍夫和上尉波瓦洛-什韦科夫斯基押送他，后者在此前几个月曾被伪沙皇俘虏。普加乔夫戴着镣铐，士兵们喂他吃饭，对挤在马车边围观的孩子们说：孩子们，记住，你们见到过普加乔夫。老年人至今还在讲述他对过路老爷们的问题所作的大胆回答。一路上他快活而平静。在莫斯科，许许多多人迎接他，这些人不久前曾经焦急地等待他，只是由于这个可怕的强盗被捕才勉强平服下来。他被关押在造币厂，前后两个月，从早到晚，好奇的人们都可以看到这个恶名昭著的反贼，他被锁在墙上，即使

已无能为力，但仍令人恐怖。据说，许多妇女看到他灼人的目光，听到他骇人的声音，都晕了过去。在审判前他突然精神崩溃了。[12]法庭不得不逐步使他在听到判处死刑时思想上有所准备。普加乔夫和佩尔菲利耶夫被判处分尸；契卡判处砍头；希加耶夫、帕杜罗夫和托尔诺夫判处绞刑；18人判处鞭笞和流放服苦役。普加乔夫和他的同伙犯的死刑于1775年1月10日在莫斯科执行。无数的人群一大早就聚集在博罗托广场，那里搭起了一座高台。高台上几个刽子手坐着喝酒，等待罪犯的到来。台的附近耸立着3座绞架。周围几个步兵团排成队列。因为天气奇冷，军官都穿着皮大衣，房屋和商店的屋顶上都站满了人。低低的广场和附近的街道停满了各式各样的马车。突然人头攒动，人声鼎沸；人们喊着："来了，来了！"在一队胸甲骑兵之后，一辆搭了高高平台的雪橇随着驶来。平台上坐着普加乔夫，光着头，他的神甫坐在对面。还有一名秘密侦查委员会的官员。一路上普加乔夫向两边鞠躬。雪橇之后又是马队和其他被判刑的罪犯。一个目击者（当时他还刚刚成年而现在已是老人，获得诗人和国务活动家的声誉）如此描写这个流血的场面：

"雪橇在行刑台的台阶前停下。普加乔夫和他的宠信佩尔菲利耶夫在忏悔神甫和两名官员的陪同下刚登上行刑台，就听到一声口令："举枪！"一位官员开始宣读上谕。几乎每一个词我都听得清清楚楚。

"当宣谕人读到主犯的姓名和出生的集镇时，警察总监高声问他：'你是顿河哥萨克叶梅利扬·普加乔夫吗？'他同样响亮地回答：'是的，老爷，我是济莫韦斯卡亚镇的顿河哥萨克叶梅利扬·普加乔夫。'然后，在整个宣谕过程中，他望着大教堂，频频画十字，而他的同伙佩尔菲利耶夫，身材高大，佝偻着背，一脸麻子，相貌凶狠，两眼低垂，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上谕宣读完毕以后，神

甫对他们说了几句话，画十字祝福后，走下了行刑台。宣读上谕的人跟着下来。这时普加乔夫一面画着十字，一面朝几座大教堂深深鞠躬，然后又匆匆地开始与人群道别；他向四面鞠躬，语不成声地说：'永别了，同胞们，原谅我冒犯你们的地方；永别了，同胞们！'说到这里，执行判决的人发出信号，几个刽子手扑上去脱去他的衣服；剥下白色的羊皮袄，撕去深红色绸上衣的袖子。这时他拍了一下手，仰面倒下，一瞬间一颗血淋淋的脑袋就悬在空中……"[13]

刽子手得到秘密命令，要减轻罪犯的痛苦。他们剁下他的胳膊和腿，放到行刑台的四角，然后才给大家看脑袋，把它插在长长的竿子上。佩尔菲利耶夫画了十字，脸朝下一动不动。刽子手把他拉起来。像普加乔夫一样砍了头，剁了手足。这时希加耶夫、帕杜罗夫和托尔诺夫已经吊在空中作最后的抽搐……这时钟声响了，契卡被送往乌法，他的死刑应在那里执行。然后开始当众鞭打的刑罚；人们走散了；柱子旁只留下一小群好奇的人。判笞刑的罪犯一个接着一个被捆到柱子上。受分尸刑的暴徒剁下的手脚分送到莫斯科各个城门去示众，几天以后同躯干一起焚化。刽子手把骨灰撒散。受赦免的暴乱分子在执行死刑的第二天被带到多棱宫前，宣布赦免，当众除去镣铐。

这样，一场暴乱结束了。它是由一小撮不顺从的哥萨克发难的，由于军政官员不可原谅地玩忽职守而愈演愈烈，动摇了俄罗斯国家，从西伯利亚到莫斯科，从库班到穆罗姆森林，长期不能恢复完全的安定。帕宁和苏沃洛夫整整一年留在被平服的几个省，巩固被削弱了的管理机构，重建城市和要塞，清除叛乱制止后的一些最后枝蔓。1775 年末颁布了大赦，下令把这件事永远忘记。叶卡捷琳娜希望消除这一可怕时代的回忆，取消了作为骚动发源地的那条河流的古老名称。雅伊克哥萨克更名为乌拉尔哥萨克，他

们的城镇也改用这个名字。但是可怖的暴动分子的名字仍响彻在他横行一时的地区。人民仍清楚记得那血流成河的时代，把这个时代如此生动地称之为**普加乔夫时代**。

注　释

第 一 章

〔1〕有些有文化的雅伊克哥萨克自认为是火枪兵的后裔。我们从后文可以看到，这种意见不是没有根据的。关于雅伊克哥萨克最早定居的最令人满意的研究，我们可以在 A·И·列夫申的著作《乌拉尔哥萨克历史和统计资料概述》中找到。这部著作同作者的其他著作一样谨严翔实，评论公允。作者说：

"时间和哥萨克人的生活方式使我们得不到关于乌拉尔哥萨克来源的确切可靠的资料。现存的所有关于他们的历史材料，都基于传说，这些传说起源较晚，不甚明确，而且没有经过任何人的批判分析。

"这些传说的最早的、也是最简短的记述我们在雅伊克镇镇长费奥多尔·鲁卡维什尼科夫 1720 年给国家外交委员会的报告①中发现：

"本件的补充和继续为：1. 奥伦堡省省长涅普柳耶夫 1748 年 11 月 22 日给陆军委员会的报告。② 2. 雷奇科夫的《奥伦堡史》。3. 他的《奥伦堡地形

① 这一报告的副本我是在奥伦堡边境委员会的档案卷宗中发现的，它就是雷奇科夫在《地形志》中提到的那个报告；不过他把鲁卡维什尼科夫称作克拉舍宁尼科夫。几位可信的乌拉尔居民告诉我，两个姓镇长都用。——列夫申注

② 这一报告的副本我们也在奥伦堡边境委员会的档案中找到。——列夫申注

志》。4. 雅伊克哥萨克兵团前首领伊万·阿库京相当有趣的手写日志。[①] 5. 保存在乌拉尔哥萨克兵团办公室和奥伦堡边境委员会档案中的几项最新法令。

"这就是写乌拉尔哥萨克史的最好的、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文献资料。

"至于外国人关于乌拉尔哥萨克的著作，这里不可能列入；因为这些著作大多根据未经证实的猜测，常常与事实相悖，荒诞不经。例如阿布尔加济·巴亚杜尔汗《鞑靼谱系史》一书注释的作者硬说，乌拉尔哥萨克源自古基普恰克人，随着阿斯特拉罕被征服而成为俄罗斯臣民，说他们有一种特殊的混合的语言，用以与毗邻的鞑靼人交谈，说他们可以抽调3万名武装战士；说乌拉尔斯克位于离乌拉尔河流入里海的河口40俄里处，等等。[②]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对俄罗斯人来说不值一驳，但在欧洲其他部分，却被当作史实。大名鼎鼎的普芬多夫和杰金也在他们的著作中引用了这些说法，令人遗憾。[③]

"我们回过来看上面提到的五种资料并把它们进行比较，我们看到几种资料中共同的主要之点：雅伊克哥萨克或乌拉尔哥萨克[④]源自顿河哥萨克；但是关于他们迁徙到现今居住地的时间我们找不到肯定的一致的材料。

"我们说过，鲁卡维什尼科夫曾于1720年写报告给国家外交委员会，他认为他的祖先到雅伊克的时间大概在200年以前，即在16世纪上叶。

"涅普留耶夫重复鲁卡维什尼科夫的话。

"雷奇科夫在《奥伦堡史》中写道：**据雅伊克各村长提供的资料，雅伊克兵团起源于1584年前后。**[⑤]在《奥伦堡史》以后写成的《地形志》中他说，哥萨克最早移居雅伊克的时间在14世纪。[⑥]

---

① 这一日志的抄本和作为本节部分根据的其他资料由乌拉尔哥萨克兵团的几位官员提供，谨表谢忱。——列夫申注

② 《鞑靼谱系史》第2卷第2章及第9卷第9章。——列夫申注

③ 《匈奴和鞑靼史》第19卷第2章。——列夫申注

④ 从下文中可以看到雅伊克河改称为乌拉尔河。——列夫申注

⑤ 雷奇科夫在《奥伦堡史》中引用的关于乌拉尔兵团的史料，据他自己说是他在1744年收集到的，而他在《地形志》中引用的史料是在1748年得到的。——列夫申注

⑥ 见《著作和翻译月刊》1762年8月号。——列夫申注

"最后这项资料的根据是他在1748年从雅伊克哥萨克兵团首领伊里亚·梅尔库里耶夫那里听到的传说。梅尔库里耶夫的父亲格里高利·梅尔库里耶夫也是哥萨克兵团首领，活了100岁，于1741年去世；他在年轻时听到他的也活到100多岁的祖母说，她在20岁时认识一位非常老的鞑靼妇女，名叫**古格尼哈**，听到她讲过这样的事：'在塔梅尔兰（即帖木儿——译者）时代有一个顿河哥萨克名叫瓦西里·古格纳，他同30个哥萨克伙伴和一个鞑靼人离开顿河地区到东方去抢劫。他造了几艘船，顺流而下进入里海，到了乌拉尔河口，发现附近没有人居住，就在那里定居下来。过了几年，这帮盗贼袭击在他们住处附近森林里躲藏的鞑靼人三兄弟，其中最小的兄弟是古格尼哈（讲述人）的丈夫，他们脱离了金帐汗国，而金帐汗国的人也因为塔梅尔兰企图在从俄罗斯回来时袭击他们而四散逃逸。这些哥萨克把三兄弟杀死，而俘虏了她，古格尼哈，献给自己的首领。'接下去讲述人讲了几件无关紧要的小事之后，又说：'她丈夫在小时候就听说过俄罗斯人同俘虏她的哥萨克联合在一起，他们杀死自己的孩子，等等'。

"她所讲的后续部分我们认为是真实可信的，同我们将要描述的内容相同。但是虽然雷奇科夫是著名的学者，他的著作很有裨益，他对中亚和奥伦堡地区的知识渊博，但是刚才所述的开始部分，在时间上是不可能的，也是与许多确凿可信的历史资料相悖的。由于这一说法被认为是关于乌拉尔哥萨克历史的唯一最可征信的资料，由于在最新的俄罗斯和外国著作中这一说法不只一次地被重复[①]，我们认为有必要考察一些细节，甚至是枯燥的细节，来驳斥上述说法：

"1. 如果哥萨克兵团首领格里高利·梅尔库里耶夫活到100岁，死于1741年，那么他应该生于1641年或那一年前后不久。因此那位为此详尽地向他讲述对于每一个哥萨克人都十分重要的历史的百岁老祖母，不会死于他15岁之前，即1656年前后，她应该生于1556年，最早1550年；她认识古格尼哈在她20岁时，即1570年前后。现在我们假定古格尼哈当时是90岁，

① 例如在《祖国之子》1821年29期，关于1809年阿斯特拉罕省经济状况的描述中，等等。——列夫申注

那么她应生于1480年，或者说得简单点，在15世纪末。她怎么能记得那些发生在14世纪的，也就是几乎在她出生前100年的事件呢?因为塔梅尔兰是在1395年来到俄罗斯的。[①]

“2. 古格尼哈的丈夫**在幼年时听到老人们说，离雅伊克河不很远的地方有一座俄罗斯城市**[②]。大家知道，阿斯特拉罕是在1554年占领的[③]；那么是否应当认为，古格尼哈和她丈夫生活在16世纪?这种设想比较符合实际，我们在下文中即将看到，它是与其他关于乌拉尔哥萨克起源问题的历史资料相吻合。

“3. 古格尼哈也好，鲁卡维什尼科夫也好，雷奇科夫的《奥伦堡史》也好，我亲耳在乌拉尔斯克和古里耶夫听到的种种传说也好，都说乌拉尔哥萨克源自顿河哥萨克。但是在塔梅尔兰时代顿河哥萨克尚未存在，历史上在16世纪以前没有关于顿河哥萨克的记载。即使承认他们与亚速海哥萨克属于同一民族，那么据卡拉姆津先生所说[④]，史书中最早提到亚速海哥萨克是在1499年，即在塔梅尔兰入侵以后100多年。

“4. 在14世纪俄罗斯尚未推翻鞑靼人的统治；当时俄国的边界远在离里海1000多俄里的地方，从顿河经伏尔加河到乌拉尔河的辽阔草原到处是蒙古—鞑靼人的部落。区区一伙不安生的哥萨克人怎么能够克服如此遥远的距离，穿越成千上万的敌人，甚至在他们中间定居下来，抢劫他们?以研究我国历史知识渊博著名的米勒说[⑤]：**在俄国有些地方尚为鞑靼人占领之时，未闻有关俄国哥萨克之事**。

“以上我们证明了雷奇科夫在《奥伦堡地形志》中所引用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因此我们将采纳他在《奥伦堡史》中发表的关于乌拉尔哥萨克兵团的最初资料；同时以上面提到的鲁卡维什尼科夫和涅普柳耶夫的报告中的史料和

① 卡拉姆津《俄国史》第5卷第144页。——列夫申注
② 《地形志》第2章中雷奇科夫的原话。——列夫申注
③ 卡拉姆津《俄国史》第8卷第222页。——列夫申注
④ 见上书第6卷，注495。——列夫申注
⑤ 见论文《关于哥萨克的起源》，载《著作和翻译文集》，1760年。——列夫申注

我自己在乌拉尔采集的传说作为补充；把这一切资料与最著名的著作家的作品相对照，向读者提出以下的《乌拉尔哥萨克历史概述》。"

〔2〕关于古格尼哈的事迹，见雷奇科夫在《奥伦堡史》中的详细臆说。

〔3〕这一文件没有保留下来。老哥萨克人告诉雷奇科夫，它是在一次火灾中焚毁的。列夫申说："不仅这一文件（没有它不能确切决定乌拉尔哥萨克归属俄罗斯的时间），还有其他许多由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和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颁发给他们的诏书，也都焚毁了。涅普柳耶夫在雅伊克兵团团部里找到的最古的也是唯一的一份诏令是1684年由沙皇彼得和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颁发的诏书，诏书中提到兵团自米哈伊尔以来的历次军功。

"从1655年，即乌拉尔兵团第一次参加反波兰和瑞典战争，到1681年，没有关于他们征战的资料。1681至1682两年，300名哥萨克在契吉林城下服役。1683年，500名哥萨克被派往门泽林斯克去平服叛乱的巴什基尔人，因此除赏赐金钱和呢绒外，还命令供应炮弹①。从彼得大帝时代起在大部分俄罗斯主要军事行动中哥萨克都被调用，例如：1696年亚速夫城下之战，1701、1703、1704和1707年反瑞典之战，1708年1225名哥萨克又被派去平定巴什基尔人，1711年1500名哥萨克被派往库班，1717年1500名哥萨克随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克公爵去希瓦，等等。"（**列夫申**）

〔4〕列夫申正确指出，沙皇的火枪兵大概阻挠了雅伊克哥萨克参加拉辛的暴动。无论当时的情况如何，今天的乌拉尔哥萨克不能忍受他的名字，**拉辛崽子**这句话被认为是最恶毒的辱骂。

〔5〕"当时雅伊克兵团的哥萨克当中有一个名叫涅柴的人纠集了500名伙伴，企图去希瓦，相信那里有丰富的财宝，能够多有掳获。他同这伙人溯雅伊克河而上，到了今天称为'**书记山**'的山边（在今雅伊克镇上游30俄里处）停了下来。根据哥萨克人的习惯，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这项计划，并选出能指引最方便的捷径的人。当会上作了关于此事的报告后，他的书记即文书发言，说这项计划过于大胆，不恰当，他说，道路通过草原，不熟悉，粮

① 涅普柳耶夫的报告和阿库京的日志。——原编者注

食不足，而且他们要干这样的大事人数也过少。涅柴对书记的这一说法极为恼火，一怒之下，即在会议上命令将其处以绞刑，以此之故，书记当即被绞死，该山至今仍称为‘书记山’。

“涅柴同那些哥萨克出发，竟然顺利到达希瓦；抵希瓦城下时正逢希瓦汗率领军队在别处作战，希瓦城内除老幼之外几乎别无他人；涅柴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毫不费力地占领了希瓦，夺取了当地的一切财富，俘虏了希瓦汗的妻妾，其中之一涅柴据为己有，留在身边。在如此幸运地占领希瓦之后，涅柴和同他一起的哥萨克有一段时间在希瓦城内寻欢作乐，很少想到危险。但是那个可汗的妻子深深爱上了涅柴，她劝告他，如果他想活命，他应该率领他的全部人马及时撤离，使可汗和他的军队不会在这里遇见他。虽然涅柴最后听从了可汗妻子的劝告，但是没有立即离开希瓦，一路上又因为掳获的东西过多，载负过重，不能迅速赶路；而可汗很快就征战归来，看到他的希瓦城被洗劫一空，立即率领全军追赶涅柴，3 天之后在一条叫做锡尔河的河上追上了他。涅柴和哥萨克们在锡尔河隘处渡河，遭到可汗迅猛的袭击，虽然勇敢抵抗，也杀死了许多希瓦人，但最终还是全军覆没，只有三四个人免遭屠杀，逃回雅伊克兵团，报告涅柴被歼的消息。在上述兵团长官的公告中还说到，似乎希瓦人从那时起堵塞了锡尔河的这一隘口。锡尔河从咸海流入里海，这一隘口在入里海的河口上，希望堵塞之后船只就不能在两海之间通航。但是最后这一点因为缺乏确凿的史料，我不能肯定，我只能根据几位兵团长官对我口述的材料进行叙述。

“几年以后，雅伊克哥萨克迁居到第三个地方，也就是恰甘河口，今雅伊克哥萨克城的所在地。定居以后，人口大大增加，其中有一个叫沙迈的哥萨克纠集了 300 个伙伴，同涅柴一样，试图再次远征希瓦以掠夺该地的财富。这样，在一致同意之下，他们溯雅伊克河而上，到达伊列克河，又向上游走了几天，在那里越过冬天，开春后继续前进。在锡尔河附近，他们在草原上看到两个卡尔梅克孩子在挖掘捕捉野兽的陷阱，因为那时在锡尔河附近还有卡尔梅克人在游牧。他们抓住两个卡尔梅克孩子作为向导，在草原上引路。虽然卡尔梅克人几次三番向哥萨克人要回自己的孩子，哥萨克人都拒绝了。因此恼怒的卡尔梅克人使出这样的计策对付他们：他们聚集了许多人，埋伏在

隐蔽的低洼地，派出两个卡尔梅克人到高地上去，命令他们一见到雅伊克哥萨克人就掘土，把土向上抛，做出挖掘陷阱的样子。担任前哨的哥萨克见到他们，以为又是卡尔梅克猎人在掘陷阱，他们把这事向头目沙迈报告，然后大家一起离开车，纵马追逐卡尔梅克人。卡尔梅克人拔脚快跑，往卡尔梅克军队埋伏的地方奔去，把哥萨克人引向那里。卡尔梅克人向哥萨克人突然发起进攻，抓住了那个头目和几个哥萨克。他们只扣留了头目，其目的仅仅为了解救被哥萨克人逮捕的卡尔梅克人，在释放其余哥萨克时他们要求归还他们的孩子。但是指定接任的头目答复说，头目他们多的是，没有向导却不成，说后又继续前进了。但是他们到达以前哥萨克同他们的头目涅柴渡河的锡尔河隘口，迷了路，偏北走到了咸海，粮食吃完了，而且时令已到寒冬，他们不得不在咸海上过冬，饥荒如此严重，以至人与人互相残杀食肉，有的人饿死。活下来的人派人到希瓦人那里去，请求收容他们，使他们免于死亡。希瓦人到了他们那里，把他们全部带走了。这样，300名雅伊克哥萨克全部一去不回。上面讲到的头目沙迈几年之后由卡尔梅克人带回交给雅伊克哥萨克兵团。”（《奥伦堡地形志》）

〔6〕 参看苏霍鲁科夫的文章《16世纪末顿河哥萨克的内部状况》，载于1824年《热心教育者》。请看列夫申关于哥萨克集会的记述：“往往是这样，如果要很快作出一项什么指示或者进行全兵团共同有关的事情，在大教堂的钟楼上就会敲起报警，也就是预告的钟声，要全体哥萨克到兵团团部，也就是衙门（现称兵团办公室）的集合地点集中，兵团首领就在那里等候。当集合的人已相当多的时候，兵团首领手持镀金的银质权杖从团部出来走到台阶上。随他之后，几位大尉手持指挥杖出来，他们立即到集合的人群中去，把指挥杖和帽子放到地上，念完祷告词，先向兵团首领鞠躬，然后向四周的哥萨克鞠躬。这之后，他们又拿起指挥杖和帽子，走到兵团首领跟前，接受他的命令，回到人群中向他们大声致词，用的总是这样的词语：‘静一静，英雄好汉们和伟大的雅伊克兵团全体哥萨克！’最后，宣布集合的主题，问道：‘行吗，英雄好汉们？’这时四面八方或者齐声高呼：‘行！’或者怨声四起，呼叫：‘不行！’在后一种情况下兵团首领开始亲自说服不同意的人，解释事情的原委，列举其好处。如果哥萨克们平时对他满意，那么他的劝说常常发生

作用；如果情况相反，那么谁也不听他的，就得按人民的意志办事。”（《乌拉尔哥萨克历史和统计资料概述》）

〔7〕乌拉尔哥萨克兵团同所有哥萨克一样，不向国家纳税。但他们是在役人员，必须在任何时候，一听见号令就提供一定数量由自己出钱装备起来的骑兵；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所有列入现役名册的人必须出征。现在在乌拉尔兵团里服役的哥萨克一共有12个团。其中一个团在伊列克镇，一个团在萨克马拉镇。这两个团因为不参与乌拉尔河资源丰富的渔业，因而也不派遣哥萨克去军队，只执行边防任务，即保卫边界使不受哈萨克人的侵犯。其余10个团名义上是在役的团，但实际上并不服役；他们自己承担费用派遣团队去军队和边防部队，守卫他们的全部土地直至里海。第一项军役和第二项军役，都不是轮流担任的，而是雇佣的，出钱买的。当政府一下达派遣一个或几个团的命令之后，就开始摊派：由多少个名义上在役的人提供一个武装人员，然后这几个人共同出钱雇佣一个哥萨克，由他自己去置备服装和武器。付给他的钱多达1000卢布、1500卢布，甚至更多；为了护送我国使团去布哈拉，由于地方不熟悉，10个月的行军要付给每个哥萨克2000卢布，甚至3000卢布。如果在摊派时有人付不出应缴的钱，他就自己受雇。有人受雇以后又把自己承担的义务转交给另一个人，有时还能赚一点钱。受雇担任边防的人得到的钱是很少的，因为他们在前哨和要塞里有他们自己的房屋、牲口、易货商栈和全部财产，他们必然会去保卫边界，虽然这一任务使他们失去参加共同捕鱼的权利。

受雇服役的习惯一方面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富人永远免除服役，而穷人却永远要服役，另一方面也是有益的：因为第一，现在每一个出征的哥萨克都可能拥有精良的服装和武器；第二，他在离开家庭时，可以分给家人相当多的钱以维持生活；第三，从事某种手艺或工作的人，于己于人都有裨益，不会被迫抛弃自己的工作不自愿地去服兵役，在不自愿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很好完成任务的。留下来的哥萨克不参加任何服役，也不能无偿地去捕鱼。（《乌拉尔哥萨克历史和统计资料概述》）

我们从该书中抄录乌拉尔河上捕鱼景象的生动有趣的描写如下：

“现在我们来看看乌拉尔兵团的捕鱼业，而且要谈得详细一点，因为这是

当地居民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财富来源，还因为各种捞捕形式非常有趣。首先我们要提一提，每年春汛以后，在乌拉尔斯克城对面，横贯乌拉尔河，用粗圆木筑一道篱笆或者栅栏，叫做鱼梁，阻挡住从海里游来的鱼，使它们不再往上游去。[①]

“主要的捕鱼作业日期由兵团办公室决定，不得任意提前，这些作业是：

“第一，用钩子打鱼，分为小打鱼和大打鱼。小打鱼约在12月20日或18日开始，至25日前结束；大打鱼约在1月6日开始，在同月结束。用钩子打鱼只在乌拉尔斯克以下200俄里以内进行，不再向前，因为那里是秋捕的地方。

“钩子打鱼是这样进行的。在指定的日子和时刻钩竿打鱼的指挥官（每次由办公室从校官中任命）和所有有权参加钩竿打鱼的哥萨克都来到乌拉尔河上，他们每人乘一辆用一匹马拉的单人小雪橇，带着冰镩、铁锹和几根钩子，钩子的铁爪子搁在车辕旁马套的皮环上，木柄长三四俄丈，有时甚至达12俄丈，拖在雪地上。来到集合地之后，指挥官站在前面。他的身旁有几个骑马的哥萨克维持秩序，他的身后一排排地站着前来打鱼的哥萨克。打鱼的人每次总有几千；如果谁胆敢单独驱车向前，在前面维持秩序的人就砍断他的钩竿和马套。

“这一严格公正的措施迫使哥萨克们在原地站住，而几乎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显露出渴望向前奔驰的迫不及待的神情。不仅如此，甚至他们的训练有素的马匹眼神里也流露出奔驰的渴望。大家的目光都盯在指挥官的身上，他在自己的雪橇边走来走去，一忽儿走近雪橇，似乎就要坐上去，一忽儿又走开，使大伙不只一次错以为已经发出信号。终于，他一纵身坐上雪橇，把他的马飞快地往前赶，在他的后面集合在那里的所有哥萨克也奔驰向前。这时已经没有任何秩序和情面，人人争先恐后，如果谁不幸跌出雪橇，那就倒霉，他即使不被压死（这种倒子还不多），也很容易落成残废。

---

① 据老人说，从前乌拉尔河里的鱼如此之多，常常把拦河的栅栏挤倒，得用大炮轰击两岸把鱼赶回去。——原编者注

“奔驰到了指定捕鱼的地方①，所有雪橇都停了下来；人人都尽快跳出雪橇，在冰上凿一个不大的窟窿，把钩子放下去。从乌拉尔河岸上望下去这时的图景真令人神往！所有哥萨克你追我赶，到捕鱼地后全都立即行动起来，几分钟后冰上就钩子林立，非凡的景象使人目眩。只要钩子一放下去，受奔马的蹄声惊扰的鱼向上游动，乱窜乱撞，就碰上钩子，钩子沉入水中的深度，恰恰是离河底几俄寸。在鱼多的地方有时打鱼开始不到一刻钟，冰上已到处是乱蹦乱跳的鲟鱼、鳇鱼、闪光鲟鱼和其他的鱼。如果钩子上的鱼大得一个人拖不上来，他立即请人帮助，他的伙伴或邻居就来帮他。每天打鱼的地方都划定界线，谁也不准超出。

“每年在小打鱼之后，要以兵团的名义把一定量的最上等鱼子和鱼献给朝廷。这种献礼由来已久，表示臣下的忠心，叫做进贡或者献新。为了捕获贡品常常指定最好的地方；如果打到的鱼不多，那么不足部分就用兵团办公室的款项去购买。如果打到的鱼比进贡所需的鱼更多，那么在一段时间内在兵团进贡的鱼到达彼得堡之前剩下的鱼禁止出售。派去进贡的军官得到朝廷的赏钱，用作盘缠，用来买用具和武器。

“第二种捕鱼是春捕或者叫闪光鲟鱼期，因为这时捕捉到的几乎完全是闪光鲟鱼。这一捕鱼期于4月份当乌拉尔斯克附近河水开冻时开始，继续约两个月，在整条乌拉尔河上捕捉，一直到海口。这次捕捞同其他几次捕捞一样，指定日期，选定指挥官，给他一门炮。一声炮响，所有集合在一起去捕鱼的哥萨克，乘着小渔船一齐出发，这种小渔船只能容纳一个人，每个哥萨克开始抛出一定长度的网。这一时期使用的网有两层，一层疏，一层密，使通常在春天从海里溯乌拉尔河而上的鱼困在网里。这种网的一头系在漂浮的木桶或者一段木头上；另一头的两条绳哥萨克拉在手里。渔船靠岸有一条界线，指挥官的营部就在岸上对准界线的地方，所有人都必须在这附近停止捕捞。晚上又以炮声通告捕鱼结束。根据规定这个时期捕到的鲟鱼和鳇鱼都必须放还河中；因为，第一，这时鱼还小；第二，太卖不起价。违反这规定的

① 这些地方在当地叫做“叶托维”，秋末就注意到那里有很多鱼，鱼到这里来安顿过冬，日出日落时往往浮出水面。——原编者注

人要受到惩罚，拿走他们全部捕获的鱼。

“第三种捕鱼为**秋捕**，从10月1日开始，11月份结束。与春捕不同的地方在于：第一，这次捕鱼用的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网。这种网像一只编结的口袋，用它来捞鱼[①]；第二，这种网叫**雅雷格**，每一张网由两个人各驾一条小渔船在两边拉。秋捕同其他各次捕捞一样，在特命的指挥官的指挥下从指定的界线开始。为了不使用大网的人比用小网的人占有更多的空间从而捕到更多的鱼，硬性规定所有网的长度。当一个地方的鱼捕尽时，大家又在指挥官所在的地方集合，往前到另一道界线，或者用哥萨克的话来说，作另一次**打击**。

“秋捕只从钩子捕鱼结束的地方开始，即离乌拉尔斯克200俄里的地方开始，一直到大海[②]。

“第四种捕鱼是大网捕鱼。从冬季开始，也要按办公室的规定；但不集中，而是个别行动，谁愿意在哪里捕就在哪里捕。大鱼网扎在竿子上沉入冰下，用凿冰窟窿的办法，拉向希望拉的地方。

“第五种捕鱼是用一种特殊的**阿罕网**捕鱼，在12月中旬前后进行，而且只有在海上，即在古里耶夫不远的地方。指定捕捞开始的那一天指挥官用抽签的办法把捕鱼的地段分配给希望捕鱼而且有权利捕鱼的人。所有地段都是相等的，即每一个哥萨克都分给相等的空间，去布设一定数量一定大小的阿罕网。官员们根据职位的高低分得两个、三个或者更多的地段。

“阿罕网放人冰下的海中，与冰面平行，在两头和中间用三根绳或结挂住。为此必须打三个冰窟窿把绳或结套在横放在冰上的小棍子上。

“阿罕网布设好以后，捕鱼人只须不时走过去，从中间那个冰窟窿里拉起每张网的中央部分，或者像这里所说，**听一听**，如果根据网的轻重，感觉到网里有鱼，就把两拉起来，把鱼取出，再把网按原样布设好。这种捕鱼方法对捕鱼人十分有利；但是却不让鱼游人乌拉尔河，实际上挖了钩子捕鱼人的墙脚。

---

① 这是因为这时鱼选好了越冬的地方。——原编者注

② 每个哥萨克在秋捕期间都有一个雇工，一个半月或两个月的劳动应付给他70到100卢布。——原编者注

"第六种叫库尔亥捕鱼，通常在春天进行，而且只有在海上，或者确切地说，在海边上进行。这种方法也用鱼网。鱼网同水面平行，两头和中间扎在打入海底的三根杆子上。从海中游来的鱼困在网上，乘小船在鱼网附近游弋的捕鱼人把鱼从网中取出放进船里。

"第七种，用钩子捕鱼。一串钩子挂在绳上放入冰下，也用三个结固定住。这种方法在所说的几种方法中最不重要。

"至于用钓竿钓鱼等其他方法，就其重要性来说是不足道的。

"从今年1821年起由上级批准哥萨克第一次在恰尔卡什湖开始捕鱼。恰尔卡什湖当地人称小海，在离乌拉尔斯克80俄里的哈萨克草原上。

"游入乌拉尔河的鱼大多为：鲟鱼、鳇鱼、裸腹鲟、闪光鲟、面鱼、梭鲈、鳊鱼、狗鱼、鲈厥鱼、野鲤、鲶鱼、圆鳍雅罗鱼。捕到的鲟鱼有时有七八普特，甚至9普特重。鳇鱼有二三十普特重，偶尔有40普特重的。第一种鱼越大越好也越贵，第二种鱼越大越差也越便宜。但是所有的鱼因为海中和乌拉尔河中的水量减少，都比从前小了。鱼子和鱼的价格在钩子捕鱼时期与春捕时期是不能相比的，在春捕时期价格只及钩子捕鱼时期的四分之一，因为季节只允许盐渍才能保存鱼。

"乌拉尔哥萨克的盐来自英杰尔盐湖和格略兹纳盐湖，两湖在离边界不远的哈萨克草原上，或者来自恩巴河岸边的一些盐湖。在大小乌晋河附近也有一些小的盐湖。"

〔8〕 关于卡尔梅克人逃跑的最公正可靠的资料我们是从雅金甫神甫那里得到的。他的渊博的知识，严谨的著作如此详尽地阐明了我国与东方的关系。我们以感激的心情从他的尚未发表的关于卡尔梅克人的专著中摘录一段，刊印于此。

"毫无疑问，渥巴锡和舍楞试图返回祖国，一定是事先与他们的阿尔泰同族人联络过的，因为那些人也对中国恨之入骨。他们一定认为，这个大国在征服准噶尔之后，一定会从那里调回自己的军队，而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留下力量薄弱的卫戍部队，只要齐心协力，很容易把这些卫戍部队挤走；至于穿过哈萨克的领土，他们认为更少危险，因为这些强盗虽然在商队面前十分勇敢，但一看到卡尔梅克人的武器，总是浑身战栗。总之，在卡尔梅克人的

心目中，从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的沙壤平原到额尔齐斯的层峦叠嶂这条路像他们以前走过的一样，是一次愉快的散步。但是事情却完全相反，因为他们遇到的情况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

"东方的准噶尔卫拉特曾经是北亚的一支可怕的力量，已经不复存在了。**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人**长期处在俄罗斯的统治下，出了国境，便被认为是逃民，俄国政府一面用自己的武装力量追逐，同时通令哈萨克人步步为营，用武力阻止他们。中国的边境政府官员一听到**土尔扈特**东进的消息采取了各种防范手段①，也命令哈萨克人和柯尔克孜人不让他们通过牧地，如果他们冥顽不灵，就以武力击退武力。对于柯尔克孜人和哈萨克人来说，这是突如其来的机会，可以放手掠夺而不受制裁，试问有谁能无动于衷呢？

"俄国的部队，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时间和地点上的原因，没有能够追上逃亡者。前雅伊克哥萨克这时已经开始骚动，拒不服从命令。奥伦堡的哥萨克虽然已经出动，而且在 2 月中与努拉里、哈萨克小部的统治者会师，但由于缺少牧草饲料，不久就不得不返回国境。经过通常的旷日持久的书信往来，4 月 12 日，一支正规军终于从奥尔斯克要塞开出，并与努拉里汗会合。但是这时卡尔梅克人取道向南，已经走得如此之远，这支队伍只在一段时间内能够骚扰他们的后方，而且只能从远处骚扰，而到了乌卢山附近，人马饥渴难忍，不能再往前走，部队的司令特劳宾贝格不得不转向北方，经过乌伊斯克要塞回到边防线上②。

"但是哈萨克人无视这一切，仍旧不遗余力地武装起来。他们的几个汗，小部的努拉里，中部的阿布赖赉，大部的额勒里从四面八方一个接着一个向卡尔梅克人进攻，因此这些逃民整整一年在途中不断战斗，以保护自己的家属不被俘虏，牲畜不被掠夺。第二年（1772 年）春天，柯尔克孜人（布鲁

---

① 中国在**准噶尔**的守卫部队不超过 35000 人，分别布置在三条道路上：从喀什噶尔到哈尔密，从伊犁到巴里坤和从塔城到乌里雅苏台，全长不下 7000 俄里，因此在准噶尔的中国边境官员不能眼见伏尔加河卡尔梅克人日益逼近而处之坦然。——原编者注

② 参看列夫申关于哈萨克游牧部族和草原的描写，第 2 卷，第 256 页。——原编者注

特)使卡尔梅克人的不幸达到极点——把他们赶到巴尔喀什湖北面辽阔的沙漠里，在那里饥渴交加，死了许多人口和牲畜。

"在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饱受了无数的灾祸之后卡尔梅克人终于接近了梦寐以求的故国边界，但是这里他们眼前出现的又是不幸。中国边境戒备森严，阻住他们进入古老的祖国的去路。他们要进入，只有丧失独立，别无其他途径。人民的极度疲惫，使渥巴锡和其他王公无条件投降大清帝国。他从俄罗斯出来时有 33000 帐篷，男女人口将近 16.9 万人。进入伊犁时只剩下不足 7 万人[①]。卡尔梅克人在一年之内损失了 10 万人，有的战死或病死，留在亚洲的沙漠上为野兽所吞噬，有的成了俘虏，被卖到遥远的地方作奴隶。

"中国皇帝以无比的仁慈命令接纳这些可怜的流浪者和他的新臣民。很快就送来帐篷、牲畜、衣服和粮食援助卡尔梅克人，把他们安置在各游牧区，为了他们建立家业又发给他们：

马、牛和羊	1125000 头
砖茶	20000 件[②]
小麦和小米	20000 俄石
羊皮	51000
比亚济布[③]	51000
棉布	1500 普特
帐篷	400
白银	约 400 普特

"那年秋天，渥巴锡和其他王公策伯克多尔济、舍楞、功格、莫们图、沙喇叩肯、济勒木丕儿等人被送到热河的中国皇宫。这些王公除舍楞以外都是

① 根据渥巴锡和其他王公对中国政府的陈述。在《西域闻见录》这一小册子中从俄国逃出来的卡尔梅克人的数目是夸大了的。错误的原因在于该书作者是根据普通卡尔梅克人的传说写的。参见《准噶尔和东土耳其斯坦记述》，第 186 页及其后。——原编者注

② 一件即一箱，内装 36 块茶砖，每块约重 3 俄磅半。——原编者注

③ 土耳其斯坦把一种白棉布叫做比亚济布，其规格不一。——原编者注

渥巴锡汗的近亲，阿玉奇汗的长子沙克都尔扎布的后裔。只有策伯克多尔济是阿玉奇汗的幼子衮札布的曾孙。渥巴锡得到了卓哩克图汗的封号；其他王公包括留在伊犁的王公也都授予各种爵位的称号。这些封建主在离开热河时得到丰厚的赏赐；他们回到伊犁以后，土尔扈特人的3个部被安置在塔尔巴哈台或库尔喀喇乌苏，渥巴锡和4个部的土尔扈特人以及功格和霍硕特人被安置在哈喇沙拉和大小著勒土斯河[1]两岸，这里一部分人必须在中国官员的监督下从事耕作[2]。到中国一边的卡尔梅克人分成了13个部。

“俄国政府向中国大使提出照会，根据俄中两国缔结的条约要求把从伏尔加河地区逃亡的卡尔梅克人引渡回去；但得到的回答是，中国朝廷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其理由与俄国朝廷当年拒绝引渡舍楞的理由相同，那时舍楞为了逃避法律制裁，从准噶尔逃到了伏尔加河地区。

“不过，看来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人自己不久也后悔这次鲁莽的行动。1791年从中国方面传来各种消息，说卡尔梅克人想从中国的领土上回来，同从前一样归服俄国。由于这些消息的流传，政府命令西伯利亚的地方首长在俄罗斯为他们提供避难之地，作为开端把他们安置在科雷万省[3]。

“但是，看来卡尔梅克人为中国的岗哨和侦察队所包围，彼此相隔很远，没有任何可能实现自己的意图。”

〔9〕野战队由500名步兵、骑兵和炮兵所组成。1775年代之以省战斗营。

第二章

〔1〕普加乔夫在舍卢佳科夫的田庄里割草。在乌拉尔斯克还有一个哥萨克老妇人穿过他做的高跟鞋。有一次他受雇在菜园里掘地做菜畦，掘出了四座坟墓。这件事后来被说成是他的命运的先兆。

---

① 在东土耳其斯坦，在伊犁东南方。——原编者注

② 土尔扈特人从俄国返回准噶尔一事，在《新疆识略》中有记述，第1卷第51—56页。——原编者注

③ 参阅《俄国法典大全》，第23卷，No.16937。——原编者注

〔2〕马雷科夫卡镇镇公所助理特罗菲姆·格拉西莫维奇、梅切特纳亚集镇视察员费奥多特·法捷耶夫和当时在梅切特纳亚集镇的百人长谢尔盖·普罗托波波夫曾书面声明：梅切特纳亚镇农民谢苗·菲利波夫曾去雅伊克镇购买粮食，与分裂派教徒叶梅利扬·伊万诺夫同行。该人在雅伊克镇上怂恿哥萨克逃往洛巴河，投奔土耳其苏丹，答应每人饷银12卢布，还声称他在边境上留着20万卢布和价值7万卢布的货物。他们一到，帕夏就会给他们500万。有的哥萨克想把他捆起来送到卫戍司令部办公室去，但他躲起来了，大概在马雷科夫卡镇上。

以后，一个来自波兰、持有多勃良斯基前哨所发护照、要求在伊尔吉兹河上定居的分裂派教徒叶梅利扬·伊万诺夫被村长米特罗方·费奥多罗夫、菲拉列托沃分裂派隐修院修士菲拉列特和梅切特纳亚镇农民斯捷潘·瓦西里耶夫及其伙伴发现并带到镇公所　　发现此人形迹可疑，处以鞭刑；在审讯时他招供：他是济莫韦斯卡亚镇在役哥萨克叶梅利扬·伊万诺夫·普加乔夫，年40岁；今年（1772年）大斋期间自该镇逃跑至韦特卡集镇，到了国外，在那里住了15个星期，来到多勃良斯基前哨，自称来自波兰，在检疫所待了6周以后，于8月来到雅伊茨克，在哥萨克杰尼斯·斯捷潘诺夫·皮亚诺夫家住了约一星期。他总是醉后胡言乱语，但没有说过他是苏丹臣民，与帕夏见过面，有500万现款等话，他意欲去辛比尔斯克州办公室申请在伊尔吉兹河上定居。据宫廷案卷上的批示他同马雷科夫卡的农民一起被押走，并将此事于1772年12月19日通知雅伊茨克城卫戍司令部办公室（宫廷关于马雷科夫案件致雅伊茨克城卫戍司令部办公室的备忘录，1772年12月18日，由视察员伊万·拉斯托尔古耶夫递交）。

农民谢苗·菲利波夫一直关押到1775年。对普加乔夫及其同伙侦讯结束之后，才命令将其释放，而且，由于他在马雷科夫卡检举了恶贼普加乔夫最初的蛊惑活动，呈请枢密院审批对他的奖赏。（参阅1775年1月10日判决书）

〔3〕“上述普加乔夫因逃亡波兰，自波兰进入俄罗斯时又隐瞒身份，更因他妖言惑众，煽动所有雅伊克哥萨克人逃亡土耳其国，为此判处笞刑，并因其为无业流民，游手好闲，应将其流放佩雷姆市，用于公务劳动。1773年

5月6日。”(《亚·伊·比比科夫生平事迹记略》)

〔4〕布多林斯基前哨离雅伊克镇79俄里。

〔5〕伊列克镇距雅伊克镇145俄里,距奥伦堡124俄里。城中有3000名哥萨克。伊列克的哥萨克由奥伦堡省的创建者五级文官基里洛夫迁移至此。

〔6〕拉斯瑟普纳亚要塞建立在哈萨克人通常涉水过雅伊克河的地方,距伊列克镇25俄里,距奥伦堡101俄里。

〔7〕1773年奥伦堡省分为四个州:奥伦堡州、伊谢季州、乌法州和斯塔夫罗波尔州。归奥伦堡州管辖的有奥伦堡区(县)和雅伊克镇及所有前哨和村镇,直至古里耶夫,以及布古利马地方自治局。伊谢季州包括外乌拉尔巴什基里亚和伊谢季县、沙德林斯克县、奥库涅夫斯克县;乌法州包括奥辛斯克县、比尔斯克县和缅泽林斯克县;斯塔夫罗波夫只有一个极大的县。此外,奥伦堡省还分为8个边防段(沿伏尔加河、萨马拉河、雅伊克河、萨克马拉河和维河修筑的一系列要塞);每一边防段由一军事长官领导,其职权相当于州的督军。(参看比申格和雷奇科夫的著作)

〔8〕斯塔夫罗波尔公署管理居住在奥伦堡省的皈依基督教的卡尔梅克人。

〔9〕下奥泽尔纳亚距拉斯瑟普纳亚要塞19俄里,距奥伦堡82俄里。它修筑在雅伊克河的高岸上。——对苏林大尉的怀念之情保存在士兵的歌曲中。

只有苏林大尉,
带着他的营队,
走出泽尔纳亚要塞,
去援助拉斯瑟普纳亚……

〔10〕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在他的简短的历史回忆录《普加乔夫暴动史》①中是这样记述哈尔洛夫之死的:

“哈尔洛夫少校在几星期前与叶拉金上校的女儿结婚,她是一位十分可

① 此书用法文写成。在原文中标题及下面的引文均为法文。

爱的年轻女子。他在保卫要塞时受了致命的重伤，由士兵抬回家里。要塞陷落后，普加乔夫派人去找他，命令把他从床上拖下来，带去见他。年轻的妻子在绝望中跟着他一起来到，跪在胜利者的脚下，请求他赦免她的丈夫。'我命令当着你的面绞死他。'——暴徒回答说。听到这句话后年轻的女人泪如泉涌，又抱着普加乔夫的两条腿，恳求他发发慈悲；一切都是枉然，当着他妻子的面哈尔洛夫立即被绞死了。他一断气，几个哥萨克就向他的妻子扑过去，强逼她满足普加乔夫的兽欲。"这里，作者觉得事情不大可能，于是发起议论来：——"最野蛮的民族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遵守道德，普加乔夫有足够的清醒头脑，不至于在士兵面前做这种事；等等。"这是胡说。但是整部回忆录写得很好，大概是当时在彼得堡的外交人员写的。

〔11〕塔季谢瓦要塞位于卡梅什—萨马拉河口，是奥伦堡省的创建者基里洛夫修筑的，他命名为卡梅什—萨马拉要塞。接替基里洛夫的塔季谢夫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称之为塔季谢夫码头。要塞距下奥泽尔纳亚28俄里，距奥伦堡54俄里（直路）。

〔12〕切尔诺列琴斯卡亚要塞距塔季谢瓦要塞36俄里，距奥伦堡18俄里。

〔13〕萨克马拉城建在萨克马拉河边，距奥伦堡29俄里。城中有哥萨克近300人。

〔14〕农民阿列克谢·基里洛夫1773年10月6日的证词（引自奥伦堡档案馆）。

〔15〕绞死了两名派往奥伦堡的信使，一名来自西伯利亚，另一名来自乌法，他是卫戍部队的中士，鞑靼译员，老园丁，曾经到过彼得堡，见过皇上彼得三世，而且还做过特维尔德舍夫斯基矿的管事。

第三章

〔1〕1773年10月13日为派遣卡尔少将去雅伊克平乱公告：

"俄罗斯皇帝昭告天下。朕自喀山及奥伦堡两省省长奏折中获悉，逃亡哥萨克叶梅利扬·普加乔夫潜逃波兰，匿身分裂教派隐修院；自该地归来时冒

充波兰国民，曾至喀山，再次逃逸，纠集雅伊克各村盗贼流民，沆瀣一气，合伙为奸，竟敢僭称已故皇帝彼得三世，在雅伊克河奥伦堡方向几处要塞内抢劫掠夺，无恶不作，并借此名号，蛊惑无知百姓，使其道德败坏，陷于绝境。朕闻之深感痛心。朕以慈母之心，宽大为怀，以此诏告诚受惑民众，至于犯上作乱者，严令立即停止大逆不道行径。截止今日，朕仍以为此大逆不道之事并非起于浑噩无知之下层百姓，而实由百姓之愚昧与该恶贼蛊惑所致。然而如有人无视朕仁厚启导和严令，仍敢留在匪帮之内，而不幡然悔改、俯首顺服者，则朕以为其人已自甘追随乱臣贼子，违逆朕躬意旨，背弃誓言，破坏社会安宁，触犯天颜，难逃严刑重惩。为恢复该地区秩序与安宁，朕特遣卡尔少将前往，并命其将此谕昭告天下，希冀每一失足者自知罪孽深重，迷途知返，与全国忠良臣民一起，恪守誓言，克尽厥职，平定此次大逆不道之叛乱，协助卡尔少将尽速消灭顽固抗拒之徒，将煽动百姓、僭称皇帝之为首贼子缉拿归案。”

〔2〕《围城日志》是省长办公室记录的，雷奇科夫院士收录在他的有趣的手稿里。读者可以在附录中看到。我手头有三种手抄本，是斯帕斯基、雅济科夫和拉热奇尼科夫三位先生给我收集到的。

〔3〕比洛夫于 9 月 24 日自奥伦堡出击。这一天省长在家里举办舞会。关于普加乔夫的消息在舞会上传开。

〔4〕这个军士叫伊万·科斯季岑。他的结局不详。他是由莫古托夫中校审讯的。

〔5〕莱因斯多尔普之布告：

奉皇帝陛下圣旨，奥伦堡省公署布告

如所周知，由于某些人轻率传播，在本地区居民中流传关于雅伊克歹徒之谣言，似乎其身份与实际不符。该歹徒确系逃亡之顿河哥萨克叶梅利扬·普加乔夫，此人因罪而被处笞刑，并在脸部烙印。为不使人所认知，彼在部下前从不脱帽，此地有人曾陷入其手，目睹此情，其中士兵杰米德·库利科夫昨日方自贼营跑回，可作证明。由于普加乔夫率其叛军在破坏几座要塞后正向此方进犯，故而特就上述谣传，公告此地居民，任何人从普加乔夫行径中均能看出，此贼为正直公众所不齿，力图动摇女皇陛下忠诚臣仆，使之堕

入灭亡之深渊，同时侵占其财产以致富。彼在遭其蹂躏地区之作为，正是如此。为预防贼子之图谋，劝告众人，当螯贼率叛军来犯之时，务必竭力保卫社会、家室及财产，为抗击叛军流尽最后一滴鲜血，克尽厥职，不负为女皇陛下之忠诚臣民，而不听信任何谣言。1773 年 9 月 30 日。

〔6〕在马雷科夫卡地方自治局的报告中说到普加乔夫的事：**形迹可疑，处以笞刑**。见第 2 章注释，注〔2〕。

〔7〕帕杜罗夫（后来被处绞刑）曾经写信给马尔捷米扬·波罗金劝他投降普加乔夫："你们现在称他（伪沙皇）为顿河哥萨克叶梅利扬·普加乔夫，说他的鼻翼是破的，脸上有烙印。但据我的观察，他并没有这些特征。"

〔8〕根据一位官员的建议（雷奇科夫语）。

〔9〕易货市场建在雅伊克河靠草原的一边，从城中可以望见，离河岸约 2 俄里，由于紧靠易积水的洼地，不可能造得更近一点，市场上从夏天起直至秋天都与各亚洲民族进行买卖交易，里面有边境海关，院子四周的小商店有 246 家，还有 140 座仓库。内部还专门有一个院子，接待亚洲商人，有 98 家小商店和 8 座仓库。1762 年从小商店收取的营业费为 4854 卢布。易货市场有炮兵守卫（《**奥伦堡省地形志**》）。

〔10〕**奥伦堡省糟糕的情况比我所能描写的更为危险。如果我面前是一支万人的正规敌军，我不会感到害怕，但是一个叛徒加上 3000 乱民①就使整个奥伦堡战栗……我的卫戍部队有 1200 人，是我依靠的唯一军事力量。上帝仁慈，我们捕获了 12 个奸细，等等。（1773 年 10 月 3 日莱因斯多尔普致切尔内绍夫伯爵的信，原文是德文。）**

〔11〕**别尔达哥萨克集镇**在萨克马拉河畔，四周筑有围墙，设置拒马。镇的四角有炮台。镇上约有 200 户人家，受沙皇赏赐土地的哥萨克计有 100 人。他们有自己的首领和长老。

〔12〕城中打死 7 人，其中一个是去打水的妇女。

〔13〕又有一次普加乔夫喝醉了酒，躺在带篷的马车里，在大风雪中迷了路，进入了奥伦堡城门。哨兵喝令他停住。驾车的哥萨克费杜列夫没有吭声，

① 莱因斯多尔普的这个数字不包括巴什基尔人。——原编者注

把车掉头逃跑了。费杜列夫不久前才死，是把伪沙皇交给政府的哥萨克之一。

〔14〕这是我从德米特里·杰尼索维奇·比亚诺夫本人那里听到的，他至今仍活着，住在乌拉尔斯克。

〔15〕看来，普加乔夫和他的同伙没有把模仿当成一回事。他们还戏称别尔达集镇为莫斯科，卡尔加勒村为彼得堡，萨克马拉镇为基辅。

〔16〕卡尔在1773年11月11日给切尔纳绍夫伯爵的信中如此说。

〔17〕奥夫贾诺－彼得罗夫斯克工厂属商人特维尔德舍夫所有。特维尔德舍夫是一个精明干练的人，在7年时间里挣得了一份巨大的家业。他的后人至今是俄国最富有的人。

〔18〕尤泽耶瓦村距奥伦堡120俄里。

〔19〕即新法典起草委员会代表。代表共652人。代表每人发一个带金链的椭圆形金纪念章，一面是女皇陛下名字的花体字，另一面是一座金字塔，顶上是皇冠，上面刻着字：**人人幸福**，字的下面是1766年12月14日。纪念章供代表别在上衣纽襻上。

〔20〕这位卡尔梅克上校被人说成了卡尔梅科夫大尉。

〔21〕这次战斗中捕获了暴动的肇事者之一达尼尔·舍鲁佳科夫。这个老骑手把奥伦堡的哥萨克当作了自己人，骑马走近去命令他们，一名哥萨克抓住他的领子。普加乔夫曾经在他家里做工，敬爱他，称他为父亲。第二天在死者当中没有发现他的尸体，许多人到城边要求把他放出来。两天以后3个人在黎明前骑马走近城墙，又要求释放舍鲁佳科夫。城上回答说：把他儿子（普加乔夫）也带来，答应给500卢布赏银。他们默默走了。舍鲁佳科夫受到严刑拷打，5天以后死去。

第四章

〔1〕杰卡隆格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有士卒5000人。但是他们分布在从上雅伊克要塞到奥尔斯克要塞的漫长防线上。杰卡隆格没有把军队集中起来，因为怕边防线上的要塞没有兵力防御。

〔2〕奥尔斯克要塞在雅伊克河靠草原的一边，离奥里河2俄里，建于

1735年，称为奥伦堡。它有很好的土建工事，奥尔斯克边防段的司令常驻于此，由于接近各游牧部落群，卫戍部队的人数要多一倍。

〔3〕科尔夫在11月14日的战役后曾派一名哥萨克去见普加乔夫，提出奥伦堡投降的条件并答应出城迎接他。普加乔夫谨慎地走近奥伦堡，但怀疑此中有诈，很快就回到别尔达。

〔4〕莱因斯多尔普丧失了用武力战胜普加乔夫的希望之后，同他进行了不很文雅的争论。针对伪沙皇狂妄的劝降书，他在回信的信封上写道："送真正的恶贼、上帝的叛逆、撒旦的孙子叶梅利扬·普加乔夫"。普加乔夫的秘书们也不相让。这里我们刊出帕杜罗夫的一封信作为他的公文语体的示例。"送奥伦堡省省长、撒旦的孙子、恶魔的儿子。您的糟糕透顶的劝说书收到了，我们要感谢您这个扰乱人心的坏东西。但是不管你怎样依仗撒旦的帮助使尽诡计，你仍旧斗不过上帝的威力。你这个骗子，你听着：大家知道（因此你这个恶鬼也应该知道），不管你怎么尝试你们那倒楣的命运，但是你们的命运只为你的老子撒旦服务。你要明白，老滑头，虽然你依仗撒旦的帮助在许多地方布下陷阱，但是你们的劳动仍是白费的；虽然这里没有绞你的绳索，我们愿意给摩尔多瓦人10戈比，买点麻皮，可以搓一条绞你的绳索，你不用怀疑，骗子。我们最仁慈的君主，像天上的雄鹰，在所有军队里只待一天，但经常同我们在一起。我们也要劝告你们，不要再犹豫，到我们爱子民的父亲和最仁慈的君主这里来；当你们来投诚时，不管你们做过多少坏事，不仅所有罪状都会最仁慈地得到宽恕，而且还不会使你失去以前的权位；这里不是不知道你们在把死人肉当好东西吃，因此我们宣告，只要你们愿意，我们将为你们效劳。1774年2月23日。"

〔5〕我没有机会读到这篇颂词；我们把杰尔查文就同一事件写的一份奏折刊载于后：

"至尊至圣无往不胜女皇陛下！

陛下金玉之言，于臣等乃至后裔，于喀山贵族乃至子孙万代，如御香飘溢，乐音缭绕，使臣等披戴荣光，永沐圣恩，孰能闻此言而不喜满胸臆，深感幸福而心跳不已哉？惟望陛下仁德之光辉永远照耀臣等于悲痛哀伤之际！臣等若不由衷欢欣，则虽捐献部分财产以建立民团，亦不足以表达对祖国对

陛下之赤诚忠心。愿臣等之奉献能遂陛下之心意，此臣等之幸福，亦臣等衷心之喜悦也！

陛下每视小若大，将细微之忠诚表现视作巨大之贡献；胸怀慈爱，慷慨赏赐近臣，并及于远方臣民；如日月当空，光照四方，因此臣等惟行力所能及之事，且亦为臣等本身所需要，竟获陛下之垂爱，欣然接受臣等之贡献。

陛下对臣等之所为，云：'此真乃高尚者之思维方式。'臣等应如何认识陛下之称许？仅为慈母之鼓励，欲臣等克尽厥职乎？仅出于陛下之仁爱乎？非也，臣等能荣获赞许者乃因臣等之所为确系正义之事业！陛下赏赐臣等超乎应得之殊荣，亦因主教为全民祈祷上帝而受表彰乎？除皇恩浩荡之外，非以贵族立志捍卫祖国而无愧于此殊荣乎？贵族乃祖国之屏障，皇座之支柱，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召唤臣等奋起歼灭僭称沙皇之蟊贼，子孙后代已在谴责臣等在光辉伟大之叶卡捷琳娜时代竟能让如此巨大之灾祸蔓延，臣等兄弟所流之碧血未干，催促臣等迅速消灭蟊贼。在此之前，臣等迟迟未动，其故何在？臣等未能同仇敌忾，以讨贼寇，所缺者何？如贵族之精神未泯，则已足以建立民团，所欠者何？将谓忠诚不足欤？非也！臣等久已渴望为国尽忠，久已准备为国捐躯。所欠缺者唯协调思想之人。而今日因陛下之恩典已有人协调思想。在其领导下已建成民团。民团选举之首长不辞劳苦，同僚尽心竭力，一切进行顺利。臣等随时准备捐献财产，洒流热血，牺牲生命——无此思想者，实不堪称为贵族。

然而，即令臣等满腔热忱，克尽厥职，以臣等之力欲消灭贼寇，仍感薄弱，幸而陛下迅速调遣兵力，前来保护子民，尤为要者，派遣亚历山大·伊里奇·比比科夫大人来到此地。若非其明智建议，臣等至今或未能下决心组建民团。将军莅临此地，使笼罩城头之阴霾消散，人人精神振奋，一度动摇之民心趋于稳定，于上帝，于祖国，于陛下忠贞不渝。总之，比比科夫大人使濒临死亡之地恢复生机。君主之伟大首先表现在知人善任，陛下慧眼独具，此地所需之人应能总理政务，英勇善战，处事公允，笃诚信仰，亚历山大·伊里奇·比比科夫具备此一切品质，陛下明若观火，臣等为陛下之明智圣哲，衷心感激！

伟哉女皇！方当臣等对陛下之浩荡恩典表达最诚挚之情，因陛下之垂爱

在陛下圣像前焚香膜拜之时，陛下又赐隆恩，使臣等更欣喜不已。陛下待臣下何其厚也！陛下君临三大洲，六合之内莫不颂扬，乃各国君主之荣光，皇冠之骄傲，以万乘之尊，纡尊降贵，自称喀山女地主！千言万语难以表达臣等之幸福与喜悦！一语而使臣等心折，子孙万代引以为荣。号令天下之君主，竟愿服从臣等之决定！臣等之主宰竟愿仿效臣等之榜样！于此更见陛下胸襟之宽广，气度之阔伟。

总之，虽然臣等之功业不足以受陛下之赞许，不足以受此殊荣，与陛下同处一列，然而陛下之圣旨，臣等衷心接受，并以此为莫大幸福，以感激之情，将陛下垂爱之辞铭记于心，承认陛下为喀山女地主，接纳陛下加入臣等行列，如荷俯允，将平等视之。唯祈陛下在御座周围对臣等多加照应。如臣等力量不足以尽忠诚之心，请援手庇护，臣等信赖陛下更甚于自身。

伟哉女皇！陛下对臣等之慈爱与恩惠，臣等实不知如何报答。唯有一腔热血，铲除一切玷污帝国之邪恶。祈求上帝保佑臣等完成此事业。陛下及皇太子、太子妃乃一国之宝贵希望，祈求上帝保佑皇室福祚绵绵，安乐康宁。”

〔6〕修道女叶芙普拉克西娅·基里洛芙娜，亚历山大·伊里奇的祖母，他是她抚养长大的；在家中她因虔诚正直而受到尊敬。

〔7〕**亚·伊·比比科夫致札·格·切尔内绍夫伯爵** 1774 年 1 月 21 日于喀山：

“札哈尔·格里高利耶维奇伯爵大人阁下：

从职呈女皇陛下奏折中阁下将能见到，抵达此地之部队已开始行动，比比科夫上校率领由 4 连步兵及 3 连骠骑兵组成之特遣队击溃贼军，解放扎英斯克而己方无一人伤亡。职望能在此一带廓清寇氛，但从西伯利亚方面却获得令人极为不快之消息：卡隆格大人不仅无法将粮秣运来此地，而且列举种种困难，惧怕亲自前来。建议由职自运。职本已在用一切方法以获得粮秣，然而时间宝贵，正在消逝。职去函，希其在本月终 2 月初职部向奥伦堡挺进时，至少能出兵巴什基里亚佯攻以牵制贼军。

叶卡捷琳堡因内部叛乱变节而处于危急之中。孔古尔自 10 日以后杳无音信。灾祸正在扩散，蔓延极远。请允许职向伯爵阁下再申前言：无论敌军如何强大，危险不在敌人，而在于人心波动，叛逆思乱。欲扑灭叛乱，除军

队外，在近期内尚无其他办法。然而在如此广袤地域，军队难以分兵出击而不误时机，职虽不加解释，阁下亦必能想象。眼下职正以全力加速积储粮秣并准备运输所用之车辆，以便能随大军供应。然而阁下当能想象，当今之时，为完成此事须经历几多困难，更何况内外有盗贼叛徒，居民亦不听使唤。不清除此蝗祸，不能前进一步。闻丘古耶夫哥萨克团已抵达莫斯科，急盼早日前来，当前能向大人禀告者尽在于此。谨致最崇高之敬意。(**亲笔**)。附上战报敬请呈女皇陛下。”

同年1月5日他写信给菲洛索福夫说：“我愈来愈焦急地等待团队的到来，因为不断地收到可怕的消息；另一方面，巴什基尔人和各种匪类成群结队四处横行，抢劫工厂和村庄，残杀人民。各县督军及长官胆破心惊，逃离职守，而愚民百姓却乐于听信恶贼的诱惑，奔走相迎。我的朋友，我不能向你详细描写这个地区的灾难和破坏，就从这一点，你可以想见我的处境。这里的卫戍部队又吝啬又无耻，什么都害怕，什么地方都不敢去，像旱獭那样，躲在洞里，只会送来一些骇人的报告。普加乔夫和他的同伙的胆大妄为超出了任何界限，到处送檄文，出告示。我日夜工作，像苦役犯一样，到处奔忙，操劳过度，像在地狱中一样受着熬煎；但是仍看不到叛乱的暴行有什么改变，狠毒和残忍依旧，家贼难防，在集会上总是想叛变，想作恶，想造反。只有上帝是全能的，能把这一切变好。我在忧患之中总祈求他的帮助。”等等。

〔8〕奥伦堡的积雪有时达到3俄尺。

〔9〕亚·伊·比比科夫1773年12月30日致札·格·切尔内绍夫的信中说：“普加乔夫匪帮固然无精良武装，甚至不成队列，此辈流氓所能者唯胆大妄为；然而匪帮人数据各方面清报当在6000以上，如将今日之巴什基尔盗贼计算在内，人数极众。职认为，击溃此乌合之众并非难事，然而调集军队，筹措粮秣，而且须储备木柴，在此酷寒天气率军穿越草原及无人地带实为至大之困难；同时还须处处击退烧杀抢掠之徒，并使因恐惧迷惑而倾向匪帮之平民百姓不受感染。”

〔10〕不应忘记当时国家划分为省和州。

〔11〕1774年被哈萨克人俘虏去的有1380人之多。

〔12〕参阅赫拉波维茨基的笔记（1791年）中女皇关于古斯塔夫三世的

十分有趣的谈话。

〔13〕参阅伏尔泰和女皇的通信。

〔14〕这里我们刊载普加乔夫的妻子索非娅·德米特里耶娃的供词，按向陆军委员会呈报的原件排印。

根据普加乔夫之妻索菲娅·德米特里耶娃供述而作的臭名昭著的恶贼和冒名沙皇的性状和特征描述：

1. 她丈夫属顿河兵团，济莫韦斯卡亚镇现役哥萨克，叫做叶梅利扬·普加乔夫。

2. 他生身父亲也是济莫韦斯卡亚镇哥萨克，叫做伊万·普加乔夫，早已去世。

3. 她丈夫现年40岁左右，脸瘦削，口中前面缺一颗上齿，系幼时拳斗中击落，至今未长新牙。左太阳穴上因病留下白色圆斑，大如两戈比铜币，在脸上极为明显；两胸三年前凹陷，因此她以为仍应有此特征。脸上有黄色雀斑；肤色黝黑，头发褐色，理成哥萨克式，身材中等，留黑色楔形胡子，不大。

4. 信仰东正教；经常到教堂做礼拜，忏悔，参加各种圣礼，为此他有济莫韦斯卡亚镇教士费奥多尔·吉洪诺夫做他的忏悔神父；画十字时大拇指和末两个手指叠在一起。

5. 她与丈夫结婚在10年前，两人都是第一次结婚，生了5个孩子，其中2个已死，3个至今活着。大儿子特罗菲姆，10岁，第二个是女儿阿格拉费娜，已6岁多，第三个赫里斯蒂娜，3岁多。

6. 三年前她丈夫被调派到第二军服役，在那里待了两年。一年前，因为上面说到的疾病，春天后休假回家，因此一个夏天都在家，在家期间在顿涅茨河畔的巴赫穆特雇了一个哥萨克去替代他服役，此人姓甚名谁，现在何处，她都不知道。

7. 此后，1772年10月，他离开她和孩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他以后在哪里，作了些什么事，由于他什么都没有说，所以她也不知道。

8. 而1773年大斋期间，她丈夫于一天晚间秘密来到村庄中她家窗下，她让他进屋；但同时告诉了哥萨克，他们逮住他送他到村长那里，村长又把

他送往上奇尔斯克镇长官那里，但长官的名字已记不起来，从那里又送往切尔卡斯克，但没有送到目的地他就在齐姆良斯克镇逃跑。因此，他现在何处她不知道。

9. 在那次她丈夫被捕时，他告诉镇长，也在会上告诉所有哥萨克，他到过莫兹多克，至于在那里做什么，她不知道。

10. 无论是在军中服役时还是在逃时他从来没有给她寄过信，他有否给镇上或给其他人寄过信，她不知道，他是一字不识的。

11. 至于她丈夫就是提到的那个叶梅利扬·普加乔夫，除她自己和孩子们的坦白揭发外，还可由亲属证实：他的亲兄弟济莫韦斯卡亚哥萨克杰缅季·伊万之子，普加乔夫（现在第一军服役）和他的两个亲姊妹，其中一个乌利雅娜·伊万诺娃嫁给同镇哥萨克费奥多尔，格里高利之子，姓布雷卡林，另一个费多西娅·伊万诺娃嫁给普鲁萨基哥萨克西蒙，尼基塔之子，但不知其姓，此人现居亚速夫，他们对她丈夫也相当熟悉。

12. 她丈夫说话一般使用哥萨克语言，不懂任何外国语。

13. 在济莫韦斯卡亚镇上他们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丈夫逃跑后（由于她与孩子的日常饮食无着），以 24 卢布 50 戈比的价钱卖给叶萨乌洛夫斯卡亚镇的哥萨克叶列马·叶夫谢耶夫，此屋拆散后迁至叶萨乌洛夫斯卡亚镇。现在一支特派部队又把这所被拆的房子运回来，在他们居住的原址烧毁；济莫韦斯卡亚镇附近的他们的田庄也被烧毁。

14. 普加乔夫妻子本人是哥萨克的女儿，她父亲是叶萨乌洛夫斯卡亚哥萨克，名德米特里，姓涅久任，父名她已不记得，因为他死时她还年幼，他还留下几个女儿，她的亲姐妹，至今还活着。第一个是安娜·德米特里耶娃，嫁给叶萨乌洛夫斯卡亚镇哥萨克福马·安德列之子，姓皮柳金。皮柳金 8 年前在军中服役，在哪一个军她不知道。第二个姐妹华西莉莎·德米特里耶娃，也嫁给叶萨乌洛夫斯卡亚镇的一个哥萨克格里高利·费奥多尔之子，姓马希切夫。她父亲的第三个孩子是儿子，她的亲兄弟伊万·德米特里耶夫，姓涅久任，系现役哥萨克，住在叶萨乌洛夫斯卡亚镇，自从她来这里以后，他住在自己家里，随时准备应召服役。

这里我再摘录 1771 年担任济莫韦斯卡亚镇镇长的退役哥萨克特罗菲

姆·福明的证词中的一段，这段文字也很有趣：

“1771年2月，叶梅利扬·普加乔夫到切尔卡斯克市去治病，从我这里拿去一张镇的证明，一月以后他回来了，骑着一匹枣红马。我问他哪来的马，他在镇大会上回答，在塔甘罗格要塞哥萨克骑兵团瓦西里·库萨奇金那里买来的。但哥萨克们不相信他，要他去拿一张连长的书面证明来。普加乔夫就去了，但在他回来之前，他的妹夫普鲁萨克，过去是济莫韦斯卡亚镇的哥萨克，现在下塔甘罗格哥萨克团，来到我们这里。在镇大会上供称，他和妻子，和瓦西里·库萨奇金，还有另一个人，被普加乔夫说服，逃到库班河以南库马河上，他（普鲁萨克）在那里待了几天，离开了他们回到顿河地区。因此我以镇的名义打了一张报告，把普鲁萨克和他妻子以及她的母亲因逃跑而送到切尔卡斯克。那年12月普加乔夫在他的田庄被捕，受到拘禁。我打算把他作为游手好闲分子送交长官米哈伊尔·马卡罗夫。马卡罗夫当时正在搜捕和遣送各种身份的逃亡分子。但是普加乔夫从镇上的拘留地逃跑了，3个月以后才又在他的田庄上被捕，他在镇大会上供称，他在莫兹多克，因此我打报告把他送往下切尔卡斯克镇马卡罗夫长官那里，而马卡罗夫又写了报告道经我们镇把他送往切尔卡斯克。当他路过时，我看到通行证上写着他是带上足枷押送的，但他身上已经没有足枷，我命令给他戴上一副新的，送往上库尔莫亚尔斯克镇，得到一张已经接收普加乔夫的收条。两星期后马卡罗夫给所有镇发出通告，说普加乔夫已在路上逃跑，不论出现在何处，立即逮捕。至于他是如何逃跑的，我不知道。”

由于不识字，瓦西里·叶尔莫拉耶夫按上手印。

〔15〕列夫申写道：伪沙皇常把这些斑记给他的轻信的同伙看，说成是沙皇的印记。此说不确：伪沙皇在夸口时，让人看这些斑记，说这是他受伤留下的疤。

〔16〕许多人利用了这一许可。虽然如此，普加乔夫叛乱史还是很少为人所知。《比比科夫生平和事迹》中我们可以找到这方面的最详尽的资料，但此书的作者只写到比比科夫去世。标题为《米赫尔孙在喀山》的这本小册子只不过是修士大司祭普拉东·柳巴尔斯基的一封很有意思的信，原件照印，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只是附上了一些关系不大的证词。列夫申在《乌拉尔哥

萨克历史和统计资料概述》中稍微涉及普加乔夫问题。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这一不寻常的血腥事件还很少为人所知。

第五章

〔1〕住在奥伦堡省的信基督教的卡尔梅克人分为奥伦堡和斯塔夫罗波尔两支。见雷奇科夫著作（《奥伦堡地形志》）中关于他们的详细资料。

〔2〕杰尔查文在说明他的作品时说，他有幸从哈萨克人手中解救了1500名被俘的移民。杰尔查文写了《日记》，可惜还未刊印。

〔3〕叛乱的巴什基尔人遭到陆军中将乌鲁索夫公爵的残酷镇压。乌鲁索夫像苏拉一样被称为福将，因为他无往而不胜。

〔4〕参阅比比科夫致冯维辛的信，这封信同其他许多珍贵的文件一起，由冯维辛的亲属和继承人交给维亚泽姆斯基公爵，因为他正在写《纨绔少年》的作者的传记。我们希望这部各方面都引人注目的作品在不久的将来就能问世。

亚·伊·比比科夫1774年1月29日于喀山致杰·伊·冯维辛的信：

“感谢你，我亲爱的杰尼斯·伊万诺维奇，感谢你1月16日写给我的友好的令人极为愉快的信以及你告诉我的所有消息。听到大家对我今日担负的重任寄予厚望，深感荣幸。我保证，当用一切方法时刻不忘在如此辽阔之地域消灭泛滥成灾的叛乱气氛。我们已到处开始打击贼寇，但这些蝗虫已经繁殖得难以胜数。我并不认为没有希望歼灭他们，但是要平服几乎是全体黎民百姓的骚动，将是极其困难的。最令人为难的是这场灾祸的广泛性。但也只能听天由命！我正在而且将尽力而为。难道这些可恶的群氓不会醒悟？要知道，普加乔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民众普遍的愤懑。普加乔夫只不过是一伙雅伊克哥萨克盗贼手中的玩偶。请你，我的朋友，多告诉我外面的事情。难道时至今日还不考虑和平的问题吗？唉，该是考虑的时候了，真的，是时候了！报纸我收到了；希望以后能承你的友情还能经常收到。我最担心我的士兵，唯恐他们也像卫戍部队的士兵一样，在叛军面前放下武器。幸而不是这样，他们打击叛军，毫不手软，完全把他们作为叛乱分子对待，这使我勇气

倍增[①]。但是，天不作美，狂风暴雪，无路可行。不过我们将克服一切困难。再见，我的朋友；请你相信，我全心全意地爱着你。

请你，我的朋友，在尼基塔·伊万诺维奇伯爵面前提起阿舍男爵的事。他曾许诺哪怕是为了议会也要竭尽全力替他奔走。如果你能帮助这位正直的人，我将非常感激。”

〔5〕幼儿——不到14岁的孩子。

〔6〕伊列克卫城距奥伦堡62俄里，在乌拉尔河东岸的草原上，就在开采著名的伊列克盐的地方。雷奇科夫写道：“这种盐久已在此地开采，起初由巴什基尔人开采，后来要塞的平民也开始开采；但这一要塞的建立却是去年1753年10月26日根据同年5月24日举行的枢密院会议作出的指令决定的，根据此指令在奥伦堡及其所属各新要塞和村落中设立国营盐店，出售伊列克盐和埃列贝盐，按当时的规定价为35戈比1普特；为此在奥伦堡市设置了盐务局。那时的承包人奥伦堡哥萨克百人长阿列克谢·乌格利茨基承担义务在4年内收购该地盐并供应奥伦堡商店，每年5万普特，如有需要，可以增加，价格为6戈比1普特；此外明年1754年夏天，根据工兵队的指令在那里自费修建一座有炮台的小碉堡，为卫戍部队建造几座住房和兵营以及一家军需食品商店，在秋冬季节供应所有住房的柴火；至于军需食品，不管驻军有多少人，都要用自己的大车从奥伦堡运来。这一切完成以后，卫戍部队调去阿列克谢耶夫兵团的一个整连；有时因事有更多的军人出差到那里，为了他们，也为了开采盐的人（约200人，有时更多），那里有一座教堂，有神甫及执事人员。”（《奥伦堡地形志》）

〔7〕托茨卡亚要塞在索罗卡河口，距奥伦堡206俄里。在基里洛夫时建造（1736年）。索罗钦斯卡亚要塞是萨马拉边防段上的主要要塞，距奥伦堡176俄里，距托茨卡亚要塞30俄里。

〔8〕新谢尔吉耶夫斯卡亚要塞距索罗钦斯卡亚要塞40俄里，距奥伦堡136俄里。三级文官塔季谢夫时建造，当时名捷夫克尔渡口要塞，涅普柳耶夫时更名为新谢尔吉耶夫斯卡亚要塞。

---

① 原文为法文。

〔9〕佩列沃洛茨卡亚要塞走大路距奥伦堡78俄里，经草原走直路为60俄里。建于萨马拉河上游。

〔10〕塔季谢瓦要塞的叛乱分子毫无声息，使公爵自己也开始怀疑，他们是否还在那里。为了弄清情况，他派去3名哥萨克，他们什么也没有看到，于是走近要塞。叛乱分子叫一个妇女走出要塞，按俄罗斯的习惯，向他们献面包和盐，当哥萨克向她询问的时候，她向他们保证，叛乱分子在要塞里待了一阵就全走了。普加乔夫认为他用这个计谋已经骗过了哥萨克，从要塞中派出几百人来抓他们。3名哥萨克中1人被打死，1人被抓住，但是第三个人躲了起来，回来报告戈利岑他所见到的情况。公爵立即决定进攻要塞，当天就攻击工事里的敌人。(《普加乔夫叛乱史》，原文是法文)

〔11〕比比科夫在3月26日的信中说：

"我们的损失为：死军官9人、士兵150人，伤军官12人、士兵150人。多激烈的战斗！我可怜的科舍廖夫腿受重伤，我怕他活不了，虽然戈利岑来信说没有生命的危险。"

〔12〕雷奇科夫在书中说希加耶夫下令把普加乔夫和赫洛普沙捆起来。这种说法不可信。我们会看到，普加乔夫和希加耶夫在奥伦堡城下逃跑了以后有一段时间还协调一致行动。

〔13〕与流行的意见相反，普加乔夫从来没有铸造过有彼得三世像和拉丁文 Redivivus et ultor（复活者和复仇者）的钱币（外国著作家一定说他铸造过)。叛乱分子都是文盲和半文盲，不可能想出那么深奥的拉丁文，他们满足于使用现成的钱币。

〔14〕"阁下对暴乱分子的胜利，使奥伦堡人民重新获得生命。这一城市经受了6个月的围困、骇人的饥馑，现在欢欣鼓舞，居民齐声祷告，祝愿光荣的解放者幸福康宁。一普特的面粉曾经值60卢布，现在丰足正取代贫困。我已从卡尔加勒运来500俄石，另一批1000俄石也将从奥尔斯克运到。如果阁下的队伍能俘虏普加乔夫，那我们就别无他求了，巴什基尔人也会立即来请求宽宥"。(1774年3月24日莱因斯多尔普致戈利岑公爵的信，原文是法文)

〔15〕赛义托夫集镇（亦即卡尔加勒集镇）常在《普加乔夫史》中提到。

它距别尔达20俄里，距奥伦堡18俄里。以喀山鞑靼人赛义德—哈亚林的名字命名，因为他第一个到奥伦堡省公署请求拨地移居。赛义托夫集镇有1200人口，享有特权。

〔16〕契卡和乌里扬诺夫兵败之后在博戈亚夫连斯克炼铜厂住下过夜。厂里的管事请他们吃饭，把他们灌醉以后，夜里把他们捆绑起来送往塔宾斯克。米赫尔孙犒赏管事的妻子500卢布，因为把逃犯灌醉是她出的主意。

〔17〕拉辛。

〔18〕以下一些有趣的细节取材于刊登在帕·彼·斯文英的《祖国纪事》上的一篇极好文章（《雅伊克要塞抗击乱贼记》)。有一些地方我采用西蒙诺夫日志的说法，因为我认为官方的文件比老人的回忆更为可靠。但是总的说来，这位不知名的目击者的文章朴实无华，真实可信，是很可贵的。

〔19〕这些话杰尔查文保留在他纪念比比科夫逝世的颂歌里。最后一节应当铭刻在他的棺椁上：

> 他运筹帷幄，驰骋疆场，
> 他倾心艺术，笃诚信仰，
> 他维护真理，是国家栋梁。
> 因他功勋显赫，道德高尚，
> 因他头脑清晰，胸襟坦荡，
> 他深受女皇敬重赞赏。
> 他为朝廷献出生命，
> 行路之人啊，停下脚步肃立瞻仰！
> ——比比科夫的遗骸在此安葬。

〔20〕女皇吩咐询问死者的遗孀有些什么要求，比比科夫夫人请求能使他丈夫 的一位亲属的前途有保障，这位亲属一直在他手下工作。

〔21〕杰尔查文终生以崇敬之情缅怀他的第一位庇护人；当他得知比比科夫的儿子打算出版一本关于他父亲的生平事迹的记述时，他写了以下的话：

“亚历山大·伊里奇·比比科夫将其短暂但充满光辉业绩之一生献给为祖国服务的伟业，理所当然地赢得了国人的尊敬和感激，国人将永远以崇敬之情缅念伟人造福社会的事业，以感激之情纪念他。

“任何人阅读关于此模范伟人的事迹及其变迁之记述，不难看出其非凡才能、胆略、远见卓识、干练和机智，因之，无论其担任何职，均信实可靠，成绩卓著，处处显示其超群能力和勤勉奋发的精神，不仅伊丽莎白女皇在位时如此，而且受叶卡捷琳娜大帝重任，屡建伟功。比比科夫既为杰出武将，亦系卓越文臣，公正廉洁，明察秋毫；又是敏锐之政治家，知识渊博，处事灵活而永远高尚。其心地善良，随时乐于帮助朋友，甚至不惜牺牲本人利益；性格坚强，兼以虔信宗教，因而深得众人信任；他喜爱文学，本人亦善于用本国语言写作；通德语及法语，逝世前不久又学会英语；知人善任，平易近人，然而他知道，举止威严而同时又和蔼可亲方能使下属恭顺。威严无损于开朗，朴实无减于威严。所有低级和高级官员都敬爱他，畏惧他。完成保卫皇座拯救祖国的伟业以后，他溘然长逝，结束了道德高尚的一生，使举国上下为之惋惜。”

第六章

〔1〕参阅雷奇科夫《奥伦堡史》。

〔2〕《普加乔夫叛乱史》(法文)。

〔3〕特罗伊茨克－萨特金斯克工厂，奥伦堡省主要工厂之一，位于萨特卡河上，距乌法 254 俄里。

〔4〕齐拉伊尔斯卡亚要塞位于巴什基里亚中央，距奥伦堡 229 俄里，建于 1755 年巴什基尔人最后一次叛乱之后（在普加乔夫叛乱之前)。

〔5〕杰尔查文在其著作的注释中说：谢尔巴托夫公爵、戈利岑公爵和布兰特相互争吵，谁也不愿受谁指挥，使贼寇得以积聚新力量，使胜利的开端受到挫折。

第七章

〔1〕在判决词中说，普加乔夫由于苏孔纳亚人的叛变才能冲人城内。侦

查结果证明，苏扎纳亚人并未叛变；相反，他们最晚抛弃武器，因寡不敌众方始退却。

〔2〕后来韦尼阿明遭一个叛乱分子（阿里斯托夫）诽谤，一度失宠。女皇确信其无罪之后，赐予他都主教的教职，送给他白色僧帽，并附一信如下：
“都主教大人韦尼阿明·喀山斯基阁下：

余来此后，最关切之事为审阅无业流民阿里斯托夫案件。阁下清白无辜沉冤昭雪，使余极感满意。请戴此冠，作为殊荣之标记，使人人常记不忘，阁下之美德懿行无往不胜，无险不克；请阁下忘却所受之不幸与哀伤，将此一切归于上帝之意旨，在该地灾难深重惊惶不安之中使阁下名驰四方；望祈祷上帝赐福，余对阁下深怀善意

叶卡捷琳娜”

喀山都主教韦尼阿明的答复

“至仁至圣女皇陛下：

陛下对臣仆之仁慈公正，史无前例，举世惊叹。臣自幼即献身宗教，侍奉上帝，忠于皇室，竭力为国谋利，于今五十三载，不期招致无耻诽谤，恶意中伤，伤天害理，欲置臣于死地，陛下救臣于危难之际，赐臣再生。皇恩浩荡，为臣昭雪冤屈，臣被泽蒙德感激难言。陛下为世上最圣明之君主，为拯救微臣关怀备至，臣将何以报德？臣之生命系陛下洪恩所赐，竭此一生不足以报答；唯有终生日夜祈告上帝为陛下之仁慈而永保陛下福寿绵绵，如古时之于所罗门然。愿上帝保佑陛下一生健康，不知病痛，工作不息，不知疲劳，声誉日隆，不为妒恨所损；愿皇室、帝国与帝位如日中天。但令臣一息尚存，必对皇上忠诚不渝！

皇帝陛下之忠诚奴仆、
虔诚祈祷者　喀山都主教
韦尼阿明”

〔3〕涅费德·尼基季奇·库德里亚夫采夫，少将，其父尼基塔·阿尔费里耶维奇，深得彼得大帝信任。涅费德·尼基季奇以近卫军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中尉军衔参加第一次波斯远征；安娜·伊万诺芙娜在位时曾与土耳其人和鞑靼人作战；叶利扎维塔女皇时与普鲁士人作战；叶卡捷琳娜二世时退休。

葬于被害之教堂内。

（摘自未出版的《历史词典》，班特什-卡缅斯基编）

〔4〕历史札记《普加乔夫叛乱史》（法文）作者如是说；我在手头所有的官方文件中都找不到任何关于这方面的资料。但是，普加乔夫家属在1774年8月24日前与他在一起，那是确实的。

〔5〕伊万·伊万诺维奇·米赫尔孙，骑兵上将，摩尔达维亚军总司令，生于约1735年，卒于1809年。华尔沙夫斯基公爵在他麾下开始光辉的军人生涯。米赫尔孙至晚年仍保持青春活力，喜欢军事冒险，还去观看前线的对射。

第八章

〔1〕他们兄弟三人。大哥以大胆谋刺国王斯坦尼斯拉夫·波尼亚托夫斯基而闻名；幼弟自1772年被俘住在省长家中，省长待之如亲人。

〔2〕我从富克斯那里听到。富克斯是喀山大学医学博士和教授，学识渊博，待人和蔼可亲。我在这里所讲的时代和地方中许多有趣的资料我都得之于他的帮助。

〔3〕在此前普加乔夫所定的盐价为每普特5戈比，人头税为每人3戈比，军官的薪饷他答应筹措，新兵征兵每5年一次。

〔4〕暴露佩尔菲利托夫与政府关系（此事无人知道）的文件是加拉霍夫告诉我们的，非常感谢他。加拉霍夫是一位当时政府委以重任的近卫军大尉的孙子。

〔5〕彼得·伊万诺维奇·帕宁伯爵，陆军上将，荣膺圣安德列和圣乔治一级勋章，陆军中将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之子，生于1721年。在元帅米尼赫伯爵麾下开始军人生涯；1736年参加彼列科普地峡和巴赫奇萨赖的攻占战。7年战争中任少将，弗兰克福战役的胜利主要应归功于他。1762年擢升枢密大臣。1769年被任命为第二军总司令。1769年攻占宾杰里；同年退休。普加乔夫叛乱使帕宁从退隐中重新出来从事政治工作。他于1789年在莫斯科逝世，享年68岁。

〔6〕杰尔查文1774年7月30日于萨拉托夫致博什尼亚克上校书信：

"敬致萨拉托夫卫戍司令兼该市代理督军大人：

阁下，由于阿斯特拉罕省省长克列切特尼科夫大人离此之时未说明派余来此地之任务，因此特以此书告知阁下，余来此系受已故上将勋章获得者比比科夫大人派遣。比比科夫大人遵女皇陛下关于秘密委员会之圣旨，遣余至此地并命令一切按余之要求办理。本月16日因逆贼普加乔夫气焰嚣张，余至萨拉托夫，要求在此城内早作准备以防此贼进犯，因此24日在外籍移民监护所公署内共同举行会议作出决定，根据该项决定出席人员一致同意并签名，为保卫人民及国家财产，必须在仓库附近，在五级文官洛德任斯基认为合适之处（因他曾在工兵部队任参谋），修建该决定中列举之野战工事并作其他准备。余向上级报告中所附的此项决定已由总司令送往有关部门，应当认为，决定中写明的一切均已付诸实行。然而本月30日余又来萨拉托夫，不仅未见按该决定所作之准备，甚至未见任何防范措施；而从阁下29日致外籍移民监护所的报告，余见阁下已放弃前项决定，不思修建五级文官洛德任斯基阁下所设计之内堡，而在延误如许时间之后，又完全不懂军事建筑，意欲在萨拉托夫市驿站附近建造土墙，甚至不考虑地点是否适宜。因其高踞山上与水源隔绝，且面积如此之大，甚至3000正规军及一大队炮兵亦不可能守卫，而阁下固执己见，以为既为卫戍司令，即不能放弃城中之教堂。对此，除此地与余见解相同之全体校官、尉官以外，余可向阁下说明：身为要塞司令，如要塞工事坚固，人员及为守卫所需物资充足，则必须与要塞共存亡；但若无上述条件，如今日之萨拉托夫，房舍烧尽，仅存空名，则必须寻找方法，在适宜军事建筑之地构筑工事以抗御敌人。吾等已在上述决定中同意以少数人留内堡防御，而其余人出击贼寇，试问在出击之时将以何兵力守卫土城？令人费解。且阁下不谙工程艺术，安能修筑优良工事，此亦天下明智之人所未闻。固然，上帝之殿堂必须保卫，但教堂非他，乃虔诚教徒会集之所，故而以明智之举保卫教徒亦即保卫教堂，至于教堂内之器物可移至内堡。请阁下对此问题速予答复，以便报告荣膺勋章之彼·亚·波将金少将大人，以波将金将军系吾等直接上司，奉女皇陛下圣旨至此领导叛贼普加乔夫侦查委员会，阁下称之为萨拉托夫要塞者实乃一片空阔荒芜无法据守之土地，如阁下放弃此要塞，而以全力修筑上述内堡，命令征集之全部人力建造五级文官洛德任斯基

大人设计之城防工事，则全体校尉官将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本城商人亦早在阁下面前表示完全同意。"

〔7〕哥萨克福明和列佩林的证词。他们不知道同他们一起派去彼得罗夫斯克的近卫军军官的名字；但博什尼亚克在报告中说他是杰尔查文。

〔8〕当时发表过被普加乔夫及其同伙杀害者的名单（不很完全）①。

〔9〕见韦尼阿明·贝尔格曼的漫游记等（德文）。

〔10〕马弗林从1773年起在比比科夫手下工作，他由秘密委员会派往雅伊克镇，在那里进行侦讯。马弗林处事十分温和慎重。

〔11〕1774年10月22日，女皇写信给伏尔泰：

"我很乐意满足您，先生，关心普加乔夫的好奇心；我很容易做到这一点，尤其因为他被逮捕已一个月了，说得确切点，他是在伏尔加河和雅伊克河之间荒无人烟的平原上被他自己的人捆绑起来，钉上镣铐的。他被派去讨伐他们的军队四面包围，驱赶到那里；他的同伙没有食物，又没有得到食物的办法，而且对他们所作的暴行也已感到厌倦，他们希望得到宽恕，因此把他交给了雅伊克要塞卫戍司令，卫戍司令把他送到辛比尔斯克·帕宁伯爵那里。现在他正在去莫斯科的路上。他被送到帕宁那里以后，在审讯时老实承认，他是顿河哥萨克，说出他出生的地方，说他曾娶一个顿河哥萨克的女儿为妻，有3个孩子，在叛乱时期又娶过一个女子，说他的几个兄弟和侄子都在第一军服役，在头两次与奥斯曼帝国作战时他也在军中服役，等等，等等。

"由于帕宁将军的部队中有许多顿河哥萨克，由于这个部族的军队从来不会上强盗的钩，因此这一切很快就被普加乔夫的同族人调查清楚。他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但是一个很大胆果断的人。至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是哪一个大国的工具，或者听从任何人的摆布。应当认为，普加乔夫先生只不过是一个地道的强盗，而不是别人的奴仆。

"我觉得，从塔梅尔兰以后，没有一个人杀过那么多人。首先，他命令绞死他能抓到的所有出身贵族的人，不问男女老少，所有军官，所有士兵，不

① 原文中全文刊载了这一名单，列举各地遭亵渎和抢劫的教堂，被杀害的贵族、神职人员、小市民其他各等级的人，共26页，翻译时略去。——译者

经审判，毫不留情；没有一个他经过的地方保存完好的，他甚至洗劫那些为了避免遭受暴力而丰厚接待以获取他好感的人，谁也没有免受他的抢劫、殴打和杀害。

“但是，一个人的自我陶醉可能达到什么地步，从一件事就可以看到：他竟敢抱着希望，幻想由于他勇敢我会赦免他，他的未来的功绩会使人忘记他过去的罪行。如果他只伤害了我一个人，他的推理可能是正确的，我也许会宽恕他。但是这件事是帝国的事，而帝国有自己的法律。”（原文为法文）

〔12〕“您在 12 月 16 日信中再次提到的普加乔夫侯爵活着时是个恶贼，但在他的生命结束时却成了懦夫。他在狱中变得如此胆怯和软弱，因此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使他对判词有所准备，以免他一下子就吓死。”（1774 年 12 月 29 日女皇致伏尔泰的信。原文为法文。）

〔13〕“我们到莫斯科后不久，我看到了对所有人都不寻常的、对我更是前所未见的场面：执行死刑。普加乔夫的命运已经决定。他被判处分尸。行刑的地方在所谓的博洛托广场。

“在莫斯科全城，在街道上，在住家里，无处不在谈论大家等待的景象。我和兄弟也急切地希望去观看；可是母亲久久不同意。最后由于我们一位亲戚的劝说，她把我们托付给他，严格规定不许我们离开他一步。

“这件事深深印入我的脑海里，即使在今天我相信我仍能极其真实地描写它，至少是当时我所见到的景象。

“1775 年 1 月 10 日早晨 8 点钟或者 9 点钟，我们乘车来到博洛托广场。广场的中央高高地耸立着断头台，或者叫宣谕台，四周排列着步兵团。首长和军官佩带徽章，由于天气十分寒冷，皮大衣外面还加上围巾。市警察总监阿尔哈罗夫也在这里，他的一群属员和传令兵围着他。在断头台上我第一次见到行刑人，心里感到厌恶。在队列的后面是一片沼泽地，或者不如说是一片低陷的凹地。凹地两边高地上的房屋和商店的屋顶都站满了人，男男女女，各种阶层的人都有。好奇的观众甚至跳上马车车夫的座位和后脚镫。突然人群动了起来，呀呀嘈嘈地说：‘来了，来了！’，不久出现了一队胸甲兵，后面是一辆非常高的雪橇，上面坐着普加乔夫；他对面是他的神甫，还有一个什么官员，大概是秘密侦查委员会的秘书，雪橇后面又是一队骑兵。

“普加乔夫光着头，在车行途中，向两面鞠躬。我没有发现他的脸容有什么凶恶的表情。他看来约摸40岁，中等身材，黝黑的脸显得苍白，眼睛发光，鼻子有点圆，头发我记得是黑色的，留着一把小小的楔形胡子。

“雪橇在行刑台的台阶前停了下来。普加乔夫和他的宠信佩尔菲利耶夫在忏悔神甫和两名官员的陪同下刚登上行刑台，就听到一声口令：‘举枪！’一位官员开始宣读上谕。几乎每一个词我都听得清清楚楚。

“当宣谕人读到主犯的姓名和出生的集镇时，警察总监高声问他：‘你是顿河哥萨克叶梅利扬·普加乔夫吗？’他同样响亮地回答：‘是的，老爷，我是济莫韦斯卡亚镇的顿河哥萨克叶梅利扬·普加乔夫。’然后，在整个宣谕过程中，他望着大教堂，频频画十字，而他的同伙佩尔菲利耶夫，身材高大，佝偻着背，一脸麻子，相貌凶狠，两眼低垂，站在那里一动不动。①上谕宣读完毕以后，神甫对他们说了几句话，画十字祝福后，走下了行刑台。宣读上谕的人跟着下来。这时普加乔夫一面画着十字，一面朝几座大教堂深深鞠躬，然后又匆匆地开始与人群道别；他向四面鞠躬，语不成声地说：‘永别了，同胞们，原谅我冒犯你们的地方；永别了，同胞们！’说到这里，执行判决的人发出信号，几个刽子手扑上去脱下他的衣服，剥下白色的羊皮袄，撕去深红色绸上衣的袖子。这时他拍了一下手，仰面倒下，一瞬间一颗血淋淋的脑袋就悬在空中；刽子手抓住头发把它向上一扬。随着，佩尔菲利耶夫也照样处决。”

（引自伊·伊·德米特里耶夫未发表的日记）。

这次行刑的细节酷似另一个顿河哥萨克处决时的情景，那人在普加乔夫之前一百年横行一时，几乎在同一带地方，取得同样的令人恐怖的胜利。参阅《斯坚卡·拉辛反抗莫斯科大公爵的暴动纪实。这一暴动的发生、过程和结束以及拉辛被捕、判决及行刑详情。K·德马尔译自英文》1672年（原文是法文）。此书极罕见，我在诺罗夫的藏书中见过一本，现在这批藏书属特鲁别茨科伊公爵所有。

---

① 据另一些目击者说，佩尔菲利耶夫在断头台上吓傻了，他的木然表情可能是他的冷漠。——原编者注

关于叛乱的几则笔记[1]

一

第16（363）页。[2] 普加乔夫已经是第五个自称为彼得皇帝三世的冒名为皇者。不仅在平民百姓中间，即使在上层社会里也曾认为皇上还活着，在囚禁中。连皇太子保罗·彼得罗维奇本人也一直相信或者希望相信这一流言。他登基为皇之后，问古多维奇伯爵的第一个问题是：我父亲还活着吗？

二

第18（364）页。普加乔夫说是女皇本人帮助他躲藏起来。

三

第20（365）页。普加乔夫告雅伊克哥萨克的第一个檄文虽然文理不通，但却是民间能言善辩的绝妙典范。它所以能打动人心，还因为莱因斯多尔普的布告或公告虽然文字正确，但枯燥乏味，转

① 《关于叛乱的几则笔记》写于1834年12月，是给尼古拉一世看的。普希金说，这些史实和意见“不能写入《普加乔夫叛乱史》，但可能是有意义的”。

② 页码为《普加乔夫叛乱史》原书页码，括号中的页码为本书页码。

弯抹角，动词都在冗长的圆周句的最后。

四

第 25（368）页。可怜的哈尔洛夫在要塞陷落前一天喝得酩酊大醉；但我踌躇再三，不能下笔，因为我尊敬他的勇敢和光荣的牺牲。

五

第 34（373）页。这位纳肖金就是打苏沃洛夫耳光的那一位。（从那以后苏沃洛夫一见到他就躲避，一面说：“我害怕，我害怕，他会打人。”）纳肖金是那个时代最古怪的人之一。他的儿子写了关于他的回忆录——我从来没有读到过比这更有趣的书，保罗·彼得罗维奇皇上喜爱他，登基为皇时召他入朝做官。纳肖金回答说：“您脾气急躁，我也急躁，做官不会对我有好处。”皇上赏赐他科斯特罗姆省的几个村庄，他就隐居到那里去。他是叶利扎维塔女皇的教父，死于 1809 年。

六

第 54（381）页。切尔内绍夫（就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回忆录中提到的那一位）曾经是宫廷的仆役。他被叶利扎维塔女皇勒令离开彼得堡。叶卡捷琳娜即位后，对他兄弟俩恩宠有加。他兄长死于彼得堡，是要塞司令。

七

第 55（383）页。在此之前，卡尔常被使用于需要坚定甚至残酷的工作（这并不需要勇敢，卡尔证明了这一点）。他被两个苦役犯打败之后，借口寒热病、骨头酸痛、瘘管和发烧逃跑了。到莫

斯科后他想去见沃尔康斯基公爵为自己辩护，公爵没有接见他。卡尔去参加贵族会议，他的出现引起了众人的叫骂和怒斥，使他不得不赶忙离开。现在虽然仍有公论，但已比古时淡漠多了。这个为活命而抛弃荣誉的人最后仍死于非命：他的农奴对他的残酷忍无可忍，打死了他。

八

第 56（383）页。女皇尊重比比科夫，对他的忠诚深信不疑，但从来不喜爱他。在她即位之初他被派往霍尔莫戈雷进行秘密谈判，因为不幸的伊万・安东诺维奇一家被安置在那里。比比科夫深深爱上了叶卡捷琳娜公主（对此女皇极为不满）。比比科夫曾遭到怀疑，似乎他支持希望拥立太于为皇的党派。这一幻影不断地使皇上烦恼，因此也毒化了母子之间的关系，每天琐屑的冲突和一帮宠臣的卑鄙无礼，刺激太子使他更加倔强。比比科夫不止一次地成为女皇和太子之间的调解人。试举千百个例子中的一个。有一次太子在读到军事行动时把比比科夫上校（亚历山大・伊里奇的弟弟）叫过去问他，（如果出现紧急情况）需要多少时间他的团才能赶到加特契纳？第二天，亚历山大・伊里奇获知，有人报告了太于的问题，他的兄弟被撤去团长职务。亚历山大・伊里奇详细询问兄弟后，奔往女皇处，向他说明太子的话只不过是军事上的讨论，而不是阴谋。女皇放心了，但是说：“告诉你兄弟，如果有紧急情况，他的团应该来彼得堡，而不是去加特契纳。”

九

第 73（392）页。古斯塔夫三世在 1790 年说明他的所有不满时，吹嘘说，尽管有许多人提议，他没有利用普加乔夫所引起的混乱。——女皇说：“国王没有同一个绞死妇女儿童的苦役犯结成

联盟，的确值得吹嘘。”

十

第 78（394）页。乌拉尔哥萨克（特别是老人）至今仍念念不忘普加乔夫。一个 80 岁的老妇人说：“兴许我不该说，我们不怨恨他，他对我们没有做坏事。”我对德·皮亚诺夫说：“你对我们讲讲，普加乔夫怎么替你儿子做主婚人的？”老人怒气冲冲地回答：“对你们来说他是普加乔夫，对我来说他是皇上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当我提到他像畜生一样残酷时，老人们为他辩护，说：“他是身不由己，我们这里的这些酒鬼把他给弄糊涂了。”

十一

第 82（396）页。伊·伊·德米特里耶夫断然说，杰尔查文把这两个农民绞死与其说是由于真正的必要，不如说是出于诗人的好奇。

十二

第 84（397）页。乌鲁索夫公爵将军在巴什基里亚行刑之残酷骇人听闻。将近 130 人在形形色色的酷刑下死去！“其余近千人（雷奇科夫写道）割去鼻子和耳朵，受到宽宥。”这些被释放的人当中许多人在普加乔夫叛乱时期应该还活着。

十三

第 93（402）页。给普加乔夫第一次打击的戈利岑公爵是一位年轻的美男子。女皇在莫斯科的一次舞会上注意到他（1775 年），说：“他多俊！真像一个布娃娃。”这句话断送了他的性命。舍佩列夫（后来娶波将金的一位侄女为妻）与戈利岑决斗，刺杀了他，

据说用了不正当的手段。舆论谴责波将金……

十四

第135（422）页。政府对待个人贵族和世袭贵族的差别是明显可见的。准尉米涅耶夫和其他几位军官被驱赶着通过队伍，遭棍棒毒打。而什万维奇只受到辱刑，把他的佩剑在他的头顶上方折断。叶卡捷琳娜已准备废除贵族的体刑。什万维奇是喀琅施塔得卫戍司令的儿子。他父亲在一次酒馆争吵中用佩刀划破阿列克谢·奥尔洛夫（切斯缅斯基）的脸颊。

十五

第137(423)页。这些操纵伪皇行动的机灵同谋人是谁？——佩尔菲利耶夫？希加耶夫？——在普加乔夫案卷上应当清楚，可惜我没有看过，因为没有皇上的许可我不敢把案卷启封。

十六

第138（424）页。年轻的普拉夫斯基同喀山老省长的妻子有暧昧关系。

十七

第145（427）页。在萨兰斯克修士大司祭亚历山大手持十字架和福音书接见普加乔夫，在求上帝赐福的祷告中提到乌斯季尼亚·彼得罗芙娜皇后。修士大司祭被送交喀山民事法庭审判。1774年10月13日，他戴着镣铐被带到大教堂。他被押上祭坛穿上全套法衣。一列士兵刺刀上枪，站在北门边。大司祭和大辅祭让他穿着法衣戴着镣铐站在教堂中间。日祷以后把他押到广场，宣布他的罪状。然后脱掉他身上的法衣，剪去他的头发和胡须，穿上

农夫的粗呢长袍，送去终身监禁。人民毛骨悚然，可怜罪犯。在上谕中本来指明给亚历山大穿修道士的衣服。但波将金（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为了加强效果，没有遵照圣旨办。

十八

第157（433）页。鲁缅采夫不愿放苏沃洛夫的真正原因是他对比比科夫的妒忌，凡是他认为危险的竞争对手他都妒忌。

十九

第164（437）页。帕杜罗夫作为法典委员会的代表，根据上谕享有特权，在任何情况不能处以死刑。我不知道他有否援引这条法令保护自己；也许他不知道有这条法令；也许法官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无论如何处死这一歹徒是违反法律的。

总的意见

所有黎民百姓都拥护普加乔夫。宗教界对他表示同情，不仅普通教士和修士如此，甚至大司祭和高级教士也如此。只有贵族公开站在政府一边。普加乔夫和他的同谋起初也想争取贵族，但是他们的利益过于对立（注意。衙门官吏人数很少，完全属于百姓，行伍出身的军官也是这样。普加乔夫队伍里有许多行伍出身的军官。只有什万维奇出身名门贵族）。

所有**外国**人，凡属中等职位的，都克尽职守：米赫尔孙、穆费尔、梅林、季茨、杰莫朗、杜伟等。但那些担任准将和将军的，却都软弱无能、懦怯怕事、缺乏热忱，如：莱因斯多尔普、布兰特、卡尔、弗莱曼、科尔夫、瓦伦什特恩、比洛夫、杰卡隆格等等。

如果我们分析普加乔夫和他同伙所采取的措施，我们应当承

认，叛乱分子选择了最可靠的真正适合他们目的的手段。而政府行动软弱迂缓，常犯错误。

但是有祸必有福。普加乔夫叛乱向政府证明必须进行许多改革，因之在1775年建立了新的省制。国家权力集中；太大的省分成几个；国家各部分之间的交通变得更迅捷了，等等。



日　记[①]

1815 年

……格鲁吉亚式的大鼻子，而游击将军[②] 几乎就没有什么鼻子。达维多夫出现在别尼格先[③] 面前，说："巴格拉季翁[④] 公爵差我来报告阁下，我们的敌人已经近在眉睫……"

"对于谁，对于杰尼斯·瓦西里耶维奇？"将军回答道，"要是对于您来说，那敌人确实已经近在咫尺了，要是对于巴格拉季翁公爵来说，那我们还来得及吃顿午饭……"

茹科夫斯基把他的诗文赠给了我。

11 月 28 日。希什科夫和布妮娜[⑤]夫人不久前把月桂冠加冕于沙霍夫斯基公爵；针对这件事有人撰写了一本非常俏皮的剧本，名

① 普希金一生中不止一次地试图撰写日记。然而政治形势未能允许诗人动笔。在 1825 年 12 月 14 日事件以后，他被迫销毁了自 1821 年开始撰写的自传。这里收集的不仅是本意上的日记，而且还收集了有关自传内容的个别记载和附注。

② 指杰尼斯·瓦西里耶维奇·达维多夫（1784—1839）。

③ 别尼格先（1745—1826），骑兵将军。

④ 巴格拉季翁（1765—1812），步兵将军，1812 年统率第二西部军。

⑤ 布妮娜（1774—1828），俄国女诗人。

为《舒托夫斯基的加冕礼》(高唱赞美歌：贝沙曼尔[1]!)。

昨日在古怪念头的创造者[2]
　　隆重加冕典礼上，
我们注视着那空谈会
　　全体成员到场；
众人异口同声地高唱：
赞美呀，赞美你，舒托夫斯基！
　　　　赞美你，英雄！
　　　　赞美你，英雄！

是他残暴地迫害了卡拉姆津，
　是他给叙事诗[3]带来了不幸；
在聚会中善良的催眠师，
　　同赫雷斯托夫称兄道弟。
他是天才的真正仇敌！
赞美呀，赞美你，舒托夫斯基！
　　赞美你，英雄！
　　赞美你，英雄！

他把自己的皮裘[4]向众家兄弟馈赠，
　　弄得大家惊恐万分，
他的伟大并不需要吹捧——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指阿·阿·沙霍夫斯基的喜剧《半贵族式的古怪念头》。
③ 沙霍夫斯基曾嘲讽过茹科夫斯基的叙事诗。
④ 指沙霍夫斯基的讽刺诗《被盗的皮裘》。

纷纷地响起了口哨声。
他的肉体和精神都和蔼可亲！
赞美呀，赞美你，舒托夫斯基！
赞美你，英雄！
赞美你，英雄！

就在衰老的阴影之下
有位白发苍苍的老人[1]！
他的面前是一捆捆了无趣味的散文，
右边是一篇篇的诗文。
周围是一帮帮毫无生气的诗人。
赞美呀，赞美你，白发老人！
哦，白发爷爷！（重唱）

蓦然间门外响起
嘎吱声和号叫声——
同伴们吹着喇叭在行进，
其中还有英雄本人！
他高唱着加冕礼的赞歌，
赞美呀，赞美你，舒托夫斯基！
赞美你，英雄！
赞美你，英雄！

“我是公爵，诗人，长官，军人——
到处是贵人达官，

① 指阿·斯·希什科夫。

我那丰满的面容
理应戴上这顶桂冠。
出席典礼的人们，大家来唱赞歌：
赞美呀，赞美你，舒托夫斯基！
赞美你，英雄！
赞美你，英雄！

“我给朋友们写了诽谤信，
还写给了我自己的父亲；
诗歌、通俗喜剧淡面无味，
然而却是无穷无尽。
我用水来描绘花蜜[1]。
赞美呀，赞美你，舒托夫斯基！
赞美你，英雄！
赞美你，英雄！

“我的犹太朋友写了《信仰的胜利》，
而我却将它来抄录。
我的作品里有很多垃圾，
有谁会去把它们拜读？
尽管我自己深感满足。
赞美呀，赞美你，舒托夫斯基！
赞美你，英雄！
赞美你，英雄！”

---

① 指沙霍夫斯基的《椴树花蜜》。

随后我们的英雄呀
　　向马卡尔和耶若瓦雅奔跑，
"瞧，我的勋章，我的桂冠，
　　纵令我将被人击倒，
可终将功成名就！"
赞美呀，赞美你，舒托夫斯基！
　　赞美你，英雄！
　　赞美你，英雄！

11月29日。

总而言之，我深感幸福，深感满足，
我在悄悄的愉快和欣喜中陶醉……
　　那欢乐而飞驰的日子在何方？
　　疾奔而去犹如梦境
　　满足的诱惑已经消逝。
我的四周重新聚起了忧郁寂寞的阴影！……

我曾感到幸福！……不，昨日我并不幸福；清晨我就受到期待的折磨，怀着难以言表的激情伫立在窗前，望着白雪覆盖的小路——它根本就看不到！最终，我失去了希望，但万万没有料到，突然我在楼梯上竟同她相遇，——甜蜜的一刻呀！……

他歌唱着爱情，然而嗓音悲戚，
唉，他知道爱情只不过是痛苦！
——茹科夫斯基

她是多么地惹人爱恋！那黑色的长裙对可爱的巴库尼娜是何

等地相配！

然而我已经18个小时没有见到她了——啊！我的心情呀，我的痛苦呀！……

我的幸福仅仅维持了5分钟……

12月10日。昨日我写完了《法达姆，或人类的理智：自然法则》的第三章。斯·斯[①]读了这一章，傍晚与同学们在一起吹灭了大厅里的灯烛。对哲学家来说，这正是件美妙绝伦的活动！——清晨我读了《伏尔泰的一生》。

我开始撰写一本喜剧[②]，但不知道能否完成。前天，我想动笔写讽刺诗《伊戈尔和奥莉加》，可是却写了一首讽刺沙霍夫斯基、希赫马托夫和希什科夫的短诗，——短诗是这样的：

> 有那么三位一体的忧郁诗人：
> 希赫马托夫、沙霍夫斯基、希什科夫。
> 这三名敌手头脑清醒，才智超人：
> 我们的希什科夫、沙霍夫斯基、希赫马托夫。
> 可这三名凶狠的敌手中谁最愚蠢？
> 希什科夫、希赫马托夫、沙霍夫斯基！

夏天，我将撰写《皇村的景色》。

1. 花园即景。
2. 宫殿。皇村一日。
3. 晨曦漫步。

① 指普希金学校的训导主任或者他的同学。

② 普希金未保存下来的喜剧《哲学家》。

4．午后漫步。

5．黄昏漫步。

6．皇村居民。

这就是我日常备忘录中的主要题目。然而这还是将来要做的事情。

昨日我们没有熄灭灯火；然而我们却高声联唱：《带走你的浪荡公子》[①]。我记下我所能回忆起的歌词：

致格奥尔吉耶夫斯基[②]

假设——下面
暗示的是温文尔雅。
那么——阿弗古斯京是位神学家。
布捷尔韦克就是位教授。
　　　　　　　或许：
　　　　　壁炉上是神学家，
　　　　　壁炉里是布捷尔韦克。
随后是尼奥巴的一伙，
科列吉耶夫的愚昧和聪明，
温文尔雅实在美妙，
他，诗人是多么走运。

① 是对德米特里耶夫的诗歌《漫画》的模仿。

② 格奥尔吉耶夫斯基（1791—1852），皇村学校的俄语和拉丁语教师。

致盖达诺夫[1]

稍微轻点，畜生！
我说，你是否还要咆哮很久？
稍微轻点——鲍利戈雷姆[2]，鲍利戈雷姆，
我再一次重申。

致卡尔采夫[3]

你们是些什么样的懒汉！
喂，你们要向谁发难？
来吧，伏列霍耶斯基[4]，
你们传播的都是些异教邪说。

普希金在读些什么玩意？
拿过来让我瞧瞧！
马上从教室里滚出去，
再也莫要回来。

你们有否听到过一条新闻？
我们的大夫[5] 已变得懒散。
他派遣了龙骑兵，

① 盖达诺夫（1780—1843），皇村学校教史地和统计的教师。
② 波罗的海中一岛屿名。
③ 卡尔采夫（1785—1836），皇村中学物理及数学教师。
④ 普希金在皇村学校的同学。
⑤ 指皇村学校的医生。

也许出于嫉妒

于是伯爵派遣了龙骑兵，
为的是给妻子开锁。

卡马拉日[1] 大发脾气。
罗斯皮尼[2] 到处偷窃；
弗里杰布尔格垂头丧气，
伯爵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们的大夫是个斗鸡眼，
昨日赌纸牌赢了钱，
因而从一清早起，
就在那里驱使马匹。

致舒马海尔

请稍微给我讲讲，
譬如说：如果这样，
愈少愈……因此，
太阳照样闪光。[3]

① 卡马拉日，皇村学校的内务监督。
② 罗斯皮尼，彼得堡的机械师。
③ 后三行原文为德文。

致 加 肯[1]

闭嘴！我自己也见多识广，
闭嘴！我是外籍教师！
闭嘴！——你自己也在说谎，
现在我要发发牢骚。

致弗拉季斯拉夫列夫[2]

马特韦尤什卡！请给我点盐，
筋疲力尽了，亲爱的，
我已为皇帝陛下，
服务了整整十一年。

致列瓦绍夫[3]

早安，先生[4] ——稍微轻点！
请不要找什么借口！
我就会让你快乐
在教授你骑术的时候[5]。

① 加肯，1818年皇村学校的外籍教师。
② 弗拉季斯拉夫列夫，退役上尉，1813—1815年在皇村学校当家庭教师。
③ 列瓦绍夫，1815—1822年驻皇村的骑兵团团长，兼教皇村学校学生的骑术。
④⑤ 原文为法语。

致维利盖利姆[1]

仅仅对于那些疯子，
祖利玛，葡萄酒才被禁止。
而维利穆什卡，诗人，
写诗是一种罪过。
　　　　　　或许：诗人既无天才
　　　　　　　　　也无美酒。

致贾布和彼得

是怎么样的首都？
我很想能够知道。
——什么叫做衣领？
请您向我说明。

致伊科尼柯夫[2]

请说：一、二、三，
所有的牲畜立即跟着喊：
她究竟培育在何处？
就在神圣的俄罗斯！

① 指诗人丘赫尔别凯。
② 伊科尼柯夫，皇村学校的外籍教师，擅长写诗编剧，后因酗酒而被解职。

致库尼岑[1]

第三种方法众所周知：
只要通过包办人；
在这种情况下，地主
仅仅是土地的主人。

12月17日。昨日我与伊科尼柯夫共度傍晚。

您想不想看到一位怪人，——那就请您看看伊科尼柯夫。他的举动就如同疯子；您走进他的房间，就会看到一位高高瘦瘦的人，身穿黑色的礼服，脖子上系着破烂的黑围巾。他脸色苍白，不修边幅；他站在那里若有所思，贪婪地嗅着小盒中的烟草；他惊恐不安地死盯着您——您是他亲密的熟人，您是他的亲属或朋友——他认不出您，您走近他，叫他的名字，报出自己的姓名——他大喊一声，扑过来搂住您的脖子，亲吻您，握住您的手，用出自肺腑的嗓音哈哈大笑，向您鞠躬致敬，坐下来，开始叙谈，话还没有讲完，他就擦拭着额头，把头发弄得乱蓬蓬的，喘了口气。他的面前放着一瓶水；他倒了一杯，喝了，再倒第二杯、第三杯、第四杯，又倒了一杯水，又喝完了，谈论着他那贫困的遭遇。他既没有钱，也没有地位，更没有人庇护，从彼得堡徒步走到皇村，为的是打听某个走江湖者向他保证的职位。他贫困而又傲慢，为区区的效劳或者简单的客套就不胜感激，而对别人所给予的恩惠则从不受纳，甚至还要动气。他极端地轻举妄动，多疑敏感，爱慕虚荣。伊科尼柯夫颇有才气，写得一手好诗，他热爱诗歌；您要是把自己的作品读给他听——他便会尖锐地评头品足：某个地

① 库尼岑（1782—1840），皇村学校的道德学科教师。

方欠高明，没有意思，低级；然而由于一首极其平庸的诗歌，他会扑过来搂住您的脖子，把您称作天才。有时候他温文尔雅，有时候却粗野不堪。有时候人们喜欢他，他常常惹人发笑，然而几乎总是令人怜悯。

我对沙霍夫斯基的看法

沙霍夫斯基从来不想学习自己的艺术，终于成了一名平庸粗俗的诗歌创作者。沙霍夫斯基缺乏较强的鉴赏力，他是一名拙劣的作家——他怎么会这样呢？——人并不很笨，他在社交界观察到一切可笑的或者奥妙的东西，回到家里便一一记录下来，随后不管如何都塞进自己的喜剧中去。

他写了《新来的斯泰恩》：一篇针对卡拉姆津的冷酷的诬蔑文。

他写了通俗喜剧《罗蒙诺索夫》：让俄罗斯诗歌之父呈现在小酒铺里，并强迫他向德国人朗诵自己的俄罗斯诗歌，把两三个精彩的情节拖长到三幕。

他写了《哥萨克诗人》，里面有一些精美绝伦的语句和歌词，然而却没有一点开场和结局的影子，——玛露霞写得还有点意思，但其余所有的人物都很苍白和枯燥。

我就不谈《不速之客的邂逅》[①]这篇诗剧了，空洞的概念，毫无一丝艺术价值或者令人感兴趣之处。

他还写了诗歌《皮裘》——大家都惊恐万分。最后他还写了《打情卖俏的女子》。总算他写了一本喜剧，尽管里面充斥了各种各样的错误，前面的三幕既平淡又乏味，而且缺乏情节，然而总归还算是本喜剧。

① 沙霍夫斯基的两幕通俗喜剧。

她的前几次出场十分枯燥无味。霍尔姆斯基公爵，是个毫无影响的人物，使人昏昏欲睡的传教士，旁若无人的书呆子——他来到利佩茨克仅仅为的是在第五幕结尾时在他婶婶的耳边说上几句悄悄话。

1821 年

4 月 2 日。傍晚在 H. G. ——一位妙不可言的希腊女郎家度过。我们谈到了阿·伊普西兰季；在 5 位希腊人当中，只有我一个像希腊人那样讲话：大家都对秘密社团的成功丧失信心。但我却坚信，希腊定会复兴，而 2500 万土耳其人将把埃拉多斯[1] 这一昌盛兴旺的国家留给荷马和忒米斯托克利的合法继承人。极为惋惜的是我得知：除了无比的英勇之外，弗拉季米列斯科没有别的长处。即使是伊普西兰季也有足够的勇气。

4 月 3 日。前天我们为当地的总主教送葬；在整个仪式中令我最感兴趣的要数犹太人：他们挤满了狭窄的街道，爬上了房顶，在那里形成了多彩的人群。他们的脸上露出了漠不关心的神态；同时没有一丝笑容，也没有一点无节制的运动！他们害怕基督教徒，因而要比他们虔诚百倍。

今日我读了维亚泽姆斯基公爵给茹科夫斯基的信函。胆略、力量、理智和辛辣；这是些什么样的声音！**在俄罗斯人中有谁会对福玻斯**[2] **感到亲切。赫拉斯科夫**这个突如其来的韵脚使我感到何等不协调。巴拉丁斯基——妙极了。

4 月 9 日。上午我同佩斯捷利待在一起：这是位名符其实的聪

① 埃拉多斯是古希腊人对其国家的自称。

② 福玻斯，希腊太阳神阿波罗的别名。

明人。“我的感情实实在在，”他说道，“但是理智欲使我拒绝此事[①]。”我同他谈到了形而上学、政治、道德等等。他是我所知道的最为独特的一位天才……

我收到了恰阿达耶夫的来信。“我的朋友，你的责难太残酷，太不公平了；我永远也忘不了你。你的友谊替代了我的幸福。我那颗冰冷的心只能爱你一个。”我很遗憾，他未能收到我的回信，它们本来会使他欢欣鼓舞的。我应当见见他。

在《祖国儿女》中刊登了我写给瓦西里·利沃维奇[②]的一封书信。这件事令我火冒三丈；我立即给格列奇写去一封正式的信函。

昨日，特米·伊普西兰季公爵告诉我，希腊人已经横渡了多瑙河并粉碎了敌人的1个军。

5月4日。我被接纳为共济会会员。

5月9日。我离开彼得堡已经整整一年了[③]。前天我给伊普西兰季公爵写去一封信。他同一名年轻的法国人一起被派往希腊军队。——昨日我去了苏佐公爵家。

巴拉诺夫与世长辞了。我真为这位诚实的公民、聪明的人感到惋惜。

5月26日。一清早阿历克谢耶夫就来到我这里。我在伊凡诺夫家用了午餐。午饭后，普欣、阿历克谢耶夫和佩斯捷利到我家里；后来我去了当地的塔拉斯·基里洛夫监狱。傍晚在克鲁宾斯基家。

6月26日。我写了如下短笺[④]：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利沃维奇是普希金的叔父。此信的刊登未经本人同意。

③ 1820年5月6日，普希金从彼得堡被放逐到南方。

④ 此短笺用法文写成。

致前法国军官德纪利先生。

仅仅扮演一名让·弗特尔的角色是不够的，还须坦诚相见。

在该死的刺刀决斗的前夕，何苦当着妻子的面写些哼哼唧唧的怨言或者准备遗嘱。

让我们把这位不幸者放在一边。

1821年7月18日。 传来了拿破仑去世的消息。阿尔明尼亚大主教家举办了舞会。1821年。[①]

1822年

午餐后，在睡梦中我见到了丘赫尔别凯。

7月1日是个走好运的日子。普希金。

1824年

1824年2月8日夜。祖威同沙科夫斯基和西涅万在一起；输掉了钱；在埃利斯·沃隆佐娃伯爵夫人宅邸进宵夜[②]。

1824年4月19日（俄历7日）拜伦与世长辞[③]。

5月26日。旅行，匈牙利酒。

① 原文为法文。拿破仑于1821年4月23日死于圣赫勒拿岛。消息传来已晚了近三个月。

② 原文为法文。

③ 原文为法文。

7 月 30 日——意大利境内的轻骑兵。

7 月 31 日——出发。

8 月 9 日——抵达米哈伊洛夫斯克村。[1]

1824 年 9 月 5 日。接到埃利斯·沃隆佐娃的来信。[2]

1824 年 11 月 19 日。米哈伊洛夫斯克村。

从皇村学校出来后，我几乎立即乘车去了我母亲的普斯科夫省的村庄。我还记得，我对乡村的生活、俄罗斯式的沐浴、草莓等等是多么地眷恋，然而这一切的眷恋并没有持续很久。我过去喜欢，至今仍然喜欢喧闹之声和来往的人群，我同意伏尔泰的观点，乡村是东方的最好……[3]

……我要了点伏特加酒。仆人送上了伏特加。他为自己斟了一杯，又吩咐给我也斟了一杯；我连眉头也没有皱一皱——似乎以此来向这个老滑头表示特别的感激之情。过了一刻钟，他又要了伏特加酒，到吃中饭为止他已喝了五六杯了。饭菜端了上来，摆好了……

1826 年

七月

听说里兹尼奇[4] 过世了。25 日。

听说雷.、佩.、穆.、卡.、别.[5] 均已捐躯。24 日。

---

①②③　原文均为法文。

④　阿玛丽娅·里兹尼奇，于 1825 年初在国外逝世。她的死讯过了半年才传到普希金耳里。

⑤　十二月党人雷列耶夫、佩斯捷利、穆拉维约夫、卡霍夫斯基、别斯土舍夫于 1826 年 7 月 13 日在彼得堡被处决。

1826年9月1日听到加冕礼的消息。

1827年

1827年10月15日。昨日对我来说真是妙不可言的一天。中午12点到达波罗维奇后，我遇到了还在被窝里的过路人。他坐庄同骑兵军官赌纸牌。此时，我已用了午餐。付账时我还缺5个卢布。我把钱都压在了牌上，一副又一副，输掉了1600卢布。我气愤地付清了钱，又借了200卢布，便离开了，自己对自己十分不满。在下一驿站我找到了一本希列罗夫写的《能与幽灵交往的人》，然而我还没有来得及读完前面几页，蓦然间4辆带着信使的三驾马车驶近了。“大概是波兰人[①]吧？”我对女主人说。“是的，”她回答道，“现在他们被解押到后方去。”我走出去看他们。

有一名囚犯靠在柱子上站立着。有一名个子高高，脸色苍白，干瘦如柴的年轻人向他走近。年轻人蓄着黑胡子，身穿一件粗纺毛大衣，从外表看来是一个十足的犹太人——我也把他看作犹太人，犹太人同密探那分不开的概念在我身上产生了非同寻常的作用；我把背脊朝向他们，我想彼得堡召他去不是让他去告密就是让他作出解释。他看见我以后，向我投来一个热切的目光。我情不自禁地朝他转过身去。我们相互打量着对方——我认出了丘赫尔别凯。我们相互扑了过去拥抱对方。宪兵将我们拖开。信使抓住我的胳膊又是威胁又是辱骂——我没有理会他。丘赫尔别凯感到头晕目眩。宪兵给他喝了一点水，把他架上了车子，就疾驰而去。我朝自己的方向驶去。到了下一站我才知道，他们是从施吕瑟尔堡解押出来的，可是究竟带向何方？

---

① 同十二月党人有联系的波兰人——民族爱国同盟盟员。

卢加。

1828 年

7 月 25 日。法尼。乳母十来自克洛底沃的埃利莎[1]。乳母。

10 月 2 日。给沙皇的一封信[2]。僵尸——道尔里斯卡[3]－－傍晚在多尔戈鲁基公爵家。

1828 年 10 月 16 日。斯·普·布·雅姆斯卡娅。皇上派来的托尔斯泰伯爵[4]。

1829 年

弗拉基高加索。**1829 年 5 月 22 日**。

5 月 25 日。科比。

杜舍特。**5 月 27 日**。

7 月 14 日，阿尔兹鲁姆浴室——瘟疫。

---

① 法文。意大利作曲家梅尔卡丹捷（1797—1870）的歌剧。当时正在彼得堡上演。

② 普希金写给尼古拉一世的信，承认他是《加弗里利阿达》的作者。

③ 原文为法文。

④ 指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尼古拉一世通过他给了普希金口头答复。

7月18日。阿尔兹鲁姆——检疫所。在帕斯克维奇伯爵家用午餐——闺房——马刀。

1830年

9月9日。鲍尔金诺，1830年。娜塔丽娅[①] 来信。

9月25日。娜塔丽娅来信。基斯捷涅夫来的农民。[②]。

10月19日。烧毁第十支歌[③]。

1831年

7月26日。昨日皇帝陛下出发去军屯（于诺夫哥罗德省）平息那里所发生的动乱。有几名军官和医生被叛乱分子所杀害。他们的代表来到伊若拉负荆请罪，他们还带来了一名军官的供词，叛乱分子在他被处死前强迫他书面供认，似乎是他和医生下毒害死了人们。沙皇同叛乱分子的代表谈了话，把他们送了回去，并下达了御诏：一切都要服从一听到叛乱消息就派往军屯的奥尔洛夫伯爵，他保证亲自去见他们。"到那时候我会宽恕你们。"他对代表们说。似乎一切都平息了，如果说还没有平息，那么皇帝陛下的亲临定会使一切都风平浪静的。

然面像上述那样断然的手段不该枉然地采取。作为一种普通的现象，人民大众不应当去适应皇帝的脸色。警察单方面的镇压就能对广场的骚动进行干预，——沙皇的声音既不能起到霰弹、

① 娜塔丽娅，普希金的未婚妻。

② 指普希金从父亲处继承的雇农。

③ 指普希金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10章。

也不能起到鞭子的威慑作用。沙皇不该亲自同大众接触，平民们很快就会不再害怕神秘的权力并且开始夸耀自己同君主的交往。不久的将来在叛乱中平民就会要求沙皇出面，就如同一种必不可少的例行方式。迄今为止，口若悬河的君主只有一个人讲话；然而在人群中可能会听到反驳的声音。这类谈话很不得体，而广场上的争论立刻就会变成饥饿野兽的怒吼和咆哮。俄罗斯有 12000 俄里宽；君主不可能亲临会发生骚乱的所有地方。

迄今为止，人们认为霍乱如同鼠疫一样是会传染的。在此以前，检疫所是一种躲避不了的灾祸。然而要是人们开始觉察到，霍乱存在于空气之中，那么检疫所就理应马上撤销。突然之间，16 个省已无法封锁，而没有锁链，即军事力量充分增援的检疫所——仅仅成了压制的手段以及大众不满的起因。我们还记得，土耳其人宁要鼠疫，也不要检疫所。去年检疫所使所有的工业停顿，封锁了辎重车的通道，使包车人和马车夫穷困潦倒，中断了农民和地主的收入，差一点没有激起 16 个省造反。舞弊行为同检疫所的设置是分不开的，无论是被任用的人还是老百姓对此都无法理解。撤销了检疫所，老百姓也不会否认传染病源的存在，他们将会采取预防措施，他们会向医生和政府求援；然而眼下，检疫所还在这里，老百姓宁愿要较小的麻烦，也不愿要更大的麻烦，他们将对自己的粮食，对具有威胁性的贫困和饥馑，较之对其特征非常接近中毒的神秘的疾病尤为不安。

29 日。前天，皇后[①] 生了尼古拉大公。在此前夕，她恩准了宫女罗赛特嫁给斯米尔诺夫。

---

① 亚历山大·费多罗芙娜（1798—1860），尼古拉一世的妻子。

沙皇是在皇后临产前归来的。由于他的亲临，诺夫哥罗德省军屯中的暴动被平息了。阿拉克切耶夫和普鲁士国王团队的几名将军、上校以及几乎所有的军官都遭到杀害。叛乱分子有伪造的下毒人，即长官和医生的名单。一名将军在练兵场上被他们鞭笞致死；对某几个牺牲品，凶手们加以侮辱和谩骂。他们让一名少校坐在凳子上，戏谑地向他走近："阁下，您的脸色怎么如此苍白？您不能自持，您是多么温顺驯服"，——说着便打他的耳光。共有15名医生惨遭杀害；其中一名为躺在病房里的病人所救。这位医生在医疗队里已经工作了12年，由于他的勤勉和温厚，深受士兵们特别的爱戴。叛乱分子虽然对他持公正的看法，但是仍然想将他处死，因为他已经列入了黑名单。病人们从哨兵的监视下把他营救出来。叛乱分子原来打算去格鲁吉亚追杀阿拉克切耶夫并抄他的家。30辆三驾马车已经准备就绪。领导他们的宪兵军官还是说服他们放弃了这个意图。他本来还拯救了普鲁士国王团队的军官们，说服叛乱分子囚禁这些不幸者；但是在他离开以后，他们还是被杀害了。沙皇在阿拉克切耶夫团里用了午餐。士兵们用面包和蜂蜜迎接了他。沙皇的随从阿连特愤怒地对他们说道："你们最好把蜜饭拿走。"沙皇在练马场上召集了全团士兵，命令神甫唪读祈祷经文，恭敬地吻了一下十字架，便向叛乱分子转过身来。他谴责了他们，声称不能宽恕他们，并要求他们向他交出主谋。团队作出了保证。目击者惊喜不已地谈起了皇帝的胆略和精神力量。

在旧鲁萨暴动的8个团接到开拔加特契纳的命令。

9月4日。今日苏沃洛夫带来了占领华沙的消息。帕斯克维奇[1] 腰部受了伤。马尔特诺夫和叶费穆维奇牺牲了；盖依斯马尔

① 帕斯克维奇，镇压起义波兰人的俄军司令。

也受了伤。——我方损失了 6000 人。波兰人殊死防御。强攻开始于 8 月 24 日。华沙于 27 日无条件投降。受伤的帕斯克维奇说："至少我已尽了职[①]。"近卫军一直处于枪林弹雨之下。苏沃洛夫两次冒着被绞死的风险参加了谈判。沙皇授予他苏沃洛夫团的上校军衔。帕斯克维奇被赐予公爵的称号。斯克尔日涅茨基[②]销声匿迹；列列韦利[③]效劳于拉莫里诺[④]；苏沃洛夫在华沙见到了蒙杰别洛[⑤]、革命的主谋维索茨基[⑥]、阿·波托茨基伯爵以及其他人。监禁还未开始执行。沙皇对此颇感惊讶，我们也有同感。

日内，沙皇办公室（秘密警察局）三厅长官封-福克[⑦]逝世了，他是个好心人，忠诚而坚定。他的死是社会的灾难。沙皇说："我失去了福克。我忍不住为此而哭泣，只怨自己先前未能爱他[⑧]。""谁来接替他的职位？"这个问题要比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要怎样去对付波兰"更为重要。

若米尼[⑨]对波兰战役的评价：季比奇[⑩]的主要错误在于：他预见到冰雪很快便会融解，而不顾理智，匆促地开始了行动，原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斯克尔日涅茨基，波兰将军。

③ 列列韦利（1786—1861），波兰历史学家，华沙大学教授，1830—1831 波兰起义的活动家。

④ 拉莫里诺，意大利人，统领波兰军团。

⑤ 蒙杰别洛，法国元帅之子，参加了起义波兰人的战斗。

⑥ 维索茨基（1799—1837），波兰军官，是 1830 年华沙起义组织者之一。

⑦ 封-福克（1777—1831），掌管三厅，为宪兵首脑的右臂，普希金即受其监管，下面的评语并不反映普希金真正的看法。

⑧ 原文为法文。

⑨ 若米尼（1779—1869），著名的军事作家，法国将军。

⑩ 季比奇（1785—1831），指挥波兰战役的俄军将领，1831 年 5 月 29 日死于霍乱。

本是不必用 15 天时间的。在很多方面运气帮了帕斯克维奇大忙：1）他无法率领全部军队横渡维斯瓦河；但是斯克尔日涅茨基没有遭遇到帕连[1]。2）他本应当进攻，而从华沙突围的军队有 2 万人，而且走得太远了。斯克尔日涅茨基的错误在于他在奥斯特罗文卡城下白白地牺牲了 8000 名的精锐部队。他的阵地极为坚固，帕斯克维奇对此很是担扰。但是叛军的首领们对斯克尔日涅茨基的行动或者其碌碌无为深为不满，把他撤换了。这么一来，华沙便失守了。

“苏沃洛夫团里还剩下多少人?”沙皇问苏沃洛夫。“300 人，陛下。”“不，301 人：你是团里的上校。”

1832 年

1832 年 3 月 10 日。伏尔泰图书馆。[2]。

1833 年

斯摩棱斯克山。斯摩棱斯克教堂和卡拉姆津家。**9 月 15 日。伏尔加**。

① 帕连（1778—1864），第一步兵军团将领，参加了突袭华沙的战斗。

② 原文为法文。

1833—1835 年日记

1833 年

9 月 24 日。在叶·安·卡拉姆津娜家用了午餐，我见到了茹科夫斯基。他很健康，看起来似乎年轻了。晚上，费克利蒙特家举办了招待会。奇怪的相遇：一位年约 45 岁，蓄着胡子，头发斑白的男子向我走近。从他那希腊人的脸型，我认出他是我在基什尼奥夫时的一位老友。这是苏佐，是过去的摩尔达维亚的房东。他现在是驻巴黎公使；我不知道他为何也在这里。他使我想起 1821 年我同佩斯捷利一起曾经住在基什尼奥夫他宅邸的情景。我对他讲述了佩斯捷利用什么方法欺骗了他并出卖了秘密组织，向亚历山大皇帝举报了秘密组织的支部[①]。苏佐无法掩饰他的惊讶和愤慨。希腊人的敏锐被俄罗斯军官的狡猾所战胜！这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前一天晚上这位先生出其不意地去了莫斯科。

27 日。在恩格尔哈特[②]家用了午餐，谈起了被任命为军团长官的苏霍扎涅特[③]“看来，这是为了给这种安排带上另一种色彩[④]。”恩格尔哈特说。

---

① 这段记录是出于某种误会。

② 指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恩格尔哈特，普希金于 1817—1820 年的好朋友。

③ 苏霍扎涅特，中将，1812 年卫国战争中的炮兵司令。1831 年波兰战役中被炮弹夺去一条腿。1833 年被任命为步兵兵团的主任监督。

④ 原文为法文。

大家对那种非常接近女式的军服——绣了金线的丝绒军服进行了谴责，尤其是在当今贫困而多灾多难的时候。

傍晚在维亚泽姆斯基家。

28日。谢·瓦·萨尔蒂科夫[1]家的晚宴。奥尔洛夫伯爵谈到了土耳其公使："这是个畜生。""听说他有一名秘书？""是的，一个法纳尔人。这等于全告诉你了。"

29日。大体上谴责了三件事情：1）册封了苏霍扎涅特这样一个腐化堕落之徒，他是通过好色鬼和恶名昭著的赌徒、马尔蒂诺夫和尼基金的同伙雅什维利[2]才混进社交界的。沙皇只看到他是个残废军人，便授予他帝国最重要的岗位——荣誉军人院院长的安稳职位。2）女式的军服。3）授予近卫军军官冯·布林肯为库尔良茨基贵族的称号。布林肯曾因盗窃而被逮捕；但沙皇并未下令按法律对他进行审判，而是把他交给了库尔良茨基贵族法庭。这是为什么？这种任意地区分普斯科夫贵族和库尔良茨基贵族、近卫军军官和其他官吏的做法会导致怎样的后果？沙皇干预寻常的审判程序是否得体？还是我们没有惩处盗窃犯的法律？要是库尔良茨基人把他清除出他们的贵族界，并把他作为俄罗斯贵族送上普通的法庭，那又会怎么样？这类问题到处都在重复。当然，从沙皇方面来说有一种侠义的东西，然而沙皇并非侠客……也许他想重新把近卫军变成它以前那个样子？晚了！

年轻的什达克利别尔格[3]伯爵夫人（出身于蒂京加乌津家族）临产时过世了。希特罗娃娅和菲克利蒙特家举行了追悼会。

---

① 萨尔蒂科夫（1777—1846），彼得堡的富翁，藏书家，每周二举行舞会。

② 雅什维利（1768—1836），第一军的炮兵长官，苏霍扎涅特曾在他麾下当过副官。

③ 叶·米·希特罗沃的外甥女，特·弗·菲克利蒙特伯爵夫人的堂妹，死于1833年11月7日，年仅26岁。

昨日这里演出了《爱德华的子女》[1]，取得很大的成功。听说，悲剧是禁演的。盖克伦[2]对采用……的胆量深表惊讶。布莱[3]并没有在意。看来布莱是对的。

11月30日。昨日在布图尔林（若米尼）家举行了舞会。同布莱进行了饶有兴味的谈话："为什么你们在波罗的海驻扎舰队？为了彼得堡的安全？但是它受到喀琅施塔得的保卫。简直是儿戏！

"你们是不是还要扩张？（我们看了布图尔林绘制的俄罗斯不断扩张的地图。）你们的位置在亚洲；你们可以去那里作出有价值的文明的贡献……"等等。

几名军官由于值班时的懈怠而被起诉。大公[4]在晚餐时出其不意地检查了他们，有的人穿着睡袍，有的人没有佩绶带……近卫军的衰败使他深为震惊。但是他在考虑该用什么办法来提高他们的士气？在叶卡捷琳娜执政时期，警卫军官身穿狐皮大衣，乘着大车去检查自己的部队。在亚历山大统治初期，军官们行动随意，高傲自大，疏忽懈怠——而近卫军却处于兴旺昌盛的状态。

……在亚历山大纪念柱[5]揭幕典礼上，听说将有10万名武装的近卫军参加。

1833年12月

3日。昨日沙皇从莫斯科返驾。他在38小时里到达那里。莫斯科没有预料到他会驾临。宫殿中没有一间生火取暖的房间。他连一杯茶也没有喝到。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盖克伦，荷兰驻彼得堡大使。

③ 布莱，英国驻俄罗斯代办。

④ 指米哈伊尔·巴夫洛维奇（1788—1849），尼古拉一世的弟弟。

⑤ 彼得堡冬宫广场上的亚历山大一世纪念柱，于1834年8月30日亚历山大一世命名日揭幕。

昨日果戈理为我朗读了一篇故事：《伊凡·伊凡诺维奇同伊凡·季莫费耶维奇吵架的故事》——很有独创性，妙趣横生。

4日傍晚，在扎格里亚日斯卡娅（娜塔·基丽）家。谈起了叶卡捷琳娜：娜塔丽娅·季里洛芙娜在革命期间同彼得三世一起待在兵船上。只有两次她看到叶卡捷琳娜大动肝火，这两次都针对达什科娃公爵夫人[1]。叶卡捷琳娜把她召至埃尔米塔日。达什科娃公爵夫人问宫廷里的人他们如何去那里。他们回答道：通过祭台。第二天达什科娃带了10岁的儿子径直地登上了祭台。在那里停留了片刻——同儿子谈了谈那个地方的神圣——便同他一起走到埃尔米塔日。第二天大家都在恭候皇后大驾光临，其中也包括了达什科娃。蓦然间门打开了，皇后飞快地走了进来，径直朝达什科娃走去。从她的脸色和激烈的言词中，大家都觉察到她在发怒。宫女们吓坏了。达什科娃对昨天的过失表示道歉，她说她不知道妇女是禁止登上兵船的。

"您怎么不害臊，"叶卡捷琳娜回答道。"您是俄罗斯人，竟连自己的法律也不知道；神甫不得已而向我控告您……。"娜塔丽娅·季里洛芙娜讲起这段轶事极为生动。卡丘别伊公爵夫人指示，达什科娃大概是以俄罗斯科学院院长的资格登上兵船的。第二件轶事我没有听完。

关于女式军服的议论还在继续，——到6日为止成衣还不多。准许穿以前的俄罗斯军服。

赫拉波维茨基[2]（札记的作者）过去曾在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伯爵处当过副官。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有一个私生女，布达

① 达什科娃公爵夫人，俄罗斯科学院院长。

② 赫拉波维茨基，翻译家，诗人，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宫廷秘书。

柯娃[1]。这是娜塔丽娅·季里洛芙娜从早先伊丽莎白的宫女那里了解到的。

女皇曾记过日记……不知这些日记是否会传到后代？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2]也曾记过日记，后来被其宫女所焚毁；玛丽娅·费多罗芙娜[3]也然，——遵照她的嘱托，沙皇将其付之一炬。多大的损失呀！伊丽莎白原想将自己的日记作为遗产赠给卡拉姆津（从卡捷丽娜·恩特列耶芙娜那里听说的）。

12月6日。沙皇命名日。马尔蒂诺夫司令员。4名大将。彼罗夫斯基被任命为陆军中将。缅希科夫为海军上将。夫人身穿俄罗斯长裙晋见。有些人把此看作为庆典。独臂的斯科别列夫对B公爵夫人说："对这样的庆典我宁愿献出最后三只手指头！"[4] B公爵夫人起先没有领会他的意思。

在阿·博布林斯基伯爵家用了午餐……米亚特列夫朗读了滑稽可笑的诗篇。大公在晚上所检查到的失职并被关押的年轻军官都受到豁免的处理。

12月14日。在布莱家午餐，斯米尔诺夫家晚餐。

11日我收到了宾肯多夫的请柬，让我第二天上午去他家。我去了。他把沙皇作了评注的《青铜骑士》还给了我。"偶像"一词未获最高检查机关通过，而下面的诗句也被删去：

而同这年轻的首都相比，
古老的莫斯科显得暗淡，
正像孀居的年老的太后

① 布达柯娃，宫女，1761年嫁给准将斯特罗加诺夫男爵。

② 皇后，亚历山大一世之妻。

③ 保罗一世的遗孀。

④ 1809年受伤后，他右手失去两个指头，1831年再次受伤，左手截肢。

站在刚册封的皇后面前。

在很多地方还打上了问号，——这一切对我来说造成了很大的差异。我迫不得已地更改了同斯米尔金的契约。

科丘别伊[1]和涅谢列罗杰[2]各获得了20万卢布用来救济自己的饥饿农民[3]。这40万卢布都落入了他们的腰包。在饥馑的年份理应尽量增加求业的机会，降低面包的价格；要是农民们得知，政府或者地主打算供养他们，那么他们将不愿意去干活，那谁也没有能力使他们摆脱饥馑状态。这一切实在是玩世不恭。社会上怨声载道，而涅谢列罗杰和科丘别伊家里却歌舞升平（还是有办法去讨好宫廷的）。

16日。科丘别伊家举行了舞会。皇后本该驾临的，但是没有来。她得了感冒。舞会办得辉煌灿烂。舒瓦洛娃伯爵夫人的丽色令人赞叹不已。

17日。晚上在茹科夫斯基家。德国诗人，小说家，学者基科夫朗读了《浮士德》。——以我看，并不成功。

城里都在谈论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情。在属于宫廷马厩主管部门的一所住宅里，家具竟然会移动和跳跃；这件事传到了上级机关。瓦·多尔戈鲁基公爵下令侦查。有一位官员请来了神甫，但是在祈祷时椅子和桌子却不肯安安稳稳地站着。对于这件事谣诼纷纷。N说，宫廷家具在请求准于迁往阿尼奇科夫宫。

街道上也不安全。苏赫捷利恩在宫廷广场上遭到袭击并被洗劫一空。看来警察局只顾政治活动，而不去抓小偷，管马路。昨天晚上布卢多夫家遭到偷窃。

---

①② 科丘别伊和涅谢列罗杰均是沙俄政府官员。

③ 1833年由于歉收，饥饿卷及俄罗斯中部和南部各省。

1834 年

1月1日。前日，我被授予少年侍从的称号①（就我的年龄来说，这是极不相称的）。但是宫廷想让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能常去参加阿尼奇科夫宫的舞会。这样，我就成了俄国的唐卓②。

不久，全城都在传播关于别佐布拉佐夫③同他那位年轻妻子家庭不和的传闻。他嫉妒到发疯的程度。事情不止一次地弄到动手，甚至动刀的地步。他把手下人全部赶走，不相信任何人。前天她决定投到皇后脚下，请求恩准离婚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沙皇大为恼火。别佐布拉佐夫受到了监禁。他似乎已丧失了理智。

有人问我：我是否对我的少年侍从称号满意。我感到满意，因为沙皇有意要抬举我，而并非拿我当作笑柄，而依我看，即使是少年侍从也行，只要不强迫我去学习法语词汇和算术。

我在娜塔丽娅·季里洛芙娜·扎格里娅斯卡娅家迎来了新的一年。同斯佩兰斯基④谈到了普加乔夫、立法会议、亚历山大统治的初期、叶尔莫洛夫⑤等等。

7日。维盖利⑥获得了一枚星章，并对此深为满意。昨日他在我家。我喜欢他的谈吐——他风趣求实，但是总是以男色的传闻为结束语。维盖利给我讲了一件趣闻。有一位诺尔曼或者梅尔曼，

---

① 这个宫廷称号使普希金受到了侮辱。

② 原文为法文。唐卓（1638—1720），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执政最后几年记录宫廷琐事的书记，一位在精神上故意讨好皇帝的宠臣。

③ 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大公的副官。

④ 斯佩兰斯基（1772—1839），亚历山大一世执政时期的著名国务活动家。

⑤ 叶尔莫洛夫（1777—1861），1812年卫国战争的英雄。

⑥ 著名的《札记》的作者，普希金的熟人。

叶卡捷琳娜二世奶娘的儿子，活到96岁才过世，他曾经对维盖利讲了下面的故事：他的母亲居住在女皇赠予她的一座白俄罗斯村子里。有一天她对儿子说："记下今天这个日子：我做了一个古怪的梦。我梦见仿佛我在膝盖上抱着我的小叶卡捷琳娜。她穿着雪白的长裙，就像60年以前我记得她的那个样子。"儿子执行了她的嘱咐。过了没有多久，叶卡捷琳娜驾崩的消息就传到他的耳里。他扑向自己的笔记，——上面写着：1796年11月6日。得知女皇逝世后，他的老母没有流露出丝毫悲哀的神色，但是她默然不语——直到她5年以后过世为止再也没有讲过一句话。

社会上关于别佐布拉佐夫家的事议论纷纷。他还在监禁之中。昨日晚上他的妻子去了她的哥哥、一位师级将领处。大家认为别佐布拉佐夫不会再当副官了。

沙皇对维亚泽姆斯卡娅公爵夫人说："我希望普希金善意地理解此项任命。迄今为止，他仍恪守诺言，我对他很满意。"[①] 等等，等等。前几天大公[②] 在剧院里向我道贺。"衷心地感谢殿下，但直到今日，大家都对我取笑，您是第一位向我表示祝贺的人。"

17日。博布林斯基家举办了舞会，这是一场非常出色的舞会。沙皇没有向我提及任命我为少年侍从的事，而我也没有向他表示谢意。他谈到了我的《普加乔夫》，他对我说："很可惜，我不曾知道你会写他，要不然的话，我会介绍你认识他的妹妹[③]，3个星期以前她死于埃尔林格福斯城堡。"（建于1774年！）虽然她自由自在地生活在郊外，然而却远离自己的顿河哥萨克村子，居住在人地生疏而又寒冷的一方。皇后问我夏天去了哪里。当她听说我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指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

③ 其实为普加乔夫最小的女儿阿格拉费娜。

去了奥伦堡时，十分善意地打听了彼罗夫斯基[1] 的情况。

1月26日。上星期二我应邀去了阿尼奇科夫宫。我身穿军服前去。他们对我说，客人要穿燕尾服。我留下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就走了。更换了衣服后，我就去参加谢·华·萨尔蒂科夫家的晚会。皇上很不满意，并有好几次谈到了我："他本该穿一件燕尾服再回来的。你去批评他几句。"[2]

星期四特鲁别茨基公爵家举行了舞会，为某位公爵[3]（即王子）举丧。女士们身穿黑色衣服。沙皇突然驾临，待了半个小时。他对我妻子说："你丈夫最后仍未来，是何原因？是靴子不合适，还是纽扣不妥？"[4]（指我军服的扣子。博布林斯卡娅[5] 伯爵老夫人忙替我道歉，说军装的扣子尚未钉上。）

丹特士[6] 男爵和杰皮纳侯爵，这两名朱安党人将直接作为军官被接纳入近卫军。近卫军里怨声载道。

别佐布拉佐夫被派往高加索，他的妻子已经在莫斯科了。

2月28日。过去的这个月真是热闹非凡，——数不尽的舞会，道不完的晚宴等等。谢肉节。皇后贵体欠适，将近有两个星期足不出宫。我去晋见。沙皇恩准我出版《普加乔夫》，我的手稿同他的评注（非常求实）一起归还了我。星期天在举行舞会的音乐厅里，沙皇同我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他谈得很好，没有混淆两种语言，也没有犯通常的错误，并使用了真正的成语。

昨日在博布林斯基伯爵家用了午餐。前天舒瓦洛夫伯爵家也

① 他曾在尼古拉一世当大公时任其副官。

② 原文为法文。

③ 玛丽娅·费多罗芙娜皇后的亲属。

④ 原文为法文。

⑤ 指阿·阿·博布林斯基伯爵的母亲。

⑥ 杀死普希金的凶手，为俄罗斯服役的法国侨民。

举行了舞会。在舞会上出现了谋害沙皇的凶手斯卡里亚京。大公讲了很多双关语的笑话：警察局事情很多（这样放荡不羁的谢肉节我还从未看到过）。今日在奥地利大使馆举行舞会。

3月6日。谢天谢地！谢肉节总算结束了，而伴随它的都是舞会。对谢肉节最后一天（3月4日）的记述使人对其余事情也有所了解。挑选出来的人被召至皇宫参加直到中午12点半才开始的早班舞会。其他人则参加快到晚上8点半才开场的晚场舞会。我9点钟才到场。人们正在跳早班舞的结束曲马祖卡。女士们从四面八方汇集拢来，而那些一早就来到皇宫的女士们又换过了装。不满意的人也真不少：那些应邀参加晚会的人，羡慕那些上午就来的幸运者。请柬是参照科丘别伊公爵家舞会的名单胡乱分发的，因而不论科丘别伊，不论他的家室，还是他的亲朋好友一概不在邀请之列，因为他们的名字在名单里是没有的。这一切的结果是我的妻子流产了。瞧，跳舞竟跳到如此的程度！

沙皇拨给我2万卢布的贷款，用于出版《普加乔夫》。谢谢。

城里很多人都在议论年轻的苏沃洛娃公爵夫人同维特根什泰因伯爵的暧昧关系。人们发觉她身上佩戴的新钻石，——说这是她从维特根什泰因那里接受的礼物（似乎是遵照他过世的妻子的遗言），为此苏沃洛夫同她的妻子作了激烈的争辩等等，等等。这一切都是捕风捉影的流言蜚语：这些钻石是属于苏沃洛娃的某位小姑的，她从敖德萨寄来出售。然而苏沃洛娃不检点的行为引起了众人的猜疑。皇后把她叫去训斥了一顿，沙皇责骂得更加厉害。苏沃洛娃痛哭流涕，“陛下，我年轻、幸福，又有姿色，这就引起别人的嫉羡。”[①] 如此等等。苏沃洛娃实在愚蠢，又是个胆大妄为、打情骂俏的女人，如果不是更坏的话。

① 原文为法文。

索博列夫斯基[1] 谈起了韦利戈尔斯基[2]："他家门第尚可，从他总是喝得醉醺醺这点可以看出。"[3]

3月3日，晚上我在奥多耶夫斯基公爵家。索博列夫斯基向兰斯卡娅（以前的波列季卡）大声地说道："天空不见得比我的屁股更——干净。"[4]他极为狼狈，在场的人（包括兰斯卡娅）都忍不住哈哈大笑。奥多耶夫斯卡娅公爵夫人铁青着脸，向他转过身来。索博列夫斯基一溜烟就跑掉了。

1826年7月13日[5]中午，沙皇驾临皇村。他站在卡库利斯基纪念碑后面的池塘边，把手帕丢到水里，驱使他的狗把手帕叼到岸上。这时候，一名仆人跑来对着他的耳朵说了些什么。沙皇撇下了狗和手帕就奔向皇宫。狗游上了岸，找不到他，便撂下了手帕，随他面去。弗列[6] ……捡起了手帕作为对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的记念。

3月8日。昨日我在斯米尔诺娃[7]（沙皇的外室）家，听了一些奇闻逸事。茹科夫斯基最近在费克尔蒙家的舞会上（我没有在场，因为大家都穿着军服）抓住了谋害沙皇的凶手斯卡里亚京，并强迫他讲述了实情。3月11日。他们坐了下来。正在此时，沙皇同宾肯多夫伯爵走了进来，碰到他儿子的教师正在同谋杀他父亲的凶手亲切地交谈！斯卡里亚京从脖子上解下结束了保罗一世生命的围巾。公爵之女图尔基斯塔诺娃，宫廷女官，同已故的沙皇和使她身怀六甲的弗拉基米尔·戈利岑都有不可告人的暧昧关

---

① 普希金之友，爱说俏皮话，讽刺短诗作者。

② 普希金之友，作曲家，家里经常聚集一些作曲家、文艺家和学者。

③④ 原文均为法文。

⑤ 1826年7月13日为5名十二月党人在彼得堡被处决的日子。

⑥ 宫廷女官。

⑦ 其前夫为波列季克。

系。公爵的女儿向沙皇坦白承认。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让她在宫廷里分娩，这样谁也不会去怀疑。在她失去知觉躺在床上的时候，玛丽娅·费多罗芙娜皇后来看望她，并为她诵读了福音。后来她被搬迁到另外一间房间——于是她就去世了。得知一切详情后，皇后大为恼火：弗·戈利岑把内情在全城泄露了出来。

在乌瓦洛夫[①]的葬礼上，已故的国王[②]跟随在灵柩后面。阿拉克切耶夫大声地说道（大概是对阿·奥尔洛夫）："一位君主在这里护送他，是否还会有另一位在那里迎接他？"（乌瓦洛夫是3月11日谋害沙皇的凶手之一）。

国王不喜欢阿拉克切耶夫。"这是个恶棍。"他在1825年说过。（与其一起工作后，重返皇后宫邸，衣冠不整[③]）。

3月17日。昨日格列奇[④]家举行了文艺会议，商讨出版俄罗斯《百科词典》事宜。我们大概有百把人出席，极大部分都是我所不认识的俄国顶尖人物。格列奇事先对我说："普柳沙尔[⑤]在这件事上是个卖假药的江湖骗子，而我是个小丑：喝了他的药还要夸他。"结果正是如此。我窥视过很多药贩子，效果甚少。花去上百万卢布，可毫无收效。更不必谈什么名声了。心甘情愿地钻进布尔加林、波列沃依和斯温因在那里戏水的深渊。加耶夫斯基[⑥]签了字，但是附带了条件。奥多耶夫斯基公爵和我也照此办理。维亚泽姆斯基没有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在那里我遇见了好心的加

① 保罗一世的侍从武官长，1801年3月11日晚在宫廷值班并守卫王储，未来的国王亚历山大一世的房间。

② 指亚历山大一世。

③ 原文为法文。

④ 格列奇（1787—1867），新闻记者，评论家。

⑤ 出版家，打算出版24卷的《百科词典》。

⑥ 医学博士，外科医生，名誉御医。

利奇，见到他真是高兴至极。他以前曾当过我的教授，他鼓励我走上我所选择的生涯。他促使我参加了 1814 年的考试，写下了我的《皇村回忆》。乌斯特里亚洛夫告诉我，将要出版对尼孔[1] 诉讼的有关文件。这是件重要的事情！

前天在奥地利大使家用了午餐。有几件事我失策了：1）我不是 5 点半，而是 5 点钟就到了，等了一会儿女主人；2）我是穿着靴子去的，这使我一直非常恼火。我同大使及其夫人坐在一起，聊起了 3 月 11 日的事情。不久前在他举行的舞会上来了个谋杀沙皇的凶手斯卡里亚京；费克利蒙并不知道他所犯的罪行。他对我们社会上的这种稀奇古怪的事情不胜惊讶。然而已故的沙皇曾被谋害他父亲的凶手们所包围。这就是为什么他在生前从来没有对 12 月 14 日处死的年轻的谋叛者进行过审讯的原因。他大概听到过极其残酷的真相。注意：当今执政的沙皇是我们这儿第一位有权利、有可能处死谋害沙皇的凶手或者考虑这件事的人；他的前任迫不得已地作了容忍和宽恕。

大家都在谈论宫廷为了庆祝沙皇继承人的成年而理应举行的舞会。多尔戈鲁基公爵（总御马司和彼得堡首席贵族）和舒瓦洛夫伯爵操办此事。多尔戈鲁基向纳雷希金[2] 发去了一封用法语写的信函，信中请他参加签名。纳雷希金回答道："仁慈的先生，从阁下信的译文中我已看出用意等等。"大概商界也会举行自己的舞会。将有数不清的庆祝活动。忍饥挨饿的老百姓会说些什么？

从莫斯科来信说，别佐布拉佐夫已遭免职。

从意大利来信说，波莉耶伯爵小姐嫁给了某位王子，鳏夫和富翁。好像是个笑话，但是这里对这件事都在取笑并乐意地相信。

---

① 对尼孔总主教的审讯文件，乌斯特里亚洛夫并未出版。

② 宫廷事务大臣，是当时有名的爱说俏皮话的人和富翁。

20日。前天我在梅谢尔斯基家作客。有人从我的马车里偷走了座垫，但是却留下了熊皮毯子，大概是来不及拿走。

某位卡尔佐夫，1814年娶了一位巴黎姑娘为妻，后来同她离异并分居。前几天他在夜里去她那里并用上了水银子弹的手枪朝她脸上射击。他受到了法庭的审判，而她还活着。

4月2日。前几天（上星期四）我同维亚泽姆斯基、诺罗夫和初次见面的库科尔尼克[1]一起，在尼·特鲁别茨基公爵家用午餐。库科尔尼克看来是个循规蹈矩的年轻人。我不知道他是否有才华。我没有读完他的《塔莎》，也没有见到过他的《手》等等。他还是位出色的音乐家。维亚泽姆斯基谈到了他的钢琴演奏："他唱歌也罢，朗诵也罢，口齿含糊不清。"[2] 库科尔尼克写了《利亚普诺夫》。霍米亚科夫[3]也写了些什么。但不论这位还是那位都没有写出什么精彩的悲剧。罗津[4]男爵更有才气。

前天英格兰俱乐部里选举新的成员。斯米尔诺夫（少年侍从）落选了；有人说，因为他是伊克斯库利[5]推荐的；也有人说，是因为把他和同姓的赌棍弄混了。这都不是事实：有几名近卫军军官有几分醉意，就在那里捣乱，而不想选他。然而大多数成员还是为斯米尔诺夫辩护。他们说，有了这样的先例，没有一个正派的人会推荐新会员了，拿大众的意见来开玩笑是不行的，应当重新表决。条例是这样规定的，一旦落选的人，就永远也没有权利再当选了。但是也有例外：切尔内绍夫伯爵（军事大臣）和格拉德科夫（警察总长）。他们是根据政府的意志当选的，虽然第一

---

① 库科尔尼克（1809—1868），诗人，剧作家。

② 原文为法文。

③ 霍米亚科夫（1804—1860），作家，悲剧《冒名者季米特里》的作者。

④ 罗津（1800—1860），诗人，剧作家。

⑤ 伊克斯库利（1805—1880），男爵，少年侍从，海军司令员办公室翻译。

次他们曾被否决。对斯米尔诺夫又重新进行了表决，他终于被选上了。这对他来说毕竟是一种荣誉。他既不是大臣，也不是警察总长。一种对个人尊重的表示对他来说应当值得欣慰的。

奥多耶夫斯基公爵、加耶夫斯基医生、扎伊采夫斯基[①] 和我从《百科词典》出版者的名单中除了名。对我们的保留条件其他人都感到吃了亏；然而诚实的人，奥多耶夫斯基说，也可能有一天会受骗上当；但是第二次再受骗的也只有傻瓜了。这本词典也只不过是重新排列和扩充篇幅的《北方蜜蜂》和《阅读文库》。

上星期天我在斯佩兰斯基家用了午餐。他同我讲起了1812年被流放的事情。他沿着吉赫文那荒无人迹的道路从彼得堡被驱逐出去。上面给他派了一名警官押送，这是一个好心而愚昧的人。在一个驿站里没有给他派马匹；这名警官来请求对他犯人的庇护："阁下，开开恩吧！请您去说说情。那些恶棍不肯给我们派马。"

斯佩兰斯基家很殷勤好客。我向他谈起亚历山大统治时代的辉煌开端："您和阿卡尔切耶夫，你们就如同善和恶的化身，站在这个统治时代的对门。"他用客套话回答了我，并建议我撰写现代历史。

4月7日。《电讯》[②]被查禁。乌瓦洛夫向沙皇呈报了几个月的摘要，揭露了波列沃依赋予他杂志居心不良的企图。（摘要是按照布鲁多夫的主意由布留诺夫作的）茹科夫斯基说："我很高兴，《电讯》被查禁，虽然我对此感到惋惜。"《电讯》与我的命运相同；在政府的鼻子底下，肆无忌惮地宣传雅各宾主义实在不简单，然而波列沃依是警察当局的宠儿。他竟然能使他们相信，他的自由主义只不过是一副空洞的面具。

---

① 扎伊采夫斯基（1801—1860），航海家，诗人。

② 指《莫斯科电讯》杂志，由纳·阿·波列沃依出版。

昨日费克利蒙伯爵家举办了招待会。S[①] 没有到场。其实全城都……

我的《黑桃王后》广为流传。赌徒们纷纷把赌注押在3、7和爱司上。在宫廷里，人们找到了伯爵老夫人和娜塔丽娅·彼得罗芙娜[②] 之间的相似之处，看来她们并没有生气……

果戈里根据我的建议开始撰写俄罗斯评论史。

4月8日。昨日奥多耶夫斯基公爵家举行了招待会。S. K.[③]介绍了情况。参加的有拉瓦利伯爵全家，卡斯……伯爵，还有她那位梳妆打扮过的母亲。我现在马上要去宫廷晋见皇后。

2点钟。晋见结束了。我们等候了皇后将近3个小时。我们总共来了20个人。帕斯克维奇的弟弟、舍列梅捷夫、博尔霍斯科依[④]、科尔夫两兄弟、沃列霍夫斯基和其他人。按名单我是最后一个。皇后笑容可掬地朝我走来："不，真是独一无二！……我竭力揣摩站在我面前的普希金是个什么模样。有可能，您说是！……您夫人好么？她的姑姑盼她身体结结实实的，因为她是姑姑的心灵寄托，是姑姑的养女……"[⑤]说完便转过身去。我非常喜欢皇后，尽管她已经35岁，甚至36岁了。

我向沃列霍夫斯基道了别，日内他要去格鲁吉亚。博尔霍夫斯科依告诉我，科特列亚列夫斯基（英雄）来信说，沃隆佐夫伯爵受到了严厉的训斥。他（即博·）对敖德萨的生活，对沃隆佐夫伯爵，对他同奥·纳雷什金娜[⑥] 的勾搭等等极为反感。——他

---

① 指阿·奥·斯米尔诺娃。

② 即戈里琴娜公爵夫人。

③ 指索费娅·卡拉姆津娜，尼·米·卡拉姆津之长女。

④ 敖德萨军区司令员。

⑤ 原文为法文。

⑥ 奥列加·纳雷什金娜，当时著名的美人。

对沃隆佐娃伯爵夫人备加赞赏。

听说，布林肯①已被芬兰的贵族绞死或即将绞死。

4月10日。昨日乌瓦罗夫家举行了晚会——场面很精彩。大家久久地坐在黑暗之中。S. 没有来——寂寞得要命。戏演完后就跳华尔兹和四人对舞，晚餐很粗劣。谈到斯温因把自己16世纪的手稿提供给俄罗斯科学院时，乌瓦洛夫说道："应当查清有没有伪造的。或许斯温因把他小孩的练习本也当做古老的手稿出卖了。"

有人说，波列沃依似乎被关押在城堡里：简直是一派胡言！

4月11日。刚收到斯特罗戈诺夫②伯爵寄来的一份《法兰克福杂志》，里面刊登了下面的一篇文章：

圣彼得堡，2月27日

自从华沙叛乱这场灾祸发生后，波兰移民又是讲演，又是撰文，既大造声势，又洗刷自己先前的作为，造谣中伤在所不惜。他们鲜廉寡耻，顽固不化，新罪证俯拾皆是，人们并不觉得奇怪……（文章中谈到了波兰侨民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纪念活动以及列列韦利、普拉夫斯基、沃尔采列等人所作的讲演③。此活动是12月14日运动的周年纪念。）

……为了让历史为自己的观点服务，列列韦利先生不惜歪曲前几个世纪的史实。他对现代史的评价也同出一辙。从这点上说，他的观点倒是前后一贯的。

他用自己的方式向人们介绍俄国革命原则逐渐演进的

① 冯·布林肯，受到库尔良茨基（而非芬兰）贵族之审讯。关于他被处死的传闻不确。

② 普希金妻子的堂叔。

③ 1834年1月25日在布鲁塞尔的讲演是为了纪念尼古拉从波兰王位上被推翻，也是纪念1825年俄罗斯起义牺牲者和俄国爱国者。

过程。他举了一位当代俄罗斯最出色的诗人为例，力图阐明俄国青年人的政治倾向。我们不知道亚·普希金是否像列列韦利先生所说的那样，早在他的天才尚处于酝酿时期和尚未摆脱粗糙痕迹的阶段，就已经写下了那几首诗；不过，我们敢肯定，这位诗人确实曾将他献给缪斯女神的最早几首作品提供给祖国的敌人，从而为他们协调思想意图制造机会。至于普希金对波兰叛乱的有关看法，我们可以从他当时发表的《致俄国的诋毁者》一诗中窥见一斑。

既然列列韦利先生似乎痛惜诗人被置于帝国的穷乡僻壤，并对其命运饶有兴趣，从自然的人道原则出发，我们乐于告诉他，普希金现住彼得堡。人们常可见他出入宫廷，他受到君主的仁慈关怀。[1]

4 月 14 日。昨日为穷人举办了音乐会。音乐会的庭院有 800 个座位，发出了 2000 张票子！

人们对当选为未来舞会中的彼得堡贵族代表的两名夫人：卡·费·多尔戈鲁卡娅公爵夫人和舒瓦洛娃伯爵夫人议论纷纷。第一位是波将金公爵的姘头，所有意大利阉人的情妇，而第二位是打情卖俏的波兰人，也就是说很不体面的女人，应当承认，在社会体面方面我们也并非十分坚定的。

关于波列沃依被逮捕并押送到彼得堡的传闻已获证实。据说有人在一个星期之前，在这里大街上看到他极为狼狈的模样。

16 日。昨日我把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送到伊日雷[2]。回家

① 此篇文章原文为法文。

② 通往莫斯科的大道上的第一个驿站名称。

后，我在桌子上发现了宫廷舞会的请柬以及让我去见利达伯爵[①]的指令。我猜想问题出在星期六我没有去宫廷教堂参加晚课，棕榈主日又没有去做弥撒。情况固然如此：茹科夫斯基告诉我，沙皇对很多侍从和少年侍从的缺席深为不满，他说："如果他们认为履行自己的职责是个沉重的负担，那么我会找到解脱他们的办法。"利达在同卡·阿·纳雷什金说到此事时颇为激动："不过，对宫廷侍卫和侍从来说，总要有个规矩问题。"[②] 对此纳雷什金反驳道："请原谅我，这仅仅适用于嫔妃。"[③]

然而我还是没有去洗脑筋，而是写了一份情况说明。

听说，好像日内要颁布一道圣旨：废除俄罗斯臣民逗留国外的权利。如果此传闻被证实，那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看来，苏沃洛娃怀孕真不是时候。好事之徒向《残疾人》杂志探听她丈夫到彼得堡来的时间。她去了莫斯科。

复活节周的星期三[④]。成年大典[⑤] 结束了。我没有亲眼见到。这是个隆重的国家庆典，也是个家庭庆典。大公分外激动。他用坚定而愉快的嗓音宣读了誓言，但是开始祈祷后，他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泪流满面。沙皇和皇后也哭了。王储作了祈祷，扑过去拥抱父亲，父亲吻了他的前额、眼睛和脸颊，把儿子带到皇后身旁，三个人含着眼泪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在格奥尔吉耶夫斯克大厅里，在旗帜下的宣誓又重复了前次的誓言——使场面冷落了下来。所有的人都为这非同寻常的场面而感到欣喜。很多人都哭了，而没有哭的人也擦拭着干涸的眼眶，尽力挤出几滴眼泪来。宫

① 利达（1763—1839），宫廷侍卫长，普希金作为少年侍从在宫廷里也从属于他。

②③ 原文为法文。

④ 4月25日。

⑤ 4月22日举行了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的继承人的成年庆典。

廷里人山人海；我应当去见见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扎格里娅茨卡娅，于是便沿着后面的楼梯上去找她，希望没有碰到任何人，然而那里也拥挤不堪。宫廷里的人纷纷抱怨不放他们进教堂，听说那里所有的人都放行的。在最后隆重的场合里，总是会发生很多可笑的事情。菲拉列特[1] 编写了宣誓用的祈祷词。他挑选了皇室备忘录里的一章作为选读章节，附带说一下，在这本备忘录里沙皇收集了富翁、哥萨克中尉和宦官的名单。卡·阿·纳雷什金说，这是为了对侍从巧妙的使用。而城里大家都说，在做礼拜时将为那些宦官祈祷。宦官这个词不得已改成了另外一个词。

数不尽的恩宠。科丘别依被封为首相。

梅尔杰尔[2] 谢世了，这是位善良而廉洁的人，无人可以替代。大公还不知道此事。为了不使他败兴，大家还瞒着他这个消息。直到 28 日的舞会以后才向他公开。阿拉克切耶夫[3] 也去世了，这个独裁者之死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诺夫哥罗德省省督来到彼得堡，带了他患病的消息去见布卢多夫，接受处理伯爵身边文件的指令。"此事与我无关，" 布卢多夫回答道，"您去找宾肯多夫。" 克列固米赫利和伊格纳季耶夫两人被派往格鲁吉亚。

彼得堡到处在传扬刚举行不久的庆典的消息和议论。这些话语令人难以忍受。到处你都会听到同样的内容。只有斯米尔诺娃仍然像以前那样亲切可爱，对周围的喧嚣无动于衷。愿上帝保佑她顺利地分娩，真为她感到担心。

5 月 3 日。在过去的 4 月 28 日，为庆祝大公成年，贵族们筹办的舞会终于举行了。正如大家所说的那样，舞会非常成功。散

---

① 莫斯科总主教。

② 梅尔杰尔（1788—1834），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王储的教师，1834 年 3 月 24 日死于罗马。

③ 阿拉克切耶夫伯爵于 1834 年 4 月 21 日死于诺夫哥罗德省。

场时秩序井然，在聚集着众多老百姓的狭窄的街道上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故。

沙皇去了皇村。

梅尔杰尔是在意大利与世长辞的。大公对他十分眷恋，因而直到舞会结束才告诉他这个噩耗。

下达了关于逗留国外的俄罗斯臣民的命令。这道命令公然违背了彼得三世赋予贵族阶层的权利；但是由于容忍例外，故而它将成为日常所采取的无数空洞的措施之一，使头脑清醒的人们感到愤慨，使政府受到损害。

由于天不作美，5 月 1 日的郊游[①]未能成行，——马车倒准备了 10 辆。然而赫列布托维奇[②]伯爵夫人还是慢吞吞地去了那里：她的娱乐活动实在太少了。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某个村子里的高塔倒塌了，此塔是为了纪念米洛拉多维奇实施了叶卡捷琳戈夫的计划而建立的，有几个在塔上的人丧了身。顺便提提，叶卡捷琳戈夫的城门上有这样的题词：

曾经为赫沃斯托夫歌颂过的偏僻之地[③]！
　　你宣布了俄罗斯本性的吝啬，
　　　　彼得大帝的专制政体
　　　　和米洛拉多维奇[④]的闭塞。

果戈理在达什科夫家朗读了自己的喜剧。达什科夫邀请了维

---

① 指彼得堡近郊叶卡捷琳戈夫的传统郊游。

② 叶列娜·卡尔洛芙娜伯爵夫人，外交大臣涅谢列罗杰之长女。

③ 指赫沃斯托夫伯爵的诗《1824 年叶卡捷琳戈夫 5 月之郊游。致米洛拉多维奇伯爵》。

④ 彼得堡军事总督，为叶卡捷琳戈夫城堡的装修做了很多事。

亚泽姆斯基参加晚会，他谈到了自己的札记：

> 莫里哀同答尔丢夫一起，从中扮演角色，
> 更有甚者，朗贝尔对我信誓旦旦……

维亚泽姆斯基回答道：

> 怎么！朗贝尔伯爵会同他的夫人到来，
> 那么也请上伯爵夫人拉瓦利……

利夫良茨基贵族[1]拒绝审判布林肯，因为他在彼得堡的军团里受过训。看你有什么办法，活该。

5月10日。几天前我收到茹科夫斯基从皇村寄来的短笺。他通知我，我的一封信传遍了全城，沙皇向他谈及此信。我想，问题是出在那几首充斥着丑恶的淫猥词句的下流诗，而公众出于好意把它们归在我名下。然而事情并非如此。莫斯科邮政局把我写给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信拆开，在信中找到了显然用非正式文体写成的有关大公宣誓的情况，并将此一切向警察当局告发。警察局不分青红皂白，便将此信呈交沙皇，而沙皇头脑发热，也没有弄清信的意思。幸而此信交给茹科夫斯基看了，他对此作了解释。一切都风平浪静了。由于我对少年侍从的称号无动于衷，毫无感激之情，沙皇心里很不是滋味。然而我可以作为臣民，甚至作为奴仆，不过我决不会去充当天子的走狗和小丑。但是在我们政府的习俗中有何等深刻的荒淫！警察局竟然私拆丈夫给妻子的书信并把它们送呈沙皇去审阅，而沙皇也毫无愧色地予以承认，并

① 应为库尔良茨克贵族。

让维多克[①]和布尔加林的阴谋有可乘之机。（不管怎么讲，要专制独裁也是不容易的。）

12日。昨日举行了阅兵式，不知怎地并不成功。沙皇把王储关了禁闭，因为他骑马奔驰，而没有小步徐进。

在上届沙皇执政期间，阿拉克切耶夫为格鲁津请求少校军衔，使他能够为自己选择一个接班人，万一他突然去世，可以委请沙皇办理。他既没有写遗嘱，也没有受圣餐就一命归天了，因为他原以为应当能够活到8月30日亚历山大纪念柱揭幕。沙皇授命诺夫哥罗德陆军学校为阿拉克切耶夫伯爵的继承学校，下令此校更名为阿拉克切耶夫陆军学校。

21日。昨日同波列季卡[②]、韦利戈尔斯基和茹科夫斯基一起在斯米尔诺夫家用了午餐。谈话涉及到叶卡捷琳娜。波列季卡讲了几件趣闻轶事。某位切尔特科夫，是个独断专横而又变幻无常的人。有一回他到了宫廷里，祖博夫[③]走上前来，拥抱了他，说道："啊，是你呀，我的美男子！"切尔特科夫一脸不快，他大为恼火，面朝祖博夫说道："先生，我不会用我的姿态去为自己寻找幸运女神的。"大家都默然不语。当时在玩纸牌的叶卡捷琳娜朝祖博夫转过身来说："您记不得某某了（切尔特科夫的名字和父称），可我还记得他，我可以向您肯定地说，他是长得很英俊的。"

她执政的末期使人深感厌恶。康斯坦丁[④]断言，他有一回在塔夫里切斯克宫碰到他的老太婆同祖博夫公爵待在一起。大家都

---

① 维多克，巴黎秘密警察头子，普希金把布尔加林同维多克相提并论。

② 彼得·伊凡诺维奇·波列季卡（1778—1849），外交官，参议员。

③ 布拉东·亚历克谢特罗维奇·祖博夫（1767—1822），叶卡捷琳娜二世最后一位宠臣。

④ 大公。

很愤慨；但是保罗掌了权后，愤慨更是有增无减。拉哈尔普[1]出示了年轻的大公（亚历山大）的信件，信中强烈地反映出这种情绪。我看了他给兰热龙[2]的信，里面说得如此直言不讳。有一句句子使我大为震惊："我的信短且少，因为头顶上悬挂着斧子。"[3]兰热龙当时很不满意，他对我说："那时候既然他给我写了信，把我看作他的朋友，什么都对我说—— 那我对他也是一片赤诚。但现在，我的天，我不打算作茧自缚了。"[4]有一回他写信给拉加尔普说，要是能给自己的人民以自由和宪法，那他宁愿抛弃王位，隐遁美国。波列季卡说："尼古拉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同他兄弟相仿，他的一些想法也是错误的，只是不那么想入非非罢了。"[5]有人谈起沙皇说："他身上有许多准尉的特点，也有一些彼得大帝的特点。"[6]

6月2日。城里都在谈论被任命为驻伦敦代办的梅杰姆[7]。正如市长之妻所说的那样，这是外交上的猜疑。英国没有向我们派遣大使，我们便召回了利文。布莱很不满意。他说："不过梅杰姆太年轻了，只是一名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8]皇上不想接受坎宁格[9]（斯特拉特福德），因为在当大公时，曾经同他有过嫌隙。

5月26日，我登上了轮船，为出发去意大利的梅谢尔斯基夫妇送行。

---

① 1797年瑞士革命活动家，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教师。

② 兰热龙（1763—1831），伯爵，1790年在俄国服役的法国侨民。1822年曾任新罗西斯克总督，与普希金同时住在敖德萨。

③④⑤⑥ 原文均为法文。

⑦ 巴维尔·伊凡诺维奇·梅杰姆（1800—1854），外交官，1834年6月被任命为驻伦敦代办。

⑧ 原文为法文。

⑨ 斯特拉特福德·坎宁格（1788—1880），英国外交官，1833年驻彼得堡大使。

第二天晋见了大公夫人[①]。我们一共去了8个人，其中包括克拉索夫斯基（名声显赫的书报检查官）。大公夫人向他道："您不得不读这些出版物，一定觉得很乏味的。""可不……现时的文学作品枯燥至极，读它们犹如受刑。"[②]大公夫人很快就从他身旁走开。她同我谈到了普加乔夫。

昨日卡捷琳娜·安德列耶芙娜家举行了晚会。她将要去曾经属于我曾外祖父汉尼拔的塔伊齐[③]。在她那里的有维亚泽姆斯基、茹科夫斯基和波列季卡。我很喜欢波列季卡。大家谈了很多关于保罗一世，我们这位浪漫皇帝的轶事。

6月3日。我们在维亚泽姆斯基家午餐，有茹科夫斯基、达维多夫[④]和基谢列夫[⑤]。大家谈到了他在瓦拉几亚的公署。他可能是我们政府官员中最为出色的一个，不包括叶尔莫洛夫这个大骗子。

沙皇伉俪去了彼得戈夫[⑥]。

晚上在斯米尔诺娃家，玩了纸牌、赢了1200卢布。

博尔霍夫斯基[⑦]将军想写日记（甚至已经开始；有一回我在基什尼奥夫逗留时，他还读给我听过）。基谢列夫对他说道："得了罢！你打算写些什么？写看到的东西？""我看到的东西？"博尔霍夫斯基反驳道，"我看到了一些谁也不理解的东西。从我看到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她驾崩那天）赤裸裸的……"

---

① 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大公的夫人叶列娜·巴甫洛夫娜。

② 这段对话原文为法文。

③ 彼得堡城郊的别墅。

④ 达维多夫（1786—1851），地主，维亚泽姆斯基的朋友。

⑤ 巴维尔·德米特利耶维奇·基谢列夫（1788—1872），伯爵。

⑥ 彼得戈夫是圣彼得堡近郊城市，夏宫所在地。

⑦ 博尔霍夫斯基（1775—1852），退役少将，普希金的老相识，曾参与过谋杀保罗一世的活动。

费克列蒙伯爵病得很重。他的家人十分担忧。叶丽莎[1] 在他家里寄居。

19 日。寄了 1000 卢布给纳肖金[2]。感谢上帝！关于他儿子夭折的传闻是虚构的。

两星期前，这里收到了关于科丘别依公爵逝世的消息。这个消息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沙皇深为悲痛，新大臣们都垂头丧气。看来，这样无足轻重的人物之死本不应当对事业的进程造成任何变故，然而俄罗斯在政府人才方面是如此匮乏，竟然无人可以替代科丘别依！这就是对他的评价："他极善于斡旋调停。他是解决难题的高手，平息纷争的行家，等等……"[3] 没有他的到场有时会议开不下去，差点要打起来，只好不得已派人去把他这个病号找来，以便靠他的出席来平息风波。问题在于他是位非常有教养的人，而这样的人我们这里太少了，真是要多谢了。关于科丘别依有人是这样写的：

在这块石碑下躺着维克多·科丘别依伯爵，
他一生中为人们做了些什么好事，
我若不知道，就让鬼把我掐死。

我同意；然而有人给我写了一首讽刺诗，政府又对我愤愤不满。

普鲁士皇太子偕同他的夫人来到此地。马车载着她沿着彼得戈夫大道行驶，她的眼睛痛得很厉害。

---

① 著名统帅库图佐夫的女儿。

② 巴维尔·沃伊诺维奇·纳肖金（1800—1854），普希金的朋友。

③ 原文为法文。

7月22日。过去的一个月真是狂风巨浪。我差一点同宫廷闹翻，——但是现在一切都已解决。然而我是劫数难逃的。

梅宗[1] 元帅在操演时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差一点没有被模范团踩得粉身碎骨。

阿伦特宣称，他没有生命危险。在奥斯捷尔利茨近郊[2] 他彻底粉碎了近卫骑兵。有施必有报。

克里姆林宫里的最后一幢私人宅邸是属于特鲁别茨基公爵的。叶卡捷琳娜将它买了下来，把元老院安置在那里。

8月9日。特罗辛斯基[3] 在保罗执政末期失了宠。解职以后，他请求告老返乡。沙皇故意与他为难，不准他离开城市。特罗辛斯基留在彼得堡，待在家里，什么地方也不去，早起早睡。有一天，半夜两点钟，一名传令官来到他的大门口。大门紧闭着，全家都在睡觉。他敲了敲门，没有人出来。传令官便在融化了的雪中找了一块石头，扔进了窗户。屋里的人醒了，走出来开门——一家人都匆匆地跑到正在酣睡的特罗辛斯基身旁，通知他，皇上召他前去，传令官已来请他。特罗辛斯基起了床，穿好衣服，坐上雪橇便出发了。传令官径直地将他带到冬宫。特罗辛斯基不清楚，到底要拿他怎么样。最后他看到把他带到了亚历山大大公的宅邸。于是猜到国内发生了变故。在办公室门口巴宁迎接了他，拥抱了他，并向他祝贺有了新的国王。特罗辛斯基发现沙皇穿着军服，支肘于桌上，泪流满面。亚历山大奔过来搂住他的脖子说："当我的教导员吧。"于是立即拟好了宣言书，并由毫无办事能力的沙皇签了字。

---

① 指若泽夫伯爵（1771—1840），法国贵族，元帅，曾任法国驻奥地利大使，后任驻俄国大使。

② 在1805年11月20日的战斗中，近卫骑兵团遭到了重创，几乎被消灭了一半。

③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宫廷大臣。1800年被保罗一世解职。

11月28日。在3个月里我什么也没有记载。我不在场——我在亚历山大纪念柱揭幕前5天就离开了彼得堡，为的是避免同少年侍从——我的同伴们一起参加竣工典礼。我在莫斯科逗留了数小时——看到了由于头脑里的风湿症而变得痴呆的亚·拉耶夫斯基。也许这种现象会过去。然后，我出发去卡鲁格换乘邮政马车，那里阒无一人。在塔鲁金诺[1]，我差一点没有被喝醉酒的车夫打死。然而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要求。"我们算是什么强盗?"他们对我说，"我们被授予自由的权利，为了向我们表示敬意还树起了石碑。"鲁米扬采夫伯爵并没有由于他树立的纪念碑而受到人们的赞扬，人们确信，建造教堂更为得体。我对此深表赞同。教堂以及附属于它的学校要比上面有老鹰和长篇题词的纪念碑更为有益，我们那些没有文化的农夫对这些题词好久也搞不清楚。我在厂里[2]住了2个星期，随后把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送到莫斯科，而我自己却去了尼日哥罗德的农村。村里的管家们蒙哄了我，而我在他们面前也冒充内行，但看来不太成功。到10月15日我返回了彼得堡，以后就在那里待着。我的《普加乔夫》已经出版。我一直在等待着沙皇从普鲁士返回。[3]昨晚他回来了。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把这个消息带到了布图尔林举办的舞会上。舞会办得非常精彩。3点钟回家。

12月5日。明日本应进宫。我还没有军服。无论如何我不会同我那些少年侍从同伴们，那些18岁的乳臭未干的年轻人一起去晋见。沙皇会火冒三丈的，可我有什么办法？事到如今就让你们

---

① 卡卢加省博罗夫斯克县的一个村子，鲁米扬采夫伯爵的领地。1812年10月6日在此地同法军进行了战斗，为了纪念俄军的胜利，鲁米扬采夫解放了该村所有的农奴，并建立了纪念碑。

② 指卡卢加省的亚麻布厂，属普希金岳父母冈察洛夫夫妇所有。

③ 尼古拉一世去了柏林，他不在就无法决定是否出售已印刷好的《普加乔夫》。

去挖苦吧。

今年他待在莫斯科的这段时间里，胡闹的事可真不少。莫斯科虽然已今非昔比，但是贵族们的荒淫生活却依然如故，贵族派头的不付诸行动的心愿。[1] 沙皇对于接替叶卡捷琳娜时代的准将们的那些老议员们很少关心，——看到他向年轻的多尔戈鲁科娃公爵[2] 夫人（萨什卡·布尔加科夫的女儿！——鸣不平者愤慨地说）献殷勤时，他们牢骚满腹。

有一回，沙皇走到后台，在台上同莫斯科的女演员们谈笑风生；这一点使公众尤为不悦。在他逗留期间，还逮住了一名纵火犯。米·戈利岑公爵主动承担了警察密探的职责，他穿戴得像个犹太人等等。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纪里！——在下诺夫哥罗德，沙皇却显得极其严峻，他接见贵族们时很不耐烦。他们都胆战心惊，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我也不知道）。

晚上列克斯举行了舞会。我是 1821 年在基什尼奥夫认识他的。当时他没有床，他是同一名官员一起睡的，上面盖着一件长襟皮袄。我第一个向因佐夫透露，列克斯是一位聪明的实干家。

同一天，萨尔特科夫家也举行了舞会，N.N. 说："这就是脏女人，叶尔莫洛夫的妻子。"[3] 叶尔莫洛娃和库尔娃莉（莫罗将军的女儿）穿得最差。

我 6 日还是没有进宫——佯称生病。沙皇想派传令官或者阿伦特来召我去。

12 月 18 日。前天我终于还是去了阿尼奇科夫宫。这一切我会详细地记叙下来的，对未来的瓦尔特·司各特有益。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她是莫斯科邮政局长布尔加科夫的女儿。

③ 原文为法文。

宫廷的侍从一大清早就拿了请柬来见我：8点半去阿尼奇科夫宫，我必须穿燕尾服，而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可像平常一样。9点钟我们到了那里。在楼梯上我遇见了博布林斯卡娅伯爵老夫人，她总是代我遮掩，使我摆脱困境。她发觉我戴了一顶有羽饰的三角帽（不合款式：到阿尼奇科夫宫的人都戴圆顶帽；然而这还没有完）。客人已经来了很多；舞会以四人一组的舞蹈开始。皇后浑身上下都穿着洁白的衣服，戴着蓝宝石头饰，沙皇身穿近卫军骑兵的戎装。皇后显得分外俏丽。博布林斯基伯爵发现我的三角帽，便吩咐下人给我拿来一顶圆顶帽。给我的那顶帽子，沾满了发油，把我的手套也弄得油腻而染黄了。——总的来说，这场舞会我很喜欢。沙皇在待人接物方而非常随和，完全像在家里一样。参加舞会的还有肯宁和威灵顿的年轻的儿子们[1]。有人问杜罗他对舞会的看法。“我讨厌这样。”他回答道。“为什么呢？”“大家都得站着，而我喜欢坐[2]。”我同连斯基[3]谈起了密茨凯维奇，随后又谈到了波兰。他打断了话头，说：“亲爱的朋友，这儿可不适宜谈论波兰。最好找个中立处，譬如到奥地利大使家去谈[4]。”舞会在1点半钟结束。

同一天的上午，我在宫廷花园里遇见了大公。“你一个人在这里高谈阔论些什么？”“我在散步。”“我们一起走。”我们谈到了谢顶的问题。“你们不是一家人。在您的家族里男人很年轻就秃发了。”“亚历山大沙皇和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很早就谢了顶，那是因为在我父亲那时候就搽粉，梳发；在冰冻的天气里发油凝结，头发便脱落了。有没有什么新鲜的双关语？”“有是有的，就是不

① 12月2日有一批外宾晋见尼古拉一世，其中有法国旅行家库尔瓦里伯爵、英国旅行家杜罗侯爵、威灵顿公爵之子和肯宁。

②④ 这几段话原文均为法文。

③ 分管波兰贵族事务的国务会议御前大臣助理。

太精彩，我不敢奉献给殿下。”“我也没有；我冻坏了。”把大公送到桥边，我向他鞠了一个躬（大概不符合礼节）。

昨日（17 日）傍晚在S家里。同诺丁[1]谈起了俄罗斯贵族、纹章和叶卡捷琳娜一世的家庭等等。我们的纹章越来越新颖。所以维亚泽姆斯基和尔热夫斯基公爵的纹章上是大炮。我们很多的老贵族是没有纹章的。

12 月 22 日，星期六。星期三我在希特洛娃娅家作客。同大公谈了很久[2]。谈话涉及到杂志：“你想想看，《北方蜜蜂》里刊登的文章有多么愚蠢；内容是有关沙皇在莫斯科的逗留。《蜜蜂》说，‘沙皇陛下巡视了大教堂后返回皇宫，站在前门的台阶上向大众深深地（深深地！）鞠了一躬。’这还不够，那位傻瓜记者继续写道：‘看到伟大的沙皇在莫斯科公民前面低下神圣的头颅是多么令人赞叹呀！’——不要忘了，连小铺老板们也在谈论此事。”大公是对的，这位记者当然愚蠢极了。后来话题又转到了贵族们。大公是反对关于荣誉公民的法令的：为什么要去阻碍有功之人达到沽名钓誉的最高目标呢？为什么要编造第三等级[3]，这个反叛和对立的永恒的自然现象呢？我觉察到，或者是国家并不需要贵族阶层，或者是它应当受到保护，非要有沙皇个人意志才能进入。如果其他身份的人也能进入贵族阶层，例如官衔的晋级，不是根据沙皇的特殊意志，而是根据服役的顺序办事，那么很快贵族将不复存在，或者（反正一样）都将成为贵族。至于说到第三等级，那么我们古老的贵族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的领地被无数次地割据而损耗殆尽，他们受到过良好的教养，对贵族制度深恶痛绝，他们

① 瑞典驻彼得堡大使馆秘书。

② 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对1834 年9月13 日出版的第206 期《北方蜜蜂》所刊登的文章非常气愤，文章中描绘了9 月 7 日尼古拉一世驾临莫斯科的情况。

③ 原文为法文。

要求得到权利和财富。如此古怪的反叛现象在欧洲也不曾有过。是谁12月14日在广场上示威？清一色的贵族。他们究竟有多少人参加了第一次新的暴动？我不知道，似乎有很多。谈到老贵族阶层时，我说："我们同皇帝一样正直，而您……"[①] 等等。大公非常和蔼和坦率。"您是我们家族的成员，"[②]我对他说，"罗曼诺夫家族的所有成员都是革新者和破坏者。""谢谢你把我当作雅各宾党人来赏识！我很感激，我缺少的就是这样一种声誉。"[③]谈话又转到殿下喜爱的话题，教育上。我对他讲了很多事情。上帝保佑，但愿我的这番话语能起到一点点好的影响！

书刊检查官尼基坚科被关了禁闭，起因是杰达留在斯米尔京主编的《文库》里登载了弗·尤戈的一首颂诗的译文，这首颂诗具有下述深刻的涵义：假若我是上帝，那为了换取梅列娜或赫洛娅的亲吻，我宁愿献出天堂和天使。总主教（他有空会读到我们的无稽之谈的）向沙皇控告，恳请陛下保护正教不受杰达留和斯米尔京的攻击。由此引起了一场风波。克雷洛夫说得好：

> 我的朋友，假若你成了上帝，
> 这样的蠢话你决不要说起。

反正都一样，他向我指出，可要是我的话，我就写：假若我是主教，那我就全身穿着法衣，去跳法国的卡德里尔舞。可是一切都是格林卡（费多尔）的过错。在他唱完雄壮的圣歌后（在圣歌里他强迫上帝说杰尼斯·达维多夫的语言），书报检查官想，他[④] 已经着手处理这件严重的事情了……

---

①②③ 这几段对话原文为法文。

④ 指上帝。

格林卡的圣歌真是滑稽可笑。

1835 年

1 月 8 日。我们用谗言恶语来开始这新的一年，幸而……

还在不久以前钻石和宝石都不值什么钱。谁也不需要它们。赎回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抵押在莫斯科当铺里的钻石后，我不同意把它们低价出售掉，不得已转卖到私人手里。现在我才知道，钻石又升值了。皇室宝库也需要它们，究竟是什么原因？

不久前沙皇命令沃尔孔斯基[①]公爵从宝库里给他取一只最贵重的鼻烟盒来。只有一只价值 9000 卢布，再贵的就找不到了。沃尔孔斯基公爵取来了烟盒。沙皇觉得这只鼻烟盒太寒酸了。“再贵就没有了。”沃尔孔斯基回答道。“如果是这样，那就没有办法了，”沙皇回答道，“我原想送你一件礼品，你拿去吧。”你们想象一下这位老守财奴的嘴脸吧。从此就开始需要钻石了。现在宝库里已经收藏了价值 6 万卢布的烟盒。

公爵小姐从我这里拿去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日记，看了这些日记就气疯了。

6 日，索·米·斯米尔诺娃，这位可爱而年轻的姑娘与世长辞了。

去年年底，我的大姨乘了我的马车去向大公夫人贺年。她的奴仆同看门人发生了口角。警卫长马尔蒂诺夫将他关了禁闭，于是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被迫没穿皮袄在门口足足等待了 4 个小时。近 50 年来警卫室都被那些混蛋们所把持，然而像马尔蒂诺

① 彼得·米哈依洛维奇·沃尔孔斯基（1776—1852），宫廷大臣，尼古拉一世的亲信。

夫这样的畜生，我们还没有见到过。

6日举行了宫廷舞会（非正式的化装舞会）。宫廷人员都穿着保罗一世时代的制服；帕宁伯爵（大臣的同事）身穿儿童服装。博布林斯基打扮成布雷兹加洛夫（米哈伊洛夫斯克城堡的看守人，穿着他那件滑稽可笑的制服的半疯老头，身边伴随着两名穿着小丑服装的流浪儿子。对后代来说真是精彩）。沙皇装扮成伊兹马伊洛夫斯克团的上校等等。直闹得满城风雨，大家都认为这一切实在不成体统。

2月。从1月起我就为彼得的事情奔忙。只参加过三次舞会，并早早就离场了。对于宫廷的流言蜚语我很少去关心。这对子孙后代来说一文不值。

最近几天，菲克尔蒙伯爵在剧院里说道："彼得堡剧院之所以没有上演《帕特伦德与拉通》[①]是由于丹麦大使布鲁姆（我们这里最老的间谍）交涉的结果，"他又附加说："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在戏剧中并非只有丹麦问题。"[②]我又补充了一句："不光是在欧洲。"[③]

费拉列特[④]对帕夫斯基[⑤]告了密，好像说他是路德教徒。于是帕夫斯基被大公解了职。总主教和宗务院证实了费拉列特的怀疑。沙皇说，在宗教事务方面他不是裁判员；然而他和蔼地同帕夫斯基告了别。实在对这位聪慧、饱学而善良的牧师感到惋惜！有的人并不喜欢帕夫斯基。希什科夫让神甫充斥着科学院，但无论如何也不愿接纳帕夫斯基为科学院院士，就是因为他懂犹太语，能

---

① 斯克利布的五幕喜剧，1833年底在巴黎舞台上公演，剧情涉及法国1830年7月革命形势。

②③ 原文均为法文。

④ 费拉列特，莫斯科和科洛姆纳市的总主教。

⑤ 帕夫斯基（1787—1863），彼得堡神学院教授，语言学家。

证明院长老底中的某些荒唐的东西。总主教把帕夫斯基的职位让给了科奇托夫神甫，这个老奸巨猾，爱挑是非之徒。沙皇不想要他，便选择了另一位据说品行非常端正的人。此人来晋见了总主教，而这个狡猾的家伙说："是我把您推荐给皇上的。"这是想骗谁呀？[①]

读者中有很多人谴责我的《普加乔夫》，更糟的是他们不再买这本书。乌瓦洛夫极为卑鄙。他狂呼乱叫，把我的作品说成是一部具有煽动性的书。他的爪牙敦杜科夫[②]（混蛋和酒鬼）利用他的书报检查委员会来对我进行迫害。他不同意仅凭皇上单方面的恩准我就可以出版自己的作品。真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顺便提一下乌瓦洛夫：这是个大坏蛋，大骗子。他的淫荡生活是妇孺皆知的。他如此下贱，竟然充当坎克林子女的听差。有人说他是以……起家的，后来充当了一名保姆，竟然当上了科学院院长，就像达什科娃公爵夫人当上了俄罗斯学院院长一样。他窃取过公家的取暖木柴，至今他身上的这笔账还未彻底还清（他有 11000 名奴隶），他利用国家的钳工来为他干私活，等等，等等。达什科夫[③]（大臣）过去与他交往甚密。有一次他遇到茹科夫斯基同乌瓦洛夫手挽着手，便把他引到一边说："你怎么不怕难为情，公然同这样的人在一起散步！"

书报检查机关没有通过我那篇关于金色公鸡的童话中的下列诗句：

统治吧，你侧身躺着，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敦杜科夫（1794—1869），彼得堡书报检查委员会主席。

③ 达什科夫（1784—1839），当时为司法大臣。

也没有通过以下诗句：

> 童话原属虚构，可里面却有寓意，
> 对善良的小伙子是个教训。

克拉索夫斯基[1]的时代又回来了，尼基坚科要比皮鲁科夫[2]更为愚蠢。

① 克拉索夫斯基（1780—1857），以压制自由言论而闻名的书报检查官。

② 皮鲁科夫（1772—1844），彼得堡书报检查委员会检查官。

回 忆 录

杰尔查文

我平生只见过杰尔查文一次，然而我将永生难忘。那是发生在1815年皇村学校的公开考试时。我们当时听说杰尔查文将光临我们学校，大家都分外激动。杰尔维格走到楼梯口，准备恭迎他，想亲吻一下他那只写过《瀑布》的手。杰尔查文来了。他走进了门厅，杰尔维格听到他向门卫打听："老兄，这里的厕所在哪里？"这个平淡无味的问话使杰尔维格大失所望，于是他打消了原本的意图，返回了大厅。杰尔维格以令人诧异的天真和兴奋向我讲述了这件事。杰尔查文显得老态龙钟。他身穿军服，脚登软底靴。我们的考试使他疲惫不堪。他坐在那里，用手支着脑袋。他的脸毫无表情，目光暗淡，嘴唇下垂：他的肖像（头戴无缘帽，身穿长袍，在什么地方陈列着的）同他一模一样。他一直在打盹，直到开始进行俄罗斯民间创作考试时才苏醒。这时，他活跃了起来，两眼炯炯发光：他整个人都改变了一个样子。自然，有人吟诵了他的诗作，然后进行了分析，并不时地加以赞扬。他以非同寻常的热忱聆听着。最后轮到了我。我站在离开杰尔查文两步的地方，朗诵着我的《皇村回忆》。我无法描绘我当时的心态：当我读到写有杰尔查文大名的诗句时，我那童音就像银铃那样清脆，我的心脏

由于狂喜而怦怦直跳……我记不得我是如何结束我的朗诵的，也记不得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杰尔查文惊喜不已，他呼叫着我的名字，想拥抱我……大家去找我，可是没有找到……

卡拉姆津

……………自由思想的刊物。

疾病暂时打断了我所选择的生活方式。我患了湿热病。莱顿对我的康复没有作出担保。我的家人陷于绝望之中；然而，经过了6个星期我竟然恢复了健康。这场疾病给我留下了愉快的印象。朋友们经常来探望我；他们的谈话缩短了那枯燥寂寞的夜晚。康复的感觉是一种最为甜美的感觉。我还记得我期待着春天来临的那种焦急的心情，虽然一年中这段时间通常会给我带来忧郁苦闷，甚至会危害我的健康。然而在我患病期间，那沉闷的空气和紧闭的窗户使我如此厌烦，以致春天会以它那诗歌般的魅力出现在我的想象之中。这事发生在1818年2月里。卡拉姆津的《俄国史》前8卷问世了。我躺在床上贪婪而聚精会神地读完了这8卷。这部书的出版（就是应当出版）引起了极大的风波，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3000套一个月就一售而空（这种情况连卡拉姆津本人也根本未曾预料到）——这在我们的国家里是绝无仅有的例子。所有的人，甚至上流社会的妇女们都迫不及待地去阅读至今她们知之甚少的自己祖国的历史。对她们来说，这部历史是新的发现。古老的俄罗斯似乎被卡拉姆津所发现，就如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在一段时间里，人们别的什么都不谈。当我恢复健康，重新进入上流社会的时候，各种流言正传得热火朝天。坦白地说，这些流言能够使任何人打消追逐荣誉的兴致。我听到了上流社会对卡拉姆津《俄国史》的精神实质和遣词用字的见解，我无法想象

有什么东西能比这些见解更为愚蠢了。有位夫人[1]，顺便说一下，是位非常值得尊敬的夫人，当着我的面，翻开了第二部，大声地读了出来："'**弗拉基米尔收养了斯维亚托波尔克为子，然而并不爱他……**'然而！为什么不用**但是**？而用**然而**！这是多么愚蠢！您有没有感觉到您的卡拉姆津的贫乏之处？**然而**！"在杂志里并没有人批评他。卡切诺夫斯基还专门为他撰写了一篇序言。

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有能力去深入研究卡拉姆津的巨著——然而也没有人去感谢那位在取得最为得意的成就时隐遁在书房里，把一生中整整12年赋予了默默无闻、孜孜不倦的劳动的学者。《俄国史》的注释证明了卡拉姆津的博学多才，而这些才智早在那些年代里他已拥有，那时候对普通人来说，完整的教育与学业早就结束，为求职而奔波替代了追求启蒙的努力。——年轻的雅各宾党人恼怒了；被事件的忠实阐述而雄辩地推翻了的那些有利于专制制度的个别论点，在他们看来是极端的粗暴与侮辱。他们忘记了，卡拉姆津是在俄罗斯出版他的《俄国史》的，沙皇使他免于接受书刊检查，由于这种信任的表示，在某种程度上就赋予卡拉姆津尽可能谦逊和节制的义务。他以一位历史学家的全部忠诚去阐述，到处引用文献资料——还能更多地要求他什么呢？我再重复一遍，《俄国史》不仅是一位伟大作家的著作，而且也是一位诚实人的功绩。

上流社会的某些人以书面形式来抨击卡拉姆津。尼基塔·穆拉维约夫，一位聪明而易冲动的年轻人，对序言或前言作了评论：序言……米哈·奥尔洛夫在给维亚泽姆斯基的信中埋怨卡拉姆津为什么没有把**有关斯拉夫人的起源的某种出色的假说**放进《俄国史》的开篇中去，也就是说他要求的是历史小说——真是新鲜、大

① 指戈里琴娜公爵夫人。

胆！有些爱胡闹的人在饭后茶余竟用卡拉姆津的文体去改写李维乌斯[①]的罗马史的前几章。那些不懂得专制制度有极大益处的塔尔克维尼时代的罗马人和判处其子民们死刑的帕罗特——当然，都是非常可笑的，**因为作为共和国的创造人是很少以其温和的感情而博得称道的**。有人把一篇极其精彩的俄语短评[②]归到了我的名下；这并不是我一生中最为优秀的特点。

顺便提一下一个卓越的特点。有一回，他当着我的面讲起了一些他所喜爱的荒唐事。为了同他争辩，我说："因此，您宁要奴役不要自由。"卡拉姆津火冒三丈，他称我为诽谤者。由于我对这位优秀人物的才华本身深为敬佩，我沉默不语。话题换了一下。很快卡拉姆津感到问心有愧，便像往常那样，在同我道别时，他责备了我，又仿佛为自己的急躁而表示了歉意："您今天对我所讲的话，就连希赫马托夫、库图佐夫[③]也没有对我讲过。"在6年的交往中，只有在这种场合他才当着我的面提到他的敌手，看来他对他们也没有任何恶意，更不必说对希什科夫了，他简直喜欢上他了。有一回，我们出发去巴甫洛夫斯克，他一面挂绶带，一面斜着眼睛看我，不禁笑了起来。我也憋不住，我们两人都哈哈大笑……

① 李维乌斯（公元前59年—公元前17年），罗马历史学家，著《罗马史》142卷。

② 指："在他的《历史》中有的是文雅、纯朴……"

③ 库图佐夫（1767—1829），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卡拉姆津在文艺和政治上的敌手。

同亚历山大一世假想的交谈

要是我什么时候当上沙皇，那我就把亚历山大·普希金召来，对他说："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您的诗写得太精彩了。"亚历山大·普希金带着某种谦逊的困惑向我鞠了一躬，而我继续说道："我读过您的颂诗《自由》。这首诗写得有点暧昧，是稍微经过了一番思考的，然而有三行诗写得非常出色。您的举止很不谨慎，可是您并不企图在大众的眼里，用传播荒谬的诽谤[①]来将我抹黑。您可能有一些根据不足的见解，但是我看得出，您尊重真理，甚至也尊重沙皇身上的个人名声。""啊，陛下，为什么要提起这首幼稚的颂歌？您最好读一读《鲁斯兰和柳德米拉》，读 3 到 6 章，如果不能读全篇的话；或者读一读《高加索的俘虏》的第一章；或者《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奥涅金》正在排版：我将荣幸地寄上两本给伊凡·安德尔·克雷洛夫[②]，供陛下的图书馆用，假如陛下有时间的话……""得了吧，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我们皇室的规矩是：不要多管闲事，但遇事也不要推托。请问，怎么您能同因佐夫和睦相处，而就不能同沃隆佐夫[③]和睦相处？""陛下，因佐夫是位善良而受人尊敬的老人，他是位天生的俄罗斯人；他宁愿喜欢他所有相识和不相识的同胞，也不喜欢头号的英国浪子。他已不能为事业而奔波，他已经不是 18 岁了；如果说从前他身上曾洋溢过热情，那么现在这些热情已经早就烟消云散了。他信赖高尚的感情，因为他自己就有高尚的感情；他不怕别人的

① 谣传亚历山大一世曾参与了对自己的父亲保罗一世的谋杀案。

② 当时的公共图书馆馆员。

③ 此处与普希金 1824 年 7 月 14 日从敖德萨寄给屠格涅夫的信相符："我同因佐夫的关系很好，这不奇怪，而同沃隆佐夫无法和睦相处。"

嘲笑，因为他很超脱；他从来也没有遭到过应得的讥讽，因为他对所有的人都彬彬有礼，从不卤莽行事，也不相信敌人的诽谤。陛下，请您回想一下，有人把一切自由的字眼、一切违法的作品都妄加在我的头上，就如同把一切俏皮的谰言都妄加在齐齐阿诺夫公爵的头上一样。我并不希望为了得到好的名声而否认那些粗制滥造的诗篇，而对于那些精美绝伦的诗作，我承认，我无法否认，难以饶恕的弱点。”“但是您莫非是个投机分子？那可完全没有用处。”“陛下，怎么可以单凭写给同伴的一封信来判断一个人，难道可以把学生开的玩笑当作罪行，而把两句空洞的词句[1] 判作公开的说教？我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您是当今欧洲所有君主中最为优秀的君主（然而我们将看到，查理十世将会是怎么样的一位君主），但是您对待我的最近一个举动[2] ——我大胆地以您自己的良心为凭——完全违背了您的准则和受过教育的思想方式……”“您承认，您总是指望我的宽大吧?”“这对陛下并非是一种侮辱，您看我的指望落空了……”

于是普希金大为恼火，对我说了很多过头的话，一气之下，我就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在那里他写下了押韵而韵脚各异的长诗《叶尔马克》或《库丘姆》。

霍　　乱

1826 年年底，我经常同一位杰尔帕特大学生会面。（如今他是位骠骑兵军官，他把他的德语书、啤酒和年轻的角斗士拿去换取了一匹栗色马和一堆波兰垃圾。）他懂得的很多东西都是在大学里

① 指关于《纯粹的投机主义》和《神圣的忏悔》。

② 把普希金流放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

学到的，同时也像我们那样学会了跳舞。他的谈吐很简洁，也很傲慢。他对一切都有一种一成不变的见解，并期待着亲自去验证。他感兴趣的是那种我连想也没有想到过的东西。有一回，他同我下棋，他用马把我的国王和王后将死后，对我说道："霍乱病已经接近我们的边境，再过5年我们这里也将流行。"

关于霍乱我过去并不太懂，虽然1822年摩尔达维亚的公爵老夫人，脸色白一阵，红一阵，当着我的面死于这种疾病。我便向他细细询问。大学生向我解释道，霍乱是一种流行病，在印度它不仅传染给人类，而且还传染给动物，甚至植物，它像一根黄色的带子沿着河流向上游蔓延。根据某些人的观点，霍乱产生于腐烂的果实，还有其他等等，这一切我们后来才听得很多。

就这样，在普斯科夫省的一个偏远的县里，年轻的大学生和您那最忠顺的仆人，大概是全俄罗斯仅有的几个谈论着这场灾难的人。5年以后它就成了全欧洲的见证。

5年后，我待在莫斯科，家庭状况要求我务必去处理下诺夫哥罗德的一个村里的事务。临行前，维亚泽姆斯基给我看了他刚收到的一封信：信中谈到霍乱已经从阿斯特拉罕省飞速地蔓延到了萨拉托夫省。根据所有的情况来看，下诺夫哥罗德省也在劫难逃(对莫斯科我们还不必担心)。我抱着淡漠的态度去了，这种态度是我逗留在不文明的人中间所必须持有的。他们不害怕瘟疫，相信命运和难以言表的预防措施，而在我的想象中霍乱属于一种瘟疫，就如同挽诗属于颂歌一样。

我的朋友们那里一切都很正常(或者说，习惯性的杂乱无章，反正都是一样)，他们为此还谴责了我，郑重其事地说，轻率的冷酷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勇气。

在路上我遇到了一个被霍乱驱逐出来的马卡列耶夫赶集女人。可怜的赶集人！她就像被抓住过的小偷那样逃跑，还来不及

清点她的钱包，就把一半货物丢撒得满地都是！

要折回去似乎我也没有这个胆量，我继续往前赶路，也许就像您去参加决斗那样：情绪沮丧，又极不甘心。

我一到达那里，就发现我周围的村子都被封锁，并建立起检疫所。老百姓们都怨声载道，他们不懂得严格的必要性，他们宁可接受不可知的灾难，也不要他们所不习惯的束缚。到处都发生了骚乱。

我干我自己的事情，重读柯尔律治的作品，撰写童话故事，不去邻居家串门。与此同时，我开始考虑返回莫斯科，但又担心检疫所是否会放行。10月2日那天，我突然得到了莫斯科也发生霍乱的消息。这使我惊恐万分——在莫斯科……然而有关这件事是以后某个时候才知道的。我立即上了路，奔驰而去。经过了20俄里，我的车夫停了下来：关卡！

有几名汉子手持粗木棍把守着某条河流的渡口。我向他们打听，为什么他们站在这里手持木棍不准任何人通过。我向他们说明，大概什么地方建立了检疫所，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我就会碰到它的。为了作为凭证，我给了他们一枚银卢布。汉子们同意了我的说法，让我渡过了小河，并祝我长命百岁。

乌沙科娃姐妹纪念册中的人名录[①]

娜塔丽娅（Ⅰ）
卡杰琳娜（Ⅰ）
卡杰琳娜（Ⅰ）
卡杰琳娜（Ⅱ）
阿格拉娅
卡吕普索

① 该人名录记于1829年，是普希金1829年前所熟悉的女性名单。两组名单中，有些人名一目了然，有些人名指称不详。

普利赫丽娅
阿玛利娅
埃利莎
叶夫普拉克西娅
卡杰琳娜（Ⅳ）
安娜
娜塔丽娅
玛丽娅
安娜
索菲娅
阿列克山德拉
瓦尔瓦拉
维拉
NN
阿夫多基娅公爵夫人
娜斯塔西娅

安娜
安娜
安娜
瓦尔瓦拉
伊丽莎白
娜杰日达
阿格拉费娜
柳博芙
奥尔加
叶甫盖尼娅
阿列克山德拉
叶莲娜
叶莲娜
塔吉雅娜
阿夫多基娅

札记提纲之一

我父亲的家庭[①] ——他所受的教育——法国教师。翁特先生、秘书马丁先生。父亲和叔父在近卫军中[②]。他们在文学界的相

① 普希金的祖父，列夫·亚历山大罗维奇（1723—1790），他的第二位妻子，奥丽加·瓦西里耶芙娜（1737—1802）以及他们的孩子：瓦西里、谢尔盖、安娜和伊丽莎白。

② 谢尔盖·列沃维奇·普希金（1770—1848）和瓦西里·列沃维奇·普希金均曾服役于伊兹玛伊洛夫斯克近卫军。

识。外祖母和她的母亲[①] ——她们的贫困。伊凡·阿勃拉莫维奇[②]。父亲的婚姻。叶卡捷琳娜驾崩。奥尔加的出生。父亲退役，去莫斯科。我的出生。

最初的印象。尤苏波夫花园——地震。[③] 奶妈。母亲去农村。最初的烦恼。家庭女教师[④]。初恋[⑤]。列夫的诞生。我的不愉快的回忆。尼古拉之死[⑥]。蒙福尔[⑦] ——鲁斯洛[⑧] 卡·普·和安·伊凡。无法忍受的处境。阅读的嗜好。我被带到彼得堡[⑨]。耶稣教徒[⑩]。屠格涅夫[⑪]。皇村学校。

1811 年

瓦西里·列沃维奇叔叔。德米特利耶夫。达什科夫。布鲁多夫。同什的宣战。安·尼.[⑫] 上流社会的生活。皇村学校。开学大

---

① 普希金的外祖母玛丽娅·阿列克赛耶芙娜（1745—1818）曾嫁给奥西普·阿勃拉莫维奇·汉尼拔，后被遗弃，与女儿娜杰日达·奥西波芙娜（1775—1836）住在一起。

② 奥西普·阿勃拉莫维奇·汉尼拔之兄伊凡·阿勃拉莫维奇（1731—1801），中将。

③ 1802 年 10 月 14 日在莫斯科发生轻度地震。

④ 教普希金英语的英国太太贝丽以及通常操俄语的德国女教师。

⑤ 普希金可能指舞蹈教师依奥盖列举办的儿童舞会上与之邂逅的小姑娘索菲娅·尼古拉耶芙娜·苏什科娃。

⑥ 普希金之弟，尼古拉生于 1801 年，卒于 1807 年 7 月 30 日。

⑦ 伯爵，法国侨民，音乐家兼画家。

⑧ 普希金的法国家庭教师及其姐妹。

⑨ 1811 年 7 月中旬，普希金被送到彼得堡，进入其叔父为他安排的皇村学校就读。

⑩ 指的是为确定普希金进入彼得堡《基督中等学校》的初步谈判。

⑪ 指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是他安排普希金进入皇村学校。

⑫ 指安娜·尼古拉耶芙娜。

典[1]。皇上。马林诺夫斯基[2]、库尼岑[3]，阿拉克切耶夫。我们的长官。我的处境。哲学思想。马丁主义。我们赶跑了皮列斯基[4]。

1812 年

1813 年

皇后在皇村[5]。科丘别依伯爵小姐。马林诺夫斯基之死——紊乱，恰奇科夫[6]，弗罗洛夫——15 年。

1814 年

考试，加利奇·杰尔查文——诗歌创作——逝世[7]。

关于占领巴黎的消息[8]。马林诺夫斯基之死。无政府状态。医院。母亲到来。父亲到来。诗章等。对同学的态度。我的虚荣心。

---

① 1811 年 10 月 19 日皇村学校在隆重的气氛中举行了开学大典。

② 华西里·费多罗维奇·马林诺夫斯基（1765—1814），皇村学校的首任校长。

③ 库尼岑，在皇村学校的开学大典上致词。

④ 皮列斯基（1780—1859），于 1811 年至 1813 年任皇村学校学监，伪君子，神秘派教徒，由于迫害学生而受到学生们的仇视，后于 1813 年被迫离职。

⑤ 指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皇后，为亚历山大一世所遗弃，孤身一人住在皇村。

⑥ 恰奇科夫（1779—1842），德语翻译，曾任皇村学校学监。

⑦ 显然此处系记载的错误，杰尔查文逝世于 1816 年。

⑧ 巴黎于 1814 年 3 月 19 日被同盟军所占领。

1815 年

考　　试[1]

札记提纲之二

基什尼奥夫。我从高加索和克里木来——奥尔洛夫——伊普西兰蒂——卡缅卡[2]——喷泉[3]。希腊革命——伊普西兰蒂——12 年[4]——夫人寿终[5]——背叛者——阿尔兹鲁姆总督。

自传的开篇

有好几回我都想提起笔来记日记，但都由于我的懒散而放弃。1821 年我开始撰写自传，一连几年我都在从事这项工作。1825 年底，由于密谋不幸被揭露，我才不得已将笔记焚毁。这些笔记可能会牵连好多人，也许会增加牺牲的人数。我不能不为这些笔记的销毁而深感遗憾，在笔记中我以一种友谊或者短促相识的直言不讳的态度谈到一些后来成了历史人物[6]的人们。现今包围着他们的是一片庄严肃穆的气氛，这大概也会影响到我的文体和思维

① 1815 年 1 月 8 日皇村学校举行了升级考试。那天普希金在杰尔查文在场时朗诵了自己的诗作《皇村回忆》。

② 十二月党人达维多夫家之领地，位于基辅省奇吉林县，1820 年 11 月在该地举行了南方秘密团体成员会议，普希金自 11 月中旬至 1821 年 2 月底居住于此地。

③ 指长诗《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的最初构思。

④ 指 1812 年卫国战争。

⑤ 原文为法文。指利普兰季妻子之死。

⑥ 指普希金认识的十二月党人。

方式。

然而我将在我的著述中更加小心谨慎，如果记录不太生动的话，那至少要比较可信。

为了选择自己作为一个人物，我要尽量收集我周围其他人有价值的评论，我简单地谈谈我的出身经历。

我们是普鲁士移民拉德沙[1]或者拉恰的后裔（据历史编纂者说，他是位诚实的男子，也就是说，是位优秀而高尚的人），在圣亚历山大·亚罗斯拉维奇·涅夫斯基公国时代，他移民到俄罗斯。由他这儿繁衍出穆辛家族、博布里谢夫家族、米亚特列夫家族、波瓦多夫家族、卡缅斯基家族、布图尔林家族、科洛格里沃夫家族、舍利费季诺夫家族和塔瓦尔科夫家族。我祖先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我们的历史之中。在受到沙皇伊凡·华西里耶维奇·格罗兹内血腥贬黜而幸存的少数名门望族中，历史学家也提到了普希金家族。在那自封为王的时代里，格里戈利·加弗利洛维奇·普希金[2]跻身于最卓越的人物之列。另一位普希金[3]在皇位虚悬期间，指挥着一支独立军，偕同伊兹万洛夫，按卡拉姆津的话来说，**诚实地干了一番事业**。有四位普希金在推选罗曼诺夫登基皇位的证书上签了名，其中一位身居高官的马特维·斯杰潘诺维奇，在关于消除门阀制度的缙绅会议决议上签了名（这并没有为他的刚毅的品格带来多少荣誉）。彼得一世在位时，他儿子御前大臣费多尔·马特韦耶维奇，由于参加了反皇帝的阴谋被揭露，同齐克列尔和索

① 普鲁士移民，12世纪很多贵族起源于他。现经考证，普希金家族起源于斯拉夫族。

② 应为加弗里拉·格里戈利耶维奇·普希金。

③ 指格里戈利·格里戈利耶维奇，加弗里拉的长兄。

科夫宁一起被处死。我的曾祖父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1]娶了第一位安德列十字勋章获得者戈洛温伯爵的小女儿为妻。他唯一的儿子，列夫·亚历山大罗维奇[2]在炮兵服役。1762年，在暴乱期间，他仍然效忠于彼得三世，结果被关押在城堡里，两年以后才获释放。从此以后，他便退役，定居在莫斯科和自己的村子里。

我的祖父是个性格暴躁、心狠手辣的人。他的前妻出生于伏耶科娃家。由于她同儿子们[3]的法籍教师有可疑的或者确实的暧昧关系，被我祖父关押在庄园的牢房里，横死在草堆上，而这位教师被他用极其封建的手段吊死[4]在阴暗的院子里。他的后妻，出生于奇切宁家，也吃尽了他的苦头。有一回，他吩咐她马上穿好衣服，同他一起去某处作客。祖母即将分娩，感到身体不适，但是她不敢拒绝。路上她感到一阵阵的疼痛。我的祖父吩咐车夫停车，于是她就在车厢里产下了一个儿子，大概就是我的父亲。产妇送回家里时已奄奄一息了，把她放到床上时，她身上还戴着珠宝。这一切我知道得并不清楚。我的父亲也从来不说祖父的古怪脾气，而老仆人早就相继过世。

我母亲的家谱更是令人感到好奇。她的祖父是一名黑人，一位小王国首领的儿子。俄罗斯驻君士坦丁堡公使不知用什么办法把他从在那里当人质的土耳其后宫中弄出来，并连同其他两名小黑人一起送去给彼得一世。1707年皇上同奥古斯特的妻子、波兰王妃一起在维尔诺为小易卜拉欣举行了洗礼，并赐给他汉尼拔的

①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普希金（1686—1725），在近卫团当军需给养员，后娶海军将官之女为妻，于监禁中过世。

② 列夫·亚历山大罗维奇·普希金（1723—1790），炮兵中校，于1763年退役。

③ 前妻生的儿子：尼古拉（1745—1821），炮兵上校；彼得（1751—1825），炮兵中校；亚历山大（1757—1790）。

④ 此说也许夸大。据普希金父亲说，他爷爷并未吊死他，仅限于体罚而已。

姓。在洗礼仪式上，他被命名为彼得，可是他却放声大哭，不愿接受这个新名字，到死为止都称自己为阿布拉姆。他的长兄来到彼得堡想为他赎身。然而彼得大帝仍然把教子留在身旁。直到1716年为止，汉尼拔一直寸步不离皇上左右，晚上睡在他的工房里，随皇上去各处远征；后来他被派往巴黎，在那里的军事学校学习了一段时间，留在法军中服役。在西班牙战争期间，在一次地下战斗中（在他手书的自传中是这样说的），他头部负伤，于是返回了巴黎，在那里过了很长时间上流社会的那种悠闲散漫的生活。彼得一世不止一次地召他回来，然而汉尼拔用了种种借口，并不急着回去。最后皇上给他写了手谕，说他不打算强迫他，给他充分的自由来决定返回俄罗斯还是留在法国，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遗弃他以前的教子。深受感动的汉尼拔立即出发去彼得堡。皇上亲自出来迎接他，并用彼得和保罗的圣像向他祝福，这一圣像一直为他的儿子们所保存，然而我已寻觅不到了。皇上将他派往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炮连，并授予他海军大尉的军衔。众所周知，彼得大帝自己也曾经当过该连的海军校官。上面是1722年的事情。

彼得大帝驾崩以后，他的命运改变了。缅希科夫担心他对彼得二世的影响，便想了个法子把他从宫廷里撵走。汉尼拔被改授托博尔斯克驻军少校军衔，并被派往西伯利亚，安排他去测量中国的长城。汉尼拔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深感寂寞无聊。当他获悉缅希科夫倒台的消息后，他期望能得到同他保持联系的多尔戈鲁基公爵的庇护，便自作主张地返回了彼得堡。多尔戈鲁基们的命运很清楚。米尼赫挽救了汉尼拔，把他秘密送往雷瓦尔农村，在那里他在惶惶不安中度过了将近10年时光。直到临终，他只要一听到铃声，就感到心惊肉跳。当伊丽莎白女皇登基的时候，汉尼拔给她写了福音词："当你登上皇位之时，请记起我。"伊丽莎白

立即将他召进宫里，并提升他为旅长，不久又提升为陆军少将和陆军中将，并赐给他普斯科夫省和彼得堡省里的几座村庄，前者有祖耶沃、博尔、彼得罗夫斯克等村，后者有科布里诺、苏伊达和塔伊齐．还有他一度曾在那里担任过城防司令官的雷瓦尔附近的拉戈拉村。在彼得三世执政时，他退役了，1781 年他去世的时候是一位哲学家（据他的德国传记作者[1] 所说），享年 93 岁。他曾用法语写过日记，然而当他那极易发生的恐惧症发作时，他吩咐手下人将这些日记连同其他珍贵的文件当着他的面付之一炬了。

在家庭生活中，我的曾外祖父汉尼拔，同我的曾祖父普希金一样不幸。他的前妻是位希腊美人，给他生下了一个白皮肤的女儿。他同她离了婚，并强迫她在季赫文修道院里出了家，而把她的女儿帕丽克谢娜留在自己身边，并给了她精心的教育和富裕的嫁妆，但是从来也不让她出现在自己的眼前。他的后妻，克丽斯蒂娜-列吉娜·冯·舍别尔赫，在他任雷瓦尔城防司令官期间嫁给了他，给他生了一大批黑皮肤的子女。

他的大儿子，伊凡·阿勃拉莫维奇也像他父亲一样值得一提。他不顾父亲的反对去部队服役，而且取得了显赫的战功，然而他还是双膝跪在地上爬行，恳求父亲的宽恕。在切斯马城郊，他布置了纵火船，成了飞上天的战舰上幸免于难者之一。1770 年他占领了纳瓦林；1779 年他修建了赫尔松要塞。他所发布的命令至今在俄罗斯南疆仍然受到人们的尊重。1821 年在那里我还见到了一些清晰地记得他的老人。他同波将金发生了争执。女皇判定汉尼拔是对的，并给他戴上了亚历山大罗夫绶带；然后，他退了役。从此大部分时间居住在苏伊达，受到那光荣时代的所有著名人物的

① 普希金拥有的这份汉尼拔传记是一位匿名作者用德文写成的。

尊敬，其中也包括苏沃洛夫。在他面前，苏沃洛夫也不敢耍恶作剧。不过汉尼拔在接见苏沃洛夫时也以诚相待，并不注重任何繁文缛节。

我的外祖父，奥西帕·阿勃拉莫维奇[1]（他的真实名字为亚努阿里，但是我的曾外祖母不同意他叫这个名字，这对她的德国发音来说太难了：绍伦·绍尔特，她说，让我生了一大堆孩子，给他们取了这些鬼名字。）——我的外祖父在海军服役，他娶了玛丽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普希金娜，我父亲的爷爷的亲兄弟，——娶了当地督军的女儿为妻（我父亲恰巧是我母亲的远房堂兄弟）。然而这场婚姻是极其不幸的。妻子的嫉妒心和丈夫的反复无常成了不满和吵嘴的原因，结果便以离婚而告终。我外祖父的非洲性格，炽烈的激情与可怕的轻率融汇于一身，将他引入惊人的错误之中。他又同另一位女人[2] 结婚，出示了前妻死亡的假证明。外祖母不得已向女皇提出了申诉，女皇立即干涉了这件案子。我外祖父的再婚宣告为非法，3 岁的女儿归还给我的外祖母，而外祖父被派往里海舰队服役。他们分居了 30 年。由于放荡不羁的生活，我的外祖父于 1807 年死于他的普斯科夫省的农村。11 年以后，外祖母也在同一座村庄过世。死亡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相互依傍着安息在圣山修道院里。

① 奥西帕·阿勃拉莫维奇·汉尼拔（1744—1807），舰队炮兵海军中校，娶玛丽娅·阿列克谢芙娜·普希金娜为妻，他是诗人的母亲娜杰日达·奥西帕芙娜的父亲。

② 指乌斯季妮娅·叶尔莫拉耶芙娜·托尔斯塔娅，为伊凡·托尔斯泰上尉的寡妻。汉尼拔于 1779 年同她结婚，出示了鳏居的假证明，于 1784 年 3 月此婚姻被宣告为非法。

纪念册里的留言

阿·马·戈尔恰科夫公爵：

您写作仅仅是为了取乐，而我，真诚地爱您，写作是为了向您说明这点。

亚·普希金

叶·阿·恩格尔哈特：

我很高兴地想到，当您在您的回忆录的本子里，在很多应当感激您赋予他们一生中最最幸福的年代的年轻人的名字中看到我的名字，您会说："在皇村学校里从未有过忘恩负义的人。"

亚历山大·普希金

亚·瓦捷马尔：

你们的名字犹如一个军团，因为你们人数众多。[1]

亚·普希金

1834年6月16日

圣彼得堡

① 原文为法文。

历史札记[1]

摘自 1820—1822 年笔记

奥[2] ……在 1820 年说道："什么西班牙革命呀，意大利革命呀，葡萄牙革命呀，这里制宪，那里立法……君主先生们，废黜拿破仑，你们是做了一件大傻事。"

拉[3]将军对腹疼难支的 N. 说道："从崇高到升华仅一步之遥。"[4]

有一回，拉遇到了一位乐于助人的人，对他说道："您会感冒的，院子里又潮又湿。"

我认识的这些姑娘个个漂亮，我多少有点堕入情网了。她们都免不了取笑我。除了一位外，其他姑娘同我在一起时都打扮得花枝招展。[5]。

① 本章收集了普希金记录的有关各种历史人物的"趣闻轶事"。札记是在不同年代所作，从 20 年代起直到 1835—1836 年。其中部分轶事普希金刊登在 1836 年的《同时代人》杂志上。刊登在 1830 年 2 月 5 日《文艺报》里的两篇轶事也无疑为普希金所撰写。其中一篇是关于希老将军的，另一篇是关于罗蒙诺索夫的。

② 指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奥尔洛夫。

③ 指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拉耶夫斯基。他这番话套用了拿破仑的名言："从伟大到可笑仅一步之差。"

④⑤ 这两段原文均为法文。

独立的札记

老将军希有一回晋见叶卡捷琳娜二世。“我至今还不认识您。”女皇说。“我也是，女皇陛下，至今还不认识您。”他冷漠地回答道。“我相信，”她微笑着反驳道，“您哪里会认识我这个可怜的寡妇呢！”

有一回，舒瓦洛夫同罗蒙诺索夫发生了口角，对他气愤地说道：“我们要把你从科学院里开除出去。”“不，”这位伟人反驳道，“除非你们把科学院从我这里开除出去。”

拉祖莫夫斯基[①]、尼基塔·巴宁[②]，阴谋家。

达什科夫[③]先生，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对叶卡捷琳娜很钟情。彼得三世对伊丽莎白·沃隆佐娃[④]（谢尔比宁娜夫人）很嫉妒。[⑤]

---

① 拉祖莫夫斯基（1728—1803），小俄罗斯军统帅，科学院院长，指挥过伊兹马伊洛夫近卫团，参加了1762年册立叶卡捷琳娜二世为皇的宫廷政变。

② 尼基塔·巴宁（1718—1783），被看作是叶卡捷琳娜二世政治反对派的代表人物。

③ 米哈依尔·伊凡诺维奇·达什科夫公爵，他爱上了叶卡捷琳娜二世并参与了反对彼得三世的阴谋活动。

④ 伊丽莎白·沃隆佐娃（1739—1792），彼得三世的红人。

⑤ 原文为法文。

关于雾月①18日的笔记

帕耶夫先生当时任驻巴黎使馆的秘书。他向我证实了布里耶纳讲的事情：他隐约地听说可能要出什么事，于是，就在出事之前的那几天，他前往位于圣克鲁的五百人议院。他看到拿破仑举手要求发言，也听到他说了几句话，但话还未讲完，德特朗和布里奥就上前抓住拿破仑的衣领使劲地摇晃。顿时拿破仑脸色铁青（是生气所致——帕耶夫看得很清楚）。走出议院后，拿破仑向投弹兵们训话，那些大兵态度冷漠，不太愿意帮忙。在一旁的泰列朗和西耶斯怂恿一名军官找吕西安议长。那位军官在吕西安耳旁嘀咕了一阵，议长陡然变色，大声吼道："你们难道要我起诉我的兄弟不成！"等等。后来并没有出事。五百人议院在一派闹哄哄的气氛中要求将军站到栏杆处向议院道歉。人们尚不太清楚他的计划，但总感到在他的步骤中有什么不合法的东西。这些细节是昨天——也就是1832年8月10日，西班牙大使在伊·普希金伯爵府邸举行的午宴上透露给我的。②

席间闲谈

叶祖伊特·帕斯文③，我们历史上如此著名的人物，却是一个

① 雾月，1793—1805年法国共和历的第二月，相当于公历10月20日—11月20日。雾月18日为1779年拿破仑推翻政府，自任首席执政之日。

② 此段原文为法文。

③ 帕斯文（1543—1611），于1581年到俄国企图促进俄罗斯教会同天主教的联合，他参与了俄国与波兰之间的外交活动。在《评论四位作家》的著作中，他抨击了马基雅弗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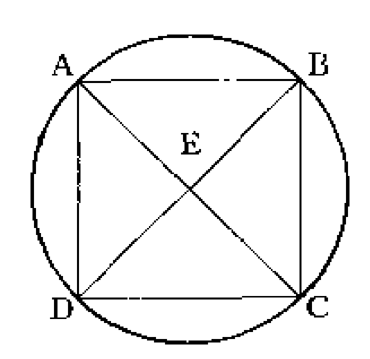
对马基雅弗利的忌日最热心的攻击者。他在一本书里集中了所有的诽谤，所有的攻击言词，这位不朽的佛罗伦萨人，把这些东西都吸收进自己的作品里，这样便阻碍了其他作品的新版。在1660年出版过《第二原则》的学者康林吉优斯证实，帕斯文从来也没有读过马基雅弗利的作品，而是道听途说地去抨击他。

人的本性是倾向于责难而不是赞扬（马基雅弗利，这位研究人类本性的伟大行家是这样说的）。

责难的愚蠢并不像愚蠢的赞扬那样明显；蠢人看不到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任何优点，这要归咎于他口味的苛求，脾气的怪诞等等。同样是那个蠢人却对久克列·久梅尼利的小说或者波列沃依伯爵的《历史》赞叹不已，而人们却用蔑视的眼光看着他，虽然他的愚蠢对有头脑的人来说，一有机会就表现得更加清楚。

分化和统治是国家的本质，而不是马基雅弗利的准则（我是将这个词语用于全民的意义上）。

阿拉伯数字的形式是由下列图形构成的：



AD 为 1，ABDC 为 2，ABECD 为 3，ABD＋AE 为 4 等。罗马数字也由同样的方式构成。

奥赛罗天生就不善嫉妒，相反，他很坦率。伏尔泰懂得这点，他在摹仿中发展了莎士比亚的创作，在奥罗兹曼的口中加进了下列诗句：

我绝不嫉妒……假若我曾有些经历……①

莎比士亚所创造的人物并不像莫里哀创造那样，那种色情、那种淫荡的典型，而是充满了很多激情、很多恶习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在观众面前，情节发展了他们那形形色色的、诸多方面的性格。在莫里哀的笔下，吝啬是到了极点——仅此而已；而莎士比亚的夏洛克既吝啬，又机灵，复仇心强，却慈爱子女，聪明伶俐。莫里哀笔下的伪君子虚伪地追逐自己恩人的妻子，虚伪地代为保管财产，虚伪地讨一杯水喝。莎士比亚笔下的伪君子带着一种虚荣的严厉性，然面却是公正地宣读判决书，他以一个公务人员的深思熟虑的判断来为自己的残酷辩解；他用强烈面诱人的诡辩，而不是用信仰和拖延的可笑混合体，使无辜者受到迷惑。安杰洛是一名伪君子，因为他的公开行为与他的隐秘的欲望有矛盾！这种性格写得多么深刻！

然而，莎士比亚多方面的天才也许没有像在福斯泰夫身上表现得如此地淋漓尽致，福斯泰夫的恶习一环扣一环，形成了一条

① 原文为法文。

可笑而荒谬的、如同古代祭酒节所使用的锁链。剖析福斯泰夫的性格，我们看到，他的主要特征是好色；大概从青年时代起，粗野而廉价地追逐女性成了他的第一要务。但是他已经年过五十，他身体虚胖，老朽衰颓；显然，暴饮暴食已占了维纳斯的上风。其次，他是个胆小鬼，然而他的一生都是同年轻的游手好闲之徒混在一起，时刻遭到他们的取笑和作弄，他便用模棱两可和讥讽的粗鲁举动去掩饰他的胆怯。根据他的习惯和心计，他喜欢自吹自擂。相反，福斯泰夫根本不笨。他也有这样一种人的习性，偶尔也能看到一些好人。他没有任何准则，他像婆娘一样软弱。他需要烈性的西班牙葡萄酒（白葡萄酒[①]），丰盛的菜肴和供情妇挥霍的钱财；为了获得上述东西，他不惜一切，只要不冒明显的风险。

在我年轻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接近了这样一个人，他似乎有一种天性，希望模仿莎士比亚，重复他天才的作品。他是第二个福斯泰夫：喜爱女色，胆小怕事，大言不惭，他并不愚蠢，但滑稽可笑，没有任何准则，爱哭鼻子，体态臃肿。只有一个情况赋予他特有的优越之处。他结婚了。莎士比亚还是光棍一个，没有来得及娶妻。福斯泰夫死在情妇堆里，既没有来得及成为一个戴绿帽子的丈夫，也没有能当上一个家庭里的父亲；对莎士比亚这支笔来说丢掉了多少情节！

这就是我那位可敬的朋友家庭生活中的特征。他的4岁幼子，同他的父亲一模一样，第三个福斯泰夫。有一回在背后自言自语地反复说道："爸爸多么勇敢！女皇多爱爸爸！"他的话被人偷听到，便向他大声问道："是谁对你这样说的，伏洛加？""是爸爸。"伏洛加回答道。

① 原文为英文。

有一位太太对我说，如果一个男人同她谈起一些琐碎小事，好像是为了讨好女人理解力的弱点，那么在她眼里，他顿时便暴露出他对女人的无知。事实上，有些女人常常以她们理解的迅捷、感情和理智的敏感而使我们惊叹不已，在同我们相比时，把她们看作是些低级的生物这难道不可笑吗?在叶卡捷琳娜执政的俄罗斯，一般来说，女人要比我们这些上帝才知道为什么骄傲自大的男人受到更好的教育，读过更多的东西，在对欧洲形势尤为关注的俄罗斯，这点尤其令人不可思议。

歌德对拜伦有巨大的影响。浮士德刺激了恰尔德·哈罗尔德的想像力。拜伦曾经两次企图同浪漫诗的巨人较量——结果像伊阿科夫那样瘸了腿。

有不少人对杂志的评论深感愤慨，只是因为这些评论的荒谬语气，不懂得礼貌等等：他们的不满并不公正。饱学之士忙于自己的事业，沉湎于思考之中，没有时间去参加社会活动，也没有时间像上流社会游手好闲之徒那样去获取那种追求徒劳无益的文明的技能。我们应当对他那纯朴的粗鲁、诚恳的保证和对真理的热爱抱宽容的态度。只有当轻率和无礼用他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他才显得可笑和可厌。

有位贵族，是个出了名的懒汉，为他的儿子拙劣地摹仿了一

句著名的格言："决不要自己去做你可以迫使别人去做的事情。"于是，一个出了名的利己主义者又加了一句："决不要为别人去做你可以为自己做的事情。"

关于雅科夫·多尔戈鲁基公爵撕碎了圣旨的这件精彩的轶事，在戈利科夫那里被传得错误而不完整。在作了这件胆大妄为的行动后，多尔戈鲁基便离开了元老院打道回府了。皇上得知这件事后，勃然大怒，便去见他。雅科夫跪倒在他的面前，恳求宽恕。将他痛斥了一番后，皇上便同他讨论起那道撕碎了的圣旨的实质。多尔戈鲁基阐述了自己的见解。"难道你就不能照此直说，"彼得大帝向他指出，"而非要撕碎我的圣旨不可吗?""你是对的，陛下，"多尔戈鲁基回答道，"但是我知道，要是我将它撕碎，你就会体恤我的老迈和勤勉，往后这样的圣旨就不会再签署了。"皇上同他言归于好，但他一回到宫里，就下令对多尔戈鲁基公爵夫妇特别仁慈的皇后，让她把雅科夫·多尔戈鲁基公爵召来，建议他第二天当着全体元老的面恳请皇上的宽恕。雅科夫公爵断然予以拒绝。第二天他若无其事地在元老院迎接了皇上，并且同他比过去任何时候争论得都要激烈。彼得大帝看到拿他毫无办法，便把此事搁下，以后就再也没有提起过。

（阿·尼·戈利岑公爵口述）

有一回，伴随彼得大帝闲游的小黑人[1]停下来要解大便，突然他惊恐地大叫起来："皇上！皇上！我肚子里的肠子流出来了。"

① 指汉尼拔。

彼得走到他身旁，看到了是怎么回事，他说道："你扯谎：这不是肠子，是蛔虫。"——于是他用自己的手指头将蛔虫拉了出来。这段趣闻虽然不登大雅之堂，但也勾画出彼得大帝的举止风度。

某某是位退役的海军少尉，在他年纪很小的时候，他同一批去服役的贵族晋见彼得大帝。皇上撩开他前额的头发，看了一下他的脸，说道："嘿，这个不行，不过还是把他编入海军，也许能升到少尉。"

老头子喜欢讲这段趣闻，而且总是添加上一句："真是一位预言家，我直到退役前才混上一名海军少尉！"

（阿·尼·戈利岑公爵口述）

当有人把12岁的小学生华西里·特列佳科夫斯基介绍给彼得大帝时，他说的话众所周知："终身的劳动者！"多么锐利的目光！多么精确的判断！事实上，特列佳科夫斯基不是终身的劳动者，又能是个什么？

彼得大帝常说："害怕不幸，就见不得幸福。"

当伊凡·安东诺维奇诞生的时候，安娜·伊奥安诺芙娜女皇给埃利尔下了一道给新生儿算命的圣旨。埃利尔起先拒绝了，但是又不得不服从。他同另一位院士一起给婴儿算了命，作为严谨的德国人，他们是按照占星术的所有规则来算命的，虽然他们并

不相信占星术。两位数学家所得出的结论使他们吓得毛骨悚然——于是他们给女皇送去了另外一幅占星图，里面预言新生儿的各种福祉。然而埃利尔保存了第一幅占星图，在不幸的伊凡六世的命运決定时，他就将这份占星图拿给了卡·拉祖莫夫斯基伯爵看。

（尼·卡扎格里亚什斯卡娅口述）

某位X公爵[1]，从巴黎返回莫斯科，他以信口开河而著称，不管在什么场合，都尖酸刻薄地辱骂叶卡捷琳娜。女皇通过元帅萨尔蒂科夫伯爵向他转达，对这样的胡言乱语在巴黎是要送进巴士底狱的。不久前我们这里还割过舌头，因为她天性并不残酷，对于像X那样的游手好闲之辈，她并不打算去改变自己的本性，然而还是要劝告他今后务必谨慎一些。

克·拉佐莫夫斯基伯爵参与了1762年的阴谋活动。由于一名同谋者的叛变，使这次活动提前执行。叶卡捷琳娜已从彼得戈夫潜逃，然而拉佐莫夫斯基还一无所知。他待在家里。突然听到有人敲门。“是谁呀?”“奥尔洛夫。快开门。”拉佐莫夫斯基伯爵迄今为止尚未见到过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走了进来，宣称，叶卡捷琳娜现在在伊兹马依洛夫团里，但是受到2名军官（一位是我的祖父列·亚·普希金，还有一位我记不得了）的唆使，团队不愿向她宣誓效忠，拉佐莫夫斯基取了两枝手枪放进口袋里，便乘

① 指霍万斯基公爵，1731年被解职的准尉，他过着极其放荡不羁的生活，专门从事一些告密诽谤的活动。

广用来装运厨房炊具的货车赶去。到了团里，他就被带了进去。后来我的祖父被关进了要塞，在那里坐了两年的牢。

———

苏沃洛夫严守斋戒。有一回，波将金微笑着对他说道："看来，伯爵，您想骑着鲟鱼进天堂。"这个笑话自然为伯爵大人的随从们异常高兴地接受。过了没有几天，波将金的一名最低级的奉承拍马者，绰号叫做辛卡的吹鼓手[①]，竟然异想天开地向苏沃洛夫本人重复道："难道阁下真的想骑着鲟鱼进天堂?"苏沃洛夫朝这个小丑转过身来，冷冷地对他说道："您要知道，苏沃洛夫有时候会提出问题，但从来也不回答问题。"

关于波将金

有一回，波将金对查波洛什哥萨克人深为不满，便对其中一人说道："你们这些一撮毛是否知道，我在尼古拉耶夫建造了一座钟楼，只要一敲钟，连塞契都能听到?""那没有什么稀奇，"哥萨克人回答道，"在我们的扎帕罗兹钦有这样一种八弦琴，只要一弹奏，连彼得堡的人都会跳起舞来。"

从唱诗班歌手出身当上了四等文官的N. N.[②]对波将金公爵的态度颇为不满。"莫非他看不出来，"他用自己的方言说道，"我同他一样，也是个将军[③]。"有人把这番话传给了波将金。在第一次会见时，波将金对他说道："你吹什么牛?你算什么将军?你不

---

① 原文指弹奏乌克兰弦乐器的人。

② 指马尔克·费多罗维奇·帕尔托拉茨基（1729—1795），乌克兰人，司祭长的儿子，曾为宫廷唱诗班歌手，于1783年8月6日获得四等文官官衔。

③ 这句话原文为乌克兰方言。

过是个男低音将军罢了。”

波将金公爵在进军奥恰科夫时迷恋上了伯爵夫人[1]，约她相会后，便同她单独地待在大本营里，突然他打起铃来，兵营四周的大炮便轰鸣起来。伯爵夫人的丈夫，是个尖刻而又荒淫的人，当他得知炮击的原因后，耸了耸肩，说道：“叽叽咕咕，这算什么意思！”

当波将金得势的时候，他想起了农村里的一个朋友，于是便给他写了下列诗句：

我亲爱的朋友，
倘若你有空闲，
请来我处一游，
倘若你没有空，
……………
就躺在……

这位好友接受了他殷勤的邀请，便匆匆地赶了来。

波将金常常患忧郁症。他没日没夜地一个人呆坐在那里，无所事事，不放任何人去见他。有一回，他那里积满了急待他处理的文件；但是谁也不敢进去向他报告。一位名叫别图什科夫的年轻官员，窃听到这些传闻，便自告奋勇地要把急待处理的文件呈

① 指叶卡捷琳娜·费多罗芙娜公爵夫人，为参加过1788年奥恰科夫攻克战的中将多尔戈鲁科夫公爵之妻。

交给公爵签署。大家都很乐意地把文件委托他去办理，并迫不及待地等待着结果。别图什科夫带了文件径直走进了他的办公室。波将金身穿睡袍坐在那里，赤裸着双脚，也没有梳洗，若有所思地啃指甲。别图什科夫斗胆向他解释是怎么回事，并把文件放在他的面前。波将金默然不语地拿起了笔，在一份份文件上签了字。别图什科夫向他鞠了一个躬，便洋洋得意地走进了前厅："签好了！……"大家蜂拥地跑到他身旁去观看：所有的文件确实都已签上了名。大家向别图什科夫表示祝贺："好样的！没有话可说。"然而有一个人仔细地看了一下签名——怎么回事？所有文件上签的名字都不是波将金，而是：别图什科夫、别图什科夫、别图什科夫……

波将金在同达官贵人的交往中很傲慢，然而对待下级人员却十分宽厚。有一天晚上，他醒来并打起铃来，没有人进来。波将金从床上一跃而起，打开了房门，看到他的传令员躺在沙发椅子上，波将金急忙脱下了拖鞋，赤着双脚，轻轻地走进大厅，以免将年轻的军官惊醒。

一天有人向波将金报告：有一位名叫莫列利的伯爵，佛罗伦萨的居民，小提琴拉得非常出色。波将金想听听他的演奏，于是他下令写信请他前来。一位副官作为信使出发去了意大利。见到莫伯爵后，向他宣布了公爵的命令，并建议他立即坐上他的马车赶往俄罗斯。这位高傲的提琴师大发雷霆，他让波将金和信使连同他的马车都见鬼去。毫无办法。可是没有完成公爵的命令，如何回去见他！颇有悟性的副官找到了一名小提琴手，是位不乏才华的穷汉，并且轻而易举地说服他自称为莫伯爵，便乘上马车回到了俄罗斯。把他带到目的地后，便把他引见给波将金。波将金

对他的演奏极为满意。后来他顶了莫伯爵的名被接纳进部队，并一直服役到荣获上校军衔为止。

波将金的一名副官，住在莫斯科休假，接到了归队的命令；家里人都惊慌失措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公爵要召他回去。有的担心突如其来的失宠，有的则认为他要交上意想不到的好运。马上为这位年轻人准备好了上路的行装。他从莫斯科出发，夜以继日地疾驰，到达了公爵的营帐。有人即刻报告了他的来到。波将金命令他来晋见。副官提心吊胆地走进了他的帐篷，发现波将金躺在床上，手里拿着教会日历。下面就是他们的对话。

波将金：兄弟，你是我的副官，是吗？

副官：是的，公爵大人。

波将金：你能背出十二个月值月圣像的名称，是真的吗？

副官：正是这样。

波将金（看着教会日历）：5月18日纪念哪一位圣徒？

副官：受苦受难的费奥多特，公爵大人。

波将金：对的，那么9月29日呢？

副官：基利阿克法师。

波将金：正确。那2月5日呢？

副官：多灾多难的阿加菲娅。

波将金（合上了日历）：好啦，你就回家去吧。

年轻的施不知怎地喜欢耍恶作剧。勃公爵打算向女皇本人控告他。他的亲人吓坏了，便跑到波将金公爵处，请求他给予年轻人以庇护。波将金吩咐施第二天去他那里，并补充了一句：“对他说，让他对我胆子放大一点。”施在指定的时间里来了。波将金身穿平素的装束走出了办公室，对任何人都没有讲一句话，就坐下

来玩纸牌。这时候勃公爵来了。波将金对他极其冷淡，继续在那里玩牌。突然他把施叫到身旁："兄弟，告诉我，"波将金一面把自己的牌给他看，一面说道："这副牌我怎么打？""关我什么事，公爵大人，"施对他回答道，"您会怎么打就怎么打好了。""啊，我的老兄，"波将金反驳道，"不能对你说一句话，一说，你就火冒三丈了。"听罢这番谈话，勃公爵再也不想去控诉了。

波将金一遇到舍什科夫斯基[①]，老是对他说："斯杰潘·伊凡诺维奇，怎么你老是要动鞭刑？"对此，舍什科夫斯基总是俯首帖耳地回答道："一点点，公爵大人！"

波将金最疼爱的侄儿是已故的尼·尼·拉耶夫斯基。波将金曾经为他写过几条训令，尼·尼·却把它们弄丢了，只记得前面几行："首先，你要尽量去考验自己是否是个胆小鬼；如果不是，那么面对敌人时，要增强你天生的勇气。"

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常说："当我想制订某项新的法规时，我便命令手下人去查阅档案材料，找找在彼得大帝时代有否提到过，几乎总是发现，我所设想的事情他早已周密地考虑过了。"

（阿·尼·戈利岑公爵口述）

① 指斯杰潘·伊凡诺维奇·舍什科夫斯基（1727—1794），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机密科头头，在审讯犯人时常常滥用私刑。

———

沙莫依洛夫伯爵[①]在出任上校军职时，荣获一枚乔治十字勋章。有一回在宫廷里，女皇发现他被一群将军和廷臣所阻挡。“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她对他说道，“您的位置在前面，就像在战场上一样。”

———

有一天清晨，鲁米扬诺夫伯爵在自己的军营里巡视。有一位少校身穿睡袍，头戴无檐帽站立在他的帐篷前面，在晨曦的昏暗中没有认出走近的元帅，一直到面对面地站立在他面前时，才看清了他。少校本想溜走，但鲁米扬诺夫挽住了他的手臂，并向他提出了各种问题，带着他巡视军营。此时，军营里的官兵均已醒来。可怜的少校不知所措。就这样，元帅转了一圈，返回了他的大本营，全体侍从武官已在那里恭候他。少校处身于穿着军装的将军们面前，窘得要死。鲁米扬诺夫对此还不够满意，还硬要把他灌饱了茶，然后未加任何训斥，就放他走了。

———

当普加乔夫在交易市场[②]上示众的时候，闲来无事的莫斯科人在中餐和晚餐之间这段时间里特地驾车去看他一眼，想从他的嘴里掏出点什么话来，然后马上将他的话传播到全城去。有一回，他若有所思地坐在那里。观看的人群默默地围在他的四周，等着

① 沙莫依洛夫（1744—1814），波将金公爵的亲侄儿，参加过俄土战争，后任检察长，在攻克奥恰科夫的战役中战功显赫，于1788年10月荣获二级乔治十字勋章。

② 根据《普加乔夫史》，此处应为铸币厂。

他说话。普加乔夫说道："根据传说，在向波斯湾进军的路上，彼得一世听说斯坚卡·拉辛的坟墓在不远的地方，他特意去了那里，吩咐手下人把坟墓掘开，为的是能够看看他的遗骨也好……。"众所周知，拉辛曾被五马分尸，并在莫斯科火化。虽然如此，这个故事还是很精彩的，尤其是出于普加乔夫之口。还有一回，某位从他那里脱逃的辛比尔斯克贵族来看他，看到他被铁锁链紧紧地拷着时，便对他百般地辱骂。此人的脸非常难看，而且没有鼻子。普加乔夫向此人投去一瞥，说道："的确，我曾经绞死过您的很多同道，但我承认，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您这张丑陋的嘴脸。"

1834年10月6日。

佐里奇[①] 的头脑很简单。他准备去异地他乡，但是他不知道如何称呼自己，为了不去打扰欧罗巴神[②]，他总是考虑绕过别人的田庄行走。他迷恋上了多尔戈鲁基公爵夫人。夫人居住在他丈夫统领着一个师的莫吉廖夫。佐里奇有一座家庭剧院，公爵夫人在那里演出喜剧《阿涅特与卢宾》。佐里奇不知如何款待她才好，当阿涅特以女主人的身份进入她的茅屋时，他想出了一个主意，吩咐手下发射大炮。当她跪倒在主人面前时，他吩咐人从后台塞给她一只丝绒枕垫等等。

---

① 佐里奇（1745—1799），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后定居莫吉廖夫附近的庄园里，生活奢侈富裕，常举行舞会、演出。

② 欧罗巴神，希腊神话中主管农业的神。

克列切特尼科夫[1]从波兰返回后，被召至女皇的办公厅。“你有否执行我的指令?”女皇问道。“没有，陛下。”克列切特尼科夫回答道。女皇大发雷霆：“怎么会没有?”克列切特尼科夫阐述了未能允许他执行圣谕的原由。女皇不听他的解释，一气之下，她大加责备和威吓。克列切特尼科夫预感到末日的来临。最后，女皇默然不语，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克列切特尼科夫伫立在那里，呆若木鸡。过了几分钟，女皇又向他转过身来，用平静得多的语气说道：“请您告诉我，究竟是什么缘故妨碍您执行我的命令?”克列切特尼科夫把说过的理由又重复了一遍。叶卡捷琳娜感到他的这番话合情合理，但是她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暴躁，她用完全缓和的口气对他说道：“这就是另一码事了。为什么你不立即向我说明这个情况?”

（韦列戈尔斯基伯爵口述）

当阿图瓦伯爵[2]来到彼得堡的时候，女皇以极其亲切和隆重的方式迎接了他。然而，他使她感到了厌烦，她吩咐下人告诉她的女伴们，让她们尽力去招待他。有一回她让阿图瓦伯爵坐进她的四轮轿车里。达瓦列伯爵，王子的近卫军上尉，有权到处紧随着他，也想坐进马车，但是女皇拦阻了他，说道：“这一次，由我

① 克列切特尼科夫（1729—1793），陆军上将，后封为伯爵，由于波将金的庇护而飞黄腾达。1792年在立陶宛指挥过军队，在波兰被第二次瓜分的次年被委任为俄罗斯属地的总督。

② 阿图瓦伯爵后为查理十世国王。他曾于1793年到彼得堡。

来担任阿图瓦伯爵卫队的统领。”[①]

（卡·弗·多尔戈鲁科娃口述）

赫拉斯科夫[②]非常敬仰科斯特罗夫[③]，认为他的才华要远远超过自己。这对他的心绪，对他的鉴赏力带来很大的荣誉。科斯特罗夫在赫拉斯科夫家住了一段时间，赫拉斯科夫却不让他畅饮。这使科斯特罗夫很不耐烦。有一回他不知去向。大家找遍了整座莫斯科城，都未能找到。突然，赫拉斯科夫收到他从喀山寄来的信。科斯特罗夫感谢他的盛情关照。“但是，”诗人写道，“意志对我来说要比一切都更为珍贵。”

科斯特罗夫获得了叶卡捷琳娜女皇授予的大学诗人的称谓，凭此称谓可以领取1500卢布的薪俸。

当盛大的节日来临时，人们在全城寻找科斯特罗夫，请他作诗。通常可以在小酒铺或者同他挚交的教堂执事、那个大酒鬼家找到他。

有一回，大学里发生了骚乱。对伙食不满的大学生们砸碎了几只盘子，把馅饼掷向食堂管理员。经过对案情的分析，长官们在骚乱分子中找出了叶尔米尔·科斯特罗夫学士。大家都十分惊讶。科斯特罗夫的性格极为温和，而且也不是砸盘子、掷馅饼的年龄。他被传唤到校务委员会。“怎么回事，叶尔米尔·伊凡诺维奇，”校长对他说道，“你怎么会跑到这里来的？……”“出于对人类的同情。”善良的科斯特罗夫回答道。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赫拉斯科夫（1733—1807），诗人。

③ 科斯特罗夫（1751—1796），诗人，翻译家，1779年获学士称号，1782年后被授予官方的大学诗人的称号。

———

没有一个人像巴尔科夫[①]那样能使苏马罗科夫恼火。苏马罗科夫非常敬仰巴尔科夫这位博学而尖锐的评论家，并总是征求他对自己作品的意见。巴尔科夫通常对他并不惯宠。有一回他来看望苏马罗科夫。"苏马罗科夫是位伟人，苏马罗科夫是第一位俄罗斯诗人！"他对他说道。欣喜万分的苏马罗科夫立即吩咐给他递上伏特加酒，而巴尔科夫正求之不得。他喝得烂醉如泥。出门时，巴尔科夫对苏马罗科夫说道："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我对你扯了个谎：第一位俄罗斯诗人是我，第二位是罗蒙诺索夫，而你不过是第三位罢了。"苏马罗科夫差一点没有将他宰了。

———

有一回，巴尔科夫同苏马罗科夫争辩：他们两人中谁颂诗写得快。苏马罗科夫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让巴尔科夫留在客厅里。过了一刻钟，他拿了写好的颂诗走了出来，但没有碰见巴尔科夫。下人报告道，他走了并叮嘱他们告诉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他的东西放在帽子里。苏马罗科夫猜想一定是他的什么恶作剧。事实上，他看到了地上的帽子，以及……

———

布特里[②]，皇村学校的法国民间文学教授是马拉特的亲兄弟。叶卡捷琳娜二世恩准他的请求，给他改了姓，并授予他贵族特有

---

① 巴尔科夫（1732—1796），科学院的翻译，诗人。

② 布特里（1756—1821），马拉特的兄弟，于1784年来到俄国，曾教过萨尔蒂科夫的孩子，1793年以前一直用马拉特的姓氏，从事法语的教学工作，从1811年至1821年担任皇村学校法国民间文学教授。

的“德”字，布特里把它珍惜地保存了下来。他出生于布特里家族。他非常珍视对他兄弟的记忆。有一回在教室里，他谈到了罗伯斯比尔，毫不在乎地对我们说道：“是他亲自对夏洛特·柯黛洗了脑，并将这位姑娘改造成拉瓦亚克第二。”[1] 顺便提一下，布特里不顾自己的出身门第、民主思想，穿着沾着油污的背心，使人想起雅各宾党人的外表，他长着两条短腿，却是个非常机灵的廷臣。

布特里常说，他的兄弟虽然消瘦矮小，但却是非同寻常地才学兼备。他还讲了很多有关他的善良忠厚，对亲人的爱戴等等。在他年轻的时候，为了制止他的兄弟同淫荡女人来往，马拉特把他带到医院里，让他看看花柳病所带来的恶果。

关于斯伯爵的黑人。斯伯爵家有一名身材匀称的年轻黑人。他的女儿同这个黑人生了个孩子。关于这件事，城里人是由于下面的原因而得知的：斯伯爵家每逢星期六都要布施穷人。在这个规定的日子里，乞丐们照常来了，可看门人把他们都赶跑了，并怒气冲冲地说道：“滚到一边去吧，顾不得你们了。我们家的伯爵小姐生了个黑仔，你们还要来讨布施。”

拉耶夫斯基将军爱嘲弄人，而且性格暴躁。土耳其战争期间，在总司令卡缅斯基[2] 伯爵处用午餐时，他发现糖果店老板竟想出

---

① 这段话原文为法文。拉瓦亚克（1578—1610），是刺杀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人物。

② 卡缅斯基（1776—1811），俄军总司令。

点子，用食糖在风车翼上绘上伯爵的姓名的头一个字母，并对伯爵讲了一个尖酸刻薄的笑话。就在同一天拉耶夫斯基被赶出了大本营。他对我说，卡缅斯基是个胆小鬼，他不能冷静地倾听领导核心的意见；然而在某个要塞附近他看到卡缅斯基陷于危险的境地。我们的一位将军，不顾自己辉煌的荣誉，在 1812 年捡到了敌军抛弃的几门大炮，为自己骗取了奖励。在同拉耶夫斯基将军相遇时，害怕他的嘲笑，为了抢在前头，他扑过身去要拥抱他；拉耶夫斯基往后退了一步，微笑地对他说道："阁下似乎也把我当作未加掩护的大炮了。"

拉耶夫斯基在谈起一位住在他那里当管理员的穷困的少校时说，他是一位战功卓著的军官，但是由于他穷得只有制服没有裤子而被解了职。

……①

当 1815 年议论波兰的复国时，波佐·季·博尔戈伯爵向皇上呈交了一份意见书（伯爵竭力反对铸成这个大错）。皇上读了这份意见书后，对卡兹洛夫斯基公爵说道："波佐伯爵的鬼点子比我多，这件事就让他去办吧，不过我很清楚，我比他更为明智。您可以对他直说。"② 卡兹洛夫斯基立即照办了。波佐回答道："这是有可能的，因此在这种场合，我没有像听人作忏悔的教士那样说话。"③

① 此处有一段轶事已在日记中出现（即第 1 篇），故省略。

②③ 原文为法文。

德米特里耶夫向亚历山大皇帝推荐穆拉维约夫为参议员。沙皇断然拒绝了，他沉默了一会儿，解释了拒绝的理由。他参与过帕连的阴谋活动。帕连曾逼迫穆拉维约夫撰写宪章，——与此同时，还发生了3月11日事件。后来穆拉维约夫吹嘘道，似乎为了让王储在宪章上签字，他非同意革命不可。一派胡言。——计划是由里巴斯[1]和巴宁[2]起草的。前者断绝了关系，表示了忏悔，受到保罗的宽恕。——巴宁被处极刑，因为他承认一切都是按他的计划行事的。这番话传到了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皇后的耳中，于是巴宁遭到了惩处。

（德米特里耶夫口述）

有一回，讽刺作家米洛诺夫[3]喝得烂醉如泥，来到了格涅季奇家，他像往常一般衣衫褴褛，头发蓬松。格涅季奇规劝了他。深受感动的米洛诺夫失声痛哭，并指着天空说道："在那里，在那里我将为我所遭受的全部苦难而得到褒奖……""老兄，"格涅季奇反驳他道，"你自己去照照镜子看：会放你到那里去吗？"

在克雷洛夫通常坐的那张沙发上面，挂着一幅镶嵌在沉重的框架里的大画。有人让他留意，挂这幅画的钉子不牢，框架随时

① 里巴斯（1749—1800），海军上将，以建设敖德萨而著名。

② 巴宁（1770—1837），宣告保罗一世神经失常，推举亚历山大一世为摄政王的草案的撰写者。

③ 米洛诺夫（1792—1821），诗人。

都有可能掉下来将他砸死，“不，”克雷洛夫回答道，“在这种情况下，画框的角必然会画出一根斜线并绕过我的脑袋。”

皇上久久没有提升勃尔德列夫[1] 为将军。原因是他沉湎于赌博。有一回是个什么节日，皇上去宫廷教堂，在走过他身旁时，说道：“勃尔德列夫，祝贺你了。”勃尔德列夫欣喜万分，所有在场的人也都同他的想法一样，并向他表示祝贺。皇上从教堂里出来时，又从勃尔德列夫身旁走过，对他说道：“祝贺你，听说你昨天赢了钱。”——勃尔德列夫大失所望。

有一回，杰尔维格邀雷列耶夫去嫖娼。“我是个有妻室的人。”雷列耶夫回答道。“那有什么关系，”杰尔维格说道，“难道说因为你家里有了厨房，你就不能上馆子吃饭吗？”

杰尔维格不喜欢神秘诗歌。他常说：“离天堂越近，就越冷。”

有一回，杰尔维格要求同布尔加林决斗。布尔加林拒绝了，他说，“请告诉杰尔维格男爵，我这辈子见到过的鲜血，要比他见到过的墨汁还要多。”

---

① 勃尔德列夫是彼得堡练兵场少校，自认为是一名成功的纸牌赢家。

我曾在波将金家遇见过纳杰日金[①]。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平庸而粗俗的人，既无聊又自大，不拘小节。譬如，他捡起了我丢弃的手帕。他的评论文章[②]写得愚蠢之极，但很有活力，有时还善于辞令。他的文章没有什么见地，但很生动；他的诙谐很肤浅。

科丘别依伯爵被埋葬在涅夫斯基修道院里。伯爵夫人[③]恳请皇上恩准在他躺着的那块地上面围一道铁栅栏。老太婆诺沃西利佐娃[④]说道："让我们来瞧瞧，第二次降临日，他会是个什么模样。他还得爬过铁栅栏，而别人将早在天堂里了。"

关于杜洛夫

杜洛夫就是1807年参军，后来荣获乔治十字勋章，现在在出版自己日记的那位杜洛娃的弟弟。弟弟脾气之古怪不亚于姐姐。1829年我是从阿尔兹鲁姆返回途中，在高加索同他相识的。当时他在医治一种类似强直性昏厥的奇怪疾病，同时又从早到晚玩纸牌，最终却输得精光。杜洛夫在一件事上简直要发疯了：他一定想要弄到10万卢布。他想出种种点子来弄到这笔钱，但接着又改变了主意。有时候夜深了，在半路上他把我吵醒，问道："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您认为我要怎么

---

① 普希金同纳杰日金相识于1830年3月23日。

② 指的是刊登在《欧罗巴通报》1829年第3期关于《努林伯爵》，第8、9期关于《波尔塔瓦》的文章。

③ 指玛丽娅·瓦西里耶芙娜·科丘别依伯爵夫人，宫廷女官。

④ 很可能指叶卡捷琳娜·弗拉齐米罗芙娜·诺沃西利佐娃（1770—1849）。

做才能弄到10万卢布?”有一回，我对他说，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上，为了我的安宁和幸福而必须有10万卢布的话，那我就会去抢。“这一点我也想到过。”杜洛夫回答说。“那怎么样?”“很难，不是每个人的口袋里都能找到10万卢布的，再说我也不愿意无缘无故地去杀人或者抢人：我还有良知。”“那么去偷团队的钱柜。”“这一点我也想到过。”“怎么样?”“这种事情只能在夏天干，那时候团队在野外露营，装钱柜的货车停放在团指挥官的帐篷旁边。可以把长长的绳索套在辕杆上，再在远处备好一匹马，然后骑上马疾奔而去，哨兵看到货车没有套马却在跑动，大概准会吓坏，不知道怎么办好；货车可以拖上二三俄里，再带着钱柜逃跑。但这也有不便之处。您有没有别的办法?”“您可以恳请皇上的恩赐。”“这一点我也想到过。”“怎么样?”“我甚至已经恳请过了。”“怎么?没有任何权利?”“我是这样开头的：陛下，恳求您破例恩准，等等。”“皇上是怎么答复您的呢?”“什么也没有说。”“这真是奇怪。您可以去找罗特希列德嘛。”“这点我也想到过。”“怎么样，为什么事情毫无进展?”“您瞧，只有一种办法才能从罗特希列德那里弄到10万卢布，就是要非常古怪而又非常滑稽地给他写一份申请书，使他感到开心！然后再讲一段价值10万卢布的趣闻轶事。但是这有多难呀！……”总而言之，再也想不出什么杜洛夫未曾想到过的荒谬怪诞的办法了。他的最后一个空中楼阁般的想法就是从英国人那里掏出这笔钱来，煽动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并期待他们对稀奇古怪事情的偏爱。他想用下面这番话来向他们恳求：“英国先生们！我打了1万卢布的赌，说你们不会拒绝借给我10万卢布的。英国先生们！请你们不要让我输掉这笔钱。我期望着你们那闻名世界的慷慨和大度。”杜洛夫请我通过英国驻彼得堡大使为这件事张罗，他把他的计划告诉了我，无非是要我保证决不去利用它。他随时都准备打赌，不管是为了什么事情。要是别人谈到

一位妇女，杜洛夫便打断别人的话头说："你们是否愿意同我打个赌，不出三天她就归我所有？"要是别人用手枪打靶，杜洛夫站在25步的地方，打赌1000卢布，说您是打不中的。他对女人的情欲也是出了名的。他在叶拉布加当市长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受鞭刑的红发婆娘，当时她正被捆挂在柱子上，而他鉴于公务亲临了她受刑的现场。他悄悄地对执鞭人说，要他打得轻一点，不要触及她那雪白而丰满的美妙部位，结果如愿以偿。事后，杜洛夫与这位受刑的美女同居了数日。不久前，我收到了他的来信，他对我写道："我的故事很短：我已结婚，但身无分文。"我在给他的回信中说："我希望你能从10万个方法中弄到10万卢布，可是看来你一个子儿也没有弄到手。"

1835年10月8日

荷兰皇后[①]是位智慧卓越、言语辛辣的女人，在舞会上她对奥尔良王子[②]说："我有一些同您针锋相对的计划。""是什么呢，夫人？""我真想全身戴满百合花徽[③]。""夫人，"王子回答道，"请相信我，为了获得佩戴这种徽章的权利，我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④]

1836年6月。

---

① 指荷兰国王威廉一世的妻子，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的妹妹。

② 即斐德南（1810—1842），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普的长子，1836年5月他同荷兰皇后邂逅于柏林。

③ 百合花徽是法国王室的象征。

④ 原文为法文。

法国王子们在宫廷里一露面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从他们这方面来说有点失算：他们到处散发钱财，馈赠贵重的礼物。在柏林，老王子维特根什泰因对吹捧他们慷慨挥霍的勃列松[1] 说："不过，我亲爱的勃列松先生，这可是一点也不合适：您的王子们属于波旁王室，同罗柴尔德家族无关。"[2]

1836 年 6 月。

（韦列戈尔斯基伯爵口述）

娜·卡·扎里亚日斯卡娅的谈话[3]

1835 年 8 月 12 日。您听到过韦托什金[4] 吗？很奇怪，谁也不认识他。应当告诉您，托尔若克那时还是个小村子，女皇把它拓建成一座相当规模的小城镇。居民们经营（我不知道怎么说这句话：他们做粮食生意[5]）麦米这类东西，用小货船装运到我已记不得的什么地方去。这位韦托什金是这些货船上的执事。有一回，他去拜见总主教，请他解释正教的信条。总主教回答他说，为了理解这些信条，必须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的人，要懂得希腊语、犹太语以及天知道什么语。韦托什金向他辞别而去。过了两年他又来

---

① 卡尔·勃列松伯爵（1798—1847），法国驻柏林大使。

② 原文为法文。

③ 此谈话 1836 年被普希金编入《席间闲谈》，扎里亚日斯卡娅喜欢讲述古老的事情。普希金用她的话来记述她讲的奇闻轶事。扎里亚日斯卡娅当时寄居在科丘别依公爵夫人家，普希金作为他妻子一方亲戚常去拜访她。

④ 特维尔省农民出身的自学成材者，懂古文。

⑤ 原文为法文。

了。您想象一下，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他竟然学会了所有这一切。他背弃了自己的分裂教派，接受了真正的信仰。那时我住在莫伊卡河畔，同亚·谢·斯特罗加诺夫伯爵[①]门挨着门。罗姆[②]在他们家充当教师——就是那位后来签署了裁定书的人……他是位非常聪明的人，他头脑清晰，善于推理，可以把《启示录》给你讲得一清二楚[③]。——每天他都同他的弟子上我这里来。我向他谈到了韦托什金。“夫人，这不可能。”“我亲爱的罗姆，我只是重复大家的看法。而且，假若您希望弄个究竟，不妨到波将金王子府上去找韦托什金谈谈，他每天都去王子家。”“夫人，我决不会错过。”[④]罗姆去了波将金府上并见到了韦托什金。后来他来看我。“先生，您意下如何？”“夫人，我真有点不明白，他确实是位学者。”[⑤]我也很想见见韦托什金。伊凡·舒瓦洛夫为我提供了去他家里的机会。在那里我碰见了韦托什金正在与2名分裂派教徒辩论。韦托什金是一位35岁上下的瘦弱男子。他们的辩论使我颇感兴趣。事后，在晚餐时我坐在韦托什金的对面。我问他通过什么方法获得了如此的博学。“起先很困难，”他回答道，“后来，就越来越容易。尼基塔·伊凡诺维奇伯爵和格利戈里·亚历山大罗维奇这些好心人，为我弄到了一些书籍。”“我想您在托尔若克一定很寂寞吧？”“不，夫人，我同我的父母住在一起，整天忙于读书。”对一切不同寻常的东西都抱有热情的波将金如此欣赏韦托什金，以致同他难分难离。他带着他去摩尔达维亚，韦托什金染上了当地的霍乱，几乎与公爵同时逝世。这个韦托什金是位十分怪异的人。

---

① 亚·谢·斯特罗加诺夫（1733—1811），高官显贵，艺术品收藏家。

② 罗姆（1750—1795），法国人，他到俄国是当斯特罗加诺夫独子的教师。1787年后随斯特罗加诺夫返回法国，并参加了革命活动，后来被逮捕并判死刑，自杀身亡。

③④⑤ 原文均为法文。

8月12日。这件事发生在圣彼得节的前夕；我们乘车去兹纳缅斯科耶[①]，妈妈[②]、伊丽莎白·基利洛芙娜姐姐[③]和我同坐在一辆四轮马车上，爸爸[④]同瓦西里·伊凡诺维奇[⑤]坐在另一辆马车上。半路上，办公厅的信使让我们停下车来，走近马车，宣称，皇上圣谕召我们去彼得戈夫。爸爸正要吩咐去那里，可是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对他说："得了吧，不要去听他；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皇上说过，他什么时候会派人请女士们，让她们到宫廷里去。要是蓦然间撞上她们，都穿着清一色的贴身衬衣，那可怎么办？他就喜欢在节日前夕耍恶作剧！"但是信使请爸爸出去片刻。他们谈了几句话，于是爸爸吩咐立即去彼得戈夫。我们到了皇宫门口，却不让我们进去，卫兵把手枪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伸进了我们的车窗。我吓坏了，便哭喊了起来。爸爸对我说道："够了，不要哭了，简直是愚蠢，"然后，他朝卫兵说道："我们是奉了圣旨来的。""请到岗房里来。"爸爸去了，而把我们送到住在一幢小房子里的某某处。我们受到了接待。过了约莫2小时，父亲差人来接我们去蒙帕莱瑟。我们便去了，妈仍然穿着便裙。我们来到了蒙帕莱瑟，看到很多女士，穿着宫廷盛装。而皇上歪戴着帽子，怒气冲冲。一看到皇上，我吓得要命，坐倒在地上放声大哭了起来："我

---

① 指卡·格·拉祖莫夫斯基伯爵在彼得堡附近的领地。

② 指叶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拉祖莫夫斯卡娅伯爵夫人，宫廷中地位最高的女官。

③ 指伊丽莎白·基利洛芙娜·拉祖莫夫斯卡娅伯爵小姐(1749—1812)，1776年嫁给中将彼得·费奥多罗维奇·阿帕拉克辛伯爵。

④ 指基利尔·格利戈列耶维奇·拉祖莫夫斯基伯爵(1728—1803)，彼得堡科学院院长，小俄罗斯最高统帅。

⑤ 指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拉祖莫夫斯基(1727—1800)，拉祖莫夫斯基伯爵的堂侄。

说什么也不要上兵船。”大家好歹地说服了我。米尼赫[1]同我们在一起。我们到达了喀琅施塔得。皇上第一个登上了岸，所有的女士们都跟在他的后面。妈妈带着我们留在兵船上（我们不是属于那批人的）。安娜·卡尔洛芙娜·伏隆佐娃伯爵夫人[2]允诺派舢板来接我们。可是舢板没有来，过了几分钟我们看到了皇上和他的所有随从朝后面奔跑而来——大家又上了兵船——人们大喊大叫，说是马上就要来炮轰我们了。皇上带着丽扎韦塔·拉玛诺芙娜伯爵夫人走进了地窖深处[3]；而米尼赫却若无其事地同女士们聊天，向她们调情[4]。我们到了奥拉宁包姆[5]。皇上走进了城堡(?)，而我们进了宫殿。第二天我们被召去作弥撒。我们已经了解了一切。皇上的样子很惨。在做祈祷时，人们才想起了他。我们同他道了别。他给我妈妈派了一辆上面缀有皇冠标志的四轮马车。我们乘着这辆车子走了。到了彼得堡，老百姓把我们当成皇后，向我们高呼乌拉。第二天皇后派人给我妈妈送来了一条绶带。

8月12日。波将金非常喜欢我；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他没有为我做过。玛申卡那里有位羽管键琴女教师[6]。有一回她对我说：“夫人，我不能留在彼得堡。”“为什么呢？”“冬天我倒可以授课，但到了夏天，大家都下乡了，我可付不起车马费，闲呆着于我也不太相宜。”“小姐，您不必动身，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各种

---

① 米尼赫（1683—1767），元帅，1762年被彼得三世从流放中召回。

② 叶卡捷琳娜一世的堂妹。

③④ 原文均为法文。

⑤ 1762年6月29日彼得三世驾临此地，就在当天被逮捕，带到彼得戈夫，然后遣送到罗帕沙，7月7日被勒死。

⑥ 原文为法文。

形式都试试。"[1] 波将金到了我这儿。我对他说："随你的便，波将金，随你把我这个浪荡女安排到什么地方去。""啊，我的小鸽子，非常乐意，可我简直不知道可以为她做些什么。"怎么办？过了几天，我这个浪荡女被编入了某个团里，并且发给了她薪俸。现在这样做是行不通的了。

奥尔洛夫[2] 自小缺乏教养，满嘴粗话[3]。有一回在皇后那里，他当着我们的面说：要量入为出。我觉得这种说法太随便和不相宜。他脑瓜子不错，后来就一直在这样的气氛下长大。他脸上有一道刀疤，模样就像个土匪[4]。

有一回，波将金坐在我的身旁，他对我说道："娜塔丽娅·基利洛芙娜，你想不想要土地？""什么土地？""我在克里木那里有的。""干吗我要拿你的土地，为什么呢？""当然是皇后恩赐我的，而我只要同她说一声就行了。""那就费心了。"我同塔马拉[5] 谈起了这件事，他对我说道："您去向公爵把地形图要来，我来帮您选择地块。"事情就这样办成了。过了一年，给我送来了 80 个卢布。"钱从哪儿来的，我的老天爷？""您新土地的收成，——在那里放牧，故而给了您这笔钱。""谢谢老天爷。"又过了一年，塔马拉对我说道："您为什么不考虑往您的土地上移民；再过 10 年，情况会很糟的；您要支付一大笔罚款。""那我怎么办呢？""给您爸爸写封信，他不会拒绝拨给您一批农民的。"我就这样做了；爸爸赏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亚历山大·格里戈利耶维奇·奥尔洛夫（1737—1807），是 1762 年扶助叶卡捷琳娜二世上台的宫廷政变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③④ 原文为法文。

⑤ 华西里·斯杰潘诺维奇·塔马拉（1746—1819），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公使。

给了我 300 名农奴。我让他们定居了下来。到了第二年，他们不知道什么原因统统逃光了。那时候科丘别依同玛莎结了婚。我便对他说道："科丘别依，请把我克里木的土地拿去吧，这些土地真让我惹得一身麻烦。"结果怎么样？这些土地后来为科丘别依提供了 5 万卢布的收入。我真是高兴。

波将金来向我道别。我对他说："你不会相信，我是多么为你犯愁。""怎么一回事呀？""我不知道我该将你安置到何处去。""怎么会这样？""你比皇后要年轻，你的寿命会比她长；那个时候你会怎么样？我了解你就像了解你那双手一样：你永远也不会同意成为二等角色。"波将金沉思了一会，说道："不要担心，我会死得比皇后早的，我很快就会死掉的。"他的预感终于成了现实。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奥尔洛夫[1]骨子里有谋害君主的念头，根深蒂固，就像不易再改的坏习惯[2]。我是在德累斯顿的城郊花园里同他相遇的。他靠近我坐在长凳上。我们谈论着保罗一世。"是怎样的一个怪物呀？人们如何能忍受他？""哎呀，我的爹呀，你究竟想干什么？难道能把他勒死？""为什么不能，我的娘？""怎么？你会同意让你的女儿安娜·阿历克谢耶芙娜牵连进这件事情里去？""我不仅会同意，而且还会很乐意。"你瞧，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

① 奥尔洛夫伯爵。在 1796 年保罗一世登基后，他去了国外，在那里一直待到亚历山大一世即位，大部分时间居住在莱比锡和卡尔斯巴德。

② 原文为法文。

———

我很爱发笑。常常来看望我妈妈的皇上[1]，有时候故意做出各种鬼脸来引我发笑；他一点也不像是个皇上。

———

皇上（彼得三世）有一回宣称，将在我们住宅的门厅里举行一个仪式。他有一名黑人，名叫纳尔齐斯。这名黑人纳尔齐斯在街上同刽子手打架，于是皇上想清除他身上的耻辱（他想为其平反[2]）。黑人被带到了我家的门厅里，还拿来了几面旗子，并用旗子将他覆盖起来。这样事情就了结了。

圣母的女儿们

据推测，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王子是被毒死的。彼得大帝的贴身侍从韦杰列事先向药剂师别尔预订了毒药。在约定的那一天，他跑来取药，但是当药剂师得知毒药的用途时，便把药瓶摔在地板上打得粉碎。侍从承担了谋杀王子的任务，他把一支短剑刺进了他的心脏里（这一切似乎不太像是真实的）。不管如何，参与了这件案子的侍从被遣送到斯摩棱斯克省的偏僻乡村。在那里他娶了一位好像是出身于恩格尔哈特家族的贫穷的贵族女子为妻。这个家族长期来一直遭到贫困和默默无闻的折磨。后来韦杰列死了，撇下了寡妻和 3 个女儿。有人向伊丽莎白女皇提起了她们。她不知道该用何种借口把韦杰列的年轻的女儿们接到宫廷里

① 指彼得三世。
② 原文为法文。

来。奥多耶夫斯基[1] 公爵想到了一个关于圣母的童话故事，这位圣母仿佛降临到一位奄奄一息的母亲身旁，并嘱咐她期待她的恩典。姑娘们被召进宫里，并被接纳为宫中女官。直到叶卡捷琳娜登基时，她们才出嫁：一个嫁给巴宁，另一个嫁给了切尔内绍夫(安娜·拉齐奥诺芙娜于去年，即1830年逝世)，还有一个我不记得嫁给谁了。

伊丽莎白在位时，身旁总共只有3名女官。到叶卡捷琳娜登基时，又新增了6名，原因是她不知道如何来感谢6位扶助她上台的阴谋家，就定制了6个花纹字母，把它们挂在6名当选人的脖子上。但是尼基塔·巴宁劝谏她不要这样做，他说："这将变成招牌了。"女皇改变了主意，便把6个花纹字母分赠给女官们了。

[1] 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奥多耶夫斯基（1710—1764），参议员。

历史记事[1]

有关伊普西兰蒂革命的笔记

伊普西兰蒂[2] 老爷背叛了秘密社团的事业，并导致里加[3] 等人的死亡。

其子亚历山大[4] 也是秘密社团的参与者，这或许是卡普-底斯特里亚[5] 的选择，也得到皇帝的恩准。其他几个兄弟：坎托库津、康塔戈尼、沙菲阿诺斯、马诺[6]。——米歇尔·苏卓在 1820 年被

---

① 该部分记事为普希金于 1821 年在基什尼奥夫直接从希腊活动家处获得的有关希腊革命的报道的笔记。

② 康斯坦丁·伊普西兰蒂（1760—1816），自 1799 年起为摩尔达维亚君主，自 1802 至 1806 年为瓦拉几亚君主。

③ 康斯坦丁·里加（1754—1798），君主的秘书，诗人，秘密社团的创建人，此团体以从土耳其压迫中解放希腊为宗旨；后被土耳其人处死。

④ 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秘密社团的参加者，号召推翻土耳其统治的檄文的作者，于 1821 年为土耳其人所击溃，逃往奥地利，在那里被囚禁于要塞，于 1827 年根据俄国政府的请求被释放。

⑤ 卡普-底斯特里亚（1776—1831），希腊政治活动家，在俄罗斯任外交事务大臣（1815—1822），自 1827 年起担任希腊议长，主张同俄罗斯联盟；后被希腊政治敌手所害。

⑥ 均为希腊秘密社团的参加者。

接纳进秘密社团；亚历山大·苏卓[①]是瓦拉奇封地领主，他从秘书（维莱托）的口中得知了这一秘密社团的存在，后者主动或被动地成为领主的女婿。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在1821年1月派了一位名叫亚里斯蒂德的使者前往塞尔维亚，使者随身带着一份该省同他以希腊军队将军的身份缔结的有关防御和进攻的共同协议。不幸亚里斯蒂德为亚历山大·苏卓所截获并被处决，文件和首级被送往君士坦丁堡——该计划自然立即作了修改。——米歇尔·苏卓写信告诉基切涅夫：亚历山大·苏卓遭毒害。伊普西兰蒂则成为一小部分阿尔纳乌特人[②]的首领并宣布了革命。

“卡皮当”是指一些独立的各自为王的海盗、土匪或土耳其的某些享有若干权力的职员，兰普罗[③]即为此类人。而像福马基[④]、约达基-奥林比奥蒂[⑤]、卡拉科特罗尼[⑥]、康道戈尼、阿纳斯达斯[⑦]一类人说到底也可归入此类。约达基-奥林比奥蒂曾加入伊普西兰蒂的武装。他们一起向匈牙利边境撤退。——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遭到谋杀的威胁，故而听从约达基—奥林比奥蒂的建议潜逃并发表了声明。约达基则率领800人同5倍于自己的土耳其军队苦战，最后撤离到萨古的一座修道院里。由于犹太人的告密，土耳其军队将修道院团团包围。约达基点燃火药自爆身亡。

---

① 亚历山大·苏卓并未被毒死，在长时间重病后，于1821年2月18日谢世。

② 土耳其人称阿尔巴尼亚人为阿尔纳乌特人。

③ 兰普罗·卡皮奥尼，希腊海盗，于1790年在里雅斯特参加了反土耳其的战争。1792年投奔俄罗斯，在里巴斯麾下服役。

④ 福马基是来自埃皮尔的希腊人，先在特·弗拉季米列斯柯部队，后在阿·伊普西兰蒂部队中服役，后被土耳其人俘获，在君士坦丁堡被处决。

⑤ 约达基-奥林比奥蒂，希腊人，先在弗拉季米列斯柯部下，后在阿·伊普西兰蒂部下作战。

⑥ 卡拉科特罗尼（1770—1843），希腊起义的著名活动家。

⑦ 阿纳斯达斯，秘密社团成员，曾参加过斯库良城下的战斗。

福马基作为埃泰里的卡皮当，是从莫列处派往伊普西兰蒂的。他作战骁勇，在修道院一战的最后时刻投降。他后来被押往君士坦丁堡并被斩首。[①]

有关邦达-德卡[②] 的笔记

邦达-德卡在莫斯科受的教育。——1817年，他作为流亡的希腊主教的传话人而受到皇帝和卡波-底斯特里亚的注意。伽拉茨屠杀[③]发生时他也在场。那次事件中，200名希腊人杀害了150名土耳其人，其中有60名土耳其人是在他们避难的那幢楼中被烧死的。以后的几天中，他作为间谍潜入易波拉尹尔。他在巴恰府中出现，就像一名俄国臣民那样，同巴恰在一起抽烟。此后，他前往特尔哥维奇追随伊普西兰蒂，后者派他去雅西平息骚乱：那边的希腊人受到斯拉夫领主们的欺压。由于他的明智和坚定立场，希腊人转危为安。他手下只有300名人马，却要求带1500人的弹药。在摩尔达维亚当了两个月的公爵后，他被后来抵达的康达库辛所替代，并让出了指挥权。队伍向斯坦卡撤退。康达库辛派他窥探敌情。按邦达-德卡的意见，部队宜在巴尔达（通向雅西的第一站）据守，但康达库辛却撤退至斯库良，并要求邦达-德卡悄悄地前往，邦达-德卡同意了。

邦达-德卡任命阿尔纳乌特人巴帕斯-乌格鲁为自己的副手。

无疑，伊普西兰蒂公爵会夺取易波拉尹尔和朱尔察。土耳其人以为俄军已攻入营盘，因而四散逃命。在布加勒斯特，保加利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邦达-德卡·康斯坦丁，亚·伊普西兰蒂远征的参加者。1821年6月迁入俄罗斯，普希金在基什尼奥夫与他邂逅。

③ 伽拉茨屠杀是1821年2月21日由希腊人华西里·卡罗维亚所发动。

亚议员们（其中有卡皮吉巴奇）纷纷要求伊普西兰蒂举行全国起义 ——但他未敢造次。

伽拉茨屠杀是亚·伊普西兰蒂下达的命令：要是土耳其人拒绝缴械投降，就消灭他们。[1]

18世纪俄国历史记事[2]

彼得大帝驾崩以后，这位铁腕人物遗留下来的运动，仍然在这个经过改革的国家庞大机构中继续着。古代那种正常的联系被永远地打断了；对旧习俗的怀念渐渐地消失。那些坚持不渝地保留胡须和俄罗斯长襟的人们，对自己取得的胜利深感满意，对那些胡须剃得精光的贵族们所过的那种德国生活方式，则淡然处之。在欧洲的影响下，受过教育的新的一代越来越感到教育所带来的裨益。文武官员的数量日益增多。那时候极为需要的外国人享受着原先的权利；墨守成规仍然具有不知不觉的好处。本国的才子偶尔也开始脱颖而出，并且得到优厚的奖励。北方勇士为数不多的后代对皇上的卓越才华赞叹不已，他们以十足的迷信态度，在一切不要求新的灵感方面仿效于他。就这样，政府的效率超过了它本身的文明，在无意之中产生了良好的结果，而与此同时，宫廷里却存在着一种亚细亚的无知行径。[3]

彼得一世并不惧怕人民大众的自由以及教育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因为他深信自己的实力，也许他对人类的蔑视远远超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此记事的日期为1822年8月2日，写于基什尼奥夫。这部分记事未被普希金焚毁，因而保存下来，普希金在基什尼奥夫时，已将其转交给尼·斯·阿列克谢耶夫。

③ 其证明是无知的叶卡捷琳娜一世、血腥的恶棍庇隆和淫荡的伊莎丽白的统治。——原注

过了拿破仑。

他身后的贵族们不止一次地企图限制独裁制度；幸而君主们的机巧战胜了达官贵人们的野心，而统治方式依然不可动摇。这使我们避免了怪异的封建制度，人民大众的生存其永恒的特征是同贵族的生存不可分离的。要是让多尔戈鲁基以及其他人的那种傲慢的阴谋[①]得以实现，那么具有很大权力的奴隶主们就会难以实行或者甚至完全废除将处于奴隶地位的人们予以解放的办法，就会限制贵族的人数，阻止其他阶层享有国家的职责和荣誉。仅仅一种恐怖的动荡，就有可能在俄罗斯废除根深蒂固的奴隶制度；当前我们在政治上的自由是同农奴的解放不可分割的，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把所有不同身份的人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邪恶、坚定而和睦的万众一心可以很快使我们同欧洲文明的人民大众并驾齐驱。只有彼得三世关于贵族特权的两道圣旨保存了作为贵族阶层同专制制度进行了无效斗争的遗迹，这是我们的祖先如此引以为傲，而更公正地说应当感到羞耻的圣旨。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统治对俄罗斯的政治和道德状况具有崭新而强烈的影响。为某些叛乱分子的阴谋扶上台后，她靠了人民大众而使他们大发横财，并贬损了我们那些惶惶不安的贵族。如果说统治意味着了解人们心灵上的弱点，并加以利用，那么在这方面叶卡捷琳娜无愧于后人的惊叹。她的富丽堂皇令人目眩，她的和蔼可亲惹人动心，她的慷慨大方使人留连。正是这个狡猾女人的淫荡巩固了她的统治地位。在习惯于敬重自己统治者习俗的人民大众中，引起了微微的怨言，她的统治地位在上层社会中激起了丑恶的竞争，因为为了获得国内的第二把交椅，既不需要什么智慧，也不需要什么功绩和才能。有很多应召的人，也有很多被

① 多尔戈鲁基的阴谋：指他们企图用贵族的宪法来限制独裁政治。

选中的人；但是在她那份遭到后人蔑视的宠臣的长长的名单中，怪诞的波将金的名字将被历史之手所记载。他同叶卡捷琳娜分享了她军事荣誉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应当把黑海以及在北土耳其所取得的虽然徒劳无益却又辉煌的胜利归功于他。

受到屈辱的瑞典和被消灭的波兰，就是叶卡捷琳娜要求俄罗斯人民感激的巨大权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将给她的统治对民风习俗的影响作出评价，受到总督们欺压的人民大众将揭示在温和及宽容的假面具下她那专制统治的残酷活动，以及被她的宠臣们所侵吞的财富，将证明她在政治经济上的严重错误，在法律制定上的无所作为，以及在对待她这个世纪里的哲学家们的态度上丑恶的欺骗行为——到那个时候受到诱惑的伏尔泰的声音也将无法使她那光荣的记忆免遭俄罗斯的诅咒。

我们已经看到叶卡捷琳娜用什么手段去贬损贵族们的意志。在这件事上她得到了宠臣们不遗余力的帮助。只有想想他们毫不留情地给贵族们的种种侮辱，想想迄今仍然保存在国家职能部门的波将金的荣誉证书，想想祖博夫伯爵的猴子，想想库图佐夫公爵的咖啡壶[①] 等等，等等。

叶卡捷琳娜明知她宠臣们的欺诈和掠夺，但是她不闻不问。受到这样的弱点的怂恿，他们的贪婪得寸进尺，一名佞臣的远亲就贪得无厌地利用他短时间的统治。那些默默无闻的姓氏们的庞大领地，以及在人民大众的上层阶级中荣誉感与廉洁感的彻底丧失，就是由此而产生的。上到首相下到书记员无所不偷，无所不卖。就这样，淫荡的女皇败坏了自己的国家。

---

① 当米·伊·库图佐夫1794年从君士坦丁堡返回时，帕·祖博夫委托他按土耳其方式制作咖啡，并让他每天早晨送来一杯咖啡。直到1812年，库图佐夫才被封为公爵。

叶卡捷琳娜废除了奴隶的身份（更确切地说是名称）[①]，然而却分赠了将近100万名国有农民（即自由的农业经营者），奴役了爱好自由的小俄罗斯和波兰各省。叶卡捷琳娜废除了严刑拷打，然而在她那家长制般的管理下，秘密的办公厅繁荣起来；叶卡捷琳娜热衷于启蒙教育，然而最先传播启蒙火炬的诺维科夫却通过舍什科夫斯基的手，被关进了监狱，一直在那里待到死去为止。拉季舍夫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克涅日宁死于鞭下[②]……而她所畏惧的冯维辛，要不是他的名声显赫，也难免不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叶卡捷琳娜公然迫害僧侣们，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无休无止的权势欲，并迎合时代的精神。但是由于她剥夺了僧侣们的独立地位，限制了他们的经济收入，她使入民大众的启蒙教育遭到了强烈的打击。教会学校掉进了深深的低谷。很多乡村急需一批神职人员。这些国内必不可少的人员极度匮乏，对这些人员的无礼，使他们感到卑贱，觉得剥夺了他们从事这项重要职业的可能性。由此在我们的人民大众中产生了对教士们的鄙视以及对本国宗教的淡漠；因为毫无理由地把俄罗斯人看作异教徒；也许没有什么地方像在我们纯朴的人民大众中间那样，能听到更多有关对宗教的讥讽。真是遗憾！因为不同于其他宗教的希腊宗教给我们提供了其特独的民族性质。

僧侣们在俄罗斯的影响极其良好，而在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国家里却非常糟糕。在那里，他们承认罗马教皇为自己的首脑，构成了独立于国民法律的特殊社会，并不断地为启蒙教育设置迷信的障碍。我们这里却相反，如同所有其他阶层一样，他们从属于

① 指叶卡捷琳娜二世1786年2月15日的圣旨：在签署文件时严禁使用“奴隶”一词。

② 曾广泛流传戏剧家雅·勃·克涅日宁（1742—1791）由于所写的悲剧《瓦齐姆》在秘密办公厅里受拷打而死。

唯一的政权，但是受到宗教神圣的捍卫，它总是充当人民大众和国家之间的中间人，如同在人和神之间充当中间人一样。我们的历史以及我们的启蒙教育应当归功于僧侣们。这一切叶卡捷琳娜都十分清楚，并有自己的见解。

当代的外国作家对叶卡捷琳娜给予了言过其实的赞誉；这是很自然的，他们了解她的情况仅仅是根据她同伏尔泰的通信，根据正是那些她恩准一起去巡游的人所编造的故事。

我们那些议员们所表演得极不光彩的闹剧，在欧洲也起到了自己的作用；人们到处用各种语言来拜读她的“训令”，足以将她同提图斯和图拉真[①]相媲美，然而如果反复阅读这份虚伪的“训令”，就无法不引发出公正的愤慨。费尔纳的哲学家颂扬这位穿裙子、戴王冠的答尔丢夫[②]的德行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事情的真相，然而俄罗斯作家们的卑贱行径对我来说是无法理解的。

保罗的统治证明了一件事：在文明的时代里，可能产生卡利古拉[③]。俄罗斯独裁制度的维护者们不会赞同这一点，他们把斯塔尔夫人卓绝的笑话[④]看作我们宪法的基础；俄国政府是一个正在慢慢被绞死的专制政体[⑤]。

1822年8月2日

① 提图斯和图拉真均为古罗马皇帝。

② 费尔纳是伏尔泰所定居的庄园名，费尔纳的哲学家指伏尔泰，答尔丢夫是莫里哀笔下的伪君子。

③ 卡利古拉是古罗马皇帝，在此寓指独裁者。

④ 在《流放十年》一书中，斯塔尔夫人在谈到俄罗斯宫廷政变时说：“这些政府专横霸道……将通常的尊严和职责原则搅得一团糟。”

⑤ 原文为法文。

对塔西佗编年史的评论[①]

一

提比略在伊利里亚的时候，得到了暮年的奥古斯都患病的消息。不知道碰到他的时候他是否还会活着。提比略的第一件恶行（塔西佗指出）就是杀害了奥古斯都的孙子波斯图马·阿格里帕。如果说在独裁统治下，凶杀可以为国家的需要所宽恕，那么提比略是正确的。阿格里帕是奥古斯都的亲孙子，有当政的权利，平民大众由于他那不同寻常的力量，大胆果敢，甚至由于他头脑单纯而喜欢他。这样的人总是会有大量的信徒——也就是说可能成为狡猾的叛乱分子的武器。塔西佗说，不清楚这件凶杀案是提比略还是他的母亲利维亚所指使的。可能是利维亚，但是即使是提比略也不会饶恕他的。

二

当元老院请求准予将奥古斯都的遗体送往火化场的时候，提比略以一种嘲弄的谦逊态度允许了此事。提比略从来也不去干扰别人表现卑劣的行径，虽然有时候佯装对这种行径表示愤慨，即使如此，那也是在事后。起先，他对自己的一切行动都十分坚决，可是在对待元老院的关系上，他似乎显得杂乱而隐讳。

① 此评论写于1825年，当时普希金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阅读了塔西佗法文版编年史的第一卷。普希金写道："塔西佗是位伟大的讽刺作家，同时他又充满了政治偏见。"

三

奥古斯都再次恳求授予提比略以高官厚禄，是否是为了奚落，还是为了同自己作有利的比较，赞扬了他前妻所生的儿子和继承人的品貌和脾性？

是否是单纯出于嫉妒，他在自己的遗嘱中建议不要再扩大当时已从……延伸到……的帝国的边境？

四

提比略拒绝参与国家的管理，但是他表示准备承担委托他办的那份事务。透过加尔·阿济尼依的奴才本性，他看到了他的高傲和进取心，他憎恨斯卡夫尔，攻击加捷利依，后者遭到被军人杀害的危险，因奥古斯都·利维亚的恳求而得救。

提比略不允许利维亚享有很多的荣誉和影响，并不是塔西佗所认为的那样出于嫉妒。

但是他没有同意元老院的意见，扩充了奥古斯都所确定的最高审判官的人数（12人）。

五

提比略政权的第一次行动就是废除练兵场上的人民集会——结果也导致了共和政权的废弃。人民大众怨声载道。元老院甘愿地表示了同意（统治的阴影已转移到了元老院里）。

六
35[1]

杰马尼库斯[2] 徒劳无益地试图平息大军的叛乱，他想当着军人的面自刎。这时候，有一位军人把自己的佩剑递给了他，说道："这把剑很锋利。"这对最狂暴的叛乱分子来说（塔西佗说）也未免太凶狠、太残酷了。

根据我们的理解，这番话只不过是拙劣的嘲弄；但是在古代自刎，就如同现代的决斗一样平常无奇，要是别人不反对，杰马尼库斯未必能拒绝这个建议。梅萨利纳的母亲劝说她自刎，梅萨利纳犹豫不决地一会儿把刀子搁在脖子上，一会儿抵着胸口，而她的母亲并没有制止她。塞内加也没有阻止决定随他而去的妻子波琳等等。这位军人的建议是一种冷血的挑衅，而不是什么不适当的玩笑。

七
52

提比略不可能对在平息叛乱中表现了很多弱点的杰马尼库斯感到满意。杰马尼库斯接受了叛乱分子的要求，限定了他们服役的年限，准许他们随意地施行死刑，甚至内讧。在乌索村附近击败敌人的辉煌战绩也无法磨平如此众多而明显的错误。

提比略在其演讲中企图用浮夸的词藻来掩饰这些错误——他

① 此处及以下的编码是指塔西佗编年史中的章节编码。

② 杰马尼库斯（前15—公元19），罗马将领，罗马皇帝提比略之侄。

很少赞扬德鲁苏斯[①]，但是比较直率和正确。有利的形势帮助了德鲁苏斯，但是他表现出深谋远虑，并没有屈从于叛乱分子的要求，他亲自处死了第一批叛乱分子，亲自确立了秩序。

八

53

奥古斯都的女儿尤丽娅因她的淫荡以及奥维德的流放而臭名昭著，她死于放逐，也许死于贫困，但是塔西佗写道，并非死于贫困和饥馑。只有在监狱里才可能被饥饿折磨而死。

九

持这样的推论并不奇怪，即拿破仑并不喜欢塔西佗——这一暴君们的祸患；奇怪的是，拿破仑在承认自己光明磊落的同时，并不考虑到那些准备看到暴君对致命的讨伐者仇恨的善良的人们。

塔西佗谈到提比略时说，一旦任命了，他就不喜欢撤换他的全权代表。

因为，他郑重其事地补充道，他那恶毒的心灵并不愿意很多人获得幸福……

① 德鲁苏斯（公元前38—前9），古罗马将领，皇帝提比略之弟。

关于法国大革命[1]

在我们开始阐述推翻法国在他之前已经制定的法规之前，应该说明这是些什么样的法规。

封建统治是建立在征服权的基础之上的。胜利者获得了土地并占有了失败者，把他们自己变成了奴隶，并在内部瓜分了一切。统领们获得了大部分的地盘。弱者则寻求强者的庇护。

每一个领主，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在自己的地盘里可以任意管理，制定自己的法令，力图在自己的周围搜罗足够数量的追随者，目的是为了使这些附庸们循规蹈矩，或者为了反击凶狠的邻居。为此，挑选出来的大多为自由人，有朝一日将建立起征服者的军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便同被战胜者混杂在一起了，在统治者和附庸们之间建立起相互交织的态势，一种独立的自发势力保存在人民大众之中。主要的领主们承认国王的统治地位，保证在战争期间资助他；有时候还请求他的裁决，如果不满意的话，则有权率领一支反对他的武装农奴队伍。

国王起先是由领主们所选举的，他们只有在自己私有的地盘里才能实施独裁；在同敌人作战，实行新的赋税或者两个强大的邻居之间发生争执时，他们可以召开代表会议。

这些代表会议起先是由清一色的显赫的领主或者军人所组成；宗教界是后来由两院的头头（宫廷宰辅）召集的，而平民百姓则要晚得多了，那时候王权感到有必要同与宗教界联盟的贵族

---

[1] 在保存的原稿中注明了日期："1831年5月30日，皇村。"1831年6月中旬，普希金写信给叶·米·希特罗沃："我在研究法国大革命，如果可以的话，恭请夫人将梯也尔和米涅的书给我寄来，这两部著作都是禁书。我这里只有《革命回忆录》。"这就是普希金用来写作的基本来源。

阶层的新生力量相对抗。

审判程序掌握在领主们的手中。为了制定法规，在庶民中挑选出有学问的人，因为那些有名的人物只会打仗，但他们没有文化。当战争号召男爵们起来保卫国王的领土或者自己的城堡时，则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这些有学问的人，起先以男爵们的名义，后来则以自己的名义来实施审讯和判决。连续不断的战争给他们奠定了自己独立的基础的时间。这样便产生了议院。

金钱的匮乏迫使男爵和主教们向附庸们出卖征服者以前所拥有的权利。起先免除了附庸们的奴隶身份，随后一些团体就获得了特权。结果国王们为了消灭强大的领主们的权力，不断地庇护这些团体。而当人民大众逐渐地赎身的时候，这些领主们却贫穷了，开始恳请得到国王的恩赐，他们从封建的巢穴里爬出来，驯服地[1]出现在宫廷的前厅。国王们感到这种新情况所带来的裨益；为了（贴补新的开销[2]）弥补新的必不可少的支出，他们只好出卖审判职位，因为从城镇收买权利中所得的收入开始耗尽，看来已十分危急。这项措施巩固了（文官们的）司法[3]独立性，于是这个阶层进入了同憎恨他们的贵族阶层的竞争状态。

文官职位的出售强化了对相当一部分老百姓的统治，结果是非常明达的，而且也提供了如同当今选举法那样的保障。18 世纪的作家们枉然徒劳地激烈反对这项措施，把它看成一件野蛮而荒唐的事情。

然而没过多久，国王们便觉察到，这项措施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独裁权利，并且巩固了达官贵人们的独立性。里舍利耶设置了专员，也就是国王临时授予全权的高官，法律维护者们对自己的权利受到破坏以及公众的信任被滥用而满腹怨言。没有

①②③ 原文为法文。

人听他们的牢骚，大臣们的专制既压倒了他们，也压倒了封建制度。

关于法国国会[①]

2400万人才享有同20万人一样的权益，自然是小得可怜。巴伊。[②]

但是这区区20万人从某种程度上说已构成了民族的精粹。他们享有特权，追求真理，明智而又有财产。削弱他们实非善策。妥当的作法是做些更改。无论如何，应当看重这20万人，把他们视同2400万人。

第三等级等于国家减贵族和教士！拉博·圣·艾蒂安[③]即是国家等于人民减人民代表。

等级会议确定的模式基本上是共和主义的——教士和贵族居上院，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介乎王室和平民之间，这仅仅是同一院的同一派别。

---

① 此文基本上属于1831年，是一份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资料：1789年6月17日在法国国会会议上发言的引文，包含了普希金的评论。摘录的引文涉及第三等级代表法国全民族的权利问题。本篇原文为法文。

② 巴伊（1736—1795），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巴黎市长，1789年选入国会。普希金所加在他身上的话实际上为锡耶斯神父所说。

③ 拉博·圣·艾蒂安（1743—1793），第三等级民族会议成员。

乌克兰历史概要[①]

这块土地有时被称为“乌克兰”或“小俄罗斯”，它同广阔的俄罗斯疆界结合在一起。它由若干切尔尼戈夫、基辅、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和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克等地方政府组成。

这里气候温暖，土地肥沃，密密层层的森林直连西方，南部则是平川，宽阔的大河在其间蜿蜒。旅行者难以见到森林，也无山冈可攀。

斯拉夫人久已在这里休养生息。基辅、切尔尼戈夫和鲁别契等城市的历史同大诺夫哥罗德一般悠久。而后者作为商业兴旺的自由城邦，其建城时代可以追溯至纪元初期。

波利安族人居住在第聂伯河畔，塞维里安和苏利契人散居在杰斯纳、谢伊姆和苏拉诸河地区，拉迪米契人集中于索日河两岸，德雷古维契人则居住在西得维纳河同普里佩泰河之间。德雷夫利安人生活在伏里尼亚河一带，在波格河附近居住着波热人和杜莱贝人。卢蒂契人和蒂韦塞人分布在德涅斯特河与多瑙河的河口一带。

9世纪中叶，诺曼底人入侵诺夫哥罗德。这些被称作“瓦列格—俄罗斯”的冒险家们一路洗劫，其势力不断扩大，直至第聂伯河、波格河和杰斯纳河一带的居民区。斯拉夫各部落人开始加入胜利者的行列，新加入者统统被称作“俄罗斯”人。入侵者的队伍不断扩大，他们占领基辅，奥格列在此建立了新的统治。

① 写于1831年。早在1829年普希金就对乌克兰的历史产生兴趣，那年4月28日米·帕·帕戈金写信给斯·帕·舍维列夫说：“普希金准备撰写小俄罗斯的历史。”当时出版了长诗《波尔塔瓦》，普希金那时已拥有《俄罗斯人民史》的手稿，但由于书报检查而未出版。本篇原文为法文。

瓦列格—俄罗斯们在下帝国称王称霸。他们的海盗船队甚至开始在富庶而又柔弱的拜占庭附近水面出没。在拜占庭一方，既然无法以武力同入侵者抗衡，就用教义作武器劝说信奉者们皈依。弗拉基米尔接受了洗礼。对头领鼓吹的新的宗教，臣民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其满不在乎的程度令人吃惊。

在居住在遥远地方的各民族的眼中，这些俄罗斯人身上大有油水。各地入侵者纷至沓来：布尔加人、佩契内盖人和波洛夫茨人，邻近者捷足先登。弗拉基米尔同他的儿子们开始瓜分祖先征战所留下的采邑。

在自己的封地里，王子们作为君主的受托者，内平骚乱，外拒强敌。现在还谈不上封建政治制度以个人独立和均享贡物为基础的那种模式。但是过了没有多久，君主宫邸迁至弗拉基米尔城，切尔尼戈夫和基辅城的重要性下降。然而在俄罗斯南方，若干新城崛起：在罗斯河畔的科苏纳城和博格斯拉维城（由基辅辖理），在巴本则河畔的斯塔罗迪勃城（由切尔尼戈夫辖理），斯特列茨克和沃斯特列茨克（由切尔尼戈夫辖理），特利波尔城（靠近基辅），路勃内城和肖罗尔城（由波尔塔瓦辖理），普里罗克城（由波尔塔瓦辖理），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由切尔尼戈夫辖理）。以上这些城池在13世纪末均已存在。

现在轮到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孙子辈为遗产纷争不休。居住在黑海以东的各好战部落，或是被看作帮凶，或是被当成工具。就在此时，另一个意料不到的灾祸开始降临到俄罗斯王子们和各部落人们的头上。

鞑靼人开始在俄罗斯边界地区出没。原先住在那里的波洛夫茨族从草场上被轰走，他们东一群西一群地投奔王子们，为后者效劳，或聚或散。在新形势下，王子们在基辅商讨向新入侵者开战。从各地赶来的应召士兵们纷纷在王子们的大纛下聚集。只有

弗拉基米尔大公的长子不愿去冒远征的风险。这位大王子宁肯在一旁静观弟兄们的力量被削弱。

王子们的军队在波洛夫茨人聚集后，出发征讨尚不熟识却已令人胆寒的敌人。鞑靼使者在第聂伯河畔等待正要渡河的王子联军。鞑靼人建议同联军结盟，合力攻打波洛夫茨人。但波洛夫茨人势力强大，反而怂恿王子们将鞑靼使者杀了。联军继续前进，内部不和渐渐暴露出来。莫斯蒂斯塔夫两兄弟——一位是基辅王子，另一位是伽里奇王子——首先公开唱对台戏。联军抵达卡尔卡河地区（归列卡特里诺斯拉夫辖管）。伽里奇王子率部过河，由基辅王子统领的部队却驻扎在河的这一边，按兵不动。鞑靼军队同由伽里奇王子的队伍和波洛夫茨人组成的联军鏖战。波洛夫茨人首先溃逃，造成联军阵脚大乱。联军中的俄罗斯士兵在达尼埃尔·德·伏里尼的激励下浴血奋战。由于王子们不讲情理，生性高傲，终于铸成惨败：基辅王子拒绝向伽里奇王子增援，而伽里奇王子也拒绝求援。

兵败如山倒。溃逃中的波洛夫茨士兵们仍不忘抢掠俄罗斯士兵的东西。鞑靼军紧追不舍。俄军回渡卡尔卡河并从基辅王子的营盘前经过。但基辅王子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他满以为依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击退鞑靼兵哩，谁知后者已悄悄地将他包围，鞑靼人施展谈判战术，巧妙地骗过了基辅王子，并攻占了他的营盘。接着就是可怕的屠杀。莫斯蒂斯塔夫和另外几位被俘的王子惨遭杀戮：鞑靼人将他们捆绑在一起，打翻在地，上面铺上木板，活活地把他们踩死。昔日何等威风的军队顷刻湮灭。鞑靼人并不善罢甘休，继续追赶俄军直至切尔尼戈夫和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到处是火光剑影。正在此时，胜利者的军队突然停止追击并

开始东撤，最后同驻扎在布克哈里的成吉思汗大军会合。[①]

俄罗斯历史记事[②]

一

封邑的公爵——弗拉基米尔时代的总督，以后就独立了。斯维亚托波尔克二世建立了公爵代表大会，到鞑靼人掌权时才中止。阿列克赛主教建立了仲裁法庭。

贵族阶级（世袭的?）受到门阀制度的支持（首任贵族为斯韦涅尔德）。

在**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沙皇时代，著名的家族共有507个，而其他的贵族达315个。

卖身偿债的奴隶。每个要偿付15卢布以上的债务。

完全的奴隶。当众出卖的俘虏、逃跑的偿债奴隶、罪犯。

二

封建领主相互间负有职责和义务。[③]

封邑的公爵从属于唯一的大公，即或如此也不可能完全确定——他们的贵族本身并非是领主，而是他们在宫廷里的战友。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据推测记事写于1831年。它们反映了普希金对俄罗斯历史的兴趣，与那年所发生的政治事件（霍乱引发的骚乱、波兰起义等）不无关系。最后一篇记事可能写于1832—1833年，或者甚至1834—1835年，如果它与那篇未写完的中篇小说《被判极刑的火枪手的儿子》的计划有关的话。

③ 原文为法文。

三

在古代宣战的时候，居民们带着沙皇的敕令，分头奔向所有的军事首领和其他地方长官，内容是打探他们的健康状况，并命令所有的贵族武装起来，带领自己的奴仆跨上战马(按规定每1名贵族必须带领25名奴仆，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年迈的、残疾的和年幼的除外)。对无法糊口的人给予军饷，游牧部落和哥萨克也一样——所以这支军队称作给养部队。到了冬天所有的军队都解散。

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沙皇在喀山被包围期间，把贵族的孩子编成一支正规军，称为近卫军。它分成步兵和骑兵，平均地装备了长矛和枪支。近卫军士兵们获得军饷和口粮——配备有不定的饰物，以表明从军的时间和地区(在……年每两户出一人)。后来他们的人数扩充到4万人。他们分成莫斯科部队和警卫部队。警卫部队通常留守边境；然而莫斯科部队却过着闲散而安逸的生活，渐渐地完全丧失了军人的服从精神。他们介人到买卖中去，而皇上不仅容忍这种舞弊行为，甚至还降旨确认了这种做法。尽管有利可图，然而贵族们却蔑视近卫军的职务，认为它对自己的家族来说是个污点。正因为这个缘故，近卫军的大部分长官都出身卑贱。

莫斯科获得解放……①

莫斯科为帕查尔斯基所解放，波兰军队已撤退，瑞典国王想媾和，玛丽娜的最后一根支柱——扎鲁茨基在俄罗斯的偏远地区

① 记载的日期为1831—1832年。

兴风作浪。国家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开始考虑为自己选择一位新的沙皇。候选人从全国各地汇集到遭受了破坏的莫斯科，着手这桩伟大的事业。过了很长时间还无法确定下来；人们对不久前的两次选择的痛苦后果记忆犹新。很多贵族在知名度上并不亚于舒依斯基和加杜诺维家族，每一位贵族都为自己或亲族着想；不料，在争论和普遍的犹豫不决之中，冒出了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的名字。

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是著名的贵族费奥多尔·尼基季契的儿子，费奥多尔·尼基季契曾经被沙皇鲍里斯所流放，并被迫削发为僧；在尔热季米特里统治时期（1605年），在修道院的幽闭生活中被提升到罗斯托夫主持的地位，他的僧名为我国的历史增添了光彩。

年少的米哈伊尔按其母亲属于留里克家族，因为他的亲奶奶，尼基塔·罗曼诺维奇的妻子是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的嫡亲姐姐。从幼年起，他就同他的母亲克谢妮娅·伊凡诺芙娜一起过着幽闭的生活，1600年她以修道女玛尔法的名字在荒芜的奥涅斯克修道院里削发为尼。后来尔热季米特里把他们迁移到科斯特罗马省的伊帕茨克修道院，配给他们一份合乎他们宗族身份的给养。

阅读什廖采尔的《涅斯托耳》[①] 时的旁注

什廖采尔——序论，第1页。古史——第7页。关于俄罗斯民间创作的重要性。

注意，什廖采尔以什么来开始他的评论文的！他逐词逐字地

① 涅斯托耳，希腊荷马史诗中的皮罗斯的统治者，以睿智著称。

重抄编年史……**第9页序言**。啊，我们的！……

罗斯和拜占庭的 ρῶs 之间的区别，第2卷，第5章。

巴伊耶尔寻找罗斯的起源，**第**27**页**，**序言**。

第34页。什廖采尔关于俄罗斯历史的见解。——注解：恰达耶夫的文章[①]。

下面：叶卡捷琳娜二世为历史做了很多事情，但是科学院什么也没有做。证明我们的政府总是走在前头。

第40页。他认为他的书《俄罗斯编年史》被人所遗忘，至少在俄罗斯是如此。

关于沙帕·多特罗什的《漫游西伯利亚》[②]

在上一世纪访问俄罗斯的外国人当中，沙帕·多特罗什的名字值得特别一提。他受法国科学院的派遣来托博尔斯克观测应当在1761年5月26日发生的金星顺着太阳的转移。3月10日，神父离开了彼得堡，于4月10日到达托博尔斯克，并在那里一直待到7月。

1768年，神父出版了他的游记，此书以其见解的大胆和轻率而大大地侮辱了叶卡捷琳娜，于是她命令米勒和博尔金对神父进行反击。

① 指1836年10月《望远镜》中刊登的《哲学书信》。

② 写于1836年。沙帕·多特罗什为法国天文学家，1761年到过俄罗斯，1768年出版了他的《漫游西伯利亚》。

关于贵族阶层

一

费奥多尔的违背[①] ——高级贵族（其中包括我的高祖父的父亲尼基塔·普希金）的卑劣。

彼得一世——他在1714年颁布的法令。[②] 帮伙……贵族失势[③] ——多尔戈鲁基的反对[④]（愚昧可笑，同帕尼纳如出一辙）。

彼得三世——**贵族证书的真正原由。**[⑤] 叶卡捷琳娜—亚历山大—诺伏西列佐夫、恰尔托里日斯基——科丘别依。斯别朗斯基·波波维奇咋咋呼呼，无知得很。

用以进行革命的手段并非适用于巩固革命——彼得一世是罗伯斯庇尔同拿破仑的合一（革命的体现）。

高级贵族不世袭（指事实上），因而封号是终生的，由此，搞霸道者总由一群忠实的被豢养者环绕，扼杀任何反对者或独立者。

高级贵族也是独立的保障——反之就必定成为暴君的手段，

---

① 指1682年沙皇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下令废除贵族的按门第授官的制度。

② 根据1714年3月23日彼得大帝的命令，地主只能将田产转交给一个继承者，即禁止分散世袭领地。这道命令形成了为国家事务、军队和舰队所需要的无地贵族。

③ 根据1722年1月24日的命令发表的《官阶表》，出身于其他阶级的从职人员有可能进入贵族阶层。

④ 多尔戈鲁基家族的贵族反对立场是指他们企图用俄罗斯最著名的家族中的10—12名代表组成委员会来限制君主的权力。

⑤ 彼得三世于1762年发布的《关于贵族特权的命令》，废除了贵族服役的义务，并给予他们自由出境的权利。看来，普希金想把这道命令的真正原因同通常的荒诞解释相提并论，即这道命令是由代表大会的秘书伏尔科维所杜撰的，以证明彼得三世在晚上也忙于处理国家大事，事实上沙皇在同他的情妇寻欢作乐。

或变得软弱无力。霸道行径；残酷的法律、温和的习惯。[1]

二

什么叫做贵族阶层？人民中世袭阶层里最高层的，即就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而论享有很大的特权。是谁授予的？是人民还是他们的代表？怀有什么目的？其目的是拥有一批强大的捍卫者或者同政权亲密无间的直接的保卫者。哪些人构成这个阶层？是那些有时间去从事别人事情的人。这些人是谁？在个人财富和生活方式上优裕的人。为什么会这样？财富可以使他们不必参加劳动，而随时准备响应皇上的召唤。生活方式，即不是那种刻板的桎梏加在工人或者农夫身上。为什么会这样？农夫离不开他们所耕种的土地，而最为身不由己的手工业者全靠一批买卖人、工匠或卖主。对贵族阶层来说，是否需要事先准备的教育？需要的。贵族阶层学些什么东西？独立自主、勇敢精神、高尚尊严（大体上说，一种荣誉感）。这些品质是否与生俱来的呢？是这样的；但是生活方式可以发展，加强它们—— 或者扼杀它们。这些品质在人民大众中是否需要，譬如像爱好劳动那样？需要的，因为它们是热爱劳动的阶级的保障，但是这个阶级没有时间去发展这些品质。

在共和政体里谁构成贵族阶层？人民大众赖以为生的富人。

那么在国家里呢？组成近卫军和皇上统率的军队的军人。

在共和政体里贵族阶层的结局是什么？是以贵族政治的统治而告终；而在国家里呢？以人民大众受奴役而告终。a＝b。

在俄罗斯由谁组成古老的贵族阶层？——瓦里亚吉人[2]、富裕的斯拉夫军人和武装人侵者。他们的权利是什么？和公爵相同，

① 该部分原文为法文。

② 据传为古俄罗斯的初期公爵等及其后裔。

因为他们是一些小公爵，拥有自己的亲兵，并从一位国王过渡到另一位国王。为什么波列沃依伯爵说[①]，他们如同自由农民一样？我不知道。但是关于他们的权利历史编纂者沉默的本身表明，这些权利毫无限制。什么时候我们的贵族阶层最为强盛？在封邑的时候，受封的公爵本身成了贵族。贵族阶层是什么时候衰落的？在依奥安家族的时候，当时他们不敢定居在一个地方。贵族有没有证书？……（米宁）。按门第授官的制度是不是一种祸害？它是不是本来就有的？它是否到处都存在着？为什么它会被消灭？是不是它真的已被消灭？**彼得**。官职消灭了贵族阶层。长子继承权被安娜·伊凡诺芙娜的欺骗行为所消灭。贵族阶层渐渐衰落，由此得到了什么？10月14日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登基等等。

三

当今**俄罗斯贵族**意味着什么？用什么方法可以当上贵族？结果又是怎么样？对这个称号的深深鄙视。贵族就是地主。他的影响和重要性——服兵役。服役中的贵族——农村里的贵族。贵族阶层的起源。宫廷里的贵族。

（1830—1835）

① 在《俄罗斯人民史》第2卷87页，波列沃依说："但是贵族政治之存在其实只不过对人民大众而言；在公爵面前一切都融为一个称呼——奴隶。他的第一名官吏和最后一名庄稼汉在他的面前都是相等的。"